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一）（梁）蕭統輯（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註 宋刻本 〇〇一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一）

（梁）蕭統輯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註

宋刻本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內府藏本）

案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註至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註表進於朝其詆善之短則曰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註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旨趣則巋然舊文祗謂攪心胡爲析理其述五臣之長則曰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祕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森然可觀觀其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書首進表之末載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書甚好之語然唐李匡乂作資暇集備摘其竊據善註巧爲顛倒條分縷析言之甚詳又姚寬西溪叢語詆其註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爲二老反駁善註之誤王楙野客叢書詆其誤敘王暕世系以覽後爲祥後以曇首之曾孫爲曇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藝衡又摘所註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之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間釁燕城賦之袤廣三墳諸條今觀所註迂陋鄙倍之處尚不止此而以空疎臆見輕詆通儒殆亦韓愈所謂蚍蜉撼樹者歟其書本與善註別行故唐志各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尚譏崇文總目誤以五臣註本置李善註本之前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偶與善註合刻取便參證元明至今遂輾轉相沿併爲一集附驥以傳蓋亦幸矣然其疏通文意亦間有可採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田氏刊本頗有刪改猶明人竄亂古書之習此本爲明袁褧所刊朱彝尊跋謂從宋崇寧五年廣都裴氏本翻雕諱字闕筆尚仍其舊頗足亂眞惟不題鏤版訖工年月以是爲別耳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藏宋本五臣註作三十卷爲不失蕭統之舊其說與延祚表合今未見此本然田氏本及萬歷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蓋或合或分各隨刊者之意但不改舊文卽爲善本正不必以卷數多寡定其工拙矣

呂延祚進五臣集註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刋書啓東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輙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閲翫未已吟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遣詞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

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歸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穎曜巖居自脩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幷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博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撤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便人伏惟

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上表

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勑

朕近留心此書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說意義略看數卷卿此書甚好賜絹及綵一

百段即宜領取

六臣註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統謚曰昭明

唐李善註

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銑曰式用也眇遠也覿見也言用視太初遠見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濟曰茹蘊也言上古巢居穴處飲食血肉蘊藉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也由從也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書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翰曰天文日月星辰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籍化成謂化下使成理文之時義遠矣哉翰曰美文功也若夫椎直追輪爲大輅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昨能微增冰之凜力錦何哉向曰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寧安質樸增厚積深曾則微無凜寒也言玉輅因椎輪生增冰由積水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言何故如斯哉蓋自設疑問以發後詞蓋踵腫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向曰踵躡也厲嚴也物謂輅冰也言因時變改增加華厲不可備知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

曰比四曰興去五曰雅六曰頌銑曰嘗暫也試論之六義者謂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各隨作者之志名也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良曰言今之述作者詩賦殊體不同古詩隨志立名者也謂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荀宋表之於前濟曰荀卿宋玉爲文章之首也賈馬繼之於末翰曰賈誼司馬相如自兹以降源流寔繁向曰降下也言荀宋已下文章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無是之作濟曰張衡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託憑虛亡是以述邑居揚雄作羽獵長楊賦以戒畋獵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銑曰言紀事詠物其流既廣不可盡載於此也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銑曰言屈原秉節忠諒思慮深遠變進逆耳時君不能從諫如流遂遭放湘水之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音素向曰耿介忠烈也壹鬱憂思也靡無也言無所申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良曰原既放逐懷石將自沉於水故作懷沙賦以見志初原行吟澤畔顔色憔悴也騷人之文自兹而作銑曰原於是著離騷離別也騷愁也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形見也凡作詩者言其志也情發於內必見於言關雎七余麟趾止正始之道著桑間濮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濟曰表出也關雎麟趾詩之篇名也明正理也桑間濮上亡國淫樂出於亡國風雅謂諷政事粲然明白也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

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 翰曰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
二帝之中故稱中葉言文章漸殊於古退傅謂韋孟傅楚元
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也降將謂李陵降匈奴蘇武
別河梁上作五言詩
自此始也是區分也 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
興分鑣 彼嬌 並驅 丘遇反取聲也 向曰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執
一體互有興作亦猶鑣轡雖
異馳騖乃同鑣轡並也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
讚成功 向曰游揚揄揚也謂揚其德業讚其功成也 吉甫有穆 目 若之
談季子有至矣之歎 銑曰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歎曰至矣
哉此亦作頌之體 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良曰舒布也謂張設也如彼謂吉甫也總成謂總括而成也若此謂今之謂頌也 次則箴興於補
闕戒出於弼匡 翰曰箴所以攻疾防患亦猶鍼石之鍼以療疾也戒警弼輔匡王也言可以補
闕輔正 論 去 則析 洗激 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 良曰析分
也謂論之體也論則分別精微銘則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美終則誄發圖像則
讚興 濟曰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若有德者後世圖畫其形爲文以讚美也 又詔
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 向曰詔者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宜誥者告也
告喻令曉教者效也言上爲下效令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表者思於內以表於外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言志也 書
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 銑曰書者如也序言如意曰書諸侯約信
曰誓符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檄者皦也喻彼令皦然明白弔問也祭祀也悲蓋傷痛之文也哀者亦發念之辭 荅
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 濟曰荅客東方朔荅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
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 篇辭引 以 進 序碑碣誌狀 濟曰篇猶偏也
偏述一章之事辭猶思也寄辭以遣思序舒也舒其物理碑披也披載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碑類誌記其年代狀摹其德

行 衆制鋒起源流間出 良曰鋒起間出皆衆多也 譬陶匏
蒲包 異器並爲入耳之娛 黼 甫 黻 弗 不同俱爲悅
目之翫 向曰譬喻也陶壎笙也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耳目之翫不殊 作者
之致蓋云備矣余監 緘 撫餘閑居多暇日 銑曰余昭明自
謂監監國撫撫軍也 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
移晷 軌 忘倦 向曰歷觀泛覽言徧涉文章之林圃也心遊目想謂慕之深也晷日影言日側不知
其倦 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 平 七代數 去 逾
千祀 翰曰姬周姓也眇焉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自周至梁也逾越也祀年也言數千年也 詞人才
子則名溢於縹 匹沼 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 相
帙 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盈溢言多也 自非略其蕪穢

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濟曰略除也集取也蕪穢喻惡也清英喻
善也兼倍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惡留善雖欲倍加其功太半亦不能徧覽安能盡乎 若夫姬公
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 向曰奧深也言周孔之書明並日月
深如鬼神也 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 銑曰倫理也言可爲孝敬之法式人理之師友
豈可重 去 以芟 衫 夷加之翦截 良曰芟夷翦刻截裁也豈可者言不可
老莊之作管孟之流 濟曰老老子莊莊周管管仲孟孟軻
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
略諸 翰曰謂上老莊管孟之書以其無文並略而不取 若賢人之美辭忠
臣之抗直 濟曰忠正之臣抗直謂進直言 謀夫之話 下快 辯士之端
銑曰謀夫謀策之人也話善言也辯士辯捷之士也言端者辯士有舌端 冰釋泉涌金相

玉振濟曰相質也振發聲也言金質玉聲所謂坐狙七余丘議稷下翰曰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巴置館於稷下以延遊談之士仲連之却秦軍向曰秦將圍趙聞魯仲連在趙秦爲之退舍食其異基之下齊國良曰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留侯之發八難去聲銑曰張良封爲留侯時高祖用食其之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難理之高祖乃止曲逆之吐六奇銑曰陳平封曲逆侯從高祖平天下凡六出奇計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銑曰概謂梗概謂大略也子謂諸子史謂史書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異同銑曰春秋序云紀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褒貶謂有德者褒之無德者貶之所以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之綜宋作緝此亡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翰曰讚以美事論言得失也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述述史錯雜比次也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濟曰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故與篇章同拾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良曰迄至也聖代謂梁也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于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銑曰彙類也

六臣註文選目錄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註

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

周翰註

第一卷

賦甲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第二卷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第三卷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第四卷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仲三都賦序一首

第五卷

左太仲蜀都賦一首

賦丙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第六卷
左太沖魏都賦一首
第七卷
賦丁
郊祀
揚子雲甘泉賦一首
耕藉
潘安仁藉田賦一首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第八卷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揚子雲羽獵賦一首
第九卷
賦戊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第十卷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第十一卷
賦己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第十二卷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第十三卷
賦庚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第十四卷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第十五卷
賦辛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第十六卷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第十七卷
賦壬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第十八卷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第十九卷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一首
顔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第二十一卷

詩乙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顔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詩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第二十二卷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一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游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第二十三卷

詩丙

詠懷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第二十四卷

贈答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答賈謐一首 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眞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詩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詩一首

第二十五卷

詩丁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一首
郭泰機答傅咸詩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
答兄機詩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答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答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答靈運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詩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第二十六卷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

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為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第二十七卷

詩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四首
班婕好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第二十八卷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第二十九卷
詩己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一首

第三十卷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一首
讀山海經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擣衣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
直中書省一首
觀朝雨一首
郡內登望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直學省愁卧一首
詠湖中鴈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一首

詩庚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第三十一卷

雜擬下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傚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第三十二卷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第三十三卷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第三十四卷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三十五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第三十六卷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三十七卷

表上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子元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第三十九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第四十卷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揚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第四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第四十二卷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第四十三卷

書下
嵆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嵆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第四十四卷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一首
鍾士季檄蜀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第四十五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第四十六卷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第四十七卷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第四十八卷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第四十九卷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第五十卷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倖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一首
第五十一卷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第五十二卷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第五十三卷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第五十四卷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第五十五卷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第五十六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劍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第五十八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顔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第五十八卷
哀下
顔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陳仲弓碑文一首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第五十九卷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彦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第六十卷
行狀
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顔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顔光祿文一首

六臣註文選目錄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 銑曰扶風安陵人同善註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 向曰或者不定之辭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善曰周道既微雅頌並廢也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爲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爲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禀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翰曰言成王康王既沒德澤不流詩頌都寢寢息也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善曰漢書曰高祖姓劉氏立爲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 翰曰高祖自漢王升爲天子故備大漢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 善曰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悅曰諱徹漢書曰孝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 濟曰武帝宣帝始立擅官考校文章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善曰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銑曰金馬門宦者署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校秘書蕭何所造署司也樂府聚樂之所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

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 善曰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興廢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 論語子曰東里子產潤色之泰美 銑曰制成六經洪業也 向曰鴻大也言福祥徵應甚盛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善曰漢武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之歌 良曰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 善曰漢書宣紀曰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 濟曰並四瑞以爲年號之紀紀記也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爲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爲侍中中郎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上傳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爲大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皐字少孺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爲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輒爲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爲郎還中壘校尉 向曰並以言語才華進爲侍從之臣 又曰論思正道獻納於上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 善曰漢書曰倪寬脩尚書以郡選

詔博士孔安國射策爲掌固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脩春秋爲博士後爲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脩黄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爲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爲郎遷太子太傅 翰曰謂閒作文章

或以抒臣與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善曰廣雅曰抒渫也食與切諷方鳳切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國語伶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銑曰抒舒也舒散情性成其文章通諷諫之道宣君上之德盡忠孝之心

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五臣有國家之遺漢五字 善曰說文曰揄引也以珠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揚舉也毛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向曰雍和容緩揄引揚舉亞次副代也言諷諭之事著於後代亦爲雅頌之次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善曰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荀悅曰諱驁字太孫 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

而後大漢之文章炳彼永焉與三代同風 善曰蒼頡篇曰炳著明也彼皿切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向曰言與夏殷周同風炳明也

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 濟曰夷平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

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 銑曰建立也言因時立德不以古今易其法則

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善曰尚書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翰曰皋陶舜臣也奚斯魯公子咸作歌頌以美國風及孔子脩詩書並采而列之

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 銑曰稽考也如彼謂皋陶如此謂相如之輩

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 濟曰班固自言作賦之事雖細微然先臣皋陶舊法國家歌頌遺美不可闕之

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峻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 善曰蔡邕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渫出皆類此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 向曰海內國內也京師洛陽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菓曰苑畜獸曰囿言備制度不可奢也

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 善曰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 向曰西土長安也長安人望天子之居洛咸懷怨思冀天子西顧 濟曰長安人欲天子往故盛稱西京之美言洛邑之陋

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縣曜折以今之法度 銑曰極盡也眩曜惑亂也 良曰言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 濟曰假爲賓主以相問荅時漢都洛陽故東稱主西稱賓

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爾既得吉卜乃經營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弗符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 銑曰皇大也經營猶構立也言漢初立有意都洛陽輟止康安也我天子也言天子止於河洛以爲不安是以西遷上都西京 向曰問主人明遷都之故見長安之制乎

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 善曰廣雅曰攄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 翰曰攄舒也懷舊都也蓄積也幽情深情也皇

道皇王之道弘大也漢京長安也賓曰唯唯上聲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善曰禮記曰父召無諾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良曰唯應敬之詞濟曰漢稱長安言可長安子孫也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善曰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漢書音義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良曰函谷谷名其谷似函故曰函谷二崤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濟曰表儀表也太華山在秦東終南山在前睠望以為標表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善曰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鹽鐵論曰秦右隴坻漢白麟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

導渭自鳥鼠同穴向曰褒斜谷名隴首山名良曰洪河大河也涇渭二水名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烏号區焉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茂左氏傳君子曰澗谿沼沚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腴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於報切銑曰華實果木之實毛謂草木蕃茂如毛之生於皮也腴肥沃田居九州之上言第一濟曰言四塞之險易爲備禦漢稱深險也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善曰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爲横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緯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爲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堯舉爲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酆武王徙鎬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濟曰横被廣被也六合四方上下也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曰畿龍興喻德虎視喻暴及至大漢

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善曰漢書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雒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義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翰曰受命天命也悟見也精五星也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協合也河圖河出圖也帝王符應故曰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善曰漢書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亦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爲留侯也蕭該萬曰演引也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良曰奉春同善注皇大也此則天意人事合應以發揚皇大明之德濟曰高祖眷不民西顧是以作京都於是睎希秦嶺睋我北阜挾

胡頰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善曰說文睎望也呼衣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睋視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爲槨張揖上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漢書曰灞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長楊賦曰揚億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顏彌祖曰載年也爾雅曰先發聲也度與宅古字通受改爲豐也銑曰挾帶也豐灞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翰謀也億載久遠也宏大也言謀久遠之道度大規作而起郡邑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善曰漢書高祖張晏曰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祖故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衎漢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賈逵曰祚祿也銑曰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世世增修飾故至窮極奢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呼遐周池而成淵善曰鹽鐵論曰秦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皃火家切說文曰城有水曰池向曰言立此城基固

如金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繞而大乃放深闊

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善曰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 銑曰披開也三條三達之路面三門四面十二門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音田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善曰說文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字林曰闠里門也閻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填與闐同徒堅切又曰廛市物邸舍也直連切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 濟曰且千言多也隧市中道闐滿也滿溢城郭流出百廛五畝曰廛 良曰言人衆塵合火煙與雲相連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善曰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東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富人則商賈爲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做效羞不相及鄭玄周禮注曰肆陳中陳物處也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也 銑曰庶衆也既衆又富讀爲娛樂無有疆畔言此都士女辭美踰於五方 向曰遊士游人也皆僭於公侯車服肆市也市中婦人服飾奢侈過於姬姜

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

善曰莊子曰治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爲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爲信陵君致食客三千 楚辭曰朝騁騖乎江皐說文曰騁直馳也又曰騖亂馳也音務 濟曰豪舉謂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於遊俠謂輕死重義之人原平原君嘗孟嘗君春春申君陵信陵君並招致賓客饒爲奢侈言鄉曲之人名節與之相次 翰曰騁騖猶馳逐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善曰鄭玄周禮注王國百里爲郊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綬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承也漢書韋賢爲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爲丞相徙長陵黃霸爲丞相徙平陵平當爲丞相徙平陵魏相爲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爲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爲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爲前將軍徙杜陵奉世爲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爲大將軍徙杜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若正以罪國除故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更名洛陽邯

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皆爲五均司市稱師三選謂選三等之人七遷謂遷於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爲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之人直陪陵自元以上正有十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枝天之道宋均曰元首猶幹也左傳曰魯大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良曰徙行也宣帝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此五陵皆在北 銑曰名都謂近都之縣對郭與京都相對故云邑居相承士人多宅於此故稱英俊之域紱冕上人服飾興起也 向曰如雲言多也七相謂車千秋黃霸王商王嘉韋賢平當魏相五公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公侯御史大夫將軍通稱爲公焉與豪傑之士貨殖之人皆遷於陵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也貨殖爲貨富之家三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殖七遷爲徙邑七陵充供奉也七陵則上所謂杜霸二陵及五陵 銑曰彊幹彊帝室弱枝弱諸侯壯其上都以臨萬國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力角諸夏兼其所有

善曰漢書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或作

逴躒逴音卓躒吕角切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 翰曰卓犖超絶也言諸夏超絶衆郡國而有之 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善曰上林賦崇山嵸巃嵸崔巍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韓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漢書東方朔曰
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
之地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濟曰海者富有如海故言
陸海珍藏衆
美玉出藍田 商洛緣其隈鄠户杜濱其足源泉灌
注陂池交屬善曰漢書京兆有商縣上雒縣扶風有
鄠縣杜陽縣說文曰隈水曲也於回切孔
安國尚書傳曰濱崖也又曰澤鄣
曰陂停水曰池 濟曰商洛山名 竹林果園芳草甘
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善曰言郊境富饒與蜀相類
故號近蜀焉漢書曰秦地南
有巴蜀廣漢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邑外曰
郊郊外曰野 翰曰言水物雜出與蜀相類故云近蜀 其
陰則冠古亂以九嵕子紅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

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
存焉善曰漢書谷口縣九嵕山在西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延壽館通天臺漢宮闕疏曰甘泉林
光宮秦二代造漢書曰王子淵爲甘泉頌又曰揚子雲奏甘
泉賦 銑曰九嵕山名上有九峯冠拱也甘泉山名事置
宮於上以祈祀故言靈宮 良曰秦漢之君皆於此遊觀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五臣本作隄字封五萬疆
埸亦綺分五臣本作紛字溝塍乘刻鏤原隰龍鱗決渠
降雨荷插楚甲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五臣本作紛
善曰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
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
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
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
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
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

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
昭曰積土爲封限也毛詩曰疆埸有瓜周禮曰十夫有溝鄭
玄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音繩爾
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周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
昭曰黍稷稻麥菽也毛詩曰實穎實栗毛萇曰穎垂穎也小
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普胡切王逸楚辭注曰紛
盛貌也棻與紛古字通 銑曰源本也鄭白同善注人領此
以爲衣食 濟曰隄積土也封限也疆埸畔也溝小渠塍畦
界隔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綺分刻鏤龍鱗皆地之畦壟
交錯成文章 銑曰渠以灌蓄故比雨插可致
水故比雲插鍬也 翰曰穎穗也數紛盛兒 東郊則有
通溝大漕在到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
海通波善曰言通溝大漕既達河渭又可以汎舟山東控
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瀾漢書武紀曰穿漕
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蒼頡篇曰潰旁決也胡對切說文
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史記曰滎陽下
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也 翰曰潰洞皆通也漕水
運也言東郊有溝通於河渭泛舟可以通山東之運亦與淮

湖與海通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
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
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善曰上囿禁苑即林苑也羽
獵賦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林
屬於山爲麓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漢書有蜀郡漢中
郡繚繞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綿四百餘里繚力鳥切
別非一所也上林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谷三秦記曰
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 良曰麓山足也
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陂池旁類兒蜀漢秦川二郡名言林苑
旁頗連此二郡 銑曰繚繞也周牆謂苑牆周匝四百餘里
言備也離宮別館謂天子行幸別置所至
之處皆有池沼故言往往稱神靈美之 其中乃有九
眞之麟大宛於袁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
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善曰漢書曰
詔曰九眞獻奇
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麟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師將軍廣利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

拔國臨西海有大鳥狀如靈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崐崘之墟
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崐崘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
曰東注巨海也 銑同善注 向曰
踰越過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也
其宮室也體象乎
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甫罔太紫之
圓方
善曰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
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
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揚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則
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向曰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經南北也緯東西也言東西
南北合陰陽之法良曰坤地也言得地靈中
正之位放學也謂學太微紫微星宮以爲規矩
樹中天
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
之虹梁列棼扮橑老以布翼荷棟桴敷而高驤
音相 善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漢書曰蕭何
立東闕北闕周易曰豐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宮立東闕

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
云舜蒼曰瓌偉珍琦也應龍虹梁梁形以龍而曲如虹也廣
雅曰有翼曰應龍爾雅曰螮蝀虹也螮音帝蝀音董虹音紅
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扶云切又曰橑椽也杲道切又曰翼孚
榮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 翰曰中天言高及天半華翻
也豐廣也冠山言未央殿在龍首山上如戴大冠濟曰
瓌美究盡抗舉也因美材盡奇巧舉應龍之象梁曲如虹故
言虹梁 向曰棼橑皆棟也橑椽也言棟上布椽如翼也驤
舉也謂虹梁奇負而舉
雕玉瑱
五臣本作瑱字土見切
以居楹裁金璧以
飾璫當發五色之渥彩光爓豔朗以景彰
善曰言雕玉
璫以居楹柱也爾雅曰玉謂之雕郭璞曰治玉名也廣雅曰
瑱璫也瑱與填古字通並徒年切說文曰楹柱也上林賦曰
華榱璧璫韋昭曰裁金爲璧以當榱頭又曰毛詩曰顏如渥
丹鄭玄曰渥厚漬也渥烏學切字林曰爓火兒也 良曰雕
刻楹柱也瑱柱下石也璫椽頭飾也渥潤也言刻玉爲
柱石以金璧飾椽端爓以五色光明朗然景影彰明也
於是
左墄倉則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

鐘虡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
善曰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墄而右平
虡決疑要注曰凡大極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墄右平
平者以文甎相亞次也墄者爲陛級也言階級勒墄然七則
切王逸楚辭注曰軒檻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
南面三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毛
萇詩傳曰闈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
銷以爲鍾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廣韻曰鐻鼓音巨
毛詩曰設業設虡毛萇曰植曰虡虡與鐻古字通三輔黃圖
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闥他曷切濟曰三階級
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重軒謂重欄干三階
南面之階有三閣旁小室也閣通偏通也門大門閨中門
洞開言相當也向曰鍾虡懸鍾格也秦始
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門右闈門也
仍增崖而衡
閾況逼臨峻路而啟扉
善曰廣雅曰仍因也仍或爲芿非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閾門限也胡血切
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闔謂之扉銑曰仍因也衡閾門限
也言仍門因龍首增崖以爲限峻路大路也啟開也扉門扉
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閑館煥若列宿紫

宮是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循也爾雅曰室無東西
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圖曰
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
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向曰寢寢室崇臺高臺閒館閑居
之館濟曰言大極殿旁諸臺館
煥然以列陳諸星環遶紫微宮
清涼宣溫神仙長
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丹論
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
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孔安國尚
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向曰宣者宣明
殿溫溫室銑曰金華而下並殿名殫盡也
增盤崔
嵬五回登降炤五臣本作照字爛殊形詭軌制每各異觀乘
茵因步輦惟所息宴
善曰毛萇詩傳曰崔嵬高大也嵬五
瓌切王逸楚辭注曰崔嵬高也崔才
迴切廣雅曰炤明也音照爓亦明也力旦切應劭漢官儀曰
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蓐
也於申切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濟曰增盤閣名崔
嵬高大兒登降照爛謂上下俱光明詭制言形制詭譎異於

常見良曰茵褥也輦人車言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所至之處皆可安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善曰漢書曰一品掖庭秩視庭永巷曰掖庭宮人之宮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柏子蘭蕭曰華殿女未央小義居舍號曰鳳漢宮闕名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皆殿名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故如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后妃居之取其口歡而下並殿名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於業以藻繡絡以綸五臣善作綸字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才細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音義曰謂壁中之

橫帶也以漢書注曰宮義名皆生其壁名錢大言義亦已說文曰釭車轂中鐵也言金釭銜璧行列似錢也釭古雙切說文曰裹纏也於救切又曰綸糾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珠則一矣隨侯與明月下太騎爭騁夜光在其珠以夜光非隨珠明矣以二者合為一寶總曲不載夜光本末故然著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蜀都賦曰隨侯於是鄙其夜光歐陽尚書說曰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向曰以藻繡絡綬飾屋也特獨也呈亦露也裹纏也綸綬也言皆以藻繡絡綬纏繞不露其上木也細門隨侯得大珠色如明月錯落分布向曰金釭皆蓋也細璧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向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璧也夜光亦珠也英明也言流光含明也於是玄墀釦叩砌玉階彤庭碝充而磩戚綵緻直琳珉旻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善曰漢書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丹漆故曰玄也釦砌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釦金飾器口苦后切廣雅曰砌阤也且計切說文曰碝石之次玉也如充切磩亦碝類也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崐崘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也韓詩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銑曰玄墀以漆飾墀墀階也釦砌鑲也玉階以玉飾階彤赤色也以彤漆飾庭碝磩琨石之次玉也綵緻言色采也琳玉名青熒光也良曰珊瑚碧皆寶樹也阿曲也言生於庭曲紅羅颯蘇合纚所綺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颯纚長袖貌也颯思合切纚山綺切說文曰綺文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楚辭曰繽繽紛其眾貌王逸曰繽紛盛貌也繽匹人切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向曰言宮中美人也紅羅長袖曲身之貌能盛見言精光照燭俯仰之間其貌如神人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善曰漢書曰天子正嫡稱皇后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元帝加昭儀之號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衣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方言曰迭代也娙好也音刑曰言後宮有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窈窕美貌也蒙寵貴者蓋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謀也　向曰寮官也言朝廷百寮之任即有丞相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等為謀於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舒亦反善曰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宋衷曰比赤兌者謂漢高帝也翼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傑者謹其身以輔翼之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蕩易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施螫毒蕩文曰蕩行毒也　濟曰統理也言佐命輔翼以成理化大布也蕩滌也謂布大漢愷悌之德滌亡秦毒螫之風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況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又景帝詔曰調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為太祖孝文帝宜為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孔

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　翰曰斯人謂此上人也揚舉也謂樂和之聲祖宗先君也黎庶衆民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敦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異同善曰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以藏書石渠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者並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爾雅曰惇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　濟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　銑曰惇勉也誨教也言勉教故老名儒師先生稱也稽考也考校典籍之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五臣本作廷字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善曰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篇焉漢書武帝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辯智閎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曰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鈎命決曰丘援秘文　銑曰承明廬名宏大也著作著述之所大雅宏達君子於此為群元元本本謂典籍根本殫盡也洽徧也　濟曰啓開也校理幽秘之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平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善曰樂叶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老亦決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常掌宗廟禮儀又博士皆屬焉又曰衛尉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為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　翰曰鉤陳星名衛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嚴更言嚴鼓理更也　向曰御奉皆總也言聚甲科廉孝之人列於禁衛虎賁奔贅章銳衣閹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善曰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閽者何守門也贅之銳切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閽人寺人漢書曰大后益服坐武帳武士守之戟陳列殿下也　銑曰虎賁武士贅衣御衣閹寺皆閹人掌宮禁門戶言此等人於階陛之下使執戟陳列百重也司主也言各有所主周廬千列徼叫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五臣本作塗飛閣自未央

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善本作隥道而超西墉掍五臣本作混字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孤稜而棲金爵善曰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循禁備盜賊也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漢書曰高祖至長安蕭何作未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桓古字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薛綜西京賦注曰墱閣道也丁鄧切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方言曰掍同也音義與混同胡本切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漢書音義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曰稜柧也柧與觚同稜落登切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　翰曰周廬謂卒周衛以直宿也徼道禁道也輦路樓陛也脩長也桂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彌終也亘竟也言長途飛閣從未央長樂以相連接　銑曰墱閣道也超出墉城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宮與外相屬　向曰鳳闕闕名也南有壁門

觚棱闕角也角上棱金爵金爵鳳也 內則別風嶕(慈遥)嶢(牛條)眇麗巧而
聳(五臣本作竦字)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臺)盪
而出馺(蘇合)娑(蘇可)洞枍(烏詣)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
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善曰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
風廣雅曰嶕嶢高也嶕慈堯切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宮在未央西前殿則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
天其高臨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宮
有馺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馺素合切娑蘇可切駘音臺枍
烏計切天梁亦宮名也爾雅曰蓋戴當也激日景而納光言
宮殿光輝外激於日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 向曰言高
峻可擢出良曰闕觀也言宮殿千門萬戶皆夕閉朝開夕
為陰朝為陽正殿崔嵬也 濟曰言宮殿光色與日景相
射而入
宮室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逸)雲
夊丁八丁

【文選一】 十七

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扶云)楣(眉)雖輕迅與僄 善曰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軼從後出前也
(匹召)狡猶愕(五各)眙(勅吏)而不能階
鬱高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王逸曰軼從後出前也
蘇質切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尸子曰虹
霓為析翳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扶云切爾雅曰楣謂之梁
飢切方言曰僄輕也芳妙切禮記注曰狡疾也古飽切
字書曰愕驚也五各切字林曰眙驚貌勅吏切翰曰神明
臺名特高也虹霓高貌躋升也軼過也太半三分有二雄曰
虹雌曰霓擢擢也言此臺高而上升二分過雲雨之上虹霓
迴帶於棼楣言輕迅捷若狡猾之人猶驚眙不能升也
僄狡謂捷疾也言雖捷疾之人亦驚懼不能升攀井幹(寒)而未半目眩(胡絹)轉
而意迷捨櫺(靈)檻而卻(五臣本作却字)倚若顛墜而復
稽魂怳怳(況往)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 善曰漢書曰武帝作井幹
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幹音寒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
欄也狀積木有若欄也蒼頡篇曰眩視不明也侯涓切說文

曰櫺楯間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辭曰檻楯也胡黯切說文曰稽
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
兒往切翰曰井幹樓名稽留也言此樓高升之未半目眩
意迷捨欄檻卻倚立若已墜矣而復留止魂神失度下
就低
處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五臣本作仿字)徨步甬
道以縈紆又杳(烏了)篠(也)而不見陽 善曰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聊從容以周
流聊逍遙而自恃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illegible]子曰甬道相
連高誘曰甬道飛閣複道也說文曰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
冥也廣雅曰窱深也窱與杳同烏鳥切篠徒弔切毛萇詩
傳曰陽明也翰曰言恐懼不敢登望下而彷徨若不忍去
也杳窱深也言步此甬
道迴曲深遠不見明也
表似無依而洋洋 善曰廣雅曰排推也蒲階切闥門闥也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王逸楚辭
注曰洋洋無所歸貌良曰排推也闥門也飛闥言臨空也
飛也表外也言自閣道排門出望若目見天外洋洋然不知
所歸
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
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傷)揚波濤
古卄

【文選一】 十八

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七羊)濫瀛洲與方壺蓬萊
起乎中央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
北治大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
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仙山如淳曰唐中庭也尚書曰
湯湯洪水方割蒼頡篇曰濫大波也尚書曰夾右碣石入於河
孔安國曰海畔山也毛詩曰[illegible]說文曰嶈嶈高也
切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
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濟曰碣石海畔山中太液
皆池也名以象滄海湯湯外若揚波濤於碣石之下神岳即碣
石也嶈嶈高貌又於池中象三山
象瀛洲方壺蓬萊蓬萊在二山之中央
於是靈草冬榮
神木叢生巖峻崷(自由)崒(徂律)金石崢(仕耕)嶸(神木靈草)
謂不死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杜預左氏
傳注曰巖險也說文曰山小而高也崢嶸高貌也崷慈由
切爾雅曰崒者厜㕒也鄭玄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
崢力耕切嶸胡萌切濟曰靈草神木言美也冬榮言不凋
落崷崒崢嶸高峻貌
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

善本作堨之混濁鮮顥胡暠氣之清英善曰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
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方言曰擢抽也逴卓切金
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堨埃也
堨與壒同於害切鮮少也楚辭曰天白顥顥說文曰顥白貌
胡暠切鮮或爲鱻非也銑曰抗舉也金莖銅柱也作仙人
掌以承盤於其上軼過也鮮絜也顥白
也言過埃塵之上以承霄白清英之露騁文成之丕誕
徒旱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
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善曰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
術見上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
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欒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說曰
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爲五利將軍毛
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
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銑曰同善注丕大誕詭術也言馳騁二人之大
術法廣其宮觀冀使赤松子王喬遊處此實列仙所館之處

非我常人之所安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
茲以威戎夸苦華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善曰史記相如封禪書曰
帝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
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
濟曰言其娛樂以壯觀望也因奮戰逸言講武於此以威戎狄命荊州使起鳥詔梁
野而驅獸毛羣內闐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
禁林而屯聚善曰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又曰華陽
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鳥故命使之枝
乘兔園賦曰翱翔羣熙交頸接翼向曰言南多鳥西多獸
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毛羣獸類飛羽鳥類接翼側
足言多也禁林苑也屯聚也水衡虞人修五臣作理其營表種別羣
分部曲有署善曰周禮川衡鄭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
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
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銑曰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營表謂行列也種別羣分言部曲各有所主罘浮網連紘籠
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罘扶流切紘罔之
綱也胡萌切方言曰絡繞也來各切羽獵賦曰二嬪若天星之
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濟曰罘獸網也紘網綱也籠絡猶圍
繞列卒周匝謂遍列士卒星羅雲布言衆也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
披飛廉入苑門善曰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駕
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司馬彪曰大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
長安作飛廉館濟曰同善注言帥百官自飛廉館而入苑
遂繞酆豐鄗浩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
震爚爚藥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汝九
蹸力振其十二三乃拗於六怒而少息善曰世本曰武王在鄗鄗杜預左氏
傳注曰酆在始平鄠縣東采宮切說文曰鄗在上林苑中鎬
與鄗同胡道切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震震爚爚光明貌也震之人切
字指曰倏爚電光也弋灼切說文曰電陰陽激耀也漢書曰
一敗塗地塗猶汙也反覆猶傾動也字林曰蹂踐也汝
九切說文曰蹸轢也蹸與躪同力振切拗猶抑也於六切
銑曰言天子微六軍逐百獸獸驚駭殫盡獸十分殺其二三抑士卒怒以少息焉爾乃期門佽
且利飛列刃攢鍭侯要腰趹決追蹤鳥驚觸絲獸
駭值鋒機不虛掎己弦不再控空矢不單殺中
必疊雙善曰漢書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佽飛掌弋射佽音次蒼頡篇曰攢聚
也攢與鑽同作官切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胡溝切廣雅
曰趹奔也古穴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
也呂犍切又曰匈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良曰鏃猶趹
奔也言期門佽飛之徒列刃攢鏃要奔禽獸觸絲網也鋒兵刃
也觸值皆著也謂鳥獸驚而自著鋒網機弩牙也掎發也不
虛發言必中也控引也弦不再引言射者不再引弓一發中
雙颮颮撲紛紛矰曾繳酌相纏風毛雨血灑野

蔽天善曰颮颮紛紛衆多之貌說文曰颮古飈字也俾姚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切又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紛中物兒增繳前上加繳不射相纏罥多也風毛雨血言毛血雜下如風雨平原赤勇士厲猨狖秀夷失木豺狼懾章攝竄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猨似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篇曰狖似狸與救切爾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腳似狗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淮南子曰猨狖顚蹷而失木枝鄭玄毛詩箋曰懾懼也章涉切向曰平原赤言血染勇士猛士也厲嚴聲也失木懼竄聲懼也爾乃移師趨五臣本作赴字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似觸蹶居衛反善曰爾雅曰潛深也廣子口獸伏就穢字書曰穢蕪也爾雅曰兕似牛爾雅曰蹶跳也蹶居衛切蹶徒帝切跳徒彫切良曰謂移師就以就深穢言虎兕窮迫自相觸突而顛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制掎几僄匹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豆徒搏博獨殺所界切善曰許少秦成未詳說文曰挶搤也搤與扼古字通於責切王弼周易注曰噬齧也音誓鄭玄禮記注曰挫折也挫過切何休公羊傳曰脰頸也徒鐵切毛詩傳曰暴虎徒搏也郭璞曰空手執曰搏捕洛切翰曰許少古捷人秦成壯士也掎執也僄狡捷也猛而噬人推折脰頸也徒搏空手搏之言捷壯士搏之或脫其角或折其頸而殺之挾師豹拖徒可熊螭丑知曳犀犛貍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宜蹷嶄五臣本作嶄仕監切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善曰爾雅曰狻猊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狻先丸切猊五奚切虦音棧猫音苗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畏暘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勑離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豬頭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曰犛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長鼻大者牙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萇詩傳曰嶄巖石高峻之貌也士咸切說文曰仆頓也爾雅曰殄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翰曰師豹熊螭犀犛象羆言猛大獸也挾拖曳頓皆持擬兒洞深壑峻高也言越深壑高崖巨大顛落仆倒摧折也言躑嶄巖令大石下落擊其松柏草木摧倒無

餘也殄盡也夷殺也謂盡殺禽獸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于卦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慈夜切善曰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三輔黃圖上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辭夜切羽獵賦曰三軍芒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銑曰屬玉館名長楊宮名榭謂臺上有木於是天子登此臺榭觀山川之形體士卒殺獲於野蕭條盡望四裔無草木但有禽獸相枕而死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祚陳輕騎以行炰白茅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善曰爵作釂左傳曰歸胙于公毛詩曰炰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炰薄交切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烽熏望也郭璞曰今烽火是也說文曰釂飲酒盡子曜切銑曰言收所獲之禽會師衆以論功賜胙賜其餘炰炙肉言以騎行炙以車載酒殺割鮮以饗士卒烽燧火也言舉火以促飲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善曰禮記大路者天子之車也白虎通曰天子大路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鸞和爲節鄭玄曰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濟曰饗賜謂士卒也勞者息之逸者導之故言齊大輅天子車鸞車上鈴也容與徘徊頓動兒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音宜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于猗猗若摛丑知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善曰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盛貌說文曰隄塘也都奚切爾雅曰芳茝蘼蕪郭璞曰香草也茝齒改切漢書曰華曄曄固靈根說文曰曄草木白華貌毛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萇曰猗猗美貌說文曰摛舒也勑離切揚雄蜀都賦曰疏華燿若揮錦布繡濟曰豫章館名也言集此館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言廣大若其漢無涯際

向曰韡蕐香草也韡韡花色兒猗猗美兒摛舒也言草樹花色美盛如舒布錦繡爛燿於塘陂陂即昆明池也鳥則玄鶴白鷺黃鵠穀鵁交鶄鶬倉鴰括鴇保鶂五歷鳧鷖烏兮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善曰上林賦曰加玄鶴爾雅曰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說文曰鵠黃鵠也爾雅曰鳽鵁鶄郭璞曰似鳧腳高毛冠鵁吁交切毛萇詩傳曰鶬水鳥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鶬鴰也鶬音括郭璞曰鴇似雁無後指鴇音保杜預左氏傳注曰鶂水鳥也五歷切爾雅曰舒鳧鶩毛萇詩傳曰鳧水鳥鷖鳧屬也毛萇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鴈銑曰皆水鳥名也雲集霧散眾多往來兒於是後宮乘輚士限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徒濫淡徒敢浮善曰蒼頡篇曰輚臥車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袪舉也甘泉賦曰乘鑾輅之上向曰後宮后妃之屬輚輅車龍舟畫龍於舟鳳蓋畫鳳於蓋名華旗也袪舉也黼帷帳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浮兒櫂直教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呼宏厲天鳥羣翔魚窺淵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櫂說文曰謳齊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說文曰謍小聲也良曰震動越揚謍大聲厲附也櫂女舟人歌也言吹鼓動其聲大若附於天鳥聞驚起而飛魚聞窺淵而沈也招白鷴下雙鵠揄五臣本作投字文竿出比目善曰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投與揄同音頭文竿以翠羽為文飾也毛詩曰籊籊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良曰招取也投引也撫鴻罿衝御矰曾繳酌方舟並騖務俛仰極樂善曰爾雅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竹劣切罬郭璞曰繴幽雉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莊子曰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音免濟曰撫持鴻大罿網方並也言持網繳射並舟而騖俛仰以盡其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普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河黃河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翰曰言如風雲之搖舉也溥覽遍覽也岐山雍縣言此中宮館百有餘所朝夕行止不改易其儲蓄供具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善曰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銑曰上下謂天地也究盡也休美也祐福也言禮天下山川之神以盡美福之用遊童讙謠即采之從臣獻嘉頌者以高下序之次第也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古犬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善曰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漢書音義如淳曰今謂西方名田為疇也尚書曰濬畎澮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畎古犬切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濟曰言此時都邑繁多以相連屬也國諸侯國也言藉十世餘祉也大夫稱家亦承百年職業士但食先人舊德族而已農謂農人先疇先人畎畝理也鬻賣也言商人理代族所賣之物工巧人亦用曾祖高祖之法則粲乎隱隱明盛兒得其所言不失業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翰曰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比賓之自謂也

不能徧舉也 濟曰徒但也舊墟故居也言我但觀故居之迹聞古老之言十分之中未能知其一端故不能周徧舉之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 五臣本作宮館 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 善曰論語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萬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嗜欲故謂之俗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漢書婁敬曰秦帶河阻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始皇帝也 銑曰喟然歎聲主於客賓故先歎也痛乎痛之辭言賓生於漢代當有淳和之性長居秦地故爲秦奢侈風俗所移易 翰曰昭襄始皇二主也言賓實秦人習秦之風但夸宮館保河山識始皇虐害天下豈其奢侈安知我大漢云爲之意乎

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朞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朞四時曰朞六籍六經也 翰曰朞也六經載籍之傳左氏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 濟曰元始也奮起也布衣庶人之服皇大也言漢始起庶人之服以登大位朞年也創建也六籍六經也靡無也言數年間建萬代之業雖六經前聖無能紀述

當此之時功 五臣作攻 有橫而當天討 五臣作討 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 入 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 五臣本作托字 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 銑曰橫逆不順也言當時功討雖橫逆而順天人也天下初定故婁敬說帝都西以就險蕭何權立宮闕以重威時豈太平而安之計不得已而居之

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 善曰言吾子不觀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嗣末造而自眩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孼吾子敎之鄭玄曰吾子相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 良曰吾子謂賓也顧反末無造成也言賓曾不足觀權宜之理而反眩曜後嗣無成之事以爲美是暗也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子曰大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大清無爲之化 翰曰子謂賓也監示也大清謂無爲化也將述二帝之理示無爲之化以變賓惑亂之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 善曰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致天之罰呂氏春秋曰相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 向曰言莽作逆以絕漢祚言天意人事同亂六合之內以相殘滅

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 梧 柩郭 孚 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 善曰尚書曰生民保厥居杜預左氏傳詁曰幾近也幾機切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禮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氏傳注曰郭郭也芳俱切揚子法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居孝王分非子土爲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爲西楚伯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 翰曰幾近泯盡亡無也言王莽亂時生人近無鬼神盡絕完全柩郭罔無也無全柩者皆遇害死也無遺室謂破壞焚摧之也原循積也言人肉積原野人血流川谷比秦末項羽之災猶未及此之半言自書契已來不同紀錄

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 平 乃致命乎聖皇 善曰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

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 向曰聖皇光武也言下人苦莽之亂號泣上訴於
天天亦懷而下視故致天
子之命於光武也監示也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
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
陽憑怒雷震 音眞 善曰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
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
匡王鳳爲之渠率上遂率舂陵子弟隨之王莽遣大司徒
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六千昆陽嚴尤
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到遂至昆陽城時上遂
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
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漢水爲
之不流爾雅曰疾雷爲霆左氏傳吳子之弟蹶由謂楚子曰
今君奮焉震雷馮怒 濟曰握持也乾符赤伏符也闡開也
坤珍洛書也皇圖謂河圖也稽考也帝文天文也憤怒也赫
然怒莽之亂起義兵來之天下應之如雲興雷擊[illegible]
莽兵於昆陽城也憑盛也言怒盛如雷霆震 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善曰東觀漢記曰聖公
爲天子以上爲大司馬

遣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
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五成
陌皇帝即位改鄗爲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
遂定都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也 銑曰
大河黃河北嶽常山
跨據也餘同善注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
滌 音狄 善曰禮記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
大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樂緯
曰殷湯改制易王蕩滌放桀 向曰紹繼也言百王屯
難之後而光武繼之盪滌猶降也言造化始降其疾法 體
元立制繼天而作 善曰左氏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春
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
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
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
曰神農氏作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
濟曰元善也
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善曰爾雅曰系繼也鄭玄詩
切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
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東
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

而成楚化群生而茂育漢書曰群生嗤嗤 音湛 國語曰古曰
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
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 良曰唐堯漢之先言光武繼
唐堯之統接前漢之緒茂育猶滋養也恢大也言滋養群生
大復前後之疆宇勳功也在昔謂先人也三五三皇五帝也
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
聖之險易云爾 五臣有而已哉字善曰險易猶治亂也
周易曰辭有險易也 良曰方軌並跡
猶齊駕也紛綸擾也后辟皆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勝
三皇五帝之功豈與衆君齊迹而取近古一聖治亂之法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
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
所以基皇德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
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
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毛詩序

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伏犧德洽上下始畫八卦 銑曰建
武年號也革改肇始也言建武元年天地改命夫婦父子君
臣人倫之徒皆以更始亦猶伏羲畫八
卦之後以成父子君臣之道以立大德 分州土立市朝
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
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禮
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
史記曰黃帝名軒轅 濟曰輿車也器樂器也械兵戈也言
今創作此物即與黃帝
同功軒轅黃帝之姓 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
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
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
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史記曰天乙立是
爲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
發之立是爲武王代殷紂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
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 濟曰言我龔行天罰以誅王莽
乃與湯武伐桀紂
同事明其功業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善曰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行湯之政然後殷復興盤庚為宗班之誤歟濟曰盤庚居河北後渡河南居成湯故都殷道復興言今居河洛亦中興之則

即土之中

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善曰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曆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出孝經鉤命訣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　向曰即就也土中洛陽也言我今就洛陽而都有成王太平之制度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善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也　向曰階因也光武不因尺土之封不執一人之柄升天子之位與高祖同

克五臣作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善曰論語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恒　銑曰剋節允信也言節己復禮奉承終始行恭信之道與文帝同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

世宗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云曰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紀曰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　向曰憲法也言其舊章考其古事封岱山也勒成謂功成而勒石也儀禮也封禪之儀炳然與武帝同也世宗武帝廟號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平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平鴻藻信五臣本作申字景鑠傷酌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善曰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海王為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閒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為光武起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正樂官曰太予樂官以應圖讖　翰曰眇遠也該備也言按六經校古人之德今光武過遠之言仁聖之德帝王之道咸備於光武　銑曰熙光明也洽合也言光武既明而明帝繼之故曰重熙累洽也三雍謂禮之處袞龍朝服畫龍於上鴻大也藻文章也景大也鑠美也謂中大美於光武翰也雅樂正樂也言明帝脩禮崇樂神人允洽羣臣有序以相敬肅

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翰曰大輅天子法駕言動法駕遵天子之靈道也省方觀四方也巡狩增行守牧之人謂察四方之士觀諸侯之政窮盡也覽盡萬國土物之所有無被及也燭照也考聲教所及幽遠之處則以皇明照之

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五臣本無之字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巍巍焉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　向曰言增周之舊制以脩洛邑巍巍翼翼中法度也總統也言脩飾漢京於諸夏之中以統八方之極也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善曰言奢儉合禮故奢者不可而踰儉者不能更移　濟曰此城內宮室麗美光色美麗正合禮度奢者居之不可踰儉者見之不以為脩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五臣作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圓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

善曰頓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為填毛詩曰魚在在藻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與育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濟曰因

原隰泉又穿窠不也藪澤水草所聚藏也言可藏伯也毒博也言
豐亨之草可藂圃也采獵鋪囿詩篇名以美倫也制同義合
言與此詩合也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搜簡車徒以講武
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禮記曰孟冬之月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
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雅騶虞是也雅小雅
車攻吉日是也良曰言因蒐狩之時習兵講武則依王制
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善曰左氏傳曰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
風雅之御王制禮記篇名
名也風雅詩小雅篇 歷騶虞覽四驖驖 嘉車攻采
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善曰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駟
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
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書音義曰禮官主禮儀者也蔡邕獨斷曰
乘輿出於長安百官之從者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 歷覽騶虞
四驖車攻吉日皆詩篇名禮官掌禮之官皆整儀從也乘輿天子也
七十二〔文選一〕卷二
於是發鯨魚鏗華鐘善曰…大鐘…天子右五鐘天子將出
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
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
為鯨魚鏗撞也…華鐘之飾故曰華也 登玉輅乘時
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
善曰…周禮曰王乘玉路…易曰時乘六龍…毛詩…大
…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也…鳳蓋玉輅…鸞鈴…玲瓏…鄭
…毛詩…
天官冢宰百官也景從…盛
也…威容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

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王良曰不可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我之詭遇一朝而獲十鄭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睨視也音霓 銑曰由基善射者范氏善御者睨迎視也詭異也言射者不迎視其禽御者不詭異以導物言車騎輕捷鳥獸不暇翔去而至殺不必盡殺去也 指顧倏忽

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䟫餘足士怒未渫 薛 先驅復路屬車按節 善曰㥄怨疾也 唐賦曰舉功先得 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爾雅曰般樂也䟫足也於遠切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虛賦曰案節未舒 翰曰指顧指麾迴顧也倏忽言疾也獲車載獲車實滿也言指麾之間所獲已滿車矣然不極其樂不盡殺物䟫屈也言馬之足力有餘士之憤怒未歇以先驅已復其歸路鑾輦之士皆抑志隨之也先驅天子行以靜道也按節措節志也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善曰左氏傳鄭子太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太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 向曰薦進也效猶報也同善注

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 良曰觀見也緝熙光明也宣布也言見群臣於明堂以揚光明之德布天子之風靈臺觀祲之臺祲氣也休美也徵應也言天子升此臺觀氣以考美應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銑曰參比也言俯仰觀天地之象以比其身思與合德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遥河洛東澹海濱北動幽崖南曜朱垠 音銀善曰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苦暫切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虛毛詩曰寘之河之滸兮毛萇曰滸崖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賦曰南煬丹崖 向曰目視瞰望也中夏中國四裔邊荒也言舉德以威之稜威也河源河所出也海濱海畔也崖垠皆畔岸也[illegible]皆威德振動之義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 善曰孝武籍威匈奴遠附孝宣脩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讋失氣也章涉切 濟曰鄰近也界絕謂絕遠不相近自孝武孝宣帝以來不能征討臣服者皆恐懼而來賓服

遂綏哀牢開永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 銑曰綏安也餘同善注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 善曰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者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賈逵國語注曰[illegible]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illegible]京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毛詩曰戎昧百蠻也 翰曰三朝歲月日之朝歲首元日會同皆諸侯朝聘之名也言元日[illegible]後於王各以寶貨珍寶而貢爲天子受之乃設禮樂以安撫諸夏百蠻

爾乃盛禮與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善曰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縣役之勞張晏曰供帳帷帳也洛陽宮舍記有雲龍門[illegible]尚書又曰班瑞于群后[illegible]門名贊助也盛崇禮樂[illegible]供帳具陳於門庭列百官以助諸君也究盡也言盡帝皇之容儀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音香善曰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珍八珍也大戴禮曰牛曰

太宰 向曰庭實器物千品言多也百美也鐘鼎尊彝皆禮器也珍味也御食也太牢牛也謂饗異言也

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苦耕鍧呼萌管弦燁于獵煜音育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會食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禮記曰子夏曰鐘聲鏗鏗鍧亦聲也燁煜聲之盛燁由輒切 翰曰食舉雍徹皆樂名太師官也鏗鍧聲也燁煜樂器之光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五臣本作舞字備泰古畢 善曰左氏傳曰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為律陰為呂此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 翰曰八佾韶舞皆樂名太古謂上古樂也畢盡也言古今之樂盡奏之

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渠禁佅莫賣兜丁侯離罔不具五臣本作俱字集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間迭也古莧切毛萇詩傳曰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佅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佅莫介切 良曰間迭也僸佅兜離四夷樂名言四夷迭奏此樂無不具集於庭是德廣所及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因煴於云調元氣 善曰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 銑曰萬樂百禮廣言之也皇天子也浹洽也言天子之歡洽及羣臣皆醉和樂之氣感天而降絪縕絪縕即元氣也

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善曰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之 向曰言擊鐘告罷百官退各本位也

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 善曰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 濟曰怠倦也東作務農也言天子覩萬國之歡樂咸沐浴我膏澤自懼其奢侈之心而惰於農務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任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善曰左氏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守道順理者不免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紝組紃杜預左氏傳注曰織紝織繒布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莊子曰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 良曰舊章謂舊典之詔下之者言下於人太素質樸也命有司布其法度明節儉質樸之風 濟曰除後宮之美麗減乘輿之服御止工商巧之物崇農桑之事耕耘除草也陶瓦匏瓠也皆以為器珍貴捐棄也捐金於山沈珠於淵言各歸本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常利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善曰楊雄集曰滌瑕盪穢而鏡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絜清也淮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愉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傳曰天子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 銑曰瑕穢惡也鏡清淨也寂寞無外慮也言百姓承天子淳樸之化滌盪穢惡恬然無慮優游自得如金玉之溫潤

是以四海

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
詵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鄉曰庠聚
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詩曰韓
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莘所巾切禮記曰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毛詩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銑曰學校庠序皆
學名也如林盈門言多也獻酬之義相酬也俎豆禮器也交
錯莘莘多美也言四海既多學校皆手舞足蹈歌詠仁德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
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
盛哉乎斯世善曰毛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
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尚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字林
曰讜美言也音黨淮南子曰故聖人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
行于四海　向曰登降猶揖讓也食飽而飫酒曰飫宴也玄
遠也讜美也言宴既畢因嗟美玄遠之德皆和合樂頌之辭

以稱詩作之盛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
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
究漢德之所由善曰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
因史記作春秋　濟曰清濁善惡也言西都賓徒知論說古書不能清辨善惡及我大漢之所由唯子頗
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
德者鮮矣善曰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
曰由知德者鮮矣　濟曰末流謂奢侈也言子但識舊典徒
馳騁奢侈而已凡溫習故事而知其新者已爲難能知德者
鮮矣鮮少也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
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善曰史記曰秦地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

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
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楊雄虞
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
輻之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　濟曰西戎西京也言西
京偏僻以險爲防禦豈知我東都天地之中平坦
通達使萬國歸之如輻湊轂言此所以折賓秦嶺九嵕
則工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
淵善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又曰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華山爲西岳恒山爲北岳嵩山爲中岳周易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銑曰曷何也言彼秦嶺九嵕涇渭之
徒何如我洛都有四瀆五嶽控帶河洛圖書之淵洛出書河
出圖故言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
和天人善曰漢書曰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又曰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益壽延壽館
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向曰言彼作建章甘泉之宮以御列仙豈如我靈臺明堂統
和天人哉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

之富善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若何所以宣德化也璧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
象四海也　翰曰辟雍宣德化之所雍水環之以象德教流
行也言西京有太液昆明爲獸之囿何如我辟雍宣布德化
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
濟濟善曰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漢帝年紀曰禁踰侈爾雅曰翼翼恭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
也　濟曰盛稱西賓游俠踰侈是犯義侵禮之事豈與我東都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威儀也子徒習秦
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
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善曰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
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
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　良曰子謂賓也造至
也言彼稱阿房造天不知我京洛有制度知函谷之可關不知我王者之無外言德化之遠主人之辭
未終西都賓矍許縛然失容逡巡降階揲徒頰然意

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善曰說文曰𤣩䜹視貌也公羊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頓首爾雅注曰逡巡却去也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然猶恐懼也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濟曰主人述東都制度未畢賓乃驚視却行恐懼捧手告辭主人知令復位以授其言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善曰楊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向曰卒終也謂賓授詩終業乃美之也言此詩事義實揚雄相如之高也匪非也非但主人自好學抑亦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小子賓自卑稱也狂簡猶妄作也言當時妄作今不知所裁制也正道謂所授詩也言既聞此詩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烏昭明堂明堂孔陽善曰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陽向曰於歎美之詞孔甚也陽明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善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銑曰聖皇謂明帝也宗祀謂尊其祀典於明堂之上穆穆煌煌和盛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善曰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濟曰上帝天神宴饗其饗祀也五位五方神也時序謂各得次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善曰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子産若死其誰嗣之向曰誰可配上帝於明堂即光武可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善曰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濟曰普天率土之濱各以其職助祭於此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兆人允懷又曰永膺多福翰曰猗歟歎美也允信懷來也謂有此光明之德信來其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湯流貌毛詩曰方叔莅止又曰造舟爲梁翰曰辟雍擁水環之故言湯湯莅臨上至也言天子臨至乃編舟爲橋梁而度皤皤國老乃父乃兄善曰說文曰皤老人白也蒲河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翰同善注抑抑威作皇儀孝友光明善曰毛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於烏赫太上示我漢行善曰戚之意望於太上鄭玄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翰曰抑抑密也皇儀天子威儀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更亦爲孝友矣於赫美盛太上天也言天示我漢家所行之事洪化惟神永觀厥成善曰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銑曰洪大永長厥其也言我大化乃惟神長觀其成功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銑曰經營也靈臺天子觀氛祲之臺崇高也帝明帝也爰於也言營此靈臺既高天子勤力而升於此臺以考按歲時政理善惡三光日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言三光通其精耀五行布其次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繁廡武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悉與反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助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樊鳳循行甘雨時也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廡毛詩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 良曰習習祁祁風雨和貌百穀庶草謂非一種也蓁蓁蕃廡皆盛貌屢數也言能使風雨以時百穀草木皆盛故數致豐年於美也美我皇家之樂胥助語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許妖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善曰說文曰歊氣上出貌呼朝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爲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 濟曰廬江龍山破得寶鼎瀆湖出黃金鼎故言嶽脩貢川效珍也景光也言鼎之光色歊然出雲而紛紜焉美煥炳明也龍文謂鼎上鏤爲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善曰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濟曰祖廟光武廟也聖神天地神也言以此鼎升宗廟享天地以明神靈之德彌過億萬年也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甘露屢臻降自京師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絓曲瓊王逸曰翹羽名 濟曰啓開也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烏皓白也奮振翹英羽也言此白雉素烏振發其白羽容色潔白明朗也於美也淳精言不雜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向曰皇德漢皇之德侔等也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言今獲白雉明我皇等成王之德膺當也言代祚延長而當上天之福慶

六臣註文選卷第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以善屬文游天下未曰文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卒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濟同善注

薛綜註 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善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有憑虛 五臣本作安 公子者心奓 五臣作侈 體忲 太 雅好博古 綜曰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奓泰也或謂忲習之 忲言習於麗好也公子雅好博知古事故學 學乎舊史氏 綜曰忲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奓溢體安驕泰也於舊史大史掌圖典者也 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聲類曰奓侈字也昌氏切小雅曰忸忲也 向曰假言發問荅也詞餘同善注 是以多識前代 五臣本作世字 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 綜曰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 善曰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小雅曰載事也 濟曰言何處有此先生亦假言也 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 綜曰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 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偆也偆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湫也湫者悲憂之狀也偆充尹切湫子由切 銑曰舒逸也慘戚也言此氣牽繫於天 處

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 善曰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土之人莫不向義勞也韋昭曰墝埆為瘠沃肥美也 向曰沃肥也瘠瘦也言處肥土則逸樂處瘦土則勞苦此地之所繫 慘則尠 五臣本作鮮字 於驩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綜曰違猶易也言人慘戚則不能以驩逸勞苦則不能以施惠以有能易此者小謂庶人大謂王者 善曰尠少也鮮通也廣雅曰褊狹也卑綿切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王者因險易而彊弱異也 翰曰褊小也言慘戚寡於為歡勞苦少於為惠能違易其理者寡矣餘同綜善注 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 五臣本作俗化 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 革 諸 綜曰言帝王必欲順時居沃土歡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泰之俗言化之本還與天地相通遞推移也 善曰管子曰君據法而出令百姓順上而成俗淮南子曰法其所以為法與化推移也 翰曰為帝者當順陽時處沃土使人歡逸以成泰之俗俗化之本用此推移也覈驗也何以驗之自發問也 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 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雍州之地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泰荊河惟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先武處東而約左氏傳晉叔向曰存亡之道恒由是興周禮曰夫筋恒由此作 續曰即就也言平王東遷宣王就豫州而都後遂王室微弱則知政之興衰無不由土地而作也 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吾子相親之辭也 向曰言先生豈不見西京之事析為吾子陳之吾子亦先生也 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 綜曰涘涯也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毛詩曰在渭之涘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 銑曰朔北名也言漢都渭涯號曰長安秦居渭北是為咸陽 左有

𡺤戶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備屓許備高掌遠蹠適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綜曰崤及函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屓作力之貌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漢書音義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殽有二陵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大華之西少華之山道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踼爪華蹈衰蹠之石切矍居縛切踼丑略切　言北二山如綴之於長安　薛綜曰右有隴坻丁禮之隘介烏隔閡五駭華戎岐梁汧牽雍陳寶鳴雞在焉綜曰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廣雅曰坻阪也說文曰隔塞也小顏曰閡伊也五代切漢書右扶風有陳倉縣山又汧山在扶風汧縣西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祀之名曰陳寶臣瓚曰時以有祠作陳寶祠在陳倉故曰陳寶齊已殿地數名言比阪為華夏戎狄之限界也雍於用切　善曰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魚屈切五臣作崛崔摧崒倩聿切五臣作崒隱轔呂鬱律連岡乎嶓波冢也綜曰終南太一二名也隆崛之勢皆山形容善曰尚書曰終南惇物漢書曰太一山士文以為終南王肅要義六十大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比云終南太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崒嶇曰時特起也西分以崔組切嶺輪切鬱律曰山高曰岡高曰崒書曰嶓冢至于荊山漢書曰嶓冢崔崒隱轔鬱律山崒遲家山名二山相連也抱杜含鄠戶部合呼灃豐吐鎬作鎬五臣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綜曰藍田弘日爰有美泉舜子計鼓曰玉英出藍田界之內出玉故縣雅藍田之中也　善曰世本曰武王在鄷鄗杜預左氏傳注曰豐在始平鄠縣東鄗宮切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京鄗同胡道切鈞鄂也呂忱切句曰杜杜陵鄠鄠縣言山勢含抱

也豐水流入故言欱鎬水流出故言吐珍王王英也生於藍田故云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禪漫莫靡迤作鎮於近綜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踞據也大載之形為作近鎮也　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大戴禮曰倨坐不踞然踞都據也子虛賦曰登降迤靡案衍壇漫良曰倨倚也涇渭二水名澶漫靡迤寬長貌言此原陵為國之近鎮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固陰沍乎寒故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綜曰九嵕甘泉其處常陰寒日北至謂夏至時也曰左氏傳中豐曰固陰沍寒音互漢書曰甘泉宮故云清暑善斤壇故靜以為溫暑上林賦曰蔭夏含凍裂地良曰隅至何也日北夏至時也九嵕甘泉之地寒氣聖朗至此時猶含凍焉可以清蠲其暑氣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綜曰神皋謂之聲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下平曰衍漢書曰秦地沃野千里尚書雍州厥田惟上上漢書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

郊上帝者神祠皆聚之廣雅曰皋局也謂神明之界局也銑曰寔實皋美也神者美言之澤地曰皋昔者大帝說秦繆目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綜曰大帝天也翦盡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或上倍之是謂太帝之居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漢書音義曰鈞天天帝樂正也天帝賜秦晉之誤隋石室謂秦穆公夢天帝秦劉天樂已有此夢列仙傳讀曰寄穆公受金策乃以秦世之表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盡取鶉首之分為秦之野也言大帝悅繆公而見之濟曰是時也並為彊國者有六綜曰韓魏燕趙齊楚同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綜曰宅居也詭異也初穆公夢於後六國竟滅秦果并而居之豈不異哉善曰言六國皆亡秦并而居之豈不異哉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五臣本作叶字以旅于東井綜曰五緯五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也善曰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又曰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方言曰汁叶也之十切郭璞曰叶和也向曰旅列也言高祖入關五星合列于東井東井星屬秦分婁敬委輅胡格幹千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忌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綜曰謂五星聚也惎教也謂婁敬之謀言高帝圖此邑之時意亦以天地之靈而可且定以爲天邑善曰漢書曰婁敬脫輓輅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中言宜都之人不合十上上安議其議允合工十八漢書曰高祖欲都洛陽以婁敬言輅謂以木當胸以挽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周易曰其議非一正之爾雅曰竄謀也尚書王門敢未嘗十天之天已之以義勸羣臣乃建都長安而王之天啓謂五星之聚其之和其臣東以議都洛陽爲非而王之天啓謂五星之聚其謀也人謂婁敬也帝高祖也言高祖圖此之時亦有慮神祇之祇宜定以爲天邑天邑帝都也豈伊不

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扮榆天命不滔五臣作叨土刀切疇敢以渝綜曰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時豈惟不衆思居天衢四交之衢謂東京也枌榆豐社高祖以起也滔疑也不思歸枌榆之域都之久邑也偷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漢書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也左氏傳子高曰天命不滔爾雅曰渝與偷音義同良曰天衢洛陽也謂善也言我豈惟不思洛陽不懷歸豐社天命不善故不都也誰敢易之於是量徑輪五臣本作給考廣袤經城洫呼域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善本作啓度於往舊綜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袤洫城池也裁制也八都八方之都也謂方也稽開也言宗取八方異制以爲宮室之巧非復遵往日之故法也善曰周禮大司徒掌九州之地廣輪之數鄭玄曰輪從也說文曰南北曰袤莫又切周禮注曰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公羊傳曰郛者何恢郭也濟曰量度也經八尺爲徑言繼營城洫郭郛取殊異八方之都邑豈考於往故舊制爾乃覽秦制

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綜曰跨越也周末故曰覽此周勝故曰跨之也詩曰築室百堵今以爲陋居禮半堂九筵今又增之也善曰綜注濟曰迫脅迫窄也周宣王築室百堵五板曰堵周制明堂中度九筵九尺曰筵言欲斷秦之制越周之法度以百堵爲側陋九筵爲迫窄故增廣之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綜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宮門立闕以爲表嶢然高言高遠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爲總稱紫宮其中別名向曰嶢高也閶闔天門也言法紫微以造未央立高闕以象天門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峨以岌嶪立魚業五合綜曰抗舉也亘古鄧竟也虹蝃蝀也謂虹梁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上林賦曰嶢嶢峍嵂嶢嶷者貌鮮好也善曰未央在長安城中也亘雄虹之長梁結棼紛橑以相接綜曰橑椽也棼梁也善曰三輔黃圖曰營未央宮五色如蝃蝀虹有虹梁也橑以相接者言棼與橑相接也又曰嶢嶢嶂嶂此之謂也橑椽也梁道切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扶云切又曰橑椽也舉也嵯峨岌嶪高壯貌言抗舉殿於上故言抗蔕丁計

倒茄加於藻井披紅葩音華之狎獵飾華榱衰與璧璫當流景曜之韡五臣作暐音偉曄于劫反綜曰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華榱畫其榱也璧光也暐曄言明盛也善曰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今殿作天井井者象東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說文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也說文曰蘇秦謂楚王曰以璧爲璫以當椽頭也雕楹玉碣音竭繡栭而雲楣綜曰以璧爲璫以當椽頭謂彩椽也以璧璫飾椽頭也光色曜日而明盛三階重軒鏤檻文㮰音毗綜曰楣也謂畫以雲氣也善曰楣也栭斗也栱也皆畫以雲文爲之爾雅曰楹謂之柱說文曰碣特立之石也碣都賦曰大極三五尺加殿陛上爲重置中間闌上名曰軒善曰西都賦曰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殿皆有欄檻說文曰檻欄也以板爲之東京賦曰階增之文耳說文曰甘泉賦曰編琦瑁之文㮰𣞻類謂屋連聯也魏都賦曰三階軒也切韻曰楣柱也栭方也雕刻也繡畫爲繡文雲畫雲飾之殿有三階軒檻欄也㮰連簷也言皆飾爲文彩右

平左墄 音砌 青瑣丹墀 綜曰墄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
中分左右左有齒右則滂沱平之令輦車得上 善曰西都
賦曰左墄右平也漢書曰青瑣 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
向曰言階右平左致墄墄階砌也青瑣窗也以青飾之丹
墀者皆也以丹漆塗之 刊層平堂設切 作砌 五臣 厓隒 宜撿反 刊削也 綜曰 善曰
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宋衷太玄經注曰堂高也切與砌
古字通說文曰隒崖也和撿切 向曰層累堂高也圭埔
限也謂有累其階令 子高設砌以為邊限 坻 音坻 崿嶙眴 荀 棧 仕限 齴 眼 巉
巇 險 宜撿反 也文字集略曰 綜曰隒基之形勢也 善曰廣雅曰坻
奄 助 也 匪 厓也 棧 崿 皆 高 峻之貌 嶔 曰坶崖也埤蒼曰峋音荀嶮 今切
向曰皆山 高峻 也 襄岸夷塗脩路峻險 細小高也
夷于也 升也 險危也 向曰岸殿階也 一曰
殿階之上金路甚平而長 升 升者 之色 重門襲故
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 綜曰 天帝 也 善曰 仇帝居 謂 大微 宮 五
帝所居福猶同也大微宮 陽時則 宮... 陰時則藏 一曰今長安宮
上與之同法矣 善曰 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注去字
傳曰寇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 襲 ... 重也 孔安國尚書
也 當宮殿皆同天帝所居陽時陰藏 ... 重門以防姦邪
曰也言光色可以耀日 ... 可以藏陰 洪鐘萬鈞猛虡
巨 趪趪 黃 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綜曰洪大也 鑄
怒也三十斤曰鈞 鐘鑄 ... 曰筍 植曰虡 ... 張衡 ... 大鐘
乃重三十萬斤 虡力猛怒 故能荷之 ... 騰驤 飛...以
若負又以扳置上名為業 ... 趪趪 ... 言 ... 其 ... 以
重乃有餘力奮其兩翼 如將 ... 者矣 善曰 ... 氏
宮 闕之形 大聲有力者以為 ... 鐘 ... 下曰 ... 柎 ... 門 ...
趪 作 力 御 虡 ... 立 木 直曰 筍 橫 木 曰 業 虡 鐘 架 ... 也 ... 趪 朝
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 綜曰皆殿 與 臺名也
善曰 ... 雅 曰 延 簷 也 說文 注 曰 ... 連
也 良 ... 溫調 王臺 昆德 皆臺殿之名 嵯峨嶕嶫罔識所
則 綜曰 ... 形勢也 不能名其所法也
翰曰 ... 高峻 不能識其法則 若夫長年神仙宣

室玉堂 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神仙殿未央宮有 麒
麟朱鳥龍興含章 宮室殿 大玉堂殿 長年 亦殿名 綜良注同
有麒麟殿朱鳥殿 善曰龍興含章皆殿名也漢宮闕名
譬眾星之環北極 叛 判 赫 五臣本 有盛字 戲 羲 以煒 輝
煌 良曰皆館名
正殿如眾星之繞北極也叛猶渙也赫戲炎盛也煒燁之
曰星 綜曰極北極也環猶繞也言宮殿臺榭屬之周以
貌也 善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十二星藩臣 ... 曰 ...
若 分 宿 紫宮是環 ... 南子曰 根 ... 旌 ... 煒 燁
多 並 耀
之盛 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 都 藍 九戶開
闢之四下者為寢 ... 正 ... 公 ... 大夫士 也 ...
代故事曰大室 ... 人十 ... 在 ... 南 ... 善曰三輔三
者古有之凡九室 ... 說文曰 闢開也 ... 曰 ...
九室 室有一戶也 說文曰 ... 子 ... 堂 ... 一
殿 言 朝見諸侯也大廈殿名以象明堂 ... 室 室有一戶 故
曰九 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 抗 列坐金
戶
狄 善曰 ... 詩 ... 曰 ... 玉 ... 積也
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記曰秦皇 ... 天下 ... 以為 ... 十二
各重千斤 致於宮中 翰曰言嘉木芳草 ... 之 ...
也多也閌門限也金狄金人 ...
也謂列金人於門之左右 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
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 ... 有 ... 宮 ... 一人 ... 臺 ... 名
善曰奉傳命而 ... 也左氏傳 ... 也 ... 也
使也凡 ... 皆 ... 也史記曰金馬門 ...
馬 故 ... 曰 金馬 門 ... 雅 曰 遞 迭 也 ...
翰曰常侍謁者皆內官也奉命奉詔命以當進 ...
校書處也言 ...
處 居 此宿 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 善曰三輔 ...
渠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 讀 重 ...
曰天祿石渠皆閣名以校書也 重 龍 以虎威章溝嚴
更之署 微 叫 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
巡晝 綜曰 虎威 ... 衛尉 ...
尉帥吏士 ... 外於 曰方四角 立八屯 士 ... 則 衛宮

外向為盧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 善曰西都賦曰徼道綺錯漢書曰衞尉門衞屯兵孔安國尚書傳曰警戒也 濟曰武威章溝皆更署名徼道循更之道廬舍兵衞壘也言千者舉大數也屯營也八屯謂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言此八營皆衞宮晝夜巡警 植鎩所拜懸瞂伐用戒不虞 綜曰植柱也 善曰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一曰鈹似兩刃刀方言曰盾或謂之瞂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鈹芳支切鎩山列切 翰曰植立也鎩兵仗也瞂打更木也言立兵器木以戒不虞之事 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 綜曰皆宮名 善曰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鳳皇殿鴛鸞殿 向曰八區餘亦皆殿名漢宮闕名有鳳皇殿 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 綜曰御覽也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雅曰嗟發聲也三輔曰將內顧則士卒莫之也 良曰言羣女窈窕華麗也嗟歎聲也言歎而內顧所見者皆美 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而裛以藻繡文以朱綠 綜曰五色也纖細也 善曰字林曰宮室中次舍鄭玄禮記注曰次自修止之處說文曰縟繁采飾也 銑曰言以藻繡文以朱綠也 翰曰館室之上裝飾之文 翡翠火齊才計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 綜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也 善曰翡翠鳥名也火齊玫瑰珠也六韜曰紂作瓊室以美玉列子曰穆王中天之臺絡以珠玉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天下名器餘見西都賦注 翰曰火齊珠也懸黎璧也言以飛寶飾之皆明燦然內以當夜燭 金戺俟玉階彤庭煇煇音暉 綜曰戺砌也西都賦曰玉階彤庭 善曰廣雅曰彤赤也煇煇光色貌 蘇胡珊瑚琳碧瓀而兗珉旻璘鄰彬悲旻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去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綜曰璘彬玉光色雜也珍美之物羅列布見煥然如崑崙之所生者謂其裁制雖事事狹小於至尊然其華麗之所乃過之也 善曰偶雅曰珊瑚珠也許文曰瓀石之次玉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琨玉名也瓀力神切彬方珉切山海經云崑崙之墟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尚書服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 銑曰珊瑚珠樹也琳碧瓀珉皆玉石璘彬雜色見崑崙山天帝居也言以此珍寶之物羅布煥然如崑崙之上雖館宇大至廣大其彫飾華麗越於天子此謂後宮 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綜曰長樂桂宮皆宮名明光殿名也 善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王者亦象之宮隆長曲貌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連自未央宮西上城至神明臺 向曰鉤陳宮署閣道飛閣也言此宮穹窿長貌明光二宮在直也直北通桂宮 命般班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 綜曰般魯般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變奇也 善曰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蜚之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剞劂 巧也 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衞供帳官以物辨 善曰上林賦曰 不徙後宮不移 言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漢書門衞 良曰言天子所行之處宮人從之不移也 物皆以辨 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 善曰言天子所幸宮皆既多窮年不能徧也 瑰異日新殫所未見 善曰殫盡也言日日見之物也 翰曰言天子所幸宮館既多窮年不歸 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 善曰言宮室神麗所以異人臣不殊此 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 攄舒也 綜曰坦大也 向曰言雖宇既大心猶憑而未舒也 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 綜曰廬居也時阿房已燬故不得居也 宮室神麗欲與天子紫微宮之制作恨阿房之宮不足廬 覛脈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綜曰覛視也 善曰漢書音

義瓚曰林光秦離宮名也纔二狄切 良曰秦始皇作故言秦餘 處甘泉之爽塏愷乃
隆崇而弘敷 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塏崇高也弘敷猶延蔓也 善曰左
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爽高燥也 翰曰爽明也塏大也 既新作於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 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
寒 銑曰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 託喬基於山岡直嵽
徒結嵲五結以高居 綜曰嵽嵲高貌也 善曰嵲五結反 濟曰喬高也言階高而又在岡山之上
[illegible] 通天訬 五臣本作眇字 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
上辨 五臣作辨音班 華以交紛下刻陗 七笑 其若削 綜曰通天臺名
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宮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徑度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獨出貌也 良曰通
辨華數也言臺階升高也 善曰訬音眇辨音班 天臺名峙立也倍尋曰常徑惟也言竦然而立惟高百常擢

〔文選二〕 十一

拔也莖擢如木上拔也辨華交紛言文綵交錯也刻削謂刻陗如削成也 翔鶤昆仰而弗
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零檻而頫 五臣本作俯 聽聞
雷霆之相激 綜曰鶤大鳥也青鳥黃雀皆小鳥也翔高飛也伏櫺謂伏檻也櫺臺上窗也頫低頭也言於臺檻
同上 文霆霆也言臺之高於上位須臾雷霆聲乃在下 善曰穆天子傳曰鶤雞飛八百里爾雅曰鶤即鶤雞也鶤與鵾同左
氏傳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杜預曰青鳥鶬鶊也戰國策莊辛曰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 古字音府 向曰言臺高大鳥之飛尚
不及況小鳥乎俯下也謂伏於櫺檻下聞雷霆之聲 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
是經用厭於冉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 綜曰災猶倍也所以
順巫言也 善曰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
數十里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 翰曰武帝時柏梁宮遭火越巫令帝起建章宮以厭火祥其宮宇制
度兼未央宮之大也 圜闕竦以造去天若雙碣竭之相望鳳

騫軒翥之須於甍萌標咸遡素風而欲翔 綜曰甍棟也標末也
遡向也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焉 善曰字書曰圜亦圓字
也甘泉賦曰直嶢嶢以造天音燥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碣石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指望也 [illegible]曰鳳騫翥亦
飛貌說文曰騫飛貌也騫許言切翥之庶切 翰曰言闕上棟若至天如碣石之山相望矣 閶闔之內
別風嶕譙嶢何工巧之瑰瑋偉交 五臣作文 綺豁以
疏寮 綜曰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 善曰薛綜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三輔故事曰
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廣雅曰嶕嶢高也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為寮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廣雅曰
豁空也然止刻鏤為之言寫小窗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窗 濟曰寮窗也別風闕在闔門內嶕嶢高峻也結綺
為文以飾之 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 五臣本作迢迢
日亭亭苕苕高貌也干犯也 濟曰干觸也言高觸雲霧 神明崛求屈其特起井幹

〔文選二〕 十二

寒 疊而百增峙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
層構而遂隮子兮望北辰而高興 [illegible]
遊梁置浮柱上也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 善曰廣雅曰增重也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又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闌也積木有若闌也廣雅曰曲枅曰欒釋名曰隮升也 隮子奚切
北辰北極也山海經曰層重也 向曰神明臺名井幹樓名疊謂樓形重疊欒梁也言百層遊梁於浮柱以浮積
重構而上也星北極星之高以起此樓也 消雰芳云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
澂瞰勘宛虹之長鬐收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
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 綜曰消散也雰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之
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塵乃上止於天際集重陽之清上為雲亦又為陽故重陽也[illegible]
之飛閣突出方木也 善曰楚辭曰集重陽而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雰音氛宸音辰鬐渠脂切廣雅曰瞰視也杜

漢書音義曰苑虹也小雅曰𩅦氣也廣雅曰雲師謂之豐隆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
北兩星為玉繩 銑曰中宿天地交會之際上為陽下為陰
清豐亦為陽故云集重陽也苑謂屈曲也著虹霓也雲師畢
星精也言登此臺見苑虹雲師所依憑閶門之星
也眺視也上與門而視正見瑤光玉繩之星 將乍往而
未半 勑律 怵悼慄 栗 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 去嬌 孰
能超而究升 綜曰怵恐也悼傷也慄憂懼也言恐墮也 善曰廣雅曰乍暫也乃上言已登摽也 先拱切
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其人善緣
高說文曰趫善緣木之士也 綺驕切 良曰將往升樓未至
於半已恐懼矣非都盧輕趫誰能究竟
盡而升也都盧山名其山人善緣高也 駁 蘇 娑 駘
盪 綜 燾 五告 奡 吉 桔 居列 桀 枍 於計 詣承光睽 苦圭 罛
呼 庨 呼交 豁 綜曰燾奡桔桀睽罛庨豁 銑曰駁娑駘盪枍詣承光皆臺名 善曰宮闕名
高貌 增桴 孚 重棼 汾 鍔鍔列列反 五臣本作及字 宇

業業飛檐钀钀 魚列 流景內照引曜日月 綜曰凡屋宇皆
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熊
板承落也钀钀高貌言皆朱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
內 善曰鍔鍔列列皆高貌西都賦曰上反宇以蓋戴
曰钀钀偃起貌流景內照言日月之光含於宇之曜相引而
入宇內也 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 古熒 結駟方
蘄 祈 櫟 歷 輻 福 輕騖容於一扉 綜曰天梁宮名宮中
之門謂之闈 善曰言闈
高大爾雅曰能奇為旗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
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駕駟馬方行不
而入也蘄馬銜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人惎之脫扃斬
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櫟謂馬疾以車轢之輻使有聲 巨衣切
也 翰曰扃旗關名蘄馬銜也櫟謂轢其車輻為聲以急車
也言此宮門高大車上載旗亦不脫扃而入四馬齊銜轢輻
而走乃一扉之地而容也 長廊廣廡 無 連 善本作途 閣雲蔓閈 汗 庭
詭異門千戶萬 綜曰謂閣道如雲氣相延蔓也 善曰
許慎淮南子注曰廊屋也說文曰廡堂

下周屋也蒼頡篇曰閈垣也胡旦切說文曰詭違也西都賦
曰張千門而立萬戶 銑曰閈門也言隔一門自有一庭所
千戶萬言多也 重閨幽闥轉相踰延 緣 望 五臣本作叫字 窱
徒弔 以徑廷 他頂 眇不知其所返 方萬反 綜曰宮中之門
小者曰閨闥互相踰通而深遠入者眩惑不知
徑廷過度之意也言入其中皆未識其道 善曰
廷他定切 濟曰閨闥互相通而深遠入者耽然而迷不知
所去 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 五臣本作磴字 道邐倚 紀綺 其
以正東 綜曰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
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西入宮中也
善曰甘泉賦曰珍臺閒館西都賦曰凌墱道而超西墉
邐力氏切 向曰珍臺臺名在宮東蹇產高大貌墱閣
閣道也言此閣道西入宮墱倚
長遠之貌自宮言之故言正東 似閬風之遐坂橫西
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 詩紙 柝 他各 而內外潛通 綜曰
閬風崑崙山名也洫城池也金墉城也 善曰
山之長遠墉越西池也而度金城也西方稱金
塞也言城門夜開擊柝之音內外已自暗通也 善曰
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其北角曰閬風之巔周禮曰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鄭玄周禮注曰擊柝夜行所擊以柝與欜同
廣曰閬風崑崙山也金墉城也言珍臺之高閣道之長有似
閬風之山也橫越也謂越西池過城也城尉宮名也弛廢也柝
擊木以守更也言城尉不廢守更而閣道之中潛行以通內
外 前開唐 五臣作堂 中彌望廣潒 徒朗 顧臨太液滄
池漭 莫朗 沆 胡朗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 綜曰彌遠也漭沆猶洸瀁也
漢書曰唐庭也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室連屬彌望漢書曰建章
宮其北治太液池字林曰潒水潒瀁也 大朗切 良曰建章
宮中有唐中池廣數十里彌望極望也廣潒
寬大也太液池色蒼故曰滄池漭沆深大貌 漸臺立於
中央赫昈昈 戶 以弘敞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漸臺高二十餘丈 埤蒼曰昈赤文也 銑
曰在太液池中言此臺赤文赫然而又高敞 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
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 魯罪 嵬 罪 下

嶄仕咸巖以嵒巖齬音吾綜曰三山形貌也巖巖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舊事曰建章宮北作清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漢書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駢猶並也銑曰駢羅謂三山相布貌林岑島衆山巖嵒齬言上下皆險峻不平長風激於別島五臣作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渠殞於重涯濯靈芝以五臣作於朱柯綜曰水中之洲曰島言島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漬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善曰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菌芝屬也抱朴子曰芝有石菌木菌如雲曰海曲曰島言風激射於島而水起其濤波浸漬芝菌於重涯之上重涯岸也芝赤色故云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綜曰海若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又曰臨沅湘之玄淵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為渚三代舊事曰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為之長三丈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廣雅曰蹉跎失足也濟曰海若海神玄渚池之深也言神游深渚鯨魚隨波而蹉跎失次貌也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

【文選二】十五

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漢書曰欒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說大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向曰武帝信之以為貞固之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善曰漢書曰孝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精瓊靡以為粻王逸曰靡屑也翰曰脩長也屑末也瓊蘂玉英也言承取雲表之露和玉英之末服之則性命可度世而不死美往昔之松喬要平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要烏堯切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龍垂

西京賦

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去名其處鼎湖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翰曰松喬羨門皆仙人也美之思與相逢於天路黃帝乘龍於鼎湖湖之山以升仙言思想此事不慕時俗之人也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善曰言若歷代而不死何急營於陵墓乎良曰遽急也言長生不死何急營其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三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綜曰街大道也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綜曰參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有十二也周禮曰營國方三門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濟曰西京城面三門門三道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經緯廛里端直甍萌宇齊平綜曰都邑之空地曰廛甍棟也善曰周禮曰以廛任國中之地濟曰廛里猶邑里甍棟宇也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丈爾陊多木衣意綈啼錦土被

【文選二】十六

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魚几反綜曰第館也甲言第一也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也錡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宮也善曰漢書曰贈霍光甲第一區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方言曰陁壞也陁式氏切說文曰陁落也直氏切說文云綈厚繒也朱紫二色也劉逵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音蟻銑曰言第一之宅當道正開門皆擇巧匠以致其功使無崩落之期上木之上加以綈錦朱紫之色武庫藏兵器之處也蘭錡兵架也陳列於甲第之門若今戟門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口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向曰同善注言非此二人誰能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胡關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綜曰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旗亭市樓也善曰漢宮

西京賦

闕跡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蒼頡篇曰闤市門史記褚先生曰臣為郎與方士會旗亭下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為尉耳翰曰五重言累積五重也隧市道也周禮市設大胥職今但為三輔都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育者兼贏盈求者不匱綜曰瓌奇貨也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賣也兼倍也贏利也匱乏也翰曰賣者倍贏其利求者無所乏少爾乃商賈古百族裨必彌販夫婦鬻育良雜苦蚩眩縣邊鄙綜曰坐者為商行者為賈擇賤買賣貴以自裨益裨以彌切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善曰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盬盬謂麤蕃曰蚩侮也廣雅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濟曰族類也言稗販之人以善物和惡物欺惑邊遠人何必昏於作勞邪贏

文二　十七

盈優而足恃綜曰昏勉也邪偽也優饒也言何必富勉力於勤勞之事乎欺偽之利自饒足恃也善曰尚書曰不昏作勞向曰昏彊也優饒也言何之彊作勤勞之事為欺詐之利自得贍饒足可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綜曰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善曰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良曰許皇后史良娣宣成二帝時皆為奢僭市人男女服飾奢麗皆過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晉灼曰胃脯今太官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暴使燥者也燖在鹽切坋步寸切如淳曰洒削作刀劍晉灼曰張里里名也同善義雖東京公侯之壯皆不過也濟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

西京賦

寔蕃有徒其從去如雲綜曰寔實也蕃多也徒衆也善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具游俠傳尚書曰寔繁有徒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向曰遊俠謂交結豪彊也又曰遊俠謂輕死重義也張子羅趙君都言此二人並長安名豪遊俠客為人報怨志氣皆擬稷無忌田文也為負輕生重氣之志故羣黨蕃多如雲也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乞嬌悍汗虓呼交豁如虎如貙勑恩睚五介眦仕懈蠆丑介芥屍僵姜路隅綜曰僵仆也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記曰誅悅悍撓與驕同欺譙切說文曰悍勇也戶旦切毛詩曰闞如虓虎虓發聲口貙似貍貆類珠切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温仁內隱而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衆廣雅曰睚裂也說文曰眥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裂眥睚五懈切眥在賣切張揖子虛賦注曰蔕介刺鯁也蠆與蔕同向曰茂陵陽陵皆漢帝陵也原涉朱安世居此陵趫捍捷也虓豁勇也言其貴勇如虓虎貙之猛也貙虎類也睚眦蠆芥怒貌言此二人之怒必殺人於路傍也丞相欲以贖子罪陽

文二　十八

石汙烏遇而公孫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從獄中上書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海縣名也銑曰同善注若其五縣遊麗辯論去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力擘百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漢書曰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五陵也毛詩曰未知臧否聲類曰毫長毛也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氂鄭玄周禮注曰擘破裂也連華切說文曰肌肉也翰曰同善義言此人彈刺善惡雖毫氂肌理之間亦能分擘所好生毛羽所惡烏故成瘡痏于鬼反綜曰毛羽言飛揚瘡痏謂瘢痕也善曰蒼頡曰痏毆傷也胡軌切銑曰言此辯士所好者譽之使生羽毛惡者毀之令生瘡痏痏亦瘡也郊甸之內鄉邑殷隱賑軫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格隱隱展展丁謹冠帶交錯方轅

西京賦

接軫綜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甸師殺販謂富饒也遠
易也引致也言要以多車相連屬纚纚長安重疊
也冠帶搢紳謂吏人也　善曰尚書曰王百里甸服鄭雍
曰既富也之於乃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
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皆爲五均還謂徙之於彼引謂納之
於此說文曰𨏥大車也居責切揚雄蜀都賦曰方轅齊轂
隱隱軫軫然衆更實賦曰車馬接軫損蜀方輪錯轂說文曰
軫車後横木也　翰曰殷殷富饒也貨出曰遷貨入曰引音
於既多轂物之車或出或入鱗接相連屬
銑曰冠帶職吏也万統也並統接軫言多也　封畿千里統
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綜曰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　善曰毛詩曰封
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
曰地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三輔故事曰秦時殿觀
百四十五所良往司　右極盩知流厔竹乙并卷酆鄠戶左暨其器河
華遂至虢土綜曰盩厔山名亦名縣　善曰漢書曰右扶風有盩厔縣
淙流切厔多栗切漢書右扶風有鄠縣　上林禁苑
盩厔酆鄠皆縣名河華何也華華山也虢地名

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
柞作繞黃山而款牛首綜曰跨越也彌猶掩也大陵曰阜上林苑名禁禁人妄入
也鼎湖池名也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　善
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扶荔樹連東也款至也
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漢書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三
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　向曰鼎湖山名細柳地名
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綜曰繚垣言繚繞
了也緜聯猶連延也四百至盩厔也植物草木動物
禽獸　善曰今上以百爲垣西都賦曰繚以周牆三輔故事
曰北至甘泉九嵏南至長楊五柞連綿四百餘里也鄭玄周禮
動物宜毛物植物宜阜物也　銑曰繚垣長也緜聯遠也
注不以先植物草木也
動物禽獸也山長也　衆鳥翩翻群獸駓丕騃俟散
似驚波聚似京峙綜曰此言禽獸之形貌也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奔走之時如水驚
風不揚波如水中之高土也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
鳴翔駓騃行走貌駓音鄙峙直里切　向曰駓騃行走貌京峙

高丘也言鳥獸散若驚復聚如高丘　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善曰列子曰大
海有魚名鯤有鳥名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出本
曰隸首作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吏也　銑曰言苑中禽獸多
而且奇伯益不能知其名隸首不能筭其
數伯益舜掌山林之官隸首黃帝時筭人　林麓之饒于
何不有綜曰木叢生曰林林屬於山曰麓　善曰穀梁傳曰　良曰山足曰麓　木則樅七容
栝古活椶子公楠南梓子棫域楩鼻連楓音風綜曰樅松葉柏身栝柏葉松身
椶一名并閭楠似梓梓如楝而小棫白桵也楓香木也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楩木似豫章爾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楊又曰
曰棫白桵也楓香木也音
曰棫白桵良曰並木名　嘉卉灌叢蔚若鄧林
行曰嘉善美也灌蘆若皆盛貌也　善曰山海經曰夸父
與日競走渴欲飲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
爲鄧林　翰曰才蔚生　鬱蓊鳥董薆鳥改薱對橚肅
灌鄧林高茂故以爲比
爽櫹槮森吐葩颺揚榮布葉垂陰綜曰皆草木盛貌也葩華

也　善曰薪鼓切蕭音
鬱良曰華盛貌　草則葴針莎蘇菅蒯古壞
薇蕨荔苀胡郎王芻莔萌臺戎葵懷羊名有草
本　苯本蓴子本蓬茸如彌皐被岡綜曰彌滿也被覆也言
岡之上也　善曰爾雅曰葴馬藍郭璞曰今大葉冬藍又曰
曰蒿侯莎又曰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蒯草中爲索
京苦怪切毛萇詩傳曰薇菜也爾雅曰蕨鱉說文曰荔草
似蒲爾雅曰苀東蠡郭璞曰未詳爾雅曰菉王芻郭
茅蒟也爾雅曰莔貝母郭璞曰似韭爾雅曰臺夫須
又曰蒙葵郭璞曰今蜀葵爾雅曰其萌蘿莖郭璞曰今
郭璞曰未詳苀音航莔音萌苯布本切苬音尊
草茂盛或被滿也　良曰　篠蕭蕩徒敷衍編町定成篁
謂畋畝篁竹墟名也決蕩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竟限也
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篠箭也簜大竹也町
不畝也篁竹叢也言竹生數布蔓延連畝町
不成叢也山谷原隰之上泱漭無疆
山谷原隰泱烏朗漭莽無疆綜曰決蕩鳥朗切
迺有昆明靈

沼黑水玄阯五臣作沚周以金堤樹以柳杞綜曰小渚曰阯以金爲堤以
石爲鯨魚而多種杞柳之木善曰漢書曰武帝穿昆明池
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阯也水色黑故曰玄阯也金堤
言堅也子虛賦曰上金堤杞即柳木也山海經曰杞如楊赤
理爾雅曰阯小渚也水色黑故云玄也金堤言堅如金枯
也柳杞
太名
豫章珍館揭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
女處其右綜曰皆豫章木爲臺館也善曰三輔黃圖曰
上林有豫章觀許文曰揭高舉也峙直里切
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
日月於是
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音似善曰言日月出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
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入于濛汜宋曰出扶
桑日出處濛汜日入處言此池廣大如日月自中出入
其中
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
鱨魦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

上林賦多名也……折鼻皆魚形也……種多……
善曰……
……
鳥則鷫鷞鴰鴇鴐加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
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五臣作揮訇
眾形殊聲不可勝論也綜曰隼……
子……鷫鷞……
鶤又曰鶤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暖曰……
鴻鴈……
季秋之月鴻鴈來賓鄭玄曰來賓止而未去也又曰
之智違寒就溫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衡山之
易漢書有鴈門郡也易曰射隼高墉之上軿芳耕切訇火

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
具零剛蟲搏摯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
……
書曰……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
也……
林薄綜曰……
衍以……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
鳥畢駭獸咸
作草伏木棲五臣作栖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
泊在彼五臣作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

……
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
……
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
仄五臣作側綜曰罝網也迒道也蹊徑也……
切小雅曰……
良曰……
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

五臣作變 弁玉纓遺光儵爚 駕六馬 綜曰 [illegible] 天子
文如虎者 翠羽為車蓋 黃金以飾較也 古今注曰 車耳重較
文官青 武官赤 或曰車蓋上重起如牛角也 又曰 以璿玉作
之纓 馬鞅也 以玉飾之 遺光 儵爚 有餘光也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說文曰 較 車騎上曲鈎也 較 工卓切 [illegible] 毛詩
良曰 軨 車也 翠帽 車蓋也 以翠飾之 金
較以金飾也 弁 馬纓冠也 皆以玉飾之 建玄弋 樹招搖
棲 五臣作栖 鳴鳶 曳雲梢 [illegible] 弧旌枉矢 虹旃蜺旄 [illegible]
北斗第八星名 為矛頭 主胡兵 招搖第九星名 為盾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於旌旗建之以前驅 禮記曰 前有摯獸則載鴻 [illegible]
[illegible] 畫之於旌旗 [illegible] 所謂旌旗之 [illegible] 如雲也 [illegible]
為旃 [illegible] 虹 [illegible] 曰蜺 善曰 禮記曰 招搖在上 急繕其怒 鄭
玄曰 [illegible]
天節也 高唐賦曰 建雲旆 [illegible]
建旌虹之采旄 上林賦曰 拖蜺旌也 [illegible] 弧 [illegible] 枉矢 皆星名
[illegible] 之上 以取象焉 [illegible]
飾旌也 [illegible]
畫虹蜺於上 因名之 華蓋承辰 天畢前驅 [illegible]
[illegible] 千乘雷動 萬騎龍趨 屬車之簉 載獫
猲 [illegible] 獢 [illegible]
[illegible]
翫好 有祕書 小說九百 本自虞初 從容之求 匪唯
寔俟寔儲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蚩尤秉鉞 奮
鬣被般 [illegible] 禁禦不若 以知神姦 螭魅魍魎 莫能
逢旃 [illegible]
[illegible]
陳虎旅於飛廉 正壘壁乎上蘭 [illegible]
[illegible] 結部曲 整行伍 燎京薪 駭
雷鼓 纚獵徒 赴長莽 [illegible]
[illegible]
迾卒清候 武士赫怒 緹衣韎韐 睢盱拔扈
[illegible] 光炎 五臣作焰 燭天庭 囂聲震海浦 河
渭為之波盪 吳嶽為之陁堵 [illegible]

……也……亂雜……惶遽也

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綜曰：……駭懼奔觸也……善曰：……〕

飛罕潚箾，流鏑攙𢷾，〔綜曰：……鏑……〕矢不虛舍，鋋不苟躍。〔五臣本……說文曰：鋋，小矛也。向曰：罕，鳥網也。躍，投也。……〕

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向曰：足所蹈曰蹍，……車……〕

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綜曰：羂，繫也。……五臣本作……殳，……長丈二而無刃。善曰：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挃，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十七八。〔……善曰：……言曰影未移，已殺其十七八矣。〕

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綜曰：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善曰：毛詩曰：……〕

……韓盧……東郭……天下之狡兔也。……

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綜曰：……善曰：……〕

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五臣本作……綜曰：……隅目，角眼視也。高眶，深瞳子也。……〕

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朱鬕䰅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五臣本……善曰：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

鼻赤象，圈巨挻，攦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綜曰：……象……〕

穿齧以著圍嚚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窫窳也頰似虎爪食人狡猊也一曰師子獹批皆謂敦㩜之 善曰說文曰闔閉也 [illegible] 謂批側倚切挩五奚切字林曰揩塞也口階切說文曰枳木 以揩居經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藩籬也落亦籬也韓曰赤 象大象巨獸大鼻謂熟鼻犀之䍧罝也 [illegible] 皆猛獸 各櫃抵搏撮挩揩摩突觸也 言摩觸其藩落落皆籬也

梗古杏**林爲之靡拉**郎荅**樸**木

叢爲之摧殘 綜曰靡拉摧殘言揩突之皆擗碎毀折 善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爲棘 [illegible] 日樸包木也 毛萇詩傳曰 [illegible] 揩突之使擗碎也木有刺曰梗

輕銳僄匹妙**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魚蹇**獵昆駼**途**杪**眇**木末擭**烏獲**獑**讒**猢**胡**超殊榛**莊巾**摕**結**飛鼯**吾 綜曰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巘高也 [illegible] 猶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枝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取昆駼之獸杪猶表也獑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擭謂摕取之也殊榛大也榛木也摕捎取之

善曰 [illegible] 言免切 [illegible] 白切 [illegible] 在衙切 [illegible] 郭璞曰狀如小狐肉翅飛且乳 [illegible] 大結切 傳曰 [illegible] 卑之徒也洞穴深穴也擭猿皆探取也 封狐昆駼二獸名獑猢猨類飛鼯飛生

是時後宮嬖閉**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子余反 綜曰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車盤樂也 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預曰賈國之大夫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毛詩曰其樂只且且辭也 良曰宗天子車 言盤遊之樂不可

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 綜曰殫盡也窮極也所觀畢也遷延退旋也 善曰周禮曰 [illegible] 五計切 [illegible] 身也說文曰睨斜視也長楊宮名 [illegible] 目觀 [illegible] 良曰殫窮皆盡也邪睨邪視也

息行夫張**展**董**車馬收禽舉胔**智**數課眾寡** 綜曰息休也胔死禽獸將腐之

名也數計課校所得多少 [illegible] 甲兵展車馬鄭玄禮記注曰胔骨之有肉者也 銑曰行夫士卒也展整也胔聚內名不論 [illegible] 息也數謂數其功課多少

置互擺牲頒賜獲鹵 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割鮮野饗犒苦**勞賞功** 綜曰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之也 [illegible] 頒布也生執曰虜互以挂肉擺謂破磔牲體以布賜士卒割新殺之獸勞賞勤功

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 邕**升**

觴舉燧遂**既釂**醮**鳴鐘** 綜曰酒者皆以車布之燧火也謂舉燧以告眾也 善曰漢官儀有五營五軍即五營也 [illegible] 周禮天子六軍六師即六軍也尚書曰張皇六師千列百重士卒多也 鄭玄禮注曰方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熟曰饔升進也說文曰釂飲酒盡也 [illegible] 以行也 [illegible] 鐘告盡也

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包**夥**多

清酤戶**䉫**支**皇恩溥洪德施** 善本無此二句**徒御悅** 綜曰膳夫宰夫也察視也貳副也 [illegible] 重也 [illegible] 膳夫馳騎視副車有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言宰人騎馬行視有 [illegible] 包 [illegible] 鄭玄 [illegible] 美酒也 善曰禮記曰 [illegible] 門外長者有 [illegible] 毛詩曰既載清酤 [illegible] 多也 [illegible] 向曰 [illegible] 皆多 [illegible] 溥洪大也言皇恩 [illegible]

士忘疲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悅樂而忘疲勞也

巾車命駕迴旆右移相作**羊**本**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 綜曰巾車官也 [illegible] 右 [illegible] 善曰周禮巾車掌王車官 [illegible] 曰巾車 [illegible] 相羊仿佯也 [illegible] 駕以相羊 [illegible] 之館名旋迴也憩息也

登豫章簡去**矰**曾**紅蒲且**子余**發弋高鴻挂白鵠**白鵠善本作鶴**聯**

飛龍磻波**不特絓**胡卦**往必加雙** 綜曰豫章臺名簡省也 [illegible] 矢長八 [illegible]

寸其弦名增挂矢於挂鳥上也飛龍鳥名也沙石形鍊為鏑
邪倚處一下已之雙得之　善曰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纖
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說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
絓王逸楚辭章句曰絓懸也中增紅繳射也弋射也挂畔皆
羅也磻石箭繳也挂著也白鵠飛龍
皆鳥之名言不著一而已必加於雙
於是命舟牧為水嬉許其浮鷁首翳雲芝垂翟狄葆保建羽旗　綜曰舟牧主舟
官嬉戲也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其芝
草又垂之以為飾覆飾也垂翟謂垂羽翟為葆蓋飾建竿打之
為旌旗也　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娛周曰水嬉則
鷁龍舟許子曰龍舟鷁首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
琴苣有門善曰水嬉則韓詩注
建羽旗
齊栧曳女縱櫂作棹五臣歌發引去和去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
蝄蜽憚蛟蛇　綜曰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也葭更拔急
之乃鳴和胡卧切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
戎所造漢書曰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
陽阿之舞蝄蜽水神也蛟蛇龍類驚憚之也使鼓柞也　善曰棹
女謳之女漢書音義曰朝曰棹櫂也楫至切櫂歌引櫂而
歌也西都賦曰櫂女謳漢武帝秋風辭曰發櫂歌方言曰楫
或謂之櫂說文曰今云櫂歌也感動也莊子曰馮夷得道以
潛大川又曰念思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馮夷王逸曰言
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中因為湘夫人故曰鼓
舞湘娥說文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子王逸曰
歌賦曰以招和也有水豹蛟蛇也銑曰言令數女鼓棹發兵
葭管也促曲令急
結
然後釣魴鱧禮纚所買鰋匽鮋摭隻紫貝搏耆龜搤厄水豹馽中立潛牛澤
虞是濫何有春秋　綜曰紫貝形紋有廣蜀者鼊皆
龜之老者神水豹海牛皆名搏拾取之名耆老也
周也言不頃時節常設之也　善曰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
之紫貝楚辭曰聲紫貝兮寫廣王逸曰蔡龜也絆之石切說文
曰搤捉也揚雄蜀都賦曰水豹蛟蛇說文曰馽絆馬也上林
賦曰沉牛麈麋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音旃音厄周禮曰澤
虞掌國澤之政國語曰魯宣公濫於泗淵翰曰同二切
擿吐歷滲了澥解搜川瀆布九罭域設罜獨麗鹿
見安知後之大駕幸乎平樂之館
食去乳曰卵蚳直尸切毛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翰曰在德曰胎卵為子也璐嬽子嬉子謂蟲取也既定
且寧焉知傾陁　音陀以陁為陂
能優頹其傾壞也
見安乃知後之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善本無之館字
張甲乙而襲翠被　綜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襲服也
作帳之類　善曰漢書武帝造甲乙之帳襲玉几音義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翠被
孝武故事以翠羽飾被
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五臣作侈靡
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丁禮之
妙戲　綜曰攢聚也紛猶盛也瑰奇也言其妙戲程謂其技能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
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濟曰迥望寬坦也
烏獲扛鼎都
盧尋橦直江衝狹鷰濯五臣本作燕字胸突銛息廉鋒跳丸

橾青安鯤昆鮞而殄水族蘧蕖藕拔蜃蛤古合剝　綜曰罧小木
別名摭捜也罣一周索也鯤魚子鮞細魚蕖藕也撰取也言盡
取之蘧芙蕖蜃蛤蚌也　善曰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
曰九罭魚罔國語曰里革斷罟也罣小網也罧
士林切爾雅曰罧謂之涔郭璞曰今之作罧者聚積柴木於
水中魚得寒入其裏因以簿圍捕取之
魚鯤鯤魚子也拔取也剝取其皮
水草蚌蚌蜃也
逞欲畋魰魚效
獲麑迷麇居摎力吉蓼老浶牢浪郎乾池滌藪　綜曰
逞快也麑子麇獐子也摎蓼浶浪謂搜索也乾池滌藪盡
田取之也善曰左氏傳曰
門與畋同說文曰畋取也乾池滌藪孔安國尚書傳曰
勞孔安國論語曰蓼猶索也鄭玄禮記注曰藪大澤
也乾竭也滌除也
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胡獲胎拾
卵蚳直尸蝝緣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　綜曰
蚳蟻卵也蝝蝗子也蝝蝝言取樂今日不恤後日也
食去乳曰卵蚳直尸切毛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綜曰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燕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卻坐如燕之浴也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絙者也跳都彫切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扛鼎說文曰扛橫關對舉也扛與舡同古雙切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橦者　音義曰銛利也息廉切　銑曰挾以草為環插刀四邊伎人踊入其中胷突刀上如燕之飛躍水也跳弄也丸鈴也揮霍於劒上下貌

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音池　綜曰華山為西嶽峩峩高大貌參差不齊貌神木松柏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赤色離離實垂之貌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熊虎皆為假頭也　善曰西都賦曰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莀已離離垂也　向曰華山西嶽也假作以為嶽即今之山車也上插草木垂其果實綴離分布貌總會聚倡伎神仙之倡伎戲豹舞羆並假作其形貌

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於為蛇移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杉襹音師　綜曰蝼蛇聲餘詰曲也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　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襳所炎反襹史宜反　翰曰蝼蛇也指麾謂分擇女娥也襹毛衣貌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綜曰皆巧偽作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貫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也詩曰雨雪霏霏　翰曰雲下貌皆分為作之　銑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複音伏陸重閣轉石成雷銑曰複陸複道閣也於上轉石以象雷聲　翰同銑註礔音霹礰音歷激而增響五臣作響磅普耕切礚苦蓋切象乎天威綜曰皆謂雷聲也磅礚亦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　善曰礔礰普狄郎狄切磅布耕切礚苦蓋切　良曰雲雨雷霆之聲也言其聲有似天之威也巨獸百尋是為曼延去神山崔巍五臣作嵬欻許聿

從背見熊虎升而挐女加攫鑊猨狖羊究招而高援綜曰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欻之言忽也為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皆偽所作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作漫衍之戲也挐攫相搏持也挐奴加切攫居碧切　銑曰言作大獸名為曼延之戲今負神山於背致熊虎猨狖之屬皆相搏持於山上怪獸陸梁大雀踆踆七倫白象行孕垂鼻轔鄰囷丘筠切善本作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宛以蝹蝹於雲切　綜曰皆偽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踆踆大雀容也七輪切偽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海鱗大魚也初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　善曰尸子曰先生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轔音鄰囷巨貧切蜿於袁切蝹於君切　良曰陸梁踆踆皆行走貌孕產也謂偽作象令行產其子轔囷垂鼻下垂貌蜿蜿蝹蝹龍行之貌含利颬颬許加化為仙車驪音離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

蛇綜曰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也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為蓋蓋有九葩之釆也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　善曰颬呼加切蟾音詹蜍市余切　濟曰颬颬開口言初為獸後化為仙人車也以驪馬駕之芝蓋以芝英為蓋葩花也蟾蜍蝦蟆也奇幻胡辦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綜曰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　善曰幻下辦切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職曰正旦作樂漱水成霧楚辭曰杳冥兮晝晦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畫地成河　濟曰奇幻謂幻人能分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雲霧或畫地成川河杳冥陰暗貌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常呪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呪切　綜曰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黃公又於觀前為之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懷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

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爲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偽作之也翰曰二生

爾乃建戲車樹脩旃振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根絓譬隕絕而復聯綜曰橦植也旃謂橦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翻戲橦形也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也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若振女即得之矣侲之刃切銑曰跟反絓也言僮伎也絓謂橦往於戲車上作寀也翩翻上下貌翰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綜曰於橦上作其形狀彌猶極也言變巧之多不可極也善曰陸賈新語曰楚平王增駕百馬而行也向曰於橦上作百馬以一轡總其伎能巧不可窮盡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銑曰彎挽弓也羌胡在羌之東皆於橦上作之善曰魏書曰鮮卑者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翰曰鮮卑北胡也發射也言假作人形彎弓以射西羌北胡也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綜曰醒解也萃猶至也於是衆戲畢心飽於歡樂悵然思念明當復至也善曰孟子曰盤遊飲酒馳騁田獵向曰衆變畢謂伎樂畢也言伎樂畢心飽於伎樂悵然思念所至之處陰戒期門微行要平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五臣本作紱字然曰紱受也懷藏之也向屈卑者也善曰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漢書曰武帝微行所出無晨口騎手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要早晨也

以世傳授璽綬也言既微行懷藏璽綬自降司隸印所便旋閭閻周觀郊遂五臣作隊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爲貴綜曰衆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善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天子鄭玄周禮注王國百里爲郊周禮有六遂也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藏天地也濟曰便旋猶迴轉也閭閻里門也郊遂近郊之地龍出能變化言天子或同微人或復尊位變化亦猶神龍焉彰明也以此足明天子之貴矣

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於遠切翰曰後宮擇所驩者乃幸之嬿婉美好之貌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於萬切捐棄也良曰歡娛也衰色老醜也嬿婉美貌言適所悅而幸之促中堂之陿五臣本作狹字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也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力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才略清商而卻轉增嬋蜎以此五臣本作此豸綜曰嚼謂美聲中作也中堂中央也言奇為奇也更遞也奏作也清商鄭音嬋蜎此豸姿態妖蠱也迅疾也赴節也相越也相鶩也善曰楚辭曰二八接舞又七年鄭舞節善曰楚辭曰曲瓊異羽觴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鄭玄曰筭數也左氏傳曰星曰在房女子方謀之蠱音古又左氏傳子產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蠋音蜀蟬蜎音涓於緣切妖蠱美也夏姬夏之美女也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徽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史要杳紹脩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

者翰曰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蟬蜎姿態也始徐進者迅疾也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善曰列女傳曰夏姬美好無比振綾袖以舞也應劭曰盤舞也衛宏漢官舊儀曰鞠舞五臣本作珠屣也言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眳藐流眄也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眳亡井切藐亡沼切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銑曰青華英也眳言振躍於盤樽之間颯纚舞袖貌颺明也青華英也眳藐美視也言此之美人一顧而人觀之則傾城也展季柳下惠也季其字也家語曰魯人有男子獨處室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

少門也東觀漢記楚王曰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許丈曰營惑也　良曰長季抑下惠桑門西國沙門此二人至貞潔見此之美亦無營也

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

綜曰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丁受也　善曰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貴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王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爾雅曰丁當也　銑曰皆號於禁寵盛衰不常惟當意者從之

衛后興於鬒髮飛燕五臣作讌寵於體輕

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鬒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飛燕上說之出體輕而幸皇后也　向曰衛皇后以美髮見寵飛燕以體輕獲幸

爾乃逞志究五臣作至欲窮身五臣作戲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音俞　綜曰是娛也

娛樂也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今日之不極音樂亦如此也　善曰言人不鑒戒唐詩逞志究欲心意安之也毛詩曰鑒哉而樂哉他人是媮　向曰逞快意也盡歡娛

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

善曰國語曰君作故事若不用君若之何　漢書曰賢者更猶不用君所作　善曰漢書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寵乃更號曰昭儀位在婕妤上尊之也又曰孝元帝封董賢為高安侯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二公之職也　綜曰言自君所作即為故事何必拘於禮

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

綜曰渝變也　善曰漢書曰成帝許趙氏以無上之尊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又曰哀帝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帝默然不說　翰曰閎爭言是也

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五臣作蹔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

從何慮何思

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又攝宗曰不一勞者不久佚論語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尚書曰惟耽樂之從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翰曰高祖創業雖勤勞令子孫繼體但承其基故是為永逸但耽樂而已何所思慮哉

多歷年所二百餘朞

綜曰朞一年也　善曰尚書曰多歷年所　翰曰從高祖至王莽二百三十年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音帝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

綜曰沃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　善曰左氏傳曰巖邑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堅固其根深柢故也　銑曰地肥野豐乃得放心縱情也　良曰巖險周固之地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能長久亦由水木之源深故能流長而不竭根深而不朽也　翰曰故得放情奢侈而馨香之業益以茂盛

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

五臣作口　善曰鄙生公子自謂也言生於漢後三百年外但傳聞如夢未能見其一隅　翰曰二百餘年之外而生後傳聞之事如夢中矣

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備耿

善曰論語曰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尚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又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又曰祖乙圮于耿尚書序曰殷之屢遷前八後五

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

善曰盤庚五遷尚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盤庚三篇盤庚遷于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鄙曰此謂東都也言不歸西京何如殷人數遷乎言欲遷都人皆苦之故言苦也

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

綜曰天子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

之掩覆也三皇以來無人於漢者 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司書升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翰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也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濟曰言聖德同天撫括四海為家也富有之業且大於我漢也

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綜曰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儉為節愛不令言儉所刺耶 善曰漢書注曰齷齪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諸疑問所不知者曰何也 又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韋昭曰為國光華也 翰曰伯陽不能樂國獨為節愛以古之儉蟋蟀詩也所以義儉言今不知詩意不為蟋蟀謂何疑問之辭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綜曰言我不凝何故及去西若從東京置奢遷則僭奢也 翰分別解說 善曰蒙謙稱也周易曰匪我求童蒙也 向曰豈亦欲辯西京奢麗而不能往將能往而不欲去歟 銑曰蒙公子謙也感言我竊惑此意焉願聞所解說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中京都有二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都賦與東京異名同意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武**然有間**綜曰有閒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子辭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是費失道故憮然有頃乃能言也 善曰安猶烏也 貴也言何則有此先生蓋虛假之也 國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憮然為閒也 延叔曰憮然猶悵然也 向曰大辯若訥 良曰憮然自失之貌 先生怪公子盛稱西京奢侈故默然有頃將陳東京之事

乃莞善作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綜曰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者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為賤也 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 又曰膚受之愬 桓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銑曰莞小笑貌 濟曰若客謂公子也為末學近所受膚薄

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綜曰苟猶誠也言實誠信胸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 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辭無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之 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

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綜曰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宜其陋今日之事而以古事為榮貴也 善曰夫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 此所向曰古謂西京今謂東京言公子外雖有胸內實無心所以不能識禮經之節制若此之用心誠宜以彼西京奢侈為榮以我東京儉約為陋

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回**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五臣有而字**知新研覈**胡格**是非近**

於此感 五臣有也字 綜曰婦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
如何公子雖好博古是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
反惑於此事論語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褒責髯奴曰
研覈否藏 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
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
曰臣國士皆三尺茅茨不翦實為君者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
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
大慙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武六切嘲猶嘲也 翰曰
言由余西戎孤陋之臣也尚能嘲穆公之奢泰如何公子有温
故知新研覈是非之
實而反迷惑於此也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
始於宮鄰卒於金虎 綜曰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二主
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鄰
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之戚數守者賤也金虎西方亡
虎陣王金陰之也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肯之臣握與比
周比者宮室金虎言一人在位比周相近與君
為護金之德堅若金虎謂之言惡若虎也 良曰言周之
末年不能行其政多邪僻宮君也始自幽厲二王
小人在位與君子為鄰堅若金虎以此亡 嬴氏搏

附 翼擇肉西邑 綜曰嬴秦姓也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
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猶著翼也搏
與附同 翰曰謂據西
邑之勝擇諸侯而吞之 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
奢麗 綜曰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恃強而競相
高以奢麗相為國好不復循於禮法也 善曰太公六韜
曰七雄雖賤史記張釋之曰秦以
苛察相高尚書曰弊俗奢麗也 楚築章華於前趙建
叢臺於後 綜曰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以乾谿一般叛
之以前在春秋之時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大
子宣之二月以後在六國之前 善曰鄭玄上書曰公趙之時
武力鼎七穢淫叢臺之下臣瓚曰在邯鄲城內也 銑注同
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
五臣有也字 衍曰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實七雄為鬬雞利喙
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莊襄王子名政說文曰擅
專也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
君無如於我也 向曰言始皇甲兵猛銳竟滅六國專有天下
思為奢侈
無如己者 乃構阿房 何 起甘泉 綜曰三輔故事秦始皇上
林苑中作離宮別館一百

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
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
山名也戰國策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
以名之 善曰史記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又曰始皇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 結雲閣冠 五臣
作
觀 南山 綜曰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
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南山
終南在長安南 銑曰二世起雲閣
欲與南山齊又起觀於南山上也 征稅盡人力殫然
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 三 夷之刑 綜曰言征稅
之賦盡矣參
秦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漢書伍被曰
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言
秦苦宮室奢泰賦斂不足乃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
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
謂滅三族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
也毛萇詩傳曰殫盡也 翰曰夷殺也 其遇民也若
薙 帝士 氏之芟 所銜 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 綜曰遇
遇也周禮

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毛詩箋曰芟殺也左氏傳曰周任
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
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 向曰
薙氏掌除草積聚而焚燒之秦之虐民有類於此也 惵
徒頰 黔首豈徒跼 局 高天蹐 籍 厚地而已哉乃
救死於其頸 綜曰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黑
無知也跼跼恐懼之貌也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跼曲足也蹐累足也言
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救死其頸
非也老子曰聖人在天下惵惵然
不可久也 銑曰惵惵懼兒黔首人也跼蹐足行
也言黔首豈但跼天蹐地
偃僂行而已恐秦戮之 敺 作驅 以就役唯 以水反 力
是視 綜曰謂不復知民有飢急惟食寒
善曰左氏傳曰將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
唯力是求飾無所
顧也 翰注同 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
而欣戴高祖 綜曰肩猶擔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
得休息今來歸漢得自息肩也 善曰左氏

傳曰鄭伯戎公疾子駟請自屑於晉杜預曰以負晉爲罪也 曰吁公其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欲 也齊曰可知不能忍秦之害若擔重而行 晝夜不息及漢乃捨皆懽欣戴高祖之德 高祖膺籙

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綜曰膺籙受圖謂受命也 歸命之語賈天謂順天命而起又吾神姬之言以朱旗而 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 善曰春秋命歷序曰五德 之運徵符合應籙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 公旗幟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 晉已得圖書也籙五勝之籙 所推必亡所存必固 [illegible] 號令也 [illegible]

執擊者定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 善曰尚書曰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銑曰諸侯敢違者則亡之存者則固之 掃

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 綜曰 [illegible] 垓下地名漢高祖圍項羽於垓下 [illegible] 繫也子嬰秦子嬰也 善曰史記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 旁也 [illegible] 因

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 綜曰 [illegible] 所重謂宮室所以爲府庫焉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謂造洛 也我我高祖也謂天下新定故不暇改作 [illegible]

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 作 規摹 胡 踰溢

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

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綜曰西匠謂 [illegible] 五臣作 不 康 [illegible]

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也 善曰漢書曰 [illegible] 少府 [illegible] 長樂未央宮也規 [illegible] 也踰越也溢過也 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以 [illegible] 善也損減也言高祖 新數有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之堂觀 [illegible] 觀者皆見秦之奢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爲陋然高祖 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 [illegible] 擊韓王信蕭何 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大倉高祖見其壯怒謂 何修宮室之過也 善曰 [illegible] 老子曰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無爲也 良曰西匠西人爲匠也高祖既西都 秦中復使西人營理宮室西人習翫阿房之制溢過度不善

雖依 [illegible] 尚以爲太泰不可安 [illegible]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

我區夏矣 綜曰高高祖也 [illegible] 夏華夏也 善曰尚書曰 [illegible] 下尚書曰 [illegible] 文又躬自菲

薄治致升平之德 綜曰文文帝也 [illegible] 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故文帝之節 乎升平謂太平也

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 綜曰武武 帝也 [illegible] 大啓土宇 [illegible] 封太山禪 [illegible] 善曰尚書曰 [illegible] 宣重威以撫和

戎狄呼韓來享 綜曰 [illegible] 呼韓單于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呼韓 [illegible] 左氏傳 [illegible]

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 綜曰紀錄也 宗尊也 [illegible] 主木主也 [illegible] 不廢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世則 [illegible] 高皇帝爲太祖文皇帝爲太宗 [illegible] 爲太宗廟 [illegible] 孝武皇帝爲世宗 [illegible]

銘勳彝器

歷世彌光 綜曰彝常也銘勒也勳功也 [illegible] 其功列以 [illegible] 善曰左氏傳 [illegible] 紀功勳也 [illegible] 彝器 [illegible]

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

美談宜無嫌於往初 故 五臣作 故 蔽善而揚

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 綜曰 [illegible] 純大懿美也 [illegible] 爽差也 [illegible] 今公子反以爲美談也 [illegible]

子之善，不嫌於彰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已。國語曰：賣有與德。賣逵曰：與，貳也。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云：魯人至今以為美談也。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觀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秪，適也。向曰：先生以為公子之意稱西京之盛，宜不嫌於故舊，理當陳飾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諱國惡。今公子捨四帝純大懿美之德不述，取元成差爽之過，以彰是蔽善揚惡，反似嫌於故舊，是不知言也。

必以肆奢為賢，則是是則五臣作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綜曰：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夏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侈，故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銑曰：言公子以奢放為賢，則黃帝與舜作合宮總章，以是不如桀紂作瑤臺瓊室也。若此，湯武誰須改易比辟而用師伐滅之。

盍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五臣作悟。綜曰：盍，猶何不也。覽，視也。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以自覺寤耶。良曰：何不覽東京儉約，悟西京奢泰也。

且夫天子有道，守五臣作衍在海外。綜曰：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為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濟曰：至德及遠，故可以守四海之外。

守位以仁人綜作，不恃隘害。綜曰：人謂眾與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為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也。濟曰：險隘，要害之處也。恃險不及守位遠矣。

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綜曰：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荅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又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翰曰：苟，且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先生言且人心不信，雖有於此，復何補。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綜曰：負，恃也。秦終也。言負二關以為牢固，終受二人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戲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向曰：二關，言秦之塞。沛公攻武關入秦，又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若此，隘阻不足恃明矣。

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綜曰：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曰小。豈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善曰：尚書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孔叢子曰：子貢問東郊，子曰以予廿卑而為大。銑曰：偏據謂西京，宅中謂東京。

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烏到，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五臣作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綜曰：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掩猶覆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徧求之，卜澗及瀍水皆不吉。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大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總，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以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郭璞曰：營，度也。九隩合道四海也。良曰：掩，覆；觀，視也。九隩，九州之內也。營，度也。言成王經營此邑，覆視九州之內，無地不營，以土圭之法測其日景，而此地不縮不盈，正得天地之中，四時風雨於此交會，故建立王城以工也。

審曲面勢。綜曰：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濟曰：審其曲折，觀其向勢。

泝素洛背河，左伊右瀍。綜曰：泝，向也。洛，各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曰：洛出上洛山，伊出陸渾山，瀍出河南北山。向莊同。

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綜曰：謂東有旋門，在成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阪阻險也。阿，曲也。銑曰：洛陽西十里九阪之道，謂之九阿。旋，旋門阪。

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綜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與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也，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

東京賦

以為津大谷在轘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 銑曰盟津河名大谷谷名 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 綜曰伊闕山名也轘轅阪名也迴曲也捷邪出也 善曰背謂大道也而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轘轅阪當道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轘轅曰捷疾也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 翰曰言大道伊闕之界定迴而行轘轅曰左繼氏東南也

太室作鎮揭以熊耳 綜曰太室嵩高之山也 善曰嵩高為鎮之上游 周禮曰揭以 亦捷也 嵩高之嶽為國之鎮也 爰表以熊耳之山 注曰大室在陽城縣 銑曰太室山在宜陽之西也

底柱輟流鐔以大岯 綜曰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河水中 輟止也 善曰尚書曰導河至于底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曰鐔劍口也 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為鐔 良曰底柱山在河中若輟止流也

溫液湯泉 綜曰言泉水如湯谷之流 黑丹石緇 音淄 綜曰黑丹石緇謂黑石 ... 緇黑色也 ... 黑丹石緇之所出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至山陵出黑丹 張揖子虛賦注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 良曰緇黑也言丹石猶緇

王鮪岫居 能 奴來 鼈三趾 綜曰岫山有穴曰岫 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 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平山 善曰周禮曰春獻王鮪 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之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鼈 爾雅曰鼈三足能 翰注同

宓妃攸館神用挺紀 綜曰宓妃所也 紀合也 傳曰成王定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 後皆如其言 故云神所挺紀 謂告年紀之數也 善曰挺猶出也 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 宓妃神女也 當亦館於此中 其神挺紀可紀 翰曰宓

龍圖授羲 龜書畀姒 綜曰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 善曰爾雅曰畀賜也 史記禹姓姒氏 良注同

召伯相宅卜惟洛食 周公初基其繩則直 綜曰相視也宅居也 傳有也食謂吉兆

善曰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卜 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吉也 謂初營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 吉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毛詩曰其繩則直 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濟曰

萇弘魏舒是廓是極 綜曰萇弘周大夫也 魏舒晉大夫也 廓大也 極致也 周敬王十年 晉大夫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 善曰左氏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城成周 萇弘為之 極致也 廓也謂大也 王城之也

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 綜曰經途中經塗也 九軌 軌容九軌也 城隅 鄭玄云雉長三丈高一丈 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 國中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

度堂以筵 度室以几 綜曰堂明堂也 筵席也 長九尺 几長五尺 善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 堂上度以筵

京邑翼翼 四方所視 善曰毛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 良曰翼翼盛貌 言四方所視望也

漢初弗之宅也 故宗緒中圮 皮鄙 巨猾閒舋 許覲 竊弄神器 歷載三六 偷安天位 于時蒸民 罔敢或貳 其取威也重矣 綜曰緒統也 圮絕也 巨猾謂王莽也 王莽字巨君 猾狡也 閒廁也 舋隙也 神器謂天位也 王莽居攝元年至地皇四年 凡十八年 三六十八也 善曰言王莽篡位十八年也 蒸眾也 貳疑也 言是時眾民無敢疑者 其取威也重也 尚書曰天位艱哉 左氏傳曰 ... 王莽開閑竊盜 輕弄帝位歷十八載 偷以自安 蒸眾也 時眾人不敢貳心於莽者 懼莽之威深重多也

我世祖忿之 乃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 綜曰世祖光武也 忿恚莽王莽之盜 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 參墟 晉之分野也 初為更始大司馬 討王郎於河北 ...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 世祖所起之處也 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

東京賦

于人出也 良同紆注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 綜曰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諭王莽也六劉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翰曰同

欃槍旬始，群凶靡餘 綜曰欃槍星名也謂王莽之在位妖氣之在天世相呼之凶惡無餘翰曰彗星為欃欃槍也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無有遺餘也 銑曰同

區宇乂寧，思和求中 綜曰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乂安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 良曰天下乂安思陰陽和求天地中將都於此

睿哲玄覽，都茲洛宮 綜曰睿聖也玄遠也言通見於洛陽宮也 善曰尚書曰叡作聖明作哲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 王弼曰玄物之極也 翰曰玄遠也言聖智遍覽各宮之美而都之

曰止曰時，昭明有融 綜曰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居於此洛邑以為長久之道也 善曰毛詩曰曰止曰時 左氏傳曰昭明有融 向曰時是也融長也言光武當止居洛邑必有昭明長久之福

既光厥武，仁洽道豐 綜曰止戈曰武謚法曰功格天下曰光言光武既能止戈故謚光武道大豐盛也 善曰光武 銑曰人之道大豐盛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又使仁道高盛 翰曰言能光大武功又使仁道高盛

登岱勒封，與黃比崇 綜曰岱泰山也封禪也言光武功成作禪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 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翰曰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 善曰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禪 孔安國尚書傳曰崇高也馬彪續漢書曰

逮至顯宗，六合殷昌 綜曰逮及也殷盛也昌盛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也 良曰至顯宗之時天下殷富昌盛也

乃新崇德，遂作德陽 綜曰崇德德陽皆殿名也崇德在東德陽在西 銑曰五臣作新

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 綜曰啟開也端門南方正門也 善曰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端門 毛詩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良曰天子五門 五十步 丁富盛乃理宮室七將反 綜曰宮中門謂之闈 翰曰應門中門也 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嚴正之貌 向曰應門也言此門特立衆門而起將將高貌

昭仁惠於崇

文選三　十

賢，抗義聲於金商 綜曰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為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為金主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 善曰漢書曰角為木為仁商為金為義也 銑曰同

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 綜曰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為太獸春路東方道也 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又曰東宮蒼龍又曰西方白虎 漢書曰其宮白虎又曰西方北宮有雲龍門 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 漢書曰東方於時為春 神虎門 翰曰東方於時為秋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 雲神雖龍虎所用也龍可使飛集虎可使屯置

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綜曰象魏闕也一名觀 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縣書于象魏也 善曰周禮曰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左傳曰舊章不可忘 向曰旌明也懸之於闕以明之

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 勅 綜曰八殿名也 翰曰以休令為名美時君之德在

文選三　十一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 綜曰言應門之內也 良注同 通不在於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曰神 銑曰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莫能見其形狀也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綜曰濯龍芳林苑名也九谷八溪養魚池也 善曰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翰曰芳林名也

渚戲躍魚，淵游龜蠵 綜曰渚水中洲也 善曰毛詩曰魚在在藻 良曰楚辭曰玄文

永安離宮，脩竹冬青 綜曰永安宮名也脩長也冬青謂不落也

陰池幽流，玄泉洌清 綜曰陰池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玄泉水色黑也故曰玄泉 善曰五臣作

鵯鶋秋棲，鶻鵃春鳴 雎鳩麗黃，關關嚶嚶 綜曰鵯鶋鳥也 善曰爾雅曰鵯鶋雅烏 郭璞曰鵯鶋鴉烏腹下白也又曰鶻鵃鶻鶏 郭璞曰鶻鵃似鳩

山鵲短尾青黑色秋棲春鳴各得其性也爾雅曰鳭鳩王雎也郭璞曰鳭鳩類也鶌鳩鸎黃也鸝黃黑也鶻鵃鳴哈謂音聲和也鶬鸝古字通　善曰楚辭曰[illegible]詩曰冽彼下泉　濟曰雉宮宮名[illegible]列人也鶻鵃鵙鳩鸝黃皆鳥名也於南則前殿靈五臣作雲臺龢驩五臣作和歡安福綜曰前殿靈寢也靈臺臺名也龢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之南　銑曰二者皆殿名謻直移門曲榭邪阻城洫綜曰謻門冰室門也臺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池也謻門冰室門及榭皆邪曲邪行依城池為道也　翰曰謻門門名宮室相接謂之謻音移奇樹珍果鉤盾垂允所職綜曰奇異也鉤盾今宮中官署名[illegible]珍美之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勑綜曰登升也[illegible]也謂西園中有少華之一山[illegible]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綜曰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

龍門內也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言質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謂明帝也宴安息上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濟曰我天子好為約乃安止於此也　詩於東則洪池清蘌淥水澹澹徒濫內阜川禽外豐葭菼五臣作敢獻鼈蜃忍示與龜魚供蝸古花蠯蒲佳五支作與菱芡巨儉反綜曰洪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阜多也蘌亦藪也內多魚鼈外饒葭菼蝸螺也菱芰芡雞頭也　善曰漢書音義韋昭曰蘌在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則入捕之音圉[illegible]蝸與鳥牌[illegible]蟲也蠯[illegible]食[illegible]禮曰加[illegible]之實有菱[illegible]蝸也蠯[illegible]翰注同[illegible]芡也音儉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綜曰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為大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西也　良注同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容也綜曰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元紆取

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　濟曰同于樂觀也化也懷炳燦粲明之貌[illegible]詭怪奇也瑰異譎詭粲爛炳煥綜曰瑰奇也譎詭變也[illegible]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綜曰言[illegible]法度而動合禮之意也家語孔子曰公[illegible]故奢者不至奢儉不至陋也[illegible]王之南之婦動中得趣之意也[illegible]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綜曰凡此禮義皆備具也　善曰其義[illegible]左氏傳曰諸侯[illegible]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綜曰經始勿亟民[illegible]不日成之[illegible]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綜曰勞苦也[illegible]善曰[illegible]茨思夏后之卑室[illegible]墨子曰[illegible]采椽不斲[illegible]

利[illegible]乃營三宮布政頒班常複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綜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illegible]重屋[illegible]所以行教化布與禮之宮也[illegible]堂九室[illegible]明堂九室而有八牖[illegible]八達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illegible]時令也[illegible]方[illegible]上圓下方[illegible]以順四時行令也[illegible]造舟清池惟水泱泱綜曰造舟以舟相比為橋也毛詩曰造舟為梁泱泱水深貌[illegible]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反協奴來

辟綜曰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進善也衰老也言玄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惑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名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度能爾雅曰簡擇也 向曰謂辟雍也因行禮射有才德者則進用之有衰退者則距絕之此表異其賢能所託

馮皮冰**相**息亮**觀祲**浸**祈禨**絲**禳災**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敘事以為時候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祈求福也禳除也災禍也謂求福禳于宗災害也爾雅曰禨福也鄭玄周禮曰知變異曰祲曰禨爲氣也祈求也馮相氏主候星官爲氣之宮求福除災

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綜曰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羣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天子也 翰注同

百僚師師于斯胥洎綜曰尚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胥相洎及也言元日百官於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 良曰百官互相師法於此洎及

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徵利反 綜曰謂王侯蕃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朝見 善曰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蕃服鄭玄注上封曰聘以臣以鎮蕃國鄭司農周禮注曰要荒己以寡來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黃香曰擾蘭王遣子質漢也 銑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蕃服蕃服外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五百里曰荒服此五服之君皆來聘留子以質之

具惟帝臣獻琛執贄音至 綜曰具之言俱也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蕃國來貢者謂貢士所出寶而貢之也 善曰萬邦絡繹具惟帝臣毛詩曰來獻其琛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周禮曰以六禽作六贄鄭玄曰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向曰所執以自致也

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綜曰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者可數萬人分於階下東西爲二部 良曰數重言多也以二列爲二行也

爾乃九賓重平**臚**盧**人列**羅 綜曰言鴻臚所主蠻夷胡之人皆列於朝廷也 善曰漢書曰羣臣家大行人語九賓臚句傳以九賓周禮曰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以傳上令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告上爲句臚猶行也二訓雖殊皆以行上語爲臚也 濟曰重言猶重多也臚人爲臚也主賓客之官羅列其節畢以朝也

崇牙張鏞庸**鼓設**作 綜曰崇牙樹虡上板鉅結者橫曰栒植曰虡張謂懸之以縣鐘鼓也 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數毛萇詩傳大曰鏞 良曰崇牙簨虡以挂鐘鼓

郎將司階虎戟交鎩殺 **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五結反 綜曰言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謂交加而設兵器也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庭朝也旗謂熊虎爲旗爲高至雲故曰雲旗也辭曰載雲旗之逶迤拂至也霓天邊氣也 善曰漢書曰儀兵郎中夾階說文曰鎩鈹有鐔 銑曰鎩鐔刃也拂霓言高皆近陳設之狀

夏正三朝綜曰夏家建寅之正漢家用之 善曰

庭燎晢晢五曰作晢章列反 綜曰所用也三朝歲首朔日也三朝三朝歲月日 東都賦曰春王三朝 向曰歲首朔日也 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 火明貌

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輯 **軯**普萌 **磕**苦盍 **隱訇**火宏 **若疾**

霆轉雷而激迅風也綜曰撞擊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四角也軯磕隱訇鐘鼓之聲也旁四方也震驚也八鄙四方與四角也言鐘鼓聲又若雷霆之相轉疾如急風之迅疾也 善曰禮記曰靈鼓軯磕聲也 翰曰其聲若疾霆迅雷之疾也

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綜曰漢書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輦人挽車雕謂有雕飾也廂東序也 善曰周禮注曰雕刻鏤也 銑曰皇帝輦動左右編敕東西序門廟天子至於此

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平 **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之允 **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綜曰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紆縈也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劍名也斧扆畫斧也天子坐後畫之以爲飾名之爲斧扆三紋一曰纁二曰大可三曰工 子冠通天紆垂也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劍名也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作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之劍也 王命時作子干將爲鐵劍三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耶白與黑謂之斧家扆風扆之坐後紛純也 以組爲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紛純也 善曰尚書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

也周禮曰大朝覲王設黼依設莞席紛純畫席繢純左右玉
几次席紛純謂二席俱設五言之居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
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
也良曰要帶也扆依也施斧文於屋扆後 然後百辟
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
綜曰百辟諸侯也司主也義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
謂司主之次也班位次也謂尊卑等差也 善曰百辟其
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掌九儀之賓客分別五等之諸侯左
傳臧僖伯曰明貴賤辨等列國語曰班爵貴賤以列之周禮
曰子執穀璧男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各有次第奠置
也 向曰辟君也司儀掌九儀辨尊卑等班也奠定也言既
定等 既
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
濟濟焉將將焉七羊信天下之壯觀也
大觀覽也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 綜曰壯觀言天下之人壯
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 善曰周禮曰
王主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
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昬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
舉之又曰諸侯心手禮位其手在上二揖禮外向各在其上
禮 翰曰三揖者公卿特揖特獨也言一揖之大夫旅揖旅
衆也言衆揖之士旁揖言不正也
穆穆皇皇濟濟將將皆威儀美之貌 乃羨公侯卿士登自
東除五臣作塗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
綜曰羨延也登進也除謂命之上殿也
所 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
天子從中階諸侯從東西階言揖讓之事以有萬機詢謀也
謂與謀朝政有所疾痛者也恤憂也隱痛也眚病也言有隱
痛不安者令憂恤之也隍城下坑無水者 善曰東除階也
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國語曰公謀又曰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也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中也鄭玄毛詩箋曰納內也說文曰
城池無水曰隍 良曰東除東階也眚災也言天子憂
民之所病為除其災若不得其所猶己納於隍阬之中 荷
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 綜曰荷負也皇暇也言雖有懈怠不敢寧
靜者謂常有所憂也 善曰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
重任也可不善擇而後錯之毛詩曰不敢怠遑 向曰匪敢

怠慢何暇爲
安靜自樂 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
也京大也禁藏也賚賜也皇僚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發
禁庫之財與問貴賤皆賜及之 善曰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左氏傳曰人有十
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
僚僚臣僕僕臣臺漢書公卿言曰以上下出禁錢以振之元應
劭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 銑曰皇
大也輿臺賤稱上
賜及官下及賤人 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
家陪 綜曰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孰曰饔腥曰餼
家陪謂公卿大夫之家 善曰毛詩曰
語曰陪臣執國命 翰曰言大饗 春醴 禮 惟醇燔
賜官卒生執之物福於公卿之家
炙芬芬 綜曰醇厚也燔炙謂炙肉也 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又曰燔炙芬芬 春秋曰
厚肥肉 銑曰醴甜酒也芬
芬香也燔炙飲食之香也
品萬官已事而踆 士舍反 君臣歡康具醉熏熏
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已止也踆退也
謂品秩官樂竦止事而退踆也 善曰毛詩云公尸來止
熏熏毛萇曰熏熏和悅也國語曰其昭臣百姓千品萬官億
醜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賈逵曰竣退也 銑曰君臣歡
康盡醉酒氣薰薰然言百官卑者事皆竣退而息 勤屢
省昔井懋五臣作茂乾乾
君子終日乾乾
曰言勤茂此道也 良 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
綜曰屢數也省察也懋勉也乾乾也 善曰尚書曰屢省乃成周易曰
綜曰協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此者清
之風同於天德厚之化通於神明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風教也老子曰寂兮不牟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
有德不知其主出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王
銑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 憲先靈以齊軌必三
曰言合玄遠之德通自然之道
思以顧愆 綜曰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即堯舜也
愆過也齊同也軌法也言有事能思三信與先
聖同軌也 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 翰曰言猶三思懼己有過 招有道於仄陋
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

音殘 綜曰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上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也敏清也廉康也謂有清慈者也言丘園中有隱士貞絜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弼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 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尚書曰舉能直言極諫者 濟同綜注

上下通情式宴且盤 翰曰上謂君下謂臣式用也盤樂也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 善曰墨子曰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毛詩曰嘉賓式宴以樂也 向注同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 善曰將欲也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周禮以正月上辛郊祀吉于上帝祭天而郊以郊法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報地功 銑曰祭南北郊報天地之功

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 綜曰祈求也玄天也至黃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罪思念所以盡其忠誠 善曰禮記曰共皇天上帝之神以為人祈福周易曰天玄而地黃 向曰虔敬也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

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 五臣盈着字 **也** 綜曰殫盡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 善曰毛詩頌曰至止肅肅禮記曰天子穆穆爾雅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 濟曰言盡獻精誠敬奉禋祀信矣天子之德

乃整法服正冕帶 綜曰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禮鄭玄曰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 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向曰法服天子服也整其冠帶也

珩行**紞**丁敢**紘**宏**綖**延**玉笄綦**其**會火龍黼黻藻繂**律**鞶**步干**厲** 綜曰笄簪也謂以玉飾之 善曰左氏傳曰珩紞紘綖昭其度也杜預曰珩維持冠者紞縷從下上者紘冠之垂者也綖冠上覆者周禮曰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玄曰會縫中璂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會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繂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已相戾也藻繂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鞞

厲紳帶之垂者斿旌旗之斿纓在馬膺前 銑注同

結飛雲之袷古合**輅**路**樹翠羽之高蓋** 綜曰袷輅次車也次車樹翠羽為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羽蓋車也 善曰高唐賦曰翠為蓋 翰曰袷猶次也

建辰旒力求**之太常紛焱**五臣作飈**悠以容裔** 綜曰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垂十二旒也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也悠容裔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動旌旗紛紜盛貌如火花之飛起 善曰周禮曰日月為常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向曰辰日月星辰畫之於旒垂十二旒名大常悠容裔從風轉清貌

六玄虯渠幽**之奕奕齊騰驪而沛**普外**艾** 綜曰六六馬也玄黑也天子駕六馬騰驤超走也奕奕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 善曰甘泉賦曰六玄虯毛詩曰四牡奕奕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沛艾赳螑 良曰馬高七尺曰虯騰驤沛艾馬行貌

龍輈張流**華轙**蟻**金錢**在**鏤錫**音陽 綜曰輈車轅端上刻作龍頭也華木畫也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鄭玄曰在軾上環轡所貫也蔡邕曰金錽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刻玉為馬形在馬髦前也鏤雕飾也當顱刻金為之毛詩曰鉤膺鏤錫 銑曰軾車前刻為龍華華彩也鉤膺謂之轙今錢鏤錫皆馬之飾

方釳乞**左纛**徒到**鉤膺玉瓖**音襄 綜曰方釳謂轅旁以五寸鐵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轅兩邊恐馬相突也左纛以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鉤膺當胸也瓖馬帶玦以玉飾之 善曰廣雅曰釳許乞切 濟曰纛以牛尾為之皆為飾

鑾聲噦噦呼外**和鈴鉠鉠**於良反 綜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也噦噦和鳴聲鉠鉠小聲 善曰毛詩曰鑾聲噦噦鸞和鈴鉠鉠 銑注同

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音靈 綜曰疏曰乘輿重轂外復有一轂施轄其外乃復設轄施重轂即重轂也飛軨以緹油廣八尺長拄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 蔡邕月令章句曰疏鏤也軨音零 良曰重輪以二轄括之疏轂刻其轂為文飛軨畫緹油繫軸上

羽蓋葳威**蕤華蚤**爪**曲莖** 綜曰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葳蕤羽貌華蚤以金作華形莖皆曲莖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 與濟同 濟曰言羽蓋蕤蕤以金作華飾之其莖低曲而齊也

順時

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綜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名曰一乘又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為旂也繁今之馬大帶也纓當胸載也　善曰毛詩曰龍旂陽陽周禮曰玉路鍚樊纓數玄曰鞶讀如鞶帶與鞶古字通　向曰皆載龍旂繫多纓於其間立戈迆弋止戛農輿輅木綜曰戈謂木勾矛戟也戛長矛也矛置車上以付之是謂戎輅農輿盖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於藉田乘焉無飾故稱木　善曰無飾也　銑曰戈短故立之於車上矛長故邪迆而挂也農輿猶田車也無飾曰木屬之攷車九九乘軒並轂綜曰屬車言相連也屬車有軒車者已軸皆在後乃三行於已並轂　善曰漢雜事曰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良曰屬車後車也並轂言車多並行弭伏弩重旃朱旄青屋綜曰通帛曰旃朱旄牛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蓋裹也善曰說文曰弩車箱安其弩也行獵車曰輕車置弩於軾上載以弩車申置弩於弭曰蹶弩　翰注同奉引既畢先輅乃發綜曰奉引謂引道若言道引之也已定先車乃發　善曰漢官儀曰

大駕則公卿奉引尚書曰先輅在左塾之前　銑注同鸞五臣作旗皮軒通帛綪五臣作千見反旆善曰鸞旗編羽旄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為之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游通帛曰旗周禮曰通帛為旃以帛為之名曰綪茷大赤也茷音旆　銑曰鸞旗皮軒皆車也通帛綪旆皆旗也雲罕九斿闟五臣作戟轇交輵音葛綜曰雲罕旗之別名也九斿亦旗名也闟戟也轇輵雜亂貌　善曰上林賦曰載雲罕揜羣雅注曰罕畢也九斿旌旗也史記曰胡亥從騎闟戟曰上君之出也闟戟若旁車而載也　良曰闟戟若旁車而載也髶利而髦毛被繡虎夫戴鶡音曷綜曰髶髦頭也髶髦頭以為髦頭應劭曰髦頭先驅也　善曰漢書曰虎賁騎皆鶡冠　翰注同前驅鶡鳥也鬭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騎皆鶡冠駙附承華之蒲梢所交飛流蘇之騷殺桑葛反綜曰駙副馬也承華廄名也言取華廄之蒲梢以為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廄　善曰後宮蒲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續漢書曰駙馬赤

頭流蘇墜重為央駿要注曰凡下垂為蘇騷殺垂貌　良曰騷殺騷騷貌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曹囋才達反綜曰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囋鼓聲也　善曰漢書曰兵實銅丸以擊鼓聲中嚴鼓之節晉灼曰疾擊鼓　銑曰輕捷武猛者謂以軍央在後陳列鼓奏嚴鼓之聲雷震發也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征而建黃鉞綜曰戎兵也士卒也介甲也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鐃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　善曰左氏傳曰楚人使公揚者使也鉦與鐲古字通說文曰鐃也　銑曰戎士武士也被甲乃揚其揮揮以發也鉦鐃黃鉞以金飾斧清道案五臣作按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隣綜曰清道謂先行者列摘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肅肅敬貌習習行貌隱隱轔轔車聲也言從之多也多從之後未出城闕前後軍也旆前車也殿丁見未出乎城闕旆以迴巳五臣作反乎郊畛音真綜曰清道而後行居易已迴於郊界也　善曰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清道而後行

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毛詩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　濟曰天子清道而行若天之行轔星之陳布肅肅習習隱隱轔轔皆車馬聲后後車未出城前驅已自郊而反言車騎之多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綜曰盛夏言今嘉禮行禹之事美布恭敬於神明也　善曰論語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毛詩曰恭敬明神也　向曰言敬神之美盛德於夏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綜曰孤竹國名出竹管雲龢之瑟和與龢古字通　鄭玄曰孤竹特生者也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為琴瑟其聲清亮也　良曰孤竹雲和皆山名生竹與梓可為管名之　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鼓奏為琴瑟因以名之雷鼓𩏝𩏝鳥玄六變既畢八綜曰雷鼓八面鼓凡樂六變為一成則更奏畢盡也　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鼓奏之若樂六變六變一變川澤之神見二變山林之神見三變丘陵之神見四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地神見六變天神見毛詩曰鼓𩏝𩏝　銑曰淵淵鼓聲冠華秉翟列舞八佾綜曰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以翟雉尾飾之舞人頭戴一行羅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

謂今娶箕花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善曰蔡邕獨斷曰大樂郊祀舞者冠建華冠毛詩曰右手秉翟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 良曰言舞人冠華冠秉翟毛也

元祀惟稱羣望咸秩 綜曰元大也祀祭也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臣衆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 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氏傳曰乃有事于羣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在遠者望而祭之 翰注同

颺槱 槱音由五臣作 **燎之炎煬** 煬羊 **致高煙乎** 善本作於 **太一** 綜曰颺飛颺也槱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寶也 善曰周禮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玄方言注曰火熾猛貌煬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向曰積木名曰槱禮用之焚燎之煙上至於太一

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 綜曰歆饗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觀人主之明肅顧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元吉 濟注同

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 綜曰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 銑注同

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 摧徂回反 綜曰辨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摧至也言五帝總集至明堂 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於明堂上位各處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圖稽曰摧至也 向曰辨五方之位正其法則五方精靈帥然來至也

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 茂 **而允懷** 綜曰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熛怒也何[illegible]… 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叶光紀今五去赤餘有四也懋美也允信也懷安也 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之 濟曰四方之靈皆美悅而信安之也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 綜曰改易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禮記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肫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 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秋冬夏皆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發

書曰虞舜烝烝爾雅曰感傷也 良曰不忘祖考

躬追養於廟 五臣作宗 **祧** 吐堯 **奉烝嘗與禴** 藥 **祠** 綜曰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為之躬猶身也 善曰禮緯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禮記曰東廟為祧毛詩曰禴祠烝嘗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善注同

物牲辯 偏 **省設其楅衡** 綜曰物牲謂祭祀之物皆偏省視之楅衡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楅衡 善曰周禮曰牧人六牲也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杜子春曰楅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人也 向同 善注同

毛炰 炮 **豚胉** 博 **亦有和羹**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毛炰豚而炮之以備八珍毛詩曰毛炰胾羹其實豚胉杜子春曰以胉為膞謂脅也方薄切之毛詩曰亦有和羹 良曰毛炰豚胉亦有以和羹

滌濯靜嘉禮儀孔明 綜曰滌濯祭器也靜嘉潔善也言禮儀甚明也 善曰毛詩曰籩豆靜嘉又曰禮儀既備又曰祀事孔明 濟同 善注

萬舞奕奕鍾鼓喤喤 萬舞干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鐘聲也 善曰毛詩曰萬舞奕奕鍾鼓喤喤

靈祖皇考來顧來饗 享 **神其醉止降福穰穰** 而羊反 綜曰靈皇謂先帝也言祖考之神享其食已醉降下福也穰穰衆多也 善曰毛詩曰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向注同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 綜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土膏土肥也脈理也 善曰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善曰說文曰土氣也

乘鑾輅而駕蒼龍 綜曰鑾輅有鑾和之車也蒼龍之馬也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乘鸞輅駕蒼龍 玄曰八尺以上為龍

介馭閒以剡耜 以冉 綜曰介馭閒謂保介在車右者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非常也保衣也 毛萇曰介甲也勇士衣甲而參乘所以備非常也 毛詩曰以我覃耜毛萇曰覃利也鄭玄

東京賦

禮記王曰犁耒之金也覃與剡同向曰剡耒 躬三推 回士
也置利耜於介者左驂者右故曰開耜田器也以作田器事
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四年
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以
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為籍千畝楊雄上林苑賦 供禘
曰芒芒天田茂茂作穀 濟曰天田天子之籍田
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 綜曰禘郊謂祭天於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畝
以負親耕者為致其祖考之所自出鄭玄曰禘大祭也
曰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粢盛毛萇詩傳曰
于籍田一畝以事天地以為粢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粢
在器曰盛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銑曰禘郊祭
供黍稷也 兆人勸於疆埸 亦 感懋力以耘耔 子言
成台臺也 綜曰兆民謂百姓也疆田畔也耘去草耔擁本也
詩曰疆埸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 翰曰兆民大化
相勸勉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 綜曰陽
理田也 善曰毛詩曰春日載陽鄭玄曰載之言則也
行禮教 言春三月
廣雅永平十二年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 銑曰載陽

月也辟雍諸侯合射辟雍
行射禮 設業設虡 宮懸金鏞 綜曰設施也業栒
業為虡植者為虡 以施設於宮中也鏞大鐘也
善曰毛詩曰設業設虡周禮曰正樂縣之位王宮縣
曰宮懸四面也毛詩曰鏞鼓有斁 鼖鼓 路鼗 樹
毛萇詩傳曰大鐘曰鏞 向 綜曰鼖大鼓也鼗小鼓也幢
羽幢幢 善曰周禮曰以鼖鼓鼓軍事又曰路鼗
鼓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萇曰置羽於栒
上以為飾也 翰曰樹羽毛標飾鼓也 於是備物物有
其容 綜曰言備具也物禮物也射之禮物正有容飾也
善曰左氏傳晉郤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 良曰
此時禮物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 綜曰伯夷
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也行禮以行樂故云相
靜陳故云坐 善曰左氏傳曰孟僖子不能相儀又曰昔
夷樂正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 翰曰伯夷
也使相禮儀夔典樂者使之為工言后者以其為諸侯
也時雖無此二人言我 張大侯制五正 曰大侯既抗毛萇
今使賢皆比類故稱之 音征 善曰毛詩

謂明也 向曰須待也天光日也言待啟明星
消搖不見朝霞於上 登天光於扶桑 乃天子出時
詩曰東有啟明而有長庚毛萇詩傳曰日出 桑
桑也 善曰毛詩曰東有啟明而有長庚 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
后陪乘 綜曰玉輅王者所乘之車也 東 鄭玄
具東有其文故言華也
謂有鬱刻文故言華也
大丙之御也 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
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者太一之佐也 善日
舉風后以理人 鄭玄曰 風后黃帝三公也
伯任侍中 陪乘也
大丙太一御也 或按文使伯夷與夔
從車須行亦頗上 攝提運衡徐至於
射宮 上行至於射宮 綜曰攝提有六星在斗
貫失方 音義曰攝提隨斗杓所指十二月
佯乾鑿度曰斗運衡 向 休公羊傳曰運轉也
隨攝提所建玉衡所運 善曰廣書曰攝
至於射宮是與天合德 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

虞奏綜曰展謂舒陳器物也物具謂器物皆具備也王夏宗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闕終也 善曰周禮曰出入奏王夏又曰凡射王奏騶虞之樂 銑同善注 決拾既次彫弓斯彀古侯反 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彀弓謂有刻畫也彀張也 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次謂手指相比也 向曰次比也言二物相比彫弓遂張也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綜曰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 善曰禮記曰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不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示誠心遠諭於下也文子曰誠心可以懷也 良曰暮春有草木未生者皆通達使生昭明也明誠心遠喻天下 進明德而崇業滌饕吐刀餮他結之貪欲音喻叶韻 綜曰射義曰射所以觀德也崇德與也業射業也滌蕩去也言有貪婪者皆滌蕩去之也 善曰尚書曰明德射者蓋是士處是助攢幸揚也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翰曰饕餮貪財食也言皆以德業滌除之使不生也 仁風衍而

外流誼方激而遐騖綜曰衍布也方正也激感也遐遠也騖馳也 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乎海表禮記曰射者仁之道也又曰古諸侯之射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廣雅曰方正也 銑曰言仁義之散及於遠方 日月會於龍狵音尨 恤人事之勞疚綜曰龍狵尾也謂十月時日月會於尾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也疚病也民勞病於歲事至此月乃終也 善曰國語云日月會於龍狵賈逵曰龍狵尾也月令孟冬日在尾漢書曰東宮蒼龍 濟同綜注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綜曰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之毛詩曰為此春酒 良曰使飲酒歡忻 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綜曰言天子親執鑾刀袒右臂而割牲以下敬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禮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翰曰鑾刀刀上鈴也袒肉袒也觴酒器也國叟三老五更也言天子親執刀肉袒割牲奉酒

又進豆於三老五更 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綜曰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也 善曰左傳曰享以訓恭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軟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 毛詩曰三壽作朋 向同綜注 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叶韻 綜曰敬宜也儀禮也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偷也 濟曰偷薄也 我有嘉賓其樂愉愉綜曰嘉賓謂三老五更也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愉愉和悅之貌也 聲教布護作濩五臣 盈溢天區綜曰布護猶布散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聲教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 翰曰濩散也言布散盈溢於四方區宇 文德既昭武節是宣綜曰既已也昭明也宣佈發也言文武之教無不臨 善曰尚書曰誕敷文德漢書武帝詔曰 濟曰文德謂尊三老等武節謂講武事 三農之隙曜威中原五臣作耀 綜曰隙閒也曜威謂治兵也 善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良曰三時春夏秋也西都賦曰曜威講武事也

歲惟仲冬大閱西園綜曰西園上林苑也 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 漢書曰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綜曰牛期日教戒群吏皆備具也 善曰周禮曰虞人山澤之官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綜曰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 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鄭玄曰率循也悉率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獸之所同是謂告備綜曰同聚也 善曰毛詩曰獸之所同鄭玄曰同猶聚也 乃御小戎撫輕軒綜曰小戎兵車也輕軒輕便之車 善曰毛詩曰小戎俴收 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毛詩曰四牡既佶 綜曰佶健也閑習也言四馬至于中畋皆健習也 戈矛若林牙旗繽紛

迄于善無于字上林結徒為善無為字營綜曰若林言多也綜綜圍成類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至也結止也徒衆也營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說文曰營市居也翰曰結車徒為營域次五臣作敘和樹表司鐸授鉦綜曰次也和軍之正門為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為軍節善曰周禮曰大閱虞人為表以旌為左右和門又曰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濟曰言我於軍門建樹標表鉦鐸所以節進退言司主者授人使擊發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綜曰言聲中進退取鐘鼓旌之節善曰周禮曰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疏數之節銑曰言鉦鐸坐而教進退之節是為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綜曰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再有不用命者斬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史記曰孫子約束既布三令五申之周禮曰大閱斬牲以徇陣曰不用令者斬之銑曰牲牛羊豕也斬牲者示人之必戮明不從令者以斬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綜曰陳師侶衆也鞠之言告也數達謂三令五申禁令已行軍法嚴也善曰毛詩曰陳師鞠旅翰曰皆知教令嚴禁也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綜曰具俱也敷布也言武士儀貌如星之布也善曰毛詩曰火烈具舉毛萇曰烈列人持火也銑曰使人俱舉火武士布散若星也鵞鸛灌魚麗离箕張翼舒綜曰鵝鸛魚麗陣名也謂武士發於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翼之舒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荀吳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濟曰魚麗陣勢箕張翼舒亦陣之形軌塵掩迒岡匪疾匪徐綜曰掩覆也迒迹也車轍之塵覆迹向得是疾之中也善曰說文曰迒獸迹也向曰言車軌之塵下覆其迹是不疾不徐而得中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善曰孟子曰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横而射之曰詭遇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翰曰射背去者不捕射翦其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綜曰升進也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鶉鷃雉鳩鴿也良曰六禽鳧鴈鶉鷃雉鳩也升上也上獻宗廟四膏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時膳供四時之膳也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五臣作驅解罘伏放麟綜曰極盡也輿衆也勞罷勞也大鹿曰麟解散也罘罔也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驅與毆同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輿車士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銑曰既成禮而解罘不欲殺盡獸也麟放則餘獸可知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綜曰窮極也訓教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謂之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窮欲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恭翰曰若此可教於儉明於仁也慕天乙之弛式氏罟古因教祝以懷民五臣作人綜曰天乙殷湯名也弛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學之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至禽獸四十國歸之良曰紓緩也毛萇詩傳曰懷來也向曰今慕此以安萬人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銑曰儀則也姬伯文王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文王號之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濟曰儀法也言我恭武法此不思之也

澤浸昆蟲威振八寓綜曰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善曰毛詩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鄭玄注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翰曰昆蟲小蟲也潤及之言惠澤廣威德遠好樂無荒允文允武綜曰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學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鄭玄曰假列祖良曰言好遊樂而不荒淫信才武之道薄狩于敖既璅璅綜作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綜曰敖鄭地今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璅璅小也言鄙不足說也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數也善曰詩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左氏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濟曰璅璅鄙陋也岐陽成王所獵敖此名宣王所獵蒐狩皆備也言天子遊之彼皆鄙陋何足此數爾乃卒歲大儺何奴毆五臣作驅除羣癘綜曰卒終

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 善曰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 銑曰歲終之日為之以淸宮室也癘疫癘鬼

方相秉鉞巫覡胡欵

操七刀茢音例 善曰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國語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也 丈曰操把持也左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曰茢乃黍穰也 向曰茢可以祓鬼

侲振子萬

童丹首玄製 綜曰侲子童男童女也朱丹也玄製皁衣也 善曰續漢書曰大儺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以逐惡鬼于禁中

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叶韻

飛礫雨散剛癉亶必斃 綜曰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握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 善曰漢舊儀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說文曰臬射埻的也臬牛列切埻之尹切 良曰弧弓也臬限也無限其數 向曰礫石也癉鬼也

言投石如雨剛堅之鬼皆死也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綜曰煌火光也馳疾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羣鬼競走往煌然如火光之流星流也 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翰曰火馳星流言急也遂逐惡鬼奔於四方

然後凌天池絕飛梁 綜曰陵升也 善曰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漢書注曰直渡曰絕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 銑曰天池海中淩渡也飛梁浮橋也言逐鬼事海[illegible]過之[illegible]以濟服也

捎所交魑魅斮側角獝[illegible]狂斬委於危

蛇移腦奴老方良 綜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戾之鬼名捎殺也斮擊也方良草澤之神也觸腦其頭也 善曰諸鬼之名者各異今所釋而載之不敢暴也莊子曰委蛇之狀其大若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 向曰捎斮斬腦皆殺害也[illegible]惡鬼名

囚耕父於淸泠零溺女魃蒲葛於

神潢音黃 綜曰淸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不知所在 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

游淸泠之淵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 良曰言囚溺二鬼於二水之中

殘夔魖虛與罔象殪[illegible]計野仲而殲子廉游光 綜曰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 翰曰殘殪殲亦殺害也罔象野仲游光皆鬼名

八靈為之

震慴之涉況鬾岐蜮域與畢方 綜曰鬾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 善曰楚辭曰合五岳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震慴懼也漢書儀曰[illegible]鬼也鬾巨宜切鬾與蜮古字通 濟曰震驚也鬾蜮小鬼畢方老鬼言撲殺衆鬼於四海之外八方之神尚猶驚懼況老小之鬼乎言所懼之甚

度朔作梗哽守以鬱壘神荼徒副焉對

操七刀索葦 綜曰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 善曰風俗通曰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樹下常簡閱百鬼鬼無道理者

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以禦凶也毛詩傳曰擾病也謂為人侵擾病者 向曰操執也言度朔有鬼為人病者使二人執索葦以縛之也

目察區陬鄒司

執遺鬼 綜曰察視也區陬隅之間也司主執遺餘之鬼也 善曰陬子侯切[illegible]陬隅陬也言神荼鬱壘視隅陬之間有遺餘之鬼將執之夫大儺驅逐疫能見鬼遂殺於海外持索而縛之乎蓋作者飾其事壯其詞

京室密淸罔有不韙音韋 綜曰密靜也淸潔也罔無也韙善也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 翰曰韙美也言掃去衆鬼京室淸淨無有不美於是陰陽交和庶

物時育 綜曰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衆物育養也 濟曰時此言是以及之

卜征考祥終然允淑 綜曰征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 善曰左氏傳石癸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然允臧也 向曰卜征卜行將巡狩也考其吉祥終然吉善其後行

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 綜曰東嶽天子

也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勸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也 良注同

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燠於六反 綜曰衡和也勸法也寅[illegible]猶若樂者壹皆使中不參差也 善曰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又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濟曰律管也軌車跡也量斗斛也舒緩也燠暑也使天下衡律軌量皆同為一所寒暑急緩齊均也

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 綜曰省察也幽暗也黜退也陟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也故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反旆謂迴還也 銑注同

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 綜曰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貌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

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 俟待也閶風秋風也祖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illegible]周書曰[illegible]明[illegible]易說曰秋閶闔風至 銑曰舊墟西京也言待此風自西遐遠而至乃祀高祖也

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 綜曰春遊謂巡狩也言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向曰言春遊者為有蟄蟲附居未出者故以遊以啟發出之

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 稌他[illegible] 綜曰秋行曰豫謂秋行禮焉祖豹此時萬物始成 善曰晏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爾雅曰秋為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稌稻也杜切 銑曰言秋遊者觀收成見豐年之多稌稻也

嘉田畯之匪懈勤作行善本作行致賚于九扈音戶 綜曰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褒賞致賚於九扈使民不淫放 善曰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傳曰郯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鴳鴳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 良曰嘉其勤而匪懈皆賜賚之

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摹莫胡切叶韻 綜曰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為遠期規欲以為萬代之大法也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於咸池也人曰暘谷在崑崙之中玄圃[illegible]古字通[illegible]摹[illegible]切[illegible]萬世 向曰言天子巡狩東視日出之東西視崑崙之上眇然於天末為期規以萬代之業

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 念羊手反 綜曰[illegible]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勞[illegible]念安寧也 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以安寧[illegible]言還受多福以安寧也

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綜曰總會也集聚也瑞符也謂瑞應之屬也 善曰[illegible]孝經鉤命決曰帝王起綏子曰禹抱天之瑞命 良曰瑞命嘉祥皆王者之美應

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 綜曰林氏國名也騶虞獸也 善曰山海經曰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鵷虞 善曰[illegible]尚書大傳曰[illegible]文馬縞身朱鬣[illegible]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illegible]曰騰黃神馬一名吉光[illegible]吉良[illegible]黃一馬而異名也 [illegible]言皆得[illegible]

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 綜曰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 善曰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illegible]於此而鳴舞[illegible]言皆[illegible]

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綜曰華平瑞木也天下有道則平有不平則傾[illegible]植待其方[illegible]中唐堂塗也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則朱草生[illegible]華平[illegible]瑞[illegible]木名也[illegible]有春[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三尺枝葉皆赤[illegible]子[illegible]朱草[illegible]赤[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庭[illegible]生

惠風廣被澤洎幽荒 綜曰惠風[illegible]仁惠之風也[illegible]謂四夷也[illegible]荒九州之外[illegible]東[illegible] 向曰

北爕丁令南諧越裳 綜曰爕和也丁令[illegible]越裳[illegible]九真[illegible]也 善曰漢書曰丁令[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 銑曰[illegible]和[illegible]

西包大秦東過樂浪 浪音郎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漢書有樂

復郡音郎翰曰樂浪大秦東西遠國名言盛德包過於此重舌之人九譯僉稽
首而來王綜曰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言從至中國者也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
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
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曰禹拜稽首四夷來王翰曰僉皆也稽首拜也
重舌謂重為敘其詞舌以譯其意若此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於此皆來歸于我王而拜首於前也是故善作
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
合美乎斯干綜曰京京師也規法也殷盤庚殷王之名也斯干毛詩篇宣王修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
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斯干之美善曰韓詩曰家襄公去奢即儉銑曰遷邑易京謂改都東京也登封降
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
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

足綜曰登明于泰山封土除地曰下禪梁父也言九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齊其化無為也事無事也永長也
孔甚也以無為無事為業使無不順者此所謂遵法也履節也言遵履節儉尚其樸素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焉臨曰克
己約身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漢書曰文帝躬
修節儉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老子曰知足常足翰注同將使心不亂其所在
目不見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
也向曰善注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綜璧於谷
晉灼曰簡擇也藏抵皆謂不取之謂舍故也善曰長楊賦陪隍而藏珠璣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側擊也
也征氏切濟曰犀象牙角也賤藏抵皆輕棄不用翡翠不裂瑇瑁不蔟音族
綜曰翡翠鳥名也瑇瑁龜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為玩飾也不蔟不叉蔟取之為器也良曰不割裂其羽不叉蔟其龜以
為用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

人之命國之重寶翰曰賢可理人穀可食人故特寶貴之民去末而反本咸懷
忠而抱慤善角反綜曰謂錫為末忠信為本善曰淮南子云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
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壅其流也說文曰慤謹也良曰慤實也末謂浮華本謂忠實人皆去彼取此也于
斯之時海內同悅五臣作說曰吁漢帝之德馨善無馨字
侯其禕於離而綜曰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悅樂也吁嘆也禕美也銑曰侯惟也而語助
蓋蓂其英為難蒔上神也故曠世五臣作代而不覿惟我
后能殖五臣作植之以至和平方將五臣作當數所主諸朝
階綜曰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於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
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證知月之小大堯時史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蒔也后帝也惟我帝有至
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階得以數知月之大小也
濁上文蓂莢也善曰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

帝成曆范曄後漢書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茲毛詩箋曰方直也向曰蒔栽也言此草不可栽我君能植之
於朝階方數莢之數以辨月大小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綜曰胡何也懷
來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良曰懷安也柔和也聲與風翔澤從雲游綜曰翔皆行也風
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澤故聲教與風皆翔恩澤與雲俱行也銑曰言仁聲德澤隨風從雲布流天下萬
物我賴亦又何求綜曰我賴彼也言萬物皆賴帝之恩以為所賴復他求也賈注同
德寓天覆赴輝烈光烔綜曰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
近也善曰國語勤殺曰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寓與宇同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翰曰寓猶蓋也言帝德為蓋如天
之覆下人輝烈光熾皆明也言德之自上而照猶天垂日月而明挾三王之趚錄趚
七木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
不能屬以綜曰挾謂陋也趚趚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三王禮法為局小故超過五帝而遠躡二三

皇之蹤也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蓋黑也
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遠迹言必能速也 善曰戰國策
曰冉發長驅至秦向曰我既陋小三王超越五帝 東京
追蹤二皇之遐迹誰謂駕遲而不及言可與爭先也
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
綜曰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患我有疾故
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
不能究其美事也粗猶略也賓西京也梗槩不纖密言粗舉
大綱如此之言也 善曰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犬馬之疾
不任國事毛萇詩序曰詳審也 翰曰究窮盡
也梗槩總大綱賓謂公子也先生稱犬馬謙也 若乃流遁
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御後離其戚 綜曰言若流
情放心不自
反淫於音所為淫樂無禮以與節然後窮其罷其憂禍即秦
皇王莽是也 善曰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當
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翰曰
遁去也離罹也戚憂也言遁流而去失其歸心亡放不存樂
與貨厚爰必罹其
憂禍秦莽是也
一言幾衣集於喪國我未之學也

綜曰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言今
昇之也 善曰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 翰注同 且
夫挈若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祖帝業而輕天
位 綜曰言挈缾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纂繼也今公
子之智守之心於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位而不以為重
賢 善曰左氏傳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也長揚賦曰恃帝業尚書曰天位艱哉 良曰挈提也缾器也
言公子多說奢主之事 瞻仰五臣作望 二祖厥庸孔肆常
輕帝位者何足尚也
翹翹以危懼若東奔而無轡 綜曰庸功也孔甚也肆
勤也言瞻望高祖光武功庸
甚勤苦而得之也言君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懼於而
負重也 善曰毛詩曰予室翹翹毛萇曰翹翹危也晉灼曰
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 銑曰二祖高祖光武也庸功
也肆勤也翹翹危貌言瞻此二祖其功甚勤勞常猶翹翹然
若乘奔馬而無轡勤
危懼之甚是以成功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雖萬乘
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

行其焉如 綜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變
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飲臣恐有豫且之患此吕先
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也高
祖也昔秦始皇東遊為張良所擊中其副車高祖於柏人
亭君為貫高所中輜重車也焉言要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
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也 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
安國曰怵惕懼也方言曰戒備也 過秦論曰一夫作難
鷽也老子曰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杜預曰輜重有衣車也
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也 向曰焉何也輜輜也言天子行
在於要節穿重獨自輕微行將何往也 夫君人者黈纊
此於公子於西京微行要屈之言也
塞耳車中不內顧 綜曰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
旁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
謂不外視臣子之私也 善曰大戴禮曰孔子曰黈纊塞耳所
以塞聰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執綏
車中不錄覽不出軌
鸞以節步翰注同
珮以制容鑾以節塗 晉灼曰佩玉所以
容鑾為車節 善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以
聲行則鳴佩玉也 銑曰言聽鑾和之聲以為節 行不

變五騏不亂步 綜曰行有容則玉聲鏘鏘而鑾和
則王鑾不奢馬步 禮曰趣謂君之禮步 良曰行緩急得中
整故使鸞和乃和
却走馬以五臣作於糞車何惜騕烏褭皎
褭寧小與飛兔 綜曰却退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何上公曰糞者
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
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何惜言不愛之也 善曰吕氏春
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 濟曰騕褭日行五千里飛兔日行三
萬里言備義大布甲兵不起却走馬以務農雖有駿馬然無
所用誰復愛惜之 方其用財取物常畏五臣作懼 生類之殄也
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
時 綜曰方猶也生類謂天下方物之類也殄盡也任役謂使
人常畏人力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此之謂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太平而微物衆
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 銑曰言儉約而愛人 山無槎
枿仕假五萬畋不麑烏老胎 綜曰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
麑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擭胎拾

東京賦

卵捄獲麑麛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蘗畋不殺胎向曰
所本曰槎斬木而復生曰蘗山不為槎畋不獵麑胎言仁
之至也復折公子捄獲 胎拾卵捄獲麑麛 草木蕃廡 武 鳥獸阜滋 滋綜曰蕃
盛也阜大也滋益也 善曰尚書曰庶草 蕃廡班固漢書序曰蕃阜庶物 銑注同 民 善本作人 忘其
勞樂輸其財 綜曰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 不以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
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 善曰周易曰 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也 銑曰省役薄斂 百姓同於饒
衍上下共其雍熙 綜曰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 和而賓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 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庶績咸熙 良曰衍溢雍和熙盛也 洪恩素蓄民 善本
作人 心固結 綜曰洪大也蓄積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廣恩 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也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洪恩所獨不可究陳國語寧莊子 曰民無結不可以固孫子曰吾將固其結也 良注同 執
義顧主夫懷貞節 綜曰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 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 楚辭曰

【文選三】 卅八

泉生受命于貞節 銑曰王莽時人 皆顧思漢主雖匹夫猶懷貞正之節 忿姦慝之干命怨
皇統之見替 音鐵協韻 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
譎 綜曰慝惡也統紀也替廢也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 替廢也玄神也譎變也謂王莽之志陰行十八年而成變
計也 翰曰姦慝王莽也干 逆也玄神也神人之謀陰行 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
之有秩 徒結反 綜曰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 漢家之常秩也 善曰甘泉賦曰聖皇穆穆東都
賦曰漢祚中缺 曰天階天子位也 濟 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
好勦 小子 民以媮 逾 樂忘民 五臣作人 怨之為仇也 綜曰
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勦盡也媮僥倖也仇 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臾之樂不知人共
怨己當成大讎也 善曰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左氏傳晉 祁子曰無及於鄭而勤民杜預曰勤勞也左氏傳師服曰怨
耦曰仇 良注同 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 綜曰殫盡

也窮寵極驕也怨忘也生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 寵極驕侈之樂忘人叛己之為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
下叛下叛則上亡 向曰言盡人財 以充其驕不悟人叛己而取憂患 夫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 綜曰覆敗也 善曰孫卿子曰君者舟也人 者水也所以載舟所以覆舟 濟曰君之喻
人猶舟之在水御 之失道必致傾覆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櫱 魚列
栽 音哉 綜曰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於初所以尋 木起於牙櫱洪波出於涓泉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
說文曰尋八尺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枚乘尚書曰十圍 之木始生而櫱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枘栽韋昭曰栽生曰
櫱鄭玄禮記注曰栽植也 櫱與枿古字同 銑注同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
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 去聲叶韻 綜曰昧早也 丕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
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況始制之 共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 善曰左氏傳鼎之銘
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翰曰首為奢泰後行之者豈能改而就之為儉約 故相如

【文選三】 卅九

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 計 以隤牆
填塹 七十六 亂以收罝 嗟 解罘 俘 卒無補於風規祇
以昭其愆尤 綜曰係繫也亂理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其卒 曰乃命有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揚雄羽獵賦其末曰放雉兔收罝罘也規諫也 祇 過也愆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諫其愆過 銑注同 臣濟
奓 五臣作奢 以陵君忘 亡 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
記 於東西朝廷 善無廷字 顛覆而莫持 綜曰濟渡也奓奢也 變於奢侈謂替
也陵駕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氏傳蒍子曰毛得以濟 侈於王都言帝里所以為國今反陵之故柝所以經風柝守
夜所擊木也顛隕也持扶也謂王莽之兵擊柝守函谷關 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
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 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 濟益也是時賊臣益為奢侈以陵其君何為國家長久之計 向曰
故王莽得為篡逆莽使兵擊柝守關而三輔 央已入長安此則西京朝廷顛覆不可扶持 凡人心是所

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綜曰善曰所習爲心所好安者即學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書曰夫常人安於俗學溺於所聞家語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芳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皆猶體所習故今言公子以長安爲好亦然也　向曰入染也言凡人以所學爲是以已習爲安猶久處鮑魚之市不覺其臭亦猶習染奢侈之事不知其非

咸池不齊度於䵷烏瓜咬而衆聽者或疑五臣作疑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綜曰齊同也咸池堯樂也䵷咬淫聲也言咸池之音本不與䵷咬同而衆聽者乃有疑或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京奢泰肆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聞之謂是其一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也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　賈逵曰淫聲而不可聽者非雅寶之樂也李奇曰淫聲不正也傳毅琴賦曰絕激哇之淫聲言哇鄭李軌曰哇邪也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然哇與䵷同於交切丁正之聲也䵷烏交切或作蛟非也左氏傳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翰曰䵷咬淫聲其聲豈可齊度而衆人聽若不辯其聲美惡而疑之子野師曠也善音律若聽其音而不疑衆者獨辨而已言公子昧奢儉之得失與衆人聽淫與雅聲而不相辨豈可同於師曠不惑乎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綜曰客斥公子謂聞東京文義之道若醉飽焉　銑曰客公子也得道義之味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綜曰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則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　良曰交爭於胸中罔五臣作惘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池氏魄之爲者也善曰無也字　綜曰罔然猶惘惘然也酲病酒也朝罷夕倦曉疲不卧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今公子可如之也　善曰說文曰褫奪也直氏切　翰曰惕驚也惘惝然若朝病酒與夕疲倦奪移神氣驚散魂魄眞爲如此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綜曰公子本以奢侈爲美談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　善曰論語曰荷蕢曰鄙哉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惠揚子法言曰習非而勝是況習是而勝非乎……曰管仲……公之指南　翰曰吾子先生也公子自責已迷幸得先生爲我指南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綜曰若如也公子言知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虚華而無實錄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父子重言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　善曰左氏傳寗嬴曰吾聞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尚書曰明德惟馨　良注同

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綜曰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睹見也炎帝神農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管子曰管仲對桓公曰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經鉤命訣曰任己感龍生帝魁鄭玄曰任己帝魁之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傳曰帝魁黃帝子孫也　銑曰泯絶也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綜曰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走雖不敏庶斯達矣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謙遜達矣　善曰子虚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孝經曾子曰參不敏　向同綜

任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中

南都賦 善曰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張平子 翰曰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議欲廢之故衡作是賦盛稱此都是光武所起處又有上代宗廟以諷之

於烏顯樂都既麗且康 善曰毛萇詩傳曰於歎辭 孫切詩曰適彼樂國 向曰於歎美之詞麗美康安也樂都謂南都

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善曰京謂洛陽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鄭玄曰漾水至武都為漢 濟曰京東京漢漢水

割周楚之豐壤

跨荊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 善曰西京賦曰周即豳而弱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漢書地理志注曰南陽屬荊州楚故都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爽明塏高燥也楊雄荊州箴曰鄀郢荊河伊洛是經也 銑曰爽明也塏高也閑敞虛兒郁郁美兒難詳難悉也

爾其地勢則武闕關西桐柏揭竭其東 善曰漢書音義文穎曰武闕山為關而在西弘農界也漢書曰南陽之平陽縣有桐柏山 良曰揭

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 善曰尚書曰漢水又東為滄浪之水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翰曰滄浪水名流此水以為城池廓猶開也方城山名闢以為城墉

湯谷涌其後淯音育水盪其胷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紫山東有一水無所會通冬夏常溫因名湯谷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璞曰今淯水在淯陽縣南淯音育也 良曰胷謂前也

推淮引湍專三方是通 善曰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桐柏而來故曰引說文曰推排也山海經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璞曰湍摶切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也三方東西及南也 銑曰三方謂南有淯水西有滄浪北有湯谷通水東流

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鍇若駭赭者堊惡流黃綠碧紫英青雘烏郭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瑴角玉 善曰彩金之彩也璞玉之未理者隋珠夜光見西都賦注鄭玄周禮注曰錫鑞也說文鉛青金也又曰九江謂鐵為鍇山海經曰陸郃之山其下多堊若之山其上多赭郭璞曰赭赤土也堊似土白色也郃音洽堊音惡本草經曰石流黃生東海牧陽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兼而有之博物志曰石流黃似石流黃實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本草經曰紫石英生太山之谷山海經曰景山之西曰騩山其下多青雘郭璞曰雘黝屬音鑊山海經曰景山之首曰景山其中多丹粟郭璞曰細沙如粟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博物志曰石中黃子黃石脂又曰扶得好瑴玉用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牛小者如雞子 向曰瑰奇也錯白鐵也綠碧紫英玉類太一餘糧石藥名中黃謂石中子黃石脂也瑴玉玉名

松子神陂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神陂在蔡陽縣界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也赤靈赤龍也解角脫角也事未詳

赤靈解角

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五臣作泉 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 濟注同

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翰注同

其山則崆口江𡾊五江嶱苦葛嵑 善曰崆𡾊嶱嵑山石高峻之貌字書曰崆山貌也嵑山

嵣大朗嶢五臣作嵾達刺力割反 石貌大之貌也嵺音蕭嵾音葬山高而相突也 嶱猶曰嶚高也力割反說文曰刺戾也向注同

嵬五迴嶷金巇香嶬宜屹許乞嶭五結反 岝仕白峉 善曰埤蒼曰嶮巇山不齊也 壯革切說文曰崴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嵬昨迴切嵬牛迴切嶮巇山相對而危險之貌也屹嶭斷絕之貌也嶭五轄切 向注同

幽谷嶜岑吟夏含霜雪 善曰毛詩曰出自幽谷揚雄蜀都賦曰玉

南都賦

文選四 一 二

石磻岑又曰夏含霜雪磻岑高峻之貌也磻士林切碒曰磻岑峻極貌言山谷峻極深邃雖當夏之月亦含霜雪

或嵑丘鄭嵲而纚力氏聯或谽呀而中絕 善曰嵑嵲相連之貌嵑丘貧切嵲音蠥纚力是切良曰纚聯纚也相蔽貌

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 五結反叶韻 善曰鞠窮貌也九六切班孟堅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揚雄蜀都賦曰眷山隱天

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 子侯反 善曰天封未詳或曰山名也南郡圖經曰大胡山故縣南有十里張衡云天封大胡也薛綜注曰陬隅之閒也 翰曰天封大狐皆山名聚居為陬

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宜**嶇** 善曰孫子兵法曰草樹蒙籠廣雅曰崎嶇傾側也崎丘宜切嶇丘隅切 良曰曠蕩寬廣也言山上平衍廣大列仙於此聚居

坂坻遲**巀**截**嶭**五結反**而成巘**魚勉反善作巘**谿壑錯繆**謬**而盤紆** 善曰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又曰巀嶭高峻也巀在結切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也魚蹇切錯繆雜亂貌也 銑曰巘山若甑形也盤紆盤曲也

芝房菌奇隕**蠢**昌尹**生其隈玉膏滵**密**溢流其隅** 善曰芝房芝生成房也菌蠢芝貌也山海經曰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滵溢流貌 翰曰滵溢流貌玉膏玉之脂膏隈隅皆角也

崑崙無以奓 五臣作侈 **閬**浪**風不能踰** 善曰東方朔十洲記曰崐崘其北角曰閬風之巔 向曰崐崘閬風皆山名侈大踰過也言此都諸山峻險雖崐崘閬風無以為大亦不足過

其木則檉勑貞**松楔**先結**櫻**即**槾**萬**柏杻**女九**橿**薑**楓柙**甲**櫨**盧**櫪**歷**帝女之桑楈**胥**枒**邪**栟**并**櫚**閭**柍**於兩**柘**之夜**檍**億**檀** 善曰檉似柏而香爾雅曰楔荊桃郭璞曰櫻桃也楈似松柏有刺子力切槾判也音萬又曰杻檍郭璞山海經注曰橿似桑而細葉又曰櫨中車材音姜爾雅曰楓欇欇音風柙桑之類劉逵吳都賦注曰柙香木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櫨力胡切櫪與櫟同來的切山海經曰宣山有桑焉其枝四衢名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蠶因以名桑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楈枒似栟櫚皮可作索栟以香切栟櫚注上林賦曰栟櫚椶也皮可以為索柍未詳於良切爾雅曰檍檀木名 向曰皆木名

結根竦本垂條嬋蟬**媛**袁**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蕊之蓑蓑** 素回反叶韻 善曰結猶同也廣雅曰竦上也嬋媛枝相連引也毛萇詩傳曰萋萋茂盛貌王逸楚辭注曰蕊一曰花頭點也而體切蓑蓑下垂貌劉淵林蜀都賦注同

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善曰淮南子曰玄雲之素朝毛詩曰習習谷風 良曰言林樹柯葉擊合有風起則其哀也 谷風遇雲合是重陰叶韻

攢在官**立叢駢青冥盰**音**瞑**眠 善曰言林木攢羅衆色幽昧也楚辭曰遠望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遙視闇未明也芊眠與盰瞑音義同 向曰駢並也

杳藹蓊烏孔**鬱於谷底森蔘蔘**本**而刺天** 善曰皆茂盛貌也司馬相如弟二世曰衆樹之蓊薆兮 銑曰皆茂盛上指於天

虎豹黃熊游其下㺑居**玃**俱縛**猱**奴刀**挺**廷**戲其巔** 善曰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說文曰㺑獸呼穀切以上黃以下黑穀呼木切爾雅曰玃父善顧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蒼黑色鄭玄禮記注曰猱獼猴也張載吳都賦注曰猱似猨皆蜀名嶺山頭也 良曰

鸞鷲五**鵷**於袁**鶵**仕俱**翔其上騰猨飛蠝**壘**棲其間** 善曰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賈逵曰鸑鷟鳳之別名也山海經曰南山蠝似鼠有翅郭璞曰鼯鼠飛蠝也上林賦曰蛙蠝飛蠝張揖曰名鼯 銑曰鸞鷲鵷鶵皆鳥名鼯蠝同並音壘

其竹則籦鍾**籠**龍**䈽**謹**篾**決**篠**蘇了**簳**幹**箛**孤**箠** 音追善曰戴凱之竹譜曰籦籠竹名也伶倫吹以為律䈽篾竹也篠竹箭也篾皮白如霜大者宜為篙篠出會稽郡山甚為笙孔安國曰竹名扷公都切簳竹箭也宋王笛賦曰奇簳古竿切箛箠篠竹也形未詳 翰曰皆竹名

緣延坻遲**阪澶**徒旱**漫陸離** 善曰陸離猶參差也 向曰緣衍澶漫布散弱貌

阿鳥可**那**奴可**蓊**烏孔**茸**如勇**風靡雲披** 善曰阿那柔弱之貌說文曰蓊竹貌也埤蒼曰茸竹頭有文也風靡雲披言隨風而靡如雲之披也 翰曰阿那垂貌蓊茸亂貌風靡雲披皆竹動貌

爾其川瀆

則滍雉澧禮藥藥濜想發源巖穴善曰水經滍水
山音雉山海經曰滍水出雉山郭璞曰今出南陽魯陽縣西堯
水出此陽澨音此酈善長水經注曰濜水出襄鄉縣東北陽
中出盡自吞切曰滍澧藥濜皆水名銑潛盧於臚洞出沒滑骨濃莫浅潏
音決善同良注良曰盧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此穴沒滑濃潏疾流之貌布濩護漫汗漭
莽沆胡朗洋溢善曰西京賦曰滄池漭沆薛綜注曰漭沆猶洸漭亦寬大也良曰言廣大也總
括趣趨欱呼荅箭馳風疾善曰說文曰欱歠也慎子曰西河下龍門其流駛於竹箭
孫子曰其疾如風濟曰言江海發受諸水故總括而趨流湍投濈戢砏普貧汃入
輣普耕軋烏黠反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鶯切埤蒼曰嚴水行出也沮立切砏汃輣軋聲相
激之聲也埤蒼曰砏大聲也汃普八反翰注同長輸去遠逝漻流淚計淢
域汩為筆反善曰廣雅曰輸寫也韓詩外傳曰水清混也淮南子曰水淺破舟音涙說文曰淢疾流也王逸楚辭

注曰汩去貌銑曰漻淚淢汩疾流貌其水蟲則有蠳嬰龜鳴蛇潛龍伏
螭丑知反善曰抱朴子曰蠳龜鳴蛇也山海經曰鮮水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螭若龍
而黃濟曰皆水蟲名鱏尋鱣陟連鰅隅鰫常黿鼉鮫鰿或音交五臣作鰿
以規反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鱣魚出江中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郭璞爾雅注曰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
郭璞上林賦注曰鰅魚有文采音顒鰫似鰱而黑鰱音連山海經注曰鮫鯌屬也皮有斑文而堅薛綜注東京賦曰鼉鼉鼉
類也濟曰鱏鱣鰅鰫皆魚名黿鼉鮫鰿皆水獸名巨蚌函含珠駮剝瑕五臣作蝦委
五臣作蛙蛇由期切善曰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紆免反蛙蝂蚌同步項切函與含同郭璞爾雅注曰蝦
大者長一二丈委蛇長貌蝦與蝦古字通加切翰曰蚌含珠而游大蝦逶迤而行其陂澤
濟曰巨駁皆大也言蚌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善曰杜預左傳注曰所領部曲
陂下有良田舊說曰玉池在宛也皆居南鄉界所近鉗盧大
也翰曰鉗盧玉池陂澤名貯水渟亭洿烏亘望無

涯音宜善曰說文曰貯積也知旅切廣雅曰渟止也說文
曰洿窊下也方言曰亘竟也上林賦曰覽之無涯
同銑注其草則有䕡莧表子苧直呂蘋煩蘩蔣將蒲孤
蒹葭善曰說文曰蘼蕪之屬又曰苧可以為索郭璞山海
經注曰葭蘆也胡官切說文曰蔣菰也蔣子詳切菰
小蒲也胡官切說文曰蔣菰蔣也莽子詳切菰音孤爾雅曰蒹薕也銑曰皆水草名藻茆卯菱
芡儉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菲作披芬葩善曰孔
書傳曰藻水草有文者爾雅曰茆鳧葵茆亡絞切薛綜注東
京賦曰菱芰也芡雞頭也芙蓉荷華也向曰藻茆菱芡
芙蓉皆水草名芬葩香氣言芙蓉順風開華菲披然有芳香也其鳥則有鴛鴦鵠鷖
烏芳鴻鴇保駕加鵝五臣作鵞鶬倉鶊昆鷫肅鷞霜鸕盧鷀
鷫肅鷞良所鸕昆西都賦曰黃鵠毛詩曰鴛鴦于飛班孟堅
子西京賦曰鸕鶿鴇駕鵝說文曰鷫鷞鳥鸕鷀
野鳥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鵜鶘同荃

頭嶲曰鸕鷀似鴟而黑鶤良曰皆鳥名嚶嚶耕鳥和鳴澹淡徒敢
鄰切鷀音慈隨波善曰言自恣也毛詩曰鳥鳴嚶嚶爾雅曰鸞鴦聲
恣貌自恣之和也上林賦曰隨風澹淡良曰嚶嚶鳥聲
音豆漢書音義曰擘分也所蟹切毛詩曰浸彼稻田銑曰寶水孔也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洫脈連堤塍善曰鄭玄周禮
注曰寶孔穴也溝澮古會脈連堤塍
縵相輑丘均反善曰爾雅曰水注溝曰澮韋昭國語注曰輑縵相連也
畦也又曰說文曰畦稻田之
澮瀆之類稻畦脈連猶血脈相連之貌翰曰
而潢潦老獨臻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說文曰
也潢潦雨水也言決鼻灌水池也潦雨水音老濟曰
田雖朝雲不起自當雨水決渫泄音薛五臣作則暵罕為溉
古安為陸冬稌杜夏穱角側隨時代熟善曰說文曰渫
又曰暵乾也呼但反又曰溉灌也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
稌稻也楚辭曰稻粢穱麥挐黃粱銑曰暵乾也水入為溉

水出焉唑 良曰秥稻穬麥也

其原野則有桑漆麻紵菽麥稷黍

百穀蕃廡武翼翼與與 善曰說文曰紵麻屬直呂切鄭玄毛詩箋曰蕃大也

孟堅靈臺詩曰百穀蓁蓁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萇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尚書曰庶草蕃廡毛詩曰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 向曰紵紵麻也蕃廡盛皃翼翼與與茂盛皃

若其園圃則有蓼了蕺

蘘而羊荷藷蔗之夜反五臣作柘薑䗶五臣作蕃菥蓂芋于遇

瓜 善曰說文曰蓼辛菜也力鳥切風土記曰蘘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謂苴香蘘荷也說文曰蘘荷蒲苴也蕺出其

切苴子余切漢書音義曰藷蔗甘柘也說文曰蘘藷之餘切字書曰䗶小蒜也音頌爾雅曰菥蓂大薺菥音析蓂音覓 翰曰皆瓜

菜之屬 乃有櫻烏耕梅山柿侯五臣作猴桃梨栗梬郢

棗若榴穰而羊橙直耕鄧橘 善曰漢書音義曰櫻桃也郭璞爾雅注曰侯桃似桃而小實酸說文曰柿赤實果也曹毗魏都賦注曰山桃也子如麻子說文曰梬棗似柿如兗切爾雅曰石留若榴也漢書音

郡有櫻縣鄧縣說文曰橙橘屬也 銑曰皆果名種出鄧皆地名出橙橘也

其香草則有薜蒲計

荔力計蕙若薇武非蕪蓀孫萇場晻於感曖愛蓊烏孔

蔚含芬吐芳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薜荔香草也郭璞山海經注曰蕙香草也若杜若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薇蕪陶隱居曰蕙葉似蛇床而香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萇楚銚弋也爾雅曰萇楚銚弋銚音遙木翳薈而茂盛也說文曰晻不明也王逸楚辭注曰晻曖昧貌 翰注同

若其廚膳則有華

薌鄉重秬巨滍秩皋香秔公行反 善曰華薌鄉名也毛萇詩傳曰秬黑黍一稃二米故曰重也秬音巨爾雅曰秔稻也私音仙 向曰重秬黍名滍皋水之澤也香秔稻名 歸鴈

鳴鵽丁滑黃稻鮮魚以為芍張略藥略 善曰鴈能候時去來故曰歸史記曰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爾雅曰鵽鳩寇雉鵽陟滑切郭璞曰鵽大如鴿出北方沙漠 小雉魚已見連切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進也文穎曰五味之和 濟曰芍藥五味之主

酸甜滋味

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 善曰說文曰甜美也苦兼切爾雅曰筍竹

萌也廣雅曰韭其華謂之菁音精 翰曰菁蔓菁 蘇蔱殺紫薑拂徹五臣作撤羶

腥 善曰爾雅曰蘇桂荏字書曰蔱茱萸也音殺司馬彪上林賦注曰紫色之薑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徹猶去也羶尸然

切 向曰言蘇蔱紫薑香辛能拂除羶腥之氣也蘇音荽也

酒則九醞甘醴十旬

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 善曰魏武集上九醞酒奏曰三日一醸滿九斛米止

廣雅曰醞投也於問切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十旬蓋清酒百日而成也鄭玄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醸接夏而成

漢書音義曰白日之末也說文曰醪汁滓酒也經寸蓋浮醪之徑寸也釋名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

之多也 良曰九醞十旬皆酒名敷布也僧酒經寸布於脣上亦有浮蟻如水萍也

其甘不爽醉

而不酲 善曰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 銑曰言甘不傷其口醉不病

其身 及其糺宗綏族禴藥祠蒸嘗 善曰左氏傳曰召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糺合宗族于成周爾雅曰綏安也毛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向曰禴祠烝嘗四時祭祀之名 以速遠

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 善曰儀禮曰速賓鄭玄曰速召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是將儀禮曰若四方賓揖讓而升賈逵國語注曰將橫升堂廣雅曰 濟曰將進也言此時召遠方之朋故嘉賓是進為揖讓之禮而升堂蘭者取其芬芳也 珍

羞琅玕充溢圓方 善曰爾雅曰珍美也方言曰羞熟也以羞之美故實於玉也圓方器也尚書曰璆貢琅玕又曰惟辟玉食 翰曰羞飲食也琅玕玉名飲食比之所以為美器有圓方皆充溢其中 琢琱

五臣作彫琢狎獵宅甲金銀琳琅 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琱與彫古字通也爾雅曰玉曰琢都角切狎獵飾之貌狎胡甲切獵士甲切尚書曰厥貢球琳琅玕 向曰狎獵眾飾皃琳琅亦玉名言彫琢金銀為器琳琅以 侍者蠱冶媚巾幘滿鮮明 善曰左氏傳子產謂之蠱蠱媚也毛萇詩傳曰綦巾女服也字書曰幘上衣 良曰蠱媚美容儀也巾幘皆女服 被服雜錯

南都賦

六臣四　七

南都賦

文選四　八

復蹋華英善曰雜錯非一也華英光耀也彼支義切銑曰華英光輝也言復蹋生光輝也偨

才齊敏受五臣作接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善曰方言曰偨急疾也呼緣切齊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左氏傳晉侯曰魯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東觀漢記曰朱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銑曰偨惠也言惠才齊敏按爵獻酬無違於禮彈琴擫奴協

籥流風排徊善曰言樂聲之結風也說文曰擫一指按也郢與撒同鄭玄周禮注曰籥舞者所吹也如遂三孔籥音藥遂音敵良注同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善曰言既奏清角而又發徵聲故增哀也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許慎淮南子注曰清角絃急其聲清也翰注同客賦醉言

歸主稱露未晞善曰毛詩曰鼓咽咽醉言歸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齊曰皆詩也所以盡主客之情晞乾也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善曰毛詩曰愷樂飲酒又曰莫不令儀良曰言日夜歡宴終世善儀也於是暮春之禊胡計

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弗于陽瀕五臣作濱善曰毛詩曰惟莫之春史記曰武帝祓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官人皆禊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疢也周禮曰女巫掌歲時祓除楊雄蜀都賦曰相與如乎陽瀕向曰元巳三日也言暮春三日並就陽車禊于水之陽濱祓除宿垢疢朱帷連綱五臣作網曜野映雲五臣作暎雲男女姣古卯服駱驛繽紛善曰繽紛衆也駱驛繽紛往來衆多貌銑曰縱連帷之綱姣好也致飾程蠱冶偠於眇紹便婢綿

娟善曰廣雅曰程示也便娟則嬋娟也左氏傳子產曰在周易女或男謂之蠱蠱媚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向曰偠紹便娟多容姿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五臣作孌音權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睇傾視也徒計切毛詩曰螓首蛾眉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連卷曲貌齊注同於是齊

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

曳緒善曰齊趙二國名也揚雄書曰婦趙女也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省南土塗山之

南都賦

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高誘曰取南音以爲樂歌也斐銑曰二八齊容起鄭舞王逸曰鄭國舞也白鶴飛兮繭曳緒皆舞人之容翰注同猶鸞鵠曳絲緒而相連脩

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叶蘇蹀徒頰而容與善曰繚繞袖長貌躡蹀小步貌說文曰躡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蹀蹈也向曰脩長也繚繞飄颻貌躡蹀小取步而行其容與也翩

緜緜其若絕眩縣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蹝蕭結

躃素結蹁步眠切躚五臣作僊星田切善曰毛萇詩傳曰緜緜長而不絕貌國語曰觀美而眩貫遠曰眩惑也翹輕舉貌遷延卻退貌上林賦曰便躃蹁躚步先切銑曰言舞之容狀眩謂觀視結九秋

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西荊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咸以折盤爲七盤也良注同彈箏吹笙

更古衡爲新聲寡婦悲吟鵾昆雞哀鳴坐者悽欷

虛殺蕩魂傷情善作精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史記曰衛靈公見晉平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寡婦拍未詳古調和歌有鵾雞之曲楚辭曰憯悽增欷傷精神也神女賦曰精神祝依憑翰曰悽欷悽愴也使人躍神蕩越情音虛斂傷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綠驥五臣作騄驥

齊鑣彼苗黃間機張足逸驚飆鏃祖祿析毫芒俯貫

魴房鱮序仰落雙鶬倉魚不及竄亂七鳥不暇翔

善曰逐馳逐也騄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騄耳說文曰鑣馬銜也彼驕反東觀書曰李寶以大黃射其渠將鄭氏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尚書曰若虞機張孔安國曰機弩牙也驚飆疾風也言馬疾而矢利毛詩曰其魚魴鱮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爾雅曰鶬麋鴰也鶬音括不及竄不暇翔言魚鳥走遠也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濟曰齊鑣驅並馳也黃間弩也鏃箭鏃析毫芒言足疾也析毫芒言射之妙也魴鱮大魚名俯射之鶬鳥名仰射之不及竄不暇翔言中速也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五臣作青亂北渚兮

南都賦

揭丘竭南涯汰太瀺在咸灂仕角兮船容裔陽侯澆古堯兮掩鳧鷖烏奚追水豹兮鞭蝄蜽憚丁達夔龍兮怖蛟螭勑離反善曰班孟堅西都賦曰寱微風隆伏乎爾雅曰水正絶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丘列切楚辭曰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汰蓋切上林賦曰[illegible]瀺灂[illegible]灂士域切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王逸注曰回波為澆公堯切毛詩曰鳧鷖在涇揚雄蜀都賦曰水豹蛟虵說文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龍韋昭曰木石為山也夔一足也西京賦曰憚蛟虵說文曰螭若龍而黃向曰揭揭指也瀺灂波皃容裔船行皃大波為澆鷖水鳥名水豹蛟虵也蝄蜽水神也夔龍蛟螭水獸也言乘舟追蛟虵鞭撻水神驚怖水獸憚驚也於是日將五臣作晚逮善作遲昏樂者未荒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曰雖遊樂者未至荒淫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

超而龍驤善曰孔叢子曰巾車命駕廣雅曰塘堤也雷震言多也風厲言疾也毛詩曰戎車嘽嘽如霆如雷毛萇詩傳曰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韓子曰馬如羨者千金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翰曰言其遊而歸當震風驚車之音鹿超龍驤比其疾也夕暮言五臣作而歸其樂難忘斯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五臣作[illegible]善曰言此遊觀耳目之樂非極美也良曰言未觀南都之美何足為遊觀耳目之事將述賢南陽之竟故設此詞夫南陽者其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五臣作代則劉后甘厥龍醢海視五臣作[illegible]魯縣而來遷善曰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又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即御龍氏所遷翰曰魯縣即南陽郡劉累漢之遠祖也眂視也餘同善注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

山善曰先帝謂堯也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是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也水經曰南陽縣西堯山酈元曰劉累遷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也銑曰漢承堯之後故奉孝而立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善曰言劉氏植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昌也毛萇詩傳曰葉世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焉鄭曰三代夏殷周翰曰劉累自夏而遷於此故云固靈根於夏葉終于殷周秦三代然後漢興乃蕃盛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揆度也求癸切鄭玄毛詩箋曰旃之也銑曰純至也宏大也孰誰也近則考五臣作孝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善曰東觀漢記曰舂陵節侯長沙定王中子買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舂陵地勢下溼難以久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考或為孝非也翰曰舂陵孝侯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故云思故也不安居於長沙卑溼之路自湘江北行曜朱光於白水

會九世之飛榮善曰朱光火德也薛綜注東京賦曰赤氏謂漢火德所紀東觀漢記曰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世祖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發光榮也封禪書曰發其榮翰曰考侯國家南陽也漢火德故言曜朱光也光武高祖九代孫所謂之九世飛榮也察茲邦五臣作都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善曰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偉且啓上天之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而王也說文曰偉奇也向注同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善曰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善曰御房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聖皇謂光武也逍遙謂[illegible]之曰韓詩外傳曰逍遙也靈祇天地之神也毛詩曰神保是饗又曰綏以多福也翰曰綏安也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中更名舂陵為章陵光武過章陵祠園廟爾雅曰青謂之葱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靜貌向注同皇祖歆而降福彌萬

祀而無裒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 善曰毛詩曰以[illegible]之皇祖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毛詩曰降福孔夷爾雅曰彌終也又曰祀年也帝王光武也顧懷過章陵祠園廟之時也爾雅曰臧善也說文曰擅專也左氏傳楚鍾儀囚於晉與之琴操南音劉歆奏美新曰后土顯寢 銑曰皇祖高祖也歆享望祀使萬代不衰歆也言光武喜我此地專擅天下之美猶鍾儀操南音不忘於本顧懷謂光武來過章陵

且其君子弘懿明叡 五臣作睿 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 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illegible]叡作聖明作哲又曰允恭克讓論語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毛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周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班固漢書叔孫通傳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 翰曰弘大也懿美也睿聖也哲智也允信也良善也言君子有大善聖智之恭善之容止言詞我高祖光武兼之故能隨時屈申抑揚

方今天地之睢 虛維 剌 力達 帝亂其政豺虎 五臣作狼 肆虐

真人革命之秋也 善曰[illegible]猶天下也睢剌[illegible]亂也[illegible]辭曰[illegible]王莽[illegible]也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illegible]文子曰得天地之貞故謂之良人[illegible]而庸人[illegible]失其政教故豺狼得肆其虐[illegible]亂臣狼喻

尒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 九縛 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 件 陷扃 音 蹈 五臣作踏 咸陽 善曰[illegible]也說文曰楗距門也又曰扃外閉之關也[illegible]之門限也能排之[illegible]吳[illegible]猛壯勇之人也楗拒門也[illegible]以贊咸陽也此皆高祖光武之將士

高祖階其塗光武攬 五臣作覽 其英 善曰漢書曰沛公圍宛城南陽守齮降引兵西無不下者酈[illegible]雅曰階因也[illegible]東觀漢記曰[illegible]曰王[illegible]之禮務在攬英雄之心 良曰高祖略南陽郡而入武關故謂階其塗光武起於此故謂覽其英 是以

關門反距漢德久長 善曰言居西而距東居東而距西故言反也杜篤論都賦曰是時山東人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憚關門之反距 向曰反距謂反西距關高祖都西而距東光武居東而距西故能久長

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 善曰去危乘安謂太平也 親人用遷謂遷都從人所安而[illegible]

周召 五臣作卲 之儔據鼎足焉以庀 婢[illegible] 王職 善曰史記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輔武王又召公奭姓氏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尚書曰夫子公鼎足之輔也賈逵國語注曰庀由理也 良曰言漢家亦有周公卲公之儔輔佐可依如鼎足者以理天子之職

縉 五臣作搢 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 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縉插也插笏於大帶周易曰君子以經綸國語曰修其訓典尚書曰出納以言也 濟曰倫理也典法也[illegible]經理訓法出入布納以善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古方宋均曰持方策命者也 翰曰烈業也昭明也宣[illegible]

於是乎鯢 五臣作兒音兒 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 五臣作蟠 被黃髮者 善曰毛詩曰以介眉壽毛萇曰眉壽豪眉也爾雅曰鯢齒鮐背耇老壽也 銑曰兒齒[illegible]老人也[illegible]

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 善曰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illegible]

建太常兮排排 音旆 善曰周禮曰日月爲常[illegible]

駟飛龍兮騤騤 善曰[illegible]振和鸞兮京師 善曰[illegible]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 善曰[illegible]

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不顧田。尚書曰五子南巡狩。翰曰南都老人若此，豈曰不思天子之安靜哉，是以復頌之。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善曰皇祖謂高祖也。翰曰上謂南陽也，光武起於南陽，而都於河洛。

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永世克孝。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置酒。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善曰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章陵，祠園廟。銑曰本枝謂光武也。桑梓謂南都。言光武能行孝而懷舊里。真人謂天子，南巡者，蓋天子後南巡，見舊里邑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也。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郎。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劉淵林注　善曰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善曰子夏詩序文也。銑曰美麗有法則文也。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文。先生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善曰禮記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陳詩謂采其詩以觀之。毛詩衛風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良注同。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善曰毛詩秦風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萇曰西戎版屋也。濟注同。故能

居然而辨八方。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銑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劉曰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稱珍怪，以為潤色。銑曰潤其文章，使有光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善曰……向曰匪啻言多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劉曰蓋昔非所謂寶……善曰韓子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向曰且有玉器而底穿漏，終不堪用。

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善曰……侈言欲其壯麗……驗者雖華麗不可以為常。而論者莫不詆訐。善曰……濟曰……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善曰……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善曰左傳……翰曰習常已久。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善曰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曰志記也。漢書音義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之意也。晉灼曰……銑曰魁梧長者，謂重厚自尊嚴之長者。

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五臣作非本非實覽者奚信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毛萇詩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愼銑曰虞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貢賦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翰曰令物各當其所故常愼之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銑曰詁訓古言也舉一隅攝取其體裁統理皆歸諸古人之言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今臣僻在西蜀史記武王得仲雍曾孫周章封之東吳漢書曰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辭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辭 向曰太沖假立蜀公子吳王孫相誇以奢麗發以羅先生引法度折之

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有帝皇五臣本作王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劉曰非日月無以觀天文非四海無以著地理故聖人御衆附察窮神盡微若必須綱紀也崤東西崤也函函谷關也賈生過秦曰以崤函爲宮里居也言周漢皆以河洛爲都邑 善曰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之綱紀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周禮曰以星土分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尚書曰萬國咸寧張衡靈憲曰星體生於地列居錯峙崔駰河南尹箴曰唐虞商周河洛是居 翰曰錯雜峙立此九土九州也洛在星之分野而萬國雜列其中崤函西京河洛東京宅里皆居之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古學而陳之劉曰韓非有揚搉篇班固曰揚搉古今其義一也 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 銑曰吾子謂王孫也公子不直斥王孫而言左右者敬之

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劉曰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地理志曰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饗其利是時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言開國於中古也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在前故曰門也玉壘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後故曰宇也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揚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犍爲界面之故曰抗也濟曰廓開也包括抗舉險阻也宇猶區宇也江水分爲二故云帶二江也餘見蜀注水陸所湊五臣作臻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烏感藹焉劉曰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果實之饒班固西都賦曰郊野之富號爲近蜀美其豐盛 善曰班孟堅西都賦曰橫被六合長楊賦曰洋溢八區 良曰臻至也豐茂山林果實之饒也菴藹茂盛皃

於前則跨躡犍乾牂臧枕之鴆輢五臣作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劉曰阜大山也巒山長而狹也一曰山小而銳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善曰漢書志有犍爲郡牂柯郡益州又有交趾郡屬交州 翰曰寄也於蟻切春秋元命苞曰山有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 向曰跨躡枕倚皆據也犍牂交趾皆郡名途道也亘長也糺紛盤紆也鬱葐紛蒀於文以翠微崛魚勿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爲霞劉曰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子哀時命曰紅霓紛其朝霞山澤氣通故曰舒丹氣而爲霞也 善曰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 銑曰葐蒀氣皃崛

特起也巍巍峨峨皆高皃嶞天也秀猶拔擢也龍池瀥胡角瀑步角濆扶粉其隈漏江伏五臣作狀流潰胡內其阿汩骨若湯谷之揚濤沛普輯若濛汜似之涌波劉曰龍池在朱提南十里池周四十七里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　善曰瀑濆水沸之聲也瀑呼角切公羊傳曰濆泉者何涌泉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楚辭云日出自湯谷入于濛汜　翰曰瀑濆水疾流皃汩而水壯盛皃言此水翔之隈阿皆曲也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五臣作彫常曄曄而猗猗劉曰邛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神農本草經曰菌桂出交阯圓如竹爲衆藥通使一曰菌薑也南裔志曰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犍爲僰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實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邛竹菌桂龍眼荔枝皆冬生不

枯聳茂於山林　善曰王逸荔枝賦曰綠葉蓁蓁又曰朱實叢生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西都賦曰蘭茝發色曄曄猗猗　向曰邛竹竹名菌桂木名龍目荔枝皆果木名萋萋離離茂盛也隆盛也言此並彫落迎寒冬而生曄曄猗猗皆光色貌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五臣作影碧雞儵五臣作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五臣作焰飛煽扇於天垂劉曰孔孔雀翠翠鳥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羣翔興古牛餘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阯封谿似猨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春秋傳曰多人之下而昭于蜀曰帝呼也雀南寸門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嶲青蛉縣禺同山漢宣帝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也宣帝使諫議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褒病卒竟不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人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爓出通天光耀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爓熾也　善曰廣雅曰熒光也說文曰爓火爓也音艷

天垂天心垂也　翰曰白雉鳥名金馬碧雞神物也一曰此二神曜騁光儀也火在井故云沈熒其間則有虎珀五臣作琥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五臣作礫音歷符采彪筆尤炳丙暉麗灼酌爍舒藥反劉曰永昌博南縣出虎珀犍爲有白曹山出丹青曹青出丹青也本草經云皆出越嶲郡瑕玉屬也揚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永昌南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興古盤町山出銀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爍艷色也　善曰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　良曰丹青石色也虎珀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皆珍寶也彪炳內樂光彩貌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劉曰華容水名在江南之北岸崑崙山名也揚雄蜀都賦曰北屬昆崙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存焉東北有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塞也　銑曰流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勑知或隱碧玉嘉魚

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劉曰蛟螭水神也一曰蟠龍也一曰無角龍子也相如上林賦曰蛟龍赤螭碧玉謂水王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華也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褒中縣南口斜谷水源在北衷斜谷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一谷長七十里褒中有良材青曰斜谷之木可以爲栽拔　善曰項乘七發以傳湯而善起橫奔似雷行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鯉　向曰湯湯流皃雷奔水聲也即就也遠望眩轉若天之迴也水氣如雲霧之昏　翰曰鱗魚之屬介甲也龜鼈之屬蚊于水石也良木大材木也其樹則有木蘭梫七林桂杞櫹蕭椅於其桐椶宗枒五臣作邪音邪楔先八樅七恭楩毗然柟南幽藹於谷底松栢蓊鬱於山峯劉曰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揚雄蜀都賦曰樹以木蘭梫桂木桂也傳曰把梓之木樠大木也詩曰其桐其椅椶枒出蜀其皮可作繩似松有刺也樅栢葉松身楩柟二樹名皆大木也　善曰梫音寢　翰曰幽藹蓊鬱茂盛皃擢脩幹竦

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劉曰言山木之高也。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廣雅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曰峻岐樹奇技也。高標高枝也。取日至此樹於高樹，故假道而行。陽烏日中烏，至此亦迴翔翼於高技而遊。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鴥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劉曰鄧林林名也。窠鳥巢也。鵰鶚皆鷙鳥也。…善曰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咆，步交切。…

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劉曰濮，夷也。銅梁山名，在宕渠。…巴西郡有宕渠縣。…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劉曰巴菽，巴豆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蒩，草名也。…鹽池，出巴東…蟒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劉曰蟒蛦，鳥名也。…

【文選四】 六一

丹沙赩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劉曰涪陵丹興二縣出丹砂。…山圖，隴西人也。…赤斧，巴人也，能鍊丹砂與消石服之。…列仙傳曰…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鋭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

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於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麋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

【文選四】 六二

葩五臣作包敷蘂葳蕤落英飄颻劉曰青珠出蜀郡平澤黃環出蜀郡碧石生越嶲郡會無縣砮可作箭鏃禹貢梁州厥貢砮石芒消出蜀郡漢陽山谷辛夷蘼蕪皆香草也蘼蕪出岷山蒼陵山風連出岷山一曰出廣都山岷山特多藥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漸苞蘂花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楚辭曰採蕕芳之落英也翰曰其丹冬陸草也蕤香也彩多也育養也青珠黃環皆實也碧砮石砮石可為矢鏃芒消石藥丹椒風連藥名布濩繁密貌阿曲也蔓莚相連貌皋澤中也葩花也飾自為文飾也漸長也包叢生也敷布也蘂花心也葳蕤花貌英亦花也飄颻飛揚也神農是嘗盧附是料附音芳追氣邪味蠲癘痟痟音消劉曰盧醫盧人古良醫扁鵲也法言曰扁鵲盧人而醫多盧言癘氣不和之氣也痟亦頭病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痟首之疾孔安國傳曰痟有頭痛善曰淮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曰鍼中庶子謂扁鵲曰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良曰言此草藥經神農嘗之附俞古之良醫皆料此藥而用之此藥芬芳能逐去氣病與邪病其味可以

蠲除癘痟病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沫音末浸以緜雒劉曰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潛水於漢中安陽縣南有穴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潛水也又有沫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高山上下開其中曰沫水緜水在緜竹縣出紫巖山雒水在廣漢雒縣出章山周禮曰揚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緜雒猶揚州之有五湖也曰浸以緜雒潛沫緜雒四水所經本皆蜀地故皆謂之封域之內也善曰沫武蓋切翰曰封域土境也墳衍也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古衡切稻莫莫五臣作漠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滮皮尤切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普郎切沱尚未齊其膏液劉曰溝廣深四尺洫倍溝為洫左氏傳曰先王疆理天下謂地勢縱橫之宜也莫莫茂也李冰於前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溉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為雲門也滮池北流浸溉稻田蓄邑曰稻田所以陸尚書洪範曰星有好雨月失道不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善曰黃帝玄周禮注曰黃帝占曰雲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好此雲門之名不取樂也滮扶彪切陸音六言處雖易暑曰渠口分散盛貌言水分散如溉灌四雲者言其水豐盛雖畢星好雨不能齊其膏液用門以畢星雨尚不足比其膏液也

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熒熒焰出今則不然矣蜀郡一縣出柚西有鹽井巴東有橘柚又曰西有蜀都名井臨邛有鹽井劉曰巴東出橘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音亭榹音斯桃函含列梅李羅生劉曰皆果名也林檎實似赤柰而小味如梨枇杷冬華黃實子如雞子大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

也榹桃山桃也良曰函懷列行羅布也善曰爾雅曰榹桃山桃叢生不如中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五臣作孰素柰夏成劉曰周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鄭玄曰木實曰果皆甲坼也善曰可以為果也李奇曰此林檎也良曰柰有白青赤朱三色也言此果子皆甲坼之時同時開榮其色各異也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露凝微霜結劉曰毛詩傳曰火大火也大火心星也謂七月流火故曰大火流也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其大暑將退也翰曰大火心星也秋分時西流言此時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音臻栗罅火亞發蒲陶五臣作桃亂潰胡對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劉曰詩云樹之榛栗毛傳曰榛栗棗脩罅發栗皮坼而發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梨上林賦注曰蕭望之以武帝為苑賦曰上林賦曰胡桃自零漢書曰

廣雅曰石留若榴也上林賦曰樝梨梬栗郁棣與椅同側鄰切 [illegible] 良曰棠梨梬栗蒲桃石榴皆果木名肆羅列於中 [illegible] 皆自落酷烈香氣也

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

劉曰蒟蒻 [illegible] 樹而生其子如桑椹 [illegible] 食之辛 [illegible]

日往菲微月來扶疏任土所麗眾獻而儲

[illegible]

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

[illegible]

總莖𧆑𧆑裛葉蓁蓁

[illegible]

蓋實時味王公羞焉

[illegible] 可以羞於王公也

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鶩鷺鶬鵰晨鳧旦至候雁銜蘆

[illegible] 二鳥名也晨鳧 [illegible] 不得 [illegible]

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

[illegible]

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鰤鮷鯉鯊鱨

[illegible] 禮記月令曰孟春獺祭魚 [illegible]

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

劉曰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illegible]

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

[illegible]

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延閣 [illegible]

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善曰闕洞通也金鋪門上飾以金為之王題?上飾以玉為之暉映言光明也

外則軌躅〔直六〕**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武〕**萬室**

劉曰閈里門也管子曰閭閈不可以毋闔 [illegible] 善曰漢書 [illegible] 蘇秦說 [illegible] 軌躅音義 [illegible] 八達謂之崇期 [illegible] 八達八通之道 [illegible] 對出相對而出 [illegible]

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

言閭閈相次也 [illegible] 善曰 [illegible] 漢書 [illegible] 公為其門使容駟馬高蓋車 [illegible] 甲第 [illegible]

庭扣〔苦后〕**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音悉協韻 [illegible] 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illegible] 葛亮 [illegible] 姜維 [illegible] 為大將軍 [illegible] 第一宅也 [illegible] 匪非也

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

[illegible] 二人 [illegible] 居也 劉曰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 [illegible] 百重 [illegible] 纖細 [illegible] 山積 [illegible]

都人士女袨〔縣〕**服靚**〔才性〕**妝**〔作莊〕**賈**〔古〕**貿墆**〔徒計〕**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一本作譎〕**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作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矩〕**醬流味於番**〔潘〕**禺**〔愚〕**之鄉**

劉曰蘇林曰袨服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 [illegible] 橦華者樹名橦其花柔毳可績為布也出永昌 [illegible] 桄榔樹名也木中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 [illegible] 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南越傳曰使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故革書曰 [illegible]

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喧譁鼎沸則哤〔莫江〕**聒**〔古活〕**宇宙囂**〔許〕**塵張天則埃壒**〔烏蓋〕**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

[illegible]

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二叱〕**筒籯**〔盈〕**金所過**

劉曰 [illegible] 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 [illegible]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illegible] 黃潤謂筒中細布也 [illegible]

侈侈隆富卓鄭埒〔力〕**名公擅**〔常扇〕**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居兩〕**巨萬鈲**〔普〕**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

劉曰漢書 [illegible] 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illegible] 程鄭亦數百人 [illegible] 臨邛 [illegible] 鈲摫 [illegible]

邊城也 善曰漢書班氏敘傳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
旌旗鼓吹以臨卭是蜀郡之邊縣故云邊城 善曰識鎰管
子之文也 濟曰倰倰盛皃隆大也巨萬過萬也卓卓王孫
也鄭程鄭也皆蜀之豪富人也埒相校埒其富名也二人皆
擅取山川之利故多財至於過萬倫者
貨殖傳言其雄富所致威盛及於邊城 **三蜀之豪時來**
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 劉曰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
蜀漢漢武帝分置犍爲 善曰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 向曰養其交道結附儔黨 **劇談戲論**
扼腕抵紙**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 劉曰其先生書曰
桓譚七說曰扼腕以要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
也百兩百乘也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善曰漢書曰揚
雄亡吃不能劇談張平子西京賦曰連騎相過
曰蜀氏以買賭而連騎 翰曰
抵掌也大車稱兩言從車百乘 **若其舊俗終冬始春**
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

四陳觴以清醥正**鮮以紫鱗羽爵執競**
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 劉曰揚雄蜀都賦
百金之家千金之公鮮魚鱠也詩云炰鱉膾鯉巴姬漢女
人持節之 善曰毛詩曰以燕樂嘉賓之心
楚辭曰置酒高堂上毛詩曰以燕嘉賓客且以酌醴毛詩曰
看核維旅鄭玄曰肴菹醢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
有巴姬禮記曰醍醴在戶 翰曰醍清酒也維言婦女
跡酒也羽爵謂觴作鳥形也巴姬漢女蜀之美女也 **起西**
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力**厲紆長袖而屢舞翩**
躚躚以裔裔 劉曰昔周昭王出遊漢中而隋
周乃使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是從宅西河反公由故其始
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呂氏
春秋昔日長袖善舞詩曰屢舞躚躚向曰西音江上
皆曲名也促柱絃也飉厲歌聲也翩輕皃僊裔裔皆舞貌 **合**
古詩曰 **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劉曰
合

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 善曰漢書曰趙李諸
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富 翰曰
酹聞故合并其樽促近其席引持也
詩箴以相罰灌罪皆酌罰累月
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
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 劉曰王孫卓王孫也皆
郤公 魚文魚也尚書曰 駟馬
樂服 人 公 也 揚 蜀都賦曰若其
拔相與如乎巨野羅車 乘 者萬數 詩云
謂左傳曰 駟 千乘
子周書 六 馬 者 公得馬
日 也 其 人 言 皆 鞶 也 良 馬 魚 文
也 校 軍 也 繽紛衆多貌
匪旬 劉曰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
疑 前 曰 邪 玉 津 在 犍 爲 之 東
日 旁 并 公 子 菀 道

行 所 經 營 一 所 其 實
月之中乃前期旬不以旬也 翰曰 自月朔
月晦還兼一旬也 **蹴**秋**蹋蒙籠涉寥廓鷹犬倏**
眒音**罻**尉**羅絡**洛**幕**
五日作 也
體音叔 善曰孫子兵法 獸蒙籠
從也 草蒙鄭 綱 羅 道 路
草 蒙 也 **毛群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
茂 也 蔡 也
皆 山谷 綱
中網林薄 劉曰毛群獸也羽族鳥也 散也
白 夕 切 戾 飛 揮 霍 也
擇 雉 **屠麖**京**麋翦旄麈**
帶文蛇跨彫虎 劉曰
而 之 言 其 勇 也 尸 子 中 黃 伯 云 行 之 猶
而 名 其 處 善 曰 趙 人 大 夫
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

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五兀）之蹇滻（作㢞）。（劉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九折坂在漢嘉嚴道縣邛萊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屼，山名也，一山有五重，在越嶲……）[illegible]

戟食鐵之獸，射噬（市制）毒之鹿。[illegible]

皛（作拍）貙（五各）氓（朱豹）於葽（伊宵）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所……）翮，獸廢足。[illegible]

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魚綺）輕舟，娉江斐，與神游。[illegible]

罨（奄）翡翠，釣鰋（偃）鮋（由），下高鵠，出潛虯。（劉曰：鰋鮋，魚名。罨，網也。……虯龍在水，故釣出之。）

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illegible]

騰波沸涌，珠貝汎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illegible]

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五……），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illegible]

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許乙）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illegible]

故曰二八。上林賦曰：肹蠁布寫。濟曰：踊躍，權於也。三川謂
弓言也。向曰：卓犖，高貌。兒，詭異也。瑕憤，鬱越兒。經緯，粗纖
文也。雄，徑謂黃弘血柱宇魍之類是也。人理相如君平之類
是一為下文張本於此。為都景大也。形螢異生，鮑蚊頻是也。
其羣生之，如泉之布寫也。言大福之與，有如此蠢擧而多
也。此作者於也。銑曰：此皆妄為變化，蓋非常理，嗟歎贊偉
美也。蓋此見
美乎昔時。

近則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於貴**若相如，皭**爵嚼**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許縣**道德，摛**勑知**藻掞**舒豔**天庭。考四海而為儁**俊**，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為譽，**五臣作美**造作者以為程也。**

五臣曰：無也。字劉曰：揖
如司馬長卿也。君平，嚴
憲也。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歸十
雲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之貌絢之
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元
帝時王褒所作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擢
奏羽獵賦，天子異焉。又云：班固大雅傳曰：初讖綽灼鄭
門，改仁讓，為天庭也。漢書揚雄傳曰：良躍擢光躍明
蓋以口史記曰：屈原游於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
廣曰：皭，疎淨之貌也。在詩切，周易曰：含章可貞。鴈衍傳詩曰
沈博絕麗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在中華散，國策蘇秦曰
外客方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句曰：炳，明也。載，猶生也
言江漢明靈，故代生英哲，擢秀富貴。兒增秀，美兒也。根炳為王文
粲富，故以藻為君子，懷道有節，故云嘯其煒燁，光彩也。言王
褒、揚雄、相如生光彩若草木秀盛而發，為揚雄合章文言皆
生，給明也。擒猶發也，掞猶舒也。四海之內，以為俊異，當之中
代，光得擅名天下，以為
延譽，文章取為程準。

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岨五臣作阻**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

善曰：劉曰：
有大山，東有殺函，北有渤海，西有河所謂四塞之國也。史記
過蒙恬傳曰：據河為塞，大口隗小口，雖峻阻之蔽也，長城若
塍埒也。豁，深貌也。戰國策，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言此
曰：塍埒，堤也。言以長城阻視長城同畔隔也。言此峻阻視長城，同畔埒也。
谿險若兩都，關山巨防皆可吞納也。

一人守隘烏懈**，萬夫莫向。**

子義曰：淮南子曰：一人
守隘，千夫莫向。
良曰：言路隘險也。

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去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
自立為天子，蜀。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遂
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姓劉，諱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後也。益州牧
即皇帝位。備漢後，故曰宗。銑曰：公孫述躍馬，遂進圍成都，璋出降先主
也。先主劉備下車而自王之，輦，天子車也。而所以肉食於此，以負之。

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劉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周禮曰：富有之謂大業。論語曰：唯
酒無量。濟曰：孰，誰。尚，
勝也。無量，猶無窮也。

蜀都賦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下

吳都賦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左太冲

劉淵林註

東吳王孫冁勑忍然而咍呼來反 劉曰莊周云齊桓公冁然而笑楚人謂相啁笑為咍楚辭曰衆兆所咍 翰曰冁大笑也楚人謂笑曰咍相笑弄兒也蜀西蜀公子稱山川險阻而王孫以為未足多盛也故笑弄之欲資其談辭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

音聊物土析音昔於地理者也劉曰謂天有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 善曰漢書曰斗牛星料度也 善曰文子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書曰斗牛吳分野 向曰料計析分別也言計其土地上下定其貢賦而分別也古先帝世善本作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

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五臣本作諜音牒石記

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劉曰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世本云齊陽有武帝行過宮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策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揚雄書曰齎細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說文曰牒記也牒與諜同孝經鈎命決曰封禪刻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 良曰帝世謂虞舜之世也曾經也九州外有八紘紘細之網紀洪大也緒業也光亦大也宅居也言先帝曾覽八紘大業一統六合方居天下又飛集於遐方之宇為天稽六合謂四方上下也 銑曰鳥謂鳥跡書也策篆落會大篆書也素謂帛也所以書之王牒石記皆典策之名也梁岷蜀之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名也館宮舍宅行宮天子行幸所止處也基跡也今觀先代典漢何聞蜀之有此跡乎謂斥吳也而吾子言蜀都

之富禺音愚同之有偉五臣本作瑋其區域美其林藪

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辭俊反蹲音存鴟昌夷反

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音握善本作握齪而筭固亦

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蒲博而論都邑善本無邑字抑非

大人之所善本無所字壯觀也劉曰禺同山在越嶲縣蜀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黃金其路由於劍閣褒斜也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陀陰陀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有次陀陽厄五陰陀之合為九漢書律曆志其有陽九事 善曰揚雄蜀都賦門扞盤石唐芒饗會重漢書曰鴟食其蹲鴟紅踈好奇禮焉一齪初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旁礴萬物以為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礴與魄同大人不曲言公子之以為誇美也 翰曰西蜀公子也禺同二山名漢人有右手持鉏也以為公子謂西蜀公子也禺同二山名世濟人有死故以九陽數謂東陽用事也言其有以濟之陰陽之時其時之英也可世其根不死故言得濟陽九之厄也 銑曰齷齪局小人所為者可曲士小人也言蜀局小人之計也乃自苦而況於我乎何曰旁魄混同言若混同而論都邑則蜀都之小不足以為大人之壯觀也

何則土壤不足

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

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

以儷音麗王公而著風烈也劉曰攝持也老子曰善攝生漢書公孫述王蜀吐而亡諸葛亮相蜀劉備而敗凡天下存亡皆繫乎人然強弱有定勢利害有常也以有不可守之上不可與之國矣易曰六五

之古麗王公也　善曰漢武栢梁臺詩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春秋𤼵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
丘墟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著麻也尚書周公曰契化奢
靈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　向曰發疑
問之詞故言何如此蜀之土地卑濕故不足以養生周盡謂
防衛也翰曰公孫述爲光武所滅諸葛亮也卿大夫稱家
亮死後蜀國方破此言諸葛亮家之而滅若舉大以明之
銑曰軌轍車跡也儷偶也言蜀都豈可以偶王公之德而著
其風烈

翫其磧七亦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覿善本作覿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直連也

劉曰磧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
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故曰不窺玉淵者
不知驪龍之蟠也　善曰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說文曰磧
水渚有石者也且壁切驪音離左氏傳曰衛州吁曰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上邦謂上國也方言曰躔歷行也　良曰說習也
淺水而有石者王淵淵深而有王也公子所習近如此水
之淺近也不知我國如王淵之深焉驪龍龍名也龍蟠必在
深淵今公子不窺則不知龍在淵　濟曰蜀但知習其敝小
都邑之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邦國也躔行歷之所

子獨未聞大吳之巨五臣本作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德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五臣本有俗字輕脫躧五臣本作屣於千乘五臣本叶韻音承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歆音決望也

劉曰
戰國策曰黑齒雕題大吳之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
陵季子讓國而不處遂化荊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韓
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禮衣季弟曰稱袖長而象也
委至德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論
端委至德太伯也高其克讓延陵也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
喪將立季札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
讓不受史記曰壽夢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曰
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躧耳躧屣爲歙就丈尺則歙

所解切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上
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臣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翰曰
子公子也上言公子謂歇小節不見上邦之英雄此辭爲公
子說吳都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麗乎銑曰造
始也太伯周太王田子大王欲立之讓弟季歷遂居荊蠻號
曰句吳故吳國始自於此也延陵季子吳公子以其賢欲立
之季子讓不受遂封延陵也又曰言吳都復建立太伯延
陵之至德以創大業世無德而稱美焉濟曰大伯延陵
將其志操棄其位以存讓德以興高節又曰言吳能建太
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蓋蹈千乘之重如脫屣棄之躧猶
也良曰率土謂天下也歆猶羨也
下以此當則非列國之所以歆羨而況蜀之小國乎

故李善本作固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包括干越跨躡蠻荊

劉曰左傳曰天子經略荊滅國制諸侯略分界也
曰寰宇爲經略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吳分野星紀則其分域若日月以五
星之所紀始故謂之星紀竟若斗爲星紀則其分域亦猶
能爲經緯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鬱林今滿交趾九
眞南海日南皆越地吳之所并也并蠻吳林得并州四郡零
陵桂陽長沙武陵　善曰漢書曰哉狄之與干越不相入也
音義曰干南方越名也春秋曰干越入吳杜注曰干越人
語聲詩曰蠢爾蠻荊鄭玄曰經略營之星紀斗牛星名
也良曰言拓士境畫土疆卓犖高絕出羣也兼并吞納也
言其廣大可以吞納天下也向曰干越蠻荊名不爲吳所
并故云包括跨躡若足之所及也言蠻荊之地方吳之所得

婺音務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垌

劉曰越楚之地皆荊揚故言婺女翼軫寄
寓猶寄也善曰漢書曰越地婺女之分
野粵楚翼軫之分野周禮曰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漢書南海
有龍川縣林汶說之翰曰婺女星越之分翼軫
星楚之分其地出爲吳所吞則其星之精靈皆寄寓於吳
也濟曰衡山南嶽本不在吳分故指之以爲吳野之鎮龍
川水名目望也言望
此水控帶其郊坰

爾其山澤則嵬五回嶷魚力嶢五聊屼五骨巊烏鼎冥莫鼎鬱岪五臣本作嵂音拂

向曰並山高險之貌也

潰胡對渱音洪泮普半汗音旱滇音顛𣶏音沔淼音眇漫

向曰並水廣大貌

或涌川而開

瀆劉曰四川紅水言積鉅以成其深者大水之通稱也或呑江而納漢向曰九江入震澤故曰呑江漢水南入於江故曰納漢硠硠郎磈磈力罪反口皆山石貌虢虢流皮
汧汧古汧反口皆水流貌磤丘金硡今魚乎數州之閒灌注乎
天下之半劉曰山之大者衡嶽霍之大者彭蠡也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會稽餘姚揚州山藪水
所出錢塘縣武陵龍川出其旧故曰涌川九江經盧山而東故曰開瀆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故曰呑江又曰漢水
東爲倉浪南入于江故曰納漢與揚交界故曰數州之閒主地闊遠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山地理志曰沸
巖山皃水皃翰曰言山水廣遠也百川派普拜別歸海而會控清引
濁混濤并瀨音賴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匹祕焉
洶洶呼恭隱焉磕磕劉曰字說曰水別流爲派濞大波也磕急流也磕苦蓋切善曰尚
書大傳曰百川趨于海洶洶磕磕皆水聲也翰曰江海下故百川歸會之控亦引也言水清濁混其波濤合其湍

文選五　五

瀨同入于海也又曰水相激盪曰濆崩波復涌起爲沸騰也寂寥無聲也邁行也言衆水皆合歸入貫大之更無沸騰之
聲澹然常行也向曰息水暴至聲也洶洶疾流長貌隱焉磕磕雷習之聲出乎大荒之中
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善本作陽谷之
滂沛潮波汨于筆起迴復萬里歊許嬌霧漨音蓬浡蒲沒
雲蒸昏昧劉曰大荒謂海外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孤竹在北北戶在南日下在東
西王母在西皆四方荒昏之國也又曰東至大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四極謂四方之極極遠也言大荒
東極扶桑暘谷若謂海外彌曠無所不連也滂薄工切善同餘往翰曰言大荒國名東極言極天地之東言廣遠也
扶桑暘谷皆日出之所言水流遠至於此滂沛水多貌曰日拔也言江海潮上覺水皆逆流須臾萬里歊氣也雖浡貝
煙霧之狀水氣蒸而爲雲故昏昧也泓烏宏澄奫於倫潫於權澒胡貢溶餘腫沆戶朗
瀁余兩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纏湉恬漠而無涯

物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
烏戶劉善曰說文曰泓下深大也澄甚也奫潫深之貌瀁胡孔切澶湉安流貌翰曰泓澄上皆水深廣貌有流百川之
物分百川爲之長也突盡也瓌奇言奇異之物皆於此也鱗甲謂魚龍也甲者龜鼉也於是乎長鯨
呑航郎胡脩鯢吐浪向曰鯨鯢大魚能吞舟船吐波浪也躍龍騰蛇鮫
鯔緇琵琶王鮪偉鯸鮐侯台鮣印龜鱕翻鯌錯烏
賊擁劍䵹於每反音作句鼊辟鯖青鰐鄂涵胡南泳乎其
中劉曰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鯤曰鯨或死
鯢者不於江也一名曰鯨猶言巨魚也異物志曰珠折干曰鈞
年有牛出水上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
鯔魚刀口可以爲魚鮭形如鯢長七尺鯨魚會稽臨海皆有之
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東海有之鮪魚大者長丈餘
尺鯸腹下有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
餤之蒸煮餧之肥美豫章人珍之鮣魚長三尺皆細鱗身由

文選五　六

正四方以扶南記云大魚欲死鮣魚皆先封之鱗鯌有橫
滑左鼻前如斤形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鯌故謂之鯌魚二
十餘在鼻此其尤異者也魚所繫不中數也有出入鯌子朝
出來食暮還入母腹中皆以臨海烏賊魚中藥腹邊獨色不
從廣二尺許有似其鼈大大者如人大指長二十餘故曰
與鼊同特丁莫而生光明常已覆之如珍寶以打如紛故曰
擁劍其一螯特大以取食出南海交趾以爲飾也其物肉如
鼊四足縷胡細指其甲有黑珠文彩如瑇瑁可以飾物肉如
鱉肉肥美可食鯖魚出交趾合浦諸郡鰐魚長二丈餘有四
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及大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生
則出在沙上乳卵如鴨子亦有蓋頭可食其頭琢去齒旬
日間更生廣州有之涵沉也楊雄方言曰南楚謂沉爲涵泳
潛行也見翰曰善曰莊子曰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周易曰
見龍在田或躍于淵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
而騰鯌居亦切向曰言此水族皆涵泳於水中葺入七鱗鏤甲詭類舛錯泝
素洄順流噞魚檢喁牛恭沈浮劉曰葺累也甲爲鼈甲也其鄭曰魚葺鱗以白別噞
喁魚在水中羣出口貌文子曰水濁則魚噞善曰毛詩曰泝洄從之道阻且長銑曰言海物皆如葺飾其鱗彫鏤

其甲詭怪異類互相糾錯也翰曰泝逆流上也言水物或逆上或順流躍出口於水上也鳥則鶤雞

鸀鳿玉鶂霜鶬鷺鴻鵝爰鷗居避風候雁造

江溪鸂鶒勑鷉庸鷮巢鵁青鶬秋鶙鶘帶鷗

鷸三鷀敵鸕盧泛濫乎其上劉曰鶤雞水鳥也鷄如鶴而大長頸赤曰其毛辟水毒丹陽郡左傳曰海鳥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知其鳥以為神也鶂鷀水鳥也色黃赤有斑文食短狐蟲在水中無毒江東諸郡皆有之鶂鷀似鴨而緋足鷀鶄出南海桂陽諸郡　善曰鴇雁避風而南來毛詩曰有鴇在梁毛萇詩傳曰禿鶖也蒼鶊鶻鶘大如鵝郭璞山海經注曰鷗水鳥　銑曰鶂鶂海鳥避風以魯門至也言雁候時而來居於此也翰皆鳥名也泛濫群遊於水上也

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去自玩彫啄蔓藻刷盪漪瀾劉曰湛淡水波兒彫啄鳥食兒蔓藻海草之屬也　善曰說文曰剩毛也特蓋語辭也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爾雅曰大波為瀾　翰曰言鳥遊自得其性也跳音織張口鳥啄傷蔓藻水草言鳥遊啄蔓藻以食之刷盪毛羽於漪瀾之上也

魚鳥聱五交耴魚乙萬物蠢蠢尺允生芸芸駪駪

呼廣許荒慌罔奄欻許勿神化翕忽函含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備屭許器首冠貫靈山大鵬纘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上重淵殷聲動宇宙胡可勝源劉曰蠢蠢動也函幽育明皆謂珠王也猶之狀也窮性極形皆極大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巨靈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莊周曰北冥有魚名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風扶搖而上九萬里示振盪之狀也汪流水深兒其聲勢之不可勝盡也淮南子云蠢鄭生宇宙生天地者也　善曰埤蒼云體不蠢也杜篤論都賦曰蠢生萬類駪駪不明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時而不動玄中記曰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贔屭連鼇翰注曰擊手曰抃音卞　向曰聲耴衆聲兒魚當無聲此云魚鳥聲耴者文之失也又曰蚌蛤珠胎皆盈虧之物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缺巨鼇大龜也贔屭用力之兒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　翰曰蠢動也萬物蠢生於天地之間皆有氣色芸芸駪駪氣不明兒也又曰殷聲也宇宙天下也謂聲動振於天下何可勝說其本源之所由也　良曰慌罔不明兒奄欻翕忽變化疾速兒又曰振盪動也汪流漫水也抃擊也重淵言深也大鵬鳥翻飛兒翼若垂天言水中其聲加雷霆　濟曰大鵬鳥也纘翻飛兒翼若垂天言至大也　銑曰物在水故曰函幽珠王生焉故曰育明也窮性極形各得其所

島嶼序緜邈洲渚馮平隆音崇曠昭迢

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

桃屈盤五臣作盤迴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蕤珊

瑚幽茂而玲瓏劉曰島海中山也與海中洲上有山石總武黃海賦曰覽島嶼之所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濟曰迢遞遠兒島嶼也迴望路絕人眞路絕風雲通者謂水能交通也條之枝巨風云以交通水經曰事海中有山之名也大枝屈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張曲此鑑木也其枝葉皆辛十葉生巴南廣山人長生鄧門楊選考以為彈蓬萊三山神仙所居焉漢歌曰上蓬萊不枝扶南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善曰桂植其東子山碑曰山精英兮朱金闕曰丹桂植其東莊子曰南方有石十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　翰曰海中山曰島洲上有總森也洲中有草木曰渚隱憑高大兒也又曰樹盤曲三千里丹桂者言其地多桂而叢生木叢生曰灌　銑曰曠瞻為眺皆遠望也迢遞長也冥蒙不明兒麗異也言洲嶼者珍怪奇異之物著處充滿也　良曰絕謂山海險難唯風雲可通　濟曰抗舉也敷布也瓊枝玉樹生於水下故云幽茂玲瓏枝葉兒

增岡重阻

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

烏寧素女江斐五臣作妃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

寔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覶魯和縷劉曰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
海神童吳歌曲曰仙人齎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嗟楚人
發語端也善曰馮衍爵銘曰留如江海壽配爾貞其辭曰
紫貝闕兮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霤列仙傳曰赤松
子嘗止西王母石室中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游埤蒼曰翳
孅美也奴鳥切史記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王延壽王
孫賦曰嗟難得而覶縷銑曰增岡重阻高峻皃其中多居
神仙故曰列真之宇增岡高山也重阻險也又曰幄帷帳也
嫋嫋素女謂神女言仙人所居有也向曰玉堂石室皆仙
人所居其霤相接至也距至也良曰江妃解珮與鄭交
甫者海童海神也二者皆於此往來宴語也銑曰神妙則
所述神仙之事仙道至微事或響象言未審
也嗟發辭之端覶縷次序也言難知其次第也爾乃地
勢坱烏朗圠烏點卉木𦼮烏老蔓遭藪為圃值林為苑
異荂若車蓲數蕍育夏曄于輒冬蒨五臣作倩方志所辨
中州所羨劉曰坱圠莽沕也高下不平皃也卉百草摠名楚人語也言林藪非一所在皆為苑囿有國有

家答問天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為園圃也爾雅曰荂華也
南方草木通曰冬生故曰蒨善曰鵩鳥賦曰坱圠無垠廣
雅曰蕍長也爾雅曰蕍發也翰曰蒨猶數蒨亦草之皃也
靡蒨蕩而愛作切蓲與無俱切向曰坱圠地勢高下
也卉木摠名言草木盛長而蔓延銑曰遭逢也有草曰圃
有木曰苑言遭藪草為圃值林木則為苑言不特故為之苑
也異荂蓲蕍言育盛草木多也曄榮皃蒨盛皃言草木夏榮
冬不彫也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錄者若分辨色類則必有
中國之所歎美也草則藿蒳奴荅豆蔻薑彙謂非一江離
之屬海苔之類綸關組紫絳食葛香茅莫侯石帆
凡水松東風扶留劉曰異物志曰藿香交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形
以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蒳草樹也葉如栟櫚而
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雞舌香食之
益美薑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擣之以為齏蔓一名
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
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彙類也周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
吉所謂薑彙非一也江離香草也楚辭曰扈江離海苔生海

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
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
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
食葛藤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出種之香茅生
零陵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相貫
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
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
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若蒟破之長寸許以合
石賁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
曰蔻火豆切向曰江離香草海苔菌菜也蠶亦類也濟
曰綸組紫絳四者皆海中草食葛藕根
也香茅乃草石帆以下四者皆草名也布護皋澤蟬聯
陵丘夤寅緣山嶽之岊節冪覓歷江海之流扤
五骨白蔕帝銜朱蕤鬱兮茷以說茂曄兮五臣本作曄曄字菲
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
其宿莽劉曰許氏記字曰岊陬隅也山之節也扤搖也揚雄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茷包裹也匭纏結

也尚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
物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柙也爾雅曰卷
施草拔其心而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生平亮之以其上故
離騷曰夕覽洲之宿莽善曰毛萇詩傳曰扤動也莊子
曰草木之句萌銜翠蕤實說文曰蕤草木華垂皃肸蠁且生
蟲蚊麻是也其羣望之如氣之本為也言大當之與有如此
蟲孳扤而多也夤緣出也莸以執切蕤汝誰切翰曰布護
草叢生皃澤畔曰皋有水曰澤蟬聯謂不絕於丘陵之上夤
緣言衆草滋長皆緣上山嶽而生山曲曰岊冪歷草掩覆於
岸而江海陵流於草下以扤搖動也蔕花根而綴于枝上朱
蕤花也言花生於草若草銜之職貢謂獻於君也納猶入也
包裹也匭匣也謂致於裹匣而貢之離騷云宿莽宿短草莽
長草銑曰鬱多狀也凡草初生之謂茷曄曄盛皃菲菲美
皃言花卉叢生鬱茂華盛而美之良曰光色炫晃謂花卉
向曰晃光色之皃芬馥香也肸蠁蚊
類也言香氣積聚如肸蠁之霣飛也木則楓柙甲豫章
栟櫚枸古侯榔郎緜杬元杶椿櫨盧文欀襄楨貞
橿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南榴留之木相思

之樹劉曰楓柙皆香木名也豫章木也異物志曰栟櫚也皮可作索拘根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栟櫚同栟櫚出武陵山拘根出廣州木縣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縣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折大樹也其皮厚味甚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衆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杬櫨二木名文文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櫨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以麵交趾盧亭有之楨櫨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煑食也廣州有之南榴木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又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女家莖重葩殗五臣本作掩葉輪菌巨筠虬蟠盤墆焚立㙄徐立鱗接榮色雜糅女又切綢繆縟繡宵露霮徒感䨴徒外旭許玉日晻烏感昧蒲對與風

颻七子年颺揚颲揉颲酉於瀏力九颼搜飀留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竹幷奏笙竽俱唱劉曰莊周曰匠石見樹百圍其高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挐亂也女居切殗重也於劫切鄒陽上書曰輪囷離奇相重之皃毛詩曰旭日始旦晻時方闇也房林切颲颼風聲也律調嶺也設仲又所謂幽律是也說文曰筑似箏五絃之樂也世本曰隨作竽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簧也　濟曰言木之宗族茂於岡阜也幽遠也　翰曰本根也言根深枝盛下達千尋傍垂蔭萬畝之也　向曰葩花也言木攢其枝柯亂其莖蒂花葉重疊以相掩覆輪囷屈曲皃虬龍也墆㙄相重疊皃言木形屈曲如龍之蟠相重若魚鱗相接也宵夜也旭早也霮䨴露重皃晻時昏暗皃言木茂盛夜含重露朝映赫日常晻然昏暗也　銑曰糅雜彩色綢繆繁密皃五色曰繡言花有彩色繁密相錯如繡也與風颻颺謂木於風颻瀏颼飀風聲也律謂竹音韻也暢通亮高遠也言風之鳴木作聲通音律音響高遠也此重言風搖林木之聲又如此音樂其上則有猿父哀吟貚胡昆子長嘯狖夷又鼯吾猓然

騰趠敕角飛超勑小爭縣接垂五臣本作爭接懸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輝散劉曰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為劍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跳於林竹搞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杖擊之袁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遂引去異物志曰犺猿頹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而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陽諸郡皆有之猓然猿狖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眞有之揚雄方言曰猿鸎也　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貚故梁兔園賦曰嘯雨雲亂葉[illegible]超土弔切　向曰猿父猿也言猿猿哀吟於林木之上貚子貚名此重言風搖林　銑曰狖鼯猓然亦猿之類騰趠飛超言其輕捷也　翰曰言猿狖之類爭接木懸垂游遠枝也此言猿狖之類舉游忽遇人則驚亂如沸牢落稀疏也翬雉也雉之驚散以不羣偶而去猿狖之類驚走亦如雉之散也其下則有梟古堯羊麡倚狼

以羊猰烏八貐臾俱貙勑俱象於音烏本作烏菟徒之族犀兕似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曜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劉曰爾雅曰梟羊一名萬萬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海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麡狼大如麋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常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猰貐狀如貙龍首食人貙似貍而大或曰能化為人也象生九眞日南山中大者其牙鼻長一丈於菟虎也江淮間謂虎為於菟犀狀如水牛頭似豬四足類象色黑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啼唯好食棘口中惡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故曰形鏤於夏鼎　善曰[illegible]在西切[illegible]以主切猰於八切淮南子曰鉤爪鋸牙於是摯矣禮記曰刀却刃授穎鄭玄曰穎鐶也[illegible]陵名可[illegible]山有能見鋒穎之狀　濟曰其下皆林木之下猰貐貙象顛也　良曰言此羣獸爪如鉤戟牙如刀鋸鋒穎言利也精目精也言其目如星之光其聲如雷霆之震怒

也山經山海經也其竹則篔云簹當林箊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篁篻匹聊簩勞有叢劉曰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為布葛林箊是哀公所與越女試劍竹者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筒竹細小通長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柚梧竹出交阯九真篻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強交阯人銳之為矛甚利簩竹有毒夷人以為觚刺獸中之則必死合曰竹叢曰篁苞筍思尹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所六矗森萃蓊烏孔茸而勇蕭瑟檀欒嬋一娟緣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解谷弗能連鸑音岳鷟仕角食其實鵷鶵擾其閒劉曰苞筍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月梢雲其說梢雲也嶰谷崑崙北谷也黃帝詔伶倫為律伶倫乃之崑崙取嶰谷之竹斷其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鸑鷟鵷鶵皆鳳類也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馬擾善也善曰橚矗茂盛貌冒犯也枝葉貌翰曰苞筍皮抽節以進長也往往茂盛之貌也翰曰橚矗森然長貌蓊茸聚也蕭瑟聲也擾亂也言亂於竹間也檀欒嬋娟皆美貌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玉碧之鮮潤碧亦玉也良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嶰谷山名生美竹言亦不能連也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以嗟葉無蔭龍眼橄敢欖覽棎瞻市榴善本作劉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劉曰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樹生山中葉綠色正赤肉正白味甘檳榔樹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楯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雞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石賁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阯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挂物

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脂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此膏飲之可以命渴椰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阯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橄欖生山中實如雞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棎探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榴榴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阯獻之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巳下故名之比方利切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向曰皆果木及果名禦霜謂冬熟也比景國名衡山南岳也言此果木結根列植生於此矣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祖會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劉曰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鸃皆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從下其巢子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阯興古郡銑曰斐美貌也言果木之花美而且芳香青壁山之石壁色青紫房果之紫者係於木上向曰五色曰綷鷓鴣鳥常南飛言其戀此果木之中歡其茂盛逐留未去也孔雀以玉色羽翰亦常飛集其中良曰重行言多也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苦買之垠銀音火齊去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匹沙碧素玉隱賑之忍崴烏乖𡾰懷雜插楚甲幽屏必井精曜潛頴五臣本頴作頴古硩勅列陊直氏山谷碕巨宜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劉曰琛寶也賂貨也詩云來獻其琛大賂南金琨瑤皆美石也鍇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頳赤也丹丹砂也出山中有穴禹貢荊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山出珠金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玉皆亦以色言也硩若言其如硩摘

而陵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繢璧垓玉以純脩研張衡南都賦曰脩珠夜光張揖先生曰宋有結綠脩侯宋玉於此名鄙其寶也 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羣駭雞宋東曰角有光雖見而駭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理著曰蔵纍不平也幽昇謂生𧍞也潛類謂階深而有光顯說文曰碧縹空青珊瑚道之珠𤣥子也曰言無小而不聲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許慎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 良曰琛賂珍寶也蜯瑤王名錯白鐵也阜山也垠畔也言此之物所出鄣曰火齊寶名駭雞角也雞見則驚之類丹霙玉並寶玉之類也隱賑言多也蔵蕤積聚雜沸幽昇謂雞生隱僻之處昇僻也精鮮則寶也玉之光雖在幽僻之處常須於有異光也若精也陊落也言寶玉生於山谷為人之所摘落也碕岸長岸也泉生明珠而岸草不枯玉在山林木潤澤積聚貌色盛也錯出曰言脩侯夜光珠宋玉結綠玉名陋鄙不可尚言此所出可謂貴也 其荒陬（侯子）譎（決）詭（鬼）

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音郭公）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五臣本作忼苦浪反）慨（苦代）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 劉曰陬四隅也湘東界平野有龍穴穴中有黑土天旱人人便共以水沾此土則累雨瘥之常以此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是糯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中南海有之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朱崖海中有諸東西五百里窮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斫之以盆承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鮫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日南人北戶猶曰北人南戶也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王餘泉室皆見博物志 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 向曰言其荒遠僻陋之所也譎詭高怪異也近水有龍穴其內蒸氣為雲雨故云所儲積也窮高也言高陸之地無水斫木取汁飲之極沈水居有其沈溺之鮫人居於水中此鮫人所居處也泉室則水居者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於人間賣綃綃則綃也又云鮫人寄寓人家臨去乃泣珠於盤留遺主人忼慨泣兒言日南人開北戶以就明則以南為幽都亦如中國之見北也 濟曰陵鯉以鯉魚四足如獺故云若獸浮石之輕者水中浮泛擬如桴栰也 良曰雙行者為比目隻行者為王餘片隻也皆魚名 其

四野則畛（忍）之畷（綴）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烏華）隆異等（都反改）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提改）秀菰（孤）穗（詞翠）於是乎在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畛舊田有徑路也說文曰畷兩陌閒道也說文曰窊汙邪下也越絕書曰舜死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左傳曰生人之道於是乎在 向曰畛畷陌中也言陌道路多不可數膏腴謂良沃地也兼倍言良沃之地而獲倍於餘都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品類也窊下也隆高也言原隰高下等類殊異 翰曰穱麥也菰草名其子亦可食故云穗也 煮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 善曰史記曰吳東有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為鹽國用富饒異物志交阯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 銑曰南人種稻一歲再熟有蠶一歲八育也 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音帝）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善本無也字）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五蓋）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 劉曰爾雅曰柢本也吳與周並世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五世益強大遂為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柢也越絕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閶門今見在銅柱石墳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陸門皆闔閭宮在高平里寒暑所闕謂冬溫夏涼 善曰西都賦曰虹蜺迴帶於棼楣 向曰徒獨者重美之詞也郛外曰郭郭外曰郊郊隧之內言深奧也為天下都邑之綱紀言吳都之土地寬有可以為霸王深根固抵開國之基址抵亦根也憲

表也穿閈也漫漫寬大貌言法天紫微星以營宮室閈廣庭之貌大 銑曰結闕謂城角相對水道言邪郛之內有門十六水道疏通也 良曰經營也言今所以經營都邑始於此者將傳於千年也 翰曰言宮室深邃冬則寒氣隔而不入夏則熱氣隔而不來雲館館名言此館至高虹蜺之氣繞帶於旁也迴繞也跨跱特立也煥炳言其宮室光耀深遠也

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覵史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 劉曰姑蘇吳臺名也 善曰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即姑蘇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蒼頡篇曰覵索視之皃郎襤切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濟曰建立也言臺高臨四望遠而孤立濬深也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爲名焉長洲茂苑言閈江海洲渚爲之佩帶所山 翰曰覵視也吳之東山多寶玉如府庫也海陵倉名紅粟謂陳久而色赤流衍溢目謂多而積也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時尹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偉曄于輒 吳志權都武昌 劉曰後都建業言離宮者明非吾舊都也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二殿名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欲伐吳大夫種獻越以大術不受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闔閭造吳城郭宮室夫差增崇修飾故曰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好必從觀樂是務 翰曰武昌建業皆郡名闔閭夫差皆吳王也言今復得闔閭造采其所營宮殿之法度也 向曰捷獵列次皃言今起神龍殿方施此物臨海赤烏二殿名崔嵬高大皃韡曄光盛皃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五臣本作榥音晃連閣相經閽闥譎

決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巨依右號臨硎苦耕反 善曰 長遠之皃魯靈光殿賦曰洞閣葛其無垠說文曰櫳房室之跡也又曰櫳檻也則門戶之處通名櫳櫳與榥音義同彎碕臨硎閣閭名也 銑曰閣道連而相經過也 翰曰言門戶奇異而奇異也嶮峻皃

雕欒鏤楶節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奢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 劉曰以少寧思也丹門言其奢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楣謂之梁也以爲丹柱宮楹柱拍門楹柱也 良曰欒栱也楶斗也比屋接其上青瑣門飾以青瑣文以青色塗之也 翰曰言宮殿內畫作雲氣彩圖神仙靈異以之然高數君身壯麗奢未足身安謂更於奢修也 銑曰古未足少寧今後因比屋於紂之傾宮以瑤爲臺以瓊爲室

高闈有閌抗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眈眈眈清流亹亹音尾 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音義曰馳道天子之道也詩曰周道如砥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爲馳道樹以青松古之奏遠或曰或提也韓詩曰亹進也 向曰闈宮中之門閌高也洞通也方軌並車而行也深曰砥平也 良曰橫也言表水橫流於其道 向曰眈眈青槐陰深之狀亹亹流水流進之勢

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頻以解署棊布橫塘查責加下邑屋隆夸苦瓜口長干延屬飛甍萌舛互 劉曰建業宮前寺俠道七里也解諸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名江東謂山間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爲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疑是居稱干也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使棟相俠也古合切陽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向曰寺司也言官司羅列實七里夾棟謂屋多而相夾陽路向南之道 翰曰櫛梳也屯營軍衛相次如梳齒相比解謂公解宅署如棊之分布

銑曰横塘查下閭巷名陸盛也奢奢也言此中之人競作奢
盛　向曰長千地名擬擬言邑室相連也飛甍并互言棟宇相
交互
也
其居則有（有字善本無）高門鼎貴魁岸豪桀虞
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
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魚几）內設冠蓋雲蔭
閭閻闐噎（劉曰應劭曰鼎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
鼎貴也虞魏顧陸吴之舊姓也昆裔皆後世也
賈捐之傳石顯方鼎貴躍馬之謂也蔡澤傳曰躍馬疾也
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善曰後漢書云江充為
人魁岸毛詩曰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後漢書曰
王公佐二千石奕世相襲揚雄書曰朱輪者十人銑曰鼎
貴鼎食者魁岸長皃虞魏顧陸皆吴之貴姓也昆後也裔苗
裔也岐嶷少而賢者能繼祖考之德老成者少而有長老
之道不冠赫奕不絶於代又曰言躍馬朱輪之人皆出入陣
兵也蘭錡兵戈之格而設之於內翰曰躍馬良馬疾行也
朱輪以朱飾車也疊跡累轍言其衆多也
向曰冠蓋如雲之蔭而閭巷為其塡噎）
其隣則有任

俠之靡輕訬（眇）之客締（細堤）交翩翩儐（毕平）從（自用）弈
弈（五臣本作奕奕）出躍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
舉白翹關扛（江）鼎拚射壺博鄱（婆）陽暴謔中酒
而作（劉曰靡美也揚子法言曰吾政荆軻客之靡締結
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相罰許名山漢書曰引蒲舉
白都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
章郡善曰漢書曰季布為任俠如淳曰把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俠漢書述曰江都輕訬薄為由綿結也弄君輕之貌
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
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劒室以珠飾之請春申君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列子曰孔子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扛舉鼎也史記曰
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横
開對舉也漢書曰元帝時覽拚射孟康曰手搏為拚畫投
壺也禮有投壺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　翰曰以義亦人人
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輕訬之客謂輕捷之人言其隣
近之處相次有之又曰翹扛皆舉也關門關也鼎大鼎也手）

銑曰拚　向曰締結也翩翩往來皃言其結交而往來賓者
儐以道引於前也從者侍從於後奕奕盛皃又曰鄱陽郡人
性多躁急酒半酣之時好為暴惡之戲中酒為半酣也濟
曰踊躍也以珠飾其履者衆以千百言多也良曰行觴疾
如飛也大白杯名有
犯令者舉而罰之
於是樂只衎（苦旱）而歡飫無匱都
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
轂昧旦永日（劉曰昧旦清晨也左傳曰昧旦丕顯善曰
毛詩曰其樂只且又曰嘉賓式宴以衎毛詩
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輦王者
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漢書曰費敗身麻莽死輦轂下楚
辭曰肯擢結駟而千乘漢書曰轉穀百數毛詩曰且以永日
向曰只辭也衎樂也飫飽也匱乏也樂而飲酒已好畫之也唱棹行而
歌也轉轂謂言方舟結駟唱棹轉轂自旦日而至暮故云
永日也翰曰都輦天子所居之處殷盛奥遠暨至也言帝
都殷盛而四遠之人皆來至
也方舟並舟也結駟連駟也）
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
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

眙（丑吏）工賈（古）駢坒（蒲必）紵衣絺服雜沓傱（先勇）萃輕
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肆果布輻湊
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珬（苦何　音戌　劉曰混同也佇
眙立視也今市聚人謂
之立眙南方多絺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颿者
帳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黄支
殷多異物入海市明珠流離奇石異物巳之數割若萬若謂之
寶物積會之地也西海有流離珂出海之本巳
珂琥者珂之貴者先論之本業南中鬻賦曰曰
衎賄言走見鄰先華切書日有擡相連也所幸
曰貨也言貨見物市音納雜貨如川之軍書曰流
門也空地也品物而東井在此也一都所聚羽城
中空也晁同品物市井在此也一都所鄱果布
之人皆通貨物而來中至也橘為柚也布絺紵也輻
大來者常也依敷珂珬上集自遠至也雜沓多亂之貌
太皃坐大也良曰珂珬上卒集也雜沓多亂之貌
車也按轡行也遂市中通達也言水陸並通市
故捷船過於肆也舉颿者捷帆用風力也）
緤捷賄紛

紵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維貨布帛曰賄金二十兩爲鎰史記貨殖傳曰……珠十貫爲一琲……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象牙爲簟……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

㴔譶澩㵾交貿相競諠譁

……

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

……

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宦居則珠服玉饌

……

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雹帶鮫函扶揄屬鏤

……

……

藏鍦於

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

則人欲弱越絕書曰闔閭既寶莫耶復……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之……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江中有庫藏軍儲……越王句踐……吳越春秋曰……戈船……

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

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

劉曰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已木見而草木節解[illegible]之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左氏傳曰[illegible]此時也可以戒以夫左氏傳曰纍糧坐甲又曰[illegible]曰組甲以組為甲祀姑幡也軍旗之屬也[illegible]至士軍與晉爭長晉乃戒夜中令[illegible]鐸建之[illegible]鐸之馬[illegible]二百九十六[illegible]具區澤名也[illegible]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illegible]言此順時於獵[illegible]鐸以[illegible]

烏滸狼𥇛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驚捷先驅前途

[illegible]名也其[illegible]在深山之中[illegible]人[illegible]南[illegible]有才巧不[illegible]南其耳[illegible]人[illegible]多好[illegible]今日南郡也又有[illegible]郡[illegible]切[illegible]以出切[illegible]名金鄰國名象郡郡名[illegible]皆長也[illegible]走之皃向曰言[illegible]之類為吳王先驅前道也

俞騎騁路指南司方

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鋩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

劉曰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illegible]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而右祛衣走馬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也指南指南車也[illegible]王[illegible]三千[illegible]也左氏傳曰[illegible]年[illegible]止也[illegible]馬[illegible]重光[illegible]服[illegible]也[illegible]

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陸以九疑御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熒煌

[illegible]湘水名也[illegible]

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臂騂射狂趫獷猤鷹瞵鶚視䚽譚䝟䵹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

[illegible]

舉石以投擿也王翦傳曰投石拔距陳臂通肩也漢書李廣
猿臂善武騎常侍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君之出多力而
駢脅者參乘左傳晉文公駢脅也趙走也善曰司馬相如
大人賦曰鴻而柱趍子召切說文曰犬走兒不可附也杜預
之泉其翠切說文曰䟃月積也宋衷曰猱相隨也多得參七
盛切莽買虞大薪韓詩細捎霧射陵也傳以手擊動而
役之拔距投石皆壯士所為者部伍也言壯士之齊伍者漢
臂善射驍騎亦壯士也狂趮走也獷猛勇也豨月之精者壯
勇之士如鷹鷂之目以視人
離為火莽買虞大昇言征獖羅爲大之野
上茨千鹵殳殊鋋蟬暘以良爽勃盧之旅長殺所介短
兵直髮馳騁儇許緣佻他弔坌步寸並衝枝無聲悠悠
旆旌者相與聊浪郎乎昧莫之坰
王身披鎧兵甲杖鈎盧之矛鈕也尚書曰鋋罽干
戈弓矛羸曰刃鈎兵伏切莫注曰車錯
鍛分戈兵梅不以甲罫兵旃一上分入
置宮之翼戟也兵下亡載方月止言

語罝罔也杖入此莫傷衛之兵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悠悠承兒也時莫廣大兒也聊浪放曠兒也坌
銳曰殳鋋戈類也直髮馳騁疾而髮上直也良曰罝姚
亦疾走兒技以竹為之大如著口銜止諠譁也聊浪放蕩也
財莫有材木猶頓之安言
廣而身至昧莫野也
相鉦征鼓疊山火烈熛必遙
林飛爓以贍本作浮煙載霞載陰拉力合五臣本作擸盡力
雷硠郎崩巒弛五臣本作直氏切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劉曰疊擊也鳥擇木而棲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
不擇音庸得美草物故而鳴於宮自將死不暇擇出
音急之至也凡間暇而有好聲急不擇音皆然非庇
也莊周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硠之至故云鳥不擇木獸不
擇音善曰說文曰鉦鐃也拉擸雷硠崩弛之聲拉朗答切
擸音獵雷硠山高曰岑韓詩曰疊鼓鄹振動
也熛火於山猛列熛於林木之間火焰隨風而飛煙冪山
而浮火氣時盛時衰如天有霞有陰
士卒鼓怒山乃崩弛拉擸木摧傷之響雷硠山崩聲也鳥
獸遑遑迫鳥不暇擇木而棲獸不暇擇音而出言甚也

魋胡鸁驚須司麋麖居英驚陌六駮追飛生彈鸞
鶬京射猱刀乃挺庭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嶕嶢
迾巷越壚嶮跇曳勒踰竹柏㰈連㯢杞柟
而封狶豲呼角善本作莼神螭掩剛鏃祖潤霜刃染
劉曰須動前兩足也莊周曰連之羈須覆大麋也在林寶學
山有曰駮白身黑尾一角虎牙食虎豹韓詩云有六駮乎
生鶬也師曠曰南方有鳥名鴆黃頭赤目五色食蛇也鴆鳥一
名雲白黑色長頭赤喙食蛇蛇有毒故人謂之毒江東
諸大山中皆有之霸切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不畏彊禦
虎毛蒼白具虎空手以搏也魋與暴同爾雅曰魋白虎黑異
虎音淑說文曰蒼上馬也鶬音京史記曰跳萬里如淳曰注
趨輸也欺曳切縛蒼曰鮏𧺃逃也䶄丑玲切豨取連切庵
手曰申迫角曰呉疾封狶蛇方言曰楚人謂豬為犆虎
豈切雀宗羅呼學切翰曰鼻空手搏虎也驚騎也縣 補也虎
䠞䠞皐壘六駮飛生皆獸名鸞鶬也夫鮏獸也鶬也鳥也皆
彈射而數奇需向曰嶕嶢高虎絕盡也言上嶮盡於高巘

聿撲也猱也施也伎收之所出蟲綫鍊也望縫者大行走也引謂與
豕豹之稻之開奔奔犯神之下紀神木名也封狶大猪也
旌綎鳥也伸讎猛也吔也呐謂縣繁之下扶虎刃一尖
翼之刃向如稠切也云爲也之也也承霜也於是弭節頓
轡齊鑣百城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
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披毛
羣以齒角為矛鋏古皆體著而應卒所以
挂抗苦浪而為創痏于衝踤徐醉而斷筋骨莫不
衄女六銳挫鋩拉捭甲比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嶺
𡾰請搡子八臂而㒸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
以跐之此劉曰離騷曰抑志弭節趣止行者也王者出入
聞翰注月舊君旌引本志方旗處盡而驕庫難問之於義員
不竹完在南比封翦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來

儻忽雖有石林雖有雄虺者蓋張設之云非必臨時所遇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廣雅曰挖穿也蒼頡篇曰瘠傷也說文曰踤觸也翊折傷也押兩手擊也廣雅曰趾蹋也且爾切翰曰此言止行也徘徊徘佯志不安也寓目於幽蔚未行之處志將乃言將重其游獵之事向曰羽旄戈鋋毛羣獸也鈹亦刀也鈹亦劍也巖碧也劉曰跡謂抵觸也鋭押擊也推藏謂所挫也巖崿深險兒攫搏也驟刺也捔押觸也蹤踏也言駐譯以覽將帥士卒之於鳥獸莫不驚懼而為禽捉觸而搏筋骨莫不戟戈矛劍皆鋒著卒遂往擊而為禽奔捉觸而搏筋骨莫不被挫鋒鏑摧折挫之也雖石駮林麋之類舉摧刖倒之雖毒蛇九頭將舉足而踏之

顛覆巢居剖音口破窟宅仰攀鵕思俊鸃宜俯蹴六豺士皆獏音陌剞居綺劂几熊羆之室剽匹妙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㹶㹶五臣本作鸎鸎扶沸切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劉曰山海經曰猩猩豕身人面獸博物志曰壯交趾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㹶㹶劉曰㹶㹶鼻卑而上卷其尾長且喜笑笑則上脣掩其目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其為蛇青黃赤黑鵬大鳥其翼若垂天之雲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骼骨也鵬鳥也翰曰剞劂小刀也剽掠取也落居也攫擊之也鬭也善曰鵕鸃鳥名也巢穴窟宅鵕鸃之出處也能食象故殺之出其骨也鵬大鵬鳥其翼垂天令斬之圖獵之藏窟也向曰猩猩獸性好酒酒醉則不能去乃啼則為人所擒也㹶㹶食人見人則執手而笑乃食之人因以竹筒貫臂而與之則笑笑則脣上掩其目人則抽臂以錐綴其脣於額而殺之格殺也

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步葛乎紭橫中忘其所以睒失冉睗適失其所以去就魂褫直氏氣懾之葉而自踢唐踧北蒲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方問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峽岫巖穴無豜音牽又作豣縱宗翳薈無麏鷚力幼思假道

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音秀劉曰紭網也踧猶蹴也經曰踏也怖也驚也劉曰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沒其箭羽也猶射前集於彭蠡之東其餘力竭皆伏也飲羽謂射箭而射箭集矣善曰毛詩云狼跋其胡公羊傳曰蹤窮高極遠窮變化備幽明之故也沒此云楚辭曰竊賦翩翩曰鶡楚辭曰碑曰猿翔于彭蠡之東其餘力竭皆伏漢書音義曰山有穴曰岫毛萇詩傳曰獸三歲曰豜南子注曰岬山旁也爾雅曰山有穴為岫說文曰鸇也又曰鷚鳥大雛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雷師也春秋元命苞曰月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居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曰良曰狡勇也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恐懼之甚也翰曰狼猶也驚皆狼猶於網中忘其看視失其去就也恐懼甚也向曰攫鷙也蹋跋躓於網羅者則射之應弦而沒羽也飲羽則沒也言其形影而仆僵累積取之使窮盡天地之美也以極其鳥曰中烏也月中兔也言將籠網羅取之使窮盡天地之間飛走之物也銑曰翠無水曰藪草木俱生曰薄山問曰岬言此中禽獸常然以空也豜縱獸子麏鷚鳥子

嶰户介澗闃苦鶪岡岵户童罾曾罘浮滿效獲眾音終迴靶霸乎行睨五計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胡本萬艘蘇刀而既同劉曰鶪者小山之別名也小之物亦窮盡也翰曰假借也行路於雷師雷近天之事也言天又借以為其足乃將借道於雷師披此重霄而上積攻狩高狩也善曰閴空也易曰闃其無人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童劉曰靶轡也彭蠡澤名山易大山曰嶰山夾水曰澗毛萇詩傳曰太平山不童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孔安國曰彭蠡既豬以空闃林木以為罟罷羅之罾言山間禽獸空盡於天地之間皆前功獲眾多也靶馬轡也視也言於三江之中備舟航於彭蠡之將迴轡乎行視之處乃觀漁於三江之中言舟航二名華舟航艘之總名萬艘蓋多也言多舟航艘艘而同行也

弘舸我駉連舳逐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

壺比鷁首之有裕邁艅艎於往初劉曰揚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船前也艫船後也皆彫鏤采畫有軒欄華楷之飾也
島詩謂以方壺蓬萊二山有宮闕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有焉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艫工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彫刻丹鏤望之若山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　銑曰舳船兩頭接木也巨艦亦大船名檣船尾言大船連接也飛雲船上樓名其島若蓋海言多也皆彫飾奢麗其制度非常之模軌也疊重峙以此堂多髣髴然山言船上華樓重疊如島之峻峙象似方壺之京闕鷁首船皆船之極麗者有裕多也邁過也言此舟船樓閣之盛皆過於往昔也

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高工楫叶子師選自閩禺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劉曰流蘇謂頓結彩垂於彫文之像也帝謂川中也言開文軒光輝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

班固述西域傳曰與悠外字閩越東甌禺東粵其役人便水方言云艄船曰篙檝橈也屋舍子曰來溪谷之處以勇禺長風遠風也靈胥伍子胥也江海之間莫不尊畏子胥猶秀者皆敬祠其靈以為性命舟檝之師獨能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長也寸陰晷之短也言水靈鐍之師善良耿長路於短景獨能先期而到之故有須臾之暇也　萬曰西京賦曰長風激於別島然後歸伸書曰子胥死王使棺也　大江口乃發讀驗騰爭共奔兵乃歸伸大海子胥蓋子胥水仙也　向曰組綺色也虎蕃五色羽飾惟而垂之軒門也幌帷也言於舟帆讀觀之中若此具而見之鏡照也區中也謂此鮮麗之色皆照見於水中工謂所善師謂所長皆使其駕行舟者故選擇而用之習御謂便用之也言習舟楫人之便用風波近弄子胥之神恃其所善乃皆無懼　銑曰責求也言風水勢急求千里之程在於寸陰之間先於所期須臾而至櫂棹謳唱簫籟鳴洪流五臣作波響渚禽驚弋磻波放稽鷦鳱明虞機發留鵁鶄劉曰鳱鳥也楚辭曰從玄鶴與鷦鳱尚書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鵁鶄鳥也似鳧頭上挖毛羽　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櫂說文曰謳齊歌也籟三孔籥

吳都賦

也䲭似石是以驚也　向曰簫籟言渚禽聞櫂歌簫管共驚之飛也　翰曰弋取鳥之名磻音名稽留也餘同劉注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鮔巨鰽闕賈鱺買所鱨嘗鯊沙罩嘲兩魪介罺抄鰝鰕遐乘鱟胡黿鼉同罛孤共羅沈虎潛鹿馽摯䶂籠僒窘束徽暉鯨背善作中於羣犗古邁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附於井谷劉曰易曰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莊周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驚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也筌所以得魚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罩籗也編竹籠魚者也詩云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斷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遊若單行落魄著物為人所得故曰兩魪丹陽吳會有之罺抄魚之器也罺形如車

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雄常負雌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罛魚罔也詩云施罛濊濊曰虎魚頭身似虎或云變而成虎鹿頭魚身出楚辭漢書有鹿魚者以網罟所得者言皆為網罟所得者也故曰網罟之中有力者出也魚大者莫若鯨也徽鯨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鮒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為水上直巽生三爻艮爻也艮為山山下有井以其井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鯖鯖也毛萇詩傳曰罩鰝也爾雅曰鰝大魚鰕大魚也說文曰罩捕魚器也兼有力也公切鷉鳥賦曰乘鷉以蟹若四梵求猶切也今為䩻又曰䩻騄以陵切鶺曰衆者以盤二多罟綱也言與鼃鼉同其羅緝也銑曰鈎餌上置食者縱橫言多也緒所以綴網之綱也謂指樓也鈎向曰罻鈎也罩籠也罺取魚器也罺大魚名接也小魚也谷水也井水之中其魚小也臨大河而鈎鯉者見射小魚於井谷以小之今我於江海之中得此大魚比於臨可而釣鯉者我又輕之無異鈎鯉者鮮於射鮒之微也翰曰沈虎潛鹿並魚頭虎鹿之身馬鱺僒束言俱陷羅網之

吳都賦

中莊子云以大鉤十二犗牛爲餌言衛鯨吞此鉤爲人所得
擢檣狀星也暴疾也鯨魚死其目精疾出而爲此星以相連
屬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 亡巾 想萍實之
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 酌 文鰩
遥 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
劉曰繳弋繳也緡綸皆釣繳也詩曰其釣伊何維絲伊緡山
海經曰東海中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雨其聲如雷
當以其皮冒鼓聲聞五百里名曰夔鮫人居水中出寄之北山
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
自呼赤帝之女姓姜遊於東海溺而不反常銜西山木石
以塡東海西山經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狀如鯉
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
而行言吳之繳綸得此鳥魚故西海北山失其翔翼遊鱗也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人取之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
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
策曰負水浮輕舟楊雄蜀都賦曰行舟競同

精也 向曰結聯兩舟並繫爲競而進今以爲競渡者迎潮
也振猶舉也緡網也逆潮水而上行舉竿緡網也言競渡
畢復舉網而取魚 翰
曰繳射也綸小網也 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
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 竟 賁 肥 錦繢 會 料
遼 其虓 交 虎 勇則鵰悍狼戾 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
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
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割賁錦文兒詩曰
闞如虓虎戰國策曰趙王很戾無親良曰雕題額也螭龍也
言夷人雕鏤身爲文與虯龍之色相似故云比飾又可與
虯龍偶對也濟曰言上雕題鏤身人也亂賁猶依倚也增
餘也言其依倚如錦綵繢猶猛也言其猛勇也
悍怒目也言如鵰鷙之怒目狼射之惡戾也 相與昧潛
險搜瓌奇摸蝳 代 蝐 昧 捫觜 規 子 蠵 惟 剖巨蚌於
回淵濯明月於漣漪 劉曰昧冒也巨蚌育明珠者也列
仙傳曰高后時會朱仲獻三寸四
十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珠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
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波貌也

濯光珠於驪水盡美之 善曰回淵水也 良曰言文身之
徒能冒昧險阻之處搜求瓌奇寶玉之物 銑曰摸捫以手暗
取蝳蝐以蟕蠵類有文甲蟕蠵大龜可爲器 向曰剖開破也
巨大也回淵深淵也言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珠
光色洗於漣漪細波文 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
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 去 貧哂澹臺之見謀
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
劉曰子羽挾仲尼弟子澹臺子羽也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娶妻三年
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國
之大夫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罄盡也言至異之物皆得之也
也言盡天下至異之物而無求之不至者矣言皆得之也
向曰言搜索瓌奇珍異之物而求之也博物志云澹臺子羽
翰曰襲入也徇求也得之皮良曰言搜之物而取盡
河伯欲得之波起兩蛟夾船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以劍斬蛟蛟死乃止子羽投璧於河
可以義不可以威乃以劍斬蛟蛟死乃止子羽投璧於河
中三投三歸之子羽毁璧而去今哂子羽以璧爲河伯所
取乃復入海求其寶漢女漢水之神女也晉賈賈大夫也

與其妻也射雉事也言吳人以漢女爲妻亦與晉賈大夫同
此事也 汨 于筆 乘
流以砰 普 宕 徒 翼颸 思 風之颲颲 直衝濤而上
瀨常沛沛 普 以悠悠汔 許訖 可休而凱歸揖 入 天
吳與陽侯 劉曰汨疾也砰宕風擊水聲也颸風之疾也颲颲風貌也沛沛水流貌也汔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以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
靈而歸善曰詩曰汔可小康毛萇曰汔危也
策曰事畢舟回輕帆徑流之
處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陵陽國侯也
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 向曰砰宕急疾之聲也颸風疾風也
翼也言乘流疾如鳥之有翼更假颸風之勢也良曰汔
舟直衝而上沛沛流貌悠悠遠貌 天吳水神陽侯
已也言已可休息凱樂而歸將揖而別去 指包山而
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
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

軒而酌綠醽靈方雙轡而賦珍羞劉曰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也湖水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實所獲也善曰周處風土記曰陽羨有湖中有包山左傳晉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記云紂爲肉山也湘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爲酒名曰酃酒薛綜曰酒肴皆以車布之向同劉注翰曰數留實謂計士卒殺獲之實數饗戎故謂宴會士卒以勞之銑曰言酒食多翰曰綠醽酒名人衆故以車行酒也方並也雙轡則四馬也賦猶徧與也言四馬載珍羞徧與人也飲烽起釂醮子鼓震音士遺倦衆懷忻幸乎館娃烏佳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劉曰吳俗謂好女爲娃揚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薛綜曰謂行酒舉烽火以告衆也以權鳴鼓也說文曰釂飲酒盡也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居簡子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悅夫左傳曰女樂二八向曰言擊鼓示盡士卒責忘倦而忻悅天子所至之處曰幸張設也言設女樂以娛樂羣臣銑曰羅列也鈞天謂神樂也言金石絲竹盛如神樂之聲下陳於此登五臣作發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莫介任荊艷余念楚舞吳愉音逾五臣作歈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劉曰晏子春秋曰梁作東歌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也左氏傳曰操南音商角徵羽各有別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南省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艷楚歌也漢書云四面楚歌也愉吳歌也楚辭曰吳愉蔡謳善曰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登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史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銑注同良曰亂猶演也陽阿舞也荊艷楚歌也亦有舞吳歈越吟越人吟也翕習盛皃容裔閑舒也靡靡愔愔閑雅也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

鼓之鏗耾音橫五臣作鍧有殷坻丁禮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五臣作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盧各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末淵魚竦鱗而上升劉曰解嘲曰響若坻頹楚辭曰伏羲駕辯伏羲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淵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曰臣鄙人前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衢子曰皆謠俗之曲雖非雅樂皆上合律呂下感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鏗鈜大聲汁猶叶也翰曰殷高殷繁坻山叶猶和也協合也鏗若此者言上所奏之歌舞使其叶習而和之則致喜響復有鐘磬鈜其聲殷而頹若山頹於前曲度變轉又可嘉記皆與俗也

撫和入之音接也劉曰酣色具舞樂之至盛有如此踰門露綠水採菱皆古曲名言今皆超踰遠之翰曰鈞其毛皆順仰食草也言稀者謂食草之首舉作首而聽草亦口中嚼出也言曲聞之妙至也酣湑思呂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劉曰酣酒也旨樂也時也湑曰不以時也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太清謂天也此言酣飲酣音樂並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所以留連良辰之時所以驚來故追述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日於中之時以處己之盛歡也昔光武合呼沱水凍有應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感魯陽公麾日抑亦此之謂也苟日可麾而迴則精誠可照而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遊戲之貴者所以悚聲良故引而況焉善曰楚辭曰至未旦曰擢鑣廣雅曰白日也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翰曰謂酣樂將半而八音兼并雜奏歡情欲留而良辰欲行征行也言惜時景也既往往古也言今

思鄉古人之精誠使日駐其景矣

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五貟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栢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掘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

劉曰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曰吳王夫差起軍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以會晉定公於黃池也吳晉爭長吳先歃晉亞之善曰左傳曰楚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先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父老曰南夙使以請勁越向曰塗山在吳故云茲土玉珪也諸侯執之帛東帛也來會者萬國也高大執法也言可以爲四方之法則也要約也言諸侯約爲盟誓五貟吳賢臣孫武以兵法奇許殺闔閭也銑曰夫差伐越越王大敗夫差盡俘其叱而越王走保會稽山言棲者如鳥之棲也翰同劉注徒

以江湖嶮陂秘物產殷充繞霤李抄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之風睚五眦助則挺劍喑倚嗚烏則彎弓

蓋劉曰王莽命前將軍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鄭白二渠名見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焉銑曰項羽音嗚叱咤善曰太公陰符經曰鉞堅不陷也挺惲西河魏土栗皆有節槩漢書曰原涉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溫仁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衆廣雅曰睚裂也說文曰眦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事家語云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而合衆也孟子曰叱人抑弓而射我良曰陂難也濟曰繞霤關內固險以衛京師如繞霤也言吳有江湖之固物產人充翰曰繞關中繞霤鄭白豈足謂其豐言吳之勝也翰曰言士之勇壯者雖萬堅敵必破陷之又俗有志節槩之人雖睚目小怒也挺拔也喑嗚含怒未發言如此小怒則拔劍彎弓言勇狹也

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烏騫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

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旱若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

劉曰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頤指如意也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也常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時黑時白時赤南海淮南事之累世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出月之秦穆公之主令史也數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失一食柏實石脂鏡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爾雅曰麗附也莊周曰附離不以膠漆赤松子本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強豐夫以致盛而天下之美人皆歸焉霸王之功皆有焉故賦者既據其富盛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楊賦曰吳爲鄙邑商君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漢書新序曰吳晉爭長吳帶甲三萬史記曰維相元功輔臣股肱淮南子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強楚辭曰躬江海兮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銑曰若擁此驍勇之衆據此險阻之土則必騰虎視以爲霸業之規麾城指也言攻城一麾若其摧枯槁之木搴取也顧旗可指而取之翰曰元大也言雖勇帶甲一朝而立大功以聞萬代故曰遠致累重也累葉積如木葉相積多也言王霸之業皆疊積百重而富強不絕故曰相繼濟曰湑美也衎樂也言樂湑之事皆出此方域之中列仙人集其土地故云練形易色赤須仙人食柏葉齒落復生如蟬之蛻身此人非吳人故曰附麗五臣又作美麗美也

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

劉曰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其徒以丹青畫其象類也楚辭九歎曰九疑縝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言聖帝明王有亡而奄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善曰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吳越春秋禹老歎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乃命羣臣曰葬我於會稽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也翰曰言中夏之國比於吳都之珍異神仙中國則罕出而不見空見丹青圖畫其象類但知珍寶可貴可利也良曰沒盡齒年也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則盡年而忘歸也向曰阿曲精靈神仙之類在其山曲阿且可翫美麗之事

剖判庶士商搉角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子小阨烏介而踡拳跼伊茲都

之函 合 弘傾神州而韞 蘊 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 劉曰函弘寬大也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宅湫隘不可以居高所受也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楚詞曰八柱何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傾寫故曰傾神州而韞櫝也論語曰韞櫝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權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吳吳詩曰既優既渥 翰曰劃判謂分別也庶衆也言分別衆事商略萬國之風俗也蔚茂也敕敕掌也皆盛皃顯敞高寵皃故下陀小蹊踦不舒也言分別庶上商略萬俗則有蔚茂敕掌高廣者則有下小蹊踦不舒長也伊惟弘大也神州中國帝居也韞藏櫝櫃也言此都之大也而包含中國若藏之於櫃中向曰南斗星名斟酌取以用酌酒二儀天地也優渥優游也

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 五臣作曜 而與夫尋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 苦角 乎 劉曰崔寔政論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莊周曰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弔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山海經曰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然執縛爲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爲天所解也天在上若故曰帝之縣解性之永拔者也枉拔嶽屬形之永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桎況爲凡物安於所守思不易方處窮塞而不識天下之通塗亦如此也确薄也 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莊子注曰生曰縣死曰解過秦論曰則不同年而語矣 翰曰棘林棘刺之木螢曜螢蟲之光尋木大木龍燭鍾山神也開目以爲天下言吳蜀大小相比則蜀爲棘林螢火之光吳爲大木燭之照不從此度之則吳蜀相懸絕之極也 銑曰否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泰天地交萬物通故

相背也豐豐沃之也确磽确之地言吳美蜀惡豈可共代而論大小同年而議豐确哉 濟曰帝天也縣解猶縱逸也言吳則猶拔繳得天之性地之道者而蜀猶桎梏拘繫不通之人否泰之相背也暨其幽遐獨邃寥 [illegible] 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 天歷 儻 他浪 之極異𡾊 君屈 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劉曰倜儻𡾊詭皆謂非常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雜蹈曰吾焉能及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莫絡也莊子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曰東京賦曰粗賓言其梗概 翰曰寥廓閑奧寬深皃及趾足蹈履也倜儻殊絕之稱𡾊詭奇異也理美也言茲獨邃寬深之處耳目不及足趾不履之所則有殊絕奇異之物蓋藏矣終古人所不知而人皆如寐之而未寤外不徹先事而覺知 向曰孟浪鄙野之語梗概大略也而王孫大夸都邑奢麗尚云如我所傳則都鄙遺言而略舉大綱而未得好妙著詩後之心未已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遂其容乃盱香于衡而誥曰异異

乎交益之士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异異也尚書堯

典曰岳曰异哉 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 良曰睟容貌之貌盱舉目大貌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其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

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怪詞也士人通稱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

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善曰孫卿

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

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言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易已言

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難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

俗所爭積習其俗殊異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劉曰傳曰習貫生常

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取得其本善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盡染而成也昔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

德音以釋二客競于五臣本作為辯囿也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

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 銑曰

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疑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夫

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

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

淮南子曰大丈夫與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袪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夫

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廣雅曰太極天地

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聚流者為江海結聚者

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

隔夷峻危之竅也劉曰潭淵也嵒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涌 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

輿鬼之分野揚州越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句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遠之地帶在中國

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岳[illegible]江河而限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蠻

陬子侯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麥耕也劉曰陬落蠻夷之居

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繹步論衛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

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

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栖不異鳥獸正位

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劉曰

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也

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類曰衿衣交領也 翰曰正位謂正於實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實位居君體者以中

國為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襲險爲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敢問
伯父說文曰甿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爲麗以仁
義爲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害苦
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向曰字養
甿民也蕃屏皆蔽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而子大夫
之賢尚弗五臣作不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
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曾與衆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
苟聞子大夫之言貴違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
明其教而自勤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
有等威荀子曰什厲不以器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
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也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
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若識已正朔所知也莫不歸義又撰者
識曰穿貿簪耳實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子大夫之賢
者主客之義也翼任也等差威儀也責其不曾匹敵貿
先以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生使吳
蜀二客歸義從魏
其正朔其貢職也而徒務於詭隨匪民五臣作人宴安
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徒務於詭隨司於匪民又曰宴安
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之善
情民之匪者也詩曰爲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
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庚之後子封於會稽文
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孔夷人備險棘毛萇詩傳曰棘
急也向曰險由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
不稟魏之正朔而由從夷狄之人也安安也言宴然而安懷
其誕壽於絕遠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鑽
身之文以爲榮西蜀亦不以德而矜驕其險阻也繆默語
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
彊五臣作屈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蹖駁於王
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劉曰李克書曰言語
辭聰之呢而不慶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
國之地九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
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楚辭天問曰靡
蓱九逵桑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

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爲棘刺
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
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鄭有臺下之冶者
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
端不容削則王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
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客之削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人謂王曰以上之無度量談言之士多也
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自等大也毛萇詩傳曰膠固也
子曰焉始壯
頭情純粹也
乖也駮色雜不同也
所於九達之道
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二客
而越其書侈也
紂角不工徒誇飾以爲
夸士言勇悍也
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踳乖
比於大道是謬亂王者之義
水物若若不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
言差謬如中路尋棘之端造沐猴也劍閣雖嶛憑
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善曰劍閣蜀境也劉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
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蹶敗也力月反又曰蹶敗之道
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善類曰蔕果鼻也濟曰嶛嶮高也言雖險峭
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蔕之道也洞庭雖
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
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虔曰師
敗曰北北南也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知乎濟曰濬
深貌恃也言雖爲深阻無德而恃之必見奔北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彼桑榆之末光踰
長庚之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子小
湄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
啓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
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向曰桑榆末光謂

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與明也墱高也介左也涓
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喻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於河
冀高明之地而與江
左之小水為齊也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劉曰鄰所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敍
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
范雎說秦王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
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
路界也字書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躒諸夏卓犖與
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虞曰語子者弁
生語二客也近國之也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閉閉也機弩牙
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畿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

於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奸回內贔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荊棘旅庭殷殷於謹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劉曰不然而怒曰贔詩
曰內贔于中國黃室之斛
起於閹官故曰內贔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大
臺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於黃門張
讓郭進等謀等斬進部曲將兵突入省中閉門一虎賁中郎將
袁紹等攻闕日暮術等起火燒闕初平元年十一月董卓燒
都長安其夜燒南陽北宮易曰其樂洵書曰若火之
燎于原春秋外傳曰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之
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諸在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
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
荊棘露沾衣也漢書曰陽九厄曰五運七變各以類
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注曰初入百六陽九
九芒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維綱紆闊管書
曰闕有所雖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綱也尚書曰子
學后嘉曰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
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與眈音義同謝
承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燼火之餘木也
燼反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烏
反毛萇詩傳曰殷眾也又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羊益
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芬

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綱法網也維綱
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綱維也向曰回
邪贔鬱也紫微帝宮言漢綱既絕奸邪內鬱兵
於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
化為灰燼也旅猶火也宮室既盡故荊棘次生於庭銑曰
寰異美也殷殷繩繩皆眾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
兵器也萬奇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
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

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

士榛側持
持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燕饑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變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鄢縣呂
氏春秋編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也齊曰伊洛
東京也崤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鄢郢楚地牢落閑寂也言此
四都皆亂也榛曠荒蕪閑
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棄昌由之與子都培部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
路
苟
譬棄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
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顙色如漆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
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部婁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
壺二山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培塿
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締構之初
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五臣本作內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劉曰詩諸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
河之干隈猶隅也鄭玄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
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

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曰
學師曰君主之德可記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
蘊積也　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餘
人先王列聖見禹舜也　銑曰入與八方也言考之四隅
爲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與天地之
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
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
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爲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美哉句曰形
見也衰代謂春秋風衰時也言魏爲衰微之時而盛德兆於
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　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
祀而我今復觀之是覽古而積於遺年

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幼烏）川澤迴繚（丁）恒碣碪（虞五）碍（各五）於青霄河汾浩涆（韓）而皓溔（與眇）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祕）涌而自浪華清湯邪而難老

劉曰當魏王縣蘇家
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
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
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割得河內
魏郡凡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郡平原
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
山名也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
竹爲楗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沸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
鄴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
云毖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郡易縣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
華水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衛道亦二國名也爾
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注曰
道國在汝南胷國在前也南都賦曰滑水湯湯其胷漢書地理志
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分爲邶鄘衛湛碍高貌鄭玄周禮注曰
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反涆古旦反上林賦曰浩溔潢漾廣
推曰吉溔大也皓故老反溔餘沼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

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囷之山金水出焉
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滏水駛流也以與釜同音釜
南蓋典略曰根者鄴都咸成毛詩曰水錫韓奕序曰齊
李國名冀道皆州名　良曰殷都朝歌在鄴衛亦在南故
云關胷皆人之胷在前也跨躡猶踐歷也幽峽氣象
也迴繚繞貌恒碣二山河汾二水名浩涆皓溔水大流
貌　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出美竹漳滏二水名
水冷　釜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言二水之
也　鈴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
攝鐘聲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今此石鼓也云
鉦若文之失也　濟曰泌涌也
涌自爲波浪言其華美而氣清可以養性療疾而延壽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勻）墳衍斥斥或嵬（洋鳥）壘（力罪）而複陸或壚（廣苦）朗而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遲）振古萌柢（帝）疇（時）昔藏氣讖（楚譖）緯閟

象竹帛迴時（世　五臣本作世代）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
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閭閻也詩云閟宮有
洫　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
平曰衍毛詩曰畇畇原隰以絕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西京賦
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徵章成章凡
鑠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古與物接而未成者也
慎曰萌始也兆朕也直龄反毛萇詩曰疇昔之夜
曰萌始也廣雅曰柢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
玄曰讖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
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
以推斯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爲丞
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
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
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
鹽池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

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曰寬衍高下貌梅
陸重疊也謹飭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
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豫作嘉祥之
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
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眞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
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 向曰昀昀平坦貌墳堤也下平
曰衍斥斥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謂昔昔往古也萌始也
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貫美者識
讖書預言王者之興云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閟密也
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讖緯竹
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
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 良曰豐至也今
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
筮亦既允臧脩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
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
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苦浪宣

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
商豐約而折中去準當年而為量思重爻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相僝子鋤拱木於林衡授全模五臣
本作謨 於梓匠 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僞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奢泰將以
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台木
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 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
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
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
有閌又說文曰僝具也僝魚兔反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巧楚辭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
也城隍也池 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自王之制法
也僝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
之人 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 濟曰
堯之所居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觀省察以為軌則也古
公文王祖也為戎狄侵逼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遺而

至言有德也閌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
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 翰曰聖哲文軌則順舜禹
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在
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
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
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
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
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五臣本
作曜 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隒魚
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若
崇山崛起以五臣本作而崔嵬髣徒感若玄雲舒蜺以高
垂 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
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 善曰魏略曰
叚通音體或為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

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
賦曰王爾投其鉤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禮記曰匠
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
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隒崖也廣雅曰晷景
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鄭玄曰玄福殿
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髣髴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翰曰隒小山而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隒而
無險也 濟曰闡述也鉤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次也言
述此鉤繩以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言取春分
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 銑曰言遠近百姓
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以度而騁巧妙又
曰言考度晷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髣雲貌言殿之丹青色
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良曰清廟祖廟也 瓌材巨世插楚立𡑞隊立
參差粉扶文橑老複結欒櫨盧疊施丹梁虹申以
並亙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滮彼九池

[illegible]

旅楹閑列，暉鑒挾振，[illegible]榱題黮黮，[illegible]

階盾[illegible]嶙[illegible]峋，[illegible]長庭砥[illegible]平，鍾虡夾陳。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illegible]魏[illegible]四年歲在丙申[illegible]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illegible]

文選六　十二

[illegible]

巖巖北闕，南端逌遵[illegible]竦峭雙碣，方

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啟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

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左則中朝

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鎪，

所[illegible]土無綈錦。[illegible]玄化所甄，[illegible]國風所稟。[illegible]

[illegible]

文選六　十三

[illegible]於前則宣明顯陽，

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

萋萋。[illegible]蕙風如薰，甘露如醴。[illegible]

[illegible]禁臺省中，連闥對

廊。直事所繇，[illegible]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

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

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
順時腠理則治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闥外東入有言闕向書堂直明門內升賢門內
賢門外東入有賢督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景向有為者
臺陽次中央行節臺閣最大御史臺閣三臺並列其內符節
臺東有承掌者曹善曰魏武集昔故等曰黃制王所居曰
省中准南子曰建闥通旁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焉
當蜀書曰直事尚書一人與刑周禮六典入刑也建安十入
始置侍中尚書為史行官為者金嬰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
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狀見社班曰詰朝
平旦也周禮曰常人掌怪鄭玄曰王所居之榜尚書符典龍
命汝作納言喉舌廣書主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
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往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
御史庭也符節官典故云與翼廣有尚符璽郎者受事故曰
儲吏廣書尚者掌璽受第周禮膳夫上士又曰謂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翰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醫之醫謂言
西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東膳理透通為所曰為理肌
脉也號鈔曰其屬有中丞揖請曹司也闥門也直事習寓直
之指言禁臺有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

翰曰謁者高多墨系松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冠皆銜金蟬故
曰齊光詰朝爾言狀士之官早朝陪侍天子雖擇山銜形舌
皆占其文章為天子蒞事指式又曰晉次也柱後惠史官視
之也作入子以空人為行官掌符奏為節為考通事者無舉
各更是安子印璽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
醇得內口良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皆理君
安戎內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壼五臣本作閫術楸梓
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
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粗對
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
競劉曰出丁若後宮以椒房為通稱此故殿後有鳴鶴座掫平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壼宮中巷也術道也
鳴鶴又二月又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名溫室中有
畫象第的同書名辟萬辟門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繪猶不見其繪藥之別名舊圖列女傳門為九行
罪示巷甲乙猶次舍之處以甲乙紀之也禮詩曰莊室有戶堵

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章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
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
注曰繪畫也廣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闈術謂
宮門道路曲也宮舍之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闈術良
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
蓋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青煥燥書畫文也翰曰言於溫室
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
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辭作繪書言繪
以為壁飾今之溫室亦與齊競也
右則疎五臣本作疏圃曲池下畹於遠
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傷弱蔓于公係實輕葉
振芳奔龜躍魚有睽千歷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
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
而崢嶸亢陽臺善本作高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
累棟而重霤力救下冰室而沍冥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

劉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九畹石瀨也水激石間
然成湍揚方言曰奇濟究詞之附謂之蔓故傳曰逆毋
子所蔓石宮之其東有涉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
十里黿鼉之所不能游也漢殿舊有果下所獻果下馬高三
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
此則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三殿皆閣道相通置行屋為建安
開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
十五年作銅雀臺左氏傳曰固陰冱寒
左傳曰夕宿於蘭臺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
射詩曰然莓莓然辭曰石瀨兮淺淺
莓莓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所道也
犀書曰延也淮南子曰延橫棧道曹靈光殿賦
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汀良曰蹻
謂之陽基在下故曰蘭者莓莓茂貌石而有瀨
中亭也曲也植蘭曰蘭細枝頭垂實而輕葉往動其芳香
急流貌向曰蔓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往動其芳香
聯丁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也中魚奔躍如鳥飛也
之上延閣衛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
言廣可以並輦經也西而西三臺銅雀臺冰井臺金鳳臺也
銑曰元陽星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臺基下曰陰基如華山

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

峩峩清塵彯彯本作飄飄

雲雀踶甍而矯首

壯翼攡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

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

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illegible]

文選六

十二

長塗牟首

[illegible]

徼五經晝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

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因警

[illegible]

於是崇墉濬洫嬰壘帶溪四門

䡾䡾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

資始遡遡標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

怳誰勁捷而無怨與岡岑而永固非有

文選六

十六

期乎世五臣本作代

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

於其裏

[illegible]

苑（五臣本作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善本作蒲）挑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胡犬 胡官），雚蒻（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七心 以心）。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出交）渤（蒲没）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語 五臣本作禦），勒虞箴。思國郵，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

音金劉曰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行圃蒲萄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庭也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雉名雊雉之鳴不傷其時光其巨者于勝雉以鳥鳴之鳥雁南子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曰[illegible]則有虞箴虞人之嚴也事見春秋其獻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其虞箴田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曰思即西都賦曰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食也莊子曰鳥巨木其根百圍毛詩曰其桃之夭夭文選賦曰水成海淵則可謂詩曰大水曰江小水曰溪之名也楚辭曰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上林賦曰的皪江靡也非荷根也明荷之實也蜀都賦曰其生則有魚鼈江淮之物山澤王逸注楚辭曰鳥獸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鄭玄曰介蟲也蜀都賦曰川瀆之水魚龍之屬上介曰鱗渤澥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曰的皪鮮明貌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緣以環牆取以為苑囿也蘇草也周禮曰囿中也

觀于物照言多也又曰嶋以自得也洸解出餘暑在也言魚鳥之極雖且在洸若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性鳴鶴在陰皆自得其所也良曰翰大也草木雖生曰叢大木曰圍木竦長也大木也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之氣蕭蕭然也蒲萄延而果盛枝多陰也言由崔蒲也積水象流回合為也贊分別也言葭草森然分於內又曰蒹葭謂水草石蒹草木有生其食獸之處而不禁任人取之虞人者所以戒無獸也常探郵過也思國之所憂念恐貪者言不蕩為之樂也亦才蘇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成與人往取之無忌者止即鹿中所養任人獵之亦非所其成與人共之也已忌客止即鹿中的皪鮮也言水鳥芰荷也受翰曰海鳥飛鶴也鎮曰逐水淨丹鵲鳩之魚也介鱗也言或字或先也翰曰海鳥也言不自逐不傳其魚也性皆得其理如此

腜腜（莫）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余）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之 戍）粳（古 衡）稌（五 徒），陸蒔稷黍。黝黝（於 一）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首冐 叶熒）。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平王），而隔踰奕世。

也劉詩曰周原腜腜美腜音梅腜菑曰畦菑曰蒹之芸菑言萬菑于乃今菑畝田官曰草所生種之芒種穀菑三芒種也今畫芑畝也今畫業丁有十二堰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機云甘荼生于菑田王逸注楚辭曰之上田也以首尤泉為東帝時事謂引漳水溉鄴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溉田懷以象界也以嗜欲鄭玄毛詩箋曰蕃籬也居之里相蒙故曰蕃大之鬻列人相望居之劉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鄴令門者詩曰昊天之澍有所降也水既之漳水溉鄴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古寫以鳥之為史公兮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種所生之時日植立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謂黍也汝南曰畦界也易曰黑黍也周禮曰王翁位二子石奕世相襲鄭玄毛詩箋曰奕奕美也莊子曰祖考之田不去室家

也苗蔣也茶苦菜也伊蠶生也芸種稻麥也阜多也言出地生茶蓼多稻麥也澧級文洹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源同漳水異口分泉口各別也又曰黝黑也桑柘之美色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丘之乃穫田是乃行雨也良曰稌稻種也又曰均田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鄴人著屏錯雜不布蔭轄縣藍鏡邊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與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內則街衢善本作衝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櫚以占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中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劉曰古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杠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名曰石杠謂石橋也渝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

文選六 十九

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名之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隅角也文子曰群臣輻湊李巡曰控引也步櫚長廊也蒸衆也鄭玄禮記注曰提挈也雅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次之以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引拉控也言衙輻湊朱闕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於溝渠之側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也之屋攬也提挈之人也以喻長老者不攜挈於路也翰曰習習盛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分職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本作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亮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楨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

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大理寺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二十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魏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御史大夫初置相國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以御史大夫歌為御史大夫郗慮故云位副三事官踰九卿故曰六卿善曰尚書曰毛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詩云如是者也禮記注曰蓋也雅曰闕謂之門尚書曰也爾雅曰天子之闕謂之觀毛詩曰易門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也毛詩曰嗟嗟闕閣師尹毛萇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萇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毛詩曰三事于王左又曰利用厚生正德以牽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廈大屋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華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整飭閣闕兩階之間言作為肅然整齊闕與閣也言有重門故其閣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此居止可以佐王而為政也言此佐楨榦也

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

文選六 二十

者巷苞五臣本作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輿騎朝猥蹀𨀣其中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戚里者親戚者皆貫里以類為名也其中長者好善皆有佳人故言長者也暴屋若漢萬石君是也巷所居之里其中多長安戚里以罪為人所居多也曰蹀𨀣其中劉曰長壽其族在鄴坊名也其中多長安戚里以類為人所曲者包貴曹之名言東里之位居門名曰坊內東宮之宅也言閈門出長者若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廣雅曰猥衆也良曰置也四若曹名也巷亦包括公侯之宅也向曰都護官名居天子之側也蹀𨀣馬繁多也銑曰輿車騎馬猥多也蹀𨀣言累積也丁轄反轂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營客館以周坊飾善本作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七入牆幕室房廡雜襲剞居綺反劂居衛反罔掇五臣本作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知戀反無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北有大郎迎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衆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繕完葺牆以待

賓客恃人以特爲館宮室子産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illegible]覆也坊人垣人也[illegible]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成傳舍曰說文曰[illegible]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illegible]刀也[illegible]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撥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illegible]也黄書曰[illegible]東[illegible]閤晉灼曰黄圖在長安城門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構館舍也許實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illegible]巷門也[illegible]門中道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也[illegible]覆幕[illegible]也言[illegible]雜錯以相掩習[illegible]也[illegible]工人也言所[illegible]工人細緻積習以新理斤能廣成傳舍之客館臺街衢[illegible]之館廣時所立言此二者不所制也我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 五臣本作之 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齊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 五結 侈所眺之博大

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日夕而市三市之謂也楚辭天問曰靡萍九衢傳曰逵市在逵之

文選六　六一

上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illegible]有[illegible]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illegible]二者常偏[illegible]京賦[illegible]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illegible]市樓也[illegible]辭高峻之貌也[illegible]市中道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開[illegible]也自市道九達之道也[illegible]所以使利於人[illegible]於市以二羅列之[illegible]市中巷[illegible]謂多少二者或全[illegible]或至[illegible]如[illegible]也[illegible]言[illegible]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illegible]多事[illegible]視也[illegible]所視[illegible]可謂博大也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 選子 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illegible]軾車[illegible]人所[illegible]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illegible]謂[illegible]書[illegible]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illegible]大賈[illegible]小賈也刀布之錢[illegible]賈[illegible]史記[illegible]書[illegible]曰皆刀布之[illegible]甾之[illegible]轂擊人[illegible]車[illegible]成[illegible]傳曰楚子[illegible]八方[illegible]軾而觀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也[illegible]

歸[illegible]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illegible]車多[illegible]轂擊[illegible]言[illegible]連[illegible]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illegible]於一所[illegible]風俗也采事也言[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干物價[illegible]價半而復交易也刀錢也[illegible]布[illegible]不可

財 五臣本作材 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 庾 而就攻不鬻邪而豫 五臣本作預 賈 古 著馴致 善本作風 之醇醲

劉曰周官[illegible]百工[illegible]貨八材[illegible]商賈[illegible]漢書[illegible]上下相[illegible]通[illegible]得之貨[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市[illegible]不中[illegible]器用不中度不[illegible]於市[illegible]之義[illegible]曰平[illegible]廣雅曰[illegible]長[illegible]也言[illegible]之[illegible]

文選六　六二

[illegible]也[illegible]孔[illegible]子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文曰[illegible]也[illegible]物之[illegible]化用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材[illegible]用[illegible]貨[illegible]堅[illegible]者[illegible]去[illegible]利[illegible]

白藏 干 之藏 去 富有無限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 琮 積墆 琛幣充牣 仞 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illegible]

燕弧盈庫而委勁 救 冀馬填廄而駔駿

西城下有[illegible]一百[illegible]大內京[illegible]內[illegible]本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春秋左傳[illegible]

之運一葦薄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限之與蘇林曰陂限
也經緯門飾易也風俗通曰梁氣之後輸布一匹二丈只謂
賓之質巳出也萬作八丈實在宗反俗音哪實尚書博賦責李
氏語注曰關通也萬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全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物其中說文
曰聖壯馬也于助反既曰藏且庫也謂寶有財物如大水
之無限岸言極多也豐也大內府庫實自有數同菅然之引
天下之資財向曰實賄也統名內外府帑也言東菅控之
秩積貯多也珠玉曰寶布帛曰幣物財物說文曰充積布帛者
庫闐石籽也言珠方平也琛布帛曰幣物此珠王帛布失布
也翰曰壯也弧角弓出也所致者積兵其王者用兵者所引
馬呈也驅壯也黃馬謂冀北所生馬也中而是別驗者

至乎勍京曰**敵紏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
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莖弓珧桂以**解檠**景曰**矛鋋飄**
英三屬之甲縵胡韓莫**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
羸

劉良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居諸侯王上言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遠近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

劉曰入蹕曰以緩疑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識王時副
車屬車蕃書刑法者之謂翟者之謂武之跳靈骨也象弓押也時云二年重
英賁門百二手魏人氏胡太子衣三骨甲日惠文王聽所王好劍
士吏戰策騎者二手魏人胡之後理謂剩可未蓋目而語王文
皆之策賁更遊上射策後射之謂稍可未蓋目而吾患文
既之策賁更謂逃上射策後射之謂稍可未蓋目而吾患文
有人從南來更嬴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勍敵之人益方來更嬴謂魏王曰可
曰與言之出宿而不成扶立靈強下月後
說文曰言鏦小才長揚賦曰貫以頂發曰而然知
英漢曰鏦小才史記曰以壯貫靈也
擇因書李騎也句以曰大
安其聖武也也帝良曰介甲也也曰
擇其聖武發也也何曰大勍敵也亂也
醒其威靈也曰介甲也實觀天下無安也
也旗竿也言舉旗幟其英英飾弓曰輿
梁開弓匣矛鋌皆兵器為飄以英
也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冠
也弓弦擇處而發物與不中故妙擬更嬴名善射者
齊被練而銛息廉**戈襲偏裻**都祿**以讃**會**列畢出**

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獲劉**精通目無匪**
制推鋒積紀鋌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
翦方命吞滅咆交白**咻**休**雲徹叛換席卷虔劉**
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
輷輷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田**朝無刓**五
印國無費留

春秋左傳曰數軍三千馬數曰
宮日法曰強弩在前鋋戈在後
子孫武曰多用疑兵也
接曰三將多用勝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
文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以日解牛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

武帝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
用刀十九年之謂紀其三年謂軍無不剋
刀易曰九年一紀氣之利其鋒亦
書曰王者盡其數曰畫曰三統之利於丁
全宜蓋收其羨也
鄭玄注尚書方命
頃事日三捷一月三捷
曰攻其方命之馬董成日畫月三捷
方之馬董成詩云
之數用之也始方命也許
遠近伐叛用之也始方命也中
地方命之始奇
於秦州兼楊州日魯平生曾
秦揚州日曹平生曾
書曰數以秦揚州日曹平生曾
書曰順以秦蜀由川日曹中
也於秦蜀山川日曹中
書曰順頃以秦蜀日曹
不偏其有功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而衣之不偏其功之也
山衣之偏裻之衣
說文曰裻衣背縫也
書曰八方之外謂之八紘
書曰荒阻八紘
書曰率由舊章
日以律音伐

興常以蔵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
兵劉劭七華曰獻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
也呼萌反今爲輷字音田毛詩曰伐鼓淵淵孫子注曰
賞不以時但留賞也　向曰言士卒春蒐服練而執鉦刑之曰
戈纛著也偏裘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所伐多言讃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裘之裳以爲行列也軍師師出行者
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罰戰勝將休兵徒還部乃
旋布兵馬於海島江州也兵還曰振旅輷輷衆聲收振旅旌
飛鏑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
爵邑嘯賞使當其功刓印印角至之銷賞羽獻封有功子執其
印惜不與令得刓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刓印功
不賞曰貴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　銑曰頭大也言無大弃奇
策精通妙理衆典賞者日見所爲皆合宜制錄刀推衆故曰也
十三年巳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
積紀言一歲積紀鋒鋭之氣猛加猛銳曰言一日二捷戰
於發人月三捷充之方放也也猶也言故戰也言三令
包孝不賓者皆朝方來城之徹去也欺反換易也書劉致也
授新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而春蒸殺之新以安
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有
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
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胡甲**刃虹旌攝麾以**
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覲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
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圄圍
寂寥京庾流衍　劉曰尚書曰往伐歸獸難門思孟晉
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諸將悟禪蕭芳
以伐鄭蘭也馬融頌成曰雄虹之長婷霸其子宰敦
衛之篇也易曰霸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　喜曰周公歸政人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
難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也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
常體記曰仲春省囹圄玄子曰法寶刑殺也毛詩曰
習務之庾曰如京蔡玄曰使寶積殺也圄曰庾空下
天下既千而能爲寇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以
也戢斂其柯藏柙其刃虹旌者爲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截
之皆亍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典常也言天下之大法典常
安人敵則亂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

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
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囹
圄繫也寂寞空也京大
庾倉也流衍積多也
於是東鯷啼**即序西傾順軌**
荊南懷憓惠**朔北思韙**偉**綿綿迥塗驟山驟水**
襁居兩**負賮**才刃**貢重譯貢篚髽**側瓜**首之豪鐻**渠
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
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之列**有客祁祁載華載**
裔入音叶韻**岌岌冠縰**所綺**累累**呂追**辮髮清酤**戶**如濟**
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息茲**溫酎**有遙**躍波豐肴衍衍**
行庖皤皤愔愔醧於據**讌**一**酣湑無譁**呼瓜　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
外有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
頃因相是來歸支西戎國也捷順也司馬彪如封禪書曰美
傾不德相函子曰三苗髽首貢賮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事行者
必以贄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大
人來朝待以客禮遂留衞南都賦曰單于甘泉京于兔曰東
令曰齋有清酤河鑿之水小招曰揸醴宜飲酒食甘泉不
也謝三連燧而也鄧詩云賓醴酒飲之漬京者飲
能者曰罰之醽許氏曰醽酒美酒曰向書曰西戎即
尸子曰荊者升與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辟是也論語云賤貨尚其子書傳曰物志曰織皮爲之以約
小兒於背上書也篇曰寶財之貨以貢織爲之
山海經曰青要之山武羅司之穿耳以鐻鬢貢絲毛髮
器名也音神鐻音求夾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央其毛今之
曰宿陣曾曾其辭曰書司之夜未央也毛詩曰銓之
傾也纚與繼同夷高冠之发發之注曰鐻也今毛之
左衽毛詩曰織者曰諸侯冠曰鐻之寶曰衍簽
飲食衍衍王肅曰衍衍寬饒之貌也水用易曰解髮
酒曰愔夜飲所謂說文曰流水也豐多之卦也韓子曰盤
曰酣毛詩曰湑我酒貌酤之也毛詩孔安國曰
布爲一曰愔和悅之貌也篇字也易曰
貳之也曰厭樂也乙榮飲乃也縑之書司
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反就成向曰東鯷西傾名即
美　序順向軌亦謂

也緜緜遠皃適長也襁以繦帶負其土物也言非南蠻北之夷皆懷惠思義緜緜行於長道跋山水負其琛賨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寓寒乃東斯水也尉吏爲也言多如河濟故富羅成也此皆其言之其實不然也片皃主行食者俯俯嚼嚼止多皃惜惜和悅之貌能若飲不能者止醉滿有樂也謂勸樂而不諠譁就曰髡首瑞目皆夷人也豪傑端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執柭也魏闕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曰賈君於交呂殿以宴蕃夷也高樂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遠謂未旦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御宅多也集華藏鑫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纓則岌岌然纓冠也岌岌高皃蕃夷之人則斷髮行列纍纍然良曰青醑醽並酒也濟水青河水澗故比之言多亦如之也延廣樂奏九成冠

韶夏冒六英五莖善本無六英字嘈曹五臣本作曹響起疑震

霆天宇駭地籟驚億往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

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

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也帝也韶繼也舜曾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悅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昔秦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人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樂首也冒猶蔽也言奏樂皆首出韶夏寵冠六英嘈響起如振雷霆駭驚天地簫奏也大帝天帝言奏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嬴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爲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嬴之所曾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五臣本作開覺雜糅又汝紛錯兼該古孩汜數見切善本作泛博難犯都鞻居遇所掌之

音邁韎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

八荒之俗劉曰鞮鞻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牛尾文舞所執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東夷之樂曰株離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甘泉賦曰八荒協也羽翟羽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象故王者爲代業不可一日而廢之聲明也釋文紛也紛錯亂雜也禮樂之音文絲亂雜兼同普況而興釋樂之官掌四夷之樂所以各爲其方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向曰言之可謂博大也

既苗既狩爰遊爰

豫籍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駕理秋御

顯文武之壯觀邁汎驂之所著劉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東建安二十一年十月甲午勑女上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晏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爲藉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明日往社學而三年而所得焉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爲之壯觀也史記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天下之壯觀也以今教子以師空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爲苗除害冬獵曰狩收也言動以禮也大閱以講武也言天子出行以秋出曰豫天子籍田以爲禮先取之以舉義也法駕大駕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以講武也秋禮御名使人調理轄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以備法駕可法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辦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汎驂古者天子田獵此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林不槎仕雅枿五割澤不伐夭烏老斧斯羊七以時習

網善本作罔以道德連木理仁挺之草皓獸爲之育

藪丹魚爲之生沼善雲翔龍澤馬亍錄取阜山圖其石川形其䲭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𦿏芓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劉曰草木未成曰夭所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之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鹿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見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前雲若外赤內青也楊雄太玄曰見霧霓而雲霧馬見於上黨郡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下邳國拔延康元年嘉木生醴泉出易行之顯者用行見故河與酬可知爲者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門客主人居名曰酢其酬者報也行道德亨神明而祥瑞至其嘉明靈感應人望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文子曰應鳴來譽曰不得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崇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亍小步也丑亦反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音義曰擾馴也說文曰穎禾末也蓍茂盛貌也蓍顯也蕃曰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德尚也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天致一之文曰嘉大也良曰槎斬也伐斫也大木曰伐夭今復出者天子所欲一段言非時不入山材斬林木伐天罰禮云䃛一歲一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材實集後殺胥七歲故云斧斯以時習網以道則木連理像七則生芝之草皓獸以丹魚正祥瑞蠢澤也翰曰翁突前色實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山也山川皆爲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三足烏九尾狐貝詩云莫黑匪烏莫赤匪狐鞮鄭撰也銑曰嘉禾穎離合兼宸秀兒泉流貌且皆明顯祥曲成其義乃福穎非常化而出偉大亦示也則明神酬酢仁伊於天下大丁旼旼貧夫率土遷善匽沐浴福應宅心醰海故粹盖餘糧栖畝而弗五臣本作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闕五臣本作闕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蒞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雠校篆籀韓晉又述篇章畢覩優賢著於揚歷匪懈形於親戚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南臺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于王謀也尚書曰馬融論語注曰綏也楊雄劉歆書曰得讀書於石室莊子曰策于金縢讀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官王太史作大策也論語漢書曰今陛下不尊帝位休徵良曰故敗和樂親言辛士和樂去惡遷善而與道之沐谷之德宅居也醰粹厚也言醰厚之化居於人心年聲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振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玉萬路洋洋乎盈月又曰五老五行也蓋嘉也言思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寬言事行尚帝而成其事翰杏校考經史策籍之書相什文帝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書謂秘奧而大龜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貌訊告也覩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瑞其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衆謀所存謂祥瑞也又曰徵在禮器械兵器華改也濟曰委衆也神器帝位廣主曰獻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習明也一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化若以明向曰王策所以定帝王之始金縢玄匱所謂王德曰敞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王圖籍於此聚形見也言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操遷而恩之之樂其形見也曰文帝井以私情而見於親戚王之以非私也又曰言文帝即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使有續門於陳止乃改之化齊王之體也有續翼者命而嗣之士有失職者復受之宰之體也本枝別幹蕃育皐蒙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險騷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

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
而為一 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敵數
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
之斬首五千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
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
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
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左衽寢精猛也典贈交苟光申于
鑒曰人主與如秋霜昌會戴曰摛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
者赤光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儒古言王室君易曰夫
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謐靜也音宓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
而封也翰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常之同體如太
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鎮銑曰立鼓楫發
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藻如春
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良曰二八謂之八元八凱言今之
相承而遞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前代者

文選六　廿一

向曰言王侯并根赫赫而盛處處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
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兆庶
之人觀之且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 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
高謝萬邦皇恩 五臣本作情 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
卷 呂免 領與結繩睽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
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 五臣本作代 篤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鍪
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伏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
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
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算祀于契龜音義曰算數也尚
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
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曰虛也魏志曰未留

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封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
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
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
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
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崇也老子曰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尊愛之道遽不亂惝
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年有數天祿去已盡傳業於晉
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沖深自退為臣實至公
矣纔曰榮操美也庸庸俱也亘過也睽離也留留人
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與可謂美
擇高行操得於此超百王之首追過卷領結繩之主睽
顏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焉冀焉也洪等焉尊也玄同言
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疾速也言其雖自以道大化高
代有醇粹宇內大同亦何須與之比蹤哉言我亦不能與之
齊之而齊其風亦猶小也 是故料 聊 其建國析 先歷 其法度諮其
考室議其舉厝 五臣本作措 復之而無斁 亦 中之而
有裕非踈糲 魯曷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文選六　廿二

具 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號鐘聲也韓詩曰踐墍之歡衆善之美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
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
故毛詩曰無斁於人又曰綽綽有裕翰曰料計也析分也
謂建諮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之制
法度今得其所諮謀宮室之制者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無厭
也斁厭也中當用也俗賈也言都邑宇度宮室賓會舉措杜
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條而有寬裕亦任化天下
無厭用之寬綽比故非踈賤之士所
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 陟角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
生生之所常厚洵 荀 美之所不渝其中 五臣本無其中字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 殿 蓋節之
淵 五臣本作泉 羝羝 祈 精衛銜木償 常 怨 宛音 常山平于
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

眉連玄俗無影五臣本作景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劉曰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滱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嗍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界嗍理波在河間莫縣之西波者如淵而淺也蓋鄚淵在平舒縣西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眞謂眞山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綠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出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視母母大怖寤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

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太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爲敎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更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悼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毛萇詩傳曰周易曰自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毛萇曰洵信也劉熙周易義曰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汲冢瑣語曰孔甲云天下敢反今音往往頗出飛貌也焉所謂列眞劉歆移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記曰以周旋下文所向曰詢信也衆異也言山川偉絕物產大殊名奇實異下文所謂難而實渝之者乃生人資學皆信美而談之非良史詞渝曰從泉而浚者周旋爲周遊也非變改而妄說 翰注同

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棃易陽

故五臣本作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其洹桓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弄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夠苦侯反善本作夠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劉曰故安定陽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跕躧眞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爲眞與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宿來醉酒其醉向醉也遂往問其家曰玄石死來三年服以闋矣於是發其冢至其冢上揭棺玄石於是醉始覺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之分野南有陳留栢城曰雍丘之偃清流鄭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有服官

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綿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跕屣爲躧跕數躧反躧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沽水出下門不出容謂之虛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漢書淇澳之竹曰下淇園之竹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河設郡以陽郡衛地也洹水或爲園洹音垣藪曰史客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之陽中多美女姓質童僕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衣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浮同醉曰湎向曰邯鄲皆多也單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豈可二無究盡抑情而未盡述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肓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反劉曰逵詩九贊賓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鬱變而選復旨貫則知言之選雜錯來比物錯雜物土之敘也屈原逵旋曰造句始難清都之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頹牆填塹使山澤

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故雖免收置罘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言二賦以其後居工之義理具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塡壍亂以收其罝罘卒曲終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亂之意也系者亂也且易之乎述而辭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況貫牆之事苟毫相制非本乎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爲系辭司晉於義有未安乎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置果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　善曰韓子司重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頹牆塡壍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　翰曰有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　璺然雖擇羅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實其美上林賦云頹牆塡壍首爲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類之使山澤之人得壽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并自然勢以類精爲末事此宇古以賢聖之道而系纂之以爲本也

其軍容弗犯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

之績歌鍾析[先擊]**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分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九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善曰司馬彪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相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聞令望　濟曰糾率華夏使不爲休細安戎伏使不爲亂元大也勳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皆悼公也魏絳下總人今論魏德之盛故敍錄於此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

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止干木蘊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遂詩云兆云蔚多識競弗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銑曰段干木受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勢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爲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掎[格女]**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之芬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歸救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　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以親御謂身自

爲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嘿右謙　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士踰於丘山同軒即爲御也此信陵之名即蘭之芳香不絕也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逸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以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柰君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爲武信君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游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怒范雎以告魏將魏齊笞擊折脅摺齒睢佯死即盛以簀中范睢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爲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

天下皆畏秦也 善曰曹植輔臣論曰矣焯博通張升及論曰瘁枯則冬槃弊辦曰窒隙而無所豫也 翰曰言張禄夷雄桀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禄為相窒塞也隙釁也言張儀張禄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穴雖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蔽之故此方是云二人皆鄙人也

推五臣作權惟庸蜀與鴝劬鵒同窠苦和句古侯吳與鼃烏華黽猛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鸜鵒株株鸜鵒反株音誅出本口吳鼎姑徒句吳注躬蘇前夢也向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蟆也胡媧反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蟆屬也黽莫耿切漢書稍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禽鳥鸜鵒會稽曰吳之玩求若魚鼈蜀之俾山若禽鳥 良曰推猶貴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鴝鵒同巢鴝小也吳有江湖下濕如與鼃黽同穴也

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咉烏朗咽因隰壤瀸子廉漏而沮子諸洳如豫林藪石留

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以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留之地也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墝人皆之有留結也一曰磽确不而石也或作磂字 善曰廣雅曰踦嶇傾側也字書曰咉咽聲不通也公羊傳曰濊者何瀸也漸漬也㵔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揚雄書曰崎嶇不安吳蜀皆言其險皆有嶇岅又曰泄漏出也埤蒼曰崎嶇傾側也 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泉流迸集言百川所歸於此咉咽而流也 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瀸水多漫漏而出沮洳泉流相和瀨林藪磽石皆名石間有水曰石留也多草而荒穢狐窮山岫相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有霧多雨 向注同

而蕪穢力又而蕪穢穢鄙山洩雲日月恒翳宅土熇許酷暑封疆障癘

蔡莽螫適刺劉力昆蟲毒噬劉曰蔡莽草也刺多毒害也昆蟲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翰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虫所以適到人身皆咬人也

漢罪流御秦餘徙幇制竄貌(?)蘊

罪陋異質蹉七和脆此芮巷無杼直呂首里罕耆耋或

魋追直髻結音計五臣本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

發而嬥召徒歌或浮泳而卒歲 劉曰揚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元以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北景合滿九眞亦皆有徙者皂夫郎擇龍之屬焉 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魑魅廣雅曰剝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漢書曰人以天地之氣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爾雅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左氏傳曰鼃黽小國杜預曰鼃黽小貌也廣雅曰顏亦也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耎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韓曲雖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衽不曉文字君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嶠行為巴人歌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萋書任南王曰越鬋髮文身之人詩曰以為古歌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鏤身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嬥嬥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勞苦也嬥音羊或作嬥毛詩曰何以卒歲 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言其小兒頑嚚惡蹉跎急躁輕溺之刺亦罪人也言其小兒貪暴之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罕耆耋賈人見黃口罕希也言吳蜀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罕耆耋鏤身者鑽肌膚一揖一撮其鬌髮文身者鑽結以髮結於首後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雖言切急之歌言二國攻急也君子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爲然故之事

蘆五臣本作蘆胡婁反人物以戕害為藝 善曰揚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灌也方言曰裸勇也裸與俫古字通說文曰羸靜好也音盡左氏傳曰內內害其君曰戕自外曰戕七良反 良曰言風俗以勇猛好人以殺害為能也

風俗以韲界而裸果為

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 劉曰孔子憲章文武以威儀貫連國語注曰綴連者也 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濟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

由重山之東阸介烏因長川之作五臣本而裾勢距遠

關以闚古闚規時高樑巢而陛制

劉曰重山東阸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吳書形東阸劉川 善曰東阸東其民由於秩阸也言長川之形勢以陛制 銑曰以高樑之陛而能約制其民

地形勢延以東嶽其人也据古遽字九御反向曰勢如衣
以爲要勢翰曰言距守遠關闢關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險
皆之寄封於其旨矣**謂戍緜幂無異蛛蝥**莫侯**之網弱卒瑣甲**
無異螳蜋之衛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罟今之人學之蝥音牟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女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蛛蝥網纖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蝥之網觸而乃破蜀備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蜋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爲衛**與先代**善本作世**而常然**

雖信險而勦子小**絶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
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曰天用勦絶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絶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劉曰題名以作也何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據蜀帝而亡雖各以祚勦絶陵度也我度二國則爲後轍者敗與日矣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既覆
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

劇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二年不成鄰國謀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翰曰違國語注曰置也良曰苟累卵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晉靈公曰危哉此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怛也
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菴音庵藹曰拜時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時說文曰木堇朝華暮落之濟曰言二國之君苟日在家偷備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華暮而落者
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而作是詩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見麥秀斬斬兮禾黍油油彷徨而作是詩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以明蜀矣
未卒吳蜀二客矍音矍善本作攫**然相顧䁥**天力**焉失所**

有靦他典**瞢**莫贈反五臣本作懜**容神蘂**如水**形茹**音汝**弛氣離**
坐㥏他典**墨而謝**劉曰懜懼也春秋傳曰駟氏懼靦詩曰有靦面目瞢慙也左傳曰有血瞢焉揚雄方言曰靦也荆揚之閒曰晪善曰張少儀先生今本亦爲瞍瞍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䁥失意視也垂下也說文字書曰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也弛失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也如字也向曰慙羞也㥏辭也翰曰何曰死曰瀐心死也㥏音黑心不快也曰忘物之自死曰瀐言心死也子貢見先生之言思傳故謂乃翰曰弛解也言氣離於坐所思而面色墨而謝也
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卜**習蓼蟲之忘**
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
軌躅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清狂不慧也心不慧故情存也貫重貫鄙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曰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曰孝武以其民數反覆乃遷其人於江淮之間虛其地孔安國尚

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王逸曰蓼辛苦葵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閩濮吳蜀也言曰伏孔氏之軌躅也言如蓼蟲之不知其辛也處吳蜀之中進退無所遇將不可仲如蓼蟲之味苦也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之大常寐而不覺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昌邑之軌跡也
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悂**性**邊逆**以䏚**以**繆**
偭弭**辰光而罔定**劉曰偭向也方言曰涉涉輕也鄭玄禮記注曰偭背也禮記曰漏卑者也音面國語曰昧者以聽爲猶也言二客自已過若由用其輕薄之言文字書曰辰日月星也反㥏曰涉說文曰䏚重大也不以戈反漢書曰執古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謬久矣生曰今觀先生若日視古光曰也罔無也二客自知之書曰反漢書其悂繆言之光明君其日之甚矣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

闡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須窺測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覩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佑危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釋雅言之也 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備黍稷之不茂黍稷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 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 翰曰推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爲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翰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闡言朗然心悟猶春霆發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蟄蟲驚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於日景哉於幽泉之中但偏照於其容暉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覩蔀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廣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暗鄣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濟曰蔀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 翰曰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以字暖之也五臣本無也字昏情爽曙箴規以善本無以字顯之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劉向別錄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至黍生黍而豐也 向曰爽明曙曉也 銑曰箴規教戒也二客言己昏暗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箴戒使然也

於備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時得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 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爲遠大也

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善本作不字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劉曰荀卿子曰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義謂之姦說 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佗書云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濟曰亮信也 銑曰天經地緯謂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 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寧能守此者自悔之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 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舊有集注者并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 翰曰揚雄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時帝為趙飛燕無子往祠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良曰客則楊莊也薦進也雄文見綿竹頌也相如司馬相如也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 上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大一祠壇太一所用如雍畤又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孟康曰畤神靈之所止也脽音誰 良曰泰畤壇名汾水名脽祭后土於汾南故曰汾陰嗣謂求子也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西都賦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 銑曰待詔待天子命也承明殿名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與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 善本作雍 神休尊明號 善曰晉灼曰擁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世明號下同符三皇世推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言將祭泰畤蒙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 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壇郊天蒙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祭牲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善曰文穎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勳於五帝也應劭曰卹憂也胤繼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羨弋戰切 銑曰卹憂胤續錫與羨饒拓廣也言成帝憂無子將續故脩泰畤祭后土也神明饒 卹胤錫羨 羊箭 拓 託 迹開統 與福祥廣跡而開理緒也 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 濟曰僚官也歷選也靈善也言合羣官選吉日合善時而行之 星陳而天行 善曰星陳天行東京賦曰清道按列星陳天行易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 良曰星陳謂羣臣陳列如星天行天子之行也 詔招搖與太 善本作泰 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善曰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西都賦曰周以鉤陳之位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 銑曰招搖北斗端星大陰太歲前二辰也鉤陳星名主警衛陳言皆著於旌旗以取象焉 屬堪輿以壁壘兮 梢夔魖 虛 而抶 丑栗 獝 其聿 狂 善曰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夔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捎而去之社預左氏傳注曰抶擊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

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切 向曰堪輿
天地之神也使御軍之壁壘捎拂擊也魑魅獝狂皆惡神
名鬼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隱謹）轔（力忍）而軍裝 善曰服虔
曰八神於後依祠之屬也張晏曰甚與王者有八神也言上
神各有職皆使變蹕之獨以先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
蹕殷轔盛貌也八神布衆也以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
神方說曰八方之神也銑曰警蹕句曰振奮也殷轔言盛
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也 向曰八神八方之神令與天
子警蹕也如說也殷轔盛皃言八神之衆皆軍服而從 蚩
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容茸）而走陸
梁 善曰張晏曰王者以王為所加也聲類曰飛蒙茸而走
走者謂卒兵而跳躍徒士之輩兵子賦以蚩尤秉鉞奮鬣被
般青班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曰蚩尤與黃帝大戰
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也東京賦曰蚩尤秉鉞奮鬣于
將莫邪之屬也名也越絕書曰莚子令區冶子作
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吳越春秋曰干將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禮記曰朱干玉戚
鄭玄注曰戚斧也考工記注曰戚斧柄也首以苦而持切

文選七 三

曰蚩尤古善用兵者干將劍也秉執也戚斧也王戚以玉飾
斧也蒙茸陸梁亂走皃言使此人帶劍執斧跳走於左右
齊總總以撙撙（搤益）其相膠轕（葛）兮猋駭雲迅 本善
作 奮以方攘 如羊反 善曰方攘外方振手欲也王逸
東西膠轕驅馳也又曰膠葛長遠之貌蒼頡篇曰 吳都賦曰
膠葛猶貞亞境鬲玄禮記注曰雷逐相子本反 音信五
本猶作蓋 銑曰總總撙撙衆皃膠轕槍擁 曰間
皃猋駭迅雲言甚疾也奮揚也方攘分散皃 駢羅列布
鱗以雜沓兮柴（初蠖切 善本作柴）虒（音多 善本作虒）參差魚頡
而鳥䀮 善曰駢羅鱗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
列也柴虒參差不齊也 曰駢並羅
衆神並列前後其行迴疾如魚躍鳥翔也言 翕（呼合）赫曶（忽）
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善本作昭）爛粲以成章 善曰
翕赫盛貌曶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霧毛萇曰蒙
同 濟曰翕赫曶霍疾貌霧集如天氣言師衆如霧集

之合半散昭爛謂分
布而光明文章也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
翳華芝 善曰韋昭曰鳳皇車名也翳蔽也服虔曰華芝
車名鸞蔽也言以華蓋自翳也 濟曰乘輿天子也鳳皇
華芝蓋名 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烏郭）略蕤（儒）綏灕
雞 虖襂（所林 五臣作梦）纚 所宜反 善曰呂書注曰乘王虯兮
駕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虯 說
文曰螭龍無角者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蠖略蕤綏龍
行之貌也灕虖襂纚龍翰下垂之貌也蠖於縛切綏兮木林
向曰駟駕也蒼螭龍也青虯白龍也皆龍者美之也
也凡曰離者皆陽也言龍 帥爾陰閉霅（蘇合）然
陽開 善曰晉灼曰帥聚也霅散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
俱開霅蘇甲切 良曰帥聚也霅散也言帥然陰閉霅然
散之則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余）旐（兆）郅
陽開
偈（居竭）之旖（於綺）旎（女氏）也 善曰張晏曰
辭浮景章句曰旟車也浮景素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姣
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旟疑問所不知者曰何 禮曰旟旗

文選七 甲

旟旐旗偈之貌也 翰曰青霄
天也軼過也浮景日景也夫何歎美之辭旖旎盛貌旗旐
貌曰旟旐 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偈宇之貌 本作爥
善曰言星旄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星旄若羽旄也
鄭玄曰可以為旌
曰大子出前驅
牛星為之飾以星文其尤
羽飾翠盖 屯（善本作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
書鸞於旗上
乘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屯聚也
言多也 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
也 聲駍（普萌）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先合）遺
風 善曰
過於疾雷馳及遺風也 臨高衍之嵱（勇）嵷（竦）兮超
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𨅰（貢）天門兮馳閶闔而

入凌兢（[illegible]李奇曰：凌兢，[illegible]。善曰：孟康曰：紛，與[illegible]也。[illegible]）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illegible]）

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illegible]）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illegible]）

平原唐其壇漫兮，（善本作曼）列新雉於林薄。（善曰：[illegible]）

攢并閭與茇葀兮，（[illegible]）紛被麗其亡鄂。（[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字。善曰：[illegible]）

崇丘陵之駊騀兮，（[illegible]也。羅音[illegible]）深溝嶔巖而爲谷。（[illegible]高大貌也。嶔，[illegible]）

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illegible]五臣本作[illegible]）

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往往[illegible]之也，往往作[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善曰：[illegible]）

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illegible]）

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illegible]）

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illegible]）

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illegible]）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illegible]）

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illegible]）嵌巖巖其龍鱗。（[illegible]）

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善曰：[illegible]）

斫鈙與執氣同盛

配帝居五臣本作宮字之懸圃兮象泰壹五臣本作太一之威神善曰服虔曰曾城縣圃閬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銑曰縣圃在崑崙山上天帝所居處也配匹也言此宮觀亦可匹之太一天神也居於紫微宮言此神貌亦取象焉

洪臺掘善本作掘其獨出兮撥竹里北極之嶟嶟七旬切善曰嶟嶟高貌也晉灼曰撥至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撥其勿切撥竹指切嶟千旬切銑曰洪大掘至也言大臺崛然高出上至北極嶟嶟

列宿迺五臣本作乃字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㭊振㭊蒲萌切振音真善曰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㭊中央也振所以扶持也銑曰列宿星也言宮殿高大星宿日月皆經於此

雷鬱律於巖窔兮一弔切電倏忽於墻藩善曰鬱律雷聲也窔深也倏忽疾貌也藩籬也窔一弔切翰曰言宮殿之高深雷電在其下也深窔之處電光見於墻藩之上

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言鬼魅不能自至於上半途而顛墜也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撤天善曰張揖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服虔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蠛蠓蟲也小於蚊以喻小也撤列也言宮殿高絕於倒景飛梁及蠛蠓之上

左欃槍而右玄冥善曰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欃槍以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欃槍彗星名玄冥北方水神名銑曰欃槍妖星也玄冥北方之神也

前熛闕而後應門善曰晉灼曰熛闕赤色之闕也應門正門也在熛闕之內也翰曰熛闕南方之闕以象火赤色應門正門在闕後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善曰如淳曰西海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出也銑曰言其閎高

涌出疾流而成川

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五臣本作崐崘善曰連蜷長曲貌春秋漢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宮中也敦圉盛怒貌也銑曰言此中象天帝之居所左青龍右白虎長曲貌盛怒貌

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善曰服虔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樛流屈折之貌也溶方皇彷徨也西清西廂清閒之處也銑曰樛流長曲貌溶盛貌西清西方清靜之處也

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五臣本作龍善曰西都賦曰崔巍前殿前殿高貌和氏璧也玲瓏明見貌也良曰前殿名崔巍高貌黃金為璧帶含藍田璧明月珠璣光明見也

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浮柱之飛榱謂梁上短柱也莫莫無聲也言有神扶持其傾危也翰曰抗舉也飛榱謂屋椽也

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閌閬高大之貌也又曰天有紫微宮向曰閌閬高貌寥廓空虛也紫宮天帝宮名也崢嶸高峻貌

駢交錯而曼衍兮㠑隗乎其相嬰善曰駢並也曼衍分布也㠑隗高貌相嬰相纏繞也良曰駢交錯言樓閣相並交錯分布隗高貌相嬰繞也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善曰服虔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混成自然而成也老子曰有物混成良曰雲閣言高連雲也上下蒙籠與山同體如自然而成

曳紅采

五臣本作虹綵之流離兮颸羊翠氣之宛延善曰言虹蜺之氣流離於其旁也翠氣宛延長貌高故紅采翠

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善曰服虔曰襲掩也

遠亡國肅乎臨淵善曰亡國五臣本作亡國言登此臺若臨深淵也五臣本作琁室紂作傾宮以其奢淫亡國言登高遠望亡國之事而悚懼如臨深淵也

以譬諸侯春秋巳見之矣也其上所以琁室之象也其上乃

作乃作宮

回猋肆其碭駭兮披桂善曰服虔曰回猋旋風也碭猶蕩也駭起也毛萇詩傳曰

椒而鬱栘楊善曰鬱茂也栘楊木名也

名言回風蕩駭披桂椒與栘楊也

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

櫨而將榮善曰言香氣芬茀穹隆而盛乃擊薄於櫨將之上也榮屋翼也

五臣本作櫨

作薄

社上也桂椒也

穹穹盛也

【文選七】九

薌呹許乙肸以掍批兮聲駍薌隱而歷鍾善曰薌與香同呹肸聲也

以掍批本如字掍同也

五臣本作掍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

芎藭善曰金鋪又發揚蘭蕙與芎藭也

玉餘戶也鋪門鋪也言風既排玉戶而

門首鋪也五臣本作鋪

惟弸烏萌彋胡萌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靜深

其拂汨胡忽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弸彋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動貌

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深空之貌向曰弸彋聲也拂汨動

也稍漸也言風聲其帷幔鼓動而動必閉閉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善曰張晏曰

聲細不濁羽

揖伏相和也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

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濟曰言風聲清濁之音其

細如行齊整然相和如夔牙彈琴焉

夔典樂官牙伯牙也皆古之善樂者

般倕棄其剞居綺劂居衛兮王爾善本作爾投其鉤繩善曰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向書曰垂共

工般輸班也爾王爾也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又曰般

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二爾皆古之巧者也匠

南子曰魯般以木爲鳶而飛之又曰王爾元所鑿其剞劂般

與班同垂音垂濟曰般倕王爾皆古巧人也剞劂刀鑿也

鉤繩所以準直言見此

奇妙皆投棄不敢爲也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

彿其若夢善曰方正也征行也言宮觀之

五臣本作髣髴善曰服虔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

觀者彷彿若夢也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仙人行其上還不識其形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僑而役羨門正伯僑古仙人也

晉灼列仙傳曰偓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

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

以遙見謂即諸字音常字音曰方且也征僑偓佺皆古

仙人名良仙人遊焉亦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

於是

事變物化目駭耳回五臣本作迴字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

館琁題玉英善曰李本作蟺

蜵蜎蠖濩之中

【文選七】十

善曰蜵蜎蠖濩宮殿之形也張晏曰蜵蜎蠖濩宮殿深邃之形

頭也以玉飾之故曰玉英

也范子曰玉英出藍田

蜵音淵蜎

以工飾

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本作恩毛詩箋曰惟思也

善曰鄭玄

感動五臣本

日澄心清魂言天下澄心清魂

有曰言天下

天地逆釐三神者善曰逆迎也釐福也

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

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善本作恩

挾東征之意

乃搜逑索偶皋伊之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韋昭曰搜擇也逑匹也

羣倫類也皋皋陶也伊伊尹也毛詩序曰甘棠

美召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韓康伯易注曰先心曰齊

歙側笠切祭天之所故曰暘靈翰注同甘棠詩篇名美邵
公也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將羣也魁魁傑也言擇取
賢人皐伊之徒有魁傑之風者與之居齊於暘靈宮暘靈宮名靡薜荔而為席兮折
瓊枝以為芳噏五臣本作吸字清雲之流霞善本作瑕兮飲
若木之露英善曰蘇林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為席也其飲曰折瓊枝以繼佩晏子曰天之屬清雲其奔
於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兮餐朝霞霞或作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若木謂英英之含
露若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雲末之霞若木之露以取香潔也集乎禮神之囿登
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為歌頌以祭地祇向曰神囿祇堂皆祀
神之所作歌頌以祭之建光燿之長旓所交兮昭華覆之威威
善曰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畢書曰旓旌旗旒也威威盛貌也翰同善注攀琁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illegible]尚書

曰攀舉水乙丹反銑曰琁璣北斗也三危山名言高室馬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也陳眾車於
東阬苦庚兮肆玉軑大而下馳善曰言[illegible]曰軑車轄也[illegible]
切賈逵國語注曰肆陳也其辭[illegible]軑玉飾車軸也言東[illegible]於東海[illegible]其車[illegible]
也下馳漂龍淵而還旋九垠銀兮窺地底而上迴
善曰晉灼曰龍淵在張掖[illegible]曰九垠九重也言從東阬下馳[illegible]而繞其九重[illegible]而上歸也說文曰淵[illegible]
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illegible]下廣雅曰垠崖也重之義也向曰龍淵神名言[illegible]淵旋經九重之高
窺見地底而上歸也風傱傱五臣本作竦音雙而扶轄兮鸞鳳紛
其銜蕤善曰[illegible]疾貌也音竦晉灼曰蕤綏也濟曰言使疾風扶車轄鸞鳳[illegible]纓緌也梁弱
水之濎丁挺濙烏迥兮躡不周之逶於為迆音移善曰服虔曰崑崙
之東有弱水渡之其濎濙耳濎濙小水貌也字林曰濙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

周逶迆欲平邈也濎吐定切濙音縈向注同濎濙不流貌逶迆長曲貌想西王母欣然而
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好色之敗
德故屏除玉女而及虙妃方以此纖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
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
玉女共投壺虙妃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用挺紀又銑曰西
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
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各水東神也言至西極
想王母上壽乃娛好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玉女
亡無所眺其清矑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善曰服虔曰矑目童子也毛詩曰螓首蛾眉良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方擥覽道德
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善曰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說文曰擥撮持之
也精剛精微剛強也翰注同侔等也擥取道德精微之理法神明以為資用也於是欽柴宗
祈燎熏皇天善曰恭敬燔柴[illegible]所祈也尚書曰至于公山宗柴應劭曰柴[illegible]玉之香也銑曰言恭

敬肅亦以事神求福於天蓋大以祭也宗尊也皐揺泰壹五臣本作一舉洪頤
樹靈旗善曰如淳曰招作皐[illegible]積柴於[illegible]
一皆神名[illegible]張晏曰[illegible]也李奇曰[illegible]
指所伐之國也漢書曰[illegible]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鋒旗命曰
靈旗兵[illegible]大史奉以指所伐國向曰招搖泰一皆星名[illegible]旗名樵蒸焜上配藜四
[illegible]
施而[illegible]善本作昆說文曰昆同也[illegible]焜或為焜字書曰焜火貌向曰樵蒸炬火也言炬火之光[illegible]
東燭滄海西耀流沙所宜北爌吳幽都南煬移丹
厓五臣本作涯字昨夜入上[illegible]流沙[illegible]善曰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尚書曰弱水吳都賦曰明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
又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illegible]
爌與晃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良曰燭曜爌[illegible]皆[illegible]照也

謂東西也此 玄瓚觩虬䑳力 秬鬯泔胡淡大敢切 善曰周禮
極酒芬昭也 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鬯獻其
氣也韋昭曰三伯禮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
草芳之積也器以玄士飾之
鬯酒說香酒也酒泔淡滿也 肸蠁豐融懿懿芬芬

炎感黃龍兮熛標 訛碩麟 善曰言肸蠁布寫芬芳盛
肸蠁布寫也韋昭曰上林賦曰肸蠁布寫什義感動作物也
熛火光也說文曰熛火飛也王逸楚辭注曰訛動也碩大也
豐融謂饒衍也懿懿芬芬香氣盛也碩麟來見也

龍之瑞動遠方之地也 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
善曰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
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
帝閽閽兮鄭玄禮記注曰閽守門者也叫閽閽開天門
之名帝閽天門也曰擇取巫咸令叫閽天門以延百神 儐
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善曰穰穰眾多也

閭閣注曰接賓曰儐賈逵國語注曰賓禮也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
黎 五臣本作棠字 善曰晉灼曰黃圖三巒觀在甘泉宮外棠梨宮名
也 善曰漢書曰甘泉有封巒觀 偈息也
既大廻車而歸度三巒山息棠黎館 天閫決兮地垠
開八荒協兮萬國諧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決開也
萬國俱協諧也 向曰閫限也決開也言門開以出德澤故八荒
門開通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無不諧和也 登長平兮
雷鼓磕 苦蓋 天聲起兮勇士厲 善曰如淳曰長平坂名
在池陽南字指曰磕大聲也
聲也 鼓 大 如 天 之 聲 言 其 大 也 杜 預 左 氏 傳 注 曰 厲
猛也 言天子登坂擊鼓其聲大如雷故曰天聲
也勇士厲猛皆嚴整 雲飛揚兮雨滂沛 作霶霈 五臣本 于
胥德兮麗萬世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
有聖德故華麗至於萬世也毛詩曰于

亂曰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
總撮所要也 崇崇
圜丘隆隱天兮 善曰崇崇高貌也言圜丘大壇崇崇高天
也 聲類曰圜丘
登降峛力 㢘 施弋 單 蟬 墠 㒍垣兮 善曰登降上
言… 峛㢘漸平貌也 單墠寬也 巑岏峻貌
直也單大貌也垣 增宮參 作 差駢 步 嵯 材 峨兮
貌蜎壇 嶺 嶒 嶙 峋 洞無
良… 參差不齊貌也 嶒嶙嵎也
…宮深… 列不齊也 上天之縡 載
厓 五臣本作厓字 兮 善曰厓之貌言事也 縡事也 無厓
杳旭卉兮 善曰杳冥之貌無聲無臭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
也 … 旭 卉 眇 遠 也 五臣本 祇
來 故 其 美 來 多 也
善本 郊禋神所依兮 善曰禋… 能與天相對
作 徠 禋 …

而其敬故為神之所依也 徘
徊招搖靈棲遲兮 善曰…言皇…
已招搖神名言得神靈悅遲 輝光眩
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子孫無

也極

耕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
耕本以躬親為天下率藉之也

藉田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
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
田頌

潘安仁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榮
陽中牟人 … 舉秀才 …
稱為奇童 … 司空太尉府 …
一時為眾所疾 … 藉田西 … 有 … 以其

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藉曰同
善注善曰岳任西晉爲黃門郎在武帝時作
賦藉者借也借人力理田
以奉宗廟亦爲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善曰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倩於千畝又曰禮記曰紀耕于藉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藉千畝也甸郊外之地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善曰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玄曰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也又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周禮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曰壝謂壇及堳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鄭玄曰梐枑謂行馬也壝以委切枑音互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善曰毛詩曰瞻彼中林牲牲其鹿蔚茂盛之貌黕黑貌也

〈文選七〉 十五

結崇基之靈址兮啓四塗之廣阼善曰阼階也說文曰址基也啓開也阼立也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善曰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東京賦曰不失繩直又曰遐阡遠也邇近也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言千畝之田阡陌縱橫如繩矢之直也葱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善曰說文曰縹帛青白色也犗騬牛也軛車軛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耜耒也

又曰縹帛青白色也轅軛轅駕牛軛也鄭玄周禮注曰軶謂牛領也說文曰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也耜田器也黛青色也以取東方之象也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善曰儲備也說文曰驂駕也天子備以躬耕也言儲駕於廛左以待天子親耕也漢書曰一廛百畝以居農夫也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善曰孫卿子曰百官各有其職分也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言百官各以職位次序自上下下至于命臣也周禮曰命臣謂加爵服之名也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善曰毛詩曰卉木萋萋鄭玄曰萋萋盛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說文曰轔轔車聲也

〈文選七〉 十六

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善曰說文曰幰車幔也朱輪謂天子之車也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善曰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森盛貌階列言依其階次而列也皇軒天子之車也肅敬也震動也若湛露之晞朝陽兮眾星之拱北辰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言諸侯承命而歸於天子亦猶眾星之向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善曰左氏傳曰爲魚麗之陳東京賦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漢書曰諸侯屬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十一乘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
向同善注云行列如魚鱗之聚也 闈闥洞啓參塗
方駟 善曰[illegible]陽宮舍記曰[illegible]有閶闔西京賦曰[illegible]
門[illegible]參塗[illegible]夷庭[illegible]賦曰方駟千乘 銑曰[illegible]
騎馬[illegible]謂 常伯陪乘太僕秉轡 善曰尚書曰[illegible]常伯[illegible]
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illegible]
禮注曰陪乘參乘也虞書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大
僕御也翰曰宮名行則[illegible]
之參乘大僕執轡之[illegible] 后妃獻穜稑 六
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
設門閭之蹕 善曰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
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鄭玄曰先種後
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漢書曰大農令[illegible]
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安國曰后稷[illegible]
尚書傳曰播布也[illegible]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illegible]
曰蹕謂止行者[illegible]
[illegible]

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衡牙錚鎗 [illegible] 綃紈
綷縩 [illegible]
[illegible]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驤
[illegible]
騰驤而沛艾 [illegible] 表朱玄於離坎飛
[illegible]
青縞之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
會 [illegible]謂鹵簿之儀車騎旃旗各依方色也表猶標也[illegible]易
[illegible]雖有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illegible]正
西秋也周禮[illegible]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
謂之黑[illegible]詩傳曰縞白色也周禮曰地謂之黃[illegible]
書[illegible]曰青安車赤安車黃安車白
安車[illegible]安車[illegible]合十乘[illegible]駕駟建旗十二如車
旂色[illegible]以方色而引[illegible]會言盛也 五輅鳴鑾九旗揚
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路
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
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
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
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illegible]
鈒音義同也蒼頡篇曰[illegible]
[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
玉飾[illegible]以[illegible]雲罕[illegible]也 簫管嘲哳
知以啾嘈兮鼓鞞[illegible]隱以砰磕 [illegible]
扎[illegible]
反善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
曰[illegible]
曰[illegible]

[illegible]大聲也字指曰磕大聲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碎[illegible]聲也 旬虡
巘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 善曰西京賦曰洪鐘萬
[illegible]虡[illegible]又曰[illegible]
[illegible]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
[illegible]
右五鐘皆應 [illegible]
也[illegible]大鐘[illegible]
在區宇之外 震震[illegible]填填[illegible]塵[illegible]連天以幸乎
藉田 善曰[illegible]漢舊儀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車馬[illegible]
[illegible]連天幸於藉田之所 蟬[illegible]以灼灼
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
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 善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illegible]
耕於[illegible]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

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挾持也向曰蟬冕侍中
服也碧玉也謂羣臣珥蟬執玉者衆也灼灼芊芊蟬玉之色
盛也言如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依於山言光彩茂也
也銑曰與執也謂天子下壇執耦也二耜為耦也**坻**丘五
本作蕩字**場染屨洪縻**忙皮**在手**善曰方言曰坻場也坻場謂之坻場洋壤
之名也音傷說文云縻牛轡也翰曰場壞也言坻場也坻場蟬
天子步於壤場染屨於土以執洪縻也縻牛轡也**三推而**
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善曰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又禮記曰
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國語虢文公曰王耕一墢班三之
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墢一耜之墢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畝也既去以牛
而又言推者蓋公古成文不可以文害意也墢扶發切
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濟雜用之注同言貴賤以班也
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濟注同言貴賤以班也**于斯時**
也居靡都鄙民五臣本作人字**無華裔**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
劉華三論家語注曰裔夷也良曰**長**丈短**幼雜遝**苔
藉田之時都鄙華裔士女咸至其所

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財**總**
髮善本髫作髮善曰雜遝衆多貌也頒斌相雜之貌也露
推門戾至也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衆也
也多文曰褐者粗衣也職箭曰蠻謂之裾鄭玄曰衣後曰裾也
叔胥劫經云毛萇詩傳曰髦謂之垂髫毛詩曰髧彼兩髦
角之真聲矣角紘也髮也向曰言
少長咸至也雜遝衆多兒頒斌分布也**躡踵側肩掎**蟻居
裳連袂善本作襘**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
善曰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也
也史記馮驩曰夫趨市者爭門而入貴達問語注曰掎
從後牽曰掎方言曰袂袖也山陽公載記曰費詡鳴歌
注曰襘門袂字也說文曰襘
雷禹貢曰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濟曰言
衆多奔走或躡腳連袂以致塵埃翳於光景**動容發音**
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善曰列子曰一列
里老幼喜躍抃儛西都賦曰乎遊童之歡謠劉子曰昔堯理
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

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實五壽王
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向曰言觀者皆動其容
儀發音美抃舞謳路歌詠聖德也
情欣樂乎昬作兮慮盡力
乎樹藝善曰西京賦曰何以昬作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
書曰不昬作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翰曰昬尚
入其境甚易草萊其闢
也言人皆勸勉而作勞於種藝之事
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
自勵善曰說文曰督察也課試也謂責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
與督責也言無人責罰人自勸勵作勵
勤勞不為程課人自勉勵
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
刑而猛制哉善曰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史記曰
先人勞人自悅使豈為嚴刑猛制以威之哉言不示也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
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高以下為
基民以食為天善曰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
善曰孔子家語曰以農為本食為先
民以食為天農者民之本也言人事之本先食也
善曰先之道以農為本未為後事漢書曰農者天下之本也
也陸賈新語曰治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
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足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而貴本謂農田也言理人之道後其賢育先於穀食
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善本作臣善曰國
子曰后土龍子為土正尚書曰共工氏之子
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一農一以實之貢也
賦也四人謂士農工商不一謂其不一以業也
野有
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善曰禮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大夫不食粱
食無菜色
早以無菜

色又曰夫稼足以代其耕 銑曰菜茹之色謂年飢也飢無也言年飢則飢細秩祿也

無儲稸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 善曰言無儲稸以度荒災自以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稸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善本畢作必 向曰儲稸倉廩也虞備也言無倉廩以備凶災徒望歲之登終也

三季之衰皆此物也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良曰此物謂無儲稸也言三季衰亡皆不修儲稸之過也

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 善曰東京賦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氏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翰曰慄懼也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者以於豐防奢儉於逸者存於會意也蕭何曰以儉以逸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銑曰聖上君也丕大也言我君昧旦思大明至於夕惕常懷驚懼以憂於人也圖謀也匱乏也謂謀乏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敬恤憂也敬敬所憂者在穀也

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善曰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孟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善曰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躬耕籍田以為農先此亦堯湯之用心也 銑曰言能三時為農以致倉廩充實此亦堯湯遭水旱百姓不飢若為用心於農以存救人之術也

若乃廟祧堯土有事祝宗諏侯作日簠甫簋普淖教汝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五臣本無於字是乎出 善曰廟祧東京賦曰躬追養於宗祧禮記曰遠廟為祧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普淖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乃孝切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虢文公曰上

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向注同言謀事於宗廟簠簋豐潔德能大和亦因籍田而致穀實縮酒茅鬯蕭茅皆香草也言亦出於籍田之中

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 善本作人和 善曰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左氏傳季良奉粢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粢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向曰旨美也方國告神曰嘉栗旨酒禮豐盛必當人和歲豐神降之吉祥也

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 善曰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最靈者也 濟曰靈善也言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

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 善本作治 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寶光斯道 善曰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鄭玄毛詩箋曰允謂也斯道謂孝也 良曰以孝理天下者也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以孝道自之者少逮及也及我天子寶光此孝道也

儀刑五臣本作形字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 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萇曰刑法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銑曰形見孚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萬國盡愛敬之道於祖考

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西京賦曰勸稼穡於原陸蕭注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向曰令以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論語注曰本基也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善曰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翰曰能崇農業大祭之道其盛德大業可謂至也

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 五臣本作顯字 善曰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 二美謂粢盛豐百姓足也 向注同二美謂能本而孝也

不

亦遠乎不亦重乎善曰論語文也向曰言遠重之至也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採其芧五臣本作芳字善曰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良曰思樂甸畿詩頌篇所以美王之親耕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向曰謂天子至止以帝藉田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音脂善曰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事也濟曰言天子三推之禮萬方敬而從勸耨奴豆我公田實及我私善曰鄭玄毛詩注曰耨耘耔也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蕭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千畝田也我私謂黍稷盛之實我簠斯盛五臣本作粢字善曰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粢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良曰我簋斯齊在器曰簠器實曰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曰秅倉 盛以飯盛黍稷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也坻水中高地也言倉庾之多如山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善曰言人念此祭祀也向曰言念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行以孝敬承長也謂長言孝思之民力普存祝史王辭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良曰謂人力之普存祝史正辭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善曰左氏傳曰神人相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向曰言神祇所歆享降逸豫之福無限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善曰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慶善也言王者天子有善德天下之人皆蒙之也

畋獵鄭玄禮記注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者所以供祭祀也

子虛賦善注向注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少好讀書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向曰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以好學遊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

成都人之後蜀人楊得意侍武帝嘗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烏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為辭以諷之

楚使子虛使於齊五臣本齊有齊字王悉發五臣本有境內之士備五字車騎之眾字與使者出畋善曰司馬彪曰畋獵也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田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非也向曰使者謂子虛也餘同善注畋罷子虛過奼五臣本作詫善曰張揖曰奼誇也丑亞切良曰言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五臣作為誇誕也烏有先生五臣本作烏字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五臣作誇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善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翰曰謂所誇於人者自異之辭也夢莫鳳切已是公俱在故相與坐定於有問焉句曰先生問子虛齊王畋樂乎然則何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云言以雲夢之事先生云謂齊王誇車騎僕所樂者對楚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五臣本作駕車畋於海濱善曰齊王也齊近海故言海濱濟曰王齊王也畋獵於海濱之涯也列卒滿澤罘網彌山善曰郭璞曰罘獵也鄭玄禮記注曰罘罔也翰曰罘網之綱也列士卒也言布罘網覆於山也掩兔轔鹿射麋腳麟善曰司馬彪曰轔轢也腳謂持其腳也郭璞曰 鄭玄毛詩曰 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善曰掩覆也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肉也染輪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擩猶擩也擩而緣切擩一也

切向曰兔罝麋鹿皆獸名掩謂以網掩之轔猶車轢也皆鮮也海也鹽故言鹽浦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善曰郭璞曰伐其功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良曰言得獸之多自矜其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善曰郭璞曰與猶如也銑曰顧謂齊王顧子虛也問云楚有遊獵之地饒樂如此乎孰誰也問楚王之獵與寡人誰勝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五臣本有者字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

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扶員茀弗鬱隆崇嵂崒岑崟吟參差日月蔽虧善曰郭璞曰下車謝也廣雅曰鄙小也覽觀也隆崇竦起也茀音弗張揖曰高山蔽日月也言我楚之鄙人得宿衛隨從君遊觀後園之有無且猶未徧安足知山澤之多乎言不知也良曰雖然略言之辭向曰言山之高峻蔽日月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疲池陂婆陁駞下屬江河善曰郭璞曰言相樛結而峻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郭璞曰言旁頹也屬連也文穎曰南方名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許慎通方言耳翰曰言山勢樛結峻絕干觸青雲也罷池陂陁旁頹兒陂陁寬廣兒下連江河也其土則丹青赭堊惡雌黃白坿附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善曰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向曰善土所生雌黃白坿石英也錫白鑞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土也言衆物鮮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旻昆吾瑊箴玏勒玄厲碝軟石碔砆善曰張揖曰琳珠也瑉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管子曰陰山之礝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銑注云石也故云石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昌時切善本作芷若射夜干善本無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苴子餘反善曰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蘅杜蘅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今之藭蕪也[illegible]射干似[illegible]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蘄茝也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薺文穎曰

巴苴草名一名巴蕉良曰[illegible]草名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徒旦曼莫幹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善曰司馬彪曰陁靡邪靡也張揖曰壇曼平博也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向曰陁靡邪長兒案衍寬兒壇曼平寬兒言原澤上下邪長或深下或寬平縈於大江以巫山為限畔也其高燥則生葴針菥斯苞包荔隸薛莎蘇禾青薠音煩善曰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藨也荔馬荔也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於江湖鴈所食向曰高燥謂高原也餘皆草名其埤卑濕則生藏藏莨郎蒹葭東蘠牆彫胡蓮藕觚孤盧菴淹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善曰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張揖曰蒹蘼也葭蘆也東蘠實如葵子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荷之實也藕其根觚張晏曰觚盧扈魯也菴閭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菰音孤本作觚郭璞曰圖畫也良曰埤下濕

之地餘草名言衆草不可圖畫其象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善曰郭璞曰波猶湧也[illegible]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濟曰清池池名激水謂其波激也芙蓉蓮花也芙蓉菱華水草名鉅大也言水下有沙石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陁音瑇瑁鼈黿善曰張揖曰蛟似蛇而四足蛇尾皮有珠也[illegible]曰皆水蟲也言池中有之其北則有陰林巨善本作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善曰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尸子曰水積則生[illegible]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柟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蘗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蘗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張揖曰樝似梨而甘也梬梬棗也說文曰梬棗似柿而小名曰梬[illegible]亮切[illegible]之郭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曰巨大也蘇音果木名芬芳香氣也其上則有赤猿蠷蝚[illegible]

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善曰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illegible]向曰上四者皆鳥名騰遠騰遠獸名也鵷鶵孔鸞皆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也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善曰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illegible]猶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illegible]山海經曰[illegible]里豹也[illegible]曰下謂林木之下餘皆猛獸名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善本作專[illegible]手格此獸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弒之[illegible]也格擊也手格謂空手擊之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善曰張揖曰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illegible]以當四馬也郭璞曰[illegible]王之車也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illegible]靡魚須之橈旃教女曳明月之珠旗善曰張揖曰[illegible]也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孝經援神契曰蚌珠旗宋均曰蚌角之珠可以飾旗[illegible]曰[illegible]名[illegible]字也旃亦

旗也橈猶弱也言楚王養此獸以當四馬也曳皆執持之貌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善曰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illegible]所造也史記趙良曰盧之[illegible]干將之雄戟鮔音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彫畫也曰建立也彫畫為文彩也左謂佩之於左畔右夏服之勁箭善曰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illegible]良曰[illegible]利故[illegible]右謂右邊佩之陽子驂乘善曰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illegible]孅阿五臣本作纖字為御案節未舒即陵五臣本作凌字狡獸善曰張揖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楚辭曰孅阿不御焉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之獸也天文志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鎮曰陽子[illegible]也皆古之善御者案節謂[illegible]馬足也未舒猶未馳也言馬足未[illegible]已淩蹸狡捷之獸也蹵蛩蛩轔距虛善曰[illegible]蛩蛩青獸[illegible]軼野馬轊騊駼善本作轊[illegible]

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以走[illegible]為得甘草而貴之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外經曰北海內有獸[illegible]言車之疾能過野馬[illegible]騊駼也[illegible]言過之也[illegible]乘遺風射游騏倏胂倩[illegible]遺風千里馬也呂氏春秋曰[illegible]頭也踏也[illegible]皆獸名淑利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善曰[illegible]見[illegible]人[illegible]纓[illegible]疾貌也倩千里[illegible]音[illegible]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善本作眥字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李奇曰射之巧妙決眥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心繫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貫胸通右腋中心絕乎心[illegible]俱切[illegible]曰掖腋也[illegible]良曰皆目也言射者不虛發弓[illegible]所殺[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獸[illegible]於是楚王乃弭

節排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古堯)𠲛(巨虐)受詘(音屈五臣本作遄善曰王逸楚辭注曰[illegible]也郭璞曰𠲛疲極也司馬彪曰徼抗塞其倦者受詘取其力盡也銑曰翔節安志也徘徊翱翔容與謂自得也言王安[illegible]覽幽深之林觀壯士之奮怒與猛獸之恐懼遮其倦者取之[illegible]也)殫覩眾物之變態(善曰郭璞曰殫盡也[illegible]觀眾獸驚變之態也)於是鄭女曼姬(善曰張揖曰鄭女夏姬也曼姬謂楚武王夫人鄧曼向曰鄭女鄭國之女曼謂容色曼澤也)被阿緆(錫)揄(五臣本作投字也)紵縞(善曰張揖曰阿細繒也緆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縞細繒也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漢書音義曰君後宮皆衣紵[illegible]銑曰[illegible]投空引也紵縞繒也)雜纖羅垂霧縠(善曰司馬彪曰纖細也張揖曰霧縠細如霧[illegible]以為衣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雜纖羅細如霧垂之為衣也)襞(必亦)積(積)褰(去虔)縐(側救)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善曰[illegible]曰襞積褰縐[illegible]紆徐委曲謂紆曲[illegible]也)衯衯裶裶(音芬音非五臣本作紛紛霏霏)揚袘(以支)戌削(善曰[illegible]有似溪谷之狀[illegible]文理衯衯裶裶皆衣長貌也張揖曰袘衣[illegible]也戌削[illegible]裁製貌也)蜚(五臣本作飛字)纖(思廉)垂髾(交)扶輿猗(於綺)靡(善曰司馬彪曰纖袿飾也髾燕尾也善曰[illegible]扶輿猗靡[illegible]也)翕(呼甲)呷(呼甲)萃(翠)蔡(下)靡(五臣本作摩字)蘭蕙上拂羽蓋(善曰司馬彪曰翕呷萃蔡衣聲也[illegible]蘭蕙羽蓋[illegible]衣下靡蘭蕙上拂羽蓋言美人等被麗服扶楚王之車也)錯翡翠之葳(於危)蕤(汝隹)繆(了)繞玉綏眇眇忽忽(善曰張揖曰錯翡翠羽以為首飾繆繞玉綏謂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言其容飾奇麗非世所見也)若神仙之髣髴(善曰張揖曰[illegible]門綏登車所執言手縵綏之郭璞曰言其容飾奇[illegible]非世所見也兩都賦曰俯仰如神[illegible]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

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玉綏也[illegible]若神仙[illegible]於是乃相與獠(力昭)於蕙圃(善曰[illegible]以登車)媻(蒲寒)姍(蘇寒)勃窣(蘇骨)而上乎金隄(善曰發文曰[illegible]媻姍勃窣也司馬彪曰金隄言堅也[illegible]向曰[illegible]媻姍勃窣美人上隄貌)揜翡翠射鵔(俊)鸃(儀)微矰(曾)出纖(五臣本作殲字)繳(之若)施弋白鵠連駕鵝(善本作䳘鵝)雙鶬下玄鶴加(善曰[illegible]郭璞曰[illegible]矰矢也鄭玄曰[illegible]白鵠[illegible]連[illegible]鵝[illegible]雙鶬下[illegible]玄鶴加[illegible]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

浮文鷁揚旌枻(羊世)張翠帷建羽蓋(善曰郭璞曰[illegible]善曰[illegible]書曰[illegible]枻[illegible]上也[illegible]於船上也翠羽飾帷蓋也郭璞曰旌之[illegible]上[illegible]翠[illegible]以為飾也)罔(五臣本作罔)瑇瑁鉤紫貝(善曰郭璞曰瑇瑁[illegible]不[illegible]取之為器也東京賦曰[illegible]西京賦曰瑇瑁紫貝[illegible]皆水蟲也又曰[illegible])摐(楚江)金鼓吹鳴籟(善曰郭璞曰金鼓鉦也月令曰命[illegible]言[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籟簫也[illegible]取[illegible]聲[illegible]也)榜(方孟)人歌聲流喝(於邁反)(善曰[illegible]榜人船人也[illegible]聲流[illegible]也)水蟲駭波鴻沸(善曰[illegible]涌泉起奔揚會(善本作[illegible]物作揚)(善曰郭璞曰[illegible]相[illegible]也[illegible]水[illegible]也言涌泉騰起與波相會也)礧(五臣)

本作磊字力對切石相擊硠硠礚礚苦蓋反。銑曰：言石相擊而為聲。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良照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胡郎，騎就隊，大內纚所綺乎淫淫，般盤乎裔裔。善曰：文穎曰：靈鼓，六面鼓。應劭曰：按次第也。左氏傳注曰：隊，部也。司馬彪曰：皆行貌也。向曰：謂諸石擊以雷霆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翰曰：言將息獵者，必擊鼓起烽火以招士卒也。車，兵車也。言車騎各案次第以為行隊。纚行般迴也。淫淫審審，部伍分列之貌。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五臣本作陽雲之臺，善曰：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臺也，高出雲之陽，故以名焉。怕五臣本作泊，補各切乎無為，憺五臣本作澹，徒濫切乎自持，勺藥音略之和具，而後御之。善曰：郭璞曰：養神氣也。老子曰：我獨怕兮其未兆。說文曰：怕，無為也。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澹清靜其以自持。憺與澹同，怕與泊同。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為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服氏一說以芍藥調食名，或者因說今之蕢馬肝猶加苦菜，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芍藥之醬，具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銑曰：言以無為之道自持，以藥調和也。翰曰：具五味而後食之。御，食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力轉割輪焠七內，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韋昭曰：脟，切肉也。鮮，焠輪也。郭璞曰：焠，染也。毛萇詩傳曰：焠，割也，近也。翰曰：不若，不如也。言楚王雖獵，則以無為自持，具五味而食，豈如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以脟割野食而為娛樂。臣竊觀齊近不知楚矣。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五臣作焉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善曰：郭璞曰：言有東之賜也。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辱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遠為遠。濟曰：是何言之過也，謂責子虛以游獵之事對齊王也。足下者，烏有先生稱子虛也。貺，惠賜也。言足下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惠貺齊國也。

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畋，五臣作田乃欲勠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并力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銑曰：勠力，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謙不斥言。齊王欲以車騎與使者出田，欲并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言非夸也。向曰：齊王問楚地有無者，欲聞大國風烈、先生遺餘之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五臣本有也字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也。善曰：郭璞曰：以為高談顯明也。晉灼曰：樂毅與燕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非楚國之美，彰君之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非也。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使者失辭為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楚也。累，力瑞切。善本無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一句。向曰：言烏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王之德，而陳雲夢田獵侈靡之事而言之。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是淫樂之事，則非楚國之美。實有而言之，是彰君惡；無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也。二者謂彰君惡、害己信，言俱無可行者，而先生行之，不信是輕齊，彰惡是累楚也。且齊東渚善本作陼鉅海，南有琅邪，善曰：蘇林曰：小渚曰陼。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陼或作渚。銑曰：自此已下，烏有先生陳齊境界以析子虛也。鉅，大也。言齊以大海為渚。觀乎成山，射乎之罘，音浮。善曰：張揖曰：

觀嘅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獵其上也腄直瑞切 良曰成山館名可以遊覽罘山名可以射獵 浮渤澥 音蟹 游孟諸 善曰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 向曰浮汀游也渤澥海分支水名孟諸齊之大澤 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 善本作湯 谷為界 善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言鳥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 翰曰肅慎國洛在海外暘谷日所出齊言齊境界皆鄰接 秋田乎青丘彷 善本作徬 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 勑計切 芥 善曰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毛詩海外有截張揖子虛賦曰蔕介刺鯁也 濟曰青丘國在海東言齊之秋田至彷徨於海外觀其境上之廣吞如雲夢者八九於齊國之胷中亦不為刺鯁也 若乃俶 他歷 儻瓌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 五臣本作萃字 充牣其中 五臣本有者字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 善曰郭璞曰俶儻非常也薛綜曰瑋奇好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卨與契同禹為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為堯司徒數萬物 向曰契善計也實推曰充牣滿也 銑曰言非常瑰美珍怪寶物鳥獸之屬萬端如魚鱗之聚充滿於山澤之中禹善分別草木卨善算數也言其中草木禽獸不能名之禽獸之多卨不能計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見賓客禮待曰故也言見先生是客也 向曰以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苑囿之事先生謂子虛也且以禮先生為客故不敢言也 是以王辭 五臣本有而字 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善曰司馬彪曰復答也 向曰先生言齊王謂客故反答何為稱無以應僕哉

六臣音註文選卷第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畋獵中

上林賦 良曰上林苑名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 音㕸 然而笑曰 善本作咲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文穎曰听笑貌也鄭玄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五年一朝見述其職 銑曰言諸侯納貢使失對而齊不得理道 言諸侯納貢者述其所職幣而已述所守之職耳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善曰鄭玄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耳小雅曰淫過也 翰曰言今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以禁絕淫放非所以為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 善曰蒙 與之交也 向曰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 善本無夫字 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 善本作㝵 君自損也 善曰晉灼曰㝵古貶字也鄭玄曰 良曰揚舉發越也言齊楚不論限田於海外是失禮也國語禮未可言不可也 濟曰二君謂子虛烏有先生也論謂辯論也言俱不能明君臣上下之禮但務奢遊樂苑囿而已 銑曰但以荒淫奢侈之事以

揚考越非揚名發譽之理是貶君於是推已之道 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
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平其南紫淵徑其北 善曰文穎曰蒼
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
縣入汮水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爲在北也向曰二客是公子陳上林之事故言齊楚不足道也君
謂二客也言二客未覩壯麗之處 翰曰蒼梧郡名西極豳國也丹水水名紫淵澤名更亦經也 終始灞
滻出入涇渭 善曰張揖曰灞滻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
翰同善注 酆 豐 鎬 浩 潦 老 潏 決 紆餘委蛇 五臣本作逶 也支爲切
經營乎其內 善曰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也潦流也說文曰潏
水出鄠縣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言周旋苑中也 良
曰紆餘逶迤曲兒經營猶周旋也言衆水於苑內也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 善曰郭璞曰異態言其形態不同也司馬彪曰八川分流各有所出別觀各有異形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 力代 出乎椒丘之闕
行乎洲淤 應 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 烏朗 漭
之壄 五臣本作野字 善曰郭璞曰言更相經歷也服虔曰椒丘見楚辭山俱起象雙闕者也郭璞曰椒丘
辭曰馳椒丘且焉止且音且呂切張揖曰淤水中沙也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張揖曰
也南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泱漭之野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如淳曰大澤也 向曰馳騖猶交錯也椒丘丘名上
有兩山根對象雙闕焉於水洲積沙林名在苑中言水之經涉於此中也 汩 骨 乎混流順
阿而下赴隘 於懈 陿 五臣作峽 之口 善曰蘇林曰汩疾兒也郭璞曰汩疾流也 揚雄方言
郭璞曰混流大水也阿大陵也夾山間爲陿
汩疾兒司也阿隈曲也言疾流合會隈曲而下 觸穹石激

堆 丁回 埼 依巨 沸 拂 乎暴怒洶 虛拱 涌彭 五臣作滂 湃 普拜
反 善曰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沸水聲也音拂字司馬彪曰洶涌彭湃波相戾也 五
銑曰埼岸曲也洶涌跳起也彭湃聲也言觸石激岸其湧而爲聲 滭 畢 弗 孚勿切 宓
作密 音密 汩 筆于 偪 逼 側 泌 筆 瀄 之吐 橫流逆折轉騰潎
洌 音列 善曰司馬彪曰滭弗宓汩相迫也偪側泌瀄相揳也郭璞曰先結切 泬 音折 旋回也孟康曰
轉騰潎洌也 司 水流聲也 潎洌 疾流之貌 良曰以相擊射也 滂 匹亡 濞 普 沆 胡朗 溉
穹隆雲橈 女教 宛 宛 潬 善 膠 五 盭 作戾 踰波趨浥
涖涖 音利 善曰司馬彪曰穹隆起也 本作莅 下瀨 善曰司馬彪曰穹隆雲橈
合胡郎切郭璞曰穹隆起回旋也宛潬長轉也膠盭邪屈也 水聲
宛轉也涖涖水聲也 銑曰傍鼻宇 宛潬曲兒
於戲也觀瀨急流也 水石相激 穹隆邪曲兒

積 擠 批 步 結 巖衝擁奔揚滯 直 例 沛 普 外 臨坻 遲 注壑
也 瀺 助 成 灂 士角 賈 墜 直類切 善曰司馬彪曰批擊也 坻
滿 盧 切 瀺 灂 善 滯 沛 奔 掃 之 貌 郭 璞 曰 坻 水 中 小 渚 也 壑 谷 也
字 也 灂 司 馬 彪 曰 聲 也 山 中 小 渚 也
水 聲 音 礚 衡 曲 隈 也
臨 坂 墮 下 水 聲 也
若 沈 決 沈 隱 隱 砰 才 磅 音 旁 訇 小 磕
蓋 潏 潏 淈 淈 骨 湁 丑 入 潗 子 入 鼎沸馳波跳沫汩
于 濦 呼 急 切 五 臣 作 急 漂 匹 疾悠遠長懷寂漻 無聲
肆乎永歸然後灝 浩 溔 小 羊 潢 晃 漾 羊 音 養 五臣作 安翔
徐回翯 學 乎滈滈 浩 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善曰
寂漻無聲也 司 馬 彪 曰 砰 磅 皆 水 聲 也 文 曰
滈水涌出也周成雜字曰潗水沸聲也司馬彪曰汩水
聲也郭璞曰安翔 歸 文 曰 杜 預 左 氏 傳 曰 肆 放 也 言 水 奔
放而長歸於湖海郭璞曰灝溔潢漾皆水無際貌也徐回言

運轉澔溔水白光貌也大湖吳縣南書所謂震澤也衍溢言
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向曰漂疾已上皆水之澤盈相
激勇奔湍之皃隱隱也寂寥清深也言水從遠長歸復清
深而無聲也銑曰肆放永長也太湖震澤也陂池紅磡邐
小水也滈水光也每廣大風轉高瀉歟
揚光汪於震澤溢於陂池衍泝溢也**於是乎蛟龍赤**
螭䱭亙**䲛**瞢**漸離鰅**顒**鰫**容**鰬**虔**魠**託**禺禺**顒
魼榻**鰨**奴搨反 善曰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
龍也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䱭鰽出鞏山穴中司
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未聞郭璞曰鰅魚有文彩魼似
鱮而黑鰬似鱓魠一名黃頰鰬音乾魠音託禺禺魚皮有
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黑色兩相得乃
行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蜜已呼龍魚名**揵**
巨言**鰭**耆**掉**徒勁**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善曰郭璞
曰揵舉也鰭背上鬣也掉搖也深巖深巖之中也銑曰
鳳也鰭背鬣也言魚振奮聲翼也
鬣之類
曲之類**魚鱉讙聲萬物眾夥**似**明月珠子的**

皪歷**江靡**善曰張揖曰明月珠子珠光耀乃映於江邊也明月珠子
也說文曰玓瓅明珠光也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郭璞
也謂蚌蛤藏珠萬物皆一類也的皪明珠子水中的皪
光明皃江
靡江邊也**蜀石黃碝**而兖**水玉磊砢**洛可反善曰張揖曰
郭璞曰碝石似玉黃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礨貌也上林賦
經曰重丘之山其上多水玉向曰蜀石石次玉者也**磷**
磷吝**爛爛采色澔**浩**汗叢積乎其中**善曰張揖曰
玫瑰也翰曰言寶玉之采色光彩映
耀之貌叢積謂叢積於水中也**鴻鷫**肅**鵠鴇駕**加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木**庸渠箴**鍼**疵鵁**交**盧**火
善曰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鷫鷞鸛屬玉似鴨而大長
頸赤目紫紺色交精鳧屬也旋目鳥而尾有毛冠似鴟大而
也亦曰旋目鳥名也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
鴻也向曰煩鶩也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盧鸕鷀郭璞曰
也向曰
並水鳥名**羣浮乎其上沈**音沉**淫泛**孚劍**濫隨風**
本作汎善

澹徒濫**淡與波搖蕩掩**善曰奄**薄水渚唼**所甲**喋**田**菁**
藻咀才汝**嚼**才削**蔆藕**善曰郭璞曰皆鳥食也張揖曰奄覆也
青水草也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喋向曰薄附集也
言此皆水鳥浮游自泛而集水渚之上唼喋菁
咀嚼皆食物皃菁
藻蔆藕水草名**於是乎崇山矗**音**矗巃**力孔**嵸**總**崔**
巍五回**深林巨木嶄**士咸**巖參差**楚宜反 善曰郭璞曰巃嵸崔
巍皆高峻貌也嶄巖參差皆峯嶺之貌也向曰九嵕
作巨木言林木之大也**九嵕**子公
巀辥**五**結**南山峨峨巖陁**徒**甗**言**錡**魚綺**崔**
音嶭五結**魏**五罪**崛**仕**崎**
音呼曰郭璞曰九嵕山在長安北南山終南也
擯曰切
司馬彪曰巖陁陂陀之阜也甗錡山形如甑也善曰
搨曰羅高貌也
巀嶭嶕嶢高貌也巖陁甗錡堆
振溪

通谷蹇產溝瀆谽呼含**呀**火加**豁**呼括**閜**火可**阜陵別隖**烏古
切善曰張揖曰振收也以言其
也郭璞曰谽呀谷空貌也豁閜空大貌也
分泄可支
鳴音隔鉏
也溝水自空遠也
陵也隖阜也
崴烏罪**磈**烏賄**嵔**烏罪**廆**五罪**丘虛**
堀苦骨**礨**力罪**隱轔**力振**鬱壘**力罪**登降施靡**
善曰郭璞曰
陂音皮**池貏**皮**豸**
善曰郭璞曰皆山勢崎嶇
之貌
靡不平皃
翰曰皆山勢長遠之貌
沇允**溶**容**淫鬻**以六切
曰水流谿谷之間也沇以水切向曰陂池
貏豸旁頹貌也貏豸旁頹相連貌沇溶淫鬻山谷之間
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皮義**築**
善曰司馬彪曰布平也
郭璞曰皋築地令平也銑曰散渙寬廣貌夷平也
地也皋澤中有堤累上千里置一亭名亭皋也千里言

也萊謂萊令平也 揜五臣作掩以綠蕙被以江五臣作江蘺糅女又以
蘪蕪五臣作蘼雜以留夷五臣作留荑 布結縷欑戾莎善曰
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郭璞山海經曰蕙香草
蘪蕪蘄茞也留夷新夷也王逸楚辭注曰留夷香草郭璞曰結縷
蔓生如縷司馬彪曰戾莎亦名也 良曰皆草名也欑
覆也糅亦雜也分布欑植也言衆草饒地雜性分布欑植於
其中 揭去例車衡蘭槀本射夜干茈紫薑蘘荷葴
針也 持衍生善本作持音澄 若蓀鮮支黃礫蔣芧五臣作芋云句切
青薠音煩 善曰應劭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揭去竭
切芞巨乞切郭璞曰槀本槀茇也万末切司馬彪曰
射干香草也張揖曰茈薑子薑也葴持闕若杜若郭璞曰蓀
香草也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皆香草蔣菰也芧三
稜也郭璞曰芧音序 布濩閎宏澤延弋戰蔓萬太原
翰曰皆香草名 麗力爾切五臣作麗 靡文彼廣衍善異應風披上靡吐芳揚烈

【文選八】 文八

郁郁菲菲妃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烏感薆愛咇
上必茀音勃 善曰郭璞曰菲菲香氣盛也漢書音義曰肸大也
烈 香氣盛也漢王 切郭璞曰發越香氣射散也司馬
彪曰過也芬芳之過猶布寫也青氣盛散貌
也說文曰芬芳也 香氣散說文曰馥香氣
藹也 薆音奄 向曰言衆草布徧延
蔓於罘罳之上下平之地披靡偃似傾香
之貌 濟曰言衆草吐揚芳香也揚動也華也郁郁菲菲衆香
美貌天中 言香氣發越 似 於是乎周
之布寫謂分布不流也 言香氣盛也
覽氾觀縝鄰丑紛軋芴勿芒芒莫郎怳忽 善曰 視之
軋芴緻密也郭璞曰言眼亂也 向曰言
陂池羅遠貌 芒芒然目亂而不能辨怳忽目亂貌
無端察之無崖五臣作涯 日出東沼入乎西陂 善曰張揖曰日 其南
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漢宮闕簿曰長安
有西陂池東陂池 銑曰搏尋不見際畔言廣大也

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善曰張揖曰其苑南陽暖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
曰踊波言不凍也孫卿子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凋
良曰苑南向陽之地盛冬草木生長水不凍也 其獸則
㺎庸旄貘陌犛貍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
犀 善曰郭璞曰㺎似牛領有肉堆也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
如牛而四節毛貘白豹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一
也能沈沒水中麈似鹿而大 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
名也 沈牛頒猶日題頓也
人著也 良曰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去例
皆南方獸名
河 善曰司馬彪曰蜀郡衣也尸子曰寒凝冰裂地 言可步行冰上
北常寒之地盛夏含凍也
而度河也 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陶駼槖駝蛩蛩
巨 驒丁賢騱兮駃決騠啼驢蠃 五臣作 驒騱
巷 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 蛩蛩青獸狀如馬
似豬角在鼻上 郭璞曰驒騱駏驉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
鄭璞曰驒騱駏驉 駃騠生
七十七
方獸名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
坐曲五臣作明閣 善曰蘇林曰重坐屋也 晉灼曰閣道
而可以四面重上坐 言宮館彌滿山谷也 注猶不也高屋重坐
齊曰言宮館彌滿山谷也 華
榱璧璫輦道纚五臣作灑屬步櫚周流長途中
宿 善曰昭曰裁金為璧以當榱頭也 蕭該 步櫚
郁也周編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櫚郭璞曰中途壞閣
道司馬彪曰中宿乃至其上 銑曰華榱彫飾椽也璧璫
璧飾椽首也輦道相連屬也步櫚謂屋櫚下行也周 夷
周編也長途中宿謂臺閣高遠中道而宿 方至其上也
嵏子公築堂累臺增成巖㠇二洞房 善曰如淳曰
比山以作堂也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郭璞曰言於巖山
窔室 爲室嵩高上也 翰曰夷平也夷嵏 洞通也
作善本 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老而捫門天奔星更

平於閨闥宛於遠虹拖徒可於楯時尹軒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奔星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韋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板也更工衡切索隱曰宛虹言其垂曲也良曰將忽而過天也閣門曰闥宛虹屈曲也言臺館高峻奔星更於閨闥遠不見其地仰攀於楯手可捫及於天也更經也拖曳也言臺高故流星虹霓拖曳於門窗欄檻之上也青龍蚴伊糾蟉巨糾於東箱善曰郭璞曰青龍一名象輿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象輿婉於遠蟬大作僤善曰郭璞曰蚴蟉婉蟬皆龍行貌也向曰青龍象輿皆車也於西清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箱夾室前堂也西清西廂清淨處也蟬許延切向曰西清西廂也言車馬在廂也靈圄五呂作圉燕於閒館偓佺於全之倫暴於南榮善曰張揖曰靈圄仙人名偓佺仙人也暴謂晞曝其身也榮屋南檐也向曰閒館閑靜館也清室通川過於中庭善曰郭璞曰室中有泉也言醴泉湧出於室中而流通於中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善曰郭璞曰振崖也崖嶔巖貌張揖曰言石崖嶔巖然高而將傾也嵯峨嶕嶢刻削崢嶸善曰郭璞曰皆峻峭之貌嶕嶢高貌崢嶸深險也言山石形若刻削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張揖曰玫瑰石珠也琳玉名也晉灼曰珊瑚生水底石上也皆叢生於其地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善曰郭璞曰旁唐言盤礴也玢豳文理貌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善曰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駁犖采點也鼂采琬琰和氏出焉善曰郭璞曰鼂采玉名琬琰皆美玉名也和氏璧出於此也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

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善曰晉灼曰黃甘橘屬而味精也張揖曰枇杷似斛樹而長葉子如杏厚朴木名亭山奪也郭璞曰梬棗似柿而小名曰梬棗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郭璞曰隱夫未詳薁棣薁李也上林賦注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善曰司馬彪曰貤延也向曰言連亘丘陵下及平原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善曰

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善曰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郭璞曰華木皮可以為索楓香木枰平仲木也櫨橐櫨也留落未詳胥邪似栟櫚皮可作索仁頻檳榔也并閭栟櫚也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善曰司馬彪曰七尺曰仞郭璞曰葰楙盛也良曰言木長或至千仞大或至連抱也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

烏可砢夾可反 善曰司馬彪曰礧佹支重累也蒼頡篇曰砢積聚也郭璞曰錯相撐也坑衡徑直貌也 良曰謂木之重疊累積盤結傾欹貌 垂條扶踈善本作疎 落英幡纚史是切 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無使扶疏 良曰扶踈分布貌 紛溶容 箾蕭 蔘所今 猗於宜 狔女綺切五臣作旎 從風 瀏流 蒞 芔歙音吸 善曰郭璞曰箾蔘支踈權也張揖曰猗狔猶阿那也司馬彪曰瀏蒞芔歙聲貌也芔古卉字 銑曰紛溶繁大貌 翰曰蔘高長貌猗狔隨風貌瀏蒞芔歙風吹衆木之聲也 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藥 善曰周禮曰大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翰曰籥如笛三孔 向曰蓋木之音聲有似於此 偨差池茈此虒直良 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五臣作累 善曰張揖曰偨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曰叢貌也 翰曰重積也絫古累字輯與集同 銑曰襍也言旋繞後宮重積累集而生也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 翰曰言密木之生緣廣遠視之不見其畔 於是乎五臣無乎 玄猨素雌蜼 羊水 玃 飛鸓壘 蛭姪 蜩 蠼 蝚奴刀切五臣作猱 獑 胡 穀 蛫音詭 善曰張揖曰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 玃似獼猴而大 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額飛 郭璞曰鸓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 蛭音質 玄蝯言猨之雄者玄色也牽者素色也司馬彪曰 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蜚蛭四翼 蜩蠼獼猴也郭璞曰 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 郭璞曰穀似狸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 獼猴 蛫未聞也 翰曰皆獸名似猨而捷水獸也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橋 枝格偃蹇 杪亡少 顛 善曰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皆獼猴在樹戲頭末也 銑曰言衆獸或鳴嘯路枝夭蟜偃蹇也 翰曰格木長貌也當從長也杪木末也夭蟜偃蹇所挂之狀 隃作踰 善本 絕梁騰殊

榛仕人切 捷垂條掉 記韵切 五臣作踔 勑教切 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 善曰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絕也 善曰 爛漫遠遷 捷持 垂條 捽掉 連 落也 向曰 若此者數百千處 娛遊往來宮宿館舍 善曰說文曰館客舍也 所幸也 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善曰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 乘鏤象六玉虬 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鼓嚴簿縱獵者 江河為阹 泰山為櫓 車騎

靁五臣作雷起殷隱音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善曰郭璞曰殷猶震也靁古雷字各有所追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說曰軍車騎之聲如靁殷動天地也陸離分布貌別追謂散走也各禽獸也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裔平聲善曰郭璞曰言遍山野也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向曰言士卒之衆流遍山澤如雲雨之布施

生貔毗豹搏溥豺狼手熊羆悲足壄五臣作野羊善曰韋昭曰生捉之也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張揖曰熊大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羬羊也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蹋之也向曰皆獸名生謂生得搏擊也手手捉足足蹋也

蒙鶡曷蘇絝苦白虎被斑文跨壄五臣作野馬善曰孟康曰鶡鷄是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鬭死不卻郭璞曰蒙謂蒙覆取之騎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爲冠耳絝絡也斑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書曰虎賁騎皆虎文單衣跨謂騎之也翰曰皆獸名絝絆也被猶服也

凌三嵕子公之危下磧歷之坻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善曰漢書音義曰嵕上也郭璞曰三倉注曰三嵕山在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丁坂直也郭璞曰厲以衣渡水善曰郭璞翰曰善走

椎追飛五臣作蜚善本廉弄獬蟹豸丈直是反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銑曰飛廉獸名推謂擊推也獬豸獸名以其觸邪不殺之故云弄也

格蝦遐蛤閤鋋市延猛氏羂古犬騕大褭鳥奴了射封豕善曰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曰鋋小矛也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羂係取也左氏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翰曰皆獸名格與羂射皆殺也

箭不苟害解脰豆陷腦盍善曰張揖曰脰項也銑曰言不苟且而害必中頭頸應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弓聲倒也

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郭璞曰言周旋也楚辭曰殿弭節而高厲司馬彪曰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向曰睨視也乘輿天子也弭案也言案節行以徐上進退之態

然後侵淫促節儵五臣作倏敻呼併遠去善曰郭璞曰言侵淫漸進之貌郭璞曰儵敻長遠也

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善曰曹大家幽通賦注曰儵敻遠也張揖曰流離輕小之禽張說是也行係傳云蹈輕捷之禽獸也

轊五臣作轉白鹿捷狡兔軼逸赤電遺光耀善曰郭璞曰車軸頭也言以轊擊白鹿捷持狡兔電之光遠至遠車馬之疾可以追之

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歷蜚遽善作遽善曰張揖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善曰張揖曰飛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所乘之氣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藺五臣作躪玄鶴亂昆雞遒由孔鸞促鵔峻鸃宜拂翳鳥捎交鳳皇捷鵷鶵掩五臣作揜焦明五臣作朋似鳳黃白色善曰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鵔鸃鷩也

者言亂其行伍也遒促皆迫捕貌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
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張揖曰鵕鸃似鳳西方之鳥也方
言曰捽取也樂汁圖曰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良
曰皆鳥名也鸞亂適促撲捕擭掩皆執捉蹈藉之稱也 道
盡塗[善本作塗]殫迴車而還招[善本作消]搖乎儴佯[上音襄善本]
[作襄羊]降集乎北紘[善曰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
之紘曰委羽郭璞曰集止猶彷徉也 良曰謂逍遙之意旣
盡迴車將還招搖儴佯行遊貌言行遊降集於北紘也
空而還故云降 也紘海外也 率乎直指晻[奄]乎反鄉[善曰郭璞曰率然疾去也]
忽然疾歸貌 向曰率循疾也晻猶速也
也直指謂行也言獵罷而速還帝鄉也 蹷[厥]石闕歷封
巒過鳷[支]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善曰郭璞曰蹷蹶也張揖]
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棠梨宮名在雲
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也 翰曰
皆宮觀名過下
息皆遊止之稱也 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

文選八 十四

細柳[善曰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也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漢書曰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音義]
曰善濯船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濯行船也韋昭曰濯今棹也
土長孚反張揖曰龍臺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郭璞曰
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言曰掩息也
銑曰濯鷁船也謂濯船於此池登升掩止也 觀士大夫
之勤略均[五臣作鈞]獵者之所得獲[五臣作穫]徒車之所
轥[五臣作躪]轢步騎之所蹂[而柳]若[五臣作踏音若]人臣之所
蹈藉[善曰司馬彪曰略遮行也取獸曰均謂平其多少也徒步也轥轢也轢女展切廣雅曰蹂踐足貌 良曰]
謂獵人殺獲勤勞及車騎所蹂踐踏 與其窮極倦谻[五臣作踦]
倉鋪也藉謂禽獸死布於地也
虐 驚憚[丁曷]讋[之涉]伏不被創刃[善曰而字]而死者他
[徒可]籍籍填阬滿谷掩[五臣作揜]平彌澤[善曰郭璞曰窮極倦谻疲]
憊者也讋憚讋伏不動貌也他他籍籍言交橫也廣雅曰
大野曰平 向曰言禽獸疲敗而讋不傷而死者徧滿山澤

也他他籍籍言多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
張樂乎膠葛之㝢[善曰張揖曰臺高上干顥天也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向曰顥天臺名]
膠葛大貌㝢屋也言遊獵疲倦乃置酒設樂於此 撞[直江]千石之鍾立萬石之
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善曰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虡以懸重百二十]
萬斤以俠鍾旁翠華以翠羽為葆也黑鼓以黿皮為鼓也郭
璞曰華葆也 向曰建擊也虡鍾格也呼鐘以擊之千石之
鍾者明萬石虡乃勝也千萬石皆
斤兩之數也翠旗以翠羽飾旗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
天氏之歌千人倡[五臣作唱]萬人和[平]山陵為之震
動川谷為之蕩波[善曰如淳曰舞咸池也尚書曰帝放勳孔安國曰陶唐帝堯氏也張揖曰]
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
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
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

文選八 十五

闋一曰載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為曲以民
為氏以遂為育以建為徹音義郭璞曰波浪起也 銑曰葛
天氏其樂以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
使千萬人唱和故其聲蕩動山谷 巴渝[五臣作俞]宋蔡淮
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徒結]起[善曰郭璞曰巴]
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
樂府習之因巴渝舞也張揖曰禮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
謳員三人淮南鼓員四人干遮曲名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
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顛音同
也張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遞更也
銑曰衆樂與金鼓更迭而起 鏗鎗闛[湯]鞈[塔]洞
心駭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闛鞈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鏜字書曰鞈鼓聲闛與鏜古字通鞈曰同]
通也言可
通驚駭耳 荊吳鄭衛之聲[善曰郭璞曰皆淫哇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韶濩[五臣作護]武象之樂[善曰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
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
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 良同善注 陰淫案衍[弋戰]

上林賦

之音善曰郭璞曰流沔流沔曲也說曰流沔聲也鄢郢繽紛激楚結風善曰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向曰言楚舞之急可樂結迴風也俳排優侏朱儒狄鞮丁兮之倡五臣作唱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倡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樂名也濟曰俳優侏儒皆樂人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善本無於後善曰郭璞曰言恣所觀也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也色下或云於後并也良曰麗靡爛漫美音聲也靡曼美色多恣態也言娛樂耳目則置於前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野嫺五臣作閑都靚靜糚刻飾便平嬛許緣綽昌約約柔橈女孝嫚嫚於嫵武媚孅作纖弱善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

文選八 十六

伏羲氏女溺死洛水為洛水之神也郭璞曰[illegible]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小雅曰都盛也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畫黛眉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約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張音靜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孅弱頭也[illegible]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孅翰曰容色異於人俗言其豔飾衣服美麗而豔弱曳獨繭古典之褕俞袘曳眇閻易以邮作戌削善曰張揖曰褕襜褕也袘袖也郭璞曰獨繭之絲也閻易衣長大貌也邮削言如刻畫作之也銑曰獨繭謂一繭絲為衣褕袘輕長衣[illegible]眇閻行貌見迴轉貌戌削言皮人如刻畫作之也便平姍先蹩結步屑與俗作世殊服善曰郭璞曰衣服婆娑貌良曰言與時代殊也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歷長眉連娟全微睇計緜藐遺色授魂與心愉踰於側善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嫮又曰嫮目宜笑娥眉曼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緜藐遠視貌張揖

曰[illegible]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illegible]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illegible]無事棄日[illegible]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illegible]恐後葉作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illegible]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

文選八 十七

闢悉為農郊以贍萌[illegible]隸[illegible]隤[illegible]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illegible]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五臣作[illegible][illegible]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illegible]改制度易服色[illegible]革正朔與

上林賦

天下為更五臣無更始善曰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為正年旦為始新其事也良曰革改也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善曰張揖曰歷選也[illegible]人以[illegible]韓[illegible]伯曰[illegible]曰齋[illegible]六馬也良曰歷選也建華旗鳴玉鸞善曰郭璞曰鸞鈴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翰曰玉鸞[illegible]以為行步之節也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善曰[illegible]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善曰[illegible]弋玄鶴舞干戚[illegible]載雲罕揜五臣作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illegible]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illegible]述易道放怪獸善曰郭璞曰[illegible]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illegible]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

【文選八】 十八

隨流而化芔五臣作卉許鬼切然興道而遷義善曰[illegible]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五臣作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五臣作疲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善曰[illegible]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五臣作由也善曰[illegible]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善曰[illegible]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五臣無超若自失一句逡巡避席善曰[illegible]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善曰[illegible]

【文選八】 十九

諱之事

羽獵賦 并序

楊子雲 銑曰此賦有兩序一者史臣序一者雄賦序也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 善曰服虔曰二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 賢羽也高書賦曰傳言羽獵雄曰堯舜夏殷周也 題翰曰尚書譽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戶以指宣運明令 賦句曰羽昔也三使士字 及善翰曰獵從讚從成帝也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 善曰 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曰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銑曰雄以為言古之帝王之時也藪澤財帑足可奉郊廟賓客之事今帝羽獵也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 五臣作充 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善曰孟子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孝經援神契曰甘露降 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 毛詩曰鳳皇 在宮沼 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鷃雀 為苑囿故布粟有餘而家給人足 向曰言家國足故致祥瑞畢集也唐道也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 善曰尚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 帝曰益汝作朕虞 山澤 良曰言夏禹任伯益為山澤之官山澤草木亦得和盛上謂山下謂澤也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五臣作人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 孟子對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是乎孟子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 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 也 向曰湯不忍害故用足文王與百姓同利 齊王囿四十里禁於人故以為大裕猶饒也 非是饒人之意 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 五臣作傍 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 音顛 河 善曰 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有亭 辭東也三秦記曰 宮又曰鼎湖宮 并傳 明國又有滇池 苑名長楊宮 役使之水 以習戰也 營建章鳳闕神明馺 息合 娑 所何 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作泰 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宮名也神明臺名也 此台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漸臺 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 方丈東方武帝優三垂以置田故謂之 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 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 平人矣 中國被教人也 其三垂以給齊民齊民謂上人也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 直里 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 況羽 善曰說文曰儲偫也 也即賦云衛自汧渭經營酆鄗 甲或為由非也 毛萇詩傳 謂大也 良曰禁禦謂禁苑也 謂苑囿宮館奢麗誇詡人也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五臣作驅也 周易曰王用三驅

文選八 二十

文選八 九一

前爲也　銑曰言此非四君三驅法三面網留一面但取背已者餘皆舍之是逆背主之意 **又恐後世**

五臣作脩 **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音諷五臣作諷之字　善曰服虔曰魯莊公築臺於郎至文公毁之公羊傳云先祖爲之己毁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韋昭曰折猶折也七略曰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　濟曰後漢後代也前好謂武帝太宵後之事　向同善注 **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善曰假爲人也或人之言上古之淳素而不合禮說故論者大之於下　翰曰或謂有人也有人稱伏羲神農合禮者或稱羲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哉言羲農亦後之帝王彌加文飾而然也 **論者云否各** 五臣 **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 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

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 善曰管子曰古之封禪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向曰七十二家封禪禮儀各殊皆得之一致也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善曰張晏曰爽差也不知其優劣兼知其賢愚也　言創業垂統者各當時之宜帝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俱文質不同以無是非也良曰言古來帝業垂理之君俱不見其爽差也 翰曰言帝王禮儀不同而遠近推於五帝三王誰能知其是非盡隨其時宜 **遂作頌曰** 翰曰頌亦賦之流也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 五臣作貲 **貴正與天乎比崇** 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鄭玄曰月令章句曰玄宮北也其崇尚也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大於天地莫大於帝王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所以富貴

壯其事也神聖謂成帝也玄宮北方宮也侔等也地出財寶故云富天之至高故云貴言夫貴法於地富比於天也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挾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 善曰史記曰齊桓公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莊王卒子莊王立呂氏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辟辟咎衛驂乘鄭氏曰阸僻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　銑曰齊桓楚莊二主五霸之彊盛比於成帝不足爲扶轂也挾小也言三王以爲阸僻狹隘乃矯然高舉而大興作也 **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 宏 五臣作陟 **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 善本作徂 **落於外** 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閎大也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盛貌雅曰權輿始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　向曰寥廓高也言陟五帝三皇之高大建立道德仁義之事以爲師法朋友　良曰季冬月謂陰氣盛也權輿始也言十二

月萬物始萌於地內草木凋落於外者花也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 善曰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　向曰帝成帝也惟思也言將欲思田獵於靈囿也開北垠不周西北方之風其風殺物故王者取之以爲法也 **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 善本作廼 **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 善曰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　向曰統理也理當方之事終始謂起於冬罷於冬也官命典之延及也昆鄰地名閶闔西方門名 **儲積共偫** 雉 **戍** 五臣作戎 **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經營酆鎬** 五臣作酆鄗 善曰三輔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漢書曰廷中東南戍卒衛官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度也　銑曰供具之物及戎卒皆夾於道所去叢棘夷平野草謂芟御之也汧渭二水名言此苑御經營也 **章皇周流出入日**

月天與地沓善曰韋昭曰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沓合也翰曰章皇彷徨貌也周流謂行列周帀也亦徧也營域之廣日月出入於內也遠而望之若天與地相連合爾迺虎路五臣作路三嵕子公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善曰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鄭玄三倉注曰三嵕山在聞喜良曰虎落以竹為藩落也三嵕山也言圍落此山其經百里也營之外門曰司馬門內門曰殿門也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善曰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爾雅曰極至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向曰虞淵日入處也言營域寬大正南望之以極於南海邪與虞淵為界鴻胡孔濛莫孔沆胡朗茫莽碣音竭善作竭以崇山善曰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揭表也向曰鴻濛沆茫水草寬長貌碣表也言以崇山為表碣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五臣作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

東善曰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也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銑曰言營圍既合先置供具於此則當昆明之東也賁奔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莫鋣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尸子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鏌鋣大戟也濟曰賁孟賁育夏育皆秦武王壯士也蒙覆盾楯也言覆楯負羽杖戟而羅列者萬計也萬計謂計人數至萬也其餘荷垂天之罼必張竟壄之罘浮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言罼之大垂天之邊也朱竿太常之竿也又曰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將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以為旟良曰其餘謂萬計之餘也荷負也垂天罼言罼之大如垂天之四邊也竟壄廣野也按也朱竿朱旗也謂畫日月彗星於旗上也罼罘皆網名青雲為紛紅蜺為繯胡犬屬之欲乎崑崙五臣作崐崘之墟善本作虛善曰韋昭曰紛旗旒也繯旗上繫也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

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翰曰紛繯皆旗飾言畫其貌於旗上也謂連於崑崙之墟也渙若天星善曰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之羅言光明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與與皆行貌也銑曰言旗旒光耀如天星之羅列廣大如濤波之流也要遮謂要遮禽獸欃槍為闉因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善曰孟康曰劉戰鬭自曹如城門外女垣也仕頁左氏傳注曰候望敵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星上二星守曰孛嘉曰熒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下有四星曰弧也向曰欃槍星名闉曲城門也候亭候也熒惑星名司主也命主天子之命天弧星名主弓矢故使發射也鮮扁篇陸離駢衍佖頻一路徽揮車輕武鴻胡弄絧徒弄緁五臣作捷獵善曰服虔曰鮮扁勇鬭軍陳貌也駢衍也也其疾貌也韋昭曰武健也鴻絧緁獵連延也良曰鞠貌也鮮扁陸離駢衍皆驊騮也貌佖路言多也徽旗也車輕武之貌相連次也殷殷上軫

軫被陵緣阪窮冥五臣作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言或為冥殷音隱向曰言師旅之盛窮於幽遠皆聚於高原之上冥幽也羽騎營營昈戶分殊事繽紛往來轠雷轤盧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善曰一音昈已彰貌也蘇林之明貌也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也昈分謂羽騎分各殊其事也孟康曰轠轤連屬貌也銑曰羽騎羽林之騎也昈明貌也分各殊其事也繽紛多貌轠轤連接貌言羽林之盛其色若光若滅也煙色青林之故云青林於是天子乃以陽晁五臣作朝始出乎玄宮撞直江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步浪轂蒙公先驅善曰陽朝陽明之朝晁古字同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禮記曰龍旗九旒也杜業曰駕車駕白虎白虎獸名也服虔曰靈輿天子輿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畢方並轂蚩尤居前蓂辟曰選衆以並轂漢書音義曰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

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也濟曰陽鉗早朝也天子早朝出玄宮擊大鐘建九旗之旗駕六飛之馬靈輿華車也家公髦頭也謂乘華車使其尤被車轂旋頭為先驅也立歷天之旗善本作旂曳捎交色星之旃善曰韋昭曰歷干也捎拂也向曰言旗旃之高歷拂於天星也霹普覓靂列五臣作列缺吐火施鞭善曰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閃隙也火電照也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而為閃也閃夫染切吐電光施鞭以為御衛也萃傱作從五臣作從沇允溶容淋離五臣作灕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善曰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力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銑曰萃傱沇溶淋離廓落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允溶淫鬻也吸嚊虛潚率鱗羅布烈五臣作列攢以龍翰善曰雲師畢星也廉雲師謂之豐隆風伯也飛廉使之吸嚊潚率疾之貌也鱗羅布烈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翰毛之長大者

曰八鎮八方也言彼旗之盛可堅開八方之關飛廉風神也雲師屏翳也謂使風雲之神吸噏潚率押動作貌言如魚鱗之羅布也攢以龍翰翰以龍翰為毛羽也啾啾蹌蹌七羊入西園切神光善曰鄭玄曰啾啾蹌蹌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向曰言同望平樂徑竹林蹂女九切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披五臣作旆方馳千駟狡五臣作狡騎萬師善曰上林中觀名也張揖曰蕙圃蘭唐皆苑中之圃也服虔曰唐中庭也晉灼曰在上林中也向曰平樂觀名徑歷也言舉烽火令衆皆備也轡者執轡之人也施旆者其旆施於前也千駟以千駟齊列也狡騎者言狡健之騎萬師也言多也虓火交虎之陳五臣作陣從橫膠轕葛猋拉力荅雷厲五臣作厲驞普耕駍駖力耕磕苦盍反善曰毛詩曰闞如虓虎虓虎怒也韋昭曰厲猛也銑曰虓虎勇健之夫為陣交錯如風雷之威也驞駍駖磕謂衆聲也戲晏曰拉音臘洶洶旭旭

旭天動地岋吾合五臣作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五臣作十外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岋動貌也良曰言鼓動之聲震於天地也羨漫半散言散之也蕭條數千萬里之外言遠也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五臣作列趣五臣作越向曰忼慨壯勇之貌言壯士不依行列別為趨向以騁其所欲也東西南北騁耆善本作嗜奔欲善曰言各隨其所欲也毛萇詩傳曰趣行也拕徒我切五臣作拖蒼豨許豈跋蒲末犀犛音毛蹶居月浮麋斮側角巨狿延搏玄蝯善曰韋昭曰跋蹋也犛牛也斮斬也張晏曰蹶蹄也麋似鹿而大也爾雅曰狿似貍也蹶蹋也善曰服虔曰斮斬也蝯似獮猴而大也銑曰皆獸名也以著圍擬音延騰空虛距連卷五臣作拳踔丑孝天音妖蟜居表娭許其作嬉澗間門善曰張晏曰連卷木也踔古卓字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張晏曰踔天蟜之故也

三蒼曰踔越也向曰連卷天蟜皆木盤曲之貌謂勇健之士皆騰空虛至此木上也澗門谷名也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飆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言風起塵生也翰曰言草木紛紛而風塵之起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棃獵蒙蘢轔輕飛善曰獲夷古之勇士獵蒙蘢草木也轔轢也輕飛謂禽鳥也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善本作牽善曰如淳曰般首般也張揖曰般首般形之獸也摼牽也五臣作牽跇曳巒阬岡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善曰

張晏曰旗幡蜺旌也綴亦旄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張揖曰以赤氣幡綴以白氣也向曰言車騎之旗如雲之錯畫以泰華皆日等為旌旗也

木仆山還旋漫若天外儲與平乎大浦五臣作溥聊浪平乎宇內善曰如淳曰山為之摧旋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服虔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淮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蕩也與音餘浪音郎翰曰林木盡倒山為之旋也言獵徒起旋漫漫然在天外儲與衆行是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王許氏控弦皇車幽紏於輵轄一光純允之天地望舒彌轡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琴氏以其貞傳羿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方言曰純文也幽輵車聲也度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彌與弭古字通彌莫爾反翰曰逢蒙羿氏皆古之善射者言天晴明使此人控弦也皇車謂天子車

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七心淫蹵六七部曲隊徒堅重各案行伍善曰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也部軍之部伍也毛萇詩傳曰蹵促也蹵古字通翰曰上蘭宮名言移圍促部伍使曲隊堅重不亂各按行伍之次也

壁壘天旋神抶勅栗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古滑野埽先早地善曰言威之盛也埤蒼曰抶擊也六韜太公曰當之者破近之者亡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言殺獲皆盡野地以手掃刮也宋衷春秋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良曰壁壘星名今之軍營之壘亦取象焉天旋謂如天之旋也言士卒皆如神電之擊禽獸逢近者皆破碎也故鳥獸不及飛走也言軍師驚起殺獲盡野地之上如掃刮也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工犬嘄古堯陽善曰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嘄陽即狒狒也西京賦曰狒猬狒房沸切向曰罕車獵車也蹈踏羂擊也飛豹嘄陽獸也

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善曰晉灼曰天寶雞頭人身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駍駍有聲又有光精旗下時雊雉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史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曰此名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二童子化為雉飛入林此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石雌雄上南陽穰縣言今追之出於一方其神有雌雄故云應駍聲擊流光其神有雌雄

沈沈溶溶遙噱其虐乎紘中善曰說文曰噱大笑也紘網之中也言禽獸奔走見驚窘息見紘網也言禽獸喘息於網中

三軍芒莫郎然窮穹冘五臣作冗閼於與亶五臣作觀夫剽匹妙禽之紲思列隃犀兕之抵丁禮觸熊羆之挐女加切五臣作拏玃俱縛虎豹之凌遽

善曰言三軍之眾芒然窮冘不得動也閼與容與也言但觀禽獸之剽輕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玃虎豹之凌遽也

徒角搶七羊題注蹙子六竦讋之涉怖魂亡魄失善觸輻關脰音豆善曰言禽獸驚懼觸車輻而關其頸脰也服虔曰蹙竦讋懼也言獸驚怖魂魄皆失觸車輻關脰頸也

妄發期中去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皆履踐所獲也矢勢努而射雖實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與輪平也車輪也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傷也言獸創過謂輪所傷者累聚如丘陵也

於是禽殫

中[注] 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

梁溢以江河東瞰[勘] 目盡西暢亡涯[涯 善作] 隨珠

和氏焯[灼]爍[書灼]其波[之 善作陂] 善曰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池梁山向書曰治梁及岐孔安國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目盡盡目而望也無崖際也良曰[illegible]也靖冥深閑也珍山下有池以山爲名言[illegible]集於清閑之館也臨珍池也灌以岐梁謂池水灌岐梁之池溢入於江河也瞰視也言東視盡目西視平暢無涯際珠玉明耀於其中也

玉石嶜[岑]崟[吟]眩[五臣作炫]

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 善曰王石之[illegible]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illegible]爲大貌青熒光明貌[illegible]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向曰漢女漢水神也怪謂奇怪之物暗冥幽隱見形見也言不可盡見

玄鸞孔雀

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烏耕] 羣娭[虛己切 善作娛]

乎其中噍噍[子妙] 昆明[善作鳴] 鳧鷖振鷺上下砰[普萌]

磕[苦蓋]聲若雷霆 善曰榮光榮也毛詩曰關關雎鳩又曰鳥鳴嚶嚶[illegible]也言鳥飛上下翻翔之聲若雷霆也向曰[illegible]鳥名也[illegible]謂重其光榮[illegible]皆鳴聲上下謂飛鳥或上或下砰磕鼓聲若雷霆也

乃使文身之技[善作伎] 水格鱗蟲 善曰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翰曰伎謂入水格取鱗蟲[illegible]水族之類

淩堅冰犯嚴

淵探巖排碕[巨依] 薄索蛟螭蹈獱[賓]獺據黿鼉抾[去] 善曰抾以

靈蠵[以規反 五臣作蠵] 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

京[善作鯨] 魚 善曰鯨言可畏也[illegible]嚴岸側[illegible]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illegible]郭璞三蒼解詁曰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illegible]引[illegible]曰拾[illegible]也服虔曰[illegible]蠵晉灼曰[illegible]方禹穴也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也言皆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京魚大魚也字或爲鯨鯨亦大魚也

良曰嚴淵謂寒淵也巖碕謂高崖[illegible]排[illegible]蒼梧郡名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俗謂[illegible]也東亦鯨也[illegible]同穴穿穴也山[illegible]於蒼梧郡[illegible]大也[illegible]名也洛水[illegible]

浮彭蠡目有虞方椎[直追]夜光之流離剖

明月之胎珠[善作珠胎] 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

胥 善曰[illegible]彭蠡大澤在豫章有虞謂舜山[illegible]玄曰彭咸[illegible]珠蚌子珠爲[illegible]所懷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目[illegible]伏羲氏女溺死洛水爲神[illegible]王逸曰彭咸殷賢大夫[illegible]投水而死[illegible]江[illegible]也[illegible]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善曰[illegible]

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 [illegible]

昭光振耀蠁[許兩]曶[善作曶] 如神 [illegible]典[illegible]光典[illegible]理之事也雅頌[illegible]道[illegible]也言[illegible]之禮光明振耀其疾如神也

仁聲

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

善曰南鄰南方之邑也享曰以物與人曰[illegible]九格[illegible]北方曰[illegible]日貊[illegible]獻食物曰享[illegible]曰莫敢不來享[illegible]珍物[illegible]拜也孟康曰單于庭南山[illegible]曰仁聲仁惠[illegible]武事言北化及於北以南鄰也[illegible]胡貉之君長[illegible]惠之風皆奉珍來享稱臣於我[illegible]圍口[illegible]之門也盧[illegible]單于所山也前來入[illegible]門後獮陳列於盧山言多也

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

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五臣作岳] 禪梁基舍 [臣五]

作捨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則陪乘揚朱墨翟取古賢以爲前列子曰楊朱南游沛老聃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圖曰成康之隆姦孽戮也東嶽泰山也梁父梁父也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向曰羣公羣官也謂丕繩我君崇盛之德也 良曰大夏大禹也成成王周周公後大也言古封岳者若拾此代其誰與也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善曰張晏曰俞然也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 銑曰上天子也言天子謙讓而未然也三靈天地人之靈也方將脩德爲獵以取天地人之福祥決醴泉之闓滋湧也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濟曰皆祥瑞也言脩德以感也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爲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

文選六　卅二

夢孟諸宋藪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華以田孟諸也言以楚章華爲非而以周之靈臺爲是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 良同善注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人五臣作蒸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罕徂言希往也晏子曰上事不文木事不鏤聲類曰丞亦極字也說文曰極上舉也 銑曰輟止蒸衆也言希往離宮止游觀之事務乎成不彫飾惟進人農桑勸使不爲怠情而已儕仕階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五臣作剏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爲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虞與娛古字通 翰曰儕輩也謂男女使無違婚姻之期恐貧者不被饒衍之樂開禁苑公儲以散給也 良曰剏道德爲苑囿廣仁惠以爲虞官也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冀以覽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 濟曰馳弋不過神明福祥之囿覽觀

羽獵賦

不出羣臣有無之事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采薪者也 濟曰雉兔不備故云放罝罘不用故云收麋鹿芻蕘皆與百姓共有不爲禁御言至於此也於是醇洪鬯五臣作暢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善曰鬯與暢同暢遍也 良曰醇厚洪大豐廣勗勉也言帝大通之德廣茂世之法勉爲勤勞過三皇五帝亦爲至矣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善曰祇敬也雍和也 銑曰祇莊敬也美雅也言和美恭敬之徒可以崇立君臣賢聖之業遑暇也未暇爲苑囿之麗遊獵侈靡之事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向曰軫車也衡車前橫木也謂闕此道因從獵所迴還而歸也

卅三

六臣音註文選卷第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畋獵下

長楊賦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 善曰發民 入南山之 善曰明年作羽獵賦之明年也年也班固漢書敘傳作賦之明年筆書成卽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漢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永始二年去校獵之前言早一年書之明年校班固漢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於獵後又二年賦又非七略

漢宮闕疏曰長楊宮所在大也說文曰誇誕也又府校獵故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北南山在南山也濟曰上主上也明戌各曰年今年發人入山獵禽獸也 西自褒斜 以 東至弘農南敺 五臣作驅 漢中 善曰褒斜谷名在漢中北口曰褒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 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 居陟 虎豹狖 又弋 玃 九縛 狐兔麋鹿 善曰山海經曰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曰豪彘郭璞曰長四五尺爾雅注曰玃似獼猴而大蒼黑色良曰皆獸名 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 善曰以檻車載獸 翰曰檻車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名射熊館以檻禁獸之車也 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宮名射能館名所飾在盩厔 以網為周阹 袪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

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善曰手搏云陸遮禽圖霊車也張虎曰今胡客自取其得也翰曰搏擊也向曰陛陣也言以網周阹放縱禽獸於其間銑曰搏執也其所獲者任取而歸之是時主上自臨望之 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善曰韋昭曰翰筆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卽文翰林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序人禽獸不得收斂稽也翰曰言林比其茂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稽借也 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 善曰濟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果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華陰西也長安東故云左高五千仞廣十里西者向曰太華南之山台曰扶風郡名大華山名言命扶人驅擁禽獸也 椓 卓 巀 截 嶭 五結 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 善曰服虔曰巀嶭山名也紆曲也嶭音藉良曰紆屈也嶭為弋網掛取南山也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 才骨 阹 音袪 錫戎獲胡 善曰漢書音義曰踤聚也翰曰踤足蹴也錫戎獲胡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又耳踤音方言曰蹴躡也向曰乘車也騎兵騎也卒聚也阹圍陣也錫賜也戎亦胡也皆羅列於山林之間帥軍聚為軍車胡人所獲禽獸皆以賜之 搤 厄 熊羆拕 作他 徒可切 豪豬 善曰說文曰搤捉也搤與扼古字通於責切曰拕曳也銑曰熊羆豪豬皆獸名 木擁槍纍 壘 以為儲胥 善曰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須監曰胥須也高其儲畜以待所須也

長楊賦

[illegible]濟曰[illegible]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五臣作勤至矣而功不圖 善曰古今字詁曰廑古勤字也[illegible]向曰勤勞也[illegible]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五臣作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illegible]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illegible]今樂遠出以露威靈[illegible]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或焉 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illegible]曰蒙昧[illegible]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 善曰[illegible]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向曰[illegible]客不[illegible]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illegible]曰凡大指也[illegible]濟曰言利害之事我亦[illegible]略舉大都客自觀其近者而明之 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善曰[illegible]

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屬[illegible]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善曰[illegible]向曰[illegible]橫巨海漂崑崙之[illegible]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監踐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丁兮鍪牟生蟣蝨介冑被霑汗 善曰[illegible]嶢居綺切 銑曰高祖提三尺劍以暴亂之事拒寵之間若芟刈城邑下降將帥降取旗竟日之戰不可盡記言多也芟斷芟擇盡也 向曰言不暇流頭不及飲食生蟣蝨被霑汗考連年戰不得解甲出此兵人勤除害也 以為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善曰[illegible]子曰高皇帝奮挾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 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 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 良曰言人不勝其害故高祖為請性命於天也 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 善曰方言曰展申也[illegible]曰振救也[illegible]濟曰[illegible]遂其情也 規億載恢帝業 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佚大也 翰曰規謀也 千萬門遲佚大也溥長久之道以大帝業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密靜也 銑曰如助句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 沓 不穿 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綈衣革鞜言不穿不敝又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猶革鞜六鞜曰身衣不敝不更為服虔曰鞜履也 濟曰衣又也聖文文帝也隨風乘流言便易也留心於至寧之道躬行節儉早衣安履不敝穿盡不為也寧安服行也綈衣皁衣革鞜皮履也 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 竹 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 善作衍 弋戰切 之樂憎聞鄭衛幼 要 眇 妙 之聲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廣雅曰疏遠也字書曰璣小珠也爾雅曰玉謂之琢又曰金曰鏤也爾雅曰斥推也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衍雅聲也又曰窈窕之容窈出之音也 向曰大廈大屋無文不為文飾斥去也之珠麗靡之色芬芳之氣邪淫之聲皆所不御謂也斥去也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斗也王衡正太階平出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 翰曰玉衡斗星也太階三階星也此三星正而天下太平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 胡 畔 叛 羌戎睚 五佳 眥 仕懈 閩 旻 越相亂 善曰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閩越王郢嘉殺其王立國人殺嘉也備縱也晉灼曰睚眥瞋目貌也又猜忌不和殺漢書曰立與諸侯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閩越王郢擊南越王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郢弟曰其後謂武帝時也熏鬻匈奴也虐害我邊人也橫叛也羌與戎有睚眥之隙閩與越互相攻伐也瞋目相怨之貌 遐氓為之不安中國

蒙被其難 善曰韋昭曰氓音萌萌人也 良曰遐氓遠人也為此不得安靜中國征役亦遭其患故不安也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銑曰聖武武帝也勃然而怒於此整其軍旅也爰於也 乃命驃衛 善曰恚怒也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 濟同善注 汾沄 紛紜 五臣作沸 沸渭 雲合電發 善曰汾沄沸渭眾盛貌也汾音紛沄音紜 良曰雲合電發皆疾也 猋騰波流機駭蠭 作蜂 軼 音逸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疾也 良曰飄風機弩發也言擊其疾也大如蜂眾飛而過也皆取其盛疾貌軼過也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 汾 轀 於云 破穹廬 善曰服虔曰轒轀匈奴車也 腦沙幕 髓余吾 善曰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 余吾水名 向曰轒轀穹廬匈奴車也言破其車廬腦塗沙幕髓流余吾也 遂躐 五臣作獵 乎王庭 善曰單于王庭也 驅橐 託 駝 五臣作駞 燒熐 音覓 蠡 分剓 善曰張晏曰熐蠡山名也 翰曰王庭匈奴所居之庭也 單于磔 竹 裂屬國 善曰韋昭曰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 單于匈奴王號也 夷阬 五臣作坑 谷拔 五臣作鹵 鹵 莽 莫古 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草莽也 良曰言兵騎于其坑谷拔除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 蹂 如手 屍輿厮 係累 平 老弱 善曰服虔曰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

斮輪踐其廝僕也賈逵國語注曰係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纍係也翰曰死者踐其尸廝役之虜以與輪轑之老弱者盡係之 **吮** 五臣作吮辭兗切 **鋋** 蟬 **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善曰如淳曰吮謂以舌吮之也孟康曰瘢者馬脊創瘢處如氏之説以為箭括及鋋所中皆為創瘢於馬者孟氏以為者被金鏃遇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著鏃傷者或矛猶內不出其家如令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蒺藜若髮孔安國尚書傳曰耆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 濟曰吮謂以鋋矛也瘢耆淫夷皆傷也言箭及矛所中皆成瘡及被金鏃所傷者甚衆數十萬人 **皆稽顙樹頷** 含 **扶服蛾伏** 五臣作匍匐 善曰如淳曰頷頭如蟻伏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古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 銑曰顙額也稽頷至顙也叩頭時項向下則頷上向也頷耳下骨也匍匐手行也 **二十餘年矣** 蛾五臣作蟻 **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出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條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懼也說文曰息喘也 濟曰惕懼也所以不敢惕息懼漢威也 **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 善曰天兵言天威之盛如人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銑曰天兵天子兵也幽都北方也先加兵於幽都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孟康曰南越王相夷殺也 翰曰南越王弟殺其王以降也 今東越 **靡節西征羌僰東馳** 善曰靡節謂任節也 濟曰靡節所以往信也 羌僰西夷北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善曰絕遠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向曰上仁茂德皆謂君也不能安者則安之 **莫不蹻足抗首** 五臣作蹻 銑曰蹻抗皆舉也言舉足抗手 **請獻厥珍** 善曰蹻足也 **使海內澹然** 善曰澹安也 **永亡** 五臣作無 **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善曰

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 濟曰金兵刃也革甲也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者得其英王者得其根荄八區八方之區也禮記曰天之所覆霜露所隊 向曰言成帝之德若此聚包書學之林聖人之風如雲靡而往之 翰曰洋溢也八區無不占及者言德化廣遠也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 善曰 **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殺衰也 銑曰樵夫採樵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也 言上之意以為人理無有盛而不衰者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善曰周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良曰肆放也言平時不放於險也 **迺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時言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 向曰有年方言西秦之間謂之 **振師五柞** **習馬長楊** 善曰五柞宮也 **簡力狡獸** **校武票禽** 五臣作彯 匹妙切 善曰爾雅曰簡習也 **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晉灼曰萃集也 **西厭** 五臣作壓 **月窟** 五臣作窟 **東震日域** 善曰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五臣作畋獵陵夷而不禦也善曰顏監曰禦止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四無矣我陵薛君章句曰陵頹也爾雅曰禦禁也向曰言主上既出獵欲以示兵於外國乃一時之事且又恐後代子孫未感不知反以國之大務荒淫畋獵遂至陵夷而不能禁禦此箴諷之詞矣是以車不安軔刃日未靡旃從者彷彿五臣作髣髴骫五臣作委屬而還善曰韋昭曰不暇從軔為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起旗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彷彿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積其事連屬而還也張以釋為委頓弗振則彷彿或作髣髴骫古委字也骫之切盤曰盤是不自駕支車一留日不暇顧旃言了移時也以發多處一時委委支屬事而還軌支輪木也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天尊謂祖宗也爾雅曰烈業也二王之正文王武王也尚書曰五帝之三王謂湯文武也五帝謂舜也五臣作虞翰曰方文王武帝大之會其所處之事山澤之官

使農不輟耰憂工不下機善曰韋昭曰耰所以覆種也蒼頡篇曰耰以土覆種也機織具也云以耒耜耕種也機女功也農夫工女不下機良曰耰以土覆種言得其業以時不違其時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毛詩曰男女失時也出愷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周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道之簡易也矜劬勞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翰曰矜憐也劬勞謂征役者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期頤又曰五十不從力政之言大也三大謂天地人也毛詩傳曰勸勉也翰曰勸勉之休力役無奪農時也存孤弱謂存恤幼孤也春秋題辭曰有之者慢其憐憮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五臣善曰言與民同其苦樂作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善曰鼗樂器也作鼗磬銑曰鞀如鼓而小有柄搖之以奏樂良曰鞀令均其音樂碣一作磍轄虡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鄭玄禮記注曰虡也磍刻

磬樂器名使之相和建懸鐘架拮隔鳴球掉五臣作拮隔曰夏刻猛獸於其上碣磍猛獸貌善曰韋昭曰拮隔擊也鳴球玉磬也韋昭曰夏田曜八列之舞善曰韋昭曰拮搏也嘯球王磬也韋昭曰夏也八列八佾也球音求良曰球樂器夏擊謂國語注曰掉搖舞也掉動也動八行之舞八列八行也酌允鑠善曰酌酒也允信也鑠美也言肴樂胥思與反善曰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以當酒的禮樂以為肴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胥向曰言爭得賢人相宴呼也取此義以為肴饌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毛詩曰天之祐也爾雅曰祜福也音戶翰曰雍雍和也以文德祐歌投頌吹合雅善曰服虔曰投聲相投也銑曰歌頌和也吹聲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善曰莊子云指窮於為薪云指窮於君子神所勞矣文神祇之勞賓大也實行大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善曰元符大瑞也良曰元符大瑞之符也善曰韓子曰梁父之山

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善曰延光及將來與往古帝王比榮也太山之封加其高也號謂封禪之號五帝三王也劉良曰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謂比於往昔之帝王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善曰秔稻之地黎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聲類曰狖似猴印鼻而長尾多麋鹿之獲哉翰曰蹂踐以蹈足踐芻蕘也芻草也蕘薪也毛詩傳曰詡大也玃大猨也又有狖狖黑身善曰爾雅曰芻草薪也蕘薪也衆庶百姓也狖玃麋鹿皆獸名言本意不在如此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曰南榮趎曰盲者不能自見也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五臣作燭銑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趙岐明孟子注曰離婁視之遠近皆可辨盲者何哉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五臣有侯字

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良曰使朝人王侯慕我而皆來朝盡謂我獲之矣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遁今日發矇五臣作蒙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明也然若發蒙矣與蒙古字通鄭除見首首至地禮者為國之體也言主人發去蒙暗使我廓然明向曰未卒未畢也俟明也

射雉賦

潘安仁

徐爰註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暇而習媒翳之事遊學而賦之也青口岳既從琅邪其俗善射雉因賦之終以自成也琪諸小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引野雉翳者所以隱射也爰曰曹邦禹工斯藝仍襲在代歎事責賞茲賦莫能斯弄所關以備遺忘

涉青五臣作青林以游五臣作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爰曰涉青林而遊覽樂羽族之羣飛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青林也良曰步經也清林清淨之林羽族之羣飛者鳥之族類也樂其得性也善曰七發曰猗步羽族之可貴者

爰曰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雉也英者雄翬之目名者營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鄭玄曰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翰同爰注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

厲耿介之專心兮參作修五臣作修雉鑑之姱姿爰曰擊嚴整也參豔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鑑其參豔之見見敵必戰不容亦鄰此之謂英麗也參亦反乂善曰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介專一之心也修豔也氣雄而色豔若此之好容姿也銑曰厲嚴也

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職爰曰經略行也言丘陵因其墳衍以為巡

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所界所與職同濟曰爰曰

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爰曰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善曰詳主兔曰謝去也良曰春為青陽告謝為春終也夏為朱明肇始也始授謂夏初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爰曰草木具榮濟曰縣方無也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爰曰蔚然初生之莖蔚其曜新也陳宿之柯攢其舊色言發其新陳柯槭故也柯樹枝也槭然而落改萬物為新也向曰莖草也蔚初生貌尤稚新也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爰曰自青新之色泱泱吐溜也英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良曰英英雲貌烏胡切丁銘切鳴消沿不絕貌翰曰泱泱雲貌流聲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爰曰漸漸麥秀貌也鷕以小反雊古候反

爰曰漸漸麥秀之貌也詩云麥秀漸漸兮雉之朝雊尚未其雌雄也雉不得言朝雊未詳也又云鷕以下爰曰雊鳴也雄雉鳴也詩有鷕雉鳴文以舉鳥則云雉之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黃時也良曰漸漸麥芒見擢拔也雉鳴也苟揵以揭驕眄箱籠以揭驕爰曰揭驕者竦擡也眄者箱方而密籠圓盛媒器也苟箱籠器名也善曰苟箱籠者盛媒器也苟籠形圓盛媒器也苟方而密籠宜負山之變態爰曰揭驕志高貌若欲令見明也言媒不欲見雄之奮思之顯貌竦高視遼遠者禽也眄得之瞻視箭籠之中見雉以揭驕也許五反睨古亮反媒之嫮顯言所欲盡揭驕貌揭居桀切高也健兒所視也箱籠之中見雉媒變態之狀也善曰楚辭曰揭驕竦王逸曰揭驕立睨之也眄也作揭騎志意高也見雉媒敵也遼遠之態奮勁骹以角槎爰曰骹脛也角邪也槎斫也敵翹足而角邪斫也銑曰骹足翹也貌側斜而言斫切之也五臣作槎槎音義同古何反

悍目以旁睞爰曰悍戾也睞旁視也言其雉視也視也銑曰悍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力斷切言媒悍視善曰曹植鬭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雄奮堅勁之足角邪而立睨怒目見言怒悍戾之目以旁頭視睞視也鶩綺翼而赬物爰曰物貞反善

射雉賦

作擱都八灼繡頸而衮背　爰曰擱文章貌也詩云有芸其羽翼如綺文擱則赤也擱
肶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衮章言五采備也　善曰肶
晉陸齊曰擱䴏也內明也言翼如綺之文章䴏帶赤色頸
如繡采之明　音肶協
背若衮服
鷕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能　韻　爰
曰鷕鳥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鷕然恚怒軒舉長鳴
思見野敵發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　向曰軒翥將
飛貌言鷕然將飛而有餘
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
爾乃掔作擎去善揚拄翳停僮
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鮮以蕭森蔆茷姚轉輕利
衷五臣作裹料戾以徹鑒表厭伊輒躡以密緻陳二反　爰曰掔音
閑除之名也今獵人自有此語射者翳有捷聲便於此處揚
拄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拄抹直切翳上加木技
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蔆茷而實翳絲軒轉纖然
之形料戾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微密綴與草木無
別內視洞敞多所觀見也此以上厚翳之形勢　善曰廣雅
曰掔除也　翰曰乃除其場拄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茂盛翠翳

文選九　十三

形皃插以梢葉參差文如鳥翮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若
若草樹森茂就之則翳羽料戾小竅陪也厭躡重布也
其裏則有小竅可以鑒於外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見其內也
恐吾游五臣作游之晏
起處原禽之罕至　爰曰遊媒名汀自閒謂之遊遊者言可與遊也言既芟場拄翳又恐游
起不早野雉希至鷕雉也雉不敢下是故曰罕禽也恐媒雉
曰晏晚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止其翳恐媒雉驚起而鳴
野雉希少而至也
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　爰曰企想雉出望視
草翳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拄翳之後望遽之音
也　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芋子王曰得臣與寓目
焉杜預曰寓寄也　齊曰由此甘
分疲倦心目企想倚視以待之
何調翰之喬桀遠疇
五臣作儔
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爰曰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遠也言遠逮
疇類殊與才氣也扇布也形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
今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　善曰一何疑問之辭
也　向曰扇布巾也故使媒鳴即振巾言媒雉一何逡遽觀

射雉賦

狀與儔類不同候我振巾而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
褰微罟以長眺已踉亮蹡
七而徐來　爰曰褰開也罟網也古者富以細網掩翳窓上
蹡覘外觀其末開也今則以飯矣言罟野雉應
媒之聲知其以出開翳戶長覘已見踉蹡徐來也踉蹡行
作止不正貌之貌也　善曰踉蹡欲行也廣雅曰踉走也
良曰罟翳障上網也踉蹡雉行皃言褰開翳
隙上之網以望之也見野雉徐行而來也
摛勑知朱冠
之赩許力赫敷藻翰之陪鰓蘇來反　爰曰赩赫赤色
鰓奮怒之貌也　善
曰冀雅曰摛舒也藻翰有華藻也　向曰摛發也雉冠
朱色故曰朱冠敷布藻文也布文章之羽翰陪鰓奮皃
葯握綠素身拕五臣作拕黼輯繪　爰曰方言曰葯纏也
葯素也黼繡也身畫文也身
不如繪也　翰曰拕曳也
青鞦秋莎靡丹臆億蘭
綷音最　爰曰鞦尾也
而青也言雉尾青毛如莎草之靡靡也臆胷也如秋蘭之色
頸之色也　善曰
采口統曰青紗苑莎草之呈紫

文選九　十四

句或蹶或啄時行時止
色皃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善曰蹶蹶走也
野雉之來若此
斑尾揚翹雙角特起
善曰說文曰翹尾長毛也　翰曰翹舉也言
揚舉其斑彩之尾皆上有兩毛成角特達而起
良遊呃喔握引之規裏
令爰曰良遊媒也言媒呃喔其聲以引之
入可射之規內也　向曰爰注
吪愕立擢身竦峙
者也　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
雉來迅不止恐失射規度故吪之則愕步而立
上止也擢動　爰曰峙立也既入可射之處
峙止也
捧黃閒以密彀
攮屬剛挂古買切以潛
擬　爰曰捧舉也黃閒弩名也　善曰說文曰彀張弓弩也
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二十寸以剛罥故曰罥弩矢鏃
良曰彀彍也剛挂矢名言捧弩彍矢密彎潛以擬之
倒

翕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爰曰射雉以食媒使箭踣起而反落弩聲猶未歇

言其來疾也迸補諍反也濟曰鴦雉也迸諸反也山鷕鷕龍悍汗害㚗作颷五臣迅已

甚爰曰鷕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突敢害飛走如風之疾也廣雅曰扶搖謂之猋晉灼曰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鷕雌雉鳴也呼弔切銑曰山鷕雉名其性悍突而害也覺其媒之聲其來甚於飆颷之迅疾越

壑凌岑飛鳴薄廩爰曰鷕性悍執當媒聲便越澗度岑且飛且鳴至媒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方言曰懸熊也祿列切善曰廩力錦切翰同爰注擎鯨作擊五臣牙低鏃

心平望審爰曰蹲當作擊擊也擊弩牙低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向曰雉既以故擊弩牙低矢鏃以射之用心和平下望審定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

雉尚不上於飛中射之毛體被散如錦之碎也銑曰又中而毛飛霍然若錦之碎分散逸群之儁

擅場挾兩爰曰逸群雉異之雉不但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也善曰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

擅場說文曰擅專也良同爰注櫟雌妬異倏來忽往爰曰擊鬭也擊音傳也雌鳴擊搏其雌毀忽往來與時鬭上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良曰擊有雉之聲則妒之而擊搏其雌僵仆來其雌鬭也忌上風之餮吐切切

畏映日之儻朗爰曰發食切餮貪之聲也既不明之狀言其已聲而畏光也濟曰顧此而畏忌之是多疑之之皆也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音養爰曰人不敢數復意者心疾有所聞便驚而逝既與由使獨鳴欲射自念無不定空心煩而使懷有伎藝欲逞之使懷也善曰蘇秦父兄曰心煩於事展之漢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苦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使養不能毋出言也翰曰恐其多疑之雉聞有人故屏布而不敢發累息細喘息也無使媒有聲而心煩悶其射伎復懷不可忍欲射之與便也

伊義鳥之應敵五臣作鸃啾擭擭五臣作音鑊地以厲

響爰曰義鳥媒也爲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聲中啾然擭地而鳴引令來鬭擭蒼曰擭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銑曰伊雉也義鳥媒雉也雉媒雉發機於我心機擊擭於地啾然厲其音響也彼聆音而

逕進忽交距以接壤爰曰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鬭交距躍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蹶墜者也向曰彼聽媒雉之聲逕進前忽然已交其爪距接其所立之地也形疏曠地也彩盈𦊅以

美發紛首頹而臆仰爰曰彩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目發於宛美而聚顏其肩頸而發矢又曰鬆與媒戰形當翳羽發於極美工射其頸自顧向後身所仰也良同爰注或乃崇墳夷靡

農不易壠去壠爰曰墳大防今呼爲壇也夷靡顛死也易長畝言此地荒廢也善曰毛詩門禾易長畝周禮爰注稊秀藂蘗又翳薈會菶茸蒲動如勇

反爰曰稊稗類也秀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廢荒蕪草木叢生雉草壞蒿萊菁等草曰稊草名藪野豆叢薈也孫子兵法曰材木茂盛西方蘇曰蘇茂盛青茅菶茸茂盛於此中也鳴雉

振羽依于其冢翰曰冢山頂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雉雞振其羽而鳴雉高墳之上善

曰毛詩曰山冢崒崩爾雅曰山頂曰冢良曰山頂也擢疾也稭以棲羽依依上也山頂曰冢

擢尸擢丘以馳敵爰曰擢疾也言雉就高丘之傾擢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善曰方書曰是降丘宅土銑曰

雖形隱而草動爰曰一本或作𣶏字而草切丁也擢丁下高丘馳奔於雉維雖形隱而見其草動也

瞻挺挺之傾𨀭超意態五臣作態失冉切躍蹶失以振

踊爰曰翰曰挺擢草則隱躍動言瞻草豐音䟦知雉之躍不定而跟踊也聽雖當至嘐秋而出其

以入場倉情駭而神悚爰曰挺雉口擬射出方來方去所向情神愈驚動向曰瞰雉出草以入射場我情彌驚戰神竦慄動恐射之不中望鸝

作鸝五臣切合而翳晶胡肸許切雉肩而旋踵爰曰言雉出草望之惠而臆之形其臆然獨顯仍似鼓旋反也人就身低首呂篡闇台唯晶晶盤台蕃切善曰說文曰晶盤也漢書公孫賀曰脅肩低首也人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良曰肸肩斂身也踵足也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駭恐晶而合其心獨異其心

疑之乃鋭身却還其足也倣五臣作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盧而點
項爰曰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顱頭也倣音欣也濟曰青顱頭也點中也自倣我志專精銳擬射其頭而
中於項也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士歷反爰曰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
眺旁剔視聽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濟曰
視與體相違目邪望目旁剔也靡聞而驚無見自鷩音脉爰曰鷩亦從脉方言云
脉俗謂黠為鬼脉言雉性驚鬼黠翰曰鷩猶疑也雜無也比多驚疑之雉也周環迴復繚繞
盤蒲官般字辟音闢爰曰皆迴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盤辟雅拜向曰周迴不
止皃戾交結翳旋把縈隨所歷爰曰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旋迴隨雉所
趣取其便也向曰把柄也翳之柄曲隨雉之行使不見巳彳丑石亍丑玉中輟馥
扶逼焉中鏑爰曰彳亍小貌也輟止也鏑矢鏃也馥中鏃聲也善曰今本並云彳亍中輟張衡舞賦曰蹇

兮宕往彳亍言鍼以丈勢言之徐氏誤之銑曰彳亍行見中必留也翻上也鏑中胷也鏑箭也前剽力結
重膺傍截疊翮爰曰王橫射也害也割重膺傍截兩翻也濟曰射害也膺胷也前剽貫
于胷傍截鳥于翮重疊之言毛羽也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古縣反爰曰雉
性怯於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狷急也翰曰狷怯也世復有此雉也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爰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鬪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深慮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賈逵
國語注曰交共也濟曰公鬪而罷來若處子去如激電爰曰處子處女也莊周云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亦疾也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
驚電激向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也言來遲而去速也闐問物齊鷕吉玄葉慎覓善作厚
歷乍見訊練反爰曰鷸麥稍也謂在麥田中鷸麥閒關閒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善曰鷸與稍並
同古玄切翰曰鷸麥也鷸閒於葉下頗然以乍隱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爰曰

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數也雉既不出於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度其遠近也濟曰量其遠近故算其分銖
商量遠近邇近也捩懸刀騁絕伎爰曰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合捩捩度也籌量可發而發故
言騁絕伎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似也西京賦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騁施也良同爰注
如鞬竹二切如軒不高不埤貧美反爰曰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輊如軒輊
與輊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卑古字通翰曰如輊如軒輕重得所也不高不埤正可發也當味竹秀
值胷裂膆素破觜爰曰射面也喉受食處也觜喙也咳破咪也字書曰咪鳥口也良曰
味觜也膆胃也所發於此相當故破裂也至此凡射六雉也夷險殊地馴麗異變
爰曰地有平險之殊故雉有馴麗之異變而雜不可為一准也濟曰夷平也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雉有馴擾鷙頑
爰戚亦類也昃不暇食夕不告勤五臣本作倦爰曰言獵之者忘飢倦也銑
曰所以日昃不暇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取中也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

一箭五臣作之一笑醜夫為之改貌憾胡紺妻為之釋怨爰曰
妻所以怒恨者如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髮能使醜夫變見恨妻釋怨者也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
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翰同善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
安逸嗟翕從其已豫爰曰騖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騁馬飛鷹走犬陵山越澗常乘危
險也善曰言斯藝安從翕最逸豫言翕來就巳故豫不若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騖車馬罷我此射之藝
既安且免雉自隨也我取豫樂嗟歎也清道而行擇地而住爰曰人多目雉驚故解除
人清道而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馬參鞬射獲方擇地而行
良曰選清閑之道而行擇可上之地而住尾飾鑣彼苗而在服肉登俎而永
御昔唯皋隸此焉君舉音據協韻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

以黃金爲叉彫飾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執羔有雉兎鶉鷃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皁隷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舉必書 銑曰得其尾可以飾馬鑣爲服得其肉可以登俎器而食此事安閑豈觸皁隷賤人所爲亦可使君王舉而爲之也 **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爰曰盤樂也恤憂也司主也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放心不覺也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也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誡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爲也 向曰若於居自放也言若耽樂自放亡其身憂但主心於禽獸之雄雌而求獲之既無節度端直之操或便虧損此老氏垂誡且君子之亦不爲也

紀行

北征賦

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羣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擁兵衆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焉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以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擧茂才爲徐令卒亦爲望都長 翰曰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曹大家竝有文學名高當代父子賢自古莫及 才

余遭世之顚覆兮罹离**塡塞之阸**烏戒**災** 善曰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顚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塡塞廣雅曰塡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阸陒傾陒也 向曰余彪自稱也遭莽亂天下顚墜傾覆罹離也正罹王道不通塡塞阸險之災時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

曾不得乎少留 善曰呂氏春秋孤竹遥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翰曰天下既亂舊屋之室毀滅爲丘墟不可留也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善曰淮南子曰奮袂而起銳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良曰奮袂舉袖絕迹遠也楚辭曰頓輕舉而遠遊也絕此迹遠遊安定也 **朝發軔**刃**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善曰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廣雅曰居有集獲鄭玄曰音漢令扶風也陽縣中良也按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東於玄宮 銑曰瓠谷谷名玄宮謂古泉也宮也夕宿於其下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 善曰雲陽古縣在也鳴西北蜀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 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望此門反顧見通天臺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高也 **乘陵岡以登降息郇**詢**邠**斌**之邑鄉** 善曰漢書右扶風有栒縣公劉所治邑也棓與郇同

曰左氏傳云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郇叔又云公城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實雅曰乗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止或上或下止息也邠國名至此邑鄉而止息也丁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善曰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後稷之曾孫也皇名世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濟曰邠公劉所居邑公劉居之遠祖德及草木 **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羅字王臣作**此百殃**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 向曰優渥厚也言公劉之仁厚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故獨罹此禍亂也羅離殃禍也舞百言多也 **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善曰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 時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靡無也 翰曰言我會人事變化之亂非天命之無常也 **登赤**

北征賦

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善曰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濟曰赤須坂名戎王之所居也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其討伐也淫狡猶狡亂也穢汙宣后使不貞也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非遲遲以歷茲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騑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嚼吾心而歷茲銑曰紛吾先自謂也言我離去長安舊都車之騑馬何其遲遲不進猶于戎王之邑遂舒節以遠逝五臣有兮指安定以為期善曰司節解行舒其志節也濟曰子

曰發志紀節以驗大寧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向曰逝往也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居虬流善曰毛萇詩傳曰綿綿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綿綿說文曰紆屈也樛流猶周流也翰曰長路曲迴以綿續也紆曲也樛流綿續也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善曰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翰曰泥陽縣名彪之祖伯為定襄守廟在其中遭亂荒廢故歎息其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善曰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縣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良曰彭陽地名遂釋馬於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日晻烏感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力而反善曰楚辭曰日晻晻下而頹說文曰晻不明也毛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翰曰言王道未明使有役也寤曠怨之傷情兮

北征賦

哀詩人之歎時善曰思君子為怨曠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銑曰言思君子為怨曠苦行役為歎時皆詩人之情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莫半反善曰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曼曼其脩遠漫與曼古字通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與行皃遵循也漫漫廣遠皃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將築長城壘數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向曰蒙恬為秦將築長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救思此人亦太甚也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善曰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翰曰捨弃也趙高胡亥暴立之切憂緣事外蕃夷患不備之高謂趙高也胡亥二世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脩其藩籬以為匿也

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五臣作託兮孰云地脈而生殘善曰史記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其子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彪言恬至死不知其過諐過也登障鄣善作隧遂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善曰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紀扶山曰使居部闔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若居字通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燧說文曰墬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良曰障隧城壘也婆娑容與皃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昂於朝那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入蕭關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卬姓段翰曰獯鬻匈奴名猾亂也朝那塞名匈奴入塞殺北地尉卬

故至塞而弔之仰名對官也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馱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四備之逆邪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稱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濟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不勞師徒但以幣帛加於天下而民自服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善曰言文帝知加幣帛以懷遠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向曰文帝廟號太宗此云太宗者互其文也言聖文加幣以懷人彊秦繕邊以禦遠帝德蕩蕩然不與同其謀也躋攀謀也隮子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善曰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向曰隮升也高平地名嵯峨高峻皃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迥許迥切翰曰言無生人與家銑曰蕭條莽蕩曠遠之貌風猋五臣作飇發以飄飄善作漂漂兮谷水灌善古亂切以揚波善曰言水灌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川水之壽命曰谷水列女傳孝女娥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良曰飄飄風皃灌水流皃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五哀反善曰楚辭曰眴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翰曰言涉行於此鴈邕邕以羣翔兮鶤雞鳴以嚌嚌音齊善曰毛詩曰雝雝鳴鴈楚辭曰鶤雞啁哳而悲鳴嚌嚌眾聲也音皆向曰邕邕鴈聲鶤雞鳥名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五臣作恨以傷懷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悢悲也悢力上切毛詩曰寤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翰曰遊子彪自謂也

至此思其故鄉所以悽懷悽愴悢憂悲皃撫長劍而五臣作以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五臣作泣連落以沾裳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息也周易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濟曰撫拍也慨息猶歎息也漣落淚流皃攬余涕以於邑五臣作悒兮哀生民之多故善曰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鄭桓公問於周史伯曰王室多故良曰涕淚也於邑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也夫何陰曀因計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善曰陰曀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曀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曀向曰言陰曀不見陽景喻大下昏亂無明君之道使失和平之法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五臣作訴善曰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銑曰伊鬱憂怨也言獨憂怨無所告訴也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翰曰亂理也重理一賦之意濟曰夫子孔子也惟聖賢能之藝六藝也文文章也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善曰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良曰言達人所從之事皆有儀則以能與時消息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向曰處所也自然也言若能常履信而行則無處不居雖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蠻貊夷狄之種類也

東征賦

善曰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

善曰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翰曰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歷而見志焉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善曰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 銑曰永初後漢年號有七七年也余大家自稱也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翰曰既以吉日又擇良時而行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 善曰趾足也左氏傳曰鬭伯比曰莫敖舉趾高續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爲西亳即古之亳也商湯之世爲偃師盤庚所遷都也 良曰舉足升所乘之輿也 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亮而懷悲 善曰楚辭曰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 向曰去故居就新居所以懷愴也 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良曰至明發天曙猶不能寐心中遲遲若有違失也

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竹角切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以蠡測海 若酉擬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登巢椓蠡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若不能同於上古登巢而椓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 蠡蛤玄居禮注曰椓擊也 古者人茹草飲水食蠃蚌之肉 兆域兮本人 而食蠃蚌之肉 如生已爲胎生曰乳象與蠡 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居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 翰曰弛解也酌酒而飲解其思念喟然而歎使抑止其情自以爲非且上古之人登巢而居蠡蚌之肉而食言我旣不能如此焉得不使其子陳力從仕而相追隨者乎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善曰論語曰吾從衆 銑曰周任有言

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銑曰陳力就列皆進仕也此亦從衆之事但聽其天命也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善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 良曰由遵行於直道大道而使我求邪徑將誰乎言不能也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命賈曰周北邑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平陰偃師鞏父鏃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晉灼曰路遠以多艱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鞏居勇切 翰曰徂往遊行也聊且遨遊魂神也七邑謂成皋滎陽武卷陽武原武封丘也並於此行過而觀覽焉惟鞏縣多艱險之地也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 善曰鄭玄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漢書河南郡有成皋縣續漢書曰成皋縣有旋門坂 銑曰東有旋門在城皋西南十數里成皋今虎牢是也 翰曰河洛二水交會合流也成皋有旋門坂故看之 既免

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 善曰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卷縣丘權切 向曰免此峻嶮則旋門坂也滎陽武卷皆縣名 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 善曰漢書河南郡有原武陽武縣 向曰於原武縣食而息足之晝宿於桑林之間 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 善曰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平質五臣本作丘 向曰封丘縣以蓋入陳留界乃思京邑而竊自歎息 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 良曰言小人懷土故云書傳有焉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 善曰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翰曰平丘地名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

善曰論語曰愼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遂止孔子
子孔子也論語云子畏於匡言遭匡人圍向曰匡邑名夫
之也念衆亂之代使聖人因厄勤苦也悵容與而久
駐兮忘五臣作念日夕而將昏善曰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駐延壽
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止也濟曰感念此事駐立及夜到長垣之境界察農
野之居民善曰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良曰長垣即子路所理之縣居人邑中之人也睹
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巾仕惕覺寤而顧
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
而稱云善曰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兮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
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極或為榀翰曰蒲城子路所理邑也在
此縣界又荒廢生荊棘榛榛然子路如由也向曰惕然覺寤顧問左右想子路威神若在然昔衛太子蒯聵作亂子

文選六　廿七

路死之不避而死衛人美其勇義至今稱其義美訖至也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
亦尚其丘墳善曰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
翰曰丘者墓也銑曰蘧瑗衛賢大夫也丘墳猶在人使慕尚其德焉唯令德為不朽兮
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
賢善曰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大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歿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子
曰鄧疏奈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濟曰謂仲由蘧瑗吳札稱多君子兮其
言信而有徵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也良曰言仕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
五臣作陵遲而不興善曰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平侯更貶號曰君朝嗣懷君至君角奉
二世發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

向上書曰周室多禍衰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陀也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委遲不復定也知
性命之在天五臣有兮由力行而近仁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
分於道始得為人也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也向曰人之性命富貴在於天但為行近於仁道乃可也
此大家戒其子勉仰高而蹈景五臣有兮盡忠恕而與人善曰
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也銑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勉力仰止也蹈慕前賢之德而行盡忠恕之道與下人好正直而不
回兮精誠通於明神五臣作神明善曰毛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於形動氣於天濟曰能若是必感於神明庶靈
祇之鑒照五臣作照兮祐貞良而輔信音申善曰甚翰曰相貞良與

文九　廿八

明智濟曰其後必使靈祇福祐貞良之士能助行信之人使之昌熾也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善曰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向曰孔子云盍各言爾志盍何不也言我為此賦不言志者慕古人也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善曰論語顏回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銑曰先君父彪也行止有作則此征賦也不敏人家謙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貴
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善曰論語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濟
曰言貴賤貧富不向人求但正其身待時而已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
命唯吉凶兮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鶡冠子曰微躬委命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爾靖
思恭敬委任吉凶而後可也敬慎無怠思嗛五臣作謙約兮清靜少

欲師公綽兮善曰毛詩曰敬愼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嗛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嗛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淸淨爲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翰曰當敬行謙約無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滎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歲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以夏爲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聖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亂日謂子丑亂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 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驪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馮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 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迺喟然五臣本有而字**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怳**恍注善本作怳**化一氣而甄**吉延**三才**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怳未分之貌也鵩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之氣者爲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怳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良曰言久遠也喟

甄善 翰曰甄成也寥廓怳怳謂天地未開爲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言人之生獨貴在位 向同善注 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 善本作能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 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 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願薦薄而無由 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自謙也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舉秀才爲太尉掾 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

時賈充爲太尉岳爲府掾故讃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也 嗟鄙夫之常累 五臣本有兮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爲廷尉平爲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見復見用又患失之 向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廷尉平爲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 武皇忽其升遐入音遏於四海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 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 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楊駿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濟同善注 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

周其猶殆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向曰周攝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況岳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窺七貴於漢庭譸 五臣本作疇 一姓之或在 善曰東觀漢記曰向使丙寄七姓皆非姻黨從而全決不盡血 取聲類曰譸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 銑曰漢廷七貴曰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皆離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 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爲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銑曰危高也言駿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之 濟曰駿既專之見 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五臣本作謬 章 五臣本作彰 患過辟 匹亦 之未遠 善曰言孔蘧行藏舒卷中甯之不苟藏繆於斯故患此豈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知彰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也未遠不離於身也 良曰君子知微知彰岳爲駿主簿致自勤不學孔丘行藏蘧瑗舒卷乃藏於深微患於彰明多罪患難及於我將不遠也辟猶及也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向曰既罹患難乃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爾長往之道爲美也 陋吾人之拘攣 力全 飄萍浮而蓬轉 善曰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爲是陋拘攣之宜是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東藏漢紀太史官曰畢駿遷轉因遇賢會 銑曰吾人岳自謂 泊隨渾其身拘攣不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寮位儡 郎罪 其隆替名節漼 北會 以隤落危素卵之累

殼苦角切 甚玄燕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
而履薄 善曰說文曰隔壞敗之貌洛罪切亦壞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之求見曰臣
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于其上公子作之孫息以棊子致下
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與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
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燕巢幕上也杜
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喪官偏壞懼毀夷也謂誅戮之時岳免主簿也濟曰
殼亦卵也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
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仕吏三族
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匪擇
木以棲集鮮五臣本作鮮 林焚而鳥存 善曰鍾會檄蜀文曰擇木者春秋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向曰言官寮之事主簿
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唯有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
獲全萬無一也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

曰上下讙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
地張銑曰言君臣相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讚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
我皇德合天地若也此為嘉會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
澤之渥恩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
從天氣取嚴霜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王之渥恩 銑曰渥厚也言不
誅我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
也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說苑韓
子說趙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
衣表大義不責而已君恩之深也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
班 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覽揆余於初度何休公
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使
而命我末班也 牧五臣本作牧 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善曰
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調戰
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

我牧養疲敝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
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 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
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抗慨
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 翰曰疚病也丘
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銑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常歎曰
歸歟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言此故鄉可懷
傷聖賢之情也疚猶傷也 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 善曰
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
京 銑曰況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尚然長安者能不惻傷
劍況也鎬京長安也 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善曰曹植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
闕庭神麗 良曰闕庭天子之庭 眷鞏洛而掩涕思
纏緜於墳塋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墓在鞏縣西南三
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兮
聖書曰纏緜用好
家田也晉灼 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爾 本作

余 乃越平樂過街郵 尤 秣馬皋門稅駕西周 善曰
平樂館名也酈善長水經注曰穀水又東逕平樂觀
術郵也石卷讀曰高三丈謂之穀門
毛萇詩曰稅舍也韓子曰秦
言曰中居之駕於是乎軌曰
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皋門洛故門名西周河南縣也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 古公
流岐趾梓隆昌發舊邦惟新 善曰左氏傳子曰美
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
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
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豳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豳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豳遷

于岐攻人不莫偹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
言右穆以來其國呈舊及文王受命更為新也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茲此也謂此周也 旋牧野而
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
玄曰競強也能治者唯有武王爾 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
而歸洛邑堪守柔道 以保競彊執猶保也 夜中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
定 善曰韓詩曰獨中旦而不寐 銑曰武王望商邑 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暇寐于保仁也 惟泰
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 善曰言武王甚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之慶 入百猶危 鄭玄毛詩箋曰不
章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分今言八百舉全數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濟曰同善注 鑒 五臣本作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
安而忘危禁桀紂也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尚書
曰湯放桀…

傳曰伊尹入告于王曰夫命之去何也曰王曰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人也…
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
之而竊于萬里之地…
上從人有丁可…
於日曰…
何相越之遼迥 善曰人… 人度量之乖舛
不…
曰武王…

考土中于 五臣本作於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
郟鄏遂鑽龜而啓繇 音胄 善曰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毛詩曰考卜維王鄭玄曰考猶也東都王人曰建都何洛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
鼎於郟鄏即此王城也鑽龜
啓卜請吾公卜代於此也 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

而是祐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雒邑二國晉鄭也左氏
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
曰繁語助也 良曰言平王遷依于晉鄭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
王遭犬戎難而東遷

哲以長懋 善曰言惡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
百年保天之祿未至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韋昭曰三代之令王皆數
大壽徒亡失徳負以長懋 韓同善注 望

圍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
闕西之效戾 善曰…
竄… 包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尤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善曰左氏傳曰…
尤其…
…

靈壅川以止鬭
晉演義以獻說

義… 咨景悼以迄丐
政陵遲而彌季俾
庶朝之構逆 五臣本作遘 歷兩王而干位 善曰…

左氏傳曰王子朝…
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
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
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猛
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
義變遷左氏傳曰…
構成也左氏傳…
兩作亂而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
故云庶朝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 踰十

業以逮赧，女板 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顯王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東，又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銑曰：業，代也。餘同善注。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善作美而在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illegible]。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illegible]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萇詩傳曰：濯[illegible]也。[illegible]曰：孝水名在山，嘉美其名，保其身，濯其纓[illegible]也。

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善作慟乎余慈。善曰：傷弱子序曰：二月壬寅，弱子生；五月[illegible]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弱子夭；乙巳，瘞于[illegible]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illegible]濟曰：赤子[illegible]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illegible]不及泉。禮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與子時不憂。今子死乃無子時同，吾何憂也。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沉回 究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儼[illegible]而懷古。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洄沉，回從。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良曰：言卒由此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沉，邪僻也。好還，徧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亦終以自戕，身見屠戮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illegible]長想。翰曰：想藺相如之風也。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請，奄咸陽以取儁。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illegible]婦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爾雅曰：[illegible]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服。[illegible]

[illegible]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illegible]待秦，秦亦不敢動。[illegible]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包 蒲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善曰：[illegible]河外，澠池也。史記曰：秦一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澠池。[illegible]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畏恐懼，何甚？衛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也。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烏玄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悁，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永方一歲之永[illegible]

西征賦

文選十

八

九

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贊曰臣舍人藏𥁕如勇
上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
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分清
含怒之日久　良曰猾偉深大也忿悁躁怒也　當光武
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作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廻谿（五臣本作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
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異字公孫拜爲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令諸將士也冠也
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更復合兵且擊大破之殽底璽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黽池也左氏傳寗大仲曰天子蒙塵
于外東觀漢記馮異東歸實記與岑彭並王莽纂成求真
眾起葬兵亂光皆未甘以招誨另言是號一亦眉書曰
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鵠鷙
詩箋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蘇武書曰其翁家命
之功之士吞資嶷曰職帝紘紛皇與亂主周禮主曰維持連命
之結　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八文十　十

威夷險也上林賦曰嵯峨崨嶫　濟曰崤山名威夷長遠貌嵯峨高也差峩高貌　皐託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
而（善本作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緤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
收爾骨焉秦師遂晉文公子墨縗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术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
葬故墨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
反者　向曰縶擊也齊河晉　值庸主之矜愎（皮逼）殆肆
軍歸也墨縗若入起復也
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
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　善曰言君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
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霸

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
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豈
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替孟明曰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又曰三
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鄭
鄰曰名不可以偶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
以有功德也卒或爲碎非也　翰曰愎很也肆陳也任好穆公
名言實副之矣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塞於朝市之
刑哉故孟明言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而三
戮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爲霸主
固非虛名
有此所以　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
以賣鄰（五臣作隣）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
產服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違）而民無援仲雍之祀
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有純石或謂石崤如亭漢
書注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

文選十　十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穀梁傳曰晉獻公亡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
齒加長矣尚書曰天子曰良馬毋服輿之役可也良左
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杜預曰蓼六皆皐陶之後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
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崤地名憐
於虢也荀息請與國虞許焉荀息牽取亡虞也晉獻公
還師而滅虞曹不得至臘日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
也濟曰其貪賂取亡矣雍之後忽然絕祀由不道德不建人不
援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
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
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漬谷水漫澗水北有曹陽亭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也
濟曰陝地名郛郭也漫瀆澗水石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應乎鵲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銑曰邈遠也餘同善注愍五臣本作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溺劫宮廟而遷迹五臣本作跡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五臣作傕苦角切汜敷劒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僭朝政傕質天子於營傕將楊奉叛傕傕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追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滔漫也左氏傳晉[illegible]曰寡君使羣臣大國之迹於[illegible]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

文選十　十二

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魚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飲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卿于戒斯明職行費兵萬乘天子也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五臣本作楫之褊小撮倉括舟中而五臣本作之掬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illegible]衆都窮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或自投死亡從後漢書獻帝紀不能[illegible]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擽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illegible]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翰曰桴舟也楫棹也言百官勤于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懷袖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褊小攀附者[illegible]

恐其沈没皆折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叶韻枝末大而本五臣本作折字披普彼都偶國而禍結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孝侯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時以曲水經注曰春秋[illegible]能扶之塞處此以當秦時以曲夭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illegible]曲沃而得名今因名[illegible]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illegible]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illegible]段不折必披或云披本大而末小[illegible]亂之本也良曰[illegible]地名比若樹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從五臣本作於利開而義

文選十　十二

閑五安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illegible]良曰季札[illegible]曹子若至[illegible]利開義者[illegible]何其[illegible]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善曰[illegible]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illegible]賦曰函谷[illegible]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illegible]谷關銘曰[illegible]衿衣交[illegible]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地之[illegible]勇怯之[illegible]筭秦攻守之利害善曰賈誼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萬[illegible]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亦畏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巨禁門而莫

啓不窺兵於山外善曰言其盡也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illegible]良曰蘇秦說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陪諸侯勇也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大善曰言小國畏秦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也明矣[illegible]事約[illegible]諸侯諸侯之不可一[illegible]翰曰言諸侯兵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上棲也[illegible]或強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強大也[illegible]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秦[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周易曰否泰所有[illegible]之否泰居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illegible]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漢六葉而拓畿五臣本作世善曰[illegible]而拓各[illegible]縣弘農而遠關善曰六葉武帝也漢書曰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翰曰[illegible]拓[illegible][illegible]翰曰善注曰拓廣也[illegible]厭紫極

〈文選十〉　十四

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善曰[illegible]本作[illegible]曹植上表曰情注乎皇居心在乎[illegible]魏略曰[illegible]漢書曰武帝微行[illegible]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illegible]皆持弓矢刀劒令主人嫗出見客嫗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以酒多與其夫夫醉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illegible]向曰武帝自嫗夫為羽林郎故言[illegible]官既甘微行見[illegible]也紫極[illegible]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時有銜橛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illegible]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御不驚銑曰[illegible]王者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注重其以誅賞徒御之人[illegible]彼白龍之魚

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作於五臣本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此言先生貴公子[illegible]戒斯門微行要[illegible]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illegible]陵上之漸何可長乎[illegible]注[illegible]魚服[illegible]形[illegible]司善注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五臣本[illegible]有[illegible]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illegible]江充有[illegible]會上[illegible]疾[illegible]充[illegible]言[illegible]疾[illegible]在巫蠱[illegible]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illegible]以白明乃[illegible]充[illegible]兵敗亡至湖[illegible]自縊而死車千秋上[illegible]帝[illegible]子寃上[illegible]太子無[illegible]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曰[illegible]曰戾以湖邑[illegible]鄉為戾園又太子冢[illegible]乱吾父子也[illegible]任也[illegible]書王[illegible]昇[illegible][illegible]亂[illegible]戾[illegible]太子園[illegible]湖[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注曰儲君[illegible]主[illegible]以

〈文選十〉　十五

待之王[illegible]高皇之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illegible]之皆[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紛吾既邁此全節於桃園不善曰[illegible]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五臣本[illegible]字舊[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illegible]則桃林也[illegible]發閿鄉而警策作[illegible]五臣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善曰[illegible]書湖有閿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illegible]周禮注曰警勑戒之也[illegible]京賦注曰朔[illegible]向[illegible]古[illegible]帝春秋曰[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illegible]到弘農[illegible]征記曰河[illegible]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illegible]

陰樹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濟注同言向坂行故擘兼也華岳小而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

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向曰至此如而記邕其事

不語怪以徵異我 五臣本作吾 **聞之於孔公** 善曰[illegible] 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岳自上其詞

慍韓馬之大憝 [illegible] **阻關谷以稱亂**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慍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字孟起[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illegible]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illegible]

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

善曰魏志曰[illegible]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illegible]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曰[illegible]君之[illegible]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之多者也 銑曰司言彼雖衆[illegible]曹公奉君命發廟堂之筭已勝之

砰 普耕 **揚桴以振塵繣** 呼麥 **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illegible]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illegible]文曰枹鼓槌也[illegible]焉銜吳漢已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illegible]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illegible]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illegible]其上謂之京觀 向曰砰鼓聲也揚桴而鼓塵起[illegible]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倦狹路之迫隘 烏介 **軌崎嶇** 善本作踦嶇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陝廣雅曰踦傾側也 翰曰言使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

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

善曰班固高祖述曰興雒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秦狄文選曰[illegible]鈞曰春英其時華實乃榮左思蜀都賦曰標[illegible]以扶疏廣雅曰暢長也 濟曰彌滿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

邪界襃斜右濱汧 苦堅 **隴**

善曰西都賦曰右界襃斜隴首之阼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襃斜[illegible]萬石城[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隴坻之隘[illegible]山在汧縣西隴坻[illegible]論曰秦右隴坻漢書[illegible]白麟歌曰[illegible] 良曰汧水名隴山名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 波 **冢九嵕** 宗 **截嶭太一巃** 孔 **嵸** 子孔

切 善曰[illegible]

云大一[illegible]

吐清風之飀 聊 **戾納歸雲之鬱蓊** [illegible]

[illegible]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illegible]出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illegible]論曰[illegible]而[illegible]玄賦曰[illegible]歸雲而[illegible]谷之[illegible]句曰[illegible]此山能吐風納雲也[illegible]

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善曰玄素水色也[illegible]二水名[illegible]湯井[illegible]溫泉[illegible]又曰[illegible]泉水[illegible]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illegible]界[illegible]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三十里今[illegible]一里漢有蘭池宮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曰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illegible]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illegible]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
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
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也漕水運也翰曰林茂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善曰西都賦曰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
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善注
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皐隩烏到區此西賓所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
乎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隩區神皐勁松彰於歲寒貞臣
見於國危五臣本作危國入鄭都而抵紙掌義拓友之忠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爲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

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
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
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
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
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
爲兮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壽郁今鄭縣也
抵擲也
稷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
沮慈與衆淫嬖襃以縱慝他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
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呼烕爲亡國善曰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湦
立幽王嬖愛襃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襃姒爲后襃姒不
好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
襃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
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襃姒
滅之翰曰
詭詐自驚也
又有纖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爲游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
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
盛於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工人勞苦而
謀其貴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始皇葬驪山厚以奉工匠皆閉之
中不寫其功勞而已此報其勤也
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翰曰語曰謂或有
此語也始皇無禮以
此自及是其効也
乾坤以有親可以君子以厚德
載物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以乾坤爲喻焉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

以此得之從義向萬物之言尚
相法此用以喜於民以也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
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神武者向曰若此而已復有如此篤行
乃實愼終追
舊篤誠欵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卿士乎善本無而況於卿士乎字
斯時也乃摹謨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
楡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雜犬以
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翰音於天父曰昔者
亂善本作而亂
善曰史記高祖豐沛邑中陽里人也東京賦曰街衢相經
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
立爲新豐巧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
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
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

漢書曰高祖嫌曾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荀書曰欲還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攘因也渾胡本切翰曰息書謂還新豐也篤厚誠信戲無動搖還及也李主且如此而況鄉士乎言皆徧也　向同善注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五臣本作局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作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擽丑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獲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

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當敢反項伯明言不敢背德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今無乃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擽擊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討本為虫蛇也立班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項羽目之問之客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其危若有冬之葉待霜而隕也緒儀而不敢盈者居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

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范增曰吾聞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又曰沛公至霸上項羽遺沛公玉斗范增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銑曰言沛公忽變為龍而高中其雄霸上軍而心高舉也

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漢書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旁罥猶掛也名罥繫也

疏飲餞於東都五臣本作門畏極位之盛滿

善曰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雉峻魚嶕嶢以繩直

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嶕嶢謂高峻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嶕嶢高峻貌

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

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陴七里渠有飲馬橋在長安東出北家在橋南三里故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向同善注

都中雜遝五臣本作沓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五臣本作嗔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朝勖自彊而不息

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孟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莅政也毛萇

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勖勉也又曰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既入長安城見士女充盈所以聽覽其事益以自勵疲鈍之質以臨職事自勉不息也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五臣本作最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善曰蕪城賦曰竦崇墉之崔巍薛綜曰廛市居也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猶鍵也庫物所藏也上林賦曰聯綿曼延漢書曰城中陝小蕞芮小貌也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本作無其處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銑未詳 翰同善注向曰夷曼滌蕩平滅也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蘇合而款駘徒亥盪盪臣五本作轢桁計詣而轢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乎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殿未央爲樓櫓紫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乃大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駘盪宮馺娑宮又曰起宮以大用馬蹴之於是作建章宮其宮門殿盡以香爲之香聞數十里辭於西京賦曰 臺名濟曰柏梁臺名也 善注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鸄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善曰鸄雉以喻小而小人在宮殿善曰鸄飛走如風之疾也 古臺殿 荒敗 故鸄雉 ... 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 五臣本 ... 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十二以象夷狄良曰鞠草 ... 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洛陽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 懷夫蕭曹魏邴之相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也代曹參爲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又曰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 宣帝即位代韋賢爲丞相 又曰 宣帝即位代魏相爲丞相 銑曰懷思也夫者語之端也 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眞爲左將軍 ... 狄道人又曰李 ...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

廣隴西人也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凡七出擊匈奴 翰同善注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持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爲博望侯 向同善注 教敷而彝倫敘 五臣本作序 兵舉而皇威暢 善曰敷散也蕭曹以下敷教於前丈言蕭曹之流爲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爲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 臨危而智 五臣本作強 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善曰史記藺相如勇也若智謀大史公曰 ... 人挫秦王 ... 良曰 ... 使絶域也投命 ... 暨乎秺侯之忠

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大子也武帝拜爲侍中馬監莽何羅與弟通謀爲逆日磾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褎白刃從東廂上日磾得抱何羅 ... 反得禽縛之拜日磾爲秺侯 ...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時拜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 五百萬 ... 陸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 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善注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爲太史令備史記自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壘校尉爲七略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爲文餘同善注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理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
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
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為廷
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歸此天下稱之也濟同善注 汲長孺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
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讚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良同善注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
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銑同善注 飛

翠緌而拖善本作拕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緌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書曰伏惟宜出入其門補缺拾遺是也 向曰緌三皆朝
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善曰[illegible]也論語曰吾
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illegible]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illegible]
嚴也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磾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 或從容傅附
會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與同漢書贊曰陸賈[illegible]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illegible]書大傅孔子謂子夏曰
子見表未見其裏 濟曰謂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善同良注 良曰皆謂廣漢之屬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同翰注 翰曰謂賈誼
之類也 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作烈垂令聞而不已想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胡廣[illegible]鳴佩而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

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向曰上列上代也鏗鏘珮聲 當音鳳恭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
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
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重灼四方范
曄後漢書曰鄧騭寵貴顯赫光震都鄙 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用勢重灼震耀於天下 而死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五臣本無才字
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
隸猶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 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 望漸
臺而扼腕梟虎巨猾而餘怒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舋漢書音義曰梟首於木上曰梟 良
曰巨猾謂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身首故[illegible]之扼腕而怒 揖不疑於北闕軾
樗里於武庫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
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銑同善注 酒池鑒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鑒察也
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
而終身不寤也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曲陽僭於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上山嚮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替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也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濟同善注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 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就溺之其雄才大略何在也 **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 善本作爆 **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州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 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木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異於沙上故云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承雲氣之露 **致邛蒟**矩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 五臣本作從 **逸遊於角觝** 銑 **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五臣本作人 **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邛竹杖則開牂柯越巂 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事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晉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良同善注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 **較** 角 **面朝之**

煥炳次後庭之猗靡 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載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髾扶輿猗靡較音校 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猗靡可述也煥炳明貌猗靡美貌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翰同善注 **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 力智反 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鬒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鑒 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黰黑光可以鑒人 **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善曰以奇見幸故曰聲流因寵自敝故曰禍侈 銑曰聲流謂馬班二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敗亡 **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 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 銑曰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也 **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 善本作以 **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 一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 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將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曩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叔向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

冥殺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說文曰揖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曰軍法曰受命而忘其身故受兵之日敢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揖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汗矢言而不五臣本作非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嫉作疾於作乎何而不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亭氏閔一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冢惆悵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遷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寧翁衆興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扞害也鄧子曰王闇於上臣詐於下保告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翰曰杜郵白起所見之地名皇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號惆失意之兒矢直也言昭王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睢

竊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五臣本作而堙人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岥波峗大可切善本作峗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盡貌也亡衍切岥峗頹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陂峗之長坂隱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之堙滅也岥峗隱嶙平之皃陛殿階也想趙使之抱璧瀏力幽睨楹以抗憤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固請

目清貌也銑曰睨怒目怒皃抗憤猶發憤楹柱也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善曰史記曰荊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擿秦王不中擿丁狄切[illegible]筑聲厲而高奮狙七預潛鉛以脫臏頻忍切善曰史記曰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illegible]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朴秦[illegible]曰高漸離[illegible]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illegible]也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膝蓋臏音各一音格向曰膝臏上骨也狙伺候也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五臣本作憖善曰尚書伊尹曰天難諶[illegible]略曰狼相猶狼狽跋也[illegible][illegible]漢紀論曰周勃[illegible]翰曰言始皇扶蘇者天作乃[illegible]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戮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

於朔邊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illegible]注曰苛痛也鄭玄周禮注曰矯[illegible]賢曰無云得李斯商鞅數作苛法[illegible]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儒林填於坑穽慈性詩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爇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爇衛宏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患以啓先五臣本作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
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與二人爲
首故曰啓前 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覓爲車裂李斯要
斬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善曰風俗通曰 秦相趙高指鹿
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
也銑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
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假
讒逆 五臣本作戚 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
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 向曰二世假
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兵在頸而
顧問何 五臣本有爲 不早而告我頫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 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
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
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文選十 三十

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
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進二世乃自殺
罪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翰向同善注 逮 善本作隸 子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 五臣本作舒 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爲秦王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降軹道傍 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弑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紓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
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 蕭收
圖以相劉料 聊 險易與 五臣本作以 衆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卿
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 良曰沛公
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西征賦

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爲險阻 羽天與而弗 五臣本作不 取冠沐猴而
縱火 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
書曰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韓鄙曰若縱火於秋蓬
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
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此所謂天與不取
也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五臣
本無也字 善曰鄧析子曰[illegible]之相懸若九地之下重天
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illegible]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
星也尚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illegible] 向曰上貫
三光謂高祖丁及九泉謂項羽[illegible]可喻也 感市閭
之菆 阻留 井歎尸韓之舊處丞 善本作承 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 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 居謁 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烏故 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文選十 卅一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 善曰
說文曰菆麻蒸也然菆井即渭城賣菆之市也延壽被棄市
閭無守闕者而[illegible]就戮則有之恐[illegible]毛詩曰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illegible]有惡訐以爲直者[illegible]
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曰[illegible]釋憾於敝邑之地又
緦韓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也周易曰開物成務[illegible]子曰襄公之
惠司馬曰決知大體若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翰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
之[illegible]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明事東
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延壽奔
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敢并即渭城東賣菆之市延
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
望之料案[illegible]延壽邪吉上之後聞延壽[illegible]舉事遂按驗且
延壽驕有[illegible]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訐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
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造
千到 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

羣善湊而必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廣雅曰造至也長山陵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其勿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惰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掩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亡則墳墓發掘不能禁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丘見寶墳毀壞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萊與義乎楚辭曰發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寂地寞靜也翰曰諒信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窮殷也

弔爰絲之正義五臣本作議伏梁劍於東郭善曰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向同善注

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作兮信譖五臣本作讒而矜誕五臣本作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作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善曰爾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爾雅曰嶷誰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令勸業七各切黃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曷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翰曰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乃斬錯信譖謂聽袁盎之計也矜誕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晁助七國之亂景帝為聽盎之讒計而不詳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此咨茲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闕尹之咎撥我明德韋昭曰咎病也疾鄉切鄭玄禮記注曰咎過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尹弘恭石顯也敕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褒讚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寢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貴其大也此元帝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illegible]漢書音義曰鞫窮也謂窮閱內情也一曰鞫毛萇詩傳注曰鞫告也翰曰延門成帝陵忲音大淫嬖之

凶忍勦子小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忲伏也淫嬖謂趙昭儀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中宮史曹宮皆帝崩子隱不見又殺宮中所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驗左氏傳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注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左氏傳曰相曰喚還我國家向曰忲習也舅氏王莽北闕張幸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王莽篡也自刺哀主於義域借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作禪永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注曰長與絕等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借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帝舅王閎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

西征賦

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五臣本作焰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善曰漢書曰平帝崩葬康陵
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令
葬故曰孤墳　濟曰職
視也康陵平帝陵也發鶩橫橋而旋軫歷敝五臣本作獘邑
之南垂善曰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
圖曰[illegible]口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　良曰橫橋橋名
旋軫還車也敝邑岳自
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步郎
之屈求勿奇疏南山以表闕倬音卓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祧吐彫汙烏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善曰毛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
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illegible]宮庭史
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矧
尚豐注曰獨與漢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公曰臣竊君報其人[illegible]其宮而
[illegible]方言曰[illegible]堵也[illegible]
木蘭為宮以磁石為門懼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
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猶不可況人力所為乎不勞乎
[illegible]義兵已交馳[illegible]
其名而猶焉言秦宗廟尚為沼況是宮庭不能保守由
偽新之九廟誇[illegible]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
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曰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
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
曰虞帝[illegible]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
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illegible]
子匡哀帝南郊莽[illegible]不知所出[illegible]曰周禮國有大災則
哭以厭之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若生其悲哀又能誦
策文除以為郎
也　翰曰同善注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
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通一藝皆詣

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向曰莽誦六藝
以飾姦詐秦焚詩書而取
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良曰
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
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善曰漢書曰孝武
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王夫人男是為孝宣
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
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illegible]
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
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歟者是也兆塋也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illegible]也
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塋墓也尚書曰惟
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illegible]
故於戾園陵之禮有加千舊典[illegible]
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illegible]
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禺書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合於
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見知其仁也尚宣帝名憑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善曰爾雅曰隈厓也左氏傳曰
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曰高望在長安
也　良曰高望坪名陽隈隈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善曰曹植閑居賦曰
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曰
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illegible]
有五柞宮也　翰曰清
暑五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
曹操[illegible]曰水轉曰漕　銑曰
交渠[illegible]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乃有昆明池乎其

中其池則湯湯 傷 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 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濆泮汗滇㴔浩溔漫又曰弘泓瀚溔沆瀁浩都賦曰布濩漫汗浩汗泮溔 向曰言廣大也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協韻 旦似暘谷夕類虞淵 善曰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詞曰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

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 五臣本作以 天漢列 五臣本作對 牽牛之雙峙 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倚若雲漢之無涯玄流謂池水也者楚辭曰玄沉者之玄 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 翰曰景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圖 五臣本作圖 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 五臣作曾 觀今數仞之餘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二年穿昆明池至于元康之歲凡一百一十二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東觀曰其崇欲使萬代不傾而終於百餘年而便催落豫章觀百尋至今頹壞只有數仞餘址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 胡結 頏 胡郎 隨流 五臣本作波 澹 徒濫 淡 徒覽 瀺 仕湛 灂 仕角 驚波唼 所甲 喋 丁甲 菱 作菱 芡 巨儉 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鴻漸于陸又曰鴻漸于干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萇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林賦曰澹淡隨風吳都賦曰翔鷺群飛上林賦曰唼喋菁藻咀嚼菱藕說文曰芡雞頭也西京賦曰浮鷁首翳雲芝 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也 翰曰瀺灂出沒貌唼喋鳥食貌芡草名

華蓮爛於淥 五臣本作綠 沼青蕃 煩 蔚乎翠瀲 善曰說文曰蕃

荒服 志勤 五臣本作勤 遠以極武良無要 作邀 於後 五臣本 福 善曰草茂也瀲波際也力奄切 濟曰蕃草名瀲水際 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 善曰肄習也 善曰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習水戰 杜預左氏傳注曰要約也 銑曰肆習也左氏傳曰宴樂不務威德而勤遠略

而菜蔬芼 毛 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賦曰蓮芡毛尚書曰海物惟錯 尚書曰貢惟土物 毛萇詩傳曰芼擇也 左氏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杜預曰物土之宜 翰曰皇代晉也言於晉代物土各有宜 故毀之而又復者以物產贍於原陸

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 接 櫂 五臣本作棹 收罟 課獲引繳 酌 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善曰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應璩詩曰 尚書曰 淮南子曰 繳所以弋鳥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課試也 謂品第其所獲多少也 銑曰百官主司能教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勸同整舟楫 網罟以取魚鳥其所獲而引繳 有效可以為樂也

觀其鼓枻 移 五臣作拖 迴輪灑鉤 作釣 五臣本 投罔 作網 五臣本 垂餌出入挺叉 初加切 五臣作杈 來往 善曰說文曰鼓枻也 郭璞方言注曰舟楫為枻 五臣 江東人呼枻為軸 車也 以繳於輪也 輪者所以收絲也 叉所以取魚也 西京賦曰叉簇之所攙捔 毛萇詩傳曰叉長 良曰擢杈 纖經連白鳴根 郎 厲響 善曰纖經連白以白 魚為餌 投綸釣鯉魚罔取可以刺魚

貫鰓 思 㧖尾 折 三牽兩 善曰纖經連白以白毛為綸也 根長木也 以長木叩船為聲言魚聞聲則驚 舟中二人以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 以鳴根於船 魚驚入於網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 鯤鯉二魚名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 鉅 網也 維南子曰魚者扣舟 良曰言三度收網而度得魚 繩也

注曰：綱者，爲大網[illegible]以繫[illegible]。[illegible]丈曰：[illegible]。善曰：鯿也。[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微細也。有[illegible]。

華魴躍鱗，素鱮揚鬐。[illegible]人縷[illegible]

名華[illegible]也。[illegible]向生者。

𢧐五臣作[illegible]

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鑾刀。[illegible]

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illegible]

[illegible]劉[illegible]而已哉。[illegible]小人之腹爲君子之[illegible]。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酆鎬，[illegible]

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五臣作勤 不加敬而自祗。[illegible]毛詩曰：高山仰止。[illegible]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illegible]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五臣本作[illegible]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illegible]毛詩曰：經始靈臺。[illegible]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illegible]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于鄗鄗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illegible]

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illegible]

[illegible]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善本作猶 鈞善本作均 之埏埴。[illegible]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善本作昏 作勞。密邇獫狁，[illegible]

介戎馬生郊善曰律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䦨亂也閒或爲富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玁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湊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强作勞溷亂昏墊也密邇近也玁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平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曰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焉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良曰爲政臨人方由操刀帝官惟賢所斷而成言雖溷猜戎馬之地而化總上也人之升降隨善本作與政隆替鐵杖五臣本作仗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善曰左氏傳子長曰杖德黃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爲政臨人但杖信義雖不盡其情自知怨怨雖賞之使竊終不爲也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不並作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善曰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無幾免乎戾下或有吳字非也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毛詩曰如其禮樂向曰至於禮樂化人來哲以俟賢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六臣音註文選卷第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李善并五臣註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爲丞相掾魏國既建爲侍中卒良曰魏志云王粲山陽高平人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爲侍中時董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五臣本作假字善曰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珠樹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閒也暇或爲假楚辭曰罷役次而勿驅聊假日以銷憂銷鑠也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丁晨曰登樓而四望也借此日登樓而四望也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善曰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其室寬爾雅曰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余七善曰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名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也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彌終也爾雅曰郊外曰牧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銑曰沃美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

登樓賦

丘楚昭王墓也　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　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
曰一井爲疇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　向曰言此雖高明寮四川原可
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也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
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善曰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積邪而吐
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翰曰濁亂也十二年曰紀迄至孰誰也自謂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紀至今也眷眷懷歸
之情孰堪其此憂思也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
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善曰[illegible]北風[illegible]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
書曰天子自軒檻上貫銅韋昭曰軒檻殿上闌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楚辭曰目極千里

傷春心漢書贊曰荊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濟曰軒檻欄檻之屬也荊州在當陽南故向北開襟思故鄉
之風而極目遙望焉荊山所蔽終不復見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
深　善曰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廣雅曰濟渡也
也漾以上切　翰曰逶迤長貌脩長迥遠也漾大水也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喻時之險難莫能渡濟　悲舊
鄉之壅　五臣本作雍字　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昔尼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　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知涕
泣之橫集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毋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　向曰謂遭亂離羅也悲涕流下而不禁
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歟歸歟　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昔顯而
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
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

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
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
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向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老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舃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
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　翰曰楚人鍾儀
在晉晉侯與之琴使操楚音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楚釋之莊舃越人仕楚在病而越吟使人往聽之乃爲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
同窮達之[illegible]而有殊也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　五臣本作于字　其
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善曰尚書云日月逾
邁若弗云來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illegible]曰楚詩曰[illegible]至也賈逵國語注曰[illegible]
與鄭同音書曰王道平平[illegible]王逸曰[illegible]安[illegible]直也高衢謂大
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冀
天下安亂故云日月逾邁者言未極[illegible]也
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衢騁其才力以爲輔弼　懼匏瓜

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善曰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illegible]
不食爲我心惻[illegible]
也[illegible]曰可爲[illegible]
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illegible]
渫者井不渫不食人食者[illegible]
懼身全翠長時君之不用也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兮[illegible]左氏傳曰[illegible]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黲[illegible]
通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遑也[illegible]
也者相命也　向曰棲遲[illegible]
彼何在白日將沒風聲並起[illegible]
之類尚求羣鳥將歸故所而我獨此羈寓　原野闃其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

怛而憯七感惻善曰原野闃無農人但有征夫未已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毛詩曰驕斯征夫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忉忉毛萇曰憂勞也又曰勞心怛怛怛怛猶忉忉也丁達切 翰曰日暮何農於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仲宣感發多憯怛何但猶悽愴也循階除而下降兮

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陛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突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胸骨也於力切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宿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輾轉反側 濟曰階除階也下降下也言日暮夕羅飛鳥而丁彌增悽氣滿於胸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皆不安貌謂夜及半才寐情思不安也

遊天台山賦并序

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遷散騎常侍[illegible]才筆之士[illegible]永嘉太守[illegible]可[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余[illegible]也此山在會稽東南也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善曰山嶽稱秀也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illegible]十洲記曰蓬萊山[illegible]天台四明[illegible]四明自然皆窮名山[illegible]是神仙所降[illegible]此山皆遠[illegible]聖所以遊居變化也 向曰方丈等四明山[illegible]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

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

迴善曰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illegible]致埤蒼曰隈隩珍崎也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奧者宜深奧也幽迥遐遠也 良曰瓌富謂珍美之寶奇異之物多也所以不列五嶽之數不載於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矣或倒景於重

溟或匿峯於千嶺善曰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illegible]曰倒景也 翰曰景影重溟海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所以藏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千嶺後故為千嶺所藏始

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物[illegible]其道幽遠而無人 銑曰始初卒終塗道也魑魅山鬼魍魎經鬼魅之逕至無人之處言深遠也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

奇紀善曰劉兆穀梁注曰[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illegible]濟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向曰禹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山經山記所記東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紀也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

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五故本作乎字能輕舉而宅之

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

之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illegible]茹芝之[illegible]食[illegible]以降穀氣廣雅曰茹食也[illegible]切楚辭曰[illegible]與赤松[illegible]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誠善通神靈者[illegible]存之也 銑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illegible]畫此山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此山真經搜求篤厚也言非賞出世事者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illegible]求寧能通神安肯遠思之也余所以馳神

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善曰莊子老聃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也[illegible]易注曰若辭也瞿音劬 翰曰宵夜興起也綽遙以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俛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於此山也俛低首也方解纓絡永託茲

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善曰方將猶欲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illegible]纏轉轡以奮藻良曰解脫也纓絡縈纏也奮發藻文也言將形去俗理之縈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聊奮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五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善曰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閡無礙也妙有謂一也言大虛遼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illegible]鵩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道生一[illegible]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illegible]易繫之大極者[illegible]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illegible]而成水流為川積而為山翰曰大虛混氣也[illegible]妙有謂有形言混氣質遠無所限閡運動於時之以理是乃萬物本形混氣融者為水結者為山瀆水也阜亦山也

嗟台嶽之所五臣本無所字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秀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善曰[illegible]毀賦序曰豈井柚明依[illegible]支詩者也天台越地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牛斗之分野結國也東都賦曰結根踵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歆[illegible]義曰應配也配猶對也左氏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故曰唐典也向曰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群也寔實也實如神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蔭覆以耀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彌遠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復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秀亦可匹也周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今此山齊也

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翰曰邈遠也窈窕深極邈遠小智之往也邈彼者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也幽邃深極小智之人但以守其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路徑險絕莫能通曉也

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善曰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翮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illegible]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銑曰矯舉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方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其輕翮而高舉以遊於中也翮鳥羽也神仙者乘鳥行故曰輕翮也

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善曰[illegible]列女傳曰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名無細而不闡行無隱而不章二奇赤城瀑布也[illegible]注曰兆形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illegible]界道謂為道路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翰曰志[illegible]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於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澗之上故云界道二奇則赤城瀑布也

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善曰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眾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illegible]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遠往而忽行也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仙之[illegible]也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illegible]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釋捨俗中常情所戀通暢我超然自然之道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

崢嶸濟楢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善曰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乃錫杖也鈴鈴策聲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蘢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崢嶸山高貌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大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夷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縈紆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楢溪人迹不復過此楢字雖殊並酉留切落郡行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注曰鄞音銀向曰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兒鈴鈴策聲也落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崿高峯也蒙蘢林密兒崢嶸峯高兒迅疾也楢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地名言濟此險阻經歧道而疾行也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善曰穹隆長曲兒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磴丁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振翠屏之不生莓苔梅皆之啓蒙記注曰過石橋者搏援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居虯切藟力軌切爾雅曰女蘿兔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漢書蒯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牽而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援葛藟之莖然得渡度險一冒垂堂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樛木長木也藟附木而生有莫者葛藟葛蘡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善曰幽昧謂道也會老子曰幽冥其晦昧故稱為玄向曰契結逾越也言誠信不敢於此昧神明之道則雖足履此險而甚於平直之易既克隮五臣本作濟字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善曰言其道崎曲折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委嵒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曰明也字文曰寥虛空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濟曰威夷長兒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暢閑樂兒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徐次心目任緩步自覺兒曠閑樂也藉慈夜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五臣作疎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善曰以草藉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裔裔飛兒也爾雅曰噰噰和也謂聲之和也靈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因一濯而除去六塵之穢而崇不住故曰蕩遺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蒙冒也身意皆而能不雜故曰發五蓋其真而蔽己焉行故曰遊大智度論

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說文曰昭明也發蒙五蓋或為神表羲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皆德而養壽也劉向列仙曰老萊子古之壽者濟曰韓鶴纖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茂美兒落落松高兒翔鸞鳴鳳飛兒嗈嗈和鳴也此山有靈溪六水深澄須俗之想於流深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香味觸法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皆能蔽蕩於深淵發於天中盡已除矣羲農之二老皆有高道故追之陟降信宿迄于仙都善曰毛詩曰陟降庭止毛萇曰陟降上下也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爾雅曰宿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翰曰迄至也再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地閣插聚也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五臣作珠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善曰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

爲具十州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兒　翰曰闕猶也竦立也雙闕如雲之立夾於路旁高臺存於天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玉堂深邃故云陰映高闕在山之高處東南曰隅

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

善曰斐亹文貌亹亡匪切翼猶承也櫺窗閒子也毛詩曰有如皦日皦公鳥切炯晃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疏也　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亹文色兒翼扶也櫺鉤欄也炯晃光明見綺疏窗也彩雲若扶於鉤欄皦日光明於綺窗

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

善曰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晉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illegible]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宁與佇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　銑曰八桂八樹桂叢生也森然挺生凌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青黃赤白黑皆含秀吐葉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也

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璀璨珠垂貌玗羽俱切璀七罪切　濟曰景影也建木木名天帝所從上下處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樹玉樹璀璨光色也

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沖天百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肘頭目常用錫杖經傳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

騁神變五臣作懽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善曰

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無有而入無爲也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無爲　向曰揮霍變易兒言馳騁神恣有若熟鬱而遊言疾也變易不常出有爲之地或入無爲之境言自然也

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翼曰馬以遇分爲害歸田與世事手長辭　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今喻世事已除亦猶害馬去盡矣捐棄也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

凝思幽巖朗詠長川

善曰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善哉技蓋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質雖曰凝止也者猶也　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止見其骨節但以神爲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無所疑畢亦如此也朗高也詠思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　良曰亭至也遊氣每氣也褰收也言海氣藏日至午而氣乃高收而見日也

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

善曰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旃檀名香　翰曰法鼓鐘也琅聲也馥香氣積也

肆覲天宗爰集通仙

善曰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信遠安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　翰曰肆覲見宗尊也爰乃也言將見天尊乃通集諸神仙人也

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

善曰毛萇詩傳曰挹𣂏也揖與挹同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也　向曰玄玉華也皆神仙之所食也挹酌漱飲也

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

善曰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粲傳粲荅兄俁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照具足得無生忍牛矩切　銑曰道經云大象無形此與象外之說也維摩經云得無生法忍此則無生之篇也

悟遣有

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遣之遣之為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覺悟也小雅曰間隙也翰曰我言常時以為遣於有涉於無足以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遺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終有間隙何者以其不能使物無不可所以有無並列此謂昔之非今乃是也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善曰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迹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乎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曰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無有也向曰玄道也色五色空虛空今言悟此二者忽然如一忽自盡有之情而得於道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善曰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氣暢令書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解於無也翰曰數與與謙要緒書善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備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受然數興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其無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幡則成一無則歸一非有其一則道何遂也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善曰言仙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銑曰既得其道語默自齊運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善曰然吾玄宗則寂然都遺不知己之是己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也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翰曰冥猶大也此綽慕道之深所以此賦多述玄也之理以託焉兀無營兒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也

蕪城賦四言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焉

鮑明遠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翰曰沈約宋書云鮑照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頊為荊州明遠為其下參軍寔至廣陵發子頊所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為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頊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瀰彌迆以爾平原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去紫塞

鴈門善曰[illegible]十之貌也[illegible]也平原郡屬陵也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有[illegible]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illegible]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也崔豹古今門郡翰曰[illegible]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柂善本作拖徒我切以漕渠軸以崐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善曰[illegible]漕渠邗溝也左氏傳曰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也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崗廣陵之鎮平也軸之詩輪可圖括地象曰崐崗之山橫為地軸此陵或為地軸南臨二江曰重帶江南曰複嶺[illegible]記曰[illegible]二伐吞四會道頭[illegible]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爾雅曰[illegible]具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illegible]序於曹車[illegible]原岡陵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曰重關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衛人駕肩廛閈撲普地歌吹沸天善曰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轊車軸端杜預左氏傳

曰駕實也謂相爲切也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域之稱[illegible]
文曰闘閭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
也鐵曰全盛之時謂吳王濞時轊車軸也[illegible]
軸相挂人肩相倚也廛里也閈里門也言閭門甲之門滿地[illegible]
喧沸天也

孳茲**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善曰聲類曰孳蕃也孳茲古字通也[illegible]頡曰鏟削也[illegible]史記曰吳南鄣郡銅山吳王濞[illegible]詩[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鏟削也此邑人[illegible]貨在於[illegible]力以[illegible]雄富[illegible]人也言人馬皆[illegible]

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

善曰聲類曰奓[illegible]字也佚過也侈[illegible]秦[illegible]劃[illegible]曰劃[illegible]莊子[illegible]林曰佳刀曰劃[illegible]曰[illegible]木爲宗薛綜西京賦注曰濬城[illegible]也左氏傳[illegible]口其有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illegible]命春秋元命[illegible]曰[illegible]者天之命也[illegible]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illegible]長世之美[illegible]

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茂**廣三墳崪**才聿**若斷岸矗**丑六**似長雲**

命也

善曰爾雅曰[illegible]板築[illegible]上下[illegible]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illegible]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illegible]南子曰大構駕興宮室[illegible]井幹[illegible]曰[illegible]皆壘[illegible]也[illegible]上林賦注曰[illegible]望樓也[illegible]爾雅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illegible]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illegible]北曰袤三墳未詳或曰毛詩[illegible]曰奠彼[illegible]又曰鋪敦淮[illegible]此[illegible]三墳[illegible]崪高峻也矗齊平也[illegible]

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善曰[illegible]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illegible]者止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突也[illegible]書曰[illegible]赬赤也七啓曰[illegible]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九文士之言[illegible]基扃凡論城闕[illegible]車[illegible]舟[illegible]之[illegible]耳非獨指扃也[illegible]言牢固也王[illegible]貫[illegible]郡[illegible]經曰[illegible]吳王[illegible]所築[illegible]自漢[illegible]

晉末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
[illegible]也井幹[illegible]五嶽諸侯之城周還之廣雖袤三墳之書見[illegible]比者崪高見矗直也[illegible]石[illegible]故以爲門[illegible]使不得[illegible]故云禦衝[illegible]也[illegible]壤[illegible]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五代[illegible]今[illegible]五百餘年[illegible]竟以[illegible]荒[illegible]若此其[illegible]初[illegible]如豆之[illegible]分散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許鬼**蜮**或**階鬬麏**居筠**鼯**吾**聽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

善曰[illegible]

飢鷹厲吻寒鴟嚇呼**雛伏虣**五到**藏虎乳血餐膚**

善曰[illegible]

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illegible]爾雅曰[illegible]中九交之道也[illegible]韓詩曰[illegible]曰京[illegible]九月[illegible]外草[illegible]寒[illegible]馗直也[illegible]木崩摧[illegible]絕人行路古[illegible]蔌蔌[illegible]善[illegible]稜稜[illegible]霜氣嚴冬之貌[illegible]風聲[illegible]

之貌菽麥莛切與故而飛曰生飛蓬雜曰雜生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向曰拔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遠自喻客旅也生飛謂無所飛喻或馬起也不草雜生曰藿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善曰通池城壕也峻隅城隅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天台山賦曰疑思高巖　銑曰通采夷平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善曰璇淵碧樹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璇淵玉也碧樹玉樹也楚辭曰吳歈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踆踆又曰爵馬同轡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又曰蒼頡篇曰燼畫也弋林射鳥之處釣者之館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箏琵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樂而今皆芳香已歇化為灰塵華光以沈謂樂聲絕矣**東都妙姬南國麗**五臣作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五臣作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善曰古詩曰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京洛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國色宋玉賦曰腰如束素顏如凝脂名文士傳曰文目宋玉笛賦曰麵頰玉貌起揚雄蜀都賦曰朱顏緹長妾悔積之釋名曰明帝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擲妝南之離宮　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紈輕綃也至貌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生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白貌赤脣皆已化矣豈知同車之遊以為樂閑在深宮以為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撥絃以援子貢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　翰曰人皆樂生而哀死故吞恨者多命操摛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也**歌曰邊風急**五臣

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本作起字**盡兮何言**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翰曰言三為井徑道也言人屋室靈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也

宮殿

魯靈光殿 并序

王文考 善曰范曄後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遇湘江溺而死也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善曰漢書曰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共王餘　良曰靈光殿名餘共王名**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寸公之宮故曰姜嫄魯僖基兆而營焉　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杜預以天子為上諸侯為下國史記曰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僖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　向曰凡諸侯歸國而下國兆始也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載曰突唐突也毛詩云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巋然

高大堅固貌也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巋丘
軌切廣雅曰意疑也 銑曰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及赤眉
也突發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
乃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令其後興者 然其規矩制度
上應星宿秀亦所以永安也 善曰上應星宿謂紫微 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
紫微 濟曰規矩方圓 也上應紫微之星也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
而眙丑吏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 善曰南鄙荊州 也廣雅曰鄙國
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覩視曰眙本為藝而來見
可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翰曰又將客於荊州故見
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田禮樂之美故云觀藝眙驚
視也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辭發美詩人感物之義 故
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
聲 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
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
司馬侯曰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
孔昭 翰曰頌傳公立路寢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存乎辭辭則

頌也德音昭乎
經傳之不已也 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 向曰言事物必以 賦頌宣而明之 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
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
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
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
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繼也詩含
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
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
精布耀或昭而光又馬衍荒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
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明盛五代
大廣之德繼唐堯之炎精劉堯後
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
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 載曰 衢道

靈光殿賦

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地
雲雷屯宇中所由為宙也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庸中也協和神
明之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 善曰方言曰衰
心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正直設教
銑曰荷賴歷道元大亨通廓開故布皇大極中正令宇安
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
大中之道以合鴻業合於神道而大安也 於是百姓
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 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
日敦敘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
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向曰厚
俾使也孝孫
則恭王也 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 載曰 介大
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
為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諸侯百里魯五
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之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
里以是開居也 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 良曰錫賜也珍琫諸侯執之以為寶宅居
地附庸者言其庸賦於大國言賜之珍珪使敬寶其

位居其附庸之國開我
皇家之甘宇以作蕃衛 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
五臣本 作以字 為輔 載曰詩云成宮有仙紫微象帝宮在京師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石氏星經曰北極
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濟曰秘
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宮以為蕃輔也 承
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善曰言魯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
光昭列顯於大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秦
高時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
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本
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濟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
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魯之分
野昭謂星明而行列於天地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
則嵯峨嶵罪嵬隗峞兖軌巍五鬼𡾰五罪㠑呂五 五臣本作嵬林罪
本作崔 盧罪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載曰皆其形也駭驚也故 規勢而眙 善曰皆高峻
之貌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
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 迢嶢倜儻豐麗

靈光殿賦

博敞洞轇轕兮其無垠也 載曰又其形也博寬也敞高平也 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 濟曰迢嶢高貌倜儻卓異也豐大也博廣博也敞寬也轇轕廣大貌垠畔也言高峻卓異大麗寬敞其無畔也 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 魚乙 屹山峙以紆鬱隆崛 魚 岉 勿 乎青雲 載曰羌辭也羌亦乃也屹猶聳也高大貌音云臨衡其華岑崢嶸屹屹隆出也西京賦曰絡高大一峰崔卒嶇岉乎青雲言此物上連青雲 善曰瓌異譎詭也甘泉賦曰上比崤而相錯廣雅曰峙止也 良曰邈遠也希世特出言世希有也瓌奇譎異鴻大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屹直上也峙立也紆鬱曲深貌隆崛岉高貌言直上而立曲深而高入乎青雲之中也 鬱坱 鞅 圠 烏點 以嶒 耕 七 峵 宏 崱 力 助 繒綾而龍鱗 載曰崱崱嶷嶷如龍其形也 善曰坱圠無齊限之貌繒如字綾音陵 良曰鬱坱圠嶒峵深冥貌繒綾不平貌甘泉賦曰鬱律其嶒峵上踊而險也崱繒綾言參差不齊如龍鱗貌 汨磑 五 哀 以璀璨赫燡燡 力 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 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言可畏敬也 善曰日照地曰燭坤 濟曰磑磑高貌璀璨明貌燡燡光明貌燭照也坤地也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據神皇之紆軫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也 翰曰汨高也磑磑峻貌璀璨鮮色也燡燡光明貌燭照也言靈光殿之高如積石山天帝所居宮名也 紫微宮威相言驚人也高峻之色也 盛而若天帝之居紫微之宮神靈而驚人也 輝照地故如天帝之居室入以紫微之宮神靈而驚人也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 載曰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 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 轉輯容兩車也鄭玄周禮注曰二軌謂轍廣 銑曰崇高墉牆也 準門二軌 言如高岡連續於嶺相屬朱闕雙立於前殿比於閶闔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 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 載曰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自此已上皆文彩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覘也 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澔澔 浩 涆涆 汗 流離爛漫皓壁暠 昊 曜以月照丹柱歙 翕 赩 許 力 而電烻 戰 弋 霞駁雲蔚若陰若陽瀖 霍 濩 鑊 燐 吝 亂煒煒煌煌 載曰皓壁皓白也言其色光也 善曰澔澔涆涆光明盛貌 濟曰流離爛漫 [illegible] 散布貌暠白也歙赩 [illegible] 七來曰丹柱彤飾 [illegible] 煌言其色眾多明曜不定也 [illegible] 光彩之盛且何為乎自疑問也 [illegible] 貌皓白也 [illegible] 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 [illegible] 散亂貌 [illegible] 隱陰夏以中處霐 烏 宏 寥窲 參 交 以崢 崢 嶸 [illegible] 鴻 [illegible] 爌 [illegible] 炾 以爣 [illegible] 閬 [illegible] 颼 [illegible] 蕭條而清泠 [illegible] 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 [illegible] 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illegible]

玉也言太山石以為砌也玉璫璧瑛皆玉也亦為列於中

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吊他而幽邃

載曰言深邃也宵冥也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崐崘閣𡨋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㛹娟迴曲貌楚辭曰𡨋容脩態亘洞房西京賦曰望叫窱以徑廷 銑曰扉門扉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見暮也藹藹晻曖暮色旋曲也㛹娟美貌窈窕深也洞通也叫窱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通房長遠而幽邃也

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

載曰西序也踟蹰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可以燕會踟蹰或作猗移又曰東序東廂也亙言之文相避也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善曰踟蹰相連之貌毛萇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又爾雅曰奧祕也字書曰祕密也 銑曰踟蹰緩步不進也宴安也言於西廂緩步清閑以自安息復見東序重深而奧密也

屹乙魚鏗苦耕切五臣本作𦟒瞑五臣本作瞑麥耕切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作悚心

[illegible]

文選　二十三

惃惃以思而發悸其季反

載曰瞑𥈭[illegible]也又蘇林漢書注曰萬萬薨[illegible]惃與萬萬同說文曰悸心動也[illegible]爾雅曰屹特出貌瞑𥈭不明也勿罔不審貌悸[illegible]觀欽𡸣深黑貌悚悚惃惃皆恐懼也悸心動也[illegible]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illegible]不測神靈心動[illegible]也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

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又曰結交也構架也又爾雅曰觜陬之星營室東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其極以度日影以正位謂營室也棟宇觀其結構規矩乎天文也[illegible]也又曰營室主架屋故此結構之始法之是應天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illegible]

觜子移陬子侯反

倔九勿佹古毀雲起嶔崟離樓力朱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載曰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為八維并中為九 善曰封泉賦曰大夏耽耽九[illegible]蘢嵸樓眾木交加之貌長門賦曰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銑曰倔佹雲起覆屋貌欽崟離樓眾木相倚貌東序西廂是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也八維四方四角也中央兼八維是為九隅謂八角也

萬楹叢倚磊力罪砢郎可相扶浮柱

載曰楹柱也[illegible]上言無根而倚立也 善曰[illegible]之貌又[illegible]字林云輕貌[illegible]不安之貌[illegible]言[illegible]

岧蒂遞嵽以星懸漂嶢五結峴而枝柱柱音駐又曰枝柱

[illegible]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

[illegible]

櫨磥魯罪垝古委以岌五合峨五何曲枅要一紹而環句

[illegible]

芝栭而攢羅以戢側立孴牛立枝牚丑孟杈楚牙枒牙而

斜據

載曰芝栭山節方小柱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文選　二十三

[illegible]

而搏負五臣作負扶分切

[illegible]

下岪蔚以璀錯上崎㠕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illegible]

爾乃懸棟

結阿天窗綺疏五臣本作疏字

[illegible]

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

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 善本作菂字 窋[illegible]咤丁嫁

垂珠 綜曰天窓高處也綺文也疏刻鏤也又曰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種之於圓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耀又曰綠房芙蕖之房刻鏤爲之綠色紫菂房中子也爾雅曰其中菂珠成之實窋咤也 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屋四垂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然交爲綺文謂之綺疏也又[illegible]注曰植根生之[illegible]又爾雅曰荷其華菡萏[illegible]切[illegible]菂與的同音的說文曰窋物在穴中貌[illegible]綺疏[illegible]曲也然陳謂屋下更爲重穿相結孔曲以爲[illegible]以文彩故云綺疏又爲方井圜以圓料及芙蕖於[illegible]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披敷菡萏紫菂皆謂其花也[illegible]布也綠房蓮子也窋咤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以[illegible]垂如在穴也

雲楶節藻梲之龍桷彫鏤

[illegible]鄭玄[illegible]節[illegible]藻[illegible]書[illegible]爲[illegible]上[illegible]畫[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蛇[illegible]

[illegible]桷椽也亦[illegible]鑄爲龍文也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 [illegible]形也[illegible]獸或象飛禽良曰皆於材木之上皆畫禽獸之姿狀也

奔虎攫 [illegible]作[illegible] 挐以梁倚

仡 魚乙 奮釁而軒鬐 書 虯龍騰驤以蜿蟺 [illegible] 頷

若動而躨 [illegible] 跜 音尼 善曰攫挐[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玉[illegible]曰能[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在著也仡舉頭也[illegible]上[illegible]也[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蚤也又曰頷搖頭也李[illegible]辭[illegible]爲騎[illegible]以攫[illegible]動貌[illegible]曰畫虎於梁也攫舉爪也挐以手持也若[illegible]梁以相倚仡奮釁而軒鬐謂勇而舉頭也騰飛[illegible]盤曲貌頷動也躨跜動貌言[illegible]虯龍飛[illegible]盤[illegible]若動也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虵

蟉 [illegible] 虯 [illegible]而遶榱 音衰 [illegible]曰[illegible]椽也有三名一曰[illegible]二曰[illegible]三曰[illegible]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雀衡四阿之長[illegible]也淮南子曰[illegible]騰蛇無足而[illegible]蟉蚪[illegible]力[illegible]鳥切蚪巨繞切翰曰峙立也朱鳥朱雀南方神也畫之於南舒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蟉有如文者[illegible]

[illegible]猶[illegible]椽也書[illegible]於

白鹿子蜺 五結 於欂 步 櫨 蟠螭宛

轉而承楣 [illegible]善曰古王子喬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illegible]之[illegible]頸子孰熱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 翰曰欂柱頭也櫨斗也子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上皆畫爲白鹿而延首也蟠曲也螭龍也宛轉蕃貌楣門額木一[illegible]爲龍宛轉以承之也

狡兔跧 [illegible] 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

相追 善曰說文曰跧蹴也柎欒[illegible]切柎音父 翰曰跧[illegible]柎斗上横木刻爲[illegible]形置木於背也[illegible]以手攀椽而相追狀[illegible]

玄熊舑 天 舕 [illegible] 土 以齗齗 [illegible] 却負載而蹲

跠 音夷 [illegible]曰跠踞也[illegible]根也廣雅曰蹲[illegible]踞也 善曰[illegible]吐舌[illegible]曰[illegible]木上[illegible]

吐舌也齗[illegible]出貌踞也言玄[illegible]出[illegible]却負[illegible]梁而蹲踞也

齊首目以瞪 直 眄

徒眽眽而狋狋 [illegible]作[illegible] 善曰爾雅曰[illegible]相視也莫革切說文曰[illegible]曰[illegible]直視也[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

㑪以鵰䀠 [illegible] 𩕳 [illegible] 顤 [illegible] 顟 [illegible] 而睽 [illegible] 睢 [illegible] 狀

若悲愁於危處憯 七 嚬蹙 子六 而含悴 [illegible]

善曰儼雅[illegible]貌說文曰跽長跪也[illegible]書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illegible]曰[illegible]貌也[illegible]曰瞻[illegible]視也[illegible]貌孟子曰[illegible]而言[illegible]形在於高[illegible]故云[illegible]集上楹儼雅不動[illegible]曰[illegible]目深之狀[illegible]也胡人[illegible]目如[illegible]危苦更若憯[illegible]而含憂也

岳 五[illegible]本作[illegible] 於棟間玉女闚窗而下視 人[illegible]也

神仙岳

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關銘曰[illegible]玉女[illegible]行列美貌[illegible]神仙[illegible]於棟間行列[illegible]下視[illegible]於窗上皆[illegible]下視於人也

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 善曰

睥眇視不明之貌說文曰睥睨也廣雅曰眇笑也向曰髣髴依稀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諟也說文作髣髴同曰睥眇猶依稀也言此形象依稀髣髴若有其形聲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載曰千變萬化曲得其情也 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鈞誤形曲得其情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其情也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善曰天地開闢燁蘿舒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向曰紀記也遂古上古也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載曰伏羲之時五龍氏也 善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曰五龍兄弟有五人也 九頭紀人皇九頭乘雲車出谷口分九河向曰上古有五龍兄弟五人也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駕六羽翼分理九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有聖德也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載曰女媧亦三皇也 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向曰伏羲大昊氏鱗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有聖德也

鴻荒樸略厥狀睢盱

載曰鴻大也荒野也略也上古之世也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向曰鴻荒之世也書其形亦質朴之形睢盱質朴之貌也睢盱視貌也 向曰鴻荒謂上古之世也賦曰睢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向曰鴻荒樸略言純朴之世睢盱不可復見故畫其形質樸之形

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

載曰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善曰車服以庸有功尚書曰車服以庸 曰文曰軒日冕 曰冕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 善曰尚書曰 下曰裳有功者賞有德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 備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 曰帝堯煥炳隆與可觀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堯帝 有明德可觀也庸用也言軒車冕冕用授賢才而比三代衣 裳繁易也

下及三后淫妃亂主

載曰皆畫其形也三后 夏殷周也 善曰國語 有殊也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妺喜妲己褒姒也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

載曰忠臣孝子中生伯奇曾子列女傳魯黔婁之妻 善曰列子曰孔子曰女求夏有妺喜殷有妲己周有褒姒也亂主三君也 寧故也 之等烈士讓賢聚寡昭姜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 曰伯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備盡也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睹四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誡焉孔叢子曰孔子思曰古者有史書之以示後世善以為示惡以為誡也

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

載曰靡不載敘而敘之於此殿中以諫時君以示後嗣也銑曰言畫此聖賢愚惡以示後嗣 烈莫不載而敘之於此

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

五臣本於此有陽榭外望一句 載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道謂馳馬之道旋宮而市也 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向曰承接也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而環之也 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樹外望復見高樓飛觀也

長塗升降軒檻曼延

載曰長塗中宿也 善曰上林賦曰長塗中宿 翰曰塗壤 曰軒檻軒檻也曼延長而不絕 陸 以陽 曰軒檻之欄也曼延長而不絕也

漸臺臨池

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

五臣作華 善曰上至華蓋 載曰高徑高亘至華蓋也 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

載曰層曾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也楚辭曰登華蓋而乘陽谷 善曰爾雅曰流觀也楚辭曰揭孽高貌言臺之高與中坐而乘日景也 銑曰未仰天庭而九重也高大貌曲九重而成 向曰軒高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名星而名言屹然高也高貌的分明貌華蓋星名謂此高星也仰視天庭皆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曰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窔洞出逶迤詰屈

五臣作窔 載曰千門萬戶言眾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又曰或二或三為數紛非止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曰巖窔洞房 銑曰巖窔 向曰言宮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貌詰屈曲貌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何

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切勤也。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其美何大麗細好也，言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也。

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載曰：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純，大；殷，中也。言承天之大中也。善曰：移夫京博士曰：聖上論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請與相見。爾雅曰：勳，功也。銑曰：勳，功也。謂非鬼神之俊才，誰能剋成此功，言實人力實奇也。蒼昊，天也。言殿據地靈之奇勢，承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在上，故云承。

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載曰：烟熅，天地之蒸氣也。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荀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元命包曰：天極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大則甘露降。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烟熅，元氣之貌。玄醴，醴泉也。騰涌，涌也。在殿北，故稱陰溝。甘露，瑞露也。被宇，臻至也。言醴泉涌而出，甘露零宇而至者，並漢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伊糾儵叔於南北，蘭芝阿那五臣本作婀娜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善曰：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穎風之散物，如灑如颯然，及激感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颯。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和也。孫氏瑞應圖注曰：朱草以蘭桂為食也。然蘭桂既為瑞，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拉其東。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颯灑，素合切。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黝儵，茂盛貌。婀娜，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颯灑，吹草木聲。激觸升之芬芳然而聲香也。

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載曰：毛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毛萇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濟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隨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祉，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翰曰：言且榮貴如此，誰言不珍美也。

亂曰：良曰：亂，治也，總理一篇之美。彤彤靈宮，巋丘軌嵬穹崇，紛厖莫江鴻上兮。崱助力屴力嵫茲釐利，岑崟今崰嶷疑，駢巃力孔嵸子孔兮。善曰：皆高大貌。諭之說蒯曰：此上並高大參差不齊貌。連拳偃蹇，崙倫菌踡巨免嵼產，傍欹傾兮。善曰：皆特起之貌。皆出也高大貌崎嶔貌。歇欻幽藹五臣本作靄，雲覆霮徒感䨴徒會，洞杳冥兮。善曰：皆幽深之貌。雲覆霮䨴，洞杳冥也。蔥翠紫蔚於貴，礧力罪碨於罪瑰瑋，含光晷兮。善曰：又山海經注曰：礧碨，大石也。晷，日影也。良曰：蔥翠紫蔚，雜綵色也。善曰：瑰瑋，珍奇也。金玉之光。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翰曰：言此殿窮奇極妙，自上古聖人制棟宇已來，未之有也。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向曰：言神明營建此殿，以瑞我漢室。言其崇異壯麗，遂假云神營之宛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善曰：文昌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公主，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銑同善注。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善曰武武帝文文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向曰大哉歎美之言也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 善曰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九經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于帝皇之世重熙而累盛 銑曰謂七化於天有四時寅景順天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謂繼文帝之明也故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 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曄漢書論曰道法自然鄭玄禮記注曰本猶從也尚書曰曰若稽古帝堯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又曰諸侯武之善經 翰曰言始陰陽之生萬物稟受之皆自然而本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道闡長世之善經以為常道也

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 善曰尚書皋陶謨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魏志明帝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為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漢書曰寫富刑清 銑曰庶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言明帝六年也言衆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大夏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衆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獄與失也

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善曰五臣本作二 五臣作二 月東巡狩 王巡狩無

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善曰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舜四方王者曰陽春以行四方之德勸農桑之司馬彪續漢書曰九郡國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向曰許昌也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之政道有殺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年

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廡大雨時行 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 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之月律應林鍾大火星名昏見南方故云正也桑梓木名繁廡茂盛也言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

三事九司宏儒碩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善曰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劉熙孟子注曰宏大也碩大也禮記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毛詩曰伊鬱鬱也 翰曰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大夫碩生大儒也性命謂人之性命也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 善曰岷越蜀吳也寤覺也征行謂戎馬也 翰曰岷蜀吳也不靜謂蜀吳未平也寤覺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覺知蜀吳未平故戎馬之未寧也

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 善曰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蕭何也荀卿子明允篤誠 向曰昌言善言也

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眷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 善曰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也長苗賦序曰漢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漢書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傳注曰夫君人者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國語曰我客居以觀威成壯視左氏傳注不可以私於民毛詩曰我客戾止亦既觀止建曰成壯頒不可以私美不足以一民國語曰夫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之宣三公九卿大儒知戎馬未息而皆言營造未央宮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臣司馬季曰功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宣三公九卿大儒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修造宮殿者何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

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
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實之聲 **且**
五臣本有其字 **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
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 善曰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魏代漢故曰禹令李雲
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
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
說題辭曰大運在五德書論亡齡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
經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爾雅曰何問也翰曰
且書事美之言也故功成也大運大運也旌標旌也言
許昌乃大運所止圖讖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
讖言之以為[illegible]圖讖
如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 **帝曰俞哉玄**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
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 五臣作人 **輯農功之暇**
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

文選十一　三十二

殿備皇居之制度 善曰尚書[illegible]也 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
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illegible]九
[illegible]禮記曰乃命有司[illegible]禮
儀漢書曰王廷世功費約者用日力[illegible]
務左氏傳郯子曰以鳩其民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
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又輯和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芟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昭曰暇閒
也漢書[illegible]魏志曰明帝六年九月[illegible]十月[illegible]大獻
問貫於成山投賀東師獻捷之禮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
戎捷漢書[illegible]之妖謂之孽[illegible]
每[illegible]則也[illegible]宮起景福曰
殺[illegible]魯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殿[illegible]
三公九卿大夫[illegible]其日力[illegible]乃曰俞[illegible]
命有司具禮儀詳其費務多用眾人力
財鳩集也經始謂始也[illegible]詳其費務恐多用眾人
人以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illegible]匠之用
韓[illegible]也言用海孽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
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 五臣本作疏字 **之汨**
越肅坻 音底 **鄂** 五各 **之鏘鏘** 善曰西京賦曰大夏耽耽史記曰楚臨宮
室之大也羅列也疏刻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劉良曰
豐也西京賦曰坻鄂鱗眴銑曰豐層皆高也覆屋蓋也言
層而且高耽耽深邃貌堂堂高貌謂一一布之
汨越疏列貌肅嚴貌坻鄂殿階際也鏘鏘高貌 **飛櫚翼**
以軒翥反宇巘 魚軒切 **以高驤流羽毛之葳蕤垂環**
玭 蒲眠 **之琳琅** 善曰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簷巘巘又曰鳳
騫翥於甍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illegible]
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玭及琳琅也[illegible]
鞬羽毛之飾[illegible]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玭珠也[illegible]
曰軒翥飛也言飛櫚如鳥翼之高翥[illegible]
向上[illegible]而騎舉也室[illegible]
以羽毛為飾之[illegible]葳蕤毛羽美貌 **參** 三 **旗九旒從風飄**
瓔琳琅皆珠玉垂於中也
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 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也杜預左氏傳[illegible]
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illegible]
蓋一[illegible]言旗鼓可以相明也皓皓旰旰煌煌皆盛貌

文選十一　三十三

[illegible]九旒[illegible]旗之光明 **故其華表則鎬**
[illegible] **鎬鑠鑠** [illegible] **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善曰華表[illegible]
[illegible]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illegible] **其奧秘則**
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 力氏 **連也** [illegible]
先[illegible]曰[illegible]蘙蔽[illegible]髣髴[illegible]
不明也[illegible]
言[illegible]
也言宮室之中見宮王[illegible]之物若幽星之相連纚[illegible] **既**
櫛比 [illegible] **而攢集又宏𡾰** [illegible] **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
一象 善曰毛詩曰其比如櫛[illegible]一曰宏連大連[illegible]
[illegible]也王逸楚辭注曰攢聚也[illegible]古字通[illegible]
[illegible]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綴[illegible]
[illegible]大連[illegible]高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常一象也 **遠而望之若摛朱霞**

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羌瓌 古回
瑋以壯麗紛或或 郁 其難分此其大較 角 也
廣雅曰撝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五星 [illegible] 良曰卻而望之撝乎似精雲就而察之若仰崇山 [illegible]
紛郁郁其難 [illegible] 大較 [illegible] 也濟曰撝舒也宋衷言撝形亦有似霞也 [illegible] 見如高山之
上載垂雲雲而垂下嗟歎美之辭瓌瑋美也紛或或多貌較略也言其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且 [illegible] 其大略如是
也 若乃高甍 萌 崔嵬飛宇承霓綷縣蒙霄 [illegible]
隨雲融洩 曳 鳥企山峙若翔若滯 [illegible]
韓詩曰 [illegible] 黃鳥薛君曰 [illegible] 言屋形高峻如鳥之企如山之 [illegible] 如鳥 [illegible] 文曰企舉踵也 [illegible] 以纖 [illegible] 向曰上言 [illegible] 言其高 [illegible] 言屋高入雲 [illegible] 而動 [illegible] 鳥 [illegible] 而
峨峨嶫嶫 業 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
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illegible] 孟子曰離朱 [illegible] 明也 [illegible] 眩曜 [illegible] 昭晰明也 [illegible] 言雖離朱 [illegible] 不分明 [illegible] 昭晰明也
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笥虡之輪豳華鐘杌 兀 其高懸悍 汗 獸仡以
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 [illegible] 磤 [illegible] 其若震
九正 [illegible] 皆謂之端門 [illegible] 之貌輪豳其形也 [illegible] 虡以負 [illegible] 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虡 [illegible] 背負何休公羊傳注曰仡然壯勇貌 [illegible] 雷聲也 [illegible] 韓詩 [illegible] 毛詩傳曰磤雷聲也 [illegible] 曰南端南門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鐘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高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能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其形仡壯勇 [illegible] 也訇磤聲也言華鐘已懸 [illegible] 勇形 [illegible] 陳其形體 [illegible] 殷也 [illegible] 如雷震
爰有遐狄 [illegible] 鐐 遼 質輪菌坐
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
[illegible] 曰遐狄即長狄也以 [illegible] 輪菌 [illegible] 白金謂之鐐 [illegible] 郭璞曰音遼也質輪菌 [illegible] 之大 [illegible] 是輪菌 [illegible] 主之有威神 [illegible] 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質輪菌 [illegible] 明帝 [illegible] 神 [illegible] 伏異類 [illegible] 也
芸若充庭槐楓被宸 辰 綴以萬年
綷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
[illegible]
[illegible] 鄭玄曰芸香草也 [illegible] 二木名 [illegible] 文曰宸屋宇也 [illegible] 曰萬年 [illegible] 萬年樹十四株 [illegible] 木名 [illegible] 美材之 [illegible]
月其音商 [illegible] 青春 [illegible] 芸香草 [illegible] 槐楓木名 [illegible] 萬年榛木名 [illegible] 芬香氣也
爾其結構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
複疊勢合形離赩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
陽榮北極幽崖 宜 任重道遠厥庸 [illegible] 孔多
[illegible] 說文曰 [illegible] 異也 [illegible] 梁上之飾也 [illegible] 虹 [illegible] 漢書注曰宛虹 [illegible] 南曰陽榮而北至幽崖 [illegible] 南曰陽 [illegible] 言長梁 [illegible] 其勢或合或離 [illegible] 如宛虹 [illegible] 如奔螭 [illegible] 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 [illegible] 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
於是

列髹(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蝹(於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善曰：言桷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漆。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蝹蝹蜿蜿。神龍，蝹龍貌。翰曰：髹彤，丹漆也。繡桷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蝹，龍貌。灼，光明也。以畫文繡之色於椽上，塗以丹漆。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為文於上。

爰有禁楄(𥳑辯)，勒分翼張。善曰：楄，馬之短桷也。說文曰：楄，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蹏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楄同一音，以辨切。楄署楄勒分，言如獸勤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助也。古字勒與助同。

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疏密有章。善曰：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楄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負方或圓也。說文曰：蹏，馬蹏也。臧榮緒晉書曰：楊濟為四角，中以為之。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亦白、青、黑、赤也。翰曰：方，或圓也。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貌。陽馬，四角之梁也。長椽者，相連接或方或圓，白相間，疏密各有文章也。

飛枊(五臣作昂)鳥踊，雙轅是荷。赴險(五臣作嶮)凌虛，獵捷相加。善曰：飛枊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栱曰欂枊也。飛昂，鳥之飛踊也。言如鳥之飛踊，雙轅承任，木也。衆材交接，赴險而凌虛，獵捷相加也。

和(善本作加)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栱曰欂枊。五臣作。

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延。善曰：白間，鈘也。西京賦曰：金釭銜璧，是為列錢。言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延也。

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善曰：言白間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貴，又以雲梁而承於天也。翰曰：皎皎白貌。日光照之於白，色列也。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鉤星，以雲為梁也。文離離，分別貌。雲梁高如雲虹之狀，以承於天。

騈(五臣作)駢，徙(五臣作徒)倚增錯，轉縣成郛。茄(加)蔤(密)倒植，吐被

芙蕖。繚(了)以藻井，編以綷(子對)疏。紅葩(胡甲)𤓰鞢(直甲)，丹綺離婁(力俱)。菡(胡感)萏(徒敢)赩翕，纖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善曰：騈或為蝎。言合衆板上為井形，文錯若蝎之狀。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蔤。郭璞曰：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倒植，種也。薛綜西京賦曰：蔕倒茄於藻井。又曰：紅葩狎獵。廣雅曰：綷，繡也。王逸楚辭注曰：謂繡之巧，刻鏤之也。九歌曰：彩於刻鏤之中。楚辭曰：蕩萬物，縟也。言不可勝而書也。翰曰：林木衆合，參差若華，故曰菡萏。藻井，以茄植之也。芙蕖，草名，其葩仰向，著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文藻，相重雜也。菡萏，花名。其色相分布，貌言巧妙，不可盡書。

於是蘭栭積重，窶(其)數矩設。櫨(盧)各落以相承，欒拱夭蟜(五臣作矯)而交結。善曰：蘭，香木也。以木為栭，言其重積，有如窶數之故。

善曰：漢書注曰：窶數，四股鉤數，所挂切，柱也。又曰：櫨，斗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櫨，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栱，欒也。天蟜，其貌也。言欒栱之形屈曲也。以承栱，栱以承枓，天蟜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也。

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闥。善曰：金楹，金柱也。西京賦曰：雕楹玉舄。廣雅曰：舄，跋也。以玉為之。言柱下有舄，以承柱。五臣曰：以青瑣為門之飾。善曰：西京賦曰：青瑣銀鋪。漢書曰：孝元皇后王氏，青瑣也。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之制也。以銀為鋪首也。閨闥，門也。

雙枚既脩，重桴乃飾。善曰：楯，下施以為飾也。

梍(毗)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善曰：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以施彩飾也。梠，簷也。言重桴在內，謂之雙枚在外，周而至於四極。說文曰：梠，楣也。四極若五服之藩也。

書有侯衛蕭服小雅曰班次也　濟曰雙枝屋內兩重作梁
也重栱在外作兩重牽也擬相謂連簷木以承屋也言緣邊
周繞四承而編之如諸侯
之班秩五服以守王職也　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西偏　善曰溫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
涼室羲和溫房狄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
良同善注　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　善曰建陽
明堂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
聡目義於金光崇景惠女建陽爾雅曰臻至也　良曰建陽
東門未央日也盤日大言開東門則
日光至金光西門也開之則青風至　故冬不凄寒夏無
炎燀　五臣作　鈞調中適可以永年　善曰言寒暑備門故面寒暑之患毛
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火無災燀
昭曰燀炎起貌呂氏春秋曰重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
銑曰炎熱氣言冬則居溫房故不寒夏
則居涼室故無炎氣此則鈞調中適故可以得長年也　墉
垣碭　徒浪　基其光昭昭　善曰之經少五臣作昭昭　周制白盛今也

維縹　亡沙反　善曰爾雅曰縹帛之縹說文曰縹帛青白色也周禮曰牽蜃共白盛之蜃鄭玄注曰盛猶
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劉梁七舉
曰丹墀縹壁紫柱虹梁　銑曰縹垣牆也縹文石以為牆根
其光照昭昭縹青白色言周家
以白灰為盛今以縹碧為華　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
珠翠羽往往而在　善曰落帶璧帶也而爲落之上施金
釭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
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漢書曰昭陽舍其璧帶
之　銑曰金釭璧以金塗也故寶玉於中白上懸丁猶如著帶矣
重點二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
翡翠羽飾焉往往而在言多也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
之無為　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
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論
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銑曰欽敬允信也
言欽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無為之理也　命共工
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　五臣作章　善曰尚書帝曰疇命汝作
共工又曰予欲觀古人之
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繪畫也
論語凡畫者為繪胡對切　銑曰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

此官使作繪畫現五才之服色有草所施用也　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
之列是準是儀　善曰爾雅曰儀善也國語注曰箴誡也規正也韋昭曰規正圓之器以是正君之謂相
規也漢書稱儀人皇后稱椒房詩曰儀刑文王毛萇曰刑法也
其象準也　翰曰言畫古者明君賢士賢惡之象以為箴規
之戒椒房后妃之室觀之以為準儀也　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
佞臣　善曰列女傳曰齊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夫諸侯並侵
周破胡毀之虞姬曰破胡讒諛之臣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家
烹阿大夫與周破胡　五臣作燕　見姜后
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
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而晏朝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傳曰周宣王云永巷宮中長巷也　向曰
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也　賢鍾離之讜言
懿楚樊之退身　善曰列女傳曰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
子乃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
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
新臺五重黃金白玉萬民罷極此一殆也
右此二殆也
殆也宜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此言今日復聞讜言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曰
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
笑王曰何笑姬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
賢者諸侯之客姬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為相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
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進賢而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也知賢不進是
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叔敖治
楚三年而霸　翰曰讜直也
注同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
始之言而虞丘退身也　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

隣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乃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翰同善注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善曰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多聞古今之道也以愚多聞博衛守以愚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臣不君也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善曰揚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向曰人之多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善曰擇人任賢左氏傳士文伯曰擇人而已一曰擇人也翰曰使無眩惑之性何在也在乎擇人故人君擇賢臣而後用士則擇賢也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善曰論語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而後又乃無眩也方氏傳穆叔曰大上立德禮記曰充仁賢也

欲此禮之不善曰欲言立德以先近賢也鑑曰仁道柔敬先之之力行近乎仁也

僭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善曰言欲此禮之不僭行也大戴禮記曰禮之人言禮不僭翰曰保言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先民之也言欲上下之人禮不僭是為上益行其道以先為人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長不違也

朝觀夕覽何與書紳善曰論語曰子張書諸紳言朝夕觀覽何用書紳乃可為書如書紳之事乎論語曰子張書紳朝夕觀覽之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為此上事皆朝夕觀覽之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

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善曰蕭曼延高言作蕭曼五臣本作蕭曼西京賦曰途閣雲曼而上征也翰曰此復道宮殿之外亦階也連延長貌蕭曼高遠也征行也言其高峻若行於雲中

櫺檻邳張鈎錯矩成善曰西京賦曰伏櫺檻而頫聽薛綜曰櫺檻臺上欄也邳或為丕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鈎以正曲矩以正方也鈎錯矩成言大張也不以矩錯猶合也向曰櫺檻欄也言大張也鈎中錯為斜方之文也

楯類騰蛇善曰欒彤騰蛇摺習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為吳伐吳大夫文

榴似瓊英

種於是作黃陽嬰以黃金狀瑜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榴欄楯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榴楯也瓊英玉英也此謂瑜之於櫺櫨如九攢接皆謂之榴攢先結切 向注同

如螭之蟠如虬之停善曰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虬龍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 良曰言所刻螭虬停止也

玄軒交登光

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

遠戎之來庭

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

也

善曰在此故稱陰堂也方軒所築也…九戶…

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有永寧殿安昌殿臨圃殿…

攸處善曰洛陽宮殿簿…

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

祜善曰毛詩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五臣本作祜…

其祜

伊何宜爾子孫五臣本作孫子克明克哲克聰克敏善音

叶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蔡邕為玄坪曰克明克哲…

斂寶聽毛詩曰農夫克敏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毛詩曰阿
鉉百爾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伊惟
克能敏智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用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
長賜其福而難老得壽考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蒙賴矣
止語辭也

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彊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承光殿七間西京賦曰衰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左氏傳曰實謀人謂賢人曰先王彊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季論曰彌縫溢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曰甄陶所以人丁其名納用賢能高莫臣下天下中之民前封疆以理天丁執切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形疆界也山之言于予重化其人也雲雨喻德澤以通及也

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肆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善曰七略曰賢將老以左城而右平城道圖也一云有梁當台之也登

翩寡翳賢象者城而彷佯乃造行彷踰王講肆也之也賢主甚盛六義所至於而室者一人也室二六也宮殿簿曰陣二六而講功體使捕而若飛名肆戲也言此為講兵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與翼相當

當謂翼勢如鳥翼

僻歷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

善曰一曰相僻脫以手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狀也七略曰踊躍兵勢力也漢書音義曰猝揚也今相僻臥輸之類僻匹亦切言猝之既解而名言歸為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一略曰踊躍其法律多戲夏侯以威戲以講肄士至令軍士羽林無事使得習戰歸田賦曰聊以娛情譬輸之能使僻擊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事者為脫落相解而歸也僻翰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譬以政刑亦將以行令也令也非以娛樂其情矣

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

善曰良五卒中將景福殿賦曰時以劉帥宮華驛於永始知猿搵之其覲雖壯農夫之克敏莊子曰倡狂妄行也良曰寔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闕門也猖狂暇也俟備也此臺下有倉庫使人守儲也

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王臣本作焉是取千口反

善曰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曰于何不有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虞之事此則取給物庾度也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汝羊而淥水浩浩

善曰凌雲臺名也層盤名也高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華中將景福殿賦曰實淵靈沼名承水央央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瀼瀼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瀼瀼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凌雲臺名層高也上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名靈者美言之餘同善注

樹以嘉木植以芳草如積悠悠玄魚㸌㸌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翰曰樹植於虞淵之側

鸖白鳥沈浮翱翔樂我皇道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攸攸之魚毛詩曰白鳥翯翯毛萇詩傳曰翯翯肥澤也翯音與皠音義同學教皇道言魚鳥得所翰曰皇大也悠悠魚身貌在深泉故云玄也㸌㸌白貌言魚鳥沉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善曰言為虬龍灌注溝洫交構而兩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向曰方並也言穿地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設陸地則有殿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

篁棲鶤鷺瀨戲鰋鮋鮋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五臣作此讎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鶤鷺二鳥鰋鮋二魚字林曰侔齊等也瀨衍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賑富也鄭玄禮記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算也春秋漢書曰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也取也水雇注生物以為名也元命苞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時五穀爾雅曰讎匹也向注同瀨水也賑益殫盡籌算言蓄物之豐富齊於淮海蓄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算也咸池日出處

文選十一　四十二

文選十一　四十三

景福殿賦

今雖藏池之廣何足匹於此也於是碣五臣作揭音桀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盧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曰北看高昌邪眺建城翰曰揭特高貌表出羣而見也高昌建城二觀名觀樓也崇峻皆高也盧觀舍之通稱岧徒聊嶤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善曰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階飛陛也良曰岑嶤並山名岧嶤崔嵬危高貌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于雲入於雲乘其虛空也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善本作頫三市孰有誰無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中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三市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遠高昌以北眺臨列肆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爲市孟子曰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州之野覽爲國之長圖俯看二市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人之至觀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乎聲善曰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銑曰耘除草耔壅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豐多寡少也餘同書注言此享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爲歎此戒懼之詞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爲市聚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翰曰天德謂君也言居高樓見天下至廣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危亂則知爲君不易亦懼知人之難也觀器械之良窳以主察俗化之誠僞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彼義反懼也曰善曰又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懷也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可賓器

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答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銑曰器械器用之物窳惡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不平也言人器用之物惡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僞薄者勸之瞻時物之貴賤者令其均等省悟政刑平否而正之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善曰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向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是非以助風教豈徒游樂而尚其奢侈乎也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毗至反善曰辭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濟曰也方名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之陳布室宇錯如鱗之相比次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顯房室以別先後也廣雅曰術道也翰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爲名言房室皆門戶相對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失其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善曰楚辭曰方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銑曰言匠人奇巧萬人不窮而物難爲者亦以成之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雖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反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不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銑曰雖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北列宿紫微星也無

細不協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臬水平也古曰至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平觀之言與細微差失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平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騈田五臣作塡胥附善同向注向曰騈塡多貌胥相也植木以材木相挿如林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爲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皆殊各有異趣騈塡以相附著縱横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斷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爲季梁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齊父曰斵折句切齊曰縱横踰延言多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發方直之制不知其所斷之道言不及此之工巧也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彩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殫

殺七徵切文以朱綠薄下或有彩字非也濟曰何歎詞也彩章文飾也殫盡也歎文飾之未盡所更光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以入爚藥文彩璘班五臣本作斒音班善曰黃謂黃金漢書曰揚雄懷銀黃也說文曰熠光也爚火光也埤蒼曰璘斒文貌濟曰擧方飾也琅玕美玉熠爚輝斒光明文彩貌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升於崐崘之丘觀黃帝之宮向曰萃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碧丹銀黃琅玕之飾風集則有聲日昭則增光雖崐崘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神居故云靈宮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善曰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發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時立政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

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翰曰措置也謂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室在北承水在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在天下也言天下大通和平德化覆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善曰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之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爲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銑曰淡和平無憂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五臣作所治直之切善曰封禪書曰覽賢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善曰及士大夫莊子曰容成氏天庭氏若此時至治也銑曰辟君也言歷覽書記列辟之賢君而論功德亦無如魏之所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善曰封禪書曰[illegible]藏而不[illegible]乎大漢[illegible]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往也[illegible]也銑曰湮

滅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之德也比而吳蜀淪滅匪不久也然而聖五臣作主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善曰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illegible]毛詩[illegible]曰忒變也家語魯哀公曰[illegible]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濟曰匪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見善如失求天下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備悟乎心也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尚書咎繇與萬罰庶獄之罰也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謂無逸篇也今傳想之戒懼之淫咎繇謨謂水火金木土穀今修而行之除無用之官省所景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於太素善曰史記曰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事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放遁也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則亂太素

漢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大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為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大素質樸之如也流造繁禮謂積習以相承傳者如奢華之類是將絕法之反之於質樸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善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翰注同鸑鷟鳳屬也蒼龍覿於陂五臣作流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畀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魏志曰甘露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向曰時有蒼龍見蒼則青也陂塘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蓋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也圃丘園揔神靈五臣作明之貺祐集華五臣作中夏之至歡方五臣本無方字四三皇而五六帝曾何周夏之足言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揔合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祜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君何如也良曰貺惠也言總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曾乃也時乃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皇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其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

四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賦

海賦

木玄虛善曰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為海賦文甚儁麗足繼前良　銑曰今書七志云木華字玄虛廣川人也文章儁麗為楊駿府主簿

昔在帝嬀古為巨五臣作臣唐之世天網浡蒲沒潏聿為凋為瘵側界洪濤瀾去汗萬里無際長波涾徒合沲迆弋爾善本作羊氏切延善本作涎八裔善曰帝嬀潏浡沸也尚書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為堯臣也言水之為大天網地漏涌又涌貌揚子新論曰時鴻水浡潏沸涌出也說文曰潏半涌也曰廣雅曰涾沲波相重之貌孔安國曰割害也蜀都賦曰涾沲八裔猶八方也楚辭曰觀武京域之邈八方也曰曰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翰曰水之綱紀洪流急貌延長也言洪大涾沲長貌之緬則萬里無際長終於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楚產臨崖之皋陸決陂潢而相湊善本作凌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平也淮南子曰禹有共水之患陂塘之事高誘曰陂蓄水也塘堤也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潢兩之灌溉也良曰鏟鑿也臨崖謂岸水不通處陂蓄水之也潢兩之流也舜既舉禹禹乃鑿水崖皋陸使通流決其蓄水使湊而通達啓龍門之岝士格嶺五格墾五臣本作墾字陵巒而嶄士咸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息列決

海賦

海賦

卽漭莫廣澹徒敢泞騰頃善本作皮赴勢善曰尚書禹開龍門導積石鈐郭曰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岝嶺高貌廣雅曰墾治也嶺猶山也音義同廣雅曰鏨謂之鏨貞鑿古字通孔安國尚書傳曰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禹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湮十十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鄭玄曰礬深也說文曰渫除去也泱漭廣大也澹泞盈深也音紆銑曰墾鑿也陵巒亦山也嶄鑿攻掘之貌既盡也言水蕩者已渫理也泱漭澹泞滿流貌羣山盡爲川路踴吠百川皆安理而通流騰勇傾注以赴下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居綺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林七薈烏外蔚雲霧涓流泱瀼卽乃莫不來注善曰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淮南子曰禮有萬穴掎拔竭涸言水既降掎拔而出竭涸而乾也掎引也廣雅曰拔出也五嶽泰華霍恒嵩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尚書序曰禹別九州說文曰瀝滴水下滴瀝也滲淫小水津液也爲音侵薈蔚雲霧盛貌也毛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有雨小流也泱寬亭也貌漢書杜欽曰也民河菑溢有填淤反壤之害泱烏當反瀼乃蕩切說文

文選十二　二

曰注灌也翰曰導理也萬穴水道也掎拔也言丁可理水道俱來五嶽如拔出九州皆竭涸乾也瀝滴滲注八水也薈蔚雲霧聚也言流亦小水決霧聚貌言此諸水莫不皆來注入于海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去聲善曰毛萇詩傳曰於歎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也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良曰於歎辭大也靈者言其神靈多怪異也長爲所聚在南子委輸言眾水皆委輸送而入于海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銑曰此讚其貌則乃浟由湙亦瀲力冉灩以冉浮天無岸善曰浟湙流行之貌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汎也銑曰皆浟湙狀貌廣大無岸若天浮於上沖冲瀜沆五臣作晃胡廣切瀁余兩渺眇瀰彌湠炭漫莫半遠貌翰曰平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善曰沖瀜沆瀁深廣之貌渺瀰湠漫曠遠之貌騑音莊子曰波若山翰曰風起波高如山之連合散

海賦

不定噓許噏急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舄五臣作斥昌亦切𥨍交滈蒿浩汗善曰噓噏猶吐吸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淮漢之東小水也言洗滌之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斥史記曰斥鹵乃古今字也屬貌之貌銑曰噓吹吸也言潮起則百川吹之而入也洗滌猶洗也言潮水上越於岸也廣斥海畔地言潮水上越於畔也𥨍滈浩汗大貌若乃大明摭五臣作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善曰大明月也言月久也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摭猶攝也言月將盡故曰亦攝而入也河圖帝覽嬉曰月者金之精月望故亦出於此繫故五臣曰金樞理也月告望義出於此繫之望也曰日者陽之主也日中有烏故言翔陽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上有扶木扶桑也十切出也廣雅曰駭起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桑也十日所浴濟曰縣轡猶攝也金樞西彯匹遙沙礐苦角石蕩方月之沒處扶桑之津日出之處颾苦島濱善曰言此二時風尤疾也易通卦驗曰巽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說文曰礐石聲也春

文選十二　三

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可居曰島山良曰言月沒日出時風急驚動海水出也皮疾而乃動沙礐石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擊聲漂疾急貌挺拔而爭迴善曰言風既疾而波鼓激也上林賦曰乎以膠戾說苑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孫卿子曰轉轂也上林賦曰弗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呂氏春秋曰鬱曰挺出也搏猶薄也言風吹鼓怒浪相揚觸拍激浪相連如環旋轉地絕也又以地軸起其波濤爭而迴復也於是浪飛揚空相捲而不歸地而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都回反善曰岑嶺五嶽言波濤之形高而相磓擊也或反覆或相磓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岳言波浪如山飛騰上下反覆其高大搖動似五岳鼓舞而相磓也𣺾胃潰作汾五臣本淪而滀丑六潔他苔鬱沏切迭而隆

頹善曰滑亂皃潰淪相糾皃潔攢聚皃鬱盤盤皃泌迭疾皃隆頹不平皃滑音謂潰音累迭徒結切向曰皆起伏礧深急疾皃盤盓于乙激而成窟𣸣七吐甘切五臣作土含切滐禁而為魁善曰盤盓旋遶也峭嶮峻皃也毛萇詩傳曰滐特立也賈逵國語注曰川阜曰魁語音誇翰曰言波浪盤盓曲折相激忽成深窟消滐皆展卒起皃魁大峻皃言浪卒起則大峻潤尖冉泊昔白柏五臣作洒音陌而迆以爾颺諒余磊洛罪匒苔匌苔合而相豗呼迴反善同翰曰潤泊疾也泊柏小波也迆颺小波邪起皃磊大石聲匒匌重疊波聲擊也言小波疾而邪起猶大波而重疊相擊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傷濕濕葩華踧女六沑子丑頊頊濘奴頂潗子立㵫丈立反善曰奔起猶奔也雷字書曰迸散也踧沑蹙聚也頊濘沸皃潗㵫沸聲也向曰驚散如雷奔也駭亦驚也迸并也言驚浪如雷而奔集如開而復合或散而復會瀼瀼濕濕開合皃葩華分散皃踧沑頊濘潗㵫並蹙聚沸聲之皃若乃

霾莫拜曀一計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五臣作羅不動猶尚呀呼加呷呼甲餘波獨湧澎匹宏濞匹四灪勿碨烏罪磊山壟善曰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曀說文曰曀藏也廣雅曰振動也竦亦動也爾雅曰唐蒙女蘿言風雖靜而餘波猶扎呷呼甲切相滮吐之皃澎濞水聲同觸之以高峻皃環磊不平皃向曰霾曀昏氣也言昏氣盡消風不振陳塵蘿不動尚見吞吐餘波而碨磊高峻不平如山壟之形也豎小突也爾其枝岐潭以瀹藥渤蕩什勇五臣成汜似乖蠻隔夷迴互萬里善曰管子管仲對桓公曰以名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傳曰飲于枝涛之中郭璞曰水岐成涛者也音比尋涌動搖之皃毛詩曰江有汜毛萇曰決復入為汜也翰曰枝岐小水也渤蕩鼓動也汜曲者也言五回轉也言小水曲渚所以乖隔蠻夷之國也迴轉即見之萬里言遠也若乃偏五臣作遍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五臣作迅鼓

楫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禁百尺維長綃所交挂帆席望濤遠決冏丸然鳥逝鷸聿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善曰列子曰殊方偏國張湛曰偏邊也毛詩曰肅肅王命爾雅曰駿速也郭璞曰駿猶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揭簡之徒東方朔對詔曰夷山越海翰天乃止賓雅曰揭舉也百尺帆檣也綃令之帆網也以長木為之所以挂帆也曰劉熙釋名曰帆泛也帆或以帛為之故曰帆席也翦頡曰冏光也鷸疾皃蘇武答李陵書曰雖東雲對景不足以比速長鳧失羣不足以喻疾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說文曰掣引而縱也充制切左氏傳曰子文到兵於睽終朝而畢蔫曰濟渡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銑曰鼓動楫棹也速飛日海惡於方之頭有急來告將宣君命則飛迅之動輕舟泝衍絕也長於山則伺候長風舉百尺之橋連桂於橋帆於長風望濤浪於天到而去如鳥飛之疾如驚鳧失侶之亦速也如鳥飛皃鷸躍疾也六龍駕日車言舟得風勢疾又如六龍之所掣日車七十七十丁也故一日三千里則不及於至之吏若其五臣作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善曰負穢言身有罪若尹荷安去書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孔子愆過也孔安國曰愆失也鄭玄禮記注曰祈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遠謂懸許人主責以前過之言海童神童也謂海童馬銜海神也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負穢者謂言不忠信虛為誓約祈神不答者則有海童邀其路馬銜當其道蹊亦道也馬銜海童並海中神怪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䀮冶夷善曰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為水伯說文曰彷彿見不諟也楚辭曰叶于以遇見國語仲尼曰丘聞之水之怪龍罔象韋昭以為罔象食人閃屍暫見之皃閃式冉切向曰天吳蝄像並海神也髣髴不分明皃暫曉謂暫見即沒也閃屍疾見皃羣妖言多也決帆摧橦直江戕檣風起惡去廓如五臣本作廓字靈變惚怳幽暮氣似

天霄靉靆雲布善曰橦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戕卒暴之名也起惡起爲暴惡也廓大也言神之變恍惚之頃而又幽暮也賈逵國語注曰幽暗者不明也言海神吐氣於天有如靉靆雲布也翰曰言有風起也乃決破帆席橦折橦木也戕殘也戕風暴風也言風忽起舟人懼之廓然靈物變化恍惚不明以作幽暗其氣如天霄也靉靆雲布兒霄天也𩙪叔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嗽許勿掩鬱五臣作鬱矆居縛睒失冉無度善曰𩙪昱電光也又曰矆大視也又曰睒暫視也良曰𩙪昱絕電言赤光疾出又沒有如雷電光絕百色兒妖露呵嗽掩鬱不明兒矆睒無度疾兒言妖怪呈露也呵嗽掩鬱吐光色疾也矆睒無度謂忽然於人亦無常度飛沫相磢楚兩激勢相沏楚屑崩雲屑雨浤浤汩汩善曰磢浪相磨也[illegible]浪相衝也沏[illegible]言波浪飛騰如雲之崩若雨之屑[illegible]汩汩波浪之聲[illegible]七十卅

六臣文選十二 六

跊䟽蹙䠞湛以濼沸潰渝五臣作溢瀖濩渭蕩雲沃日善曰[illegible]溢踧踖也瀖濩渭波前卻之兒言波亂流也渝溢也瀖泋濩渭眾波之聲也濟曰水勢如此蕩雲沃日[illegible]

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五臣作巖嶅五臣作嶅之峯或掣制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善曰言風起而舟人驚故或浮而無定毛萇詩傳曰徂至也言被惡風之兒言舟挂岑嶅間也爾雅曰山多小石曰嶅牛高切掣掣洩洩猶任風之兒汎汎悠悠隨波之兒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齒黑翰曰漁子取魚人言風波之勢壯流之兒言舟碎人沒於黿鼉之穴也舟人不制故東南不定屑碎也言舟碎人沒於黿鼉之穴也觀水起則舟返上山舟人亦隨而上故挂於山峯也嶅亦山也裸人黑齒並海外國名或乃萍流而

浮五臣作蓬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善曰蓬轉後漢書曰[illegible]言風以自歸也[illegible]銑曰[illegible]驚駭也說文曰悟覺也翰曰言舟人或行風若如水萍之流或因迴風以自歸也其行人徒見神怪之多驚駭爭散失亦不知所行遲之近遠爾其爲大量也則南澰五臣作斂朱崖北灑五臣作洒天墟東演去析木西薄青徐經途五臣作塗瀴烏冥溟萬萬有餘善曰漢書曰儋耳朱崖郡也天墟北方之虛也[illegible]說文曰演長流也[illegible]爾雅曰析木之津[illegible]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illegible]言其大也[illegible]青徐二州在海西[illegible]

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善曰[illegible]淮南子曰[illegible]崑山[illegible]

六臣文選十二 七

豈徒積太五臣作大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善曰[illegible]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紂出西伯羑里[illegible]隨侯之珠[illegible]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五臣作其未名者若無善曰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其或未名者若無也向曰言海中豈徒多積寶貝與明珠而已則世所收用者雖常聞之其有不知名目者若無言不典實且希世之所聞惡五臣作焉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五臣作髣髴其形善曰言希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也靈光殿賦曰髣髴若出而特出形音烏仿像銑曰焉何也且希出所聞之寶何能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髣髴其形仿像髣髴不明兒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五臣作嶷結峴孤亭五臣作停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百靈颺平凱

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善曰：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崇島，五岳也。巨鼇，大鼈也。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列子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五山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嶢峴，高皃。山居海中，故云峯；嶕嶢際天，故云指山。鄭衆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員嶠山波百丈。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illegible]玄禮記注曰：[illegible]。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翰曰：磐，大石也。百靈，衆仙。言巨鼇多力。翰曰：崇島，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海中，大鼇負之而浮。峴，孤亭高皃。太清，天也。言山在海中，若蓬壁共波而出，高峻指天也。碣，古也。言山下磐石如江也。[illegible]神仙在中，颱風南風則南行也。[illegible]其風屈至，則北行。方鼇力壯勇，常負此山逆風而行也。

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善曰：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濱也。[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

也。廣雅曰：瑕，赤玉也。[illegible]狀居於水底。瑕石，怪石也。[illegible]

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善曰：言沙汭之際，文若雲錦；螺蚌之節，光若綾羅。[illegible]被寫，草光采如錦繡。[illegible]文章如此色也。水比曰汭。螺蚌由節之文若[illegible]

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善曰：說文曰：[illegible]。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illegible]曰：陰火，海中所生，[illegible]。言陽處猶有冰而不銷，陰處或有火色而潛然。[illegible]

熺許其炭重燔，吹炯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蜎。善曰：廣雅曰：熺，熾也。[illegible]說文曰：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也。有九重，故曰九泉。[illegible]眇，蟬蜎，[illegible]

重燔而重然也。吹其光色，炯然照九泉幽暗之處。腰眇，蟬蜎，[illegible]皃。

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善曰：橫，猶橫江也。[illegible]曰：鯨，魚也。[illegible]郭璞山海經注曰：[illegible]吞舟之魚。莊子曰：吞舟之魚。[illegible]翰曰：[illegible]鯨，大魚也。[illegible]

噏波則洪漣踧蹜，子六反，所六反。吹澇則百川倒流。去聲。善曰：[illegible]

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善曰：[illegible]

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產鷇，剖卵成禽。善曰：[illegible]

鳧雛離褷，所宜鶴子淋滲。所今反。善曰：[illegible]

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善曰：[illegible]軒，飛皃。[illegible]淫淫，[illegible]

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善曰：[illegible]

書傳曰擾亂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皃銑曰翻飛言禝翻之聲如雷羽翰擾亂積多如霧雨諠異也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喬夫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傳灘若夷行也曰乘蹻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史記曰玄帝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也曰三光日月星融通朗明也言海氣將三光清見天地之通明也陽侯波神蹻龍龜氣也安期仙人也黃帝陵在喬山言不汎風波乘龍蹻絕往見仙人於蓬萊復見喬山以思黃帝之像也羣五臣作神仙縹匹妙眇餐玉清涯宜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所今反纚所宜反善曰縹眇遠視之皃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列仙傳曰赤松子服玉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舃一量為報言仙人以羽翮為衣漢書曰天道將軍衣羽衣襂纚羽垂之皃向曰言食玉於清涯之畔舃履被服也餘同善注翔天五臣作大沼戲窮溟甄古然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善曰莊子曰甄陶之比有溟海者天地也言羣仙所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以視長生也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長生久視之道翰曰羣仙飛戲於此中也甄明也餘同善注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域也翰曰言其廣大包括天地之深奧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善曰神祇眾靈之通稱惟天地而已禮記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說文曰儲積也良曰宅居也言神祇之所居處奇怪之所儲積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善曰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

劉淵海不生莊孫卿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眾形內虛似乎謙也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周易曰坎為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能超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為都居也一銑曰茫茫多皃積眾也言海眾川所入含蓄萬形也內虛言水平則受不遺巨細也曠大也北方坎為水言大哉美之也居處也言海居卑故為百川長居卑故為人之生也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善曰自海而往弘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不逆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山海經曰和山實為河之九都郭璞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品物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尤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翰曰宗尊也都謂聚也大往者潮起而出納來者來則納之不逆細流所以為百川之尊而所聚萬物異類百生亦何所不有亦何所獲無之

江賦善曰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為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三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崇不脩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向曰璞嗜酒好色有奇才璞以中興王宅江外為著江賦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善曰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向曰咨歎美之也寔實也靈長言上善柔德實大利物也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善曰惟發語之辭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南都賦曰發源嶓冢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翰曰謂初發源小如一盞聿經始於洛沫昧攏萬川乎巴梁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聿

辭也漢書廣漢郡雒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湔鍇與洛通稱音煎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攏摠括東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良曰聿疾也江初出必經此洛沫而**衡**過巴梁二山名言江水與衆川相攏合於此二山之下

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張水大之皃濟曰巫峽山名迅疾躋上津岸漲浪也言江水至此山爲山所夾疾激上岸而起波浪

極泓烏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溟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銑曰泓深爲量言以深廣之器量納宗於海運轉其波瀾狀如漫天也淼茫闊流皃

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禮**汲引沮**七余**漳**善曰南都賦曰摠括趙訝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邳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篇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而東注江合洞庭中趙岱漢書地理志曰七二十五

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入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注于江又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睢張銑曰同翰曰漢泗淮湘沅澧漳並水名摠括兼包并吞皆搵合爲流也沮漳二水蔵流入江故言汲引

源二分於崌居**崍**來**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善曰山海經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崍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崌山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崍山中江所出也崌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流爲派尚書曰荊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潯陽縣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七發曰赤岸或曰赤岸在廣陵輿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也言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向曰鼓激洪大也濤潮水也淪息也言古大篤水激浪於赤岸赤岸山名餘同善注

綱五臣作綱**絡羣流商榷**善音角**涓**古玄**澮**古外**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善曰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涓澮小流也爾雅曰注瀆曰澮也鄭玄曰委流所聚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漢書曰廣陵國有江都縣東會于海尚書曰東會于泗沂良曰綱絡羣流猶羅聚水也商搉猶都盡也言都盡攝而納之表見也言宗廣故曰神也言見深廣之皃所聚於江都合羣流而爲尊乃將東會于海也

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普萌**沛**普會**滈**胡道**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善曰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又曰震澤吳南太湖名也六州益梁荊江揚徐職荊結晉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部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荊州之東界揚州之南方也海公及淮揚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經營乎其內海方火故曰炎景言江波之濤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介巴之益壯也吳都賦曰魏文帝臨江歎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郭璞爾雅注曰介閡也翰曰太湖水分爲五道故曰五湖三江謂浙江吳松江浦陽江也漫漭七十九

寬皃漰沛滈汗聲六州益梁荊江揚徐也域界也高下長寬皃經營猶積聚也華中國也裔夷也介大也言江所以限中國與夷爲別天地隔以大益壯也

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善曰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大朝潮者據朝來也言夕者據夕至也向曰呼吸吐納謂作潮波而納羣流溪吏萬里自然往復或夕或朝皆潮水進退在朝夕而自然也

激逆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善曰泉陽即陽泉也顏野王輿地志曰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皆表也水經曰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戰國策曰舉標甚高銑曰急疾也言潮水激疾之勢先於平水而前走則相鼓擊怒而作波濤也峨嵋玉壘二山名江水自然下流爲泉陽東別並江之別名揭亦標也言江水既經二水而流皆可作爲標記知江水之本原也

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五罪**崛**魚勿**而比嶠**音喬善曰周禮曰荊州之鎮山曰衡山鄭玄曰在湘水南翰山名安地德者

江賦

也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漢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勁切 翰曰連鎮謂連而作鎮也嶠嵩皆山高大皃

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 善曰莊子曰川谷通氣故淵深 孔子曰學陽陶白萬物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 良曰協合也言江合山川之氣濆薄氣亂皃相陶謂冶成也作流風之變化通山川之氣也雷聲也騰起虹蜺為蒸鬱之氣如雷聲也騰起虹蜺揚陰而為薄雲霄雲也

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 善曰信陽丹陽信陵之陽也臧榮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放長邁而吐納以為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大壑東海之東不知幾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注之而不已也長行宗集也淙水流之聲也海東有大壑中江水注日

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駁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巴東郡峽有三峽名馬集五臣作霞駮 鳴之聲聲沉哀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 氾濫於天下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也 古霞字 翰曰巴東郡名有三峽山勇高五十丈崖壁如立 其石壁霞駁班駁

虎牙嵥豎以屹崒 五臣作碑 **荊門闕竦而磐礴** 五臣作磻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郡西溯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其色紅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荊門上合下開闇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為名嶫特立皃屹崒高峻皃闕竦如闕之峙也西京賦曰闕聳以造天磐礴廣大皃 翰曰兩山夾岸相對而江流於中東亦立也盤礴壯皃

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 善曰鼠子曰藏志九旋之淵 許慎曰九旋之淵至深也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湓水聲也聲類曰呴呼也 翰曰九迴者言淨而至九皃或曰激深旋之徒風驅電激 說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湓 淵也九迴者言淨而至九皃 鼠曰峽間江水深急水怒發岸石而成圓流故云圓淵也 浪而下或騰波而上盆溢奔突擊疑如雷呴之聲變如電光之激

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 善曰灑散也飛薄飛濺滿薄也澓復流也王逸楚辭注曰

洄波為澓 方皃切 翰曰駭攪亦疾薄止也言皮浪疾飛或上或下迅急旋迴增高也湧湍謂急流波安浪也疊重也言波急重起也

砅巖鼓作漰湱澩灂 善曰砅 力制 孚角 呼 胡角 仕角 反 翰曰砅水激巖之聲也湍聲也 爾雅曰沙漠流水之聲也漰湱大波相激之聲也 冬與水曰泉 向曰砅擊江岸也皆水聲也

㵿㶐 五臣作 **漩澴** 火 **潏湟** 呼 **淴泱** 呼 **瀖** 晉 **濩** 善曰皆水勢相激流漏之皃 向曰皆水聲激而不流之皃

潏湟淴泱 鳥朗 **滁㶖** 五臣作 **㴔㶖** 善曰皆水濆沸之皃 **潤** 失 **瀾** 五臣作 **淪** 蒲 **淴** 殃 **瀹** 反 善曰皆水之流急皃 **溭** 五臣作 **瀑** 善曰皆水之流急皃

瀸灂 五 **濜潤** 善曰皆浪攢皃 **潏滐** 五臣作 **瀀** 皃 **溭淢濜涓** 音 **瀕** 善曰字林五臣作 **龍鱗結絡** 善曰皆波浪之動相次也言波浪之動如龍鱗之相結絡

碧沙瀢瀢 杜罪反 五臣作 **灡灡** **而往來巨石硉矹** 音律 五臣作 **以前却** 善曰碧沙碧也水之流動石轉動皃言水急碧沙往來巨石隨水前卻也

潛演之所汨淈奔溜之所磢錯 五臣作磢 善曰說文曰潛藏也又曰演長流也 字林曰磢磨也 蒼頡篇曰錯摩也 良曰潛演深流也

厓隒為之泐嵃 五臣 **碕嶺為之嵒崿** 善曰說文曰隒崖也周禮曰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曰泐謂石解散也 翰曰碕碕曲岸也嵒崿高峻皃許慎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崿 也泐謂石解之皃崿崖也

幽澗積岨 五臣作阻 **礐硞** 五臣作 **䃂確** 善曰爾雅曰山夾水曰澗 謂積阻成險石相聲也 翰曰礐硞礐確皆石聲也良曰言山島之中為江浪急故石相摩為聲也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 烏黃 **瀇滉** 烏廣 胡廣 **囦泫** 烏玄

泫音玄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王逸楚辭注曰楚人名淵曰潭府皆水深廣之皃說文曰汪廣也烏黃切 翰曰曾潭重潭也府猶如人之藏府深不可見也湖水深氣多神靈故云靈湖也瀅瀯汪洸潢漾困注平漫不流盈深之皃

泓汯泂烏猛澋猛胡涒鄰劉音鄰五臣作圝學潾力䜅反 善曰皆水勢回旋之皃汯音宏 濟曰水勢漫流曲折皃

混瀚音翰五臣作扞灦呼見渙流 善曰水勢清深而光映也 翰曰混瀚灦渙水動清深盛於映日而有光

映揚焆音涓焆明也

溟莫今漭渺沔莫彌汗汗沺沺音田無際之皃 善曰皆廣大良同善注

察之無象尋之無邊 翰曰水天廣與天一色故察之無象

氣滃烏孔浡蒲沒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 善曰滃浡霧出皃鬱律煙上皃成公綏天河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 翰曰滃浡鬱律雲霧多皃鬱律盛皃杳深也言江氣忽如霧騰似煙也

胚普杯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 善曰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尚未凝結又象太極之氣欲構天也淮南子曰孕婦三月而胚春秋命曆序曰冥茫無形蒙鴻萌兆渾渾沌沌宋均曰渾渾沌沌雖如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 翰曰胚渾未凝也太極生天地者也言江氣類渾沌之氣未凝結象太極欲構立二儀也

長波浹子叶渫牒峻湍崔嵬盤渦烏和谷轉凌濤山頹 善曰埤蒼曰浹渫水潛也小雅曰嵬高也渦水旋流也廣雅曰凌馳也王粲遊海賦曰洪濤奔蕩大浪踴躍山隆谷窳宛亶相搏 銑曰浪流急波皃崔嵬高皃盤渦言水深風壯流急相衝盤旋作渦渦如谷之轉凌濤起而上登峯者却下如山之頹

陽侯砐五合硪我以岸起洪瀾涴音於遠五臣作蜿演而雲迴五臣本作渦音鍋

淪瀺華烏瀼懷烏乍浥甲烏乍堆 善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砐硪搖動皃渙演迴曲之皃所高大皃沂漏迴旋之皃浣演不平之皃 銑曰陽侯水神砐硪高大皃言岸波高大如崖起也言洪瀾旋曲為文如雲之迴也浥下也乍平乍高如推阜之高

瀎呼滅如地裂豁

天開 善曰鐵豁開皃易緯曰天下起地裂山崩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 向曰鐵深也言水為風所吹四面浪起中為深穴則鐵然如地裂波則息盡則鐵豁然若天開

觸曲崖五臣作涯以縈繞音遶五臣作繚駭崩浪而相礧力迴反 善曰縈縈旋礧擊也浪觸曲崖則環旋浪擊崩則相擊礧擊也音雷 濟曰

鼓㟊合窟以漰普萌渤乃溢普寸湧而駕隈 善曰㟊亦窟之類也漰渤水聲也 良曰㟊穴有聲或分流溢湧於山隈曲也 良分流漰白湓涌言波浪鼓穴窟而駕隈 善曰隈水曲也蒲沒切小雅曰駕

魚則江豚海狶叔鮪于軌王鱣鱣鯌胥鰊練鯆特鮋由鯪陵鯩鰱 善曰[illegible] 山海經曰鯩魚其狀如鯉 [illegible] 有光其音如 [illegible] 郭璞曰音 [illegible]

音殷善曰魮似鯉也山海經曰魮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郭璞曰音倫廣雅曰鱗魚狀如鯉

或鹿觡格象鼻或虎狀龍顏 善曰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翰曰言魚或似鹿或似虎頭似龍也

鱗甲錯爛錦斑揚鬐耆掉尾噴濆浪飛唊以延反 善曰說文曰噴吹也唊噴沫也 良曰鱗甲錯爛錦斑之文揚其鬐掉其尾也

排流呼哈呼合隨波遊延或爆五臣本作曝采以晃淵或鯤乎巖間 善曰說文曰哈魚游水也鯤排流也 向曰排流逆上也遊延或出采色以晃中淵或鯤乎巖間也

介鯨乘濤以出入鯼祖鮆紫順時而往還 善曰爾雅

曰介大也字林曰鱟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鮆狹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鯨曰介孤也鯨魚孤乘波濤或出或入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善曰怪錯奇怪雜錯也傳說曰潛鵠似鵠而大山海經曰魚牛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音如鴛鴦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斷岸人及牛馬啖之翰曰錯雜也餘皆水物名蜦倫蟤團鱟候蝞媚鱝頊善本扶拊反鼂郎且鼉迷鼊音昧蜀也善曰說文曰蜦蛇也黑色潛於神泉之中能興雲致雨山海經曰鱄魚其狀如鮒而彘尾郭璞曰音團如蜀之圍廣志曰鱟魚似便面常負雌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蝞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斑媚又曰鱝魚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又曰[illegible]鼊多龜形薄甲味似鶩指爪又曰鼊鼉與鼊俱相似形大如簦生乳海邊沙中肉揚好中啖濟曰並蟲魚名王珧姚海月土肉石華三蝬子工蜉流江鸚螺力戈蜁

旋蝸古花璅五臣作瑣蛣詰腹蟹水母目蝦音遐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珧亦蚌屬也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蝬似蛙蛤螺子公切舊說曰蝦江似蟹而小有十二腳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也舊說曰蜁蝸小螺也南越志曰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蛣取食又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音蜡二字並除嫁切濟曰並水蟲蚌蛤之屬紫蚢胡岡如渠洪蚶專車善曰爾雅曰大貝曰蚢漢書曰闕蛇鮮紫貝五百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呼甘切國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擅也向曰如車渠之貝洪蚶大蛤者四五丈蜀充一車故云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蜐居業應節

而揚葩善曰異物志曰蚌似車螯累白如玉勝羅向日也揚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蜐形如龜腳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爾雅曰葩花也銑曰瓊蚌中出王常有光曜於水中若瑩光明珠石蜐春生花冬死並云應節揚葩蜛居蝫諸森衰以垂翹玄蠣力滯磈苦罪磥力罪而碨哑烏遐反善曰南越志曰蜛蝫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腳狀如蠶可食衰垂兒翹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南越志曰蠣形如馬蹄磈磥碨哑不平之兒向曰蜛蝫蟲名翹足也森衰足多兒或泛瀲辭艷切五臣作瀲音斂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善曰字書曰瀲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兒廣雅曰混轉也混本切淪力本切翰曰泛瀲水上浮遊兒言此蟲魚之類或遊浮波瀾混沒於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倉九頭善曰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劉騊駼玄根賦曰一足之夔九頭之鶬翰曰龍鯉魚名鶬鳥名有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善曰[illegible]三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

能郭璞曰今吳興陽羨縣山下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良曰眸眼也赬蟞灼滅胏扶廢躍而吐璣文魮毗磬鳴以孕璆善曰山海經曰珠蟞之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蟞音鼈南越志曰珠蟞吐珠山海經曰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良曰善注儵條蟰肅拂翼而掣制耀神蝶牒蝹於粉蝑力須以沈遊善曰山海經曰儵蟰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蕭容沈文曰蝶[illegible]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黑螟神蛇也潛於神泉蝹蝑行兒翰曰沈潛於水蝹蝑蟠兒駮[illegible]馬騰波以噓虛蹀牒水兕以雷咆蒲交乎陽侯善曰山海經曰駮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曰豐天尊徼南越志曰兩蔡縣東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就文曰咆嗥也翰曰駮馬水獸言騰出於波噓噴水也蹀行也水兕水獸咆聲也出而有聲如雷則波浪起也陽侯波神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善曰吳都賦曰淵客慷慨

而江珠曹子建七啓曰戲鮫人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
居者 向曰淵客鮫人皆水中居故繫室構舍於巖流之下
鼉布餘糧星離沙鏡 善曰鼉布星離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傳玄
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也 向同善注 青綸競糾縟組爭映 善曰
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糾繚也擣緊采也 良曰
青綸縟組二草名皆有彩色糾亂爭交也言多而交亂爲薄
映也 紫菜 五臣作熒 熒曄以叢被綠苔鬖 所咸 髿 沙 而轉反
乎研上 善曰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曄光
明皃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
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鬖髿說
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同五臣切菜或爲蒸 向同善注
石帆 平 蒙籠以蓋嶼 序 萍實時出而漂泳 音詠
善曰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
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負而
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
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得焉王肅曰萍
於草也說文曰漂浮也泳游也
翰曰蒙籠多皃出者不常有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 雲精爥銀 珕 麗 珋 留 璿瑰 古回 水碧潛琘 巾美
反 善曰說文曰礦銅鐵樸也古猛切丹砂也異物志
曰雲母一名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
曰天子之寶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燭也說文曰珕
蜃屬也又曰珋石之有光者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王母
之山爰有璿瑰郭璞曰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
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琘亦水玉也 鳴
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 善曰山海經曰其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
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
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 銑曰鳴石以玉撞之
聲聞數千里生皆向陽故云列於陽者浮磬石也 或頩 迥古
可爲磬者生北岸故太陰濱水南曰陽肆亦列也
彩輕漣或焆 涓 爚崖鄰 善曰蒼頡篇曰頩明也說文
曰焆亦明也煙 什文
崖 向曰頩光色也焆明也星皆明也言
珍寶之物或以色輝而相連或明曜於水畔 林無不溽
岸無不津 善曰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
不枯廣雅曰溽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潤也
良曰海崖皆潤也言珠玉所出林岸皆潤 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 於狡
鶖 鷗鸃 五臣作鸃 步末反 善曰山海經曰大鶚音如
曰晨鵠鵠猶晨鳧也爾雅曰鶾天雞
炎曰黑身一名山海經曰鴢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
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經曰鶖其所集者其國亡
郭璞曰音秋山海經曰鸃其狀如鳧郭璞
璞曰音鈎鈦之鈦徒計切 濟同 陽鳥爰翔于以
玄月 善曰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
爲玄郭璞曰國語云至于玄月也 翰同善注 千
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㶁 許聿 𤄻 月
反 善曰說文曰聒讙語也翮羽莖也禮記曰鳳以爲畜故鳥
不獝鄭玄曰獝飛皃翮毛翅動也言毛羽涉
向曰濯翩疏風翻翅動兒 揮弄灑珠拊拂瀑沫
濯於水鼓翅起此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揚波而拂鬱言
五臣作沫 善曰言擊鳥揮翅於水弄灑成珠拊拂於波瀑而
蒲末切
為沫也 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 他 積羽往
來勃碣 其列反 善曰字書曰毻落毛也毻與毻同音唾
曰鳥勃碣之間一者 漢書
石碣之勃碣也 積羽地名 ... 鳥有文彩而多集則如霞光之
布散又似雲豁明 ... 地名方千里羣鳥
產乳毛之處勃碣地名亦鳥之所遊也 橉 力 杞
稹薄於潯涘 力 栛 連 槤 森嶺而羅峯 善曰橉杞
忍 二木名也
之 字林曰稹緻也薄叢生也淮南子曰薄遊江潯許慎曰潯
水涯也 ... 栛槤亦二木也栛音隸 良曰此木叢生羅列
於岸 桃枝篔 筠 簹 當 實繁有叢葭蒲雲蔓 櫻
一 爭 五臣 以蘭紅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桃枝竹
櫻 本作 ... 屬也可爲杖又吳都賦注曰篔簹
竹生水邊長數丈雲蔓言多而無際也櫻采色 揚皜 杲
映也蘭澤蘭也爾雅曰紅蘢古 良曰已喜注
毦 二 擢紫茸 而容 切 蔭潭隩 六 被長江 善曰皜白
也 ... 茸皆

草花也睢吁切鋼雅曰溪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溆於至切翰曰隈出也蕈深水也溪曲也言衆草花葉紫於深水之曲岸長江之崖

緐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千見**萰**力見**潛薈**烏外**葱蘢**郎公反 善曰蘺江蘺香草也[illegible]水草名也[illegible]生也潛薈水中茂盛也芊萰草茂盛兒也阻譟多在涯岸也水木雜生曰潛薈草闇也言蒲茨牙靡之中

鯪陵**鯥**六**跻跼**且玉**於垠**銀**隒**魚儉**獱**頻**獺睒瞲**呼穴**乎厱**魚音**空** 善曰楚辭曰鯪魚何所出王逸曰鯪魚[illegible]失[illegible]

[illegible]

迅蜼季**臨虛以騁巧孤**

玃俱縛**登危而雍容夔𧳜**呼**翹踛**六**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因岐成渚觸澗開渠 善曰[illegible]小渚也[illegible]

漱所**壑生浦區別作湖** 善曰[illegible]曲成渚山夾爲澗又爲溝[illegible]又爲溝洫之又爲溝瀆也[illegible]水也[illegible]曰水中可居者曰渚[illegible]生浦也水小而不流者區分也

磴之以瀿煩**瀷**翼**渫**息列**之以尾閭** 善曰磴猶益也上登切[illegible]南子曰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瀿[illegible]扶園切淮南子曰[illegible]月

不汗則泒而枯[illegible]受[illegible]而無源者也許慎曰[illegible]莫言[illegible]切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illegible]尾閭[illegible]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翰曰[illegible]之水也言此水溢於諸湖中之水也[illegible]出水也

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 善曰[illegible]水上[illegible]曰遊[illegible]良向善注

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illegible]鄭玄毛詩箋曰藝樹也[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

鱗被菱荷攢布水蓏 善曰[illegible]

翹莖瀵芳問**蕊濯穎散裹** 善曰[illegible]

隨風猗於宜**萎**於危**與波潭**徒感**淹**於檢**流光潛映**

景炎以冉**霞火** [illegible]

曰皆水草也猗萎隨風動兒[illegible]光者流滑映於水中[illegible]

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姚**滆**歷**珠**[illegible]**滻丹漅**子了反 善曰雲夢澤名也吳録曰雷池在晥[illegible]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安國曰[illegible]草湖具區方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illegible]湖中在東南左合滆湖音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illegible]得彦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illegible]濮湖在居巢 翰曰與江水旁通也

極望數百沆胡朗**瀁皛**胡了**溔**余少反 善曰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記注曰罳大數百里沆瀁 翰曰極盡也沆瀁廣大之兒皛溔深白之兒[illegible]漫皛溔深廣兒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illegible]作逵 五臣[illegible]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illegible]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illegible]穴道交通者也 向曰巴陵郡名逵道也窈窕深邃也地道從包山洞庭湖水底潛通諸神仙無所不至而幽岫深邃有奇狀也

金精玉英瑱他見**其**

裹瑶珠怪石琗 五臣作𤤴 子會反 其表驪虯 幽求 樛 居由 其址 止 梢雲冠其嶚 以眇反 善曰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 汋音綽 孝經援神契曰王英玉有英華之色也孫瑶子曰琕玉瑶珠不知鍋山海經曰苟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琘琕謂文采相雜也小雅曰雜采曰琗琕與琗同驪虯驪龍也在於九重之泉故云樛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宋衷太玄經注曰樛猶糾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呂山嶚也良曰地道幽冲之間金精玉英生於內故云綷其裹也瑶珠之寶怪石之珍生其外故云綷其表 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 善曰吳歌曰仙人齎持何等前謂仙童列仙傳曰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乘赤鯉魚來出一月復入水去方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翰曰海童海神 冰 五臣作水 夷倚浪以傲睨 五計 江妃含嚬而矊 眠延 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 善曰山海經曰從極之川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傲睨自覺不正之皃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嚬而言嚬顰憂皃矊眇遠視皃走言曰眇然作婚奇方禮記注曰撫以手撫之也廣雅曰鳧躍也上林賦曰顛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廣雅天矯自得之皃向曰翠霞江上青氣也天矯蹌皃言仙人撫凌波浪又似鳧鳥之遊躍而吸食江上之氣而沿爲飛上騰也 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 善曰文中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翰曰言風寂不動 舟子於是搦 女角 棹涉人於是檥 魚綺 榜 善曰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搦捉也孫郎反書注曰檥止也王逸楚辭注曰榜船櫂也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補良切 漂飛雲運艅艎 五臣作軸 舳艫相屬萬里連檣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吳樓舩之有名者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艅艎杜預曰艅艎舟名餘同善注

也說文曰舳舟尾也艫船頭也平善曰檣颿柱也才羊切銑曰舳艫舩傍櫓舩尾也艫舩頭也檣掛帆木也 泝洄 沿流或漁或商 赴 五臣作趣 交益投幽浪 平 竭南極 窮東荒 善曰毛詩曰泝洄從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沿公羊子曰中國之人孔安國尚書傳曰交益二州名也周禮曰東北曰幽州漢書有樂浪郡也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至南極山海經有東荒經翰同注 爾乃䁤 五臣作靜 霧 祲 子廢 於清旭 許玉 覘 勑廉 五兩之動靜長風颼 子鬼 以增扇廣莫颺 飃 而氣整 善曰方言曰覘視也杜預左氏傳曰氛氣也說文曰祲亦氣字也鄭玄禮記注曰祲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鄭玄禮記注曰覘視也兵書曰九侯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文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綄音桓上林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颺颼大風皃廣莫風注見上八風郭璞山海經注曰颼颼風皃翰同注 徐而不颸 烏回 疾而不猛 善曰颺風遲

也良曰徐遲也颸疾也言此風不遲不疾不猛和而得所 鼓帆 平 迅越趠 陌 漲 張 截泂 過 凌波縱柂 拕 電往杳溟 善曰釋名曰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爲之故曰帆席也廣雅曰趠超也截直度也楊雄方言曰柂正舟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柂爲船尾所以正舟也良曰迅疾越度趠遠也漲謂大水也泂遠也言舟凌波縱柂之疾如電之往杳溟之遠 𩇯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絶嶺 善曰雲霞皃晨霞朝霞也莊子曰大鵬之翼若垂天之雲一言舟行如朝霞而度飛鳥若雲翼之度絶嶺也 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㸐 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 五臣作影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司馬彪莊子注曰頃少也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睎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毛詩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舉足則望見之企與跂通 向曰善注 於是

蘆人漁子擯（五臣作濱）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
思延反善曰謂採蘆捕魚之子也濱落謂被斥擯而棄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曰鱻小魚也良曰落菴屋之類言其作屋於江濱山側爲菴也衣裳則毛羽所爲短褐衣也蔬菜鱻魚也栫
（在見）澱（廷見）爲涔夾潨（在公）羅筌筩灑連鋒罾（子僧）
罶（雷）比船善曰說文曰栫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淀如淵而淺澱與淀古字通爾雅曰
椮謂之涔郭璞曰今作椮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因以薄捕取之也椮蘇感切涔字兼切說文曰眾小水入大水也
筌捕魚之器以竹爲之盡魚筍之屬舊說曰罾罶網名也罾罟網名也翰曰筌鉤罾網比船下網之
船而挹比行也或揮輪於懸碕（奇）或中瀨而橫旋忽忘
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苦田）善曰揮輪釣輪也埤蒼曰碕曲岸頭也淮南子曰夫歌
採菱發陽阿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
曰同善注瀨湍也言釣魚者或坐於岸之上或行於水中

因而船橫旋也翰曰忘夕尋夜方歸
傲自足於一嘔（五臣作謳）尋風波以
善曰字書曰傲倨也嘔與謳同翰曰窮年比苦言晦以紛一紛西宇雉曰窮年壽終不能
窮年善曰尚書曰也向曰言傲然自足樂一嘔以終身常尋風波以終百年矣
以洞壑疏之以沲汜（似）鼓之以朝夕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
道孔安國尚書傳曰沲江別名也毛詩曰江有汜漢書曰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良曰域界也盤大山
言江以大山爲限界也洞深壑海也言江流經入于海沲汜謂江水分流故也鼓之以朝夕謂潮水往來也
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五百）川流
奇之所窟宅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賦曰蒸液以播雲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
閩（作瑰）高唐賦曰珍怪奇偉說文曰傀偉也又曰奇異也銑曰海下故川流皆歸聚之江氣潤液蒸爲
雲霧珍怪瑰奇謂珠玉龜魚之類也化變化也產生也窟穴宅居也納隱淪之列真挺

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善曰
栢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符偃伯爵銘曰嘉如江海壽配列真援神契
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契
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
太山雲乎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天
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焉兩
人乎精魄者言異人生於時皆得江漢之
英靈也江中出雲雨故及千里兩
寸之地而不徧也何海與雲雨及千里
倏（叔）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向曰倏怳疾速也）及其譎（決）變
書傳曰神妙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
也方常也言諸異變化離合疾速者如符契而爲災祥善非
一狀也感事謂感事而出也
致感風雲也
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
言事不可窮之於筆善曰言以經爲綜也紀天地下則錯綜人術漢書

五行志曰經緯經紀如淳曰聚絕四帛之屬周易曰錯綜
學囊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神長子昌言錯綜人情
曰錯紀天地謂萬物也人術謂
業道法水而萬物大利育萬物也謂
言其妙理不可窮盡也
若乃岷精垂
曜於東井陽侯遯（徒）形乎大波善曰河圖括地象
井絡史記曰五星聚于東井陽右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
陽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曰爲
形遯翰曰岷山之地上爲東
之精上爲東井星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
於湘娥善曰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
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堂相水之中因爲湘夫人也
良曰毛居神合也奇相者人也得道於江故
居江爲神乃合其精爽與湘娥俱爲神也駭黃龍之
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善曰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
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
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逃壯荊飛之
擒蛟終成氣乎太阿善曰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
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

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高誘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 良曰荆佽飛得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佽飛以劍刺蛟風乃止故思而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

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 善曰賓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 銑曰戈與劍皆刃器故叶韻而言戈

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 善曰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驟諫君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抱石自投汨羅濆沙出在石也義與王逸不同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銑曰怨屈原至忠遭遷放怨而懷石自投於江漢漁父賢人不爲時所用

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 善曰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 濟曰儀古義字 向同善注

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 善曰賓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預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刳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 翰曰嬰羅掛網也餘同善注

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 善曰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 混萬盡於一科言混萬物盡歸於一科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岐曰科坎也 向曰煥美也大塊元氣也言美元氣之流形使萬物至於窮盡同歸一科

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 善曰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 良曰水柔弱淡然無欲利育於物故保道不虧而長堅固此乃靈和之氣所以爲也靈和和之氣也

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善曰此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翰曰四瀆江爲長河次之故考其妙觀不過此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凡也為能凡濟動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善曰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蘭臺襄王曰王靖蘭臺餘闕曰臺榭也七見切 翰曰蘭臺臺名 宋玉景差侍 五臣下有者字 善曰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 又曰 翰曰宋玉景差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 有風颯然而至 颯風聲蕭颯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 銑曰披衣當風 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 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衆人共有之邪 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 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濟曰溥偏暢通也言風乃天地陰陽之氣偏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 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只句鉤來巢空穴來風 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似橘而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比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鳥門戶之穴風多從也 其所託者 五臣下有因也字 然則風氣殊焉 五臣作氣與風 善曰者下或有因字非也避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矣 向曰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 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 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 ○良曰蘋水草也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善曰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良曰侵淫風流散貌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衍溪谷盛於谷之口也 緣 五臣有於字 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善曰阿曲也 音戶 飄忽淜 普冰 滂 普茫 激颺熛怒 善曰淜滂風擊物聲熛怒如熛之聲說文曰熛火飛也熛卑堯切 銑曰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為聲 耾 宏 雷聲迴穴錯迕 善曰耾侯萌切迕若曰耾耾風聲爾雅曰西北風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回穴此即風不定錯迕錯雜交互也 濟曰回穴錯迕 急也 蹶石伐木梢殺林莽 善曰蹶動也伐擊也漢書應劭曰梢擊也 勁曰蹶顛也韋昭曰梢擊也 濟曰言風輕如雷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也 至其將衰也 善本無此五字 被麗披離 善曰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 翰曰衰微也被麗披離四散之貌 衝孔動楗 音件 善曰楗距門也 舉衝門也言風之將衰微經過衝穴動門而已 眴 絢 煥粲爛離散轉移 善曰眴煥粲爛鮮明貌 翰曰謂與壁昏四散轉微也移轉微也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五臣作舉字 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 五臣作萼

華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概新夷被荑五臣作梯從方反楊善曰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illegible]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芷子可染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illegible]詩曰露甲新夷飛林薄[illegible]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illegible]離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荑同向曰激急也離獵歷也經歷也言雄風之起去延翱翔於激水之上而[illegible]觸香木芳草也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吊佯羊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為大王之風也五臣無也字[illegible]乃五臣本[illegible]君曰[illegible]羅帷[illegible]清[illegible]芳蕙[illegible]旋不定也躋升也言[illegible]升於帷者為大王之風也

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五臣作[illegible]清涼增欷[illegible]清清泠泠愈病析酲[illegible]也楚辭曰憯悽增欷毛萇詩傳曰慄[illegible]人亦甚有以至於增欷[illegible]善曰[illegible]猶善也漢書曰[illegible]寶曰愈差也析解也言風之清涼可以差病而解[illegible]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五臣[illegible]字書曰發開寧安便利也言能開耳目之明寧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之雄風謂雄壯之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一孔然起於窮巷之間堀苦骨堁課揚塵[illegible]塕風起之貌也堀堁風動塵也廣雅曰塕突也淮南子曰揚堁而弭塵許慎曰堁塵也毛莫迥切銑曰塕然起貌揚堁塵鬧貌言庶人之風忽然起於窮巷而揚塵也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善曰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良曰言亂起衝孔入門動沙堁五臣作塕音遲吹死灰駭溷胡困濁揚腐扶甫餘善曰堁烏日切或為堁非也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氣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臭而揚蕩仁人之偶也翰曰堁沙堆也言振動沙堆吹其死灰驚亂溷濁揚腐臭也[illegible]之氣揚腐臭也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曰言所入者甕牖室廬而已向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善曰禮記[illegible]故其風中人狀直憞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憞[illegible]溷鬱邑毆溫致濕善曰憞徒對切溷亂也言此風入於人身[illegible]令惡也[illegible]溷鬱之貌子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辭注曰鬱邑而憂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生土也言此風鬱邑[illegible]也言惡風吹人令人惡亂而憂[illegible]亂也[illegible]風[illegible]來令人致濕病也良曰憞溷中心五臣作慘怛丁達生病造熱善曰憯恒憂痛也方言曰憯怛痛也素問黃帝問心中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大寒盛風生於熱也[illegible]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中脣為胗

文選十三　四

五臣作軫音軫[illegible]得目為䁾莫結切善曰說文曰胗脣瘍也呂氏曰䁾眵也茂與䁾古字通䁾目眵也[illegible]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䁾為盲高誘支切銑曰言能為脣目之疾啗嚙齰䶥嗽獲死生[illegible]不卒七忽切善曰啗齰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齰齧也嗽吮也聲類曰嗽大嗅也亦嗽切嗽與嗽古字通[illegible]曰言差與死皆不可卒然而至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良曰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善曰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翰聞善注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

射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
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拍君既與將改置直館閣
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榮年方
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
散騎之省玄晉璧無善向曰寓寄也
時兵任中郎將部將省官故云寄直高閣連雲陽景
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善曰言閣之高
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
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
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鄒萬賦曰以平生之遊處此
曰閣高故攝連雲深故曰罕曜蟬以金為之象蟬也皆侍中
散騎之冠冕也紈綺貴戚子弟
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遊處也僕野人也偃息不過
茅屋茂林之下善曰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稽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
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
戶論衡曰山種稟業名曰茂林談話胡快不過農夫田
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餉饁農夫

善曰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
野者左氏傳齊衛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蕭該篇曰
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有列於朝次翰曰攝官謂
承其闕之位猥曲也言承之濫廁朝列士之到夙興
晏寢匪遑底寧善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翰曰夙早與起晏晚寢息匪非
遑暇底至寧安譬猶池魚籠鳥五臣有而字有江湖山藪之
思於是染翰操紙慨許既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
善曰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大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翰至禮記曰興者託事於
秋興命篇物翰謂操持也賦也命名也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音博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鵩鳥賦曰萬物迴薄向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萬
物遷相遷追也覽花蒔寘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善曰字林曰

曰蒔更別種易曰時育萬物
濟曰觀花蒔可明盛衰之理也感冬索而春敷兮五臣無兮字
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五臣作事之榮悴兮伊
人情之美惡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
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潘岳賦曰慢末士之微曲文子曰
有榮悴者以末榮悴濟曰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感
況惟人情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五臣
善悲乎無也字
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善曰王逸注蕭瑟兮善曰蕭瑟秋風急濟曰蕭瑟秋風聲
草木搖落而變衰善曰花葉隕落肥腥去也善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
憀聊慄栗兮若善曰自念春氣心自傷悼濟曰憀慄傷念之貌
在遠行善曰遠出之他方登山臨水善曰升高遠望望視江河也送將
歸善曰美見引還故鄉已上皆宋玉九辯辭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

遠行有羈旅之憤善曰懷歸戀徒侶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等銑曰憤悼悵也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
悼近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五臣作以
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
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君何
悲之而哀死右之學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彼
四慼之疚五臣作疚心兮遭一塗而五臣作共難忍嗟秋
日之可哀兮諒五臣作良無愁而不盡善曰毛詩曰往既不返使我心
疚鄭玄曰疚病也翰曰四慼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也
憂思病也言四慼可以為心病也一途難忍謂熱此言秋時
既長故云無愁不盡野有歸燕五臣作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
槁葉夕殞善曰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兮鷤鳩鳴而悲鳴曰隼一曰鷂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摯

羅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曰祭禽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
槁得風乃落　良曰隼鷙鳥也秋則搏擊祭也興起隕落
也**於是**五臣作時**乃屏輕箑**所甲**釋纖絺藉莞**和**蒻**若
御袷衣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
高誘曰箑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絺細也絺細葛
也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說文曰蒻蒲子以爲平席也
又曰袷衣無絮也　向曰秋氣既寒棄而不用絺也莞蒻
蒲席也言以鋪而**庭樹槭**所革**以灑落兮勁風戾而**
處之袷服之也
吹帷善曰槭枝空之貌戾勁疾之貌　翰曰槭華落貌
戾至也以灑落葉之貌風至而吹帷帳也
嘒嘒呼惠**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善曰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
嘒毛萇詩傳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飛貌楚辭曰
曰鴈雝雝而南游　濟曰嘒嘒蟬聲也
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善曰言秋日天氣高朗明貌
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楚辭曰天高而氣清
向曰晃朗天高貌悠揚日入貌楚辭曰
何微陽之短晷銑**覺涼夜之方永**善曰尚書曰日短星昴
曰短晷謂日景　又夏至之日後冬至日短夜永也
已短覺其夜長　銑
月瞳徒東**朧**力東**以含光兮露淒清以**
凝冷善曰瞳朧月初出貌　良曰瞳朧明也
月初出貌凄清露貌
熠燿粲於階闥兮善曰毛詩曰熠燿宵行
蟋蟀鳴乎軒屏善曰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
堂毛萇曰蟋蟀蛬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
草爲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蛬秋生得寒則鳴　濟曰謂
之鰯　良曰熠燿螢火也粲明也蟋蟀蛬也在
秋夜至秋寒故鳴軒屏言鳴近人
聽離鴻之晨
吟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望流火之餘景
人曰火大火也西流景西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
華省善曰楚辭注曰耿介不寐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善曰楚辭曰歲忽忽
也

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善曰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
我指其理同以一指喻天地一指其理亦同故以彼人指喻我
非鴈萬物一馬也故曰至人謂天下萬物各有其分同於休美之
得而無是無非也鏡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一風
於指非則天下無是同於是非之者也非若果是亦不得復有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
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其區區各信其偏見
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
舊指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
爲非指矣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
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
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
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善曰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信此二者殊塗也庸詎能識其動靜歟
曰苟且也趣謂求利之人也捨謂不取者也
聞至人之
邪同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漢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
作捨
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善曰六韜太公曰夫人
也志有欲也於此皆謂珥金貂之徒焰焰光明貌
攜謂彈冠拂綬之人也向其遊進自謂攀雲漢而
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炯光也
漢書音義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
炯五日作炯頍古鼎切　善曰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也
言群儁乃致高遠遊雲升
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
之貌或垂領也彪鬢下垂貌素白也
曰士弁服自虎通曰弁冠名
爲白髮或
見或垂領也髮鬢下垂貌素白也
乃見斑白之髮
之終慨然自省
仰群儁之逸軌兮
通俗文曰髮垂而髟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髟字林亦同
斑鬢髟四料五**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善曰
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旦就業夕而自省也
而還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急也孔子曰
濟曰斑謂黑白雜言悟歲
向曰遒迫也

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良曰役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謂精魂也言貪欲以精魂是入死世貪欲之人因執而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揾**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

善曰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猨猨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上也 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為危殆也且不踐其外是得安全之致也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履哉言其危也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

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向曰神龜見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禍思反於貧賤亦難矣

且斂衽如甚**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善曰紼樸也字林曰紱綬也楚辭曰觀祖節而高厲 向曰衽衣襟也紱綬也言故依綬棄榮利以自遵厲也

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善曰水田曰皋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皋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 向曰皋澤也言耕於沃壤之地得輸稅餘自供也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

善曰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翰曰湍流菊草也揚芳謂揚香氣也澨亦水崖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五臣作鯈長流切**之漱漱**

四畜反 善曰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漱漱遊貌也 良曰澡浴也涓涓水流貌游鯈小魚也漱漱游行貌

逍遙乎山川之

阿放曠乎人間之世

善曰莊子有逍遙遊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里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 濟曰逍遙散逸見阿曲也故曠謂無拘束也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銑曰優游自樂何以終其天年而已

雪賦

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善曰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銑同善注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善曰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莫也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傅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愁風坐自嘆班婕妤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向曰暮盡昏莫積厚也愁雲陰雲也

梁王不悅遊於兔園

善曰此假設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善曰漢書梁孝王侍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弘農都尉去官游梁 翰曰言置酒命賓朋也召延皆招致之辭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善曰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良曰司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賓客之右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善曰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 良曰俄而猶少時也霰微雪也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善曰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小雅詩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銑曰北風衛詩南山雅詩皆歌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

授簡於司馬大夫

善曰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賓
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銑曰簡實也所以書
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
揣初委稱為寡人賦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說
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 銑曰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
秘之思妍美之辭盡其容色量其所稱為寡人賦之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善曰
北面再拜也賈雅曰逡巡卻退也 翰曰逡巡而揖敬王命也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 善曰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山峙於西域 善曰
天山冬夏有雪 濟曰雪宮在齊
故不建東國雪山在西域峙峻也
岐昌發詠於來思姬
滿申歌於黃竹 善曰穆天子傳曰
姬周姓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
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
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閟寒乃於
騁國中大雪人東穆王作黃竹歌
曹風以
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善曰
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
之奏幽蘭白雪之曲因贊遠以
之曲郢
楚邑名
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
陰德 善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
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
秋楚遭巴曰大雪其舉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休威宗均春
曰雪為陰臣道也向曰隱公之時平地尺見戎大
熟為豐年也相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徵沴
不和
之氣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
嚴氣升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
之月天氣上騰 良曰季若寒雪賦曰嚴氣殺立罷開寂
濟曰其清其物也至律窮十二月也嚴寒氣也

升上
焦溪涸 湯作暘五臣 谷凝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
也 成吳謂之焦泉
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銑曰焦溪溪名暘谷日所出
也 洌凝水
皆水凍也
火井滅溫泉冰 善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
水黃之得盛後人以火投井即滅至今不然又曰西河鄢
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
泉 銑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
火溫泉溫湯也滅謂寒而火滅也
沸潭無涌炎風不
興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阿季
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
壽水常有火風夏日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
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
北戶墐
扉裸壤垂繒 善曰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毛萇
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東夷傳曰
東門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
北之戶也裸裸也
比戶以避寒不衣
衣之給亦垂繒帛也
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
氛累靄揜日韜霞
善曰
五臣作靄作揜

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
北方也
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
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
曰雪紛糅其增加
析歷細下貌
下後遂紛糅而多
藹藹浮浮瀌瀌弈弈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雪貌毛詩曰雨雪瀌瀌
濟曰皆飄飛往來繁密之貌
聯翩飛灑徘徊委積
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 善曰杜預曰甍屋
棟也毛詩曰

是冐傳曰冐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旁二小夾日也翰曰開撒覆也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委積於壽挂不好經過於壁文

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善曰便筆盈雪下迴旋委之貌楚辭曰嬛娟脩竹王逸曰嬛娟好貌說文曰盈堂下居室也釋名曰大室曰廡銑曰便娟縈盈輕迴之貌峙帷幔也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銑曰珪方王璧圓玉眄隰則萬頃同縞杲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音路善曰廣雅曰璐練也穆天子傳口為盛璐茅臺是曰重璧之臺郭公莽箱盧蓋賦曰辭琳琳我之金然即逵也許慎注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向曰縞白也逵道也言雪皆臺道如累璧連玉

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莊子曰南方有積石千里樹名瓊枝良曰階樹盡如瓊矣瓊瑤玉名

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姱口故反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後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

色雪白白鷴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鷴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嫮姱同姱好貌濟曰紈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嫮美也言此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美也

若乃積素未虧五臣作曜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五臣作曜照崑山善曰山海經曰方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翰曰崑崙山玉山也燭龍崑山神也常銜燭以照其中言積雪未銷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龍崑山之玉

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善曰七□是辭注曰霤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向曰蚌水蟲也

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上明繫然流霤垂冰有如此矣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五臣作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銑曰勢狀既多數其不既其述

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善曰包氏論語注曰撫若學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書曰幌以帛明牕也良曰觸擊也幌幔帳也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善曰吳錄曰長沙酃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鄉郡曰荊州中山流酒千日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負疾者若雪賦曰而累綠又加裘而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酎三釀酒也

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

善曰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西堂翰曰鵾鳥也雙舞鵾也雲雁孤飛惠連仕彭城王府其家觀以喻也

折園中之萱草擷階上之芳薇善曰上二句

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善曰杜篤衆頌曰千里遙思韓反劉毛詩曰攜手同歸向曰枝葉喻兄弟也言思弟在千里霜雪與兄弟相違恐念千里願與之同歸

鄒陽聞之懣然莫本反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善曰荀子曰子貢懣然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銑曰鄒陽服其辭悶然心服之恐其所美以為唱和授賦之末而就歌積雪焉

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辭曰莫佳人兮椒蘭薰火煙上出也字

銑曰黒翰曰依開帷帳援引燎爐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顔酡兮思自親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顔酡王逸曰酡著也面著赤色徒何切濟曰謂佳人醉而著赤色也願低帷以昵枕念解五臣作褫直紙切珮而褫五臣作解紳善曰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五臣作燿於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死不得見陽春銑曰鮮耀也言雪之光耀豈寡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枚叔起而為亂善曰毛萇詩傳曰繹陳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銑曰言王尋繹吟翫其辭扼腕以美其詞使枚叔為亂以終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

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而滅善曰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劉熙曰孟子以白為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否也向曰羽玉雖白或輕或貞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五臣作燿不固其節善曰蔡邕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翰曰太陽日也正曰不隨玄陰而昧者貞正也日乾耀不守節者知退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良曰此言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依也謂上下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善曰任猶因也污泥相染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嗚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銑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

嘗為之有焉

月賦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曰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成有時闕也

謝希逸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生至光祿大夫泰始二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善曰假設陳王曹植也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翰曰應劉二子初喪亡植惜其才當然憂愁以多暇比皆假設以為辭綠苔生閣芳塵凝榭善曰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榭臺上屋也翰曰苔生於閣芳塵凝榭言苦求依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悄焉疚懷不怡中夜善曰毛詩曰憂心悄悄五臣作怫小七起呈也

雅曰疲勞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銑曰悄憂也言心憂而其儀不分至於半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善曰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步余馬兮蘭皋王逸曰皋澤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苑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蔡邕獨斷曰清肅皆靜也寒山秋坂並在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善曰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曰躔徑也行也翰曰謂深崇高也亦吹也方言曰運行北方曰北陸躔行也秋時又漢西南斜遠於左界之次謂日在北道披虛危之次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又陳風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良曰曖掩也沈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

謂斯作文章也**抽毫進牘以命仲宣**善曰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說文曰牘書版也濟曰假言仲宣以序情**仲宣跪**渠委**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善曰聲類曰跪跽也跽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良曰跪拜鄙邊也自言東邊幽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小樊籬也**昧道懵**莫鄧**學孤奉明恩**善曰說文曰懵目不明也向曰昧闇也言闇於道不明於學銑曰虛奉明王之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濟曰沈潛地故稱義高明天故稱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善曰春秋說題辭曰[illegible]曰既飽見盈也春秋感精符云[illegible]者陰之精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善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於東故曰擅始生於沼故[illegible]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illegible]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也[illegible]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illegible]曰取[illegible]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於東可代日之明故也月生於西可繼於日之曜也故云嗣也英木花也冥闇也**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善曰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占於有黃[illegible]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常娥竊藥奔月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翰曰玄兔月也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張衡觀象賦曰[illegible]帝張衡東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姮娥竊以奔月因以為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照耀帝王之臺后妃之庭**朒**女六**朓**他了**警闕朏**斐**魄**普白**示沖**善曰說文曰朒朔而月見東方縮朒然朓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狀也尚書五行傳曰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也朏闇謂之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也禮記曰君子警不自滿大也所闕德示冲言謙冲不自盈大也良曰朓朔而月見東方曰朒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向曰月初出地見生魄所以示人君謙冲之德也**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善曰長十二辰言月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行十二辰歷于箕則多風月離于畢則多雨也**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善曰台三台也軒軒轅之宮春秋[illegible]台宇也[illegible]記曰中宮文昌星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晉灼曰軒轅者帝妃之舍也[illegible]日[illegible]以[illegible]焉[illegible]日軒轅**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善曰吳錄曰吳夫人孫堅之妻也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書曰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元后翰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書李夫人亦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謂倫委其精以昌吳漢融亦昌也融明也**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善曰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禮記曰仲秋[illegible]止[illegible]**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善曰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漢書武帝悼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良曰椒山頂也瀨水石之急也言秋天清遠月光萬[illegible]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善曰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列宿掩縟長河韜映**善曰說文曰縟繁采飾也[illegible]也明也向曰昔列宿之光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柔祇雪凝圓靈水鏡**善曰柔祇地也圓靈天也毛萇詩傳曰[illegible]向曰言月之光彩照地如雪照天如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善曰觀宮觀也除階也銑曰連觀飛觀也說文曰縞鮮色也言月照觀宇庭除皆如霜冰之潔也縞白也**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善曰魯靈光殿賦曰[illegible]章華臺賦曰妙

舞曜於陽阿長韶賦曰磬襄苑縣周禮曰大夏苑縣鄭玄曰苑釋也字林曰苑解也韋昭曰苑發也　濟曰縣軒懸也罷晝曰之嵩樂其夜宴法妙舞發新聲之樂**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善曰篁竹叢生也思善風吹篁也　良曰去燭之所就於月殿并進琴酒　翰曰秋涼之夜心自淒傷風吹叢篁自成音韻**親懿莫從羈**五臣作羈

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善曰親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羈孤羈客孤子也言懿親不從遊而羈旅之孤更進也詩曰鶴鳴九皐皐禽鶴也抱朴子曰咬鶩獨立而皐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哀聲也　向曰聆聽也朔管北胡之笛也言親懿者不相從羈旅者孤子遞為進見而聆皐鶴胡笛之聲**於是絃**

桐練響音容選和善曰絃桐琴也廣雅曰練擇也練與柬音義同相臨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吴琴賦曰譬其風声揮其聲音壽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　翰曰言擇妙響選和音也

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善曰房露蓋古曲也大戴禮曰雅房與房露右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以為音不知音也　良曰房露陽阿皆曲名也悲哀而不知所為也**聲**

林虛籟淪池滅波善曰聲止也言風將息林籟已大波滅索然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衆竅為虛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郭象曰風止則衆竅虛韓詩章句曰從風而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毛詩曰河水清且淪猗說文曰淪小波也　濟曰謂風止林籟不鳴淪文也池水波文皆滅也**情紆軫其何**

託愬皓月而長歌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情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王逸曰紆曲軫痛也　良曰愬向也言彼風明月向之也　銑曰憂思紆曲軫痛無所依託但向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

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崔寔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也　銑曰美人謂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

去音信復闕隔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臨風歎兮將焉歇**五臣作歇**川路長兮不可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恍兮浩歌　句曰臨風歎息不止以思見君子但川路長遠不可踰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

失善曰說文曰景光也毛萇詩傳曰翕然失色之貌莊子曰夫子聞之變容失色張華博物志曰黃帝反歸迴欲若有失也**又**

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

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五臣作霜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歲既晏兮孰華予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將乾年歲方晏人無與歸又曰佳期可以還歸也佳期謂君子微霜沾衣言君子可以進退不仕恐寒冷將及人也**陳王曰善乃命執**

事獻壽羞五臣作羞**璧敬佩玉音服之無斁**五臣曰古之成叔曰被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于左傳曰楚靈王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甲兵有周無斁爾雅曰斁厭也　濟曰言王善其詞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以伸宣也恭敬佩帶反覆無斁厭也

鳥獸善曰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鵩禽即鳥也

鵩鳥賦　并序

賈誼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吳公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誼為長沙王傅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溼國

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鵩似鴞不祥鳥也善曰晉灼曰巳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曰祥善也鵩鴞皆不善之鳥

濟曰

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五臣無長沙二字

卑溼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善曰韋昭曰謫譴也翰曰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溼之地良曰

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五臣無兮字

四月孟夏善曰[illegible]太歲在卯曰單閼[illegible]

日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庚子日斜兮五臣無兮字

鵩集余舍善曰[illegible]

日日西斜時也

向曰斜謂日昳

止于坐隅兮五臣無兮字

貌甚閑暇異物

來萃兮私怪其故善曰[illegible]萃集也

鵩也私心怪其有何故也

發書占之兮五臣無之字

讖言其度曰野鳥

驗之書晉灼曰[illegible]

以發端驗之書言怪異之變于[illegible]

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兮余何去之

吉乎告我凶

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

翰曰問鵩鳥有吉事當告我有凶事當告我

其災咎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有期

善曰[illegible]死生之遲疾也

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良曰[illegible]以臆中之事請對

以臆中之事

曰善無曰字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善曰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如是無休息

翰曰斡轉也鵩冠子曰斡流遷徙因無休息

化而轉反覆無窮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善曰韋昭曰

嬗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始蟺蟬之嬗化也或曰

蟺相禪也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蟬之蛻皮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善曰沕穆深微貌也鵩冠子曰美惡

向曰勝舉也言

化無窮何可勝言

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善曰鵩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

子注曰倚因也聖人曹[illegible]之而能悔過責己修善則

禍去而福來也中人[illegible]福而為[illegible]然[illegible]福去而

禍來也

銑曰禍已福生是禍伏[illegible]福中

憂喜聚門兮

吉凶同域

善曰鵩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最亦聚也董仲舒曰禍著在明憂喜在門

令曰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

禍福之相[illegible]也故云聚門同域

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史記曰越王句踐

子曰失[illegible]成而吳敗

善曰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

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

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

王句踐使[illegible]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

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

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

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

厚禮而身以之事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不聽

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赦

越平勾踐自會稽歸刻備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

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乃自殺吾無以見子胥

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越曰棲越滅吳稱霸

良曰吳王夫

差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強

盛後卒為越王句踐敗而滅之以成霸業

斯遊遂成兮

卒被五刑

善曰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

為趙高所譖身被五刑

翰曰李斯取相位既

成功後為趙高所譖卒被五刑而死

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

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

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傅說得之以相武丁

胥靡刑名傅說代人為刑也武丁殷王名求之以為相

濟曰

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 善曰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鶡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纆也 向曰糾纆繩索也兩股相纆言禍福相糾纆爾如之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 善曰鶡冠子曰然則有始孰知其極河上公老子注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上也 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 水激則旱 戶但切 五臣作悍 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 五臣作震 盪相轉 善曰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爲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爲有常則乎鶡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翰曰水矢以飛流不覺爲涌矣若緣物激之勁速更增悍遠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轉無常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 善曰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 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不止 大鈞播物兮坱 烏朗 圠 烏八 無垠 善曰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 良曰鈞輪也上曰天下曰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坱圠無限際也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善曰鶡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 濟曰言天之與道其理深遠不可預爲思慮謀度也 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 善曰鶡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鶡冠子曰同合消散聚焉知其時 翰曰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 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 五臣無兮字 安有常則 善曰莊子子來曰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爲生散爲死合散見上注 向曰以鑄冶爲鑪也工巧人也言以天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成形散而歸無形自無生自無形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爲無 銑曰變化反覆無始無終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 音團 善曰控摶愛

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摶或作揣習均曰許慎云揣量也度高曰揣言何足愛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爲量與習均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摶爲量義以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摶字如淳孟康義爲是也鶡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也 濟曰變化還轉倏而爲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控引摶持也 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 善曰患音宦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良曰言人死化爲異物此造化之常何足以爲患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善曰列子曰小智自私惡之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鶡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 良曰小智寡之人自私愛其己賤於萬物獨貴我之爲人也 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善曰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可莊子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翰曰通達之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己故云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

兮烈士徇名 善曰列子云貪士之徇名貪夫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徇營也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 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善曰鶡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夸者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 銑曰自矜夸者死於權利也衆品皆貪生惡死 怵 戍 迫之徒兮或趨 要 西東 善曰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然追追貧賤也東西趨利也 濟曰俗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安也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 求殞 若囚拘 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因拘之貌 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愚者繫縛俗累因如囚人之拘束也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拘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鶡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與道俱行 衆人惑惑 五臣作或或 兮好惡積億 善曰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鶡冠子

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 向曰惑惑猶事西也眾人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多也 **真人恬漠兮** 平聲叶 善 **獨** 五臣作 **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韻 曰大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德之至也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無更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吾喪我乎我喪我之自喪 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漠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遺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

寥廓忽荒 上 **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 遲 **則止** 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鶡冠子曰與道翱翔孟康曰易坎為險艮為止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為坎又以易大明則行辭則隨鶡冠子曰乘流以逝也 良曰寥廓忽荒言真人與道同翱翔而已 水猶木之浮水行止隨流也坻小洲也 **縱軀委命兮** 五臣無兮字 **不私與己** 善曰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 翰曰委身命與萬物同不私愛也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善曰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向曰生為浮寄死乃安息

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善曰莊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銑曰深淵靜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翰曰隨無所散舟任運真人用心不搖動無所向可以之為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鄒氏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善曰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良曰有德之人無災累又知天命何憂患哉 **細故蔕** 丑介 **芥兮何足以疑** 善曰鶡冠子曰細故蔕芥足以疑蔕芥古字通 良曰細故小故之人也蔕芥 揖子虛賦曰蔕芥剌鯁也 休惕也言小技之人休惕於災變何足與言疑滯之事乎

鸚鵡賦 并序

如鵝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 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曰舌似小兒舌腳指前後各兩 鵡一作鵡 莫口切

禰正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 **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 **今日無用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善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向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也 **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 五臣作暉 善曰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翰曰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毛有赤者故曰火德 鄭玄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朱雀鶉火之禽也 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挺特也出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寄於西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稟之故曰含火德也 **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纖也 **故其嬉遊高峻棲跱** 五臣作峙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

咬咬好音善曰說文曰嘵樂也時立也說文曰紺深青而赤也韓詩曰采采衣服韓君曰采采盛貌也鸝鵰曰咬咬鳥鳴也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良曰嘵嘵時立也紺青色趾足也綠衣謂毛綠色也背翠色故云翠鳥聲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固作故配鸞皇而五臣作依之等美焉比德五臣作翼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翰曰偉美也靈表謂鳥之可以觀也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之隴坻流沙也隴坂名流沙地名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善曰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以得鳥也翰曰跨度也冠出也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自古有之

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緬比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沃壤是知苦樂異宜也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鷦鷯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也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收典秋之神整轡御秋也 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毛詩曰哀鳴嗷嗷 漢書谷永上疏曰赫赫命之臣罪不赦 揚容貌歲曰夕而顦顇也 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與羣游其聲激切容貌顦顇 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 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 毛萇曰隕墜也 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 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聲 翰曰放臣謂得罪見逐遠國者棄妻謂夫放之者歔欷悲也 感平生之遊處兮若壎喧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 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 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 高誘曰胡越喻遠 向曰感平生遊處如壎篪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壎篪並樂器相和者也胡在北越在南言遠也 順籠五臣作櫳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知躕誅 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檻欄也 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楯 說文曰牖穿壁以為牕也 韓詩曰搔首踟躕 薛君曰踟躕躑躅也 銑曰順從於籠檻之中窺視人之戶牖思其形也踟躕將飛貌 想崑山之高嶽五臣作岳思鄧林之扶疏五臣作踈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五臣作寃毒於一隅 善曰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上林賦曰垂條扶疏 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毛詩曰豈不懷歸 賈誼曰毒痛也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翼之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苟竭心於所事

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 楚辭曰不敢忘初之厚德 良曰且盡心所事當敢背惠忘其初恩也 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毛詩曰欲報之德 司馬遷書曰效其款愚 渝變也 盛恩久不變也 良曰託命委身當守死報德盡辭以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長久而不變也

鷦鷯賦并序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 鷦音焦 鷯音遼 又方言曰桑飛 郭璞注曰即鷦鷯也 自關而東謂之工雀 又云女工 一云巧婦 又云女匠

張茂先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後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銑曰華有感於鷦鷯賦以比鳥小而能安也

鷦鷯小鳥也五臣無也字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 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 良曰生養也言翔集於此養生之理足也 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濟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所居處卑下故物無害之也 繁滋族類乘居匹遊 善曰列女傳秦后曰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 向曰四馬曰乘言族類繁滋居必乘遊乃匹也 翩翩然有以自得五臣作自樂 彼鷲就鶚鵾昆鴻孔雀翡翠 善曰翩翩自得之貌 毛詩曰翩翩者鵻 說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鵾鷄也 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鳥 色多力 鵾狀如鶴而大 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 異物志曰翡赤色大於翠 頦藍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 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

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善曰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寒門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沖天蜚與飛同字書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為刀鈹 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沖天觜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善曰繳生絲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 銑曰鷲鶚可以贊而鵰鴻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嬰繳以為鷦鷯無患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善曰易坤曰天地道生萬物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illegible]曰多端勝協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濟曰播布類種也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善曰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翰曰攝養也育翩翾之陋體[illegible]兮無玄黃以自貴善曰[illegible]翩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 良曰育養也翩翾小飛貌小也言毛羽無玄黃之色可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善曰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向曰毛不可飾器故不為俎豆之實鷹鸇[illegible]過猶俄翼兮善無兮字尚何懼於罿衝罻音尉善曰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鸇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罿罻皆網也 銑曰鷹鸇鷙鳥以其小傾翼而過罿罻小網翳薈烏會蒙籠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籠翕習盛貌 翰曰翳薈蒙籠蒿草盛貌飄颺高飛貌翕習急疾貌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其

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濟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良曰盤樂也是處可棲故無滯閡是處可樂故無常所以荊棘為陋而陋之不以蘭茝香而榮之也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善曰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莊子曰守道順理 向曰不羣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故不為物患也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古害不飾表以招累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買也 向曰懷寶者人以害而取之如人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貴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靜守約五臣作性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則寡尚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 五臣作遠[illegible] 向曰自然之性也[illegible] 濟曰言鷦鷯性不自矜持動不煩處任自分資用不為人所誘惑鵰鶡何葛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五臣作逸善曰[illegible]天子傳曰[illegible] 五臣作鷹曰青鵰執大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鵰亦能食麞鹿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多鶡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鬭死乃止 良曰鵰鶡二鳥以觜距而為人用也鵠鷺大肌肉之充皆為人所取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善曰說苑曰鵾雞文采皆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名也言其處鳥獸險遠之處咸美羽而豐肌故無

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善曰文子曰羽
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
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銑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為人所斃斃死也鴈自南向北以
翟充不能高飛常銜蘆以避繳終為時人所殺蒼鷹鷙而受紲五臣作紲音薛鸚
鵡惠而入籠善曰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紲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慧
而能言又曰閉以雕籠濟曰鷙猛也紲係也屈猛志以服養塊苦對幽縶於
九重善曰淮南子曰塊然獨處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濟曰猛志謂鷹性也言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言獨
幽縶九重謂君門也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
之林野慕隴坻丁禮之高松善曰鍾岱二山鳥之所産漢書曰趙地鍾代迫近胡
寇始寧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向曰鸚鵡變

音聲以順人之旨摧羽翮以為人用也鍾岱二山名出鷹隴坻出鸚鵡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雖蒙幸
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
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鶢表鶋居避風而至善曰國語曰海鳥曰
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以是歲海多大風翰曰鶢鶋避風於魯東
門臧文仲祭以鍾鼓條枝五臣作支巨雀踰嶺自致善曰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
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善曰漢書曰左提右挈銑曰提挈
萬里謂大雀也飄颻逼畏謂鶢鶋畏鍾鼓聲也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
也五臣無也字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善曰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illegible]
濟曰體大鶢鶋也形瓌謂巨雀也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
睫接大鵬彌乎天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

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鵾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
雲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雜繁其類各殊也鷦螟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
將以上方不足而五臣無而字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
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
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而差數覩矣歸田賦曰安知
榮辱之所如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鷦螟也論天壤遠觀之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鳥獸

赭白馬賦 并序 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形白雜毛曰駁駁亦也則赭白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累遷祕書監卒官 向曰宋文帝愛揮其馬躬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善曰論語曰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駿趫迅而已 伏 趫去妖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中丞昭君辭曰與季鷹天山崩風蕭河溴翔嘷裂莫茄不原備代獸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延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驕毛萇曰驕壯貌驕與驕同並錫爲切 濟曰駿馬名趫壯迅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重壯疾而已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 銑曰語謂人之語端也克有此神馬蓋人之所語崇美其聖德代代榮其至德

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隩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秘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 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玉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 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翔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之簡帝心司馬彪莊子注曰皁櫪也 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皆當錫賜也皁馬櫪也言自天子簡而賜焉

服御順志馳驟合度 善曰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延於馬者樂制之 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合節度也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褭養兼年恩隱周渥 善曰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服虔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曰褭愛也周書曰小人與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銑曰齒歷年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受養兼於暮年是帝之恩私周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善曰說文曰殫盡也棧棚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皁棧馬親曰棧若桴林施之濕地也 向曰斃死也棧以板為之承馬足也

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 善曰崔瑗胡公碑曰撫我末臣頑蔽無聞書曰命陪侍之臣求天子六宮末臣延之自謙也同獻謂同諸侍臣

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 五臣本作十有四載 盛烈光乎重葉 善曰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列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 良曰言盛大之業光明於此

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 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 銑曰言宋帝武義文教於遠方粵於迄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盡已優洽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 五臣本作既 接 善曰虞書東方朔傳曰陳泰階六符孟康注泰階三台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天之三階三階平則風雨時國語曰興王賞

諫臣 向曰泰階三台星也上下皆平謂太平
執政也言大平可升興王之迹可接於古也 訪國美於
舊史考方載於往牒 善曰西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鑒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
事漢書注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謂丈札牒也翰曰
訪古先帝王所寫之美者於書史之中考興王之用於往古
圖牒之上良馬之瑞者以比今也方宜載則也牒方書史之流 昔帝軒陟位飛黃服
皁 善曰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雒授暨尚書曰女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高誘曰飛黃
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后唐膺籙赤文候日 善曰尚書□□曰堯也春秋命
譽序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錄圖代赤文候日即至于口稷也已具序注 漢道亨而天驥
呈才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
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
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
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
勒靽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
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翰曰言漢德通暢方
天馬見 魏德楙而澤馬效質 善曰說文曰楙盛也魏志
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于阜 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
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 善曰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
對之以祀和合于司律也 良曰伊惟也美其才故言間出以
光榮瑞祥圖也漢得天馬作歌云天馬來從之辭此皆入於
律呂登於郊廟 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又以高室之威
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
人清道也 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警
蹕也警蹕出入清道也 是用 善本無此二字 精曜協從靈物咸秩 善曰
協合也論語撰考讖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精曜也
尚書曰蠢蠢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濟曰精曜天駟
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 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
而率順 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
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騊駼郡太守箴

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良曰暨至罄盡也九
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 有肆險以
稟朔或踰遠而納貢 善曰肆險入慕化也長楊賦曰故
平不肆險鉅者賦曰田□□□□
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貢蒼頡篇曰貢獻也說文曰書曹禮
也 銑曰肆棄也言九寓之人皆棄險遠習正朔納貢於
也 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牣音刃 阜盛也周書 善曰
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
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
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 總六服以收賢掩七
曰充牣多也說文曰牣滿也
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
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是為六服爾雅曰九
戎而得駿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
胤 善曰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驥華騮之驥騮盍
陽雲乘風歷聿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 良曰乘
魏明帝詔曰先皇嘉其駿狀特齊 濟曰乘風先
景言迅捷也淑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迅疾也 故能代
驂象輿歷配鉤陳 去聲叶韻 善曰毛萇詩傳曰在
驂象車孫柔曰從□□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
輿婉僤於西清晉天文志曰鉤陳大帝之座 良曰象輿
車也鉤陳天子衛也此馬武
帝賜文帝故云代驂歷配也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
聖祖之蕃錫 五臣本作賜 留皇情而驟進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數
也風俗通曰張伯生善馬價 祖高祖也室文帝也易晉卦
曰康侯用錫馬蕃庶 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益振此馬帝為
蕃王高祖賜之故
云留皇情而驟進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 文下 植髮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善曰相馬經曰良馬一寸以筋
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鬣上毛也
尾欲梢而長張敞集曰蒼蠅新製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
頭欲削成尾如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莊云成人
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
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
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
雙璧似月 翰曰摩筋勁骨毛髮長植也 異體峯生

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 善曰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敦銘曰驥騖駟逸濤踴霧㩲 濟曰峯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超攄驅騖行走貌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轍不踐轍滅沒皆言疾也

簡偉塞去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 善曰塞紫塞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傅玄北都賦曰蘭驥絳驄也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并越四地名也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也言偉於塞門獻於絳闕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荊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晝日出後言馬疾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去聲叶韻 善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虢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萌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之舉勸必書以訓人 銑曰教習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言此恐君遊遠無度故發此端也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 善曰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也臧孫諫曰天子巡幸 翰曰文帝高祖皆好東此馬遊豫

飛轡軒以戒道環彀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 善曰轡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彀騎熾爗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漢書曰王尋勒諸營皆按部綜東京賦注曰馬步營則和難勒兵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萇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向曰輶軒輕車也鸞鈴也彀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

具服金組兼飾丹雘 善曰金組二甲也鄭玄毛詩箋曰卓宋來東下金甲音子叶韻

寶鉸星纏鏤章霞布 善曰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雘黝屬倘飾切鉸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酎宴賦曰朱雉赫以霞布 濟曰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文

進迫遮迾作列五臣本

卻屬輦輅 善曰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曰迾古列字也 良曰迫遮也迾猶衛也列行也言馬進則守衛天子以為行列也卻後者則充屬從之車也輦輅車也

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欻忽也說文曰翥飛也 吳起也傅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鵲勢越鴻鶩甘泉賦曰西有所藹濩略綏綏張景陽七命曰蚪蹋蹻驤麟蹤龍翥 翰曰皆奔走狀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善曰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銑曰弭猶猛之姿奉引天子之駕挾也 鸞之皃 金露婉順其心待天子之駕御也

至於露滋月 五臣本作于 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肄威稜 五臣本作肄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毛詩曰肅霜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詔曰威稜憺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濟曰肆繳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繳典稜也

臨廣望坐百層料平武藝品驍騰古亮 善曰地理書洛陽故宮名曰廣望觀 令而望 眾壽曰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善曰毛萇詩傳曰驂有和鈴左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良曰流藻馬飾也周施言鞭轡皆設也雅曰騑騰奔也 穰疏日夕 善曰 戎藝之士類騎騰之馬也 向曰 ... 相馬之精也

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善曰相馬經曰馬有睨影高頭鳴者良馬也超走折住也

分馳迴場角壯永埒 善曰分馳迴場言分路而馳迴旋場埒也 銑曰迴射馬射分走殿射於迴地長埒也角競也

別輩越群絢練夐絕 善曰絢練疾貌 向曰絕也

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善曰捷猶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使促也應場馳射賦曰搆形鼓華鼓趣節為之疾 旌陽王與韓兆書曰華鼓建朱節 濟曰今馬疾故使鼓擊之 聲急也言越於趫捷疾而迴遠也射必擊鼓以節馬步之夫促手而擊之

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

善曰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矣者
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
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
素人皆射帖名銷壁者也雹散冰裂皆中帖之狀膺門沫
赭汗溝走血善曰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向曰大宛馬
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䬝音悔踠迹迴唐畜怒未洩五臣本作
濟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五臣本作朋悅善曰方言曰
獸也南都賦曰收歡命駕分背迴塵東都主人曰馬蹄
士怒未洩言其前之帝也周易曰乾為天毛詩曰彼都人士
翰曰唐道也深散也蹤別書然謂踠驟之勢未散也
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羣聚也妍變
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五臣本作屬跼鑣轡之
牽制五臣本作掣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
朔雲而蹀足善曰羽獵賦曰虎豹之凌遽曰蜀連也字林曰蹋蹀行不申也擁通都
文十四　七
馳騁猶為劉未四馬遲書曰肅邑大都說文曰蹀義高驛也
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
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奮翼胡
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枝又蜀都賦曰良馬蹀足輕車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皆以連屬而牽制街
之隘苑故眷望西極朔雲冀申奔逸也安得勇烏也西
極天馬所出也朔雲朔方雲
中二郡也蹀足謂疾行也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
轂纖驪接趾秀騏五臣作驥齊亍丑綠反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
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
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也李
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騠毛萇詩傳曰騏
綦文也音其驪京蟣切向曰紫燕綠蛇纖驪秀騏皆駿馬
名也駢並也衡
車衡也亍行兒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
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
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
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
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銑曰覲見也言駕此馬

經過王母帝臺所居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善曰司馬相如大人
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人
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轍迹見下文監武
穆往向書伏孔氏之軌躅良曰跨編也
言事遍中州盡人神所行之迹軌躅皆迹也然而盤
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
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
前代善惡為明鏡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
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放也庾元規表曰為國取
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
盤遊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
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道義之方天子乃輟駕迴
慮息徒解裝鑒武穆五臣本作穆憲文光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
喟然遠望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楚
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
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
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
文十四　八
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凶行日三
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
詔曰是時名郡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翰曰輟止也天子
止遊畋廣解息徒衛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
為憲法也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
跱衡善曰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勸恤民隱
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
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前策而進
之馬驚敗銑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烏若
鳩翔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
帝左股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大山至滎陽有烏鳴軾中
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烏鳴軾帳弓射洞胸
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
書理馬援曰飛鳥跱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濟
曰人有隱痛不濟者發於此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跱
立也衡車軛也言今戒懼
出豕突馬立恐驚馬也故祗慎乎所常忽敬五臣本作警
備乎所未防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微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良

赭白馬賦

曰祇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
謂自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為警戒　輿有重輪之安
馬無泛駕之佚　音逸　善曰蔡邕獨斷曰乘輿重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外乃復設轄然
重輪即重轂也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
之覆也如淳曰方腫切　翰曰天子重輪取其安也佚過也
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　善曰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三百
四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秩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
周禮注曰秩祿廩也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銑
曰濯龍內廐名
奧深委與也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
質　善曰韓賦曰孟猛志以服善嵇康養生論曰從　曰
得老從老得終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
天
情周皇恩畢　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綽矣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　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
帝先致白虎諸神物乃下
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至其容儀
於時駔子朗駿充階街

佰兮　善曰說文曰駔壯也子朗切駿駔之馬充於衢街此皆驥者
賦曰驊馬良駿驗王良持轡主曰驅驗馬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房中星為天駟黃
伯仁龍馬賦曰貞真之精表靈匹雲
之矩則郭璞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
雄志倜惕儻精
權奇兮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　銑曰言雄壯之志倜儻絕羣也權奇善
卓異也
既剛且淑服鞿機羈兮　善曰左氏傳曰大子見王戲云馬之剛矣轡
兒衍
之剛矣　銑曰剛壯淑善也鞿羈轡也言壯而善也
機結在頭曰羈
服於轡
效足中黃殉驅馳兮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步追良御而效足　良曰中黃中營也
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龍河馬天馬曹植
令曰今皇帝撿乘輿之亂竭中黃之府
以身從物曰殉言效
天子之營以從驅馳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善曰漢書陳寶曰此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
世　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覆蔭也
竟先朝露長

委離兮　善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
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白武表曰常恐先朝
露楚辭曰長委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萎
與委古字通　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棄同惠離
別服
御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
子晉崔文子者學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及淮南
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
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
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
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
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孕千
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其後短
廷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

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目眼露赤
精羽兒純白身則喜舞下則巧聲前睛毛則
善飛翕羽蠶腹則能產前輕則能舞
後則善舞其脛細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　善曰曹植光讚曰鍾當也　翰曰鍾美
迥之明心　也美其輕浮放曠文藻之質清遠之心也
指
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　善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
名閬風顛一角正東名崑崙宮
向曰蓬壺崑閬皆仙山名
匝日域以迴騖窮天　善曰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海者
也長楊賦曰東夷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
擬古詩曰舉翼凌天步欸文雖出彼而意殊不以文害意
也　良曰日域天步皆至遠也言能窮盡天下而為遊焉
步而高尋
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
頂凝紫而烟華　善曰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
云方多相鶴經曰露目赤精目睛也遠
翰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既雖既遠
年壽又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
引員五臣本作圓吭何剛

舞鶴賦

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若華反善曰相鶴經曰高脛踈節則多力王逸楚辭注
曰婉好也吭胡朗切銑曰吭頸也姱美也引頸細而曲促趾高跡大多姱美也疊霜毛而弄
影振玉羽而臨霞善曰閔鴻羽扇賦曰同繳素於秋霜江逌扇賦曰浸澤冰鱗瓊英亦玉也
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池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善曰十州記曰
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向曰言鶴朝翔夕遊
戲飲啄於中也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
禽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鵠賦曰冠雲霓而張羅濟曰厭棄江海遊山澤掩遭羅罹
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羅高及雲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善曰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也歲崢
嶸而愁五臣作悵暮心惆悵五臣作惕而哀離善曰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

文選十四　十一

蓋鶴物之鳥趨翰曰凋歲而愁自悼銑曰崢嶸零落貌惆悵悲傷貌於是窮陰殺節急
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坤靈本草經
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貞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
風飄石折樹銑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
河雪滿羣山善曰海賦曰羣山既略翰曰嚴嚴慘烈皃皎霜露殺物故云苦也既而
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
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善曰廣雅曰廓空也繁文奇雞詩曰天漢迴西流
句曰氛昏陰氣也歇止也違漠鴈背沙漠以就溫也臨驚五臣作清風之蕭條對流
光之照灼唳力計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善曰
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嘆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

舞鶴賦

相關云雙飛去見前向曰鶴備風舞赤光謂日光流下也唳鶴鳴也丹墀天子皆陛也金閣以金飾閣也始
連軒以鳳蹌七良終宛轉而龍躍善曰舞賦曰翔鶴翥連軒翔鶴經曰鳳翼則
善飛也書曰鳥獸蹌蹌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濟曰鶴舞之貌躑躅徘徊振迅騰
摧驚身蓬集矯翅雪五臣作雪飛善曰或飛騰或翔抑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
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良曰驚鶴舉如蓬飛雪也離綱別赴合緒相依
善曰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易赴或合而相依銑曰舞之行列離合貌將興中止若
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善曰颯沓群飛貌孫矜莊也顧盼也遷延徐退
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辭曰思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翰曰將起復止先去復還遲暮者矜顧自賴貽也遷
延是暮晚書徐緩逸翮後塵翱翥先路善曰言飛之疾塵起居翮之後翮飛在路之先
楚辭曰來吾導夫先路翰曰逸翮之急疾在塵後翔翥飛也先路高路也指會規翔臨岐

文選十四　十二

矩步善曰會四會之道岐要路也劉熙定曰鉤驂二枚在四會遺節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
良曰指會收步皆會之規臨拒其節步皆中規矩態有遺妍貌無停趣濟曰文態
言多也貌之後將許不停其趨奔機逗節角睞力代分形善曰節奏之
[illegible]良曰機會也趨也節文曰逗止也角睞也廣雅曰睞視也言奔會止節以睞宋相視各分退一
也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淩亂浮影交橫
善曰相交而交橫舉翮相並連聲而鳴也銑曰言長
鶴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叢發字書曰洊仍也翰曰存重也言鶴變態相參差相重而密也
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善曰毛羽
色故云若無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言煙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也
美其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善曰韓詩曰聊樂我魂薛

君王曰煙神。銑曰言睹
者意散目極迷不知所從　**忽星離而雲罷**五臣作罷　**整神**
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五臣作惆惕　**以驚思**
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霽而龍與螾螘
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頹薄怒而自持孝邑遮行賦
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高而難絕　銑曰星離雲羅謂鶴散
立貌整御容鶴翔飛貌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空爲
居高遠惆悵然驚其所思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
兩停丸劍雙止　善曰左氏傳曰齊人伐北燕人歸燕姬
巴童巴俞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壞
也宋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
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
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　良曰
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舞者沮敗恥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
鈴者劍弄刀者言對此鶴
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　**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
能擬　善曰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爲君門白璧
爲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淮南子曰夫歌采
菱發陽阿　銑曰邯鄲善爲歌曲
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
都而傾市　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
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
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而與女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
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郭西閶門外鑿池積土爲山石爲槨
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
中萬人隨觀之遂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死　**守馴**
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善曰養生要曰鶴壽有
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
曰鴻鵠相隨飛　隨飛適荒裔雙翮臨長
風須臾萬里逝　向曰馴順齡年也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
賦云覩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項岱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
賦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
爲精誠信惠
是所爲致也

系高頊之玄胄兮　善曰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
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己與楚同祖
具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
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德水也　濟曰玄水色
高陽氏水
德故云　**氏中葉之炳靈**　善曰漢書曰班氏之先與楚
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
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滅楚
遷晉代之閒因氏焉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班
靈毛詩曰昔在中葉　良曰
炳盛明也靈胄謂虎乳也　**颽颽**五臣作凱　**風而蟬蛻兮**
雄朔野以颺聲　善曰曹大家曰颽凱也南風曰凱風
朔北方也言己先人自楚徙北至
也如蟬蛻之解後爲雄桀揚其聲名於邊地孟子曰蟬飲而不食三
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
時以財雄邊　銑曰秦末班氏壹避地自楚於樓煩
避難於地如沸如颺風颯去故云颽也颺揚也　**皇十紀而**
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善曰曹大家曰皇漢皇也
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
先人至孝成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况女
爲倢伃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翰曰紀代也鴻水鳥也言如鴻
鳥之進有羽儀於上京　**巨滔天而泯夏兮考**
善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
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世
遘愍以行謠　善曰詩云我歌且謠尚書曰象恭滔天
行歌謠意欲散鬱也
言憂思也　向曰莽爲滔天之害泯滅中夏也遘遇也
遇王莽亂愍於生人行爲歌謠
爲歌謠者欲亂之志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
善曰終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
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
所廬　善曰里居也廬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
貴也里居也廬舍也言我父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爲美
去則乎言爲我擇居處也
夫也言保愛我父之所遺法
則爲我擇仁者之里爲廬舍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
與達其必濟　善曰曹大家曰懿美也烈業也
音躋叶韻　先祖也言己先祖遭王莽違則美必富貴
齊民人聖則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
非窮達也真得於此窮達一也　良曰懿美也前烈先祖
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窮厄亦有齊時之志身得

榮宣以有經國之義

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鄙平絕而罔階 善曰曹大家曰蒙蒙昧也眇微也圮毀也言己孤生童蒙微陋恐絕先祖之業無階路以自成也圮皮義切 銑曰咨嗟蒙闇也眇微也言我闇微也

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 善曰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愇愇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殺以降世業不替也 翰曰殉營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其代業毀絕誠可懷也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 善曰曹大家曰言己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向曰言靜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經緯之

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善曰應劭曰拾更也言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玷缺也言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濟曰言不敢拾更也言先人教我謙恭之道令我不敢與鄉人更進己於衆先人謙首而無瑕玷

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五臣作寤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則夢之發夢乃與神交也精誠發於夜夢之中 良曰煢煢孤貌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通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

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 善曰曹大家曰覿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善人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然 銑曰眺望也髣髴不分明貌來也

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 善曰曹大家曰言見神人授我葛藟使登深谷欲墜且持葛來授我也 翰曰葛藟草也臨深峻之谷見神人授我葛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

昒昧昕欣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善曰曹大家曰昒昕晨旦明也言己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 銑曰昒昕音忽

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 善曰曹大家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讖以臆為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讖謂夢書也 濟曰黃神黃帝也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

曰乘高而遌五臣作遇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善曰曹大家曰遌遇也言己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 良曰言乘高遇神微道遠通

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 善曰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銑曰樛木高木也緜緜葛藟纍木之貌南風國風之詩綏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

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善曰曹大家曰惴惴懼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言敬慎之戒也 翰曰臨深谷懼戒懼也二雅皆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 善曰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向曰謂前曰夢登山為吉象

盍孟晉以迨群兮辰倏忽其不再 善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言何不勉進及羣賢時早得進用月日倏忽將復過去 濟曰時不可再也

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 善曰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盤桓不進也佇待也詩曰其虛其邪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良曰言承神

靈訓狐疑盤桓且待時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善曰曹大家曰晦在少也言天地無窮人生有時而盡 銑曰鮮少也言天地無窮人生之時少也

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 善曰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皆艱難之象 翰曰言人事紛亂多艱難而智少也

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 善曰曹大家曰迕遇也上聖之人遭遇艱難然後拔出也井易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然後自拔 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禦也 向曰上聖謂易文王也

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子 善曰公羊傳曰叔武衛侯之弟也文公使叔武攝國 良曰叔武何休曰叔武立為衛君也 濟曰晉文公會盟於踐土衛侯出奔使叔武攝國也

幽通賦

成公弟衛叔行國有人譖叔於公去將欲自立成公將立
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管
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善曰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郤將殺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之良曰管仲嘗射齊桓公射之中鉤桓公後立爲君以管
仲爲相是成己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善曰韓大家曰
詭反也學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
也銑曰言變化之相反如此誰能預知雍造怨而先
賞兮丁繇五臣作丁惠而被戮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
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上居
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
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
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
謀反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
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我欲殺之今
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爲
什方侯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急顧丁公曰兩
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
劉邦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
之翰曰雖殺而雍有怨

文選十四　十七

栗取弔于逌五臣作迪吉兮王膺慶於所蹙善曰應劭曰孝景栗姬孝景立栗姬男爲太子
栗姬妬而廢大子爲臨江王栗姬忿恚至以憂死又
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
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孔安國
尚書傳曰逌所也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已漢世言
初寵見受驕坐無禮後廢恚而死是由吉而致禍也王
謂宣帝王皇后也初爲婕妤時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
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爲皇后要善也王后初無
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也
叛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善曰曹大家曰叛亂也回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
獨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
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
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
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鶡冠子曰禍乎福所
倚福乎禍所伏善曰北叟塞上翁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單善治

幽通賦

裏而外凋兮張修襮博而內逼善曰曹大家曰外東謂事也襮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
威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
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於高門懸薄無不趨義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病攻其內良曰單豹道養於內與人無患而爲虎
所食故云外凋也張毅富而修表
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也
聿中龢五臣作和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善曰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和
庶幾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又曰伯牛有疾
以履中和爲庶幾則顏回早夭冉伯牛有疾也
疾俱不壽終凡死不壽終而死曰不得其死也銑曰惟
溺招路以從
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善曰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
使子路問津焉
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故翰曰言桀溺招子路令從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

文選十四　十八

安慆滔不砤肥兮卒隕身乎世禍善曰曹大家曰慆爲亂貌
節也言子路不避慆慆之亂終以身於世之禍也
向曰子路仕於衛不能避亂終見殺而爲醢
游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善曰曹大家曰游學聖師之門無救
禍防患之勁既身死於衛覆醢人食何益乎禮記曰孔子
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翰曰聖門孔子也言子路游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爲衛人
所醢雖夫子令覆醢何所補益也
命覆醢之不忍食也
固行行胡朗其必凶兮免盜亂爲
賴道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與亂闘道於仲尼也論語
剛強貌言子路用剛毅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免爲盜亂良曰又行行
之道也
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謂而
零五臣作蓋茂善曰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
善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夭壽

集134-272

根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銑曰吉物之生氣皆發根柢也何葉於煩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最盛亦在於先祖恐魍魎之責景兮作影五臣羌未得其云已善曰應劭曰諸子以顏由季路逢災路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遲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翰曰責問也魍魎影外微陰也言顏由季路逢災路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影未得其已也黎淳耀于高辛兮羋弭彊大於南汜音似善曰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興其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明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羋楚姓也黎本居楚地也言黎有淳和耀明之德以事于高辛故楚得彊大於江淮之涯也嬴取威於

文選十四　十九

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善曰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典天地人鬼之禮齊曰秦其先伯益為虞官與鳥獸盡得其儀秦由是興齊其先伯夷與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興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善曰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覩天道又同去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推天路之同軌東隣虐而殲子廉仁兮王合位乎三五善曰曹大家曰東隣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隣殺牛國語曰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逄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翰曰殲殺也言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戎女烈作列五臣本而喪孝兮伯祖歸於

龍虎善曰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晉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秦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銑曰言驪姬為醜列之行以喪申生也伯文公也徂往也將歸於晉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虎星也歸則應之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善曰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也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向曰言王觀兵盟津乃還終成大命也重耳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遣歸乎與天時會而成焉文公震鱗漦音胎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善曰已見[illegible]漦龍之吐沫也曹大家曰三正夏殷周也史記曰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

文選十四　二十

曰余褒之二君也[illegible]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童子以請罪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申后父申侯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良曰姬周姓也夏之衰二龍止於庭以策告之龍去而漦在因藏之厲王發之漦流於庭化為黿以觸童女既笄生一女棄之有人收之奔褒人有罪入所收子幽王愛之而廢申后申后父怒攻幽王殺之自此宗周滅也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善曰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右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濟曰宣帝時雌雞化為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道脩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善曰曹大家曰夐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宜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遠至銑曰言不能周備知微應也胥仍物而鬼諏子侯兮乃窮宙而達幽

善曰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向曰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孫筮兮旦筭祀于契龜**善曰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瑞卜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　翰曰筮卜也謂公卜年七百契合我龜也**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善曰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惟豐年宣王克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為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又曰師己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禂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禂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

文十四　廿二

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刃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妣聆呱**孤**而劾**代何**石兮許相理而鞠條**善曰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劾其以賊羊舌氏本或為劾項岱曰覈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詔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濟曰妣母聆聽劾封也叔向生子石伯其母聞石伯啼聲劾之曰滅羊舌氏者必此子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當餓死後竟下獄不食而死**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善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其富貴各取一拙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盛衰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良曰

幽通賦

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合成一體至于術學論其得失頗同一原至于臨察氣色觀貌骨體占視盛衰考驗言行其流各異**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善曰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翰曰言神之徵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嬴縮**善曰項岱曰斡轉也遷徙也嬴過也縮不及也遭逢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相及也**三欒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善曰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黶惡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後欒盈果滅欒氏　良曰欒氏父子雖為一體猶然滅亡之道竟不差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善曰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

選十四　廿二

故未盛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咍　銑曰洞幽也言天道幽微不齊紛錯亂使衆人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善曰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憤亂其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向曰言莊周賈誼皆憤亂不知所守故齊死生禍福以為放盪之辭**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許宜**而忌鵩**善曰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也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鵩鳥見賈誼賦　濟曰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極爽差之言以矯其情者信畏為犧牲而忌鵩鳥之害**所貴聖人**五臣有之字**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善曰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亦**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

幽通賦

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銑曰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

善曰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輶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習約曰與萬物無害累也翰曰言聖人守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累害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五臣作舛而齊聲

善曰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屈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向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抗為賢惠柳下惠以屈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

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古典以存荊

善曰木段干木也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荊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兵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竹犀切

紀焚躬五臣作身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見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良曰紀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漢王因此得逃四皓當秦之代避亂而入商各山養性不見傾喪

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善曰曹大家曰侯假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所繼區分人皆能一貫哉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民是程毛萇曰程法也翰曰程式也要此沒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

覿天網之紘覆兮實棐

五臣本作匪諶而相訓

善曰曹大家曰棐輔也諶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自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向曰紘大也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

善曰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當謀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讓也濟曰謨近謨善也言善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善曰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良曰虞舜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凰來儀後孔子過齊聞韶樂之聲音忘其肉味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

善曰應劭曰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行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以殷後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翰曰賓祚謂禮其後福也異代謂漢也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

入微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參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物神之運動氣志入於幽微也

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善曰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樹號矣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非精神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善曰曹大家曰非精神所感善能若斯非精神所感焉能通達使石且無實誰肯信也良曰

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善曰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賁精神於末伎感歇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銑曰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石開況能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善曰應劭曰昊太昊也孔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翰曰

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下經緯天道備矣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 善曰應劭曰貞正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鵩鳥賦曰釋智遺形 向曰貞正諠忘也言朝聞正觀之道夕則死矣猶忘己而遺形骸也

若鬋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善曰言人若欲鬋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共己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濟曰鬋續訴告也若得續彭祖之年俱老聃之壽當告之來智與之通情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善曰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 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以立性命也

復心弘道惟聖賢 五臣作賢聖 兮 善曰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識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銑曰復心弘道者惟賢聖能也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 善曰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銑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亦轉無常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 善曰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向曰言能保其身遺令名於後亦為人之師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 善曰應劭曰舍置也 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

憂傷夭物忝莫痛兮 善曰曹大家曰忝辱也播于於物憂辱一實生恥辱莫痛於是 銑曰言生為憂傷身為夭者辱不過於是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善曰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變之色也 銑曰太素天也曷何也言天之白何有變色人能守於信義不染邪流是與天同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善曰曹大家曰人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銑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太素不變易者乃庶幾遊於神明之域也

幽通賦

卷第十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志中

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其作此賦以修道德寄意不可遂願輕舉遐遠遊六合之外勢既不欲義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回志據求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平子時為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危懼故作思玄非時俗

張平子舊注 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疎略而注又稱愚以為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焉

諸常侍皆惡直醜正邑懼故作是賦以非時俗思玄者思二者遠之德而已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哲智也遠也言志求遠數故無所違 銑曰仰先終也違過也

匪仁里其焉宅兮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銑曰里宅皆居也里安也

匪義跡其焉追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濟曰言非仁里義跡不可追而居之

潛服膺以永靚 善作靚 兮縣日月而不衰 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弗失之矣 銑曰服膺思也靚與靚同 衡曰靖審也 良曰衰郛也 呂曰靖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善曰脩善也貞節 翰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向曰伊維也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 結曰跌差也 翰曰竦立也上禮也言順禮善之繩墨不差跌也

志摶摶以應懸兮 徒端切 誠心固其如

思玄賦

結衡曰摶摶垂貌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慱慱兮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銑曰言我慕古人之志摶摶然如懸旌宛轉不已此心堅固其若結縛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圭户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衡曰旌明也製裁也纗系也幽深也　善曰白虎通曰所以佩有瑕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結采蘭之亭亭又曰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說文曰繫褘曰纗褘一名縭纗維曰繫人之婦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貝飾貝纗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纗中繩纗音攜　向曰夜光珠也瓊枝玉也幽蘭香草也言明我性行而製佩用珠寶爲之又繫香草以脩已脩仁義美行以立身

美襞必亦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衡曰襞積衣縫也　善曰子虛賦曰襞積褰縐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楚辭曰芳菲菲其難虧　良曰襞積重疊也酷烈香氣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損也言我仁義美行重疊芬芳信久遠難虧也

既姱苦瓜麗而鮮上雙兮非是時之攸珍衡曰姱大麗好鮮寡攸所也　善曰方言曰姱美鮮少也　銑曰姱大美少雙非時所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衡曰奮舒播散也　銑曰奮振也布播猶行也人見聞也

幽獨守此仄陋善作兮敢怠遑而舍勤衡曰皇暇也　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　翰曰言我此道若隱仄陋之處然不敢怠惰暇捨此勤勞之事怠墮也

幸二八之遻悟虞兮嘉傅五臣作喜說之生殷衡曰傅姓說名也武丁相也　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嚴也　向曰遻遇也二八元八愷也幸此人得遇虞舜嘉傅說生殷高宗之代而相之

尚前良之遺風兮恫童後辰而無及衡曰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

言我後時無及也恫他公切　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　銑曰言尚二八傅說之餘風餘注同

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衡曰介特也　善曰楚辭曰煢煢獨而不羣　良曰煢煢獨也介亦獨也

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衡曰鸞鷖皆鳥名淑善也　善曰鸞鷖君子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廣雅曰鸞鳳屬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銑曰特獨也善人亦希與人合

彼無合其而善作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衡曰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　向曰既不與人合者何傷也患衆爲僞所冒罔也

旦獲讟讀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　翰曰讟謗也周公尚爲羣弟流言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周公之德而後信

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衡曰覽觀也　善曰尚書曰亮民乃辟楚辭曰蒸民之多僻兮獨立辟毛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濟曰蒸衆辟法也　覽衆人多行邪僻若獨立則被讒以危其身

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爲言己善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　以字爲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衡曰湛深也懷思也　善曰楚辭曰獨煩惋而含毒又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　良曰曾則繽紛亂貌　善曰中心昏亂兮迷惑懷憂煩毒發憤而舒情又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善作固而不改

執雕虎而試象兮阽鹽焦原而跟古恩止衡曰雕畫也雕虎虎象皆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鬭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阽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　善曰雕虎以諭貧試象以諭竭力

僕原以前衆言己以執雕虎之貧窮蹇竭誅衆之方而守佳原之義上句爲此張本翰注同庶斯奉信善無信字以周旋兮要善作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大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向曰言我奉此信義以自周旋至死而後止也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衡曰遷移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銑曰言俗遷變滅規矩之法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衡曰蕭艾草名也圓曰簞方曰笥笥盛食器也濟曰蕭艾臭草也寶之於重笥以惡芷香草也以爲不香言以邪佞爲寶忠賢受邪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衡曰斥卻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要褭駿馬也服駕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要褭古之駿馬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翰曰西施美女斥而不御要褭善馬也驂以駕大車賢才之人斥逐不用國在下位也行頗僻而獲

志兮循法度而離殃衡曰頗傾也僻邪也殃咎也翰曰頗僻邪佞也離罹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衡曰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惟天地之無窮也哀人生之長勤何遭逢此無常道之代也銑曰言我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衡曰航船也善曰抑上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向曰不抑操行而且容人代如臨河而無舟可渡也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衡曰干求也善曰楚辭曰嘗獨困而顛兮非余心之所樂濟曰嘗行也欲巧笑求媚於時非我心所行之事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衡曰襲衣也黻黻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辮甫典貞亮以爲鞶兮雜五臣作雜伎藝以爲珩音行衡曰辮交織也鞶所以帶佩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佩也善曰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大戴禮曰下車以佩玉

爲度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衍與衡音義同良曰鞶因辮結也亦用溫恭禮義貞亮伎藝之美總集其德以飾冠帶昭綵藻以琱琭五臣作彫琢兮璜聲遠而彌長衡曰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璧曰璜以采組連結善曰董巴輿服志曰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璲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銑曰言冠帶之上綵藻彫琢明佩玉之聲甚長遠也淹棲五臣作栖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翰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言我服此自悲以匡時而年忽以淹過故此日之西藏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鶗啼鴂決鳴而不芳衡曰鶗鴂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氣而生向曰恃我已之華盛而知我鶗鴂陰鳥所放不得進也鶗鴂鳴則草木凋傷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

之爲霜衡曰遒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濟曰三秀芝草也言以才藝之美而不見用乃迫於霜露不得芳盛也芝一年三發秀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音亢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衡曰疇誰也伉偶也善曰爾雅曰亹亹勉也嗟佳人之好也韓衆得道者故思依之與仙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衡曰一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不可待又曰窮達也言依代韓仙道不良者行可進故思與之游恐漸冉而不自知兮又曰留於此則蔽掩邪所蔽而不彰銑曰學仙道漸冉不成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衡曰攄舒也善曰孟子曰昔文王之岐山之足也翰曰阯足也豫狐疑也

所居也言心疑不决故見文王陳清文王善易因以决疑矣衡實不行蓋以神往其下遊適遐方皆假言之而與此類

文君爲我端蓍兮利五臣作叔飛遯以保名衡曰遯卦名也上九曰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還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益得遯之義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爲物所累矯然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上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遯而保名史記曰蓍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也　向曰文君文王也文王爲我端蓍而筮遇遯卦上九飛遯無不利明去代而遯遠也故云然使我用飛遯以保其名也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以揚聲衡曰從初至三爲艮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　善曰謂遯卦也楚辭曰朝發軔於江山而日走又曰步周流於江畔盤遯賦曰雄朔野以揚聲

二女感於崇嶽善作岳兮或冰折而不營衡曰崇高也岳五岳也遯上九變爲咸咸處山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冰折而不營

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衡曰互體四至五爲兌兌爲澤故曰天爲澤言天高尚爲澤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　善曰周易曰乾爲天兌爲澤

選十五　大

勔亡衍切自彊善作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仕耕切衡曰勔勉也　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言曰嶢崢高貌也　翰曰勔勉也乾爲玉故曰蹈玉階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衡曰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甲屬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茲之人曰禎祥也　向曰言得此吉卦猶懼筮有長短不定更鑽龜卜之以觀其祥　周禮有東龜之屬

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善作逞衡曰逞快也　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繇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皐　濟曰介大也亦曰光遇九皐大鳥謂鶴也亦怨其意不得申呈也

遊塵外而瞥匹滅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衡曰瞥暫見也　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垢之外　良曰言鶴遊塵埃之外哀鳴於冥翳之中喻賢絜也

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衡曰競爭也　善曰鵰鶚喻小

思玄賦

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切　銑曰我鶴也衡以自喻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爲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向曰言己之士有類此鳥惟歸於道而後獲安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衡曰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　翰曰元善辰時也始裝而行

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暘谷夕晞余身乎九陽　衡曰晞乾也山東曰朝陽　濟曰既沐髮於清源而乾髮於山東矣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慈與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蕩口也石菌石芝也蕭該音　良曰瀝液津潤也咀嚼也英華也

翾虛緣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去乎八荒衡曰翾飛也莊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　善曰走音奏　銑曰翾輕飛也

文十五　七

過少皞五臣作昊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衡曰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此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水下　向曰少昊金天氏都於窮野三丘蓬萊方丈瀛洲羣仙所居也句芒東方神言海東方故問之

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彯匹遙輕衡曰不虛曰淳不雜曰粹穢行穢累之累也　善曰幽通賦曰拐躬於道眞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彫穢累而反眞　翰曰謂三山上仙者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衡曰抃手搏也　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　濟曰雖抃而不傾側也

留瀛洲而採善作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衡曰瀛洲海中神山也　善曰楚辭曰吾方瀛以長生　良曰留此採芝草服之以取長生

憑

思玄賦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衡曰憑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
傳毅七激曰䢔歸雲總庭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
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毅曰扶桑日出處
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胡朗瀣
胡介以為粻張衡曰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粻糧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楊雄太玄
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
也李向曰岑山峯也玉醴玉泉也沆瀣露氣也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
高岡也衡曰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發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其修五尋
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
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也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
乎稽山也衡曰暘谷日所出良曰伯禹夏禹也稽山會稽山言自東而南行也
嘉羣臣

文十五 八

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衡曰食僞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
專車吳子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
鄰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有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
向曰南鄰南方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衡曰二妃
堯之女娥皇女英為舜妻子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子就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
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涯也翰曰二妃之死於江湘之間其神遊於此故哀之翩繽美貌
流目眺
夫衡阿五臣作阿衡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
兮託山坡善作陂以孤魂衡曰衡山名也阿山丁也有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其冢在

思玄賦

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周行頤志賦序曰遊清宇宙流目八紘眺他弔切詭奇也
翰曰眺視也墳毀懷歸也祝融之墓壞其魂託於山坡
愁蔚蔚以慕五臣作之戎遠兮
越卭州而遊遨衡曰卭州正南州名也西南圖曰交趾南卭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
曰款撫衝之與快卭五高切
躔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
揚芒熛通必而絳天兮水泫懸沄云而涌濤衡曰鄭玄曰躔
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有炎火之山
或曰陶在標風也左左弗說沄沄水貌也芒光芒也
也揚雄蜀都賦曰黃土象非
受昆吾之炎火所陶之也
南方火氣盛其色赤也
翕其增熱兮惄五臣作怒鬱悒其難聊衡曰許
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善曰
急就曰北戶郡國名也爾雅曰惄思也楚辭曰心鬱悒余侘

文十五 九

傺賈逵國語注曰悒憂也鄭玄毛詩箋曰聊且也顝骨羈旅而無友兮
曰翕熱貌憂思也
余安能乎留茲衡曰顝獨也羈寄也旅客也
兮羈旅而無友善曰左氏傳曰羈旅之臣
善曰家語孔子曰五帝...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衡曰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嬉遊也
向曰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
前祝融而善曰...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衡曰
向曰右秉白旄以麾也麾旌也
執之旌名曰麾謂擧旌以麾衆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
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朱鳥南方星也
命曰祝融鄭玄曰...
方學麾引道
躔建木於廣都兮摭石之若華而躊儔躇
除衡曰躔息也摭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建
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躊躇也方言曰摭取也
由切躇直良曰廣都地名建木木名言至廣都息建

木之下若華樹名　拾其枝而不進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

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

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鯉在汪野　此其爲魚也如鯉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銑曰

軒轅汪氏龍魚皆國名人皆　壽千歲猶不足以娛我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

收而遂徂　衡曰蓐收金神也　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　土山海經曰蓐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

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　九土九州之土也蓐收西方神名徂往也言從西方而往中

野　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　銑　衡曰欻轉　善曰楚

辭曰蒞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上昇蜀都賦曰昭　曰蟬蛻出於皮殼也向曰自西方而來欻然若神之化也

蟬之蛻以精粹　爲朋友使侶也　蹶厥白門而東馳兮云台怡行乎中

野　五日作西望　衡曰廣書音義曰蹶躍也　南子曰八極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　善曰淮　曰合白

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未　翰曰蹶蹶也白門西方之門也台我也　亂弱水之潺

上達　湲美兮逗華陰之湍渚　衡曰潺湲水流貌逗止也　善曰書曰導弱水至于合黎山海經曰崑崙之

于可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陰　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　濟曰湍渚水中洲也

有華　陰將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五臣作棹龍舟以濟予　濟韻

衡曰青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　而溺死是爲河伯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又

曰龍舟鷁首良曰號呼也言使河伯　清津持櫂理舟以濟渡我歸中土也　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倘常佯而延佇　衡曰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來　歸也顯勁曰在上郡周陽所有黃

帝家也悵倘佯思兢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命暑　曰且倘佯而兄觀　銑曰帝軒黃帝也葬於西海橋山神未

東歸故悵然思　之而延佇也　怬許利河林之蓁蓁側巾兮偉關雎之戒

女　衡曰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仇　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蒨郭　者云

蒨木名也毛萇詩傳曰蓁蓁至盛也　黃帝之神既未至乃息於河洲之中美關雎之詩　向曰烟息也偉美也　以戒女也

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幽居天道其焉如　衡曰黃靈黃帝也詹至也

訪謀也摎求也如之也　翰曰言黃帝既　至爲我訪謀吉凶之命求天道何之也　曰近信而遠疑

兮六籍闕而不書　衡曰六籍六經也　也黃帝言天道不可　濟曰黃帝詔　知君近而信之

與遠而疑之故此兩　者六經所不書也　神逵昧其難覆兮疇直由克謨善謨而

從諸　衡曰九交道曰逵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謨謀也諸之也　良曰逵道昧闇也言神道昧暗難審誰能究

而從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逝

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　殺之不自知爲虎也　濟曰猪嗜也　銑曰魯哀公時　是兄也　集曰

鱉令零殪翳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衡曰鱉令　令蜀王

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　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以鱉令　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鱉令其尸亡隨江

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令爲相以德薄不及鱉令　乃委國授之而去　向曰荊人鱉令死其尸於江逆流而

上至成都而生見蜀帝杜宇宇以爲相　宇自以德不及令乃委國授之而去　死生錯其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衡曰晰明也協韻　善五臣作斷　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

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　司命無奈之何晰之史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翰曰晰明也言死生若此雖　錯不齊雖司命不能明之　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

祚而繁廡　武　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在行中家在　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

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　忘之誤置代籍中書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

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　后　良曰後代立爲皇后故云膺祚繁廡茂盛也　王肆侈於

漢庭兮卒銜恤五臣作卹而絕緒　善曰漢書曰莽秉政以女配帝　劉歆奉乘輿法駕迎

后王莽弟及莽即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　諸曰肆侈不遵事昭曰恤憂也毛詩曰出則銜恤　濟曰自

投火而死郎憂也故云絶緒

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衡曰尉官名也尨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遂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良曰郎尉皆官名也文帝至武帝故云逮三葉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爲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懼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遊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側（善作仄）而靡所

衡曰仍因也恆常也向曰此數者是吉凶相因反側無所定也

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適齊夢天壓己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不食而卒翰曰豎官名謂天子侍子之上而豎也牛謂以牛爲豎也幽主謂不進叔孫之食

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法袂也勃鞮也字伯楚也

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而能剖

良曰通人穆子文公也剖明也

嬴擿（他歷）讖（楚禁）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也銑曰嬴秦姓也胡亥之禍正發於內讖即圖書也擿指也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五臣作在）產而爲對

衡曰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輦者實夫婦彼

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稱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向曰違避也路逢夫妻寄在車下宿其夜產子故曰孕行而爲對

愼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訐

信衡曰訐告也善曰左氏傳曰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占謂自隱度而言也

梁（五臣作叟）叜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五臣作傳　側吏反）刃

衡曰丁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讓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高誘曰譆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事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此方人呼插物地中爲事

親所睼（五臣作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衡曰睼視也矧況也良曰良叟視其子尚不識而覆之况此數者幽冥之事豈可定信

無緜攣（力全）以涬（胡冷　善作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

衡曰毋勿也緜攣係僥倖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銑曰畢辭繫著也涬引疹病也言不可繫著於世事引己多憂使爲病也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匪）忱而祐仁

衡曰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向曰言天監視甚明用輔祐誠信仁德矣

湯蠲（古玄）體以禱祈兮蒙尨（眉江）褫斷以拯民

衡曰湯帝乙也蠲潔也拯濟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尨大也褫福也祈或爲祊非也翰曰此由潔體而蒙大福以濟於人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衛曰景謚也虎諱也熒惑火星
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熒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
之股肱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
登何以為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
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五臣作斃秦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魏顆
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良曰杜回秦之力士故云亢回與秦亮信也此由顆信
而從治命也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善曰尚書禹曰
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銑曰邁行種布其德禹封咎繇之後於英六之國其德懋於此地楚末
乃滅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銑曰桑末木名也根生寄
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
繇之後封於英六英六既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曾變也向曰桑樹之末已滅而有寄生也卉草皆凋此獨有芳
猶眾使既滅咎繇之後尚存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
衛曰復返也善曰遺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
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向曰無言不酬何往不復此所以答咎繇之德也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留時之可蓄而不可行
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翰曰此皆假黃帝之詞也言吉凶不定惟在道德
而已何不遠遊以飛英聲時之易逝不可蓄而止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
罔五臣作惘懺而無儔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懺惘兮永思濟曰矯舉也惘懺不
平貌無儔言無儔匹逼五臣作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銑曰逼迫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迫隘兮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良曰宣徧也謂中國隘陋
將北度徧遊域中行積冰之磑磑善作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磑磑高貌牛哀切方言曰磑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沍
寒杜預曰沍閉也銑曰磑磑冰厚貌沍凍也言北地寒也寒風淒其永至兮拂
穹岫之騷騷衛曰淒寒貌善曰騷騷風勁貌音脩向曰穹岫山峯也騷騷風聲玄
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五臣作宛而自糾平聲協韻衛曰春秋漢
含孳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也蜿曲也翰曰龜與蛇交曰
玄武北方神獸也殼甲也騰蛇似龍亦北方獸也或縮於甲中蛇自宛而糾繞皆若寒也魚矜鱗而
并凌去兮鳥登木而失條衛曰凌冰也兒凌力鐙切善曰矜寒濟曰矜峙
其鱗也并凌竦貌鳥登木失柯條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許衣而
增愁善曰楚辭曰遲鬼神大生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欷太息也屏與屏古
字通又曰不泣曰欷何休曰欷悲也火既切良曰太陰北方也坐於此令我歔欷增憂也怨高陽之相
寓兮伷乞衆顓頊而宅幽衛曰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伷小貌也善曰家
語孔子曰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伷去鳳切銑曰顓頊居此小短之地北極幽
也庸織路於四裔五臣作垠音銀兮斯與彼其何瘳抽衛曰
瘳愈也南至炎火邦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欷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步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向曰庸用也織往來於道如織也垠際也言我往來道路於四遠之際皆不足留言與此無相愈也望寒門
之絕垠兮縱余緤譯乎不周善曰楚辭曰逴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閬風而緤
馬王逸曰緤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
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緤緤馬緤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

顓頊爭爲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絶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而已翰曰言乘門比極門也綵焉嚮也言縱嚮於不周山也

迅猋五臣作飈潚肅其媵弋登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火含嘲呀加之洞穴兮漂通川五臣作淵之碄碄金力經重陰善作蔭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深潛五臣作潛深

善曰爾雅曰風謂之猋谽嘲大貌漂浮也碄碄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墳羊土精怪也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土之怪曰墳羊唯羊不成者也嘲火加切碄音林潛古字濟曰迅疾貌媵送也翩飄輕貌不禁言輕疾也於空大貌碄碄深廣貌寂寞幽暗貌言風送我其行輕疾越於大之穴浮廣深之淵經此潛地下幽靜之界念土精於此潛匿遠

追荒上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而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青叔說題曰元氣以爲天混沌無形良曰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

出石密之闇野兮

不識蹊之所由衡曰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銑曰路出石冥密之野不知路徑所從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向曰速徵也燭龍鍾山神也炬火炬也休息也至鍾山而神息也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衡曰瞰瞻也瑤谿赤岸謂中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欽䲹化爲大鶚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岸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郭璞曰鵕音不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五臣作饑衡曰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濟曰既至王母所居山神西王母於銀臺之中進白芝以療其饑也

戴勝慭魚其既歡兮又誚笑才余之行遲衡曰戴勝謂西王母也歡笑銑曰誚讓也善曰山海經曰

思玄賦

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厲郭璞曰勝玉勝良曰戴勝西王母冠也誚笑也

戴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衡曰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良曰玉女太華神女乘車而來也宓妃洛神也使召取之

咸姣狡麗以蠱媚兮增嫮回故眼五臣作服而蛾眉舒訬訬婧音才性又之纖腰五臣作要兮揚五臣作陽雜錯之袿五臣作珪徽善曰楚辭曰嫮目宜笑蛾眉曼只訬婧細腰皃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謂之綠袿古攜切向曰即今香纓也訬婧纖腰皃袿徽皆衣也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五臣作皪以遺光善曰宋玉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賦曰的皪明皃向曰離開也的皪明皃

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善曰所以見所欲也故皆有無窮則佩環

能本道使則佩環尚書曰厥篚玄黃毛詩曰報之以瓊琚左傳曰玉山曰環琨皆王佩瑣王山之好也良曰環琨珠玉也玄黃之繒也申其好也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善曰說文曰豔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濟曰雖二女色豔麗環琨玄黃之賂甚美而我志浩蕩不以爲嘉也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銑曰雙材二神女也列女傳曰材女簡身不納而悲詠善惡詩也

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善曰周易曰天地絪縕衡曰烟熅和貌向曰烟熅美氣也卉草葩華也萬物化醇

鳴鶴交頸雎鳩相和五臣作雎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毛詩曰關關雎鳩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綽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翰曰雎鳩鳥名處子處女也懷春有所思也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衡曰淑善也明謂衡也善曰論語撫辭曰仲弓淑明清理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濟曰忘我實多二女恨詞

將答賦而

思玄賦

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紀力 翰曰爰於是也亟疾也 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

幸良曰辭答二女所賦之詩而不暇於是整駕疾行也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

衡曰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毛詩曰河水洋洋

之洋洋 毛萇曰洋洋盛大也 銑曰洋洋流皃 伏靈鼂以負 五臣作貝 坻 直夷 兮亙螭 衡曰坻所以止龍也 善曰楚辭曰 向曰坻州也可以止

龍之飛梁 梁律兮詔西皇使涉予 亙橫也飛梁浮橋也皆使神物為也

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 善曰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閬風之巔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郭璞曰言其生

牀 衡曰閬風崑崙山名也 翰曰崑崙山有不死樹構之以為牀 屑瑤 五臣作瓊 蕊以為糇 五臣作粻 兮斟 善曰瑤玉也楚辭

白水以為漿 衡曰屑碎也糇糧也 銑曰精瓊靡以為粻 善曰 毛萇詩傳曰糇食也又曰斟挹也楚辭曰吾將濟於白水兮 王逸曰淮南子曰白水在崑崙之源也 音而銷切 許居千切

文選十五 十八

抨 普耕 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 曰瓊英也

以為糧粮也 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今令巫咸占之也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 當殷中宗之時也抨普耕切 銑曰抨使也 令使巫咸占之乃得貞吉之善符

符 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為敷 衡曰滋蕃也不華而實謂之秀 善曰言己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 惟敬令德孝恭 濟曰滋盛嘉善秀美敷布也言禾之秀當宜蘊發令德為正中之道含善美以布於人 既

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善曰言禾垂穎以 本猶人之思故居也

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嘆曰我其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 良曰穎穗也

既垂而顧本要思於故鄉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曰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居也 善曰周易隨時之義大矣哉 銑曰宜以和靜自安隨時順俗且是純美之所居也 戒庶

寮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 五臣作來 迓 衡曰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 善

思玄賦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 向曰僚官也迓迎也 善曰占夢吉還故戒衆神之官早集皆供其職迎我而歸也 豐

隆軯 普萌 其震霆兮列缺曄 五臣作爗 其照夜 衡曰豐隆雷公也軯聲也列缺電也曄光貌 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 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 軯普耕切 翰曰

雲師䨴 徒感 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 涷 音東 灑 所賣

善曰雲師雨師也 銑曰霑巴郡謂暴雨為涷雨 善曰 毛萇曰雲師畢星也 故問書說以為異 楚辭曰使東風兮灑塵 雷電 衡曰言雲雨之神並以從行也

轙 魚綺 琱輿 音彫 而樹葩兮擾應 平 龍以服輅 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轙 郭璞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 衡曰輿車也琱鏤也 樹華蓋之葩也 應龍有翼之龍也

所貫也琱輿琱玉之輿 而樹葩 翰曰擾馴也 鄭玄曰 曰轙正車也 良曰 輿車皆車蓋金華爪 擾馴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衡曰

森衆貌也 善曰楚辭曰白神翳其備降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

文選十五 十九

低昂 衡曰揭仰貌 曰揭劍動貌 向 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

纚 五臣作縭 以煇煌 衡曰綝纚 音林 纚 所綺 衡曰咢咢高貌 楚辭曰 冠切雲之崔嵬 翰曰綝纚佩貌 善曰

昂高貌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 去

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 又曰撰余轡而正策 又曰駕八龍之婉婉 又曰超驤 濟曰儼敬也 八乘八馬駕車超驤舉也

氛旄溶 上 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 五臣作揚 善曰氛旄

氣為旄也 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 五色雜而炫燿 又曰建五宿方建旄揚蜺 楚辭曰天旋少實 白日西清為旌 天問曰 如天之回旋 以氣為旄之游宛轉貌 蜺為旌而飛揚也 撫軨 零 軹 紙 而還睨

兮心勺 市灼 藥 灼樂 五臣作 其若湯 衡曰勺藥 文曰軨軹 車轄 又曰心若湯 善曰

穿也 又曰睨邪視也 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 銑曰軨軹車輪小穿也 其若湯煎之氏切 館音煥

上都之赫戲 平 兮何迷故而不忘 羨 善曰 赫戲盛貌 衡曰羨欲也赫戲盛也

何或舊故而不忘惰恩以爲當去己之土故之心也 善曰言
已顧上都之赫戲是何逮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
楚辭曰陟陞皇之赫戲兮 向曰羨慕也上都天帝居也赫
戲光盛貌言從嬉而歸惰思慕天上之遊何逮舉故鄉了
志之遊從也 左青琱之 五臣作以 捷 作巨 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善征
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鉦堅
也鉦鐃也 銑曰青琱青文龍素威白虎言左使青龍豎芝
蓋右使白虎主鉦鼓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 五臣無後字 委水衡乎玄
冥 衡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
長離後矞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朱鳥而後
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
即五行之官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
曰長離南方朱鳥也使拂羽也水衡
掌山澤之官玄冥北方之神委以此職 屬箕伯以函 含濟
風兮澄淟 與 徒典 涊 如典 而為清 衡曰函含也淟涊垢濁也 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
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易曰巽為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
也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兮注淟涊垢濁也 良曰函
澄淟涊垢濁也 以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 譻
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 銑曰鸞鈴以鸞為飾也鸞鳴貌譻字或為嚶
作鸞之譻譻 五臣作雲旗之委 又曰鳴玉鸞之啾啾
銑曰離離雲旗之貌也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蠓 莫孔切 莫 孔
兒譻譻鸞聲也 而上征 善曰楚辭曰涉青雲以泛濫游兮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 戾
上征 向曰清霄雲上也浮於蔑蠓之上也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
遐遠也蔑蠓遊氣也征行也 回回其揚靈 衡曰戾至也 善曰說文曰焱火
五臣作焱 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 楚辭曰
必遙切 回回光兒靈也 翰曰紛
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也
盛兒翼翼行兒焱光也回回光兒靈神靈也 叫帝閽使
闢扉兮覿天皇于 善作於 瓊宮 衡曰叫呼也閽主門也
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 翰曰闢開也
帝閽天帝守門人扉門也覿見也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
瓊宮天帝 天皇天帝也
之宮也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肜肜 臾 融

衡曰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肜肜皆和樂貌 善曰史記
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
洩舒散也融與肜古字通也
聽也廣樂大樂也樂成九故九奏也 良曰聆 考治亂於律均
兮意建 五臣作建 始而思終 衡曰均所均聲也建立也 善
而考治亂也樂十二圓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者 善
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
銑曰律十二律均五均也言考治 翰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
亂之聲於此自始及終意而思之 惟般 五臣作盤 逸之無斁 亦
懼樂往而哀來 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言恐樂
兮 盤樂 也 向曰惟介思也盤樂斁厭也
盡而哀至也 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
銑曰建始念終也素女也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
女也 善曰史記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善注本素下
無女字今本並有之尚書曰帝念哉 銑曰素女神女也太
容黃帝樂師吟歎也樂師歎曰念哉使我戒懼 遂
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 衡曰靖靜也
樂也 迨及也 廣雅
曰翱翔浮游也 善曰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翱將翔
向曰既防其逸樂以安其志及我閑暇以翱翔也 出
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 衡曰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末大星正妃餘
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 善曰紫
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 又曰大微
其星十二字林曰閬高貌甘泉賦曰閌閬閬其寥廓 翰曰肅
肅閑閬二宮室貌天帝居
紫微宮我出於此入于太微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將將 七將反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
一曰天駟 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曰營室
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 銑曰王良古善御者上為星
主天馬也駟入駟星也踰越也高閣星名將將高兒 建
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善曰青林天苑星
下為神畢二 危山上為天苑 也河圖曰柏山
星也幕幕盛也芒芒廣大也言 良曰罔車畢
馳獵於此 彎威弧之拔

拔蒲八害剌力割兮五臣無兮射嶓波冢五臣作家之封狼衡曰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剌彎弓貌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彎天狼之威弧　晉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　淮南子曰嶓冢撥剌高誘曰撥剌不正也　河圖曰嶓冢山上為狼星　拔方害切剌力達切　銑曰嶓冢山上為封狼星封大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白郎硠郎衡曰壁壘星也壘中星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硠鼓聲也　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旁一大星曰北落　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今荊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乘天潢之汎汎泛五臣作泛兮浮雲漢之湯湯式羊反　衡曰易易水流也　善曰樂緯曰高為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也別名也　毛詩曰倬彼雲漢　薛曰泛泛浮皃雲漢天河也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力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聿皇衡曰攝提星名形似車　善曰漢書曰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　繞繞也　漢書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　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　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　宋均曰和粟氣和孟康曰綢繆連綿也遹皇往來貌　翰曰低回不環繞也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連續也遹皇行皃五偃蹇夭矯娩五臣作婉芳萬反以連卷權兮衡曰蕃要周書人謂生子曰娩　善曰偃蹇驕敖之貌也夭矯自恣之貌也娩貌也連卷也連卷長曲貌匹萬切　良曰皆二紀五緯運行也雜沓叢顇颯以方驤善曰眾多之貌顇音悴銑曰乍合乍離貌戫或汨于筆飂聊淚沛普賴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彷彿像也　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浮　戫一六切　飂力周切　戾音戾　向曰或疾或遲皃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唐　五臣作盪　迭過也逷突也　善曰爛漫分散貌藐　翰曰光彩相照越也凌驚雷之砊苦郎磕苦蓋兮弄狂電之淫裔衡曰乘也　裔電皃　善曰楚辭曰凌驚雷以軼駭電兮　砊磕雷聲也　上林賦曰淫淫裔裔　砊音康　濟曰言我既遊於星辰更凌雷弄電驚狂砊磕雷聲也淫裔皆雷電皃踰痝上五臣作蒙鴻上於宕蕩冥兮貫倒

景而高厲衡曰宕冥　天之高氣也　善曰孝經[illegible]楚辭曰貫澒濛以東朅兮[illegible]說文曰宕過也[illegible]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illegible]兮臨舊鄉之暗藹[illegible]蓋反　衡曰宋玉[illegible]善曰春秋[illegible]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illegible]向曰悁悁[illegible]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illegible]而徘徊雖遊娛五臣作[illegible]以媮[illegible]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illegible]忽兮馳虛無[illegible]雲霏霏[illegible]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illegible]繽[illegible]連翩兮紛暗曖[illegible]儵[illegible]眩眃[illegible]兮反常閭[illegible]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左氏傳羊[illegible]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毛詩曰逸豫無期　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楚辭曰退將修吾初服

又曰長余佩之陸離 向曰衡既縱心遠遊今欲不可事去故朋歸之於此情其道德乃收差放遠之心情我衍之服佩 [illegible]參參皆盛皃

文章奐以粲爛兮 五臣作煥 美紛紜以從風 翰曰煥光粲爛明皃言衣服光明從風也

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衡同善注毛詩曰依彼平林 銑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以駕而御之以道德為林而於此遊也

結典籍而為罟兮 古 敺儒墨而為禽 五臣作驅 善曰敺音驅 [illegible] 良曰典籍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illegible]以貴儉尚賢為用 [illegible] 籍之義為網驅儒墨之道為禽而獨取之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illegible] 銑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illegible]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 五臣作欽崟 善曰 [illegible]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銑曰玩習也事也曾參耕于太山之下 [illegible] 舜耕于歷山以嘉其能此故而耕焉之欽崟高皃

恭夙夜而不貳兮 五臣作昔 固終始之所服 [illegible] 銑曰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 向曰 [illegible] 也夙夜 [illegible]

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 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 [illegible] 翰曰惕懼厲危也 [illegible] 言我以[illegible]若有[illegible]以自[illegible]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 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 [illegible] 又曰國無人莫我知 [illegible] 恧女六反 毛詩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愧

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善曰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 [illegible] 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向曰 [illegible]

系

曰 衡曰系繫也重繫一賦之意也 翰注同

天長地遠 善作久 歲不留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

俟河之清祇懷憂 五臣作祗 衡曰祇適也 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 良曰黃河千年一清以喻明時也言天長地久而人易老明時如河清難待祇令我懷愁也

願得遠渡 五臣作度 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 [illegible] 遠渡世以忘 銑曰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 曰願遊娛遍於六合 歸六區非為邪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 向曰 [illegible]

飄颻 善作適 神舉逞所欲 既與世絕而神[illegible]我所欲也

天不可階仙夫稀 翰曰皆升[illegible]少也言天不可階升仙者稀少何能去也

柏舟悄悄吝不飛 善曰柏舟詩篇名其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illegible] 濟曰柏舟之不能奮飛悄悄憂皃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鳥奮翼而去

松喬高跱孰能離 [illegible] 良曰時士離附也言仙人赤松子王子喬高立物外誰能生而附之

結精遠遊使心攜 五臣作攜 善曰楚辭曰 [illegible] 銑曰攜離也言結束精神遠遊從仙 [illegible]

回志朅來從玄諆 善曰朅去也 [illegible] 向曰 [illegible] 以從玄聖之道而復行之亦可謂獲

獲我所求夫何思 [illegible] 歸耕未自[illegible] 我所求之事夫復何思慮也

歸田賦

張平子

翰曰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

善曰淮南子曰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結網 [illegible]

俟河清乎未期 善曰 [illegible] 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illegible] 言人壽促而河清遲 [illegible] 衡言徒羨榮仕不如退而結網衛[illegible] 時臨川羨魚不如退脩其德矣將待明時猶未期也

感蔡子之慷慨從

唐生以決疑（善曰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illegible]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而謝之[illegible]銑曰[illegible]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善曰司馬遷[illegible]士不遇賦曰天道微哉[illegible]銑曰[illegible]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illegible]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illegible]天道微昧不可知且與漁父同樂於[illegible]）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習）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善曰[illegible]禮記曰仲春之月[illegible]爾雅曰[illegible]倉庚黃[illegible]也[illegible]向曰王雎倉庚皆鳥也）交頸頡頏（[illegible]）關關嚶嚶（[illegible]善曰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illegible]翰曰相與交其頸而[illegible]關關嚶嚶音聲和也）

於焉逍遙聊以娛情（善曰毛詩曰於焉逍遙[illegible]）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善曰[illegible]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illegible]）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五臣作解）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illegible]善曰[illegible]）於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善曰[illegible]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illegible]向曰曜靈日也[illegible]）極盤（善本作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

迴駕乎蓬廬（善曰尚書曰[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翰曰[illegible]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感此誡而歸於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善曰五絃琴也[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銑曰五絃琴也[illegible]周孔[illegible]）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illegible]良曰翰筆也[illegible]）苟縱心於域（善作物）外安（五臣作焉）知榮辱之所如（善曰班固[illegible]向曰[illegible]以此辭自解苟且安往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志下

閑居賦 并序 善曰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静居坐之意也潘安仁者晉武帝時人也

潘安仁 翰曰禮記有閑居篇岳取以為賦名言辭不涉世事自取閑適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 善作書字 之以巧宦之目未嘗 五臣作曾 不慨然廢書而歎 善曰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巧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蘭於減切慨許既切 銑曰良史則班固也慨然歎息也 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善曰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宜然宜有之也 向曰宜 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 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困窮也無常危事與軌變蒼頡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注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黃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杜預左氏傳注曰功致也 向曰軌二事以拾策士氏傳注曰效致也非至聖及微妙之人必效當時之用也 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 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翰曰資用也脩令詞立誠節以為常業 僕少竊鄉曲之譽 善曰欒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論行也 濟曰鄉曲之譽謂鄉黨稱也言竊忝謙詞也 忝

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 五臣作尉 魯武公其人也 善曰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良曰賈充為司空轉太尉謚曰武公岳弱冠大尉舉秀才也 舉秀才為郎 善曰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 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崩號上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向曰逮及也 尚書郎廷尉平 善曰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反病 翰曰岳頻宰二邑以為尚書郎廷尉平為公事免也 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善曰尚書曰亮陰三祀陰默也信默三年不言天子惠帝也 濟曰晉武帝崩惠帝居喪故曰今天子諒闇也 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 良注同 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善曰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 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 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五臣作乎 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向曰召拜謂為上所免解也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善曰一進階謂從廣陵今為尚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為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 翰曰岳以司馬安為巧自以為拙故驗也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濟曰岳以為效力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曰 善曰論衡曰博覽古今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良曰長與曾為岳論此也謂岳拙於用多者言岳長於用少短於用 固謂拙於用多 善作也字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 善曰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濟曰岳言稱用多拙不敢當言拙則隱然有驗也 方今俊乂

在官百工惟時
善曰尚書曰僚又在官又曰百工惟時 向曰方當人理工官時是也言皆在於是

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善曰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罃曰今羸老也 翰曰岳自為拙者將絕意榮祿焉 濟曰大人謂岳母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所交之役乎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 良曰尚猶復也屑屑猶驅驅也筲竹器容二升言我復何能違所親膝下顏色致養而反驅驅從斗筲之祿自為役乎言不能也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己所務也殆近也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
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文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向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illegible]有自得之志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夫耕足以代其耕 向曰稅謂舂粟為米稅其利以代耕也

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曰終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同音義也說文曰膳具食也 向曰鬻賣蔬果膳食也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 翰曰伏臘謂夏有伏冬有臘費用也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善曰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濟曰既為比事於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於家何必在於國也拙者岳復謂也

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
善曰韓詩序曰勞者歌事銑曰遂從意也 向曰岳以閑居為適情故歌詠其事

其辭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
善曰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銑曰三墳之書素王之大以為長衢喻游於中矣哲智衢道也將步游先古聖哲之道以為業也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寧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
善曰尚書曰顏厚有忸怩漢書韓信曰臣內愧於心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又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則為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言我步先哲之道雖以厚顏傳寧蘧之事猶愧於心 翰曰艱難也天下有道吾不能仕無道吾不能佯愚是巧智之不足拙艱之有餘也此岳疾時而自責

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五臣作人名綴下士
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吹南七里名曰洛汭毛詩曰自京多福在洛之涘詩傳曰涘涯也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良曰逸人散遠之人下士卿士之下若岳將退居故云齊逸人岳嘗從官故云綴下士也 濟曰涘岸也

陪京泝伊面郊後市
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外市名洛陽縣也 銑曰郭外曰郊

浮梁黝糾於以經度靈臺傑其高峙五臣作時
善曰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三里名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黝長皃楚辭曰不能復放以經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峙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跱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跱立也 向曰徑直也靈臺臺

名天子占候之所傑墻壯教也宮家近此窺天文之秘奧究翰人事之終始善曰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銑曰天文謝承後漢書曰戰俊九明獨哮校奧宇書曰校室也爾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濟曰窺觀也秘奧積其微也觀其運行遲速干犯得其精微人事興亡盡以知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善曰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什軍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翰曰玄幕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銑曰宅西也元戎大兵也禁營掌禁兵也徽旌旗名玄幕皆色也谿五臣作奚子巨黍異絭巻同機善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一同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也絭弩弓也李奇曰絭弓也字林曰絭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巻同歸誤也良曰[illegible]也

礮五臣作礟音白包反石雷駭激矢䖟音飛善曰說文曰礮石今之發石也西都賦切廣善曰礮駭矢䖟飛也䖟曰驚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去鄭漢書曰尤武中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劉歆甲乙式曰飛石曹種曰蚩尤飛前名也曰凡箭一鏃謂之六尺謂之飛石音郭璞曰北鏃多亡射箭也鏃校也銑曰礮亦以石激物也其聲如雷之駭激去如蟲蛇之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威而講武事向曰此在陣之先以曜我天子兵威其東則有五臣作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善曰陸機洛陽記曰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曰大司徒宮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蔡邕頌曰又足乎其敞閑也翰曰在宅東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辟雍養國老之所清穆閑敞言清肅高大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善曰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濟曰環林圜海明堂辟雍水木周繞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善曰毛詩曰聿追來孝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良曰文考皆文帝之祖也言追文考之道事嚴其父武帝故以文王配於上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善曰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假聖敬之道上關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銑曰祗亦敬也聖敬言聖人之道也敬先祖所以明敬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去聲善曰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開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始若輔布也向曰言春時陰氣退陽氣升也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善曰左氏傳曰孔子曰天子有事於太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燎而升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向曰郊祀也祭其禮義以事張鈞天之廣

樂備千乘之萬騎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illegible]駕備千乘萬騎翰曰鈞天廣樂天樂也千乘萬騎言多也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去聲善曰左氏傳卜偃曰均服振振[illegible]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illegible]管[illegible]啾啾吹聲音直濟曰振振盛貌啾啾管吹聲也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善曰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湟湟[illegible]隱隱盛也又曰洸洸[illegible]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東觀[illegible]禮容漢書贊曰坐則誦詩書正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睹夫巨麗良曰煌煌隱隱皆盛貌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貞進賢良銑曰雙宇如一言整齊也良逸則賢也祁祁生

徒濟濟儒術 善曰毛詩曰邪不我徒毛詩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 向曰邪邪濟濟禮義得中說生徒儒術見皆子賢良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善曰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善曰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仲尼焉學何常師之有 濟曰道在則是有道在者則以為師故無常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 善曰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 銑曰髦俊也士投華綬名譽之王懷藏璽紱而來學也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向曰應此教訓如風靡草

此里仁所以為美 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

孟母所以三徙也 善曰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翰曰此言近仁里與近學之事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善曰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乎水若穿池而養給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 善曰毛詩曰彼澤之陂 良曰

游鱗瀺灂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游魚瀺灂 銑曰楊木也沼池也枳果樹也以為藩籬

菡萏敷披 善曰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 銑曰菡萏荷花也敷披開貌

竹木蓊藹 孔鳥孔切藹於害切 靈果參差

張公大谷之梨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大谷梨未詳也

梁侯烏椑之柹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 助理反 良曰蓊藹茂兒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唯此一樹梁國侯有烏椑柹故代傳之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 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司馬彪曰朱仲未詳蒼頡篇曰殖種也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翰曰靡無也植種也周文王時有弱枝棗樹甚美房陵有朱仲李家有好李代所希有若此果木無不種之也三桃謂侯桃櫻桃胡桃也二柰則丹白二色也

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善曰石榴即若榴也蒲桃似葳蕤廣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五臣作蒲萄 良曰長也博物志曰

梅杏郁棣之屬 五臣作郁 善曰爾雅曰常棣棣也郭璞曰今之郁李也上林賦曰郁棣 蔓衍長也

繁榮麗藻之飾 善曰上林賦曰梅李郁棣皆果名 翰曰石榴蒲萄梅李郁棣皆果大名言珍美之實似櫻桃磊落繁多兒繁榮麗藻華果花也色可以飾秋景也

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善曰照爛光明也

菜則蔥韭蒜芋 善曰春秋文耀鉤曰其時華實 芋于句切

青筍紫薑 薑居良切

堇薺甘旨 善曰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堇菜也

蓼荾芬芳 荾息遺切 善曰蓼荾香菜也 銑曰

蘘荷依陰時藿向陽 善曰蘘荷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 良曰蘘荷菜也曹子建大暑賦曰藿葵依陰

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善曰楚辭曰露沾衣兮 翰曰皆菜名芬芳香也

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 善曰楚辭曰寒凜凜其增欷 向曰熙明也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翰曰當秋節也 濟曰老子曰眾人熙熙如登春臺 則寒來

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善曰禮記曰諸侯曰夫人 七全反

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 善曰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版輿一名步輿周覽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襻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杜預左氏傳注曰

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良曰皈輿以皈爲輿輕軒輕車王畿近郡城之地言岳毋乘車覽矚郊野遊行家園以和其體以宜其樂是時稍加膳食舊疾有瘳岳所以爲樂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結猶屈也言岳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濟曰孫子子孫也結軌迹也陸摘紫房水挂赬鯉善曰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貴滿張協安石榴賦曰紫房蜀馳毛萇詩傳曰赬赤也向曰紫房謂果木房有紫色赬鯉鯉魚赤也或宴于林或禊胡計于汜音似善曰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爲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潔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又水決復入曰汜翰曰禊祓除妬疾也汜水岸也昆弟斑白兒童稚齒善曰禮記曰頒白不提挈稚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銑曰髮頒白者老也稚幼弱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善曰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蓋

文十六 九

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王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良曰更壽萬歲也獻觴酒也見顏髮老而懼見親壽考而喜壽觴舉慈顏和善曰舞賦曰歎頌和而怡懌向曰以疾痊見母之顏色浮杯樂飲絲竹駢羅善曰說苑曰公乘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羅列也漢書曰陳平爲具樂飲大醉風俗通曰絲曰絃丙方隨次蓋來而駢羅句曰浮杯汎杯也絲竹絃管也駢羅列也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舞傅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爲樂方佗謂榮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翰曰抗舉孰誰也佗佗事也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子曰旦就業夕而自省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讖騰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尖耳也濟曰省察也用薄才劣岳謙詞也格至也幾陋身之不保尚五臣作而

奚擬於明哲善曰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曰陋身岳自謂也言身幾將不保何敢比於明哲明哲謂周任也言遭揚駿之事殆不全也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善曰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銑曰衆妙則老子云衆妙之門也絕思者盡心於此以養其拙岳復謙詞也

哀傷

長門賦 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善曰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爲妃及帝卽位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

文十六 十

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善無黃字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善曰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卭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中向曰工善也專不宜斥言與相孰金故託爲求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善曰鄭玄儀禮注曰于爲也翰曰欲因此辭解悲愁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善有親字幸善曰說文曰悟覺也濟曰陳皇后復得親幸案諸史傳並無此文恐敘事之誤

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善曰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擬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良曰逍遙行兒自度量之事魂踰佚逸而不返兮五臣無兮字形枯

槁苦老而獨居善曰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北宮之壯也蒼頡篇曰佚蕩也楚辭曰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銑曰言憂思心顦顇之甚也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善曰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灌樂而忘於人人自謂也向曰樂其飲食與寵幸之人而忘人心慊謙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善曰慊或從心或從少非也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翰曰慊絕也言君心絕移不省察我故舊新交得意者而與相親也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苦角之懽善作歡心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禮記曰愨厚也室角切濟曰伊惟也慢愚不自謹也望帝之來故常懷貞愨之歡心以自歡也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善曰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向曰猜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號君自己之音而重之因復自進也言玉音者貴之也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善曰言奉君虛言望為誠信期城南離宮即長門宮也在於城南也銑曰言奉君虛信期幸長門我望此以為誠信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五臣無曾字不肯乎善作乎字幸臨善曰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向曰薄其肴饌之具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善曰楚辭曰此思窮悲兮辭摘處禮記曰祥而廓然廓空也向曰安帶在心之貌翰曰廓然潛處一其精神也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往而外淫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淫遊也韓子曰神不淫於外則身全凡失意也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善曰廣雅曰蘭臺臺名也濟曰登以望君怳怳思君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殷雷聲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良曰聞此謂君之來也窈幼殷隱隱聲也飄風迴而起善作起字閨兮舉帷幄之襜襜善曰楚辭曰裳襜襜以含風王逸曰襜襜搖貌銑曰起至也襜襜動貌襜昌廉反桂樹交而相

紛兮芳酷烈之誾誾魚巾反善曰酷烈香氣盛也向曰紛紛相盤也誾誾香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依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善曰說文曰存恤問也噫嘆聲孔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翰曰存猶問也馮噫氣滿貌言鳥獸羅翔吟嘯與偶相集故心懷歡不得舒演憂恨之氣壯盛於中者也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向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穹崇高貌王曰鬱壯大也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善曰呂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臺少頃也方言曰靡靡細好也向曰正殿前殿也塊大也徙倚立也廂廊也靡靡室宇美好也擠濟玉戶以撼感金鋪兮聲噌平吰而似鐘音善曰字書曰擠排也說文曰撼搖也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濟曰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獸以銜環故撼搖有聲似鐘音也刻木蘭以為榱衰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孚茸如容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丑耕善曰丰茸眾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眾木之貌漢書音義曰撐柱也良曰木蘭文杏木名榱椽也羅列也丰茸眾木貌游樹浮柱也撐持也施瑰木之欂薄櫨盧兮委參差以槺康梁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為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欂櫨柱上枅也方言曰槺虛也槺與康同音康銑曰瑰大也欂櫨斗栱之屬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善曰楚辭曰時髣髴而遙見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反向曰積石山名也髣髴象類此五色炫縣以相曜兮爛燿燿而成光善本作爛燿燿以成光緻

五臣作致 錯石之瓴（零）甓（甫歷）兮象瑇瑁之文章 善曰埤蒼曰瓴尤甓也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瓴甓采色間雜象瑇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甎甎也 翰曰錯石衆石也瓴甓甎也言累甎石似瑇瑁之文

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 善曰尚書曰荊州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幕之事鄭司農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濟曰組綬楚人善為之故用以連繫帷也

撫柱楣以從容（七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叫）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 善曰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皇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廣雅曰噭鳴也 銑曰白鶴孤雌哀鳴跱立於枯楊無處之樹自皆獨此況守宮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 善曰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 向曰黃昏不來望君之心絕矣月在空如懸也徂

文十六　十三

善洞深也 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善曰宋玉諷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 翰曰援琴也調變其調以奏愁思之曲不可長若曰愁甚

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要）妙而復揚 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良曰案徵絃而卻轉之使其聲抑而復揚也幼妙細聲也

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昂） 善曰卬吾依曲少曰抑也 第貫穿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毛萇詩傳曰不自敫卬如將王曰象萬揚之意也 濟曰貫摘次第也操曲也罷慨歎自卬自激厲也言次第歷其聲於中曲數自激厲也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 善曰流離垂之貌

舒息悒而增欷（虛氣）兮蹝（所綺）履起而彷（步郎）徨 善曰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增欷兮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蹝履足指挂履也蹝與躧音義同 銑曰舒息長舒氣也欷歔哀也蹝躧也彷徨徘徊也

揄（五臣作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𠎝殃 善曰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𠎝過也 良曰袂袖翳蔽也自數己之過咎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 善曰廣雅曰頹壞也言懷其思慮 良曰懷其思慮而就牀

摶（徒丸）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昌改）香 善曰芬若香草也言為枕席冀君之幸臨也摶着也丸切 濟曰摶持也芬若芳草也荃蘭茝皆香草以為枕席以冀

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區往）若有亡 善曰琴操曰出遊亡 銑曰惕驚也廷廷恐懼之貌行往切驚覺而不見於君若有所失也

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 善曰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 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昴

文十六　十四

方謂五月六月也 向曰予陳后自稱也畢昴之星見東方至秋時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 善曰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 翰曰藹藹月色如霜

夜曼曼（五臣作漫）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善曰楚辭曰孟夏之短夜何晦明之若歲又曰心鬱鬱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更歷也 濟曰長也更易也言懷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而為之也

澹（去）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 善曰說文曰澹搖也動也偃蹇佇立貌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 良曰曙明也荒然日月之光盛以荒矣然後荒明貌亭亭遠貌 銑曰亭亭明也荒然佇立待曉荒然漸及明也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五臣作有）歲而不敢忘 善曰管子婦人對桓公曰妾人聞之 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 銑曰

寺人嘆右自謂也究盡也雖盡年歲終不忘君也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康所好談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豈以來見及自發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向注同思舊者思其故舊也

余五臣有少字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游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鄒陽上梁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也 翰曰不羈言不可羈束也 然嵇志五臣作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安妻其美兄巽報之曰巽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法謂被法也說文曰法刑也

翰曰康安高遠於人事疏略安心曠大於俗表故遠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善曰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干寶晉紀云康陵散於今絕矣 濟曰綜集也就命就戮也 余五臣無余字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善曰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良曰逝往也西邁者謂秀西行之京也言往日西行今還而過其舊居舊居即山陽竹林也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 善曰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 良曰虞淵日入處也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五臣作想曩昔遊宴五臣作讌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善曰論語曰將命者出戶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銑曰秀為郡計掾吏故大將命北征 善曰北歸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善曰左傳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善曰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孟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 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 善曰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善曰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蔪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 翰曰謂過舊居故引此詩 惟古昔以懷人兮善作今字心徘徊以躊儔躇 除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 善曰方言曰惟思曰搔首踟躕 濟曰徘徊心不安躊躇行不進也 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五臣作逝其焉如 善曰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良曰謂嵇呂二子之形神也焉何也如之也

昔李斯之受罪五臣作戮兮歎黃犬而長吟 善曰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 銑曰吟歎聲也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五臣作命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善曰運遇遇五行運轉遇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 翰曰會合也言康之刑是運遇會合當然之秋索琴而彈是寄命於分寸之陰耳此向生思舊之深故再言也 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善曰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瘱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平以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良曰尋續邁行援持也寫心寫思舊之心也

歎逝賦 幷序

陸士衡 善同李注。濟曰：臧榮緒晉書云陸機字士衡，吳人也。年二十閉門勤學，有譽京邑。晉武盛四表，為吳牙門將軍。吳平，陽歎辭。機為大子洗馬，為司空張華所重。後為江都王穎司馬，遂穎所害。逝，往也。言日月亦過，人世易往，傷歎是事而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銑曰：皆長老之所談者也。凋落，死亡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落…

貌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向曰：言哀之甚也。然矣也。乃善有為字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善曰：禮記曰：地氣上躋，天氣下降，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伊，惟也。運，流行也。升上降下，襲因也。日時上下相代謝紛狀無極。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善曰：警，警也。日行于空，如駿馬之驅馳，四節謂日所追。曰不得少息，常自警策而立其節矣。此謂歲月之速。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善曰：素問雷公問黃帝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桀紂貴為天子而求長年。良曰：執，守也。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五臣作而。善曰：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長…再來也。晼晚，日暮也。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良曰：飄忽，疾貌。不再，不再來也。比人年老也。懟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直類。善曰：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得瓊蕊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飡正陽而含朝霞。毛詩傳曰：挹

挹取也。挹音揖。銑曰：瓊蕊朝霞皆仙者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是瓊蕊無驗，朝霞不可挹取也。望暘善作湯字谷之以善作企予善作跂字，惜此景之屢戢。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一日方出，一日方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望見之。企與跂同。賈逵國語注曰：戢，藏也。企予言我企立而望之。向曰：暘谷，日所出也。景，日也。戢，藏也。數惜此日屢為藏沒，使人代謝不居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濟曰：滔滔，水流皃。閱，摠也。毛詩曰：滔滔江漢。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摠也。摠衆水而成其川，終日流去而後續水相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善曰：夫世之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為世人。楚辭曰：老冉冉而將至。廣雅曰：冉冉，進也。濟曰：冉冉，人老皃。言總衆人而成于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善曰：言皆藏亡而不能故。銑曰：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也。野每春其必華，草無

朝而遺露。善曰：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良曰：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向曰：素，舊也。言人世至於物類，亦如舊常若此。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五臣作不悟。善曰：言人命之行，逝謂之日及，華至於盡而不能悟。爾雅曰：及日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翰曰：朝榮夕落，新至於盡，不即覺也。雖不寤善作悟字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善曰：廣雅曰：惆，痛也。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自適。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善曰：惆悵也。安，何也。向曰：靈根，祖考也。具爾，兄弟也。靈根，木之根，喻祖考也。風，早也。隕，沒也。具爾，兄弟也。毛詩曰：根於夏華。毛萇曰：具，俱也。爾，近也。鄭良善曰：…韻。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悼堂構之隤五臣作頹瘁素字愍城闕之丘荒善曰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病也毛詩曰在城闕兮銑曰堂構祖考所備之堂皆崩壞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興情多傷吳亡身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善曰……仙矣字咨余命善作今字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善作……彌夢夢也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向曰然美疾近若嗟殆困此況天不明也傷懷悽其多念慼善作戚字貌瘁而尠五臣作鮮懽善曰……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翰曰戚憂貌瘁病鮮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善曰……良曰言我憂傷叩發自多端緒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

字皆殘滅也爾雅曰……也充衍從盈也向曰詎幾無多也言昔時貴族……無多日也而親戚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善曰……詩人無了殘滅翰曰……冥寥窮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善曰毛詩曰如松之茂……貴雅曰……也……亚山之上……歎善曰……翰曰同類相感也……其……也……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善曰言人之性命既殊不同波而無異瀾也弗字善作不……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善曰此路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良曰軌車也言觀前車之覆後車其路固以難也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善曰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銑曰懼已將復化也毒娛情之善作而字寡方怨感目之多

顏善曰廣雅曰毒痛也娛樂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向曰毒病寡少也言人皆多諒五臣作亮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善曰爾雅曰怡樂也翰曰亮信也顏謂亡者之容顏猶見於目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善曰……以響像……形容見昔時器物而多增懷也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善曰翹……日翹翹……曰節同時異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善曰……以九州以……良曰……言觀萬類……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善曰……于暮日暮……良曰如行者塗路漸遠而日已暮以喻年老也迮迫也……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

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善曰……也言顧舊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千百而得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舊十今得其一舊千今得其百盡失其九分矣樂隤善作……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善曰……韓詩章句曰隤……向曰……遺也亡失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善曰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毛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翰曰言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客禮相待復增其憂……契下交也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善曰楚辭曰弭節……者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濟曰弭低也以為理不可強故低志節安懷抱妙思天……之造物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善曰表外也大暮猶長夜也……死者何足矜早夭者向傷也……吟……

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潸寐黄泉下 銑曰乃寤古今爲長夜天下同寢寐復何有早晚而矜悲於其間邪此幾自解之詞

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役 善曰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祇攪我心毛萇曰攪亂也 向曰除去也言彼日之去乃常事耳何足攪亂我情而使憂也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善曰言達人之志齊死生今反感不衰之秋華思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於識乎毛詩曰零露漙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殷深也 翰曰至如感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之節是不離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卒窮豈足覩也

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善曰爾雅曰頤養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濟曰共大也言將養生而遺榮也

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善曰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班固典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良曰言游道德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跡憂游自娛以終老也

懷舊賦 并序

善曰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五臣作昏**姻**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書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芘音毗言岳有名譽爲肇所知漢書曰宣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向曰岳父兄與東武伯楊肇甚同爲官故曰友戴謚余自謂也申重也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不**潭字道元太子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 銑曰肇子亦與岳崇代親而相愛也謂子父各相友代代相親愛

幸短命父子凋殞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 翰曰言肇與道元公嗣皆短命逝沒也

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善曰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今又累千墨尋役謂之仕也王充論衡曰尤罷州役 濟曰岳自遭父憂後出官外郡

不踐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良曰楊肇塋葬嵩山岳拜之而念舊也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善曰薛綜漢宮儀曰開陽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 銑曰邁行徑直度開也

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古老切**以掩路**善曰埤蒼曰暠白也 向曰晨風朝風也

轍含冰以滅軌水漸子廉**軔**刃**以凝沍**胡故反 善曰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軏並輪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也廣雅曰凝積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 翰曰車轍水合而滅軌迹水入車輪凝凍也軌古轍字軔輪至東也

途艱屯其難進日晼於遠**晚而將暮**善曰周易曰屯難也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兮 翰曰屯也險阻也晼晚日暮貌

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善曰楚辭傳毅七激曰俯鑒雲迹遊魚焉都賦曰鏡清流 濟曰睎視鏡鑒也

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善曰山海經曰大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乃其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 良曰太室嵩丘皆中岳名今云前瞻傍眺似是他山非傳寫之誤太室山名在君多以爲此前瞻身

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銑曰即楊肇塋葬隴所也

巖巖雙表列列行胡郎**楸**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槄大而皵楸郭璞曰老

乃皮散皆爲楸也向曰表華表也楸木名列列行貌 望彼楸矣感于予思 去聲 善曰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 墳壘壘以接隴 善曰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壟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 翰曰戴侯即楊肇元即潭元嗣即公嗣也 良曰壘壘墳壟接連貌森森盛貌植生而接隴 柏森森以攢植 直利

也 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 善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也 銑曰言相尋而逝舊草未及變異也 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 善曰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向曰總角童子髻也岳是時見楊肇肇以岳爲國士故與昏姻也青塵猶清風皆美言也 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

世親 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 善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翰曰偕俱也逮及也二子謂元與公嗣也恨不得與二子俱老相與爲鄰而我得報國士之德 今九載而來歸 善什一來 空館闃其無人 善曰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 濟曰館宅也闃空也 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荄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階也 良曰除階道也圃園也薪樵也室宇無人故生草大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 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泫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泫胡犬切 翰曰廡長屋也泫流淚下貌巾衣襟 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 善曰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戒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銑曰宵夜也展轉反側也驟數也晨明也 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善曰楚辭曰遭五臣作掇

沈鬱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濟曰鬱結意不申貌言我并與誰語但掇拾餘思於斯文矣

寡婦賦 并序

善曰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孤寡之意故有賦焉

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者 善曰 有韜世之量 善曰賈誼… 子咸奉車都尉何曾雖已歸藏也言任之大 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 良曰… 不幸弱冠而終 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 善曰…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善曰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 濟曰… 孤女藐焉始孩 善曰左氏傳… 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善曰向書曰不忍荼毒 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 善曰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之以作 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去之匪忱市林反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良曰余爲寡妻稱也造成忱誠也言我生遭家不成而喪父是天降禍難雖有誠信不能禳却少伶零俜匹成切 善作伶俜而偏孤兮痛忉刀怛丁達以摧作回切心 善曰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刀丁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怛怛猶忉忉也 銑曰伶俜單子皃孤在故云偏孤切怛悲傷也痛切割其心也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六莪俄之餘音 善曰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 向曰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皆孝子思養其親故覽詠是篇而有遺歎餘音也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善曰長笛賦曰長嘯遠慕不能闕居昔于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翰曰言思親之深也感慕永長逾遠也伊女子之有行去兮爰奉嬪

於高族 善曰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 濟曰伊惟也女子謂嫁妻稱也有行謂月修德行也高族謂威族望高也奉嬪謂奉行婦道於高家承慶雲之光覆兮五臣無兮芳宇荷君子之惠渥 善曰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王逸注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旣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 良曰毋言承父母餘蔭光覆又荷夫成恩惠之厚顧葛藟力水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居虯木 善曰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樛音力追切 銑曰蔓延柔弱猶婦也樛居虯切重兮若履冰而臨谷 善曰曹植蟋蟀賦曰輕身輕而施重恐往事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蹈薄若履冰而臨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向曰施用也履冰臨谷戒慎懼墮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 善曰蔡邕袁公夫人

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翰曰石碏云教子以義方言遵奉我家德義之方以爲明訓古者后妃皆有女史我取以爲法則典戒也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所埽善洒埽以彌載 善曰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又曰女於大夫曰備埽除毛萇詩傳曰埽埽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西夏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 濟曰言供奉祭祀灑埽之禮故柔順之貞以彌其年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五臣作從願言而心痗妹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萇曰痗病也 銑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病也不得使我心痛爲下文張本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 善曰自昔奇薄少離凶殃又曰言天降禍于己未有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 向曰言天不悔禍而遭此凶殃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將奢其俱榮反悴華之

未宮王逸曰榮華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趙岐曰良人夫也 銑曰言之容色始茂美好良人忽然棄我而逝矣靜闔門以窮居兮塊苦對焭渠營獨而靡依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闔門以窮居 翰曰塊焭獨也 良曰閉門謂掩閉也易錦茵以苫尸占席兮代羅幬直留以素帷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易錦茵以苫席 良曰錦茵以白堊以素帷子新論曰帷帳也 濟曰父母之喪寢苫枕塊故以苫席易錦茵以素帷代羅幬喪者寢苫張素帷言居夫喪故以苦席代羅幬以帷帳也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所甲以舒悲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 銑曰阿保傅母也就列就哭位之行列覽巾箑謂見夫平生服玩之物也巾箑皆舊物故覽之以舒哀思之情也口嗚咽結因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 善曰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孝其妻妾行

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并良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向曰嗚噎哭泣貌迸散也愁煩冤
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善曰誰告言無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今惸惸其何依拾
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坐銑曰坐之側也時曖曖愛而向
昏兮日杳杳而西匿善曰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
杳而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濟曰曖曖不明貌昏黃
昏也杳杳遠兒匿藏也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五臣作栖而斂
翼善曰秦嘉贈婦詩曰咬咬雉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楹良曰楹柱登上
也雀夜宿於柱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善曰楚辭曰秋
自吟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裯單被也銑曰歸宗也自憐失其偶也衾被裯帳也思
纏綿以瞀莫候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善曰張昇與任彥書曰纏綿

思紛亂蹈篤誠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莫遘切向曰瞀亂迷惑也愴惻悲傷也曜靈曄五臣作韡
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善曰楚辭曰曜靈曄而西征易乾鑿度孔子曰
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古詩九歌篇曰寒暑相推移翰曰曜靈日也曄盛遄速疾邁行也四節四時也運遷也推移
不停也天凝露而善作以字降霜兮五臣無兮字木葉落而隕
枝善曰毛萇詩傳曰肅霜也濟曰言秋時露凝而為霜霜降害也木葉落於枝仰神宇之寥寥
五臣無兮字瞻靈衣之披披善曰曹植九詠曰茹黃房兮冒神宇猶曰穹宇也空寥
寂寥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良曰神宇靈室也寥寥空也靈衣夫平生衣披披動兒退幽悲於堂
隅兮進獨拜於牀垂善曰楚辭曰日黃昏堂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良曰幽深也隅角也牀垂座也垂邊也耳傾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平
素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

宮成心存乎素銑曰髣髴存念平生之形儀雖冥冥而罔覿兮五臣無兮字猶
依以憑附善曰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爾雅曰憑依也向曰
罔無覿見也猶以為可憑附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翰曰遷神安措謂遷柩歸
葬也與生者異故云殊制也龍轜而儼以善作其字星駕兮飛旐兆翩
以啟路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旗繽紛以飛揚禮記有龍輴鄭玄注曰龍輴畫轅為龍也說
文曰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設旐夏也旐柩之旌也楚辭曰前飛廉以
啟路濟曰儼整兒星駕謂早駕也旐引櫬旛也翩翩飛兒啟路謂先路而行
五臣無兮字馬悲鳴而躅顧善曰李陵詩曰驂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馬懷兮踡局顧
而不行躅與跼古字通渠足切良曰躅跡也躅躅顧眄不前也潛靈邈其不反兮

殷憂結而靡訴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訴告也
銑曰殷憂鬱結不復暴也殷深也靡無訴所告訴也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
丘墓善曰家語曰衛寧抗望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睎望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睎視也自視形影雖在几筵之前而魂精爽以馳入於丘墓也自仲秋而在疚兮踰
履霜以踐冰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仲秋而在疚春冬之四節毛詩曰嬛嬛在疚鄭玄毛詩
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翰曰在疚居喪也履霜踐冰越秋冬之際也雪霏霏而驟
落兮風瀏瀏留而夙興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肅肅而夙興雪霏霏又毛詩曰
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兒濟曰驟數也瀏瀏風疾兒早興起也霤力救泠泠
而善作以字夜下兮冰善作水字溓溓斂以微凝善曰丁儀妻寡婦賦
曰霜凄凄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說文曰冰堅水流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儉切良曰霤屋前而霤于簷也泠泠霤聲

凜凜寒兒言霜下及地復凝為冰意惚怳怳往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善曰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銑曰言遺迷亂夏越不定其神一夕九升度也飛揚

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善曰東觀漢記曰上報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句曰浸漸也以為時序漸遠哀情單甚而酸惻之懷日以甚也

願假夢以通靈兮乃字五臣無目炯炯而不寢古迥善曰陳琳神女賦曰儀瞪睨於夢寐詩曰耿耿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耿耿而不寐嚴公吟切翰曰假借也通靈通夫之神靈也炯炯目不明而光也寤寐也夢思冥故無寐也

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

氣憤薄扶粉五臣作蓍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善曰楚辭曰夫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毛詩之景曰淒淒寒也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惻愴而交横翰曰妻妻寒文曰泣血交横不下寧曰貴素枕而歎長留賦曰漫漫悠悠長兒淒淒凜凜寒兒憤懣結也乘加上胸也

亡

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爍爍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盡也良曰永長遒終也

容貌儡洛罪以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愍善曰潘岳賦曰容貌儡以頓顇丁儀妻寡婦賦曰左右而掩涕局蕭賦曰儡伸儡傳儡顇儡說文曰儡顇也左右見我顏之憔悴對左右而掩涕銑曰儡敗也顇普壞切如此悽然相愍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善曰毛詩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自引自殺也漢書王嘉曰君侯宜引決向曰言我慕此三賢且欲捐棄生命自死以從於咸

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善曰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兮復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翰曰稚子則謂孤女也顧此低徊復不忍棄此而死也嗟歎也

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

存而志隕善曰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靈脩而隕志濟曰指日心誓歎以自明也其形雖存志已隕落俱亡

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

若凌虛兮失翼善曰皇穹天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在晉虛以徘徊良曰穹天省察也女子幼稚未能識也銑曰渉川無梁不可濟也凌虛失翼不可飛也自喻艱難以為生

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善曰象謂形像也其已化故謂之遺也向曰遺象成之形象

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善曰魏文帝詩曰心存目想一翰曰窈冥幽深也翳蔽也

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濟曰靈坐靈生虛坐也鄭玄曰空室也愬向空宇向空室也朗明也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顧影兮為儔良曰廓空也塊獨兒

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善曰國語韋子曰緬邈然長乖也濟曰緬邈遠兒乖離也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善曰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毛詩曰歲云暮矣善曰頹墜也向曰四節四時也

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善曰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新聲毛詩曰天漢迴西流向曰旋轉也夜分夜半也

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予翰曰良人謂夫閶闔天門今以為室門蓋言通也

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惘兮怳怳往兮慟懷善曰惝恍兮其中有象良曰怛驚兒悟覺也慟者哀之極也曰不言曰怛扇也莊子曰君

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善曰爾雅曰大陵曰阿濟曰陟山阿望墓之墓

墓門兮肅肅脩隴

兮峨峨 善曰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間或謂冢爲壟 銑曰肅肅靜皃脩長壟墳也峨峨高皃

孤鳥嚶嚶 善無一嚶字 兮悲鳴長松萋萋 善無一萋字 兮

振柯 向曰嚶鳥聲萋茂皃風來振其柯條 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

滂沱 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倢伃自傷賦曰雙涕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 翰曰鬱結積聚也滂沱淚多皃 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

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

矢兮靡佗 善曰班婕好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栢之餘休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良曰蹈履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太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無他也言至死誓無他心言守志而并及詩餘華餘年也吾君謂夫也言終當歸骨同於墓穴

恨賦

江文通 善曰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也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與爲驃騎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憲 善注 謂古人遭時否塞有志不申而作是賦也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向曰淹望見平原蔓草縈之草合拱之木縈斂遠人骸骨有如聚斂魂魄於是中也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翰曰人生至於此誰復論其天道 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

死 善曰列女傳曰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 銑曰僕者淹自稱也恨人恨志不就也復念古人有如我恨而至死若者并述之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善曰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

嫪毐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良曰秦帝始皇也按劍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朝秦此言始皇盛若此也 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規法也既平六國天下同文共法也 華山爲城紫淵爲池 善曰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 向曰紫淵水名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爲城池明壯大也 雄圖既溢武力未畢

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伐紂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翰曰言始皇駕黿鼉以爲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善曰史記曰晏駕是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良曰宮車晏駕言天子崩也謂未已方將駕而出遊往覽神斷而身喪然不其恨耶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善曰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殞涕 濟曰秦滅趙虜

王遷徙漢中房陵山木之謳歌曲也 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

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善曰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爲之金輿錯衡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 使人心動神興豔姬美女金輿玉乘皆王者翫好之物也 向曰愛其相積故心動神興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

怨難勝 善曰漢書曰上置酒而宮中或歌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銑曰填滿也 向曰膺胷也皆爲趙王遷若此其恨固不可勝矣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

身冤 善曰漢書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匈奴戰力窮不勝降匈奴 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翰曰李陵與匈奴相值戰敗遂降是名之辱身之冤也 拔劍擊柱弔影慚魂 善曰漢書曰羣臣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濟曰其心不平故拔劍擊柱朝行弔其影夜寢慙其魂以思己恥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 善曰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 良曰

上郡鴈門皆漢之塞也陵常思歸漢故心情存於此**裂帛繫書誓還漢恩**善曰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知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銑曰裂帛爲書繫以歸鴈誓將報舊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鄒陽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藩臣邪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豈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圖報漢德終而不成爲恨固已多也然此皆隨淹賦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虜誅其族便怨於漢沒身匈奴中非有報恩之意按此乃淹丈之誤矣**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善曰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翰曰王昭君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爲晉文帝諱改爲明妃昭君者貴人通稱**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善曰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濟曰紫臺宮也天子所居妃適單于故云稍遠極窮也**搖

風忽起白日西匿**善曰廣雅曰扶搖謂之飆飆音扶鍛與君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毋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良曰搖風飄風也匿藏也**隴鴈少飛代雲寡色**善曰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銑曰鴈南飛秋盡明妃見而懷歸仰視雲氣併無色隴代並山名**望君王**五臣作子**兮何期終無絕兮異域**善曰鶡子曰君王欲錄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爲異域之人向曰域國也無稽變也明妃適異域望漢無期有以斯恨也**至乃**五臣作如字**敬通見抵**丁禮**罷歸田里**善曰漢書曰馮台怨將竟乃抵竟罪馮衍欲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廣書曰背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翰曰馮衍字敬通漢明帝以敬通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故歸田里抵拒也**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卻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濟曰閉關塞門卻掃家宛不出求仕**左對孺人右**善無右字**顧**善有弄字**稚子**善曰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夫

人妻曰孺人潘安仁寡婦賦曰顧稚子兮未識良曰稚子嬰兒也**脫略公卿跌**徒結**宕**徒浪**文史**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跌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叙曰雄爲人跌宕銑曰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齎**子兮**志沒地長懷無已**善曰嵇折說獄就書曰懷抱不報齎恨入冥嵇哉曰春酌醴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向曰齎持也叔夜抑之志死爲才也恨情無已也**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罔不激揚翰曰嵇康爲中散大夫爲呂安事收下獄而殺之康神氣自若**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善曰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植蜀賦曰青霞奮於前阿精爽於森管華岳字夫人誄曰曜輿馬於山窮處修夜之不暘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濟曰濁醪酒也素琴長張也琴所以平生所服御者言康臨刑日爲此蕭索無晶光其高奇之志入長夜而不明

豈不惻然已上恨者凡六人已下雖論非於命以爲今古之情皆類於此**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泪**于筆**起血下霑衿**五臣作襟善曰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蒙恬齊人也戍隴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切與父母兄弟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良曰此皆易爲恨者也孽子庶子也每上陟險皆憂鄙也泪起風疾貌血下泣血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善曰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銑曰酸鼻酸也歎落湮沈亡也言如此酸歎至滅亡而不已故有餘恨**若廼**五臣作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善曰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胡笳互動四起向曰車聚軌跡也四起四面

起也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善曰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也濟曰去車騎發散知煙火斷絕而葬骨於泉裏由是恨也已矣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善曰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翰曰榮枯相待也銑曰綺羅琴瑟既已絕而池館丘壟亦復何有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善曰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善曰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魂散明恨深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向曰黯失色貌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善曰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況也文子曰鳥獸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良曰絕遠也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善曰言此二時別恨逾切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濟曰行者多以此時感物懷傷矣百言多也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善曰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銑曰恨爲離別覺風雲改於常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善曰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回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向曰凝滯逶遲少留貌將爲水陸之別櫂五臣作棹容與而詎五臣作未前馬寒鳴而不息善曰楚辭曰櫂遼揚以容與翰曰棹楫也容與不進貌皆惜別之意掩金觴而誰御橫

玉柱而霑軾善曰韋誕詩曰与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袁敬正情賦曰鮮蕋辭之芳兮衆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濟曰掩觴也觴酒杯也以金爲之瑟有柱以玉爲之言行子霑軾恐登車而去涕淚霑軾也居人愁臥怳若有亡善曰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子曰君惝然若有亡初別親友怳然若有所失銑曰日下壁而沈五臣作沉彩月上軒而飛光善曰軒檻版也向曰落日下隱於壁升月上照於軒月之十五日夜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翰曰蘭至秋色紅也楸木名離羅也巡曾善作曾字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涼善曰揜撫也與咯曰揜幙也在蜘帷中廣雅曰帷帳也濟曰巡層楹柱也層高柱楹立也錦幙帳也虛涼悲涼也夫人泣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善曰說文曰躑躅住足也楚辭命服曰哀魂靈之飛揚良曰居人既不安相思則意知行子離夢躑躅不進別魂飛揚不安故別雖一緒事有乃字萬族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銑曰言多也至若龍馬銀五臣作金鞍朱軒繡軸善曰東觀漢記馬皇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蹰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之文繡輞也達子門客羅東無事曰君車衣文繡遠帳飲東都送客金谷善曰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琴羽張兮善曰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善曰徵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翰曰

琴而奏羽聲與簫鼓雜陳燕趙美人清歌以和之觀別離之事亦為悲傷也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善作秣字聳淵魚之赤鱗善曰言樂之成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濟曰盛飾伎樂暮秋之月珠玉照之生光色也上春之時綺羅對之增容姿良曰伯牙彈琴聲魚出聽瓠巴鼓瑟駟馬仰秣皆聽樂之所致也鱗亦魚也

造分手而銜涕咸善作感字寂寞而傷神善曰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闉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銑曰造至也黯然勞之貌寂寞緒之際至於分手為別皆含涕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善曰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向曰感恩報仇之志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善曰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辭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與廁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者衛人也至燕燕[illegible]弟雖飲於燕市後荊軻為燕大子丹獻燕督亢[illegible]自見秦王以匕首揕秦王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五臣作刎音吻血相視善曰史記曰荊軻曰今太子請辭決矣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矣泣別之辭陝與忠臣義同廣雅曰抆拭也毛詩曰鼠思泣血抆武粉切濟曰謂別父母去鄉里也良曰抆拭也向曰泣血為別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善曰史記曰荊軻遂發就車不顧銑曰志士專一去不反顧但見馬行塵起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善曰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尉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向曰以劍刺人而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豈求價於黃泉哉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善曰燕丹太子曰荊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前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善曰司馬相如檄蜀父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扞禦賊曰衆攜負羽扶鏃邪而羿皆以驚計濟曰箭有羽從軍負之於背而行

遼水無極鴈山參雲善曰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驪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孟子注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承後漢書劉[illegible]曰程夫人富貴參雲良曰無極言廣遠山參雲言高也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善曰薰香氣也[illegible]謂春時也[illegible]

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巴熅善曰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王逸曰朱塵畫承塵也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予[illegible]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illegible]比襲此也向曰照景光景也騰文依於草樹騰其文章[illegible]朱塵[illegible]也青氣薰爐中香[illegible]鏡照閨中[illegible]中香氣也照爛明也烟熅香氣也

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善曰言當陽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肴曰括君姻氏之安子杜預曰姑[illegible]有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李[illegible]夫妻也霑裙涕[illegible]善於[illegible]也

至如一去善作赴字絕國詎相見期善曰琴操曰[illegible]門居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良曰絕遠[illegible]無也

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善曰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為喬大有世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銑口故里有喬木故視而識之北梁分別之地訣別永長也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別[illegible]善曰蘇武詩曰[illegible]向曰淚多也

可班荊兮增恨惟樽酒兮敘悲善曰左氏傳曰楚伍舉將奔晉聲子[illegible]言復之於

別賦

鄭郊班荆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翰曰班布也贈猶展也於路側班荆布地坐而置酒以展敍別離之恨
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
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善曰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 濟曰湄際也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 善曰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爲菑 良曰淄右河陽二地名婦人自稱曰妾男夫曰君
同瓊珮之晨照
共金爐之夕香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 銑曰言新昏居也晨照謂晨與佩光照曜
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
之徒芳 善曰結綬謂仕也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爲草實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䔄並音遙然䔄與瑤同 向曰結綬從宦也瑤草香草以自喻也言君去千里徒爲芬芳

惠幽閨 五臣作蕙 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 善曰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要所曰間色有五綵紅縹紫流黃也 翰曰幽深宮室也琴瑟不張弦蕙馬流黃素名言然多恨之不識
春宮 五臣作閨 閟此青苔色秋帳含
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 善曰毛萇詩傳曰閟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雁門閉兮禁闥若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張纘摩賦曰釭爲冬施簟爲夏施夏侯湛釭鐙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濟曰言四時相思也閟閉也不暮言其日長也釭燈謂燈明也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善曰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從漠其妻蘇氏秦川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苻國時人也 良曰織錦爲迴文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別離故泣盡影傷也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 善無此二句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

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處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爲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銑曰丹竈煉丹爐也不顧不歸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方堅力爲之無退歸之志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善曰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也 向曰控鸞鶴以升天漢
蹔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
人兮依然 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亦遠哉焉明先生隨吾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此未久已二千年矣說又曰謝辭也曰至人之平生游處謝別也依然不忘無情 翰
下有芍藥之
詩佳人之歌 善曰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桑中衛女 五臣作蛾 上宮陳娥 善曰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良曰美貌曰娥美色也
春草碧色春水淥
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善曰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銑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別之處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善曰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向曰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得玉珪碧色見如日月白秋月類之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
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 善曰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
有別必怨有怨必盈 善曰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胸憤盈 翰曰盈多也 使人
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善曰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 濟曰言別離之所致
雖淵雲之墨妙皆 善無皆字 嚴樂之筆精 善曰淵王褒也雲楊

雄也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　良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嚴安徐樂皆文章之士故云墨妙筆精金閨善作門字之諸彦蘭臺之羣英善曰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云公孫洪等待詔金馬門是也蘭臺臺名傅毅班固等爲蘭臺令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竝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衆　銑曰英彦皆美士賦有淩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七略曰鄒赫子齊人也齊人爲語曰彫龍赫言操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　向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鄒赫子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而成龍文二人皆有此聲稱詎善作詎字能摹暫五臣作蹔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翰曰誰比數賢之才不能摹寫別離情狀者言皆思之志不可述也

六臣註文選卷之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論文

文賦 并序

陸士衡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五臣無所字作竊有以得其用五臣無用字心善曰莊子堯曰此吾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濟曰害遣發良實也善本無此二句文妍五賢蚩好惡可得而言善曰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姸蚩廣雅曰姸好也說文曰姸慧也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騃也然姸蚩亦好惡也　良曰姸美蚩惡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善曰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辭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甚也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善曰爾雅曰逮及也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翰曰體屬於物患意不以物文出於意患詞不及意蓋非知之爲難能爲者實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言知之易也論語鯉曰他日又獨立胡廣孟子章句曰他日異日也　向曰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妙道矣殆近也至於操錯高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善本作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善本無爾字　善曰毛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作文之難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　翰曰撢持也

文賦

持其斧伐柯雖得柯不遠而文章隨手變易
則難以辭究逐盡之若其以變文也 佇中區以玄
覽頤[尚]情志於典墳 善曰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
玄覽曲通歟日皓頭去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銑曰佇立也中區區中都也玄遠也頤養也立志
中都遠覽文章養情於典墳也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善曰
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濟曰逝往紛多也 悲落葉於勁秋喜 善作嘉
柔條於芳春 善曰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良曰秋氣殺萬物故云勁秋也 心懍懍 五臣作慄
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 五臣作俊
烈誦先人之清芬 善曰懍霜臨雲言高絜也說文曰懍寒也孔融薦禰衡表曰志懷霜雪
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毛詩曰王于出征
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銑曰懍懍眇眇長貌謂雲勢長遠
故臨之也芳長也列美也詩曰帝時俊
美之述作為先賢所賦之芳香也 遊文章之林府嘉
麗藻 五臣作藻麗 之彬彬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翰曰材府謂多如林木
富如府庫也 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善曰韓詩外傳曰孫
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向曰慨歎投篇謂援引也 其始也皆收視反
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 善曰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
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騖馳也廣雅曰訊問
也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
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濟曰謂作文之始也訊求
也收視不視反聽不聽謂專心傍求遠轉搜輯所以精騖八
極心遊萬仞也 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 之熱 而互進
傾羣言之瀝液 留沂 漱六藝之芳潤 善曰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
曰昭晣明也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
也宋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翰曰
文情出自不明而至鮮明也情既鮮明物亦明而互進其文
乃成也羣言羣書也瀝液肩滴也且羣書浩汗如海之波瀾

不極人為文章但循其肩滴而已文
章乃經緯萬其芳香選擇以成之也 浮天淵以安流
濯下泉而潛浸 侵音浸 善曰劇秦美新曰盈塞天淵毛詩曰冽
彼下泉浸彼苞稂向曰謂孝心思文於天淵
及濯下泉者務入深遠以求文章耳 於是沈辭
怫 扶弗切 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善曰弗悅難出之貌
曰沈辭謂沈於下寘也怫謂思未出也悅謂思
出來也見若游魚銜鉤而出於龜泉之深也 浮藻聯翩
若翰鳥纓繳 之若 而墜曾雲之峻 善曰說文曰繳生絲縷也王逸楚辭注曰翰
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繳矢而以弋射
翰曰浮藻謂文也聯翩鳥飛貌謂文思之來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
曰高雲之峻言迭也纓
纏也繳射也曾高也 收百世 五臣作代 之闕文採千載之
遺韻 善曰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良曰遺
韻謂古人闕而未述先而未用者收而採之 謝朝華
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善曰華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
已用也 謂古人已用之言也夕秀未振古人未述之言
古人已用之言也夕秀未振古人未述之言也
謂古人未述之言啓而用之啓發也 觀古今於須
臾撫四海於一瞬 晉舜子老聃曰撫四海之外善曰高唐賦曰須臾之間
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銑曰一瞬謂
為晨春秋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瞬開闔目之間
數搖也向曰馳思速也 然後選義按
部考辭就班 善曰一雅曰班次也比而用之以為部次考擇清麗之詞以
次第之 翰曰選擇義理而按
班類而比而用之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 善作
光景者必以思叩之而求文理物有
懷音響者必以思彈擊之以發文章 或因枝以振葉
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 五臣作末 顯或求易而得
難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言或本
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便得難之 銑曰末
翰曰或以時辭於枝乃由此發於華或流情於波而求討其源
或本深於隱而末至於明也或求思於易得詞於難物理相
推有此迴轉也
振發沿流也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善曰

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淵曰瀾 良曰擾亂也思壯如虎之變其文彩炳煥或潛未致如獸之驚亂不知所之或得其妙則龍見而不亂如水鳥游於波瀾也

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助舉峿語而不安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峿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帖吐協切

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善曰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向曰罄盡也盡深心以思眾慮而為言也

籠天地於形內挫作選萬物於筆端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說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辟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銑曰形文章之形也挫折也謂天地雖大可籠於文章形內萬物雖眾可折挫取其形以言於筆之端也

始躑躅纆於燥吻 [illegible]

終流離於濡翰音寒毛詩箋云[illegible]善曰[illegible]躑躅[illegible]說文曰吻口邊也[illegible]毛萇詩傳曰濡[illegible]

韋昭曰翰筆也 翰曰躑躅不進貌方欲文詞難出於口也燥吻也思得謂神思動逸皆得於唇吻也則流離而出於翰[illegible]濡翰謂書於紙也

理扶質以立幹五臣作文垂條而結繁善曰[illegible]理[illegible]也[illegible]故如[illegible]茂也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音嘆或操觚孤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善曰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觚才之方者古人所以書也論語曰子路率爾而對漢書曰[illegible]毛也[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我[illegible]向曰差失也文之情深必見於顏故思樂必笑言哀則歎矣[illegible]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善曰春秋

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翰曰伊維也茲事謂文章也欽敬也課率也責求也文章率自虛無之中以求其象叩擊無聲之外而求音韻寂寞無聲也

函含緜邈於尺素吐滂沛皇乎寸心善曰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上國[illegible]良曰緜邈遠也滂沛大也雖遠者含文於尺素之上雖大者吐辭於寸心之間也素帛也古人用以書也

言恢回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善作逾深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按下也銑曰按下也以言大之則彌大也以思下之則彌增其廣以思下之則愈益其深也

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五臣作飆豎鬱雲起乎翰林善曰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爾雅曰猋暴風也翰林以為主人向曰芳蕤華也森森[illegible]如風飛[illegible]鬱雲[illegible]馥馥[illegible]香[illegible]翰林[illegible]也翰林者筆[illegible]也[illegible]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善曰淮南子曰[illegible]萬殊

[illegible]說文曰揮奮也[illegible]有變故曰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也[illegible]難[illegible]其形狀也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泯俛當淺深而不讓善曰[illegible]老子曰有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illegible]何有何無僶俛求之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illegible]以致巧以理要為宗[illegible]言在有無之中或作或[illegible]或淺或深[illegible]

雖離方而遯作遁員五臣期窮形而盡相善曰[illegible]妙[illegible]不[illegible]方[illegible]故雖不見方圓之形終期盡物之象也相象也向曰文之未見[illegible]

故夫誇苦華者尚奢愜苦頰心者貴當去聲善曰[illegible]向曰奢謂[illegible]文貴當[illegible]良曰誇目[illegible]相誇目[illegible]也[illegible]心[illegible]理[illegible]

言窮者無隘烏介論達者唯曠善曰[illegible]論通達者[illegible]

詩唯存放曠也　銑曰言窮事者無盈狹論通達者唯尚放曠此作者之用思也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瀏留善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也　翰曰詩言志故緣情賦象事故體物

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愴善曰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緜悽愴　濟曰誄敘哀情故纏緜意密而悽愴其心也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善曰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　銑曰博謂意深約謂文省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壯也挫抑折也

頌優游以彬蔚蔚紆勿論精微而朗暢善曰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游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楚辭曰獨結紆軫兮書音義曰暢通也　向曰頌以歌頌功德故貞專縱逸而華盛也彬蔚華盛貌論者論事得失又須精審微密明朗而通暢於情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煒于鬼曄于劫切善作韡而譎誑誑拒況反善曰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物為先故煒曄譎誑　翰曰奏事帝庭所以陳敘情理故和平其詞通暢其辭一雍容閑雅此焉可觀說者辯口之詞明曉前事詭譎虛誑務感人心煒曄明曉也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邪嗟以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冗如勇切五臣作宂長丙竹亮反善曰論語子曰辭達而已矣文也鄭玄注曰冗散也　良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其體各殊故區分在茲禁邪謂禁乎邪意制放謂制抑蹤實必須詞達其意理以舉事不在煩多冗長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善曰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為道也屢遷　向曰文體非一故云多姿姿質也未安帖故屢遷也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其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善曰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洪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　銑曰出言崇美也妍美也　翰曰暨至也音聲謂宮商合韻也至於宮商合韻遞相間錯猶如五色文彩以相宣明也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崎綺錡擬而五臣作之難便善曰言雖逝止無常雅守所慮以其體多變故崎錡難便也崎錡不安貌其躍曰崎錡思雖難往上上下無定還知安之難為便也更宜也

苟達變而識五臣作相次猶開流以納泉善曰言苟達變易也識之通變相次而　銑曰至於泉入水民相合也

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顛五臣作巔善曰古失次也

謬玄黃之秩序善作敘秩敘故淟他典涊乃殄而不鮮善曰言音韻失宜猶績之玄黃謬故其文淟涊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玄黃之以為辭敗文章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曰淟涊垢濁也　良曰失次謬玄黃之文章也淟涊不鮮明也常持尾續首莫能見成錯謬首也秩次也

或仰偪通善作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善曰寄情日崇科條也　句曰謂思也俯仰前後不定故或偏捧先成之條則或侵改後次之章句謂未安也

或辭害而理比比毗密或言順而義妨善曰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　翰曰辭害謂音韻不便也於理次比前後宜言雖順美於義理有妨也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練最於錙銖銖殊定去留於毫芒晉云　善曰東觀書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　玄禮記云王曰八兩為錙廣雅曰黃鍾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百黍重一銖也蒼頡曰就思以王之內音其毫毛也　銑曰錙銖各有所宜　濟曰錙銖輕兩也毫細毛也皆至微小者也謂作文之時對賦辭句之上下斟酌倍之取之在於細小之閒然後著之於文

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善曰言苟銓衡所裁有輕重雖權繩之所以準物也七全切　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　翰曰苟衡平重輕也書曰惟木從繩文章則應繩墨而相當也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五臣作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五臣本作勣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善曰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文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也言其功既多而累寡故以取足而不改也良曰適中也謂文意有中於所指之事曰繁文爲累不已至於窮極之時竟不能便於指適乎文之妙辭又不可增合其辭但立片善之言以居要節乃能爲警策故雖衆辭已有條序也又待此警策而效功勳也皆功多而累句亦少故可自取足於一篇亦不可改易也警者驚動策可以擊馬者謂片善之言尤益一篇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

或藻思綺合，清麗芊善作千眠。炳若縟善作褥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直呂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善曰千眠光色盛貌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他人先己也毛詩曰杼軸其空必捐言必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 濟曰綺合如綺之合文章也芊眠貌五色備曰縟音韻合和故若繁絃之聲所作篇目或不殊於古人之作辭句闇合於古篇者雖杼軸出於懷惟懼他人先我而爲此乃苟且之道有傷廉隅違於義之故雖愛之必須捐棄也

或苕發穎竪，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五臣作揥音啼善曰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穎竪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孫卿子曰蒙鳩爲巢繫之葦苕爾雅曰禾穗謂之穎鶡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文之於影而形不可逐響之於聲而響難係也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言擬句既往惟獨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能緯也牢落猶遼落也言思之心牢落而無偶徧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瞽師賦曰時牢落以失次聲繼塞而陽絕說文曰揥取也他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爲禘猶去也 向曰謂思得妙音辭若苕草華發穎禾秀皆與衆辭離絕致於精理形響難爲追係塊孤貌特峙岐也緯經緯言作平常之言所能經緯外有此一句之妙而心失次旁求偶對未辭所心意之能徊不能揥捨其妙者草華也穎禾秀也牢落心失次貌

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仕巾楛戶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五臣作俚於白雪，吾亦五臣有以字濟夫所偉于貴反 善曰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暉媚也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爲箭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爲白雪之曲文曰偉猶奇也曰謂上佳句雖無偶對在衆辭之中如石藏美玉山必有水含明珠川則有媚如榛楛不翦亦有榮色濟集成[illegible]清也猶下里之句綴白雪之曲知其美惡雖珠亦足清其所美也榛楛皆木名翠青也下里鄙辭也白雪高曲也偉美也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善曰短韻小文也言文事寡故曰窮迹窮而無故曰孤興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而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言累句以成文猶偏絃之獨張起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之者也毛萇詩傳曰寂無也[illegible]幽窮之處思慮轉起俯入於寂寞仰登於寥廓尋求文辭細思之處無所和如偏絃獨奏清曲無應也友士也唱曲也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去良質而爲瑕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瘁之音作而民思憂詩草句曰靡好也妍謂言雖美蚩謂音瘁言既混妍蚩共爲一體劉累良質而爲瑕也鄭玄禮記注曰瑕玉之病也明加切向曰瘁音謂託詞鄙物也言徒靡麗而不華麗良質美惡質累風雅之道如玉之有瑕也良質謂風雅也瑕謂玉病也

文十七 八

文十七 九

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善曰言其音既猝其言徒靡頻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頻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向曰堂上歌鹿鳴堂下吹下管管聲疾與鹿鳴雅聲不相和叶故比文象之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善作以逐微言寡情而鮮上聲愛辭浮漂而不歸五臣作嘌猶絃么於遙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善曰漂猶流也不歸謂不歸於實說文曰么小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翰曰託思於物凡有至情要好之者然後形之於言也若貴其理要存於小異務爲虛許以逐纖細言而寡情情寡少愛則浮辭漂蕩不歸於事實矣亦由絃小而徽急雖聲和諧則歸列而不悲也豈如綏踽靜雅而悲聲可留乎纖識也或奔放以諧合務嘈曹囋才葛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善作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

雅善曰埤蒼曰嘈囋聲貌嘈與囋同費事辭叔口說心以悅目廣雅曰偶諧也偶耦古字通防露未詳一曰說好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於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以七諫爲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上濟曰嘈囋聲貌或有奔馳放縱其思以求和合務成嘈囋之聲以爲美麗悅目偶俗而已此聲之雖高而曲下者乃覺防露之雅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雖悲而不雅也謂爲文不可苟徒悅目偶俗而已須窮妙理者也諧和也妖冶美麗也寤覺也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五臣作以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

疏之使聲遲一唱發歎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之雖也良曰文有雅者向清約而質樸者且如大羹不和五味同朱絃之清音也大羹肉汁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雅奏於清廟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此雅而不豔也若夫豐約之裁去聲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善曰廣雅曰約儉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銑曰豐約文質也裁制也俯仰謂上下也因其所宜適便而變則委曲而有微情謂文質相雜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五臣作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沿鄭玄曰沿因述也向曰皆謂文質今古相半也樸質也襲沿也有襲故事而言新者有因言之濁而更清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五臣作越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善曰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元首赴節左氏傳曰投

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翰曰謂或研覽精察見其妙有味以而投袂稱美銑曰文入妙理譬如善舞者赴音律善歌者與絃相應遣合其聲如一也投舉袂袖也是蓋輪扁蒲典所不得言亦五臣作故非華說之所能精善曰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辭之言細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扶能華說之效良曰輪扁古之善斵輪者齊桓公堂上讀書扁曰讀此何爲唯得古人之糟粕耳且臣斵輪徐今七十載矣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各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而口不能傳之於子今取古人之言而云達者未之有也凡發言不能成功者謂之華說也文章之妙故非此華所能精辯而言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予善本作余膺之所服善曰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濟曰普見文章之條流及與音律實我心之所服膺也謂常服也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善曰[illegible]子董無心曰平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翰曰尤過也前脩者前賢也淑美也練曉時人之常過乃識前賢之所美

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五臣作嗤於拙目善曰言文之難不能
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拙目受嗤欰笑也欰與嗤同向
曰濬深嗤笑也謂作文若雖深發巧思或與拙者見而笑之
言其不知音也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菽同槖籥
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善曰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
菽藿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河上公曰槖籥中空
虛故能有聲氣也王弼曰槖排槖也籥樂籥也槖音託籥音藥
銑曰瓊敷玉藻謂文章妙句其為無限若中原有菽采之則
有同天地之氣無窮並育於中也菽豆藥也槖籥天地間氣
無也罔猶
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五臣作手善曰毛詩曰終
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兩手曰掬翰曰紛藹謂
繁多也文華之詞雖繁多於人世嗟歎之不滿於手掬也
患挈苦結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之欲故踸勑甚踔勑角
物角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善曰左氏傳曰雖有挈
子喻類之智守不假器論語

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廣
雅曰踸踔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踸踔不定亦無常也莊子
曰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爾雅曰甫常也
濟曰挈瓶小器也謂小智之人才思屢空也昌當也屬綴也踸
踔暹常也短韻小篇也言暹滯於小篇放情通曲也
常音隨添足曲聲也文有音韻故通曲也恒遺恨以終
篇豈懷盈而自足善曰吾實戲曰孔然篇於所向曰謂不工文者然篇常有遺恨恨未
盡往境豈有知盈滿之分而以為自足也懼蒙塵於叩缶方負顧取笑乎鳴
玉善曰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王之鳴聲也
文子曰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
良曰王謂玉謂不工文者若蒙塵之中以叩擊瓦器以取笑於鳴玉之人耳若夫應感之
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
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善曰周易曰不出戶
庭知通塞也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枚乘上書曰
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赴莊子曰今予動吾天機

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翰曰用情有應感於會合之地者
通塞於綱紀之所者則思來不可遏而拒之思去不可止而
留之非人力所致也思之將藏若形影之滅又也將行如音
響之動也比之天機迅疾何亂不理也天機自然之性也紛
亂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威蕤推而
以馺素合遝徒合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五臣作而
目音泠泠而盈耳善曰論衡曰吾言為泉而出水書曰
紛綸葳蕤盛貌七畧曰筆文曰書
口素揚雄書曰蠶細束四尺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盛
曰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向曰思之如風起巖於
胸臆言之出也如泉之湧動於脣齒紛葳蕤盛美貌馺遝
壯貌并皆於毫素之上徽徽盛明文章盛也令人盈耳音韻
清也毫筆素帛也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
若涸流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六情
日中中公也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
六情周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曰志往神留思往而神留也兀若枯木
動也豁若涸流用之竭也謂豁然空虛個而覽善作攬
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五臣作於自求理翳翳於計而愈
伏思軋軋烏八切善作乙乙其若抽善曰
五臣作乙乙
自求之方一曰
強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
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
發病強目
書曰思若
賦文理
亂難從也是故以善作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
尤善曰左氏傳曰
以輕小寔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
也翰曰或聲竭情思而擲不休
故多悔或率意而理亦通故少過雖茲物之在我非余

力之所勠音留又力竹切故時撫空懷而自惋烏翫吾未識夫
善曰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并力也 翰曰雖文在我心實難以力所致故時撫空懷自惋我未識夫文章開塞之所由也 開塞謂六情底滯
開塞之所由也善曰無也字
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苦回萬里使無
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
古人善曰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李軌曰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 小雅曰閡限也 翰曰閡限也 言欲觀古人之象 賦曰終保己而貽則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良曰伊惟也 惟此文之為用 因乃考衆理之所因 而廣萬里以為一也 通億載之津 得達也 貽法則於來世 見古人之象也
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 善曰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泯滅也 良曰言文章可以濟文武之道使不墜也 宣風聲於不泯滅也
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
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善曰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 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王肅曰彌綸纏裹也 論衡曰山大者雲多 太山不崇朝而雨天下 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 故其吐文萬牒以上 賈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為也 翰曰文施天地故無遠不彌無微不綸 文德可以養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入微故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
日新 善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 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 施之樂章 其德廣大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 聲可託之於管絃 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 翰曰辭藻流於金石管絃之聲 君王德廣而不衰 故曰日新
音樂 善曰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 聲相應 故生變 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注曰方猶文章也 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賦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洞簫簫之無底者 釋名曰簫肅也 言其聲肅肅然清也 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 小者十六管一尺二寸 漢書曰元帝為太子 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
王子淵 善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 使褒往祀焉 於道病卒 濟曰漢書云王褒字子淵 蜀人也 益州刺史王襄薦於宣帝 仕為諫大夫 襄以簫音聲清靡 故為此賦 名者通也 言其無底上下相通 故曰洞簫
原夫簫幹五臣作榦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
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五臣作疏 善曰廣雅曰原本也 江南丘墟 山名也 云江寧縣慈母山生簫管竹 王褒賦所云即此竹也 自伶倫採竹嶰谷 見此竹奇 故歷代常給樂府 而呼鼓吹山 此竹代簫笛有妙聲 丹陽記曰 王褒賦曰 奇簳異幹 罕節簡枝 宋玉笛賦曰 通暢也 蓊茂盛貌 扶疏四布也 向曰扁直條暢長暢 罕希 標立也 數紛盛多貌 扶疏四布也 向曰洞簫之竹幹生於江南之山 而直長暢達 希節 枝葉茂密 扶疏四布也
徒觀其旁五臣作傍山側兮則嶇區嶔欽
巋丘軌崎倚巇五臣作嶬迤以此切靡五臣作陁 善曰嶇嶔巋崎 山險峻之貌 迤靡邪平之貌 長連貌 山勢險峻長連貌
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善曰皆山側而生也 餘皆山險峻之貌 向曰言竹傍生於危地常不安也
彌望儻莽聯延曠盪五臣作蕩又足樂乎其
敞閑也 善曰儻莽曠盪之貌 良曰皆竹相連廣大貌 銑曰敞閑 大貌 向曰樂其長其枝葉翳蔽也
託身軀於后五臣作厚土兮經萬載而不遷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銑曰謂其自然生故久不遷
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 善曰周易曰精氣為物 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周易曰乾為蒼莨竹也 濟曰謂竹吸含天地至精之氣滋熙有光色也 稟青光有鮮潤貞堅之色
感陰陽之變

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
江流川而溉其山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時變化風賦曰翱翔乎激水之上其
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說文曰溉灌也翰曰蕭蕭竹聲貌風之以之路翔於竹梢上迴流之水復灌其山下也末杪
謂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苦蓋而澍五臣作注淵
善曰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散也音貫說文曰注灌也澍與注古字通向曰素白揮
動也礚礚水激石聲淵深也江水流於山下飛揚曰波而動浪沫如連珠聲激石而注深處也朝露清泠
而隕其側兮玉液浸侵潤五臣作曹音淫而承其根善曰說文曰液
津也隕石切翰曰清泠露貌隕墜也玉液清泉也浸潭流貌孤雌寡鶴五臣作鵠娛優乎
其下兮春禽羣嬉翱五臣作翶翔乎其顛五臣作巔善曰說文曰
嬉樂也銑曰其下謂水中嬉遊也其顛謂竹上也秋蜩條不食抱樸而長吟

文十七　十六

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善曰爾雅曰蜩蜋蜩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家語子夏曰
曰蟬飲而不食抱音附翰曰朴木皮也上其顛曰玄猨素猿搜索往來貌所不切變白切蟬也處
幽隱而奧屏五臣作庰兮密漠泊五臣作薄莫古切下音陌以獤
作猭勑緣反善曰廣雅曰奧藏也說文曰屏蔽也所與屏同向曰奧深屏僻也言竹處於
幽深隱僻之處嶢岶獤猭密而相連貌惟詳察其素體
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
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善曰方言曰素本也
謚號也實二切論語子曰因人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
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翰曰詳審也素謂嶢嶠之體處靜之地而宜其不喧也渥潤也謂君王採而用之因天性之
質而為聲韻則惠而不費也於是般班匠施巧夔襄善作妃准法善曰

洞簫賦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妃未詳也銑曰般匠古之巧匠令施巧而作簫也夔樂官也襄師襄也善音律謂準度簫之法則也帶
以象牙掍胡本其會合善曰帶謂飾也方言曰掍同也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言
翰曰帶飾之以象牙於會合之處鎪所鄒鏤離灑所宜絳脣錯雜善曰離灑鏤鑽之貌
絳脣謂簫孔以朱飾之向曰鎪鏤彫之為文離灑文貌絳赤也脣口也以朱飾其吹口而錯雜其文彩鄰菌
去為繚糾羅鱗五臣作鱗羅捷獵善曰言繁縟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鱗布列也捷獵
參差也良曰竝竹管相連綿貌如鱗羅列膠緻直吏理比鼻挹邑抐女六攦擸
五臣作攦擸於上煩切下奴叶切翰曰膠緻理比言細密相次貌也挹抐言中制也挹抐攦擸手執之貌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徒浪冥生不覩天
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善曰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通於幽冥也說文

文十七　十七

曰宕過也生而不見也荀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銑曰性昧之宕冥謂盲人也昧冥暗也宕大也目不見
天地白黑之體色憤伊鬱而酷䎸五臣作奴谷切愍眸子之喪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
實也伊鬱不通也酷甚也蒼頡篇曰䎸痛甚也孟子注曰眸子目瞳子也論語曰發憤忘食銑曰憤懣情
子之無見而討其思慮乃專心音聲
至妙之理也伊鬱憤怒貌酷䎸憂積貌愍惜也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武粉吮徂兗
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上五臣作猗音倚下提
以順吹兮瞋音瞋㖤含胡䪿以紆鬱善曰言口所吮措
邊宮商紛離而發聲匹張也說文曰吮嗽也言聲既發形旖旎以順之言聲音氣張猗曰旖旎阿那也說文曰䪿
也釋名曰咽咽王逸曰紆曲也言氣之盛而阿那其顛同也吻口吮吸也瞋瞽者
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 銑曰吻口吮吸也盲者
專心故以口吸管值合聲韻而有和樂猗拔曲身貌㖤䪿紆
鬱然貌言盲者屈曲其形隨順吹勢聲而其貌如含瞋然焉

洞簫賦

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邐知律善曰旁迕言氣競突出流相逆迕也飛射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邐律連貌向曰迕觸也吹者之氣旁聲飛射而歸於達也散渙聲分布貌邐律和貌也趣從趨縱五臣作容其勿述兮騖合遝從合以詭譎善曰勿述由所迷也謂之貌合遝盛多貌詭譎奇怪也翰曰述從也言吹者從容而和其聲迷之貌合遝盛多也詭譎奇異也所乘其合遝紛然而和無所謂奇異也或渾沌而潺湲兮獵五臣作獵力合切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普蓋焉競溢五臣作渾善曰渾沌不分之貌雖字曰潺湲水流貌也獵若枚折言其聲或有似木枝摧折也枚幹也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貌沛多貌競溢善曰毛萇詩傳曰枚幹也漫行流溢貌駱驛不絕也濁沌而不分其聲若摧折之聲或漫衍而不絕也沛沛多貌競溢謂聲多變也惏凜慄密率掩以絕滅㗏霵或作霵曄立助踕嵯揚切跳徒彫然復出善曰惏慄寒貌風賦曰惏慄懍慄也密率安靜也掩止也絕滅聲止也㗏霵曄踕聲貌跳然復出五臣作爍捷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子必㘉節而將吟兮行鍖丑錦銋而針以和囉善曰廉察也賦歌謂作曲之名也啾咇㘉聲之細貌也將吟且也鍖銋不進貌和囉和也向曰徐緩也廉察也賦歌作曲之次也啾咇聲聲出貌行且也胡庚切鍖銋不進貌多而將吟且以和也相雜貌風鴻胡貢切五臣作洪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乃了以婆娑善曰嬈嬈相連貌婆娑素何反嬈嬈柔弱也翩緜連五臣作聯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善曰說文曰漂浮也言其聲調而為奇聲他謂異聲也翰曰風吹其聲相連不絕而復更柔雅貌婆娑分散貌翩緜連而相連或牢落布疏也漂浮也乍棄其舊曲而為異聲也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古和字善曰謳謠已發簫聲於其蹊徑要復遮而與之相和也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善曰要復遮其蹊徑道路謳謠謂若發聲如遮其道路而與之相和合其音律也蹊徑道路謳謠調也其巨音則周流氾濫五臣作濫并包吐含乎暗若慈父之畜子也善曰毛詩曰父兮畜我向曰聞其大音則流遍不竭氾濫言其聲包容吐含和樂乃如慈父之於子也包含仁愛之養之吐哀方以教之曰大畜養也其妙聲則清靜厭於協瘱五臣作瘱順敘卑迖他達若孝子之事父也善曰妙聲謂細聲也烈女傳曰宋鮑女宗好禮孝事姑也翰曰其妙聲則清和柔暢不變逆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湃五臣作濞若漻音流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善曰毛詩曰慷慨壯士之事也一何壯士不得志也上者卑下也其聲有悲壯之聲又似上德之人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向曰科條譬類誠應義理若聞其聲則為壯士所以比類至誠之有感於義理若雷霆之事也銑曰澎濞流蕩勇烈之聲也故其武聲

則若雷霆輘力登輷呼宏佚豫以沸㥜善曰輘輷大聲也佚豫輕也沸㥜兒也向曰輘輷雷聲也佚豫以沸扶謂出聲佚蕩而沸踊不可入也其仁聲則若颽五臣作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善曰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鄭玄曰凱風者南風也言其聲和緩以施惠也向曰凱風南風也故云施惠也紛披容與和緩貌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素末以奮棄善曰雜遝衆多貌拔摋分散也說文曰摋擊也翰曰聲或如摋手擊聲之聚多也或分散如棄之也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善曰惻惐悲恨也恬靜也綏安也肆緩也向曰悲其聲則愴怳而傷惻也肆舒緩也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善曰淋灑不絕貌靡靡細好也橫潰旁決也陽遂聲明也或盛壯而和時復横潰而清通也

又禮記注曰逡達也銑曰忽如水流之縱橫貫亂復有清暢之音以通達也淋麗水流聲辨流貌

哀悁悁烏玄之可懷兮良醰醰徒南而有味善曰毛詩曰中心悁悁說文曰悁憂貌悁悁憂貌又曰醰甜同長味也良曰哀聲則若悁悁在懷醇濃而有味也悁情填悒也醰醰醇貴也

故貪饕士刀者聽之而廉隅兮五臣無兮字狼戾者聞之而不懟音墜善曰尚書曰貪賚日欽孔安國曰貪賚饕食色惰禮也曰饕者有廉隅廉隅戰國策曰張儀云趙王狠戾無親雖曰懟怨也向曰貪財之人聽此和雅之聲則去貪而有清廉之分狠戾之人聞之則去惡遷善而不怨懟感人情也貪財曰饕廉隅分也狠戾惡性也

剛毅彊虣作暴五臣反仁恩兮嘽歎唌誕逸豫戒其失善曰字書曰虣古文暴字也嘽唌寬舒緩之貌向曰毅敢為果致果為毅此人聞和雅之音乃反為仁恩之情也嘽緩之聲戒人之過失

鍾期牙曠悵然而愕五各立五臣無立字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字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器觴也琴操曰杞梁妻者齊邑芑梁殖之妻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已與杞同也濟曰謂其聞簫聲悵然而驚言此簫聲雖杞妻之感深亦不能為其氣調也

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侵淫叔子五臣有兮字遠去聲其類善曰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七略有嚴春一云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旅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漫狂獨斷抑抱觀咐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銑曰竄措也師襄嚴春皆古之善鼓琴者聞簫皆不敢措其巧妙叔子古之知音人聞洞簫之妙聲方去而遠之莫能比類於古者也

嚚頑朱均惕復慧兮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

桀跖之鬻博儡盧罪以善無以字頓顇五臣作悴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鬻賣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睦幾夏育鬻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布申博角勇臨雄奮推儡羸疾貌頓顇思顇也翰曰嚚舜母也頑舜父也鬻鬻奉裴之彊勇人也博朱博漢之俠士也揚鬻儡敗壞也謂簫之妙音感此嚚頑不肖彊俠之類皆驚復得即慧儡壞悴損折而臣伏矣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善曰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良曰參差簫曲名感化之道廣故云入道德也永長也御猶服用也

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善曰言逝止無常狡急也弄小曲也銑曰奏者作樂之物號奏勇曲乃迴旋飛聲去留不常也狡勇也弄曲也

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草恅老瀾漫亡耦五臣作偶失疇薄索合沓徒合切罔象相求善曰卑楚辭曰嘽嘽寂靜也愺恅與愺恅音義同廣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翼是遷延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虛無罔象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遺其玄珠象罔求之而得銑曰合沓多也罔象餘聲也謂聲或寂靜分散亡偶失疇而為躁則迫束而聽之時多餘聲以求集也罔求謂相聲也

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濟曰知音識悲樂之聲不知者但怪其奇異而已偉異也故五臣無故字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許撆匹結切五臣作撇涕抆亡粉淚善曰撆拭也廣雅曰抆亦拭也良曰欷悲欷揮也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五臣作衍苦汗切凱阿烏可那乃可腲烏罪腇奴罪者已善曰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腲腇舒遲貌翰曰憚漫衍凱和樂貌

是以蟋蟀蚸蠖烏郭蚑五臣作跂行喘昌兗息螻力侯蟻魚綺蝘烏典蜒徒典切五臣作蜓蠅蠅翊翊遷延徙迤以爾五臣作迤音以魚瞰虛濫雞睨五計垂喙許穢蜿五臣作宛字轉瞪直耕瞢莫亘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善曰言所感深也蜀書曰蚑行喘息說文曰蚑徐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蚑方言曰南楚謂蟬蛄為蛞螻蠅

洞簫賦

蚿曰蚿蜂大蟷螂與螘同類雖曰蚿蜴蠑螈蠅蟬坍坍遊行
貌皆蟲之形也蹇延徙迤却退貌匍匐不躍難好邪視故取
前焉瞰視也眠視也韓詩外傳曰莫實有聲偃个之蟲與
不延頸以聽許文曰噣口也或爲咮噣口也都遘切蟄轉動
貌埤蒼曰瞪直視也直耕切瞢視不審諦也莫耕切家語曰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翰曰蛺蝶蟀蟬蟀蜂蝡蜓皆蟲
名也跂行喙息蝇蠅翾向曰蚑行貌遷延徙迤進而復退
貌瞰眠皆視也此蟲類飛翔感而動之皆垂口盤旋直
貌昏然遺忘其食以聽之況乎感和陰陽之氣遷化
風俗之理豈不致宛轉盤旋也瞪直視瞢昏也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五臣作跇余制切**迅漂巧兮**善曰
曳亦踰也或爲跇漂疾也妨妙切向曰超騰踰跇高舉貌**又似流波泡**
聲狀如捷武之人超騰於空也踰跇高舉貌
溥所交切**沉**五臣作**溲**音之**淩**譯所**趣娥**許宜**道兮**善曰泡溲盛多貌凡溲微小貌
方言曰泡盛也溲所求切凡旁去切埤蒼曰溲藏有水也娥
道蓊蟲之道翰曰又似流波瀼漩旁娥之道也泡溲徒虎
皮急**嗥**呼交**呷**呼甲**唴**呼縣**喚躋**子兮**躓**致**連絶淈**骨**殄**電
聲

沈五臣作沈徒本切**兮**時絶**晶**分相氣**殄**沈不分也埤蒼曰嗥大
怒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聲升也晉書音義鳴呼曰嗥頗下也
胡怒切鋭曰嗥呷唴喚大聲也躋躓連絶謂或上或下或
連或絶乍殄乍沈聲雖
不分貌躋上躓下也**攪**胡卯切**搜**所卯切五臣作**捘**學**捎**所**道遙**
踊躍若壞頹兮善曰攪搜學捎水聲也壞頹言如物崩
風振竹木聲也逍遙聲遠也踊躍聲**優游流離躊躇稽**
高也聲列又如物之崩壞頹墜也
詣亦足耽兮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　翰曰躊躇稽詣言聲留如有
和緩分散聲也躊躇稽詣聲或**頹**五臣作隤**唐遂往長辭遠**
稽留不散貌言亦足耽翫也
逝漂不還兮善曰頹唐聲墜也本或無此十二字　良曰優游流離　向曰
頹唐聲微也言聲微遂往長辭而遠去
而不
反也**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善曰中於道德
　雖樂不荒　左氏
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頌曰遷而不淫樂而不荒　翰
曰賴君王聖化采於幽山以成此器從容和樂中於大道雖

哲而不
淫也
偹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
吟氣遺響五臣作壯**聯縣漂**五臣作飄**撇**匹**生微風兮連**五延**駱驛**
變無窮兮善曰言聲有餘響連延不絶也
　翰曰終詩卒曲謂曲終也尚有餘音
不絶也　　相續而不絶微風也連延駱驛亦不絶貌

舞賦 并序

傅武仲善曰同良注　傅毅字武仲扶風人也少博學中字　良曰范曄後漢書云
召文學之士以武仲爲蘭臺令史遷司馬
楚襄王既遊五臣作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善曰
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

羣臣何以娛之善曰
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
盡意善曰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是以論其詩
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善曰
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善曰
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五臣作意**可以**五臣無以字**進乎**

曰噫哀辭也 銑曰窮極也噴歎聲謂上楚曲材人極觀天下至妙歎其美可進爲舞者之樂 王曰其如鄭何 五臣無此一句 善曰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illegible] 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之何 [illegible] 二八齊容起鄭舞 [illegible] 舞也 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 善曰 [illegible] 則 [illegible] 君曰 [illegible] 言其舞悲攄舞也 翰曰小謂 [illegible] 小雅大謂大雅 [illegible] 謂淫聲也 弛張之度聖哲所施 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illegible] 去也謂雅鄭之樂 [illegible] 用之法聖人所施也故用雅 [illegible] 用鄭去雅者亡也 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 [illegible] 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 善曰禮記曰干戚 [illegible] 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illegible] 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 [illegible] 三爵 [illegible] 以足 [illegible] 若雅 [illegible] 也禮 [illegible] 君禮有三 [illegible] 以劍恭儉三所以行 [illegible] 敬蓋不取其 [illegible] 夫

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 [illegible] 帝嚳之樂曰六英 [illegible] 英帝嚳也 [illegible] 毛詩 [illegible] 清廟祀文王也 [illegible] 向曰咸池黃帝樂 [illegible] 陳於清廟以叶和神人也 [illegible] 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 五臣作驩 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 善曰餘日暇日之餘日也 [illegible] 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 [illegible] 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皎皎 五臣作皦 之閑夜兮明月列以施光 五臣作爛 [illegible] 朱火曄 五臣作爗 其延起兮燿 五臣作曜 華屋而熺 [illegible] 洞房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illegible] 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 [illegible]

[illegible] 黼帳袪而結組 [illegible] 兮鋪首炳以焜煌 [illegible] 陳茵 [illegible] 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 [illegible] 酌兮漫既醉其樂康 [illegible] 騰觚爵之斟 [illegible] 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 [illegible] 文

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 [illegible] 簡惰跳 [illegible] 踃 [illegible] 般 [illegible] 紛挐 [illegible] 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 [illegible] 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 [illegible] 服極麗姁 [illegible] 媮致態 [illegible] 貌嫽 [illegible] 妙以妖蠱 五臣作 [illegible] 兮 [illegible] 紅顏曄 五臣作爗 其揚華 [illegible] 眉連 五臣作 [illegible] 娟 [illegible] 以增

繞兮（五臣無兮字）目流睇而橫波 善曰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視如水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翰曰連娟細長貌流睇邪視也言眉細長如綫然目邪視如水波之橫流也言瑞明而利疾也

珠翠的皪而炤燿（五臣作照）兮華袿（珪）飛髾（所交）而雜纖羅 善曰翡翠也說文曰的明也珠光也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上林賦曰蜚纖垂髾司馬彪曰髾燕尾也子虛賦曰雜纖羅司馬彪曰纖細也 銑曰翠翠羽也的皪明貌珠翠之光色也袿袖也髾首飾也言華麗之袖飛於首上雜之纖細綺羅也

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 善曰裝服也揮動也若杜若也美人佩以為芳香也七發曰閩流芳衽杜若動朱脣訴獸也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毛詩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 翰曰紆綏也

元（五臣作抗）音高歌為樂之（善本作亢字）方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方道也 向曰抗舉也方猶常也言舉音高歌為樂之常道也

歌曰

文選十七　廿六

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善作）曲 善曰攄散也弘大也言攄意有所觀覽也方言曰繹理也弛緊急之絃言將御悅故緊急之絃先弛張者今發弛之末事之曲若今軒之間攬曰弛懸也於歌之末事而委曲也 良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鄭玄禮記注曰委曲煩碎也若之好也曲欲發而優之 翰曰繹釋也弛發也敢意思觀眾舞之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也盛故發而優之音 曰此代舞者作歌也言云此自東至弛之音將發而優之 事則欲發其精神心監末事巧委曲以為舞聲末事之好無益於君也 順君之好無益於君也

舒恢炱（來）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五臣作荷） 善曰恢炱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舒恢炱之度闊苛縟之體也使之踈闊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 然（五臣作）苛縟 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 貧多切 鄭切 銑曰恢炱廣大之度闊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

嘉關雎之不淫兮（五臣無兮字）哀蟋蟀之局促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在堂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

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 見之貌 向曰苛煩縟細也關雎之樂后妃之德樂而不淫也故嘉之蟋蟀詩名刺儉不中禮故哀其局促小貌

啓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 善曰太真大極也

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 善曰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隔不通之氣也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時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 莊子曰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以道遊離人而立於獨 韓子師曠曰清角之音不如清徵鼓琴作窮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音不如清角奏操也琴道曰堯有伯夷之操舉於八音之均 翰曰遺物謂捐去之物也宋均曰長八尺若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以均聲 圖曰聖人物有失所若起而為之 銑曰遺五均謂 由乃可贊揚舞之操均雅曲之名也 以良曰清

形態和神意協（五臣作叶）從容得志不劫 善曰雍容謂和雅得其大體不拘劫也 銑曰叶合也協和也 莫玄禮記注曰劫不迫而安靜也 劫謂

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 善曰言舞人躡鼓以為節也 故志意舒廣莊子曰乘物以遊心 廣雅曰垠

文選十七　卅七

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 善曰踏鼓節足蹈鼓也 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 惆悵也 纍貌 翰曰惆悵不可為象 言形容象也謂舞節之閒形類之始 舞者長引舞勢不知所為之狀也 不可窮盡其形象也

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五臣作抗）動赴度指顧應聲 善曰兀然不動 作兒 向曰翔飛竦勇也抗然而動起其節度手指目顧皆應聲也

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長袖舞貌 韓子曰長袖善舞 駱驛不絕貌 颯擖相連貌 衛靈公寺 銑曰駱驛不絕貌曲也颯擖盤旋貌合并謂舞曲交相合也 颯素合切 擖 以舞作 節度

鶣飄燕居拉㧖鵠驚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鶣飄輕貌

綽約閑靡機迅體輕 善曰拉㧖飛貌 綽約美貌 閑靡 上林賦曰便嬛綽約 莊子曰綽約若處子 良曰 鶣鶣輕貌 拉㧖 五臣作鸐 鵠驚 說曰 機迅體輕 閑靡明美 力合切 㧖 徒合切 處妙上林賦曰便嬛綽約莊子曰綽約若處子

翋揩擧翅貌言輕如燕鳥之居又如鵠之驚擧開張而柔靡

姿絶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清（五臣作情）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

善曰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慤貞也薛君詩章句曰素質也杳冥謂遠而出冥也對問曰鵾翔乎杳冥之上 翰曰皆舞者姿貌也絶倫妙態謂美色也懷貞素含絜之情脩整儀容端理節操以明其志乃馳思於其杳冥寂寞之外以爲妙舞也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傷）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善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大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也湯音羊 五臣句同善注

明詩表指噴（五臣作喟丘）息激昂

善曰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 [illegible] 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喟然大息說文曰噴大息也噴與喟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人今在困厄不自激昂 噴丘愧切 [illegible] 自歎昂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昂我郎切

氣若浮雲志如（善作若）秋霜

善曰言既高且絜也 濟曰氣若浮雲謂其異狀 [illegible] 也志如秋霜謂其 [illegible]

觀者增歎諸工莫（善作共）當

善曰工樂師也 濟曰觀之者以爲諸工技盡不可當也

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

善曰遞遞進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 請互遞進舞案比次第而相待也

埒材角妙夸容乃理

良曰善曰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闘巧妙也夸美也理謂裝飾也 銑曰埒技材伎角闘巧妙夸美也

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五臣作盤）鼓則騰清眸（牟）吐哇咬則發皓齒

善曰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爲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盡爲鏘七盤舞曰歷七盤而蹤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揄皓袖以振策竦井足而軒跱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馭頓身而頃折卞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絶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義並同也說文曰哇謟聲也咬淫聲也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兮 翰曰盤鼓謂聲急而將終曲者眄看也騰擧也

眸眼中瞳子也皓白色也哇咬謡聲也

摘（五臣作擿）齊行列經營切儗

善曰摘謂擿之而使齊行列經營往來之貌儗比也 向曰指擿排次齊其行列相學切比也 儗魚起切

彷彿（五臣作髣髴）神動迴翔竦峙

善曰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 [illegible] 竦敬也峙立也 向曰彷徨心不安也迴翔謂身輕如飛也竦勇峙立也

擊不致筴（五臣作策）蹈不頓趾

善曰 [illegible] 言舞人擊鼓不 [illegible]

翼爾悠往闇復輟已

善曰 [illegible] 也古人 [illegible] 以相夸 [illegible] 不待 [illegible] 也身輕便捷 [illegible]

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

善曰 [illegible]

浮騰累跪跗（夫）蹋摩跌

善曰 [illegible]

紆形赴遠漼（七罪）以（五臣作似）摧折

善曰 [illegible]

纖縠蛾飛紛猋若絶

善曰 [illegible]

超逾（五臣作踰）鳥集縱弛殟歿

善曰 [illegible]

蜲蛇姌（冉）嫋若雲轉飄曶（忽）

善曰 [illegible]

體如游龍袖如素蜺

善曰 [illegible]

黎收而拜曲度究畢

善曰 [illegible]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illegible]

矜也遷與辯同力奚切翰曰游龍輕也素蜺明也斂容遷
能而拜曲度盡畢也素白也蜺謂虹蜺也睞眄斂容也
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
洽宴五臣作讌夜命遣諸客善曰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駐曰要延引身言舞請已洽而宴
追於夜故命遣諸客也向曰舞畢遷延退而微笑復次行
列也怡悅歡樂也翰曰夜久樂疲命去諸客也遣去也
擾而沼攘就駕僕夫正策善曰擾攘爭也僕夫執駕者策鞭也大戴禮曰驛駟在門
僕夫具存曰策鞭也
車騎並狎巃力孔嵸子孔逼迫善曰狎謂多而相排也巃
嵸聚貌向曰巃嵸多貌
良駿逸足蹌七良捍五臣作捍音汗凌越善曰駿馬也速
疾也蹌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翰
曰蹌捍勇猛也凌越急如飛也比以盛述馬若謂良馬亦比
人者也
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舉首
而擿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末也翰曰龍驤橫舉謂舉首
而擿走也鑣謂馬銜之排沫也揚動之則飛馬口之沫也馬

材不同各相傾奪善曰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
電五臣作雷滅蹠五臣作跖地遠羣闇跳五臣作跡獨絕善曰列子伯樂曰天
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
之聲忽驚忽滅也蹠踏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鄭玄尚
書五行傳曰跳行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翰曰
而權奇蹶蹴駭驚也跖踏也闇跳獨絕謂行急無比方也或
有踠五臣作踠於遠切足鬱怒般五臣作盤桓不發後往先至遂
為逐末善曰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
初九盤桓利居貞言遲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
遂為驅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翰曰宛足頓步鬱
如怒氣遲留未發在於衆後而先至前所逐衆之後故云逐
末也馬之遲材也跪足
謂緩步盤桓遲留也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羊習習
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五臣作驚驟相及
駱漠五臣作驛而歸雲散城邑善曰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

調之貌遲速承意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磬控
忌毛萇曰止馬曰控已辭也音與家語孔子曰御者同且車
馬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
之車音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騖莫縣驛紛漠
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同雲散也
號曰比長者之車也矜容儀容遲速任意車聲殷然調緩
如遠雷之音行騎皆相連及
不先不後也騎驛不絕貌天王燕宴胥五臣作胥思與切樂
而不泆五臣作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五臣作柔
聊以永日善曰毛詩曰匪且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皆
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家語孔子歌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向曰
濟樂也遺猶不知也永長術道也謂天王宴樂而不溢娛其
神性不知老之將至此長年之
道優游柔和且以為長久之日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音樂下

長笛賦 并序 善曰說文云笛七孔長一尺四寸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雅正也

馬季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遷南郡太守免官後拜議郎卒翰注同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 胡革切五臣作覈 數術又性好音律 善與律字 能鼓琴吹笛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善嘉也說文曰覈考實事也核與覈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羲和卜史之職韋昭曰覈數占術也 向曰博廣也典謂典雅謂雅頌精考陰陽度數律歷之道

而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 善曰漢書郿縣屬右扶風 平陽鄔中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留滯也昭明曰郿縣名在右扶風又有平陽鄔聚邑之名也鄔聚邑也漢官儀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事者也留事謂留滯事也向曰督郵漢官號時季長為此官事無留滯而多暇故獨卧郿縣平陽里中也鄔里也 有雒 五臣作洛 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善曰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韓詩外傳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二 翰曰有客謂時有客陽客舍逆旅客舍也相和謂更遞吹也 銑曰氣出精列二古曲名 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 良曰踰過也暫猶曲聞謂偶聞也 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 善曰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為笙賦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 翰曰唯笛獨無謂未有賦頌備數謂備古

人之數也賦之言頌者頌亦賦之通稱也 其辭曰

惟籦 鍾 籠 龍 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 音宜 善曰戴凱之竹譜曰籦籠竹名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名山也尚書大傳曰鄭子南山之陰謂山北 向曰奇生謂生奇質也崖

岸也 託九成之孤岑兮 五臣作岑 臨萬仞之石磎 五臣作谿 苦兮切 音 去 東反叶韻 善曰山海經曰有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尸子曰臣之所為萬仞之谿 銑曰託附也言謂山有九重孤高也竹附之而生而臨萬仞深谿也 特箭槀而莖立兮 五臣無兮字 獨

聆 零 風於極危 善曰言此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也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竹也 良曰箭竹也立謂竹而生於高險之山獨聆聽風搖之故聲而為風之極危也聆聞也 其下趾兮冬雪揣 音端 善作揣 封乎其枝 善曰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

禮注曰趾足也毛詩箋曰揣猶揣也 翰曰秋水漱其下趾冬雪積於其上趾根也 巔根跱之槷 五結切 刖兮 五臣無兮字 感迴飆而將頹 善曰巔根猶根生於山巔也槷刖危貌也爾雅曰迴風為飄 銑曰巔顛也竹生山上其根跱立也槷刖危也飆疾風也頹欲頹墜而下也 夫其面旁則重巘 善曰爾雅曰重甗隒又曰巘 增石簡積頵 丘六反 砡 牛六反 善曰增重也說文曰頵頭頵也砡石也廣雅曰簡大也言此竹之面旁則有重高石大積其中也 兀嶁 力 狋 魚助 觺 魚 傾昊 側 倚伏 善曰兀嶁狋觺傾昊峻險之貌 濟曰兀嶁山之上高也 庨 苦交 窌 交 巧老港 胡貢 洞坑谷 善曰庨窌空之貌 銑曰深相通也港洞相通也坑谷之貌 嶰 古買 壑 呼各 澮 古外切 五臣作澮 㟞 善曰爾雅曰山夾水曰澗山有谷曰嶰 翰曰嶰壑谷之貌 𡽀 徒外 窞 巖 䆪 五臣作覆 善曰山谷之勢

易曰入于坎窞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巖窔深藏也說文曰嵒
岸也廣雅曰窔窟也字從穴從復扶福切良曰幽邃嶮巇
寬大而相連貌峭窈藏運裛衆穿都安洝迊罔連嶺屬
覆山下平間窟穴也穿洝果下也墨連也穿於坎切安音
善曰運裛迴旋相縈也
按向曰謂竹爲陰陽運氣裛之有羽屬之色回薄之上岺
相連貌穿洝林簫蔓荊森槮所柞作樸音卜說文曰樸善曰
曜漯貌也蕭與本草經曰蔓荊實味苦林槮長貌鄭玄毛詩
竹也蕭與樸包木也補木切翰曰謂竹與諸物雜生也
蔓曰柞櫟也樸包木也補木切
林簫竹也蔓荊
森槮柞樸皆木名於是山水猥至渟亭涔岑障五臣作章
字潰音會善曰廣雅曰猥衆也埤蒼曰渟水止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潰池也賈逵國語注曰障防也字林曰潰旁
決也翰曰渟岑也渟水也岸壞也也謂山水衆至池水溢岸潰壞也頹胡淡徒滂郎流
碓丁回投瀺仕咸穴善曰頹衆水搖蕩貌碓投似碓之所投說文曰碓舂也都對切瀺水注也瀺穴
注隙穴也士咸切翰曰碓投瀺穴水搖蕩爭湍官苹
屬大貌謂水碓投瀺注山成穴也投擊也

縈汩古活澎普濞普波瀾鱗淪音倫五臣作侖窊烏瓜隆詭
戾音結善曰汩活疾貌澎濞聲也古活切鱗淪文貌窊下也
下貌汩活疾貌澎濞聲也古活切鱗淪水波相次貌窊高之
彭濞水聲澎濞廣大貌銑曰爭湍急流也苹縈水迴旋貌窊下處
上奇勢迴戾鱗淪相次不絕貌窊隆詭戾邪曲貌水流上下
不常之貌㵳瀑噴沫犇遯碭突
善曰㵳瀑相薄貌噴沫水噴也向曰㵳瀑噴沫水
之勇急噴激生沫奔走碭突於山石之間遑走也搖演
以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緬引也歲五六度謂如此而至也翰曰謂風水搖引動杌
竹根一歲五六度如此而至也是以間介無蹊人跡
罕到善曰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之則茅塞之
人跡所不及良曰竹所生處人迹罕至也介然人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畫書曰舟車所不至
然幽深曲蹊徑人迹希至也猨蜼晝吟鼫鼠夜
叫善曰猨蜼似獮猴仰鼻長尾爾雅曰鼫鼠郭璞注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一
名㝃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銑曰猨蜼鼫鼠並輕捷之獸皆晝夜栖游於竹上吟叫皆樂也寒熊振頷胡敢特麚加昏
髟必衫反善曰振動也方言曰頷頤也昏但髟髦也皆
夫髟言猛頭振動也向曰熊舉頭名振訝皆動口也
彡謂迴顧而起著鬣謂山
寒特壯也昏視也髟髟有鬣也山雞晨羣野雉晁雊
毛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求偶鳴子命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噍噍由讙呼相切善讙譟善鼓經涉其左右聒其
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善曰翰曰聒讙語也聒古活切
子曰四民雜處則其言哤說文曰讙譟讙也
貌鳥獸行識其道其聲喧嘩謹譟皆行歷竹之左右亂聲
於前後曲朝夕而休息也向曰由行
經也猶行聲吐也
善曰險巇危險也
翰曰險巇猶危也
衆哀集悲之所積也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故其應清
風也纖末奏穦所交錚耕鐄戶盲謍呼宏嚶善曰方言曰
根動也猶

錚同錚鍠皆大聲也翰曰謂鳥獸之聲鍠與鍠同字林曰鍠鍾聲也
大呼也銑曰謂鳥獸之聲也呼交反纖末竹上也
謂清風吹竹纖末竹之上奮
而動搖錚鍠謍嚶皆聲也
鍾高調善曰琴賦曰組絃急張鍾號鐘琴名言竹聲如鍾琴
良曰絙急絃也若絙鄧古瑟促柱號
琴高調也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
孝己善曰琴操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逐之伯奇自傷無罪投河
而死後妻之子宜發曰彭咸殷賢臣也諫不聽自投水而死伍子胥吳賢臣也吾
哀其家語曰曾參後妻去之參
甫以後妻放伯奇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伯奇放也
非乎翰曰放臣謂屈原逐子謂伯奇棄妻謂
夫之棄若離友朋離別者彭咸殷賢臣諫紂不從而死
之弃也伍子胥吳賢臣諫吳王不從賜死
夫人失也哀姜謂曾文公夫人也文公死其子不得立而被殺
中宗之子事也哀姜過市而哭故號哀姜也孝己殷王
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逐之攢乎下

風收精注耳靁五臣作雷歎頹息掐苦洽膺擗亦避摽婢沼

泣血泫火胡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善曰收精不視注耳專聽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靁靁與雷古今字也國語曰無掐膺韋昭曰掐叩也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擗拊心貌毛詩曰鼠思泣血楚辭曰橫垂涕兮泫流注李子曰病疲寢者通旦不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　翰曰此放逐弃離別之流聞此竹聲皆憤懣於竹風之下收其精思傾注其耳同爲歎息頹枕擗叩胷無心泣血泫然而流交頭而下達曙不寐不能自止掐叩膺胷也擗摽拊心也泫言流多也通達也禦止也

於是乃使魯般五臣作班字宋翟構雲梯抗浮柱善曰魯宋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爲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謂班母云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　銑曰魯班魯公班魯人宋翟墨翟宋人也皆古之巧智人矣構雲梯之梯立浮空之柱將取竹以爲笛抗立也

蹉何七纖根跋蒲末篾縷五臣作篾莫結切縷力主切膺峭阤五臣作陁肖陸腹陘形阻善曰以足蹉蹋纖根又跋蹋篾縷也方言曰篾小也縷言細以也上其峻曰有結薄竹難草名也柳亦善郭以縷小也言以胷服太陂陀而腹貼於陘宜也淮南子曰岸陗者必陁許慎曰陗峻也七笑切陁落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向曰蹉蹋其根跋其縷竹根莖也跋拔茂纖也以胷腹貼於峭峻險阻之所也陸連山也陘斷山也

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他彫截本末規摹彠烏郭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逃之落之說文曰摹規也莫奴切彠亦蒦字王逸楚辭注曰彠度也矩法也　翰曰逮及也匍匐以手足行也本根也末莖也規摹謂之量度也彠飾也竪子險阻以足於山上猶峻阻乃以手足行而伐取之挑撥截其根莖以量度之乃作其規矩也

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善曰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曰比次也左氏傳師曠之門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向曰協合也夔舜樂官也襄魯琴子野師曠字善鼓琴今將爲笛與之比合律呂之音聲

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善曰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十二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首也故曰十二籥　翰曰六律六呂爲十二黃鍾律宮聲也宮爲君故爲主也

撟撟揉而酉斤械胡介剸團剡以冉切度擬善曰蒼頡篇曰撟正也鄭玄周禮注曰揉謂以火撟也說文曰斤斫木也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剸裁也又曰剡銳也周易曰揉木爲矢揚與剡音義同度擬量度比擬也翰曰撟揉者以火揉之斤械者以斧理之截割量度以比擬之

鍃呼硐徒董隤善作遺字墜程表朱裏善曰說文曰鍃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鍃也廣雅曰硐磨也說文曰隤下隊也爾雅曰崇書也說文曰程示也漢書注曰表外也翰曰鍃硐謂以刀通節中也墨書以朱言竹節之間擴表也程表謂外不知節但見其竹也朱漆以朱塗其內程當爲呈字之誤也

定名曰笛以觀賢士善曰以其然機故可觀士良曰取竹於山之於匠人然後定名曰笛也因衡清雅之音故可觀賢士之上

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於救君子善曰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此言東階禮曰播之以八音來樂禮學大師曰天子日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歌雍門歌之者設雍也周禮曰王以樂侑食鄭玄曰侑猶勸也曰陳列也八音俱起謂笛聲奏美如八音相奏合舉雍徹諸人對君子周禮王者以樂侑食勸也

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善曰漢書曰音義如淳曰令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桓譚新論曰黃三王內置黃門工倡　銑曰黃門署名習樂處也高廊署中之廊也

重丘宋灌名師郭張善曰漢書平原郡有重丘縣濟曰重丘宋灌郭張四姓廣朝名師有名於也善樂人重丘縣之出也

工人巧士肄異業脩聲善曰工樂人也巧伎巧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向曰工人巧士並妙樂者習熟於業脩理於音聲也

於是游閒音閑公子暇豫王孫善曰史記曰宛孔氏有游閒公子之名國語優施曰暇豫之吾吾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

心樂五聲之和耳比避八音之調平彫

反善曰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 良曰比擠便也 乃相與集乎五臣作于字其庭翰曰葵笛之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善本作以富也善曰胤亦曲也字或爲引蔡雍琴操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 濟曰詳審也曲長則繁也繁會叢雜聲喧也富多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善曰紛葩盛多貌 曰紛葩爛漫聲亂不齊貌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衍溢也 銑曰波散廣衍聲散而遠也

掌丑耕切善作撐字距劫遌五各切善未作遻又足怪也善曰言聲之相違遌也說文曰掌拄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穆天子傳注曰遌觸也 良曰掌距劫遌聲不相順以相擊觸可謂奇怪者也劫擊遌觸也啾咋助白嘈啐才沒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善曰蒼頡篇曰啾眾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咋大聲也埤倉曰嘈啐聲也嘈音曹啐才遏切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故以羽絞以諭聲繞激也 翰曰啾咋嘈啐之大也鶡冠子云南方萬物華羽故譬有南方之音則聲烈謂南方火也故灼激聲大貌切急也

震鬱怫扶勿以憑怒兮耾呼宏切碭徒浪駭以奮肆善曰楚辭曰中鬱鬱兮煩冤王逸曰憑續也左氏傳曰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杜預曰憑大也埤蒼曰碭聲貌左氏傳注曰肆放也 銑曰震鬱聲壯之聲氣噴普悶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之石以狼戾善曰蒼頡篇曰噴叱也或作憤防勃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跱蹠言其聲對立如有所蹠覆也狼戾乖背也 備曰越王狼戾無親 向曰氣噴勃謂氣結於笛中而聲不嚴也或通則分布而四覆入於耳也狼戾壯貌也雷歕叩礙亂敲之炗言音如雷叩礙若亂敲之聲也 叩礙聲也蒼頡篇曰礙推也炗若推鐵聲言笛聲如之也劉濟 炗若五臣本無兮字正劉流漂以風冽之善曰言聲如疾風冽清也 劉漂風冽謂聲隨風而清也 崔寔 五臣無兮字 薄湊會而凌節兮 五臣無兮字 馳趣促期而赴躓 善曰湊聚也節曲節也趣向也躓與會也 濟曰謂聲相集湊 躓謂顛仆也

而會合取以聲節而聲猶溢出故曰發節聞疾也節也頓下也節言疾而無節聲勢乃散而赴於下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善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兮若江河 琴操曰伯奕操似鴻雁之音氾五臣作泛濫溥漭浩浩洋洋音伴 善曰已濫任從遙蕩之貌上林賦曰氾濫以剽祖水之貌謂飛鴻之放也 向曰濤瀨拂水飛水貌長矰子遠遠引旋復迴皇善曰孟康漢書注曰矰也廣雅曰引伸也李七 銑曰迴皇猶徘徊也言遠引不絕旋復迴皇皆聲去往不從高下不定貌 翰曰矰繳也言水聲如矰相被 充屈鬱律瞋去刃菌去倫碨烏回柍烏郎反之貌善曰皆眾聲鬱積競出之貌 濟曰皆聲鬱積競出敢歡酆明若琅力幹磊落駢田磅傍唐之貌善曰眾聲去大四布之貌 翰曰磅唐廣大也字書曰磅唐眾聲也 仍 銑曰聲四布多貌取予時適去就有方善曰莊子曰取予知六者塞道者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 良曰取謂聲時適謂

京洪有時也去聲謂節奏也洪殺所戒衰所楚序希數必當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左氏傳杜預曰衰差也 向曰洪大也殺小也衰序謂大小次序希數謂聲有疏數以當其理也微風纖妙若存若亡善曰老子曰若存若亡 翰曰聲若微風而輕妙則若存若亡也蓋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曄五臣作燁然復揚善曰方言曰蓋滯也蓋猶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束而奏之方言曰奄遽也 銑曰謂聲沉滯抑絕中道自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 向曰言息而復調氣更吹則奄忽而滅如滅沒也而言更裝者謂復起揚舉也聊慮固護專美擅工善曰說文曰擅專也 翰曰聊且也言精心堅志也固謂護此器一工也專一之貌漂凌五臣作凌絲簧覆冒鼓鍾 向曰絲琴瑟也簧笙也風俗通曰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濟曰漂凌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冒蓋也或乃

（之覆冒搯揜敵也）或乃植（雉）持縼（徐）纆（五臣作纆音墨）佁（勑吏）儗（擬）寬容（善曰言聲或植立而相引持似於縼纆也說文曰縼以長繩繫牛也佁儗寬容之貌良曰植立也縼纆絆也佁儗閑緩貌謂聲或乃立而相持如縼纆之不散又閑緩而寬容也）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善曰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書曰石曰磬金曰鍾鄭玄禮記注曰隆盛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舞正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八方之風也銑曰簫管金石不可與笛爭為等倫也笛所宜通八方之風奪猶爭也）律呂既和哀聲五降（夏江反）（善曰左氏傳醫和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向曰降殺退也言將上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苦穴切左氏傳醫和曰於是有煩手淫聲密櫛如齒也毛詩曰其比如櫛銑曰餘絃謂笛聲循後更起不如繫絃之餘聲猶更起聲也手指頻舉於而累舉如流也）踾（方六）踧（子六）攢仄（側）蜂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終（善曰踾踧迫蹙貌攢仄攢聚貌踾音福翰曰謂笛聲忽而繁多散列以送其終曲也踾踧攢仄以蜂蟻同言笛聲繁多猥積也）然後少息暫（善本作蹔）怠雜弄間（諫）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向曰少息而更為也怠懈也弄曲也銑曰揮易聽駭聲驚其耳將聞新曲之意使心神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墜）窳（作窊）（烏瓜切）圔（於合）窴窊（女瓜反）（善曰毛萇詩傳曰闡代也子曰重疊之材駘蕩而不得舒書曰閑窊深也易之音作字林曰懟怨也窳圔聲下貌窴窊聲緩也上文此駘蕩從容闡緩甘聲初發或起或伏窳圔將緩貌竹聲外伏起了聲貌）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扶文）緼（於文）蟠（音盤）紆緸（因）冤蜿（宛）蟺（音善）（善曰聿皇疾貌蚡緼蟠紆聲相亂紛貌緸冤蜿蟺聲搖動貌向曰聿求也招合聲也危高也言聲如臨高自放

斂頹下而復反上蚡緼蟠紆經冤蜿蟺聲相糾前之貌）笢（泯）笏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于筆）湟（音皇五臣作隍）五音代轉（善曰笢笏抑隱手循孔之貌毛萇詩傳曰行往也鄭玄周禮注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絞槩汩湟音徨切急貌絞古巧切槩古愛切翰曰行猶放也言放入於諸聲之變謂五音相代易而運轉也）挼（奴回）拏（女家）捘（子回）臧遞相乘邅（展）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善曰說文曰挼摧也又曰拏牽持也又曰捘摧也子須切臧揩抑也邅迴也與連切一云邅當為蹎司馬彪莊子注曰蹎趾也女展切反音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琴道曰下徵七絃總會樞極此乃宋書云下徵調法林鍾為宮南呂為商云第三孔也本丁聲黃鍾之羽今為下徵之商也向曰挼拏捘臧遞相乘邅謂聲相連會合貌反商下徵謂變調也每各異善無不妙也）故聆曲引（上）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豆）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善曰爾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琴曲有琴引者奏唱之所作也禮記曰文采節奏之飾也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投句之所止也銑曰句投謂章句也謂曲中之章句有禮制皆節不相踰越也）聽簉（初救）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丁達）惕（天歷）以知長戚（五臣作慼）之不能閒（閑）居焉（善曰簉弄蓋小曲也毛萇詩傳曰怛怛傷也翰曰簉雜弄曲遙遠也虞度也怛惕憂勞也言聞雜曲則遠思古人也度其志於怛惕憂長之聲而不能閒居獨處）故論記其義協（脅）比（必）其象彷徨縱肆曠瀁（余兩）敞罔老莊之槩也（善曰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良曰協合也言論記笛之義理合比其象以則其聲節也彷徨縱肆曠瀁敞罔莊周之所說也大門幽敞寬大之貌也）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善曰溫和正直擾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陬邑人又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尚書曰擾而毅）

之意善曰方比也溫柔正直優游弘毅之聲則孔丘孟軻之德比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善曰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之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而謀之務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再來辱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投廬水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銑同善任曰故笛之激朗清厲之音則卞隨務光耿介之道也**牢剌**達力**拂戾諸賁**奔**之氣也**善曰牢剌乖剌也說文曰剌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鱄諸抽劍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翰曰諸專諸也賁孟賁也二人皆勇士故牢剌拂戾之聲則專諸孟賁之勇氣也**節解句**九具**斷管商之制也**善曰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　向曰管仲商鞅二人皆有斷決之材笛聲節曲相解句度斷決則管仲商鞅之制度也**條決繽**匹鄰**紛**五臣作理**申韓之察也**善曰言條能分決繽紛能整理也　翰曰申申不害也學黃老術

主刑獄韓非善刑名法術之學也繽亂也言笛聲有脩貫而疏決亂而能理則如申不害韓非之學明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善曰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說文曰繹抽絲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為秦相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　銑曰范范雎也說秦而為秦相蔡蔡澤也說范雎而代其相位皆辯士也笛聲繁多相連不絕如范雎蔡澤之說辭也**磅**音棃五臣作磿**櫟**歷**銚**他堯**憢**火麥**晳**先歷切五臣作析**龍之惠也**善曰磅櫟銚憢皆分別節制之貌憢胡麥切左氏傳曰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析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良曰析鄧析龍公孫龍皆辯士惠明也笛聲分別節制如鄧析公孫龍之惠明辯辯分別銚憢節制也**上擬法於韶箾**簫**南籥**音藥善曰左氏傳曰延陵季子見舞韶箾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舜樂也又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樂也箾音朔　向曰韶箾南籥並雅樂名笛擬而法之**中取度於白雪淥水**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　翰曰白雪淥水

雅曲名笛取其法度也**下采制於延露巴人**善曰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銑曰延露巴人小曲名采其節度也**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善曰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都閑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　翰曰尊卑都鄙謂定尊卑也鄙都也夫樂者在於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也故賢者聞之勇愚者聞之懼都謂天子所都鄙謂邊邑也**魚鼈黿鼉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伸鴟視狼顧拊**五臣作附字**譟**素到**踊躍**善曰鹽鐵論曰邊境與鹿駭狼顧之憂淮南子曰鴟視而狼顧熊經而鳥伸此養形之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　濟曰魚鼈黿鼉獸聞笛之聲皆張耳驚駭伸視而聽之樂感之故也黿性多驚熊經謂以前足懸木而立鳥伸謂引頸也鴟視謂舉首而視狼顧反顧也拊譟踊躍言鳴而舞之**各得其齊**才細**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善曰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也

小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實敦化美風俗　良曰聞笛者皆盡善故各得分齊而不相踰也人之情欲於此盈滿不復更欲皆反於中和之道美天子之風俗也**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善曰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湎流以殞身也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隱而死　向曰屈平楚大夫也竄於外言其聞此笛音而改節復之於楚介之推晉臣也高尚不仕亡於山林聞笛聲乃還受晉文公之祿適之也樂國楚國也**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善曰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兒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就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毀曰聞笛聲乃易舊性藏尸而歸也今遂節不哭也餘同善注長萬輟五臣作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善曰左氏傳曰南宮長萬弒閔公於蒙澤杜預曰宋大夫也又曰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殺昭公而立公子亹亹音尾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翰曰言聞此笛聲乃輟逆謀之心亦不復有惡性也餘同善注蒯聵怪五能退敵不占成節鄂善曰左氏傳曰衛大子蒯聵登鐵上望見鄭師衆懼自投於車下韓詩外傳曰陳不占齊人也崔杼弒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鍾鼓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與勇而能行義也可謂志士矣字書曰鄂直言也謂節操直鄂而不怯懦也向曰蒯聵衛大子也靈公逐之而立蒯聵子輒後靈公薨蒯聵帥將伐其子以取其位今聞笛聲有讓德而退敵也不占齊人也聞崔杼弒君將往救君餐則失哺上車失軾聞鼓戰之聲驚而死今聞笛音亦能成節而增勇氣鄂節也王公五臣作孫保其位翰曰守忠貞也隱處安林薄善曰楚辭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逸曰草木交曰薄翰曰堅志也隱處謂隱居之人林薄草木雜生也宜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善曰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良曰業職也謂人和易理也向曰世安也宅居也鱏以林魚喁魚恭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善曰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喁魚口上見也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銑曰鱏魚名喁出口於水裔外也魚聞笛聲出口於水外馬聞之仰首玄鶴聞之而舞也于斯時也緜駒吞聲伯牙毀絃瓠戶巴聑丁挾柱磬襄弛懸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說文曰聑安也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大夏令弛懸鄭玄曰弛釋下也翰曰緜駒善歌人也伯牙瓠巴並善鼓琴磬襄樂師銑曰聞笛音皆吞聲毀絃去柱弛架也聑法馳縱也懸鍾架也留眎瞠丑庚切五臣作瞪眙勑吏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補莫切五臣作捕拊撫雷抃

善曰蒼頡篇曰瞠直視貌字林曰眙驚貌雷抃抃聲如雷也濟曰緜駒之徒皆失據直視稱讚笛美失其容儀坐不安席也搏拊擊手也雷抃同拊手也留視瞠眙直視貌墜席猶不安也僬子小眇睢許維維涕他禮洟他計流漫善曰僬眇睢維開合之貌眇小也亡小切類曰睢大視也周易曰齎諮涕洟王弼曰齎咨嗟歎之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向曰涕洟也言緜駒之徒聞笛音目之開合涕洟交下流漫漫言多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善曰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化致極也效驗也尚書咎繇曰率作興事孔安國曰天子率臣下爲之事良曰宣謂舒也喻比效立也率作興事謂率勸下人以起風俗之美事也溉盥汗濊善作濊字澡雪垢滓矣善曰毛萇詩傳曰溉滌也古載切本或爲盥音義同禮記曰食於賓者盥亦滌也公緩切莊子曰澡雪而精神高誘淮南子注曰雪拭也說文曰滓澱也滓壯里切澱音殿翰曰溉盥雪皆洗滌也昔庖羲五臣作犧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五臣作製簧暴辛爲塤五臣作壎

善曰庖羲即伏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也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爲塤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時諸侯也塤有六孔郭璞爾雅注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雞卵向曰簧笙也暴辛公作塤塤土樂也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力東石華睆患切錯善曰禮記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工也叔未聞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皆樂器之名也樂汁圖徵曰鑠金爲鐘四時九乳鑠金雖少興緯此金謂黃金摠飾衆器非止鐘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爲長與嬅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韋昭曰礱磨也禮記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玄曰華畫也睆者以睆爲刮節目也睆胡綰切毛萇詩傳曰治骨曰切尚書曰錫貢磬錯孔安國曰治玉曰錯銑曰倕造鐘者叔理磬者理也鑠銷也金謂銅鐵之類礱磨斲也華睆切錯皆理器之名也九挺舒延切五臣作挻彫琢刻鏤鑽笮音鑿善曰韓詩曰松栢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栢然則丸取也虞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切爾雅曰彫謂之琢郭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

之剡郭璞曰台器之名也說文曰鑽所以穿也又曰鑿穿木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爲笮而費遂生鑿鈌笮與鑿音義同也鑽子丸切 翰曰允折斷擊也皆謂理器也窮妙極巧曠以日月善曰解嘲曰曠以日月 濟曰曠希也謂日月間希有也然後成器其音如彼銑曰言皆經磨鑠彫理然後成琴黃鐘磬之器其音各如彼常聞也唯笛因其善本無其字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善曰天姿天然之姿也 翰曰謂不加彫錯也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翰曰爲國之體尚其簡易故賢人不爲煩革以儉素爲業六器要人淫物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黈他斗益善曰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演也 銑曰六器謂上琴瑟簧塤鐘磬二皇伏羲神農也聖哲謂女媧伏叔也黈猶增益也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

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善曰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 向曰大漢漢朝也笛生乎大漢之朝而當時學士不讚其可益助天子之盛美輕忽而不爲讚頌之亦可悲也夫助辭也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善曰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 濟曰丘仲漢武時笛人庶士謂衆士也弘大也言學者惟知而不知有丘仲言其所由出然尚亦不知其大妙矣其辭曰翰曰此丘仲所言之辭也

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練胡已截五臣本作截竹吹之聲相似善曰風俗通曰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已謂龍也 銑曰羌西戎也起謂首作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丑瓜竹便五臣本作使字易持善曰裁笛以當簻箠故便而易持也簻馬箠也裁或爲材 良曰剡削也上孔吹處也羌人裁截之以當馬簻使其易執持而後吹之也簻難也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善曰漢書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曰京房字君明武帝時人脩易尤好音律知五聲然京房脩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房加一孔於下爲商聲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 翰曰笛本四孔少商聲君明復加一孔於下爲商音故云後出兼舊則五音畢備也

琴賦 并序

嵇叔夜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與呂安友善後與安俱斬東市也 濟同善注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善曰文子曰夫物盛則衰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善曰莊子曰耳營聲色口甘滋味之於人心不往學而樂之左氏傳曰閻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 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 翰曰導引宣通也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善曰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也 翰曰近猶過也謂解窮獨之悶莫過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善曰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 銑曰復謂反復而爲之也肆縱也 向曰謂作賦頌然八音之器五臣作氣歌舞之象歷世五臣本作代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衆比風順此流而下走復能爲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良曰才士謂才人也襲近也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善曰危苦謂生於高峻也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

涉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善曰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也
也翰曰麗好也言歷代才人好則好矣皆未盡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
音覽善本作音聲覽聲音者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
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善曰趣音促禮記曰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焉馳琴鼓曰讀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翰曰康謂歷代才人以元不解聲音禮樂之
情又以琴德爲最優故爲之賦焉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善曰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
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向曰椅梧桐也峻高山也岡山上也
極而高驤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善曰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非九故曰重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載生也爾雅曰北極北辰也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襄上也驤與襄同向曰披出也重壤厚地也誕生參近也辰極北斗也驤舉也言出厚地而生以
戴於地近北斗而高舉焉高也含五臣作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善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曰醇和陰陽精氣吸合之也休美也良鬱紛紜以獨
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善曰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濟曰鬱紛紜枝葉繁茂盛也英蕤花也昊蒼天也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五臣本作幹於九陽善
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晞乾也幹本也楚辭曰
夕晞余身乎九陽王逸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翰曰虞淵
日入處言相樹至高夕納其光景九陽數也陽日
日也言夜承天露早朝則乾其枝幹於日中也經千載以
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善曰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康安也銑曰價求也待價
謂待人求采也寂幽閑也跱立永長康安也寂然生於幽閑若神靈所樹立而長安於此且其山川
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徂回嵬五回岑嵓善曰盤紆詘曲也崔嵬岑嵓高峻也
峻貌也向同善注言桐生於中也亘嶺巉助咸巖岞仕助崿五各本作崿嶇丘

崟音欽善曰皆山石崇峻之貌良曰並山峻而不齊貌丹崖嶮巇許宜青壁萬
尋良曰丹青並山色壁石壁也嶮巇傾側貌也若乃重巘魚偃增起偃蹇雲
覆善曰言高往上偃蹇然如重雲覆下也翰曰下小上大曰巘偃蹇上聳貌雲覆謂山上闊又雲之覆邈隆
崇以極壯崛居勿巍巍五臣本作嵬嵬而特秀善曰廣雅曰秀出也銑曰邈
遠也隆崇高大貌崛巍直上貌孤起曰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五臣作泉
而吐溜善曰蒸氣上貌播布也孔子曰太山若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溜亦流也濟曰靈液天也潤
氣上蒸以布雲氣下噀泉水而吐溜也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
觝丁禮隈鬱怒彪補尤休許尤善曰彪休怒貌翰曰觝觸水急也向曰隈曲也彪休怒聲如怒
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側汩于筆澎湃
蜿蟺善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善曰
糾相糾也銑曰蜿蟺盤曲貌糾紏也肆放縱也中州
也木聲也蜿蟺盤旋貌糾亂而合也濤亦波也澎湃
大川江河之中濟乎中州中州帝都也安迴徐邁寂
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善曰上林賦曰安翔徐回又曰寂寥無聲說文
戶瀄水搖也長流也澹乎洋洋漫流貌翰曰洞入大川之中安而迴旋緩步而遲寂
於洋洋乎漫流貌縈抱山丘謂水繞山丘也徐
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育奧宇之所寶
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許力反善曰廣雅曰奧藏也毛萇詩傳曰宇居也向曰區宇高處
中賦曰琅玕瑤瑾皆玉名翕赩盛貌尚書曰琅玕瑤瑾玉名翕赩光色也山有玉之
叢集累積奐作渙五臣本作衍於其側善曰
則草木滋於此則以益於桐故述之良曰先寶王委
奐盛貌衍多貌累積生於桐木之側多貌
棠殖五臣作植其西若乃春蘭被其東沙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山
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

華乎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 翰曰春蘭香草沙棠仙果木名 **涓子宅其**
陽玉醴涌其前 善曰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其琴心三篇有條
理焉揚雄泰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川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 濟曰涓子隱逸人居於木南南曰陽也玉
醴玉漿味如酒涌流於稠前也 **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 善本
作霧 **潤其膚惠風流其間**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東風春吐 銑曰膚謂木材比也
霄謂木支也東風南風也溫和所以養物 **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
善曰爾雅曰謐靜也微微幽靜也 翰曰竦高也肅肅齊也謐安也密枝葉茂盛也微遠也 **夫所以經**
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
善曰東都主人曰曠庭神麗 向曰經營猶優游也言人能優游其左右皆以自然之神以此爲美足幽遠之思願愛此
事 **於是遯世** 五臣作俗 **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

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 善曰周易
曰遯世無悶新序曰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
琴而歌班固漢書讚曰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飛梁橋也
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
曰遯逃也謂逃去其俗事歸於山丘也榮期榮啟期也綺季
綺里季也並隱遯之人也乃相與者言隱者相與偕行也飛梁
危峯也幽壑深谷也援舉也瓊玉也言玉枝者美言之非
據也陟上也峻高也崿山頂也經此登越攀上乃得游於梧桐
之下也 **周旋永望邈若凌** 五臣作淩 **飛** 善曰左氏傳史克曰事君以周旋 銑曰邈淩
邪睨崐崘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
之威夷 善曰說文曰睨邪視也崐崘山名也闞視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蒼
梧之丘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illegible]廻江流川而觀其山韓詩曰周道威夷 向曰睨視也闞下
見也崑崘山名海湄海畔也指以手指之臨謂下臨之也蒼梧謂蒼梧之野迢遞遠也言山高邪視下見山海乎指大野臣

臨遠江也迢遠威夷長貌 **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
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西京賦曰赫昫昫以弘敞爾雅曰愷悌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 翰
曰寤覺也許由隱於箕山叔夜慕其餘光美羨也弘大敞高也其慕此山高大心乃忘歸輝餘聲也 **情舒**
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 善曰軒轅黃帝遺音謂琴也 濟曰舒展也軒轅黃
帝名也昔黃帝使伶倫入解谷取竹爲律今遠覽思接其遺音欲取椅桐爲琴也 **慕老童於騩**
五臣作隈五罪切 **隅欽泰容之高吟** 善曰山海經曰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
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騩山在三危西九十里 良曰老童顓
頊子也隱居騩山之隅泰容黃帝樂師故慕而欽之以爲高吟而引清志也 **顧茲桐** 善本作梧字 **而**
興慮思假物以託心 善曰莊子曰不以身假物 翰曰康見此梧桐而興慮也託心於梧

以自前有良材大器不爲時用 **乃斲孫枝準量所任** 善曰說文曰斲斫也張衡應閒曰
曰可剖其孫枝斲之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捐棄亦然 銑曰孫枝自生枝也準度其材也長短隨而用之
任用也 **至人攄思制爲雅琴**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劉向有雅琴賦
向曰至人明君子也攄舒也 **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
法班 五臣作般 **倕騁神** 善曰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字書曰督察也莊
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家語孔子學琴於師
襄淮南子曰魯般爲木鳶而飛之論衡曰魯般爲母作木車爲御馬季長笛賦曰倕之和鍾鄭玄禮記注曰垂堯之共工
也 良曰離子離婁也明目者督正也墨繩也所以正木者匠石巧人也奮振斤斧也夔樂官襄師襄善鼓琴薦進法則也
班倕亦工人也 **鎪** 所流 **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琭** 善本作琢 **布**
藻垂文 善曰鎪會謂鏤其縫會也裛廁謂裛纏其縫廁之則也說文曰裛纏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

彩也胡憒切　銑曰鏤謂斤去木之中也會合縫也裹屑謂相比密緻也劆密謂大小也章繪彫琢布薄華文皆謂文彩飾也

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善曰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一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　翰曰錯雜也言雜以象牙犀角布以翠綠之色蠶百頭繭皆大如甕繅繭之絲六十日乃盡言取此絲為絃以玉為徽鍾山出玉也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

善曰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像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向曰琴有龍鳳之象

華容灼爍本作爍

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善曰史記曰灼明也又曰爍光也　良曰謂上飾以文采灼爍光色貌何其麗也者歎美之也

伶倫比律田連操張平去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

善曰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撅下而不成曲　翰曰言進御用也言進用於君子則新聲憀亮清徹之聲何其偉也著數美之也偉美也

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勑踔勅磥盧硌洛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證驗也廣雅曰昶通也耽樂也　銑曰踸踔無常也磥硌大貌也嘉同廣雅曰昶通也調取聲徵中道也參發並趣以指俱壓七絃參而奮之也上下累應謂聲調合韻也踸踔初聲布散貌磥硌大聲貌調絃既畢將奏雅曲故美聲其興故乃和通情性此足耽樂也

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善曰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　向曰正聲雅聲也白雪清角皆曲名

紛淋林浪以流離奐五臣本作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

善曰廣雅曰岌岌高貌　銑曰楚辭注曰岌岌高貌　良曰聲高逸而相連屬

沛騰遌五各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

善曰韡曄二字善作韡　王逸曰遌逢也　濟曰韡曄繁盛貌

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

善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兮若江河　翰曰美哉峩峩志在山則曰美哉峩峩志在水則曰美哉洋洋故此亦然而象之

怫愲胃煩冤紆餘婆娑

善曰怫愲煩冤不安貌　向曰上林賦曰紆餘委蛇　向曰曲旋而有節奏之聲

陵五臣作凌縱播逸霍濩紛葩

善曰漢書注曰霍濩光貌　銑曰霍濩紛葩繁聲之貌也　郭胡郭　紛葩繁亂

之音

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五臣作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

善曰含顯媚之聲以送終也　銑曰言琴工之能檢其容以授其節應變和合其度須攬揚其名擅專其業安其軌徐步至於和也　向曰泰素質之始也　良曰節奏分布故得揚名　翰曰洋洋習習盛貌也　濟曰大素謂天地之初始也言聲美遠布含其明美之音以送終以飄餘響也

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

善曰軒長廊之有窗也子虛賦曰翕呷萃蔡張揖曰翠粲衣聲也　翰曰紛紛翠粲謂衣聲也毛詩曰對人之纓也飛觀高館也廣廈屋也肅寒也翠粲鮮色也纓徽衣之美芳香也

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擫

如志惟意所擬善曰毛萇詩傳曰閑習也說文批手擊也與撓同蒲結切濟曰器琴也敏疾
也撓動也言觸動皆隨志意所為也初涉淥五臣作綠水中奏清徵雅昶唐
堯終詠微子善曰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趣高誘曰淥水古詩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於郎
門七略雅暢第十七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與暢同也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
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向曰淥水清徵曲名唐堯微子操名也步謂志在操曲若涉於水中也
也詩歌詠也琴中所奏皆是歌詠之曲也寬明弘潤優遊躇跱善曰[illegible]
躊躇竦跱向曰推曲弘明也躇跱言也如踴立閒緩不散也拊[illegible]絃安歌新聲代
起善曰楚辭曰翔江洲而安歌王逸曰[illegible]漢書曰李延年善歌為新變之聲良曰八音更代也歌
曰凌五臣作陵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善曰莊子
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列子曰渤海之中有山曰瀛洲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先

文十八　三十三

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君子好仇向曰[illegible]搖風也憩息也瀛洲海中仙山也列子乘風行故言要之以
為仇友也餐沆胡朗切瀣胡介切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善曰
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曰夏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陵陽子明經曰沆
瀣清露也餐而飲之朝霞赤雲將帶而佩之眇翩翩飛貌薄迫也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善曰莊子有齊物論[illegible]以恬愉鵩鳥賦曰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
已良曰齊萬物謂心與是非也超然自得天性委付性命任時去留也激清響以赴會何
絲歌之綢繆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毛詩傳曰綢繆猶纏綿也濟曰以其將赴琴
而相赴會絃與歌音混合而綢繆綢繆緊合貌於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善曰
引亦曲也闌示歇也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善曰
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洛神賦曰攘皓腕於神滸向曰攘袂而出腕飛纖指以馳騖紛

𧝐蘇合𧝒音合以流漫善曰𧝐𧝒聲疾貌翰曰紛紛也馳走也紛亂也𧝐𧝒流漫急疾之貌
也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
善曰毓與育同向曰徘徊聲旋繞也顧慕擁鬱抑按而下不散貌盤桓以指輾轉於絃上也毓養從容秘翫
其聲也秘翫謂閒緩而弄也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
濩互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韡音偉爛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善曰[illegible]或閒聲
錯糅女又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illegible]

文十八　三十四

[illegible]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
音據善曰左氏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illegible]
度相調後[illegible]而志不屈其聲直而志不倨傲也或相凌而不亂或
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嫭而
躊躇善音義曰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說文曰[illegible]志不亂其聲雖相離而志不殊皆[illegible]
如高志氣之聲怨而不散聲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
躊躇[illegible]舞賦曰飄風輕行之聲也留聯相連聲也扶疏四散聲也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感切善曰參譚相續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長笛賦曰[illegible]

貫反。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良曰：皆聲繁多重疊從橫相連貌。拊嗟累讚，間不容息。善曰：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高誘曰：不容氣息也。向曰：拊，循也。自嗟累讚其美，雖[illegible]之間，亦無容息也。瑰豔奇偉，殫不可識。善曰：[illegible]賦曰：[illegible]究竅。翰曰：偉，美。殫，盡也。言奇偉之美不可盡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善曰：說文曰：閑，[illegible]也。毛萇詩傳曰：[illegible]。濟曰：閑舒，緩也。都，美也。洪，大。纖，小也。言聲閑緩雅大小有宜也。清和條昶，案衍陸離。善曰：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案衍壇曼。[illegible]陸離，參差也。銑曰：昶，通。案衍，平衍長也。陸離，參差也。聲清和而相通，平衍長而相連矣。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善曰：[illegible]曰：委蛇。向曰：穆，和也。此皆和樂順序之聲也。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五臣作隟。良曰：險，空也。邀，入也。言聲或乘空投會，入隙而趨危也。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善曰：[illegible]

善曰：[illegible]琴道曰：[illegible]以鴻鵠之音。[illegible]鴻鵠之曲。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善曰：紛文，[illegible]。斐尾，鴻鵠文彩貌。[illegible]鳥音靡靡猗猗，皆琴中聲似此鳥也。或摟攙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善曰：[illegible]。劉熙孟子注曰：摟，牽也。[illegible]。上林賦曰：轉騰潎冽。說文曰：嫿，靜好也。[illegible]。翰曰：[illegible]。纚之纚。好睽，慧美也。言手指分明相傳，[illegible]。好貌，不美之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向曰：翩緜飄邈，聲飛揚貌也。迅逝，疾也。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向曰：聲清和而高也。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向曰：聲柔順婉媚也。葩，花。敷，布也。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善曰：字書曰：贍，足也。封禪書曰：豈不善始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銑曰：豐贍，謂聲繁也。姿，態也。善始令終，謂終始皆美也。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善曰：姣，古卯切。濟曰：姣，好。弘，大。麗，美也。變態，謂聲也。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西京賦曰：[illegible]服揚菁。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翰曰：友生，朋友也。遨，遊。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楚辭曰：[illegible]明王逸曰：賦，誦也。翰曰：蘭，香草。重基，高山也。翳，蔽也。華芝之蓋也。言長林之[illegible]如蓋也。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

榮滋。善曰：[illegible]田賦曰：百卉榮滋。孔子曰：冥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銑曰：謂[illegible]清流見魚龍之游，得性而樂也。卉，草也。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善曰：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illegible]不及，作操。良曰：重華，舜也。遺操，舜操也。言理其遺操，思其聖德也。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善曰：遂[illegible]華臺賦曰：[illegible]有山珍，[illegible]毛詩曰：旨酒思柔。[illegible]翰曰：賓親密者，肴饌御食，言美廚也。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善曰：南荊，即荊豔楚舞也。古[illegible]命，行歌曰：齊謳楚舞紛紛。漢書有秦倡員也。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向曰：南荊、西秦、陵陽、巴人，並曲名。發歌紹繼，度法也。變用雜而並起，竦眾聽而駭神。銑曰：變用謂曲用聲相雜而起。竦，勇也。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翰曰：[illegible]倫，號也。

興計池坪功罰珠好之曲也以之比其節操則筆鑰之氣不可與其相次也

若次其曲引所宜良曰引亦曲也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善曰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大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謳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漢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此於此也他皆類此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有鵾雞曲遊絃未詳濟曰八者並曲名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善曰高堂賦曰更唱迭和言流行齊楚窈窕之聲足以懲止躁競雪蕩煩濁也徵直陵切翰曰唱和也迭更也謂更唱而遞奏其聲至妙若自然而流楚聲也窈窕幽深也躁煩也雪洗也此聲可以懲止人心之躁洗人心之煩也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

有一切良曰凡此諸承間簉乏初救切亦有可觀者焉善曰歌錄曰空侯謠俗蓋亦古曲未詳所起俗傳蔡氏五曲思幽居琴操曰王昭君者漢元帝時宮人以身單于也石崇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為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改之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馬季長笛賦曰聽簉弄者遙思於古昔遠弄小曲也翰曰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三者曲名也謠俗歌也言此諸曲亦權時以承古雅之間以雜之亦有可觀也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向曰言人非曠遠之志者不能與琴為樂游也嬉樂也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善曰莊子曰其居也淵而靜向曰淵深也非深靜之志不能與琴閑居也止居也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善曰說文曰吝恨惜也良曰吝恨也非放達之志

不能與琴無悔吝矣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善曰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良曰非至精之人不能與琴分析條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體猶形也濟曰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其絃則濁良曰器謂琴也張謂弦也間遼故音庳埤絃長故徽鳴善曰間謂絃間也遼遠也聲高故絃長謂徽間闊而絃長也范曄樂論曰琴之徵聲遠而音埤周禮注曰庳短也傳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相注良曰遠遼遙也言遙遠則聲下也絃長則其聲響清高故然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良曰言琴之性絜靜端理含至德和平之節也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

幽情矣善曰說文曰洩漏也濟曰洩散也言琴之聲可以感動心志而發散幽情也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善曰憯七感切懍力錦切愀七小切懊於六切咿伊禁音今翰曰憯懍慘悽愀愴皆悲傷之貌懊咿內悲也言懷戚之人聞此聲莫不若此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善曰說文曰欨笑意也列子曰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嗢乌骨切噱其略切翰曰欨愉喜悅也抃手相擊也踊溢跳躍也留連瀾漫意多也嗢噱大笑也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善曰廣雅曰怡喜也悆樂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本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向曰平和者謂平常之人也怡適淑美穆和玄大恬閑也遺身猶忘懷也言其聽琴可以適養悅悆之志美和大真而為之道閑虛自守樂古人

之義弃其俗事而忘懷於一時也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銑曰伯夷餓人不食周粟至廉也顏回孔子弟子有仁行也比干諫紂而死至忠也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至信也言此廉仁忠信之士聞琴復加其道也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善曰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爲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與子建舉朝無比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凡號爲萬石君濟曰惠施古之辯士萬石謂石奮八人子皆謹慎自達故聞琴則辯給者益其辯給訥慎者益其訥慎謂琴以養志而進德也其餘觸類而長五臣有之字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翰曰其餘不同者觸類皆是聞琴雖同感事則別矣樂之類是也文質之道交轉無定文質統轉不已謂增質聲寧而流散也總善作摠字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善曰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禮記曰樂其感人深良曰中和謂大道也統理也言琴合於大道以理萬物皆可以終日用之感人動物蓋亦大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銑曰金石匏竹皆樂也今聞琴皆寢聲屏氣王豹古之善謳歌人狄牙古之知味者今聞琴聲皆輟止其謳喪失其味者也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善曰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楚辭曰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向曰天吳水神王喬仙人皆聞琴踊躍出於深淵披雲而下來聽之也墜落也舞鸑岳鷟仕角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善曰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翰曰鸑鷟鳳皇也游女仙女飄焉衆盛貌萃集也感天地以致和況蚑巨行之衆類善曰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曰蠉蚑行喘息蠉蠕忘食說文曰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也濟曰蚑行蟲獸也言琴能感天地以致和平況蟲獸之類乎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善曰懿美也傅毅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而密觀銑曰懿美茂盛也詠茲文謂作賦也向曰術用也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游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翰曰愔愔深靜也體清心遠邈難極兮翰曰邈遠也言體清心遠難識其美良質美手遇今世兮濟曰良質琴之善質也美手人之妙手也紛綸翕響冠衆藝兮向曰紛綸翕響美貌冠首也衆藝謂衆樂也言首出諸樂也識音者希誰善作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翰曰康自況於琴言識音者希謂知我者少誰復重我也能盡知者君子也至人君子也

笙賦

善曰爾雅曰大笙謂之巢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步交焉善曰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有柄曰懸匏可以爲笙也曲沃者尤善濟曰曲沃地名在河汾之間其中所寶匏瓜之類可以爲器者曲沃之地懸匏可爲笙底匏有簧生皆附木故其實懸垂不下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小焉善曰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戴凱之竹譜曰篠出魯郡鄒山堪爲笙也翰曰魯國有鄒縣故云鄒魯汶水名言魯國鄒縣汶水之陽所珍者有美竹堪爲笙管孤者言於衆竹之間獨美也篠小竹也若乃綿蔓萬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

滋隅限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限曲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猶簡也向曰此上者皆說匏竹生苗貌孫露潤之漬踈靈液痗乃腥也隅山角限山曲夷平嬉游也衆作謂王褒洞簫馬融長笛嵇康琴賦皆述山川之勢禽獸所游於竹木之上故此略而不云也略輕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剋結力生幹幹裁數簧善曰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曰審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剋割也銑曰洪大纖小也剋刻也剝使直也幹竹莖新竹故云生也簧以鍮銅為之故云數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五臣本作洩之反謐密厭於琰焉乃揚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捻也於頰切良曰宮羽徵商皆聲也泄舉其指也謐靜也厭猶抑也之也言舉其指聲反至靜抑其孔而聲乃發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

笙善曰長門賦曰聲幼眇而復揚言其管各守一以主相應銑曰統總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首插安所也總翰曰管竹也攢羅謂以竹叢比於外而行列之也司主也聚合也大魁謂匏中也言竹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都合於匏中乃名為笙焉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鳳儀善作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銑曰基本也擢起也謂本黃鍾之律以舉其韻望來儀之鳳以起其形也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善曰笙作鳳鳴翼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濟曰笙之次比竹管學鳳皇羽翼參差稱之其音亦如鳳皇之激聲也厲激也如鳥斯企翾翾許緣岐岐善曰景福殿賦曰鳥企山峙翩翩岐岐飛行貌良曰企立也言笙之形似如此明珠在咮晝若銜若垂善曰咮亦喙也音晝翰曰咮笙管之口也飾以明珠如口銜之又如垂之也脩㯱都爪內闢開餘簫外逵音威善曰脩㯱長管也辟開也餘簫衆管也逵逵遠邈邪之貌向曰脩長

也闢大辟開也餘謂衆竹也言竹之最長大者則內開之為孔也衆竹皆外遠逵斜邪齊也駢田㑺攡壁鯽子抑鰿昔參差善曰㑺攡不齊也鯽鰿裝飾參差貌銑曰駢田竹密貌鯽鰿皆衆多不齊貌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約儉也物猶處也家語孔子曰貧賤屬之志始柏子答論雍門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濟曰衆人有初遇申泰之時終遂否約之理或前為榮而後悴乃積憤於今之貧賤相思昔之富貴猶衆滿堂而樂獨向一隅掩淚而已隅角也援鳴笙而將吹先嗢烏沒噦紆月以理氣善曰言將吹笙咽中先理氣也說文曰嗢咽也又曰噦氣悟也嗢噦或為溫纖善曰爰引也嗢噦吐氣之貌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扶味惆位終嵬五罪峨我以蹇諤

五各切五臣作愕又颯素合遝徒合而繁沸善曰字林曰佛鬱不安貌蹇愕正直之貌良曰佛鬱不舒貌嵬峨高貌蹇愕聲勇起貌聲高直貌颯遝繁沸疾貌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留撽音激作撽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善曰罔浪皆失志之貌撽擢疾貌銑曰罔浪無也息孟大聲也惆悵聲慢而然也肆縱也列也撽擢奔邀言疾也匱竭也息盡也言聲以漸遠而中道復盡也愀七小愴惻減洫虺毀韡偉燁育熠以入泯達淫泥泛豔書合爗韡善作岌岌由六反曰愀愴惻減或案悲傷貌熠爗熠盛貌或與域同淫泥隘自放貌聲嬋多疾貌嬋于桂切翰曰書爗岌岌多疾貌衍夷靡或竦踊剽匹妙切急善作影濟曰案下衍長也夷靡平而漸靡也也言聲或下而長平也或竦立勇起剽猛而急也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良曰皆謂聲不定貌徘徊布濩五臣作護泱衍葺七入襲舞既蹈而

中輟節將撫而不及（善作弗）[illegible]

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illegible]

撝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同）而通下管。[illegible]

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illegible]

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illegible]

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illegible]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枝。[illegible]

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illegible]

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illegible]

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illegible]

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illegible]

含㖸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illegible]

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喈，壹何察惠。[illegible]

訣厲悄切，又何磬折。[illegible]

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紘韽龠徹，[illegible]

壎屏僾，[illegible]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illegible]

鄢郢若下蔡公之情　銑曰解去攉起也言各去其殼甍之類起其幽寂之情以為歡悅甘橘也縹瓷碧色醽酒也甘皮黃故云披黃苞言承之也授歐也傾碧瓷之器以酌酒也　光歧 歧善作伎 儼其偕 偕善作階 列雙鳳嘈 曹 以和鳴　善曰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之曲　良曰光伎謂舞人也偕列言列於階也儼行貌吹笙感雙鳳而至嘈鳴也

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　善曰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錄曰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徽　翰曰言見吹笙悚懼而投棄其琴也齊國出善鼓瑟人秦多善箏者言師曠尚弃其琴況其餘乎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　銑曰縈纏網羅謂包括含容也言笙極妙故能包括歌鼓含容音律之聲　爛熠爚以放豔 熠入 爚藥 豔以 鬱蓬勃以氣出　善曰熠爚光明貌蓬勃氣出貌　向曰熠熠爚以放豔聲如光明而豔盛者

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　善曰傅玄長簫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歌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　濟曰魏文帝作燕歌行詞云秋風蕭瑟天氣涼故曰秋風詠於燕路吹之於笙故此言之天光朝日並篇名二曲俱吹故云重也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善曰國語曰伶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翰曰宮於五音為君故大不踰也羽於五音為物故細不過羽也

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善曰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混一齊楚導引暢起也陳宋齊楚皆有國風今皆含和混同之　向曰

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頌曰至矣哉邇而不逼遠而不攜節有度守有敘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　良曰言聲雖相近者不至逼迫聲雖相遠不至攜離而音聲成其文章而節度各有次序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　善曰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　銑曰謂政有失得而風化有醇厚有澆薄也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　善曰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

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　翰曰所以移風於善者謂雅正之聲以易其主也所以易俗於惡者謂淫靡之聲同出於絲竹之氣終不改易而桑間濮上之聲亦忽已作也

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衞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　善曰禮記曰唱和清濁迭相為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禮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　向曰簧笙中簧也研擊總合也言簧能擊衆聲下有清雅又笙竹又合衆清之林故多也故鄭衞邪淫之聲無所容置於此也

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善曰禮記曰象成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良曰言淫非天下至和之樂百王不易之德音者其孰能如此不容邪淫之聲也孰誰也

嘯賦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也

成公子安　善同翰注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一見其善之時人以其貧賤不重其文仕為中書郎作嘯賦義見於文也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　善曰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向曰假言逸羣公子以為賦端其實自謂也　睎 善作希 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

以遊志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陳議歸高視青雲睥睨俗[illegible] 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illegible]賦曰遠思長想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向曰布望也箕山山名倉海海名也

於是延友生集同好 善曰尚書序曰與我同好 良曰同志爲友故言同好善也 精性命之至機 五臣本作幾 研道德之玄奧 音教 善曰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illegible]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 禮記曰不從流俗 老子曰雖有[illegible] 孟子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翰曰至機猶微也玄奧深遠也愍念也言審其幾微研味其大妙憂念流俗之人未悟於道故特超然先知妙理

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 狹世路之阨僻 [illegible]於 仰天衢而高蹈 善曰羽獵賦曰三王之阨僻 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 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銑曰見人世之間物理阨僻心以爲狹小衢路也蹈以足履之也 邈跨

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善曰[illegible]書作[illegible] 長嘯 [illegible] 不爲拘束慷慨[illegible]也言[illegible]激揚[illegible]氣而長嘯也 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 善曰楚辭曰曜靈[illegible] 曜靈日也俄景[illegible]言日斜 濛汜日入處也 音似 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 逍遙攜手踟跦步趾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步趾 善作[illegible] 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 善曰左氏傳[illegible] 宋玉神女賦曰[illegible]丹脣 [illegible]皓齒 翰曰[illegible]妙聲京音[illegible]也 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 善曰[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起言[illegible]口而出其聲[illegible]也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 善曰韓子[illegible]宋玉笛賦曰[illegible]流徵 銑曰[illegible]合也謂五音合[illegible]黃鍾 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 曰[illegible]

言所感無方有同龍虎[illegible] 善曰[illegible]清天也[illegible]子曰上[illegible] 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 良曰謂欲[illegible]也 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illegible] 比擬也 良曰[illegible] 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 善曰周易曰近取諸身 [illegible] 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 [illegible] 細而不沉 善曰[illegible] 清

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 善曰[illegible] 銑曰切[illegible] 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 善曰[illegible] 史記曰[illegible]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濟曰激楚[illegible] 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 善曰言有洪水之災[illegible]以炎旱[illegible]亢陽之[illegible]生風[illegible] 翰曰洪大也[illegible]旱也亢陽[illegible] 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方[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體摧藏 [illegible]喜悅也摧藏[illegible]傷之聲也 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中道又[illegible]高而[illegible]慨慷抑揚之聲也 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

而激揚 銑曰徐緩也婉約婉轉也紛繁騖走揚起也言聲氣婉轉而優遊紛繁疾走而激起也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 善曰毛詩序曰哀而不傷 翰曰言將嘯之初情必思物狀後爲之則曲然而復不思故曰能反也心哀於物則爲之嘯則曲終而復不哀故云不傷也 總八音之至和故 善作固 極樂而無荒 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 濟曰總合也言其至和之音雖繁而無荒淫之道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 善曰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 鉉曰白霜兮騁望 良曰披謂出戶也文軒綺窗言出戶臨軒而眺其遠望也 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 留亮 善曰嵇叔夜琴賦曰憀亮聲清徹貌 向曰喟歎也兩手相拍曰抃抗舉也嘈長引聲也言臨軒遠望喟然歎仰抃而舉首嘈嘈長引聲亮徹也 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縱也 翰曰舒申肆逸也言聲或申肆逸而復息故曰自反也徘徊不散也言聲不散而復放縱之 或冉弱而柔撓 依善作 或澎濞 普拜 而奔壯 善曰澎濞聲壯勇也 向曰冉弱長貌上林賦曰澎濞沆溉 橫鬱鳴而滔涸 善作 洌飄眇而清昶 善曰滔涸鬱鳴聲直而回也 銑曰橫鬱鳴聲直出大聲出則如長流也滔涸吸聲則如竭水也縹眺清昶聲長而清也 逸氣奮涌繽紛交錯 翰曰奮起也繽紛交錯雜也 列列飆揚啾啾響作 善曰列列風聲也 良曰聲隨風而揚啾啾響作也 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 良曰言嘯聲似鴻鴈之音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沙漠皆北塞地名 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 善曰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濟曰因物形以爲制其聲故運於萬物無窮盡也

幾變也怫鬱衝流參譚雲謂聲多而相連貌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 翰曰謂聲如離聲又如合聲又如絕又如續也 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毛萇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雲從龍風從虎 銑曰大風春秋元命苞曰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 向曰飛廉風師故嘯之有風虎所出也虎嘯風生中谷謂谷中也故人嘯亦有風生此二物相動也 南箕動於穹蒼清飆振乎喬木 善曰毛詩曰維南有箕 濟曰箕星好風詩曰日月之行則有風雨箕南方星也言嘯生風則動星也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 向曰穹蒼上天也 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 溷 善曰... 太玄經曰所以金聲而玉振之鄭玄曰播揚也 良曰風能播散滯積揚而通之蕩滌流埃溷濁之物言風和所以致也 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 善曰禮記曰天地和則正人和陰陽 濟曰... 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 善曰... 清臨大咸天地之和氣移其淫風易其穢俗也 善曰楚辭曰嬋娟脩竹... 翰曰... 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 善曰駱驛不絕 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 善曰論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毛詩傳曰纏綿猶纏綿也 向曰發散其志駱驛聲連貌舒申蓄結也 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善曰莊子曰聖人與天地共樂與物累者 良曰以嘯之清音滌蕩而無煩累飄然高遠貌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 匏音包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口假借也借衆比於嘯也金革陶匏並樂器也衆聲繁奏若笳加若簫磞朋硠郎震隱訇轟磕苦代㗳音勞嘈音曹善曰皆大聲也銑曰嗃嚇之衆聲繁奏也笳簫皆管器向曰皆聲也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善曰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鐘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蒸蒸也聲類曰熙喜字翰曰熙美也夏音也故冬發此聲致蒸熙至羽冬音也夏發此聲感嚴霜至商秋音也春動此聲則秋霖降角春音也秋奏此聲感是風鳴條也谷風則春風也皆音律至妙感應有如此也

音均作韻玉亞不恒曲字有二根曲字無定制善曰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良曰隨心而改而不恒曲而不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觀樂歌頌曰行而不流淹子曰流而不滯向曰逢連有度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善曰吻脣也假借也芳美也逝往也肅聲借人美氣而飄於遠往也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狄而清厲善曰激嚁聲疾貌銑曰激嚁聲速也信自然之極麗羌去良殊尤而絕世五臣作絕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也韶舜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翰曰麗美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尤勝也殊曰咸池詞也勝夏舜樂也禹樂也咸堯樂也言嘯超越舜禹堯之妙何但取異於鄭衛之音聲而已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

手而歎息五臣作斂善曰孟子淳于髡曰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鄒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鄒陽曰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開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鬭韓以檢手良曰綿駒王豹虞公並古之善歌人比之於嘯此皆結舌而不言喪其精神閉口止聲甯子飯牛擊角而歌聞嘯之妙亦斂手歎息不復歌也杜閉輟止也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善曰向往曰鍾期聽琴至向妙今乃棄琴而改聽於嘯也尼父孔子也孔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美其雅聲比之清嘯孔子聞之故亦當忘味而不食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撫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善曰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翰曰音律至妙遂感百獸相率而舞鳳皇美其儀而拊弄羽翼抃足以足相拊也至極謂極妙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賦癸

情 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 五臣本無於字 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 聿悲 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翰曰崪者重疊貌謂山峯頭聳出也言雲氣形似於山 濟曰高唐觀名襄王時游雲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崪高舉貌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游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於高唐 為高唐之客 善曰客言為高唐之客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薦進也欲親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 阻 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廣書注曰巫山南郡巫縣 沮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音戶 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 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無有也 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㬢 隊 兮若松榯 音時 善曰㬢茂貌榯直聳貌 翰曰榯茂盛貌言朝雲茂盛如松栽也 其少進也晰 折 兮若姣 絞 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 桀 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善曰晰明晰謂有光也姣美色揚袂舉袖也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禮記云折旌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 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偈挺舉也言雲之勢色變化如此 湫 子小 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 才細 雲無處所 善曰湫兮涼貌淒淒郭璞爾雅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爾雅曰濟謂之霽 濟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 五臣有也字 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 泉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曠遠也普徧也祖始也 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曠遠可為萬物之祖宗生此土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也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 善曰言殊異於常也物可儀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 翰曰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 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 音氐 善本作厂丁兮切 之稸 畜 水 善曰巉巖石勢不生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周禮曰以潴畜水也字書曰稸積也與畜同 翰曰登高下望臨太陵稸水之上阺陵也 遇天雨之新霽

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普秘洶洶許拱其無聲兮潰胡隈
淡淡而並入善曰百谷若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濞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
貌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平滿貌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畜水之所滂洋洋而
四施兮蓊烏孔湛湛而不善本作弗字止長風至而波
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善曰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
郭璞爾雅注曰有巃穴如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濤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畝隴之形山
銑同善注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善曰言水之勢既薄
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却相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却會崒茲聿
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善曰崒聚也謂兩浪相合聚也而
中高也言水如浪如海島之望碣石尚書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良曰碣石海畔山于在水中言此

水波高崪然石起然望碣石以浮海也礫歷磈烏罪切善本作碨字磥盧罪而相摩兮
巆音宏震天之礚礚苦盍善曰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
磥碨衆石貌礚聲也字林曰礚大聲也翰曰礚礚皆石相摩之聲震天一以聲大也巨石溺溺之
瀺仕咸灂仕角兮沫末潼潼同而高厲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瀺灂石
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沫也潼潼高貌厲高兒起也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上瀺灂而下瀺灂沫潼潼然聚於高厲之處
水澹澹徒濫而盤五臣作般步干切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
音曳善曰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大遠兒溶㵝猶蕩動也銑曰水之回屈縈流之兒奔揚踊
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普蓋反善曰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
又興聲霈霈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撓宛僤於此義文曰雲若大波濟曰水相擊踊波如雲興也霈霈水聲也猛
獸驚而跳倏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

高唐賦

氣恐喙許穢鵰鶚鷹鷂飛揚伏竄善曰伏謂不覺東西竄走也說
文曰鵰鷙鳥也鶚與鵰類良曰鷙鳥聞水聲皆驚駭奔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善曰
股戰猶股栗也脅息猶翕息也摯執也翕斂脅戰息翕氣皆不敢擊鷙翰曰於是水蟲盡暴
乘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暴乾也蒲卜切山所臨之者陽水以暴言魚鼈暴焉
銑曰水族驚上山之陽皆乃曰暴於居之陽黿鼉鱣張連鮪于美交積縱橫皇
振鱗奮翼蜲蜲於危蜿蜿於袁中阪遙望善曰謂張其鱗甲鬐鬣而
逶兩氣也蜲蜿龍蛇之兒也言水中魚鼈從色之中阪之中皆未至山頂銑曰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阪之上
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
曾不可殫形榛仕巾林鬱盛葩五臣作芭華覆蓋雙椅
於奇垂房糾居黝切善本作糾字枝還會善曰煌煌熒熒光兒然榮草木之花也也榛林叢林也葩花果也

長與葉間生自相糾也雙椅相糾也從房生也房猗實也累會以相連也糾枝相糾下垂也言樹相糾令枝
也糾枝交枝也徙靡澹徒濫淡隨波闇藹於蓋東西施翼猗狔
五臣本作猗旎言猗狔女倚切豐沛普蓋切五臣本作霈善曰徙靡言枝往來猗狔然
也闇藹謂言木茂水波闇藹也東西布翼若鳥翼然言東西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
於宜切狔於危切良曰言林木繁茂隨風而動如羽翼之布猗狔柔弱兒豐沛言多也綠葉紫裹
去朱莖白蔕音帝善曰裹猶房也翰曰裹實外皮也蔕花根也纖條悲鳴聲
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籟音賴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五
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縣
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向曰纖細也風吹細條似竽籟之聲竽笙籟簫也銑曰四會謂四方之聲
之相會合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高唐賦

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辛酸淚欲出也 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心酸鼻涕泣皃 **長吏隳**許規切五臣作墮**官賢士**五臣作人**失志** 善曰古書曰股肱惰哉孔安國曰惰廢也失其本志不知所為 向曰長吏賢士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志 **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秦醉反 善曰登高心瘁此下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 **盤岸巑岏**在官五官 **裖陳磑磑**五哀反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巑岏銳山也裖字當為振振整也以盤石整振岸也陳列也磑磑高皃 銑曰盤紆巑岏其岸也磑磑背山之峻大皃振陳謂陳列於其傍 **磐石險峻傾崎崖隤** 善曰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也 **巖嶇**驅**參差縱橫相追陬**子侯**互**五故**橫啎**五故去聲**背穴偃蹠** 下也勢如石之卧也 良曰皆山勢 ……

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上**柱在巫山之下** 良曰陬山角也啎逆也穴孔也言山角橫逆如欲相啎也穴孔也逆當其前皆如石之形險蹠踐也 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巫山下者言其高低狂山名在水中如柱故比喻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谷望山谷千千青也千與芊古字通言山高貌 **仰視山巔肅何千千**善本作芊字 **炫**胡犬**燿**羊照**虹蜺** 善曰言山色可以照耀虹蜺也 翰曰言山崚嶒如砥柱也芊芊山色也言虹蜺眩燿其上 **俯視崝**五臣作峥**嶸**士耕**窐**烏瓜**寥**力交**窈冥** 善曰廣雅曰崝嶸深皃窐寥空深皃 良曰崝嶸窐寥窈冥深遠皃 **不見其底虛聞松聲** 翰曰言山下谷遠不見其底但空聞松聲向曰言谷之深也 **傾岸洋洋立而熊經** 善曰言傾岸既將崩而又能立然身者恐懼而能經 銑曰言崖岸欲傾頂水流又凡觀者恐懼皃熊經如熊攀樹而立其身懼也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善曰謂門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其下流汗而出也 濟曰久立其傍恐

懼皆汗至足 **悠悠忽忽怊**超**悵自失** 善曰悠悠忽忽迷亂之皃 翰曰言人悽愴不知所斷 王逸楚辭注曰怊悵恨皃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奔**育之** 善曰言人神思迷亂心動無故自恐也 **斷不能為勇** 善曰動驚也言由此故對此心驚也 五臣本此字作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今見此亦不能為勇 良曰孟賁夏育皆武士言其斷決不能為勇 **卒**倉沒**愕**五各**異物不知所出縰縰**所綺**莘莘**所巾**若生於鬼若生於神** 善曰毛詩曰衆多也 ……年七切 濟曰廣雅曰異也午故切愕驚也言卒見異物不知從何所出也 向曰愕驚也言其異物不知從來縰縰莘莘衆多皃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上**平箕踵漫**莫**衍**以戰**芳草羅生** 善曰言山…… 翰曰異物之狀不可盡陳也 銑曰山勢如箕之踵也

山之形如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 **秋蘭茝**昌改**蕙江離**善本作蘺**載菁**精**青荃**七全**射**夜**干揭**起**車**居**苞**包**并** 善曰廣雅曰射干鳥蓬草也 張揖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芹 良曰皆草名也 **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 善曰夭夭長也 銑曰靡靡相依也夭夭長也越香言其盛也掩掩香氣也 **衆雀嗷嗷**敖**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良曰下欲說衆鳥故先言其聲也 **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皆**當年遨遊** 善曰爾雅曰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鵰類也又曰鸝黃楚雀也郭璞曰鸝黃也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鸝黃 或曰鸝黃一名倉庚 郭璞曰子巂也出蜀中或曰思婦一名姊歸 蒸招切 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陵縣北有觀山故名 ……

昔有思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爲名垂雞未詳高巢東高也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遊未詳 翰曰皆鳥名也嗟皆聲也嗷遊戲也更唱迭和赳曲隨流善曰赳曲者鳥之哀鳴有詞歌曲故言赳曲隨者適鳥鎮而成曲也 向曰言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善門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上成鬱林公樂聚穀善曰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共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 銑曰皆古之名術士進純犧禱琁室善曰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牷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琁宮琁室高誘曰琁宮以玉飾宮也 濟曰純犧謂純色犧牲也禱祈神也琁室以玉飾室也醮諸神禮太一善曰醮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良曰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故稱禮也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抽大弦而

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善曰傳祝已具心之語已具言辭曰祝所專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一二不至邪所寒風也綢引也 翰曰祝告祭辭也駟蒼螭謂以螭爲駟也合諧旌旆相和之貌 向曰祝告祭辭也紬抽也言持大樂之弦雅聲合清冽冽風增其悲哀也於是調謳令人惏廩悷隸憯七感悽脅息增欷善曰言悲憂貌欷啼氣也增益也 銑曰謳謌也餘皆哀慘貌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善曰相傳言語編告衆士七略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語囂者也枚大如箸橫銜之 濟曰言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銜之止語也弓弩不發罘伏罕侯不傾涉漭漭莫朗馳苹苹音平善曰漭漭水廣貌說文曰苹苹草貌 良曰罘罕網也傾猶施也苹苹草聚生貌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何字善本作節奄忽蹄足灑血善曰何問辭也言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 翰曰弭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遠飛走少時之間蹄足之上皆以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善曰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向曰獲車載獸車也舉其先得者其車已滿矣 銑曰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時日而後往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善曰冬主水水色黑故玄服 翰曰簡略也省也言事神宜簡約也擇輿車備法服以雲蜺爲旌旆翠羽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會 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窮如發其蒙自暗與神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善曰開導賢聖令其進也出用其謀策輔己之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翰曰思萬方之事憂國之將害開別賢聖之路以濟國家之不及九竅通鬱精神察滯五帝本紀無竿字延年益壽千萬歲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則疾也 向曰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伺察故延年益壽也

神女賦 并序 善曰神女即巫山神女也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王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善曰晡日跌時也怳忽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 銑曰晡夕晡時也紛紛擾擾神志淩亂貌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

王曰狀如何也 善曰如何有可奇識也 良曰狀貌也問見神女也 王 善本作玉字 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 善本作贊字 [illegible] 不可盡畫而讚也 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善曰韓詩曰東方之日 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 毛萇曰皎月光也 [illegible] 婦人有美白皙也 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乎如花溫乎如瑩 善曰 [illegible] 如玉之 [illegible] 良曰 [illegible] 曄盛貌 神女之貌光色如花溫潤如玉 五色並馳不可殫形 [illegible] 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 善曰繢五色也 [illegible] 翰曰綺繢羅紈 [illegible] 也言衣服盛有文彩也 極服

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 善曰 [illegible] 穠不短纖不長 善曰 [illegible] 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 [illegible] 嫷被服 梲薄裝 善曰 [illegible] 沐蘭澤含若芳 五臣本作含 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 善曰 [illegible] 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 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 善曰言 [illegible] 良曰渥飾 [illegible] 陰陽渥美之飾 [illegible] 天地至美之飾也 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

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美婦也 衣之以皮 [illegible] 則行者皆止 [illegible] 良曰毛嬙西施皆古之美婦也 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面不敢程式比 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 [illegible] 視之盈目孰者克尚 善曰 [illegible] 克能也 言 [illegible] 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 善曰 [illegible] 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

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 善曰 [illegible] 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 [illegible]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 [illegible] 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illegible]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illegible] 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illegible] 澹清

靜其愔淫嫕一計切五臣作愍兮性沈詳而不煩善曰澹靜貌愔和也嫕叔善也言志度靜而和叔也不煩不躁也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周蘭賦曰其似曾則清靜厭愍主云著本作嫛曹大家列女傳注曰嫛深遠也嬴曰愍即嫕也言曰清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亂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五臣作源音元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善曰原本也其色欲似近而心靜不則是復爲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五臣作盡盡之惓惓音權悵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幬牀帳也良曰幬帷也惓惓盡心貌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翰曰卒終也然與我相難而不相近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善本作煢字以無端

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平頩音普井切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善曰精神也未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所依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頩色也晉匹零切斂容也著頩臨曰專微也頩頩色自矜持也向曰亨通也言神雖亨通竟未結愛也銑曰頩色干求也言頩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翰曰言神女搖鸞鳳整容顏命女師女傅將歸也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音首善曰遷延卻五臣本作未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向曰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向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副

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善曰略輕看精神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而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任也銑曰訖究竟盡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上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善曰毛萇詩傳曰據依也濟曰徊腸傷氣皆離別也闇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求之也

登徒子好色賦 并序

宋玉翰曰宋玉假登徒子之詞以爲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善本無襄字王短宋玉曰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登徒直使送之淮南子注曰短毀其所闕也良曰善

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五臣作詞又性好色善曰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翰曰言玉容貌美麗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善曰遠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善本無臣字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善曰莊子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膚之白如雪也 向 腰如束素齒
如含貝 善曰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 貝海螺其色白 銑曰素白貝玉也 嫣然一笑
惑陽城迷下蔡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笑貌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
喻焉 翰曰陽城下蔡楚之二縣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 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
至今未許也 善曰字林曰窺小視也 闚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
妻蓬頭攣耳 力全 齞 牛善 脣歷齒 善曰莊子曰蓬頭突鬢 齒疏也說文曰
齞張口見齒也 齞良口 謂語而露齒也歷齒稀疏也 旁行踽 矩 僂 力主 又疥
且痔 音雅 疥瘙也痔後病也 善曰踽僂傴僂也廣雅曰傴僂曲也 旁行行不正也 踽僂身曲
也疥瘡也 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 善本作 察之誰
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

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
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 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楚
王 愚惑也亂惛也邪僻也言惛亂邪僻之人 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王之所說鄰女美色愚亂守德
猶不如登徒之說之也大夫言王稱此白謂守德不如 華大夫亦假言之也大夫言王稱此白謂守德不如也 且
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
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
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 善曰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
之都 同善注 銑 出咸陽熙邯 寒 鄲 丹 從容鄭衛溱 臻 洧
善曰熙戲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也 濟曰熙猶嬉遊也秦有二水名甘
于 美 之間

中鄭人游觀之地 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 倉 鶊 庚 喈
喈 皆 羣女出桑 善曰毛詩曰倉庚喈喈 合發者明問之 翰曰鶬鶊鳥名
鳥聲向羣女 山游於春也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
飾裝 翰曰媒 美女也 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
子祛 去 詩者比本鄭詩 善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 贈以芳華辭甚
者稱詩以贈大路 美者擬衣袖欲與同歸也
妙 善曰折芳草之華以贈之 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以贈之 於是處子怳
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
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
故此詩辭以挑之女 眄視

而又守禮不動 清 已密而形體疏也 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
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絜齋莊 如此謂贈以芳華花欲結恩情而女不受
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已之生不如不生 恨于稱詩以芳大夫也竊見
取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 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贈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
微辭 五臣作詞 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
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 楚佳 故足稱也於是楚
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善曰微辭謂向所陳之辭 翰曰
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也 詞精神相感而已執義守禮終不差失如此故足稱
洛神賦 并序 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

洛神賦

曹子建 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謚曰陳思王洛神謂溺於洛水爲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宓[illegible]洛水也 感宋玉對楚王說 善本無說字 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善曰魏志曰黃初[illegible]植爲鄄城王[illegible]立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昌又[illegible]還鄄城陽[illegible]京城[illegible]陽東藩即鄄城魏志[illegible]四年朝京師云三年誤也東藩鄄城也藩者猶爲國之藩籬 銑曰京師洛陽

余從京師 善本作域 言歸東藩 背伊闕越轘轅 善曰史記[illegible] 經通谷陵景山 善曰[illegible]南也華延[illegible]陽記曰城南五十里[illegible]大谷[illegible]名通谷[illegible]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 濟曰[illegible]伊闕[illegible]門山[illegible]

[illegible]也轘轅山名景山[illegible]也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 五臣作乃 稅駕乎蘅 五臣作衡 皋秣駟乎芝田 善曰[illegible]芝[illegible]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illegible]故車[illegible]也[illegible]舍也[illegible] 容與乎陽林 五臣作楊 善曰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 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五臣作[illegible] 思自散如有所[illegible] 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五臣作[illegible] 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善曰[illegible]毛詩曰彼何人斯 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

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 善曰[illegible] 翩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游龍之昇 向曰神女之體[illegible] 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善曰[illegible] 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 善曰[illegible] 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 善曰[illegible] 禯纖得中 善本作[illegible] 脩短合度 善曰[illegible] 肩若削成腰如約素 善本作東字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善曰[illegible]

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善曰[illegible] 雲髻峩峩脩眉聯娟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 靨輔承權 善曰[illegible] 瓌姿豔逸儀靜體閑 善曰[illegible] 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翰曰[illegible] 奇服曠世 善本作[illegible] 骨像應圖 善曰[illegible]

旄人君之相應畫圖也 向曰言情之見和狀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

披羅衣之璀粲兮 善曰璀粲衣聲 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瑤碧 毛詩曰報之以瓊琚 珥音耳 瑤碧之華琚 音居 毛萇曰琚佩玉名 銑曰璀粲明貌 珥帶也 瑤碧皆玉也

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爲金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貫白珠八爵 [illegible] 以耀軀 [illegible]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 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釵冠綴明珠於上以光耀其首也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憂足下雙遠遊 [illegible] 丁晏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 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illegible] 鮫人從水中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 [illegible] 向曰遠遊履名 文謂文飾也 霧綃薄紗也 裾裾也

微幽蘭之芳藹兮 善曰芳藹芳香貌

步踟躕於山隅 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 左倚采旄右蔭桂旗 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 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銑曰 [illegible] 蔭映也

[illegible] 翰曰縱體步從行於山隅 [illegible] 舉之貌 嬉遊也 左旄右旗 [illegible]

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 善曰滸水厓也 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 良曰洛神序之故云 [illegible]

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 善曰毛詩曰子無良媒 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 翰曰 [illegible] 恐不見接故 [illegible] 振動不樂 [illegible] 接歡情故假託風波以達言辭

願誠素之先達解玉佩而要之 善曰要屈也 嗟佳人之信脩 羌習禮而明詩 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爲期 善曰要屈也 佳人信脩 [illegible] 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佩玉以要之 [illegible] 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以爲期 [illegible]

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 感交甫

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善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 二女與交甫 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 迴顧二女亦即亡矣 [illegible] 猶豫 [illegible] 狐疑 [illegible] 銑曰靈神也 言我持款誠於神恐此神 [illegible] 交甫 [illegible] 復如之故悵然狐疑

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

彷徨 善曰申重也 [illegible] 良曰洛靈 [illegible] 以禮自持約也 [illegible]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濟曰言收斂和顏 [illegible]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善曰 [illegible] 翰曰言神 [illegible] 如鶴鳥之竦立 [illegible] 如將飛矣 而未翔舉

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illegible] 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 [illegible] 爾迺眾靈雜遝 [illegible] 命儔嘯侶或戲清流

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

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 詠牽牛之

獨處 [illegible] 二妃未之從也 [illegible] 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illegible] 牽牛爲夫 織女爲婦 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 七月七日乃得一會 [illegible] 匏瓜一名天雞 [illegible] 銑曰眾靈眾神也 [illegible] 南湘二妃湘水神也 [illegible]

妻娥皇女英斿女漢水神也皆謂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其婦女居陽故云獨處此殊無伉儷之獨故歎詠之以感陳王揚輕袿圭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五臣作凌波微步羅襪武月生塵善曰陵波而襪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陽神不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揔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爲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生行於霜有迹曰襪足衣也向曰洼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度如鳧自之飛也微步輕步也求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善曰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良曰觀其顏眄精光顏色如玉之溫潤也含辭未吐氣若幽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是也翰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蘭也華容婀烏可娜奴可令我忘餐善曰張衡七辯曰嫮嫿之顏婀娜宜顏杜預傳曰偉李女使不飡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於是

屏併翳收風川后靜波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屏音并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咎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據此既爲風師不可引此說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抱朴子曰馮夷服八石而水仙向曰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言使收風靜其波也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善曰馮夷已見上句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笙簧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異辛周平王時諸侯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者使之擊鼓唱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楚辭曰文魚兮先驅又曰將騰駕兮偕逝神女賦曰搖珮飾鳴玉鸞曰鳴玉鸞之啾啾既見水神故文魚爲之警乘也偕俱逝往也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善曰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有駕六龍出輔挩曰神農徵鈴莊說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良曰神以雲爲車而駕龍也容裔行貌鯨

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善曰北海魚非各川所有然神之川亦有毛詩曰領如蝤蠐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翰曰以鯨鯢水禽爲侍衛也止小水也領頸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言迴首自相視也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善本有兮字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浪音郎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遠頓后之情楚辭曰撫芳蕙以掩涕兮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殊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袂掩涕淚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五臣本無兮字獻江南之明璫善曰良會歡樂之會也埤蒼曰璫耳珠也名文山耳珠同璫銑曰悼傷也言一逝之後各在異鄉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獻耳璫也雖潛

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也濟曰太陰神所居處言神忽然不見所舍止悵然潛冥隱其光彩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善本作想字翰曰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焉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素善本作泝字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善曰思念也緜緜不寐又曰正月繁霜翰曰靈體神也形見也言望復見存舟上水以泝之既不能見因增慕耿耿而不寐至明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也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 四言并序 善曰集云詩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 翰曰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陽平人也貫綜經籍為著作當覽庶成士訪

有其義亡其辭昔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 古來孝子相戒以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孝 良曰孝子安於陔陔隴也 向曰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方也以戒養者取之為名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善曰言蘭芬芳以之故曰循陔以采之前人常自身盡心以戒也 銑曰蘭香草以喻孝子採之以養也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 善

馨爾夕膳絜爾晨餐 善曰二以養也二相戒也

彼居之子謂孝子仁之兄弟也日相戒警絜其朝夕之食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 善曰草油油然從風貌

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柔色溫潤之色也 翰曰油油草盛也物始生好貌也喻柔常

也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 善曰言承父母顏色貴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羞有滋味者 向曰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 涘 凌波赴汨 于筆 噬 誓 魴 防 捕鯉 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獺水狗食魚 翰曰獺水獸捕魚以祭先也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嚙捕執魴鯉美魚名

嗷嗷 五高 林烏受哺于子 善曰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禽 濟曰嗷嗷聲也言烏母之微聲嗚愛乘於子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銑曰不敢先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烏亦能反哺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則何異乎 向曰養厚敬薄若與烏相似也

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介助也毛萇詩傳曰祉福也 翰曰勗勉虔敬丕大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善曰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銑曰白華美廉恥也言孝子事父母既曰白華亦復絜己如華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曰萼 善生曰薄 良曰言孝子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 雖方外白如朱萼承其花於幽薄之中而事父母絜白 翰曰

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銑曰粲粲鮮絜貌門子謂良曰磨錯喻孝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白鮮絜也

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恪敬也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 翰曰言一日三度自察己之所行事非敢惰其勤恪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跗萼足也跗與趺同 良曰絳赤也趺足也陬隅也 向曰陵之陬 陬子侯 陬山足也

倩倩士子涅而不渝 善曰倩倩鮮明之貌論語子曰湼而不緇 銑曰涅染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也 良曰

竭誠盡敬亹亹忘劬 善曰毛萇詩傳曰亹亹勉也 濟曰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勉勉忘其劬勞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

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良曰堂堂孝子無營求安居於山巖之中亦不營利貪欲也 善曰

鮮侔晨葩 良曰侔

莫之點辱 善曰毛萇詩傳曰鄭玄曰點汙也點與玷同古字通 向曰言孝子不得有所營以汙辱先人王命決日名毀行廢玷辱先人 劉良曰

法 鮮 與 晨葩 匹 言孝子之 於 晨 葩 無 所 汙 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善曰子夏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向曰華黍美

時和歲豐也　黮黮徒感重雲習習善本作揖揖字和風善曰黮黮黑貌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揖與習同　銑曰言風雨以時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善曰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　濟曰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善曰尚書曰播殖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良曰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稔也　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善本作木字挺其秀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大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霤廣雅曰稠概也直留切概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霤雨也挺出也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所今其穡善曰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　向曰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　稸許六我王委充我民食善曰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以有二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　銑曰委積也言王之蓄積以充人食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雅曰翼翼敬貌猷道也　濟曰言王道明盛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良注同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群生仰之以安也　翰曰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

蠢蠢庶類王亦柔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　向曰蠢蠢眾多也言庶物之類王者以道安之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善本作在字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善曰萬物既由於道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　銑曰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

之風　纖阿案晷星變其躔直連切五臣本作星躔其變善曰淮南子曰纖阿池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翰曰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次不失常也　五緯善本作是字不愆善本作逆字六氣無易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　良曰司善注言與錯逆變易

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善曰左氏傳曰尹華曰祈招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敘王成王也此時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翰注同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善曰言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向注同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於蓋植物斯高動類斯大銑曰藹藹茂盛貌植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所宜一切高大　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善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　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王道

治通上下　漫漫莫干方輿迴迴洪覆善曰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翰曰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　何類不繁五臣作煩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五臣作民字永其壽善曰易乾鑿度曰物有在上方物常在五位　時羣物茂性漢書公孫洪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也　翰曰言生類茂盛各盡性命之壽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芒芒九土　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大圓天也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莊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與天極之道也　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向于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善曰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宜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蔡邕獨斷曰宜得所也子夏詩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濟同善注　肅肅君子

由儀率性 善曰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良曰君子敬其容儀以依道 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 善曰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翰曰后辟皆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爲政則魚鳥各得其性 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寵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 善曰賓謂羣臣也……既和平矣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爲 向曰遠賓皆爲其誠信明主盡心撫之 文化内輯武功外悠 善曰……和也……以文化輯和於内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向曰言文化和内武功及外而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玄字幼度領徐州牧符堅圍……大出玄爲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符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川郡太守爲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棄市 銑曰同善注述其祖謝安謝玄之德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之高屬於天雲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善曰纓繞也垢塵也氛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也……不相纓繞不斷塵務紛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爲塵垢所纓絓 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 善曰魏都賦曰干乘爲之軾諸侯爲之止文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遂謚曰惠 翰曰段干木不仕爲魏國藩屏餘同善……向曰劉 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善曰呂氏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晉之道也迷惑而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犒勞也史記曰以師祜……謨也漢書音義服虔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爲却十五里 向同 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 仲連丈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爲瑞信今仲連不受齊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 銑同善注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善曰思惠及物而不受賞言勉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濟注同 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 良曰苕苕遙遙皆遠也謂高潔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才能繼曾仲連 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善曰明哲謂祖玄也周易曰君子以經綸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善曰黃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翰曰康安也屯難也言玄委弃講藝而王羲之隱於會稽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爲將軍破符堅故云康世 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善曰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 向曰謂敗符堅以尊晉主能盛於國人也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中原謂洛

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曜等賊破洛陽懷帝没於平陽 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上也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善曰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 銑曰永嘉太元並西晉年號崩騰破壞貌逼迫言爲胡羯等奔逐也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蹴子圯平部反 善曰河外謂之羅也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爲好會於西河外羅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 良曰河外洛陽也言寛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王介謂也遷於江間迫促缺小量有毀敗也圯毀也萬邦咸振懾横流賴君子善曰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横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横流之濫於天下 翰曰言晉國恐懼得免横流之禍皆蒙君子之力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善曰拯濟也溺没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閑聰鏡神理 向曰龕勝也言拯横流之溺由懷道情勝暴亂資神妙之理秦趙欣來蘇燕

文十九　二十七

魏遲去文軌善曰尚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以亡言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后也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善曰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氏傳欒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書諸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勞遠圖之功 翰曰大傅謝安也謝世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善曰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其十故云七州也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敖其對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 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隨山疏濬潭傍巖蓺枌梓善曰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也蓺人謂深水爲潭 翰曰疏鑿濬深蓺種也枌榆梓木名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善曰貞正也觀視也言正充丘壑之美 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也

勸勵善曰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勗己之稱

諷諫詩善本無詩字 并序四言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本彭城爲楚元王傅 銑同善注

孟爲元王傅善本有兩傅字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善本有曰字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交爲楚王薨子郢客嗣是爲夷王薨子戊嗣 濟曰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謚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善曰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良曰肅肅敬也我伯孟祖也在殷封東郡韋城故曰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善曰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黻宋衷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又以皮爲之古者上公韍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翰曰翼封爲諸侯故得服黼紱建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文十九　二十八

善曰毛詩曰彤弓弨兮荒荒服也 向曰古者諸侯錫彤弓則得專征伐撫寧遠方揔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言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迭互也 銑曰言揔齊諸侯以翼佐大商也迭更也言更至於此其功亦大也有周歷世會同善曰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濟曰言歷世爲諸侯朝會同禮王赧聽譖寔絕我邦善曰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絕豕韋氏史記曰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良注同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善曰應劭曰自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蕩就緩也 翰曰言絕我國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賞罰之行非由善本作繇王室善曰繇與由古字通 向曰言賞罰自諸侯出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 銑曰言衆正及羣后無有扶衛之者五服崩離宗周以墜善曰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

要服荊蠻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詩黍離閔宗周也毛萇注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濟曰言崩壞離散居之方行從此

而墜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　良曰孔此後弟子效遷居邑也在

予小子勤唉厥生唉呼來善曰方言曰唉譍也許其切　翰曰予小子孟自稱也歎其生之

微也阸五臣作阨此嫚嫚秦耒盧會耜音似斯耕向曰因阸於秦家嫚毒之不忍而

耕於對也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銑曰天不安秦而授之於漢也

於烏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

萬國攸平善曰言漢之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　濟曰漢征四方所往以求萬國所以平也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謂立為侯伯於楚俾我小

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兢兢戒慎恭敬靜守一道也　翰曰傅輔也小臣韋孟也言元王恭儉慕愼有此靜守一之德惠此黎民五臣作人

文選十九　二十九

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於後善曰漸世漸漢也于字五臣作後向曰言能重愛黎庶納用輔佐之言列業也言已沒上代乃垂業於後王也乃及且三十年漸世沒世也

夷王克奉厥次五臣作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毛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命不長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士也　銑曰咨王謂王戊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善曰守保謂保其社稷也寡婦賦曰恐茲身之不保而臨淵毛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冰之戒以繼祖考　邦事是廢

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五臣本作田獵是驅務此鳥獸

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愉愉所弘匪德所

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善曰騁鶩犬馬悠悠然遠也愉與愉同樂也人

諷諫詩

失業窮以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　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賣之生人以自娛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讒諛焉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

不是察既藐邈下臣追欲縱五臣作欲逸善曰如淳曰睮睮自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諤諤諤與諤同睮以朱切諤五各切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自恣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　翰曰同善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

嫚慢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向曰謂慢先王之業無德而被削黜

也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以親九族既睦尚書曰舊有令聞　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寐以美善聞也穆穆天子

臨照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在上天監臨下土　濟曰穆穆明王也一土猶天下之土明

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五臣本作怙字

文選十九　三十

善曰茲此謂此殆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恃其戚以致危殆　良曰言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恃也言危殆親近於此也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

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錄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罔法也岌岌欲毀之意翰曰曷何也彌彌猶稍也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己之事而為任無法則稍益其放免國所危亡也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

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霜致隊無不先由嫚練委練也言王於上所為之事無不委練也　向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戒前事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五臣作穆

以霸善曰言欲興其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書秦穆公曰尚于黃髮則罔所愆　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事追思老人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歲月其徂年其逮耉

諷諫詩

苟於烏赫君子庶顯于後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耇老壽也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翰曰速及耇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於老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 四言

張茂先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修德業

大儀斡烏括運天廻地游善曰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斡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斡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中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濟曰大儀大清也言大道運使天左旋地右旋旋猶轉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善曰禮記曰四氣之

和以晝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積累鱗次差也環還管子曰變如環無有端周廻如循環未始有極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相次循環而無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曰星火火星也爾雅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秋翰曰星火流火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涼風振落熠以入燿照下宵流其一善曰月令孟秋涼風至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燿螢也宵流謂夜飛吉士思秋寔感物化善曰思悲也謂鳴鳥求賓在入大火為始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思秋士哀而知物化矣銑曰吉士至秋而哀思是感物遷化也日歟善本作與字同月歟荏苒代謝善曰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嗟駟隙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濟曰夏盡秋來故曰代而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漸進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謝也故曰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向曰言性命之往日夜不息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其二善曰言逝川之流

不息日夜亦當勉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翰曰何寧自舍上不修德業仁道不遐德輶由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善曰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其來不遠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衆人少能舉之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善曰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莫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銑曰猷道也言大道玄莫猶抽其緒先民五臣作人有作貽我高矩其三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濟曰言先聖作法度貴我為高大之規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五臣作盤于遊居多暇日善曰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良曰言有淑美之姿放心盤遊居有閑暇不循道業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皁終負素質腰其四善曰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翰曰梓匠理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

終不成器也丹來喻人學也養由矯矢獸號平于林蒱盧五臣作蒲縈繳神感飛禽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樹號矣列子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及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向曰莊王遊於林中命養由射之矯矢後抱木而號也蒲盧即蒲且也蒲且射雙鳧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遺之下言皆至妙之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善曰物類感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若賈誼曰浮英華耽道銑曰末伎謂繳射也言末伎用心尚感如此況窮精樂道豈有幽深而不通焉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德之質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孔叢子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貌濟曰言清其用心棲志於浮雲之上體其質素以文飾其身也彪文也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被苗蔉古本致功必

有豐殺其六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
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
穮耘也壅苗為蔉良曰言農夫勤耘草
壅苗則收豐喻學者勤於道德亦致光大水積成川載
瀾五臣作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許喬蒸鬱冥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
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
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楩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
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
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歊氣上出貌翰曰川山皆水土
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成濤起雲霧人能積德山不讓塵川
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歊蒸雲霧氣貌
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
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周易曰含弘光
大蔡邕表薦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向曰言山川不辭
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光大以崇德聲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善曰老子曰高
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銑曰言從小至大川廣自五臣作其源成人在

始善曰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
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
不著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
始與善濟曰川之積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始累
上微以著乃物之理善曰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
著良曰積微以至於著是物之
通謂也纆音墨牽之長實累去千里其八善曰凡言物之大必負於小故此
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
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
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
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
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擇者是纆牽長也千里之馬
繫以長流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翰
曰纆索也以御馬也言人體
銑雖美無才學亦纆牽之累復禮終朝天下歸仁善曰
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向曰言
能復於禮數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己若金受
礪若泥在鈞善曰大戴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是故金
就礪則利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

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
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銑曰
金受磨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
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泥輪者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善曰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濟曰進德脩業則日新之道熙
昔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
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
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
己若者朋慕昔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哉是何人人而不慕
乎良同善注

六臣註文選卷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黄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馬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封鄄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 善曰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罪序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命決曰刻肌刻骨罪罪勤思 向曰釁罪也藩鄄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誡也 追思罪戾晝分 扶門 而食夜分而寢 善曰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僕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銑曰戾罪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 雖 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感循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市專切 濟曰人罹羅相視也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惜之人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女簡切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黄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赧面慚也 良曰弔問赧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 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善曰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欲以罪弃生則違此義 忍垢 苟 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善曰即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曰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蓋出於此 向曰何言何顏居代也若忍恥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善曰應劭曰陛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陛之側臣與至尊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銑曰德象天地言覆恩隆父母言澤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善曰書音義曰暢通也蔡邕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濟曰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瑞雲也六合慶雲蔭物不分荆棘桂石覆之 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 善曰毛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詩傳曰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翰曰鳲鳩之鳥育七子朝從上句下暮從下句上言比平之道者有同於仁 含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 苟 永無執珪之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 翰曰父母之於子恩至亦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子左氏傳曰上自伯曰鄭伯其手自棄也已分謂甘棄也毛詩序曰尊事黄耇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絶朝黄耇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 善曰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 翰曰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 銑曰不圖不意也言不意聖詔曲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於輦轂之下不敢指斥故託輦轂以言之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 善曰東京賦曰闕庭神麗 踊躍之懷瞻望反側 善曰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輾轉反側 良曰 不勝

責躬應詔詩表

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謹拜表并獻詩二篇 五臣作首字 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善曰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濟曰貴呈露其情

責躬詩 四言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 善曰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 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 受命于天寧濟四方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傅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如羊反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 向曰朱旗漢旗火德旗赤漢臣故建赤旗也時獻帝在故操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 玄化滂流荒服來王 [illegible] 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合[illegible] 四夷來王 銑曰言玄遠之化滂沆而流荒遠之服皆來歸化 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 善曰 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揖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濟曰超越殷周 篤厚也篤生謂稟厚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 善曰毛詩曰相土烈烈 [illegible]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烈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三都賦序曰羅以交禪比唐虞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雍和萬邦 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萬國 受禪于漢君臨萬邦 萬邦既化率由舊則 善曰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不發懿親也毛詩曰生此王國 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翰曰言恪舊典命懿親以為王國藩屏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菑侯 [illegible] 屬青州之境尚書帝曰[illegible] 曰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 [illegible] 孔安國曰 [illegible] 海濱 [illegible] 周公 [illegible] 魯 [illegible] 車服有輝旗章有敘 善曰毛詩曰尚書曰車服以庸 [illegible] 國語曰 [illegible] 濟濟俊乂我弼我輔 [illegible] 伊余小子恃寵驕盈 五臣本作盈 [illegible] 舉掛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 [illegible]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illegible] 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 [illegible] 明明天子時惟篤類 [illegible]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 善本作臣字 [illegible] 市朝 [illegible] 執憲 [illegible]

正辭 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
尸於朝市故違執法者哀矜我也 改封兗邑于河之濱
善曰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
鄄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
延津受安鄉印綬 銑曰植改封
鄄城舊兗州之境近濟河故曰于河之濱 股肱弗置有
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
方 善曰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
不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悔
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植黜封安鄉侯猶京
往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鄴為京
師此兗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驂騑在門僕夫具存 毛詩傳
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濟曰僕
煢獨也僕夫御者冀方冀
州也時魏都鄴冀州境也 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
天子恩不遺物冠 去 我玄冕要 平 我朱紱 善曰謝
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
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
朱裏毛詩曰朱芾斯皇芾與紱同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良曰冠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
冕朱紱諸
侯之儀服 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 作上 王爵
是加 善曰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儀儀紹瑞文子曰有榮
華必有憔悴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封雍
丘王 翰曰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仰齒金璽
曰蜀尋有使封鄄城王也故云剖符授王 俯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善曰左氏傳羽人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
祖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于帝又
曰怵惕惟厲 向 五臣本
曰怵惕戒懼也 咨 作嗟 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
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
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
向曰逝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敢恃德言不敢愧也沒盡

齒年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善曰言生之大壽不可預其
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
曰昊天罔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之大而無盡況生命何
圖 常懼顛沛 貝 抱罪黃壚 音盧 善曰論語曰顛
也 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
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曰泉下有壚土
銑曰顛沛僵死也常恐不能卻御抱罪於黃墓中黃壚墳墓
也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 善曰
左氏傳曰苟偃復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請曰我一上
賦曰東郡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氂班超上
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効 濟曰願蒙吏當
矢石建旗東嶽以討吳立微功向擒待罪 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 人多 贊結反 善曰論語子曰見危授命 向可以為成
帝驅授命死足以免罪也
立功以免罪也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
會京畿 遲 也 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

奉聖顏如渴如飢 善曰毛詩曰也張衡與許季部書曰
有怠毛詩曰憂心如飢渴之不可不以百官
句曰選侍也言待奉聖顏如飢渴也 心之云慕愴矣其
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善曰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
已肯可也班固述東平王蒼曰願降清照
銑曰言心之慕思愴然而悲也天之高而聽卑君也又
皇服照
明也

應詔詩 四言 翰曰言應詔以赴京師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善曰
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京師漢京曾都
會也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脂牽車
曰應命也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脂牽車
秣飼也脂車脂轄也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
謂戒也 向曰
掌徒掌徒御也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善曰鸞臺蘭渚
以美言之漢宮

闕名曰長安有鸑鷟鷟駁公孫東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 向曰鸑鷟臺蘭渚直路邊地美言之也 芒芒原隰

祁祁士女 善本作士女 善曰毛詩曰宅毅士芒芒又曰采蘩祁祁 經彼公田樂

我稷黍 善曰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良曰芒芒廣也祁祁衆也公田天子之田也樂謂樂其繁盛

爰有樛 居幽 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飢不遑

食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詩曰乃裹餱糧毛萇曰餱糧食也音侯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 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息也雖有餱糧飢不暇食謂趣君命 望城

不過面邑不游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 僕夫警策平路是

由玄駟藹藹 愛 揚鑣 苗再 漂沫 音昧叶韻 善曰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敕戒之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駟騑驤首奮擲揚鑣飛沫 銑曰因從也藹藹出盛貌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 善曰甘泉賦曰風從從而扶轄楚辭曰雲霏霏而承宇 向曰翼扶也衡車蓋也

渉澗之濱緣山之隈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說文曰隈曲也 遵彼河滸 虎 黃坂是階 善曰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水崖曰滸濟曰階因也 向曰滸涯也黃坂坂名

西瞻閼谷或降或升 銑 騑驂倦路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大谷也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騑曰驂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向曰載寢載興言疲也

載寢載興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 弭節長騖 務 指日遄征 船 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毛萇曰遄疾也 濟曰鷺走遄速也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善曰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觸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驛騎抗旌昆邪和祚周禮折羽為旌 濟曰舉燧謂執火夜行也

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

西墉 善曰毛詩曰鑾聲噦噦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令為鈴也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萇曰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 濟曰暨至稅舍也西墉西館也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

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善曰毛萇詩傳曰覲見也說文曰闕門闕也楚辭曰憺悵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酲說文曰酲病酒也 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覲禮也酲病也言懷慕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關中詩 四言

善曰在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臣凱奉詔竭愚作詩一篇謹上以為先帝寡時護軍長史扶風太守上黨羌顯岸以為先帝寡兄弟吾復降閒奉狀杖對時後而死齊萬年編戸隸屬為日久矣而丁亂生異變有逆證故引證前以徵不格也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氐賊齊萬年與揚茂於關中反亂人多疲勞故作此詩

帝命詔臣作關中詩

於 為 皇時 五言本作乃 晉受命既固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翰曰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也 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三祖在天聖皇紹祚 善曰讀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 向曰三祖宣帝文帝武帝也聖皇惠帝也言三祖在天謂列宗廟也聖皇嗣其福祚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 七故反 善曰周易曰其出不窮言德博而化光又論語曰舉直錯諸枉 濟曰言德博而化光也言德化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善曰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良曰寶武庫也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戒慎也

蠢爾戎狄 翰曰猾夏蠢動也 馬思肆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公羊傳曰戎狄猾夏又曰齊萬年為盟主所作亂也

虔我國眚 辛所 窺我利器 善曰左氏傳曰...

[illegible] 獄 [illegible] 牧慮殊威懷理二 [illegible] 將無專策兵不素肄 [illegible]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 [illegible]

朝議惟疑未逞斯願 [illegible]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 [illegible]

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illegible] 虎視眈眈 [illegible] 威

彼好畤 [illegible] 素甲日耀玄幕雲起 [illegible]

誰其繼之夏侯卿士 [illegible] 惟系 [illegible] 惟處別營棊跱 [illegible]

[illegible]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 [illegible] 守有孚郛 [illegible] 戰

無全兵 [illegible] 鋒交卒奔孰免孟明 [illegible] 飛檄 [illegible] 秦郊告敗上京 [illegible] 周徇師令身膏氏斧 [illegible]

人之云亡貞節克舉 [illegible] 盧播違命投畀朔土 [illegible] 爲法受

惡誰謂荼苦 [illegible]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

地白骨交衢 [illegible] 夫行妻

寡父出子孤俘我晉民五臣本作人化爲狄俘七晉字其毒

詩曰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曰覆俘我悖貫遠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良曰俘使孤也言使我晉人皆爲戎狄所俘虜也

亂離斯瘼莫日月其稔善曰言亂離之道於斯爲甚且折救論其日月爲惡又孰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瘼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其高辭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爲毛得穀毛作忠長弘毛序必云是吳吾於七日也杜預曰稔熟也翰曰瘼病稔久日月已經一熟矣

天子是矜旰食晏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杜預曰旰晏也天子憐衆人愚故晚食晏寢也

主憂臣勞孰不祗慄善曰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翰曰祗敬

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善曰國語曰向書學曰傳曰也毛詩曰朝夕獻納韓詩薛君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良曰天子說憂懼慄懼其無獻納於君但尸祿素餐而已

赫斯怒爰整精銳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銳精銳之卒也濟曰謂天子發怒整精銳之卒將討之也

命彼上谷指日遄逝王隱晉書曰周處字子隱上谷郡公及戰敗也濟曰上谷郡也毛詩曰遄征良曰

晉書曰古盛字數符將帥上谷郡公

親作新奉成規稜五臣本作精威遐厲善曰孫卿子曰屬之稜氏反諸將敗退乃虔觀也時天子見諸將敗乃拜觀建威將軍令東注擊氐羌也

威遐厲善曰字書曰稜威也廣雅曰厲遠也

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善曰孫子兵勢篇曰觀爲建威將軍擊氐羌于中亭大破之

其九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善曰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也翰曰中亭地名孟觀首陷氐羌於此地揚聲稱斬獲萬計此乃

兵家譎詐之道故先爲聲後當稱其實也

聞之有司以萬爲一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爲一也濟曰孟觀其詐萬而有司以爲一也

紂之不善我未之必善曰以紂爲有司所之太甚也言觀雖妄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爲必然疑有司折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良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以甚我未必信之

虛皛胡湳惑德繆彰甲吉其十善曰說文曰皛顯也湳甲二羌號也皛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湳甲二羌號也蒼頡篇曰皛明也言以虛名

二羌之功此觀之過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卑南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湳水出西河美稷縣羌人因以爲姓

葉中帝時羌湳與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翰曰虛德甲吉氏羌帥也

二人有功也

雍門不啓陳汧危偪善曰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

縣言孟觀虛明此二人有功也

雍門不啓陳汧危偪

汧縣有汧城也言兩縣陳倉汧城也毛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

觀遂虎奮感恩輸力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決其一時左氏傳曰昔吾先君輸力於王室

如虎之奮而擊之翰曰觀遂如虎之奮輸力而擊之也

重圍克解危城載色五臣本作危城載色善曰王隱晉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須二萬人以當之乘潤解其圍困日月安重毛詩曰載色載笑

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善曰過謂虛皛湳德所以善與不善其功不可測也毛詩曰

城也孟觀擊散危城得安也

不測曰豈曰無過不責石公記浮曰善其得其功毛詩

解陳汧之功亦爲不測

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善曰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

齊萬亦孔之醜善曰京賦曰鎮之饒十何不有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曰齊萬年紛紜亂兒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月孔之醜翰曰言人情萬端何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其爲醜惡之行

曰納其降曰梟其首善曰二者皆語辭也翰曰納降駿曰梟首漢書曰梟首也

梟首義曰納首於木上曰梟向曰觀獲納賊之降曰梟其首

畀真可掩孰僞可久五臣本作爲其十二善曰

雖爲眞事而可蔽掩，誰行僞事而可久延乎？言眞僞之理立，即同明審，雖同疇孰誰也。發辭曰：孰虛僞之可長。濟曰：時誰也，孟觀功眞不可掩，夏侯駿功僞亦不可久。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善曰：訟，左松叶韻。有言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明數其辭。周禮曰：司寇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翰曰：徵，驗；蔽，斷也。言驗辭以斷爭訟也。

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善曰：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

好爵既（五臣本作白）**靡，顯戮亦從。**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不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銑曰：靡，繫也。有功者繫以好爵，虛妄者加以明戮也。

不見賞林，伏尸漢邦。善曰：此亦驗也。東觀漢記曰：諸羌寶林奉使羌，顯岸峰語林，林言其第一豪，以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詔問而獄上，不忍誅，免官，後爲涼州刺史，泰林贓罪，徵收繫林，獄中齊同美校尉賓林可責之，坐死殺。言以此戒也。

其十三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險）**狁**（允）**，西患昆夷。**善曰：毛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北狄也。今匈奴也。晉灼曰：黃帝曰葷粥，虞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曰胡。良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作采薇之詩以遣征役。

以古況今，何足曜威。善曰：言古弱而患小，今彊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不足曜威，故言之也。

徒愍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翰曰：言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愍斯民之苦，使我心傷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師旅既加，饑饉是因。銑曰：言秦人因師旅之苦而加饑饉。

疫癘淫行，荊棘成榛。仕巾反。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向曰：癘，病；淫，久也。言疫病久行，人庶疲亡，荊棘叢穢成榛也。

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　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劉善長水經注曰：絳水出絳縣。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濟曰：絳陽，絳縣之陽也。秦人輸運絳縣之粟於渭水，以濟秦人。

明明天子，視民（五臣本作人）**如傷。**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良曰：言天子視人如傷於己。

申命羣司，保爾封疆。翰曰：申，重也。命有司令守封疆。

靡暴于眾，無陵于彊。善曰：謂羣司言無以強而陵寡，以眾而暴弱也。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翰曰：守封疆與以強而陵弱也。

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　善曰：理民中也。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熙，燥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陽溫生萬物。銑曰：惴惴，懼也。言危懼寡弱之人，被天子之惠，如草木之煦於春陽。

公讌

公讌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贈若雜詩，子建在中宮之後而此在前，疑誤。濟曰：公讌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故稱公子。良曰：公子謂五官中郎也。時武帝在，故稱公子。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善曰：字書曰：澄，清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善曰：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覆也。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轂。翰曰：魚鳥自喻也。清夜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公子側也。飈，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

也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善曰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爲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 五言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 善曰爾雅曰夏爲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揔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 向曰豐澤時雨也 涼風撤 五臣本作徹 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 音衰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爲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 良曰君子曹操也華榱屋也 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 善曰毛詩曰嘉殽脾臄蜀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 濟曰嘉美也肉帶骨曰殽充滿也圓方謂俎豆也旨美也罍罇屬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 合坐同所樂但愬 音素 善曰翰曰愬告也 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翰同善注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善曰漢書曰伍被[illegible]卒飲極驩而去含情謂含其驩情而不暢之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 善曰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仁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翅升豉切論語摘衰聖承徐行守分身亡 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敢違 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善曰左氏傳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曾參也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向曰言君子福履以安人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 善曰王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濟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 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善曰史記曰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此詩侍曹操讌 濟曰克能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公讌詩 五言

劉公幹 善曰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著文賦數十篇卒 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太子文學著詩賦數十篇此宴與王粲同於鄴宮作也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善曰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歡樂殊未央秦嘉贈婦詩曰[illegible]毛詩曰河上乎翱翔 翰曰[illegible]未央[illegible]思存夜與夜繼歡也 五臣本作居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善曰[illegible]出東 向曰從者侍衛者滿路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 善曰新語曰[illegible]以防[illegible]鄭玄禮記注曰[illegible]流水之陂防[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 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以防魚逸 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善曰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濟曰芙蓉蓮也菡萏蓮華也溢滿也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善曰爾雅曰[illegible]水裔水邊也 良曰靈鳥鳳也仁獸麒麟也飛梁橋也 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翰曰流波謂在水中豁然猶通達而清風涼也 生平 五臣本作年 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

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善曰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卒 翰同善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 問子游何鄉戢 五臣作翼 翼正徘徊言我塞 善本作寒字 門來將就衡陽棲 善曰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 陽惟荊州 銑曰寒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 申饑不家困澤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 善曰曾子曰夫鴈與鵠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者 東觀漢記曰世祖嘗北 欲飛之毛衣摧頹 向曰傷命外也 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 五臣本作隨 沙石何能中自諧 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群小也莊子曰 簡珪璋大路注簡大也又曰 身喻己言不能振羽翼也簡珠喻群小也言不見用與群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和 濟曰隕落也 中堂自與君子諧和 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龍仁義動君子 漢書曰 曰披雲雨之星畢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階 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 發伸眉於後 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顯因 之以陵高梯也言君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善曰漢書曰陳平 厚且樂飲太尉也 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曰以 識細微孔叢子魯君謂子思曰備步玉趾而尉存之鄭玄周 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尉安存之也 翰曰細微瑒 自謂也言見存尉 非小子所當敢宜 為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

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相帝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四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 玄圃 圃

陸士衡 善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 周曰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圃中衡時為太子洗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 尚書大傳曰王者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洪大運錄也謂大聖受天錄大聖天也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善曰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翰曰自昔哲王謂昔之聖王也 事天不違而行順從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 善曰國語曰其有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述曰降及近古 來未嘗有也 銑曰言前代君有終替故降及近古 黃暉既渝素靈承祜 善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臧榮緒晉書曰 司馬宣王受魏禪以金德王 方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也又曰祜福也 土德故云黃暉晉金德故云素靈謂魏變而晉承祐 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曰眾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 濟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 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

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
緒良曰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協風傍駭天晷
仰澄善曰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
曰協和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澄謂不薄蝕翰曰協
和駭散也言和風傍散晷
日也仰澄謂無薄蝕也淳曜六合皇慶攸興善曰國
語史伯
對鄭桓公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
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銑曰晉之先有黎者為高辛氏火官
有淳美光曜之德於
六合故得皇慶所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善曰晉在河
汾之陽毛詩
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
月五星各異政也向曰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
汾奄有天下
以齊七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
成命善曰周禮㮚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
君思求可以為民法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
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
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濟曰言晉盛文
化代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
揚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九區克咸讌五臣本
作謳歌以

文二十　十九

詠善曰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合九區尚書夔曰
戛擊鳴球以詠祖考來格良曰咸和也言九州能和謳
歌以詠我皇上纂隆經教弘道善曰皇上惠帝也爾雅
王之德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
語曰人能弘道翰曰纂繼武皇盛德
以經教天之大道也纂繼弘大也于化既豐在工載
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
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
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銑曰工官載則考成也
言化豐而官成功向曰績功也荒猶
法也言循理衆功仰法天之大成儀刑祖宗妥綏天
保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濟曰
儀則刑法綏安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以安篤生我
后克明克秀善曰我后謂太子也機為洗馬故稱我后
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良曰我后王
謂太子也言能有明
秀之德機為親臣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善曰尚書曰
昔先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顧命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祖纘大歷服
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善曰言體輝光之德承明聖之

嗣故曰重光景大也數歷
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善曰尚
書曰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冉淵之
為大子書曰冲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
遠著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貴循冃裕容也銑
曰冲深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生之姿容如玉矣蕞
在
外爾小臣邈彼荒遐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云蕞爾小
國儀禮曰小臣正辭虞孟穎以謳詩
曰撫寧遐荒濟曰蕞小也小臣
機自謂也邈遠言從吳來也弛始厥負擔平振纓
承華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機為太子洗馬方氏
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子傳主曰振整也
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良曰弛廢
也承華太子門也言廢負擔之役振纓於太子門也匪
願伊始惟命之嘉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爾雅曰嘉善也翰曰言今日榮寵
非祇始所敢願惟君
命之善得至於此

文二十　二十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四言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成都王
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
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
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
出宰浚儀有吏政機被收亦收雲銑同
善注言雲後與機同被誅也大將軍謂成
都王
穎也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
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
句曰誕信也毛詩曰有監于下駿命不易毛萇曰浚大也
向曰皇皇美也祜福也誕大隆大也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
也四祖正家天祿安善本作
保字定善曰四祖宣景文武也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
尚書曰天祿永終毛詩曰天保定爾濟
曰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叡善本作
睿字哲惟
晉世有明聖善曰尚書曰明作哲叡作聖毛詩曰止有
哲王良曰又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王如
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善曰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
月之照臨傅玄歌詩曰日中千影下

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之表正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 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翰曰言明聖之道德天然也

則明分爽觀象洞玄 **陵**五臣本作凌**風協紀**五臣本作極**絕輝照淵** 善曰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昭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象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未光絕炎劉歆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向曰則法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之風教上升合於宸極光耀絕遠下照深淵

肅雍往播福祿來臻 其二 善曰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濟曰言和睦之道往布於人故天地福祿來至也

在昔五臣本作晉**蕃臣稱亂紫微** 善曰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朕行稱亂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也 良曰紫微帝居也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翰曰神風神兵也謂河間王顒舉兵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也

靈旗樹旆如電斯揮 善曰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騖鄭玄易注曰揮散也 銑曰言旗旆如電之揮霍也

致天之屆于河之沂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齊王冏檄告諸軍相次奔赴曾先取河橋爾雅曰屆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也 向曰致天之罰於河之沂岸也

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其三 善曰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濟曰言天子之命再集於晉 翰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再集言既傾覆而復歸洛陽凱樂也

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善曰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老子曰見素抱樸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良曰振整也言頹綱既振品物皆有次序遺其華也

辰晏重光協風應律 善曰漢書曰晁寬云宣重光謂日月也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 翰曰辰晏天子也重德載光和風應律而至也言天子之道載先和風之於律呂

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四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綏德懷遠東夷內附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謐靜也 銑曰函夏華夏也謐靜也言內外靜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 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敖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向曰王謂成都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宗廟之禮以會賓客也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 善曰玄天色也 翰曰玄暉日也高朗明也

冕五臣本作**弁垂帶** 其五 善曰大夫服冕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振纓服藻 五臣本作澡 濟曰振纓服藻卿大夫法服也

邦邦臣僚有來雍雍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

又曰有來雍雍 良曰邦邦眾貌也官寮也雍雍和悅也 言眾官有來皆和悅也

淳言載考承顏下風 善曰毛詩曰言觀其旂考之載籍漢書曰孔光謹慎不疑曰乃今承顏接辭乳叢子曰仰顏在下風 翰曰淳言載籍成此詩以承王之顏而於下風也

俯覲嘉客仰瞻玉容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不寅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觀王容而慶萬奉瞻宴而歡鬧 銑曰嘉客賓客也玉容謂容如王也

施己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其六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向曰約謂豐厚之理 翰曰精豊不足以效受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言我施用甚厚遇禮甚厚是天賜我難老之壽如山岳之崇高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五臣本無園字 四言 善曰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 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

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善曰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爲撫軍將軍以爲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濟注同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

悠悠太上，民五臣本作人之厥初。善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莊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 良曰言太上主人之始

皇極肇建，彝倫攸斁。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翰曰皇大極中彝常倫理也言大中之道始立常理於是所布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善曰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不勝木德盛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曆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相代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傳運以受符籙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其一 善曰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天歷天之曆數虞謂舜也 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

於時五臣本作是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眷本作睠字祚，應期納禪。去聲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胙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良曰言上天眷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翰曰龍飛謂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既即位文章蔚炳如虎豹之變也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流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 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illegible]美哉曰回面內嚮喁喁然 向曰區宇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歛化回面向風也方隅東夷狄之國也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昇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貫地文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者 濟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嶽質也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負含垂光耀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

嘉禾重穎，蓂莢載芬。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 [illegible]曰穎禾穗也蓂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也 翰曰咸皆胥相也

恢恢苦回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善曰[illegible]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 [illegible]曰敬恭肅恪也明以審聽以聰也 聽思聰貌思恭 [illegible]也言天子[illegible]

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四 善曰尚書曰[illegible]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illegible]爲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功[illegible]

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善曰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illegible]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illegible]則數爲人所觀故云去其華實而不[illegible]其華尚書曰[illegible]新語曰[illegible]聖也老子曰處其實不居其華[illegible]遂[illegible]書曰游心於[illegible]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言其君恭勤夙夜不明不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謂游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 善曰尚書曰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 良曰孔甚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九有九州也

澤靡不被，化罔

不加聲教南暨西漸失流汲 善曰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孔安國曰漸入也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化聲教無所不至無不入也流沙遠國名 幽人肆 五臣本作肄音異 嶮遠國忘遐 善曰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陵服虔曰肆弃也 銑曰肄習遐遠也言幽隱者習嶮而來遠國皆忘其路遠而至 越裳 五臣本作常 重譯來我皇家 其六 善曰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向曰越裳國名重譯謂傳揚其言宣之於天子充滿也言貢聘滿我國家也 峩峩列辟赫赫虎臣 善曰毛詩曰奉璋峩峩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 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峩峩赫赫盛貌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善曰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乃五常也又曰四夷成賓 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在內故云和夷狄外國故云威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善曰周禮曰蕃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翰曰脩因覲見也言各因朝見之時脩職貢於天子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其七 善曰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 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揚倬書曰芽朱輪者十人 翰曰諸侯來覲天子皆以備與言而賜其命羽蓋朱輪諸侯之車飾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受 五臣本作授 不言而喻 善曰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耀曰吾得聞此數范曄後漢書鄭曠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 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會者不常其數但聖心所與者不言而自曉 於是肆 五臣本作肄 射 食夜 弓矢斯御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 銑曰肆放也御猶執也 發彼五的有酒斯飫 其八 善曰毛詩曰發彼有的以所張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飫酒之飫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 良曰五的射的也飫飽宴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也 翰同善注 在昔先王射 五臣本作躬 御茲器示武 善曰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為失也 首試協韻 懼荒過亦為失 凡厥羣后無懈于位 其九 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 銑曰茲器射禮也荒廢也言其先王崇射以示武也不廢以懼羣后無懈於位 失者亦失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 五臣本無集字 送孔令詩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善曰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震懼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一時 向曰謝瞻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嘗從宋公時九月九日山遊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靖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翰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工之功 繁林收陽彩 五臣本作揚 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鷰 五臣本作歸 遵渚有來鴻 善曰左氏傳曰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鍾聲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杜預曰言至危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 良曰遵循也餘同善注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

又曰溥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翰曰霞花日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溥清穹穹天也 聖心眷

嘉節揚鑾戾行宮 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銑曰嘉節謂九月九日戾至也行宮謂馬臺 四筵霑芳醴中

堂起絲桐 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客半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叛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天理國家何在絲桐之間 向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扶光迫西汜 似

歡餘宴有窮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蒙汜 濟曰扶光日也白濟曰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 善曰歸客謂孔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曰閻纘教曰夷慢遊養素周易曰謙尊君子有終班固漢書述曰有始嚴全始著 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素以終事 臨流怨莫從歡心歎

飛蓬 善曰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之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逝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鄉邦也 善曰應貞應詔詩曰朝覲莫從莊子宋元君曰寡人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翰曰宣遠自言臨流相送怨不得與之相從迴我歡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

樂遊應詔詩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善曰與彭城王義康稍遷至[illegible]事坐某反誅 銑曰范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樂遊苑名應宋文帝詔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 五臣本作陽 協孔性黃

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 屋非堯心 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以[illegible]御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岑山澤也山梁雌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黃屋天子車也堯為天下但憂萬人而心不在黃屋 軒駕

時未 五臣本作來 肅文園降照 五臣本作昭 臨 善曰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園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為御昌寓驂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在上天照臨下上 濟曰軒駕言時尚此以就清虛之人又昭謂文學之士昭明也言下明德而臨之也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

信平蔚臺澗備曾深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日薄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備曾高為也言臺澗盡高深也 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

渚攀蒙密隨山上嶇 嶇 嶔 音欽 善曰三輔黃圖曰[illegible]

曰三輔長[illegible]帳[illegible]山[illegible]賦曰[illegible]

平五臣作[illegible]聽 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

力互頹侵 善曰廣雅曰頹[illegible]子[illegible]覽鄭[illegible]王[illegible]子[illegible]問子[illegible]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illegible]矣[illegible]音[illegible]陸機應嘉賦曰非[illegible]日之[illegible]銑曰積久也言自[illegible]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illegible]謂聞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 感事懷長林 善曰[illegible]五臣作[illegible]鳥郭切之象[illegible]帝[illegible]字通[illegible]是[illegible]也言[illegible]已年已老 採巳謝丹黻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 肥 皎皎

寒潭絜 善曰列子曰禽獸之智[illegible]寒就[illegible]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腓病也 良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風霜慘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己老衰也 良

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 鳴

葭戾朱宮蘭巵之獻時哲 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傅玄西都賦曰形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巵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為獻 翰曰葭笳也行鳴笳引路也戾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蘭巵酒盃也時哲謂孔令也 餞

宴光有孚和樂隆五臣作信所缺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和樂缺矣 銑曰光明孚信也言餞宴之理明銘延有信也和樂之義信有所缺終也

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 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也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向曰在察宥寬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噓謂天氣養萬物群形氣不同各得其性而悅也

歸客遂海隅善本從山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 音缺 善曰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遇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渚地曹植應詔詩曰抗日遄邁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謂辭中書令薄止也言指日影以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

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 善曰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旅驂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序行也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善曰孔以養素為宰而已以戀位為累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鍾壹報羊陂書曰惟君明春早其宿心綢康幽顧許曰內負宿心 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羅惟此別路之念而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隔

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善曰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翰曰美孔令得歸丘園之道歎傷己之薄劣不如也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言 善曰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京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大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明也 言大道隱而未形之時影明謂之彰以明宋之理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帝者懸衡以平功 約曰道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長楊賦曰東溯[illegible]孝文之德以[illegible]下[illegible]陸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惟王創物永錫洪筭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曰筭數也 銑曰筭年數也言文帝創立萬物永錫長年也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其一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史記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也 翰曰言仁義之道高尚於漢也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 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張銑曰祚福也言福德盛代 善曰列聖謂前代聖賢先德之聖也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 善曰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觀威之意 善曰周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 當位(?)大上天子也周易曰天之臨人如天之臨下 照(?)海曰太上謂文帝也以鏡照物如鏡之臨海賦日照(?)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 善曰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曰言注制以風化裁樹和以質形性也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其二 善曰史記文帝詔

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翰曰萌生謂草
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物也言恩惠及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

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

和冥靈所貺 善曰言崇尚虛詞而無徵有行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也言化之所感豈上人和乎實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宋均曰貺賜也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錫其福也

日月其

朔月不掩望 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 向曰朔望皆全也日蝕在朔月蝕在望今日月全也

航琛越水輦賮踰嶂 其三 善曰言遠方來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有商行者必以賮贐 善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獻或浮水或踰山 翰曰上正也

帝體麗明儀辰作貳 善曰言太子承帝之體麗明為貳也周易曰重明以麗乎正 善曰東宮為少陽之位 周易曰離為火為日 鄭玄曰離南方之卦也 沈約宋書曰太帝立皇子劭為太子

〈文選二十〉 三十二

則乎上而黃文之子爾雅曰儲副君也 良曰文王之子發即是也已長詩傳曰明德作對 佐帝之體 太子之儀

東朝金昭玉粹 詩曰東朝 善曰東朝太子所居 言太子崇德之明美也 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 鄭玄曰東宮太子所居 翰曰東朝太子所也言太子崇德明美如金玉之昭粹也

德有潤身禮不愆器 善曰禮記曰德潤身 又曰禮器是故大備 毛萇詩傳曰愆過也 鄭玄禮記注曰器所以飾身 良曰德潤其身禮不失器

上禮以文事為器 銑曰言太子有德潤其身制度文章不失禮樂之器 其四 善曰易曰其用柔中 向曰柔和也言中心和順

柔中淵映芳猷蘭秘 善曰尚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 如淵之映也 其芳香而積於身祕積如蘭之幽密

昔在文昭今惟武穆 其五 善曰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武王之穆左氏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杜預曰皆文王子也皆武王子也 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昭穆父子之

宰方旦居叔 善曰王宰謂王為宰輔 比之周旦而亦居叔父 詩曰叔父建爾元子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 良曰王宰謂彭城王義康 言方於周公居伯叔之次

言以高祖比文王文帝比武王而謂昭穆也 言始平王 次也

烏於赫王 善曰赫赫王也 於赫湯孫 爾雅曰於歎美也

有睟歛藩 善曰睟潤澤也 言藩屏之臣潤澤於其身也 其生也色睟然見於面 善曰毛詩曰价人維藩 之臣

叡蕃麥羲莫枚 善曰謂諸王者藩也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二王也 毛萇詩傳曰 藩屏也

中曰我先君猶有大川 故曰奥牧 尚書曰奥高山大川 杜預曰羲所殺之界也 諸侯得祀名山大川 謂之外牧

寧極和鈞 京維服 五 善曰和鈞謂和之以王宰也 尚書曰王宰昭明 以定典守 言宰相和 鈞其政 以均萬民 又曰凡邦國大事 善曰寧安也 極理也 言以和鈞安理天下 周禮曰 石和鈞 翰曰和鈞謂宰相也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均萬民 又曰凡邦國大事 小則維服 日安定也 言以宰相安天下之藩屏 維持五服之諸侯 翰曰 理其行刑 十為京室之蕃

魄雙交月 七 善曰魄謂月二日之夕今日 男參 變 鄭玄曰魄交者謂月之晦朔

〈文選二十〉 三十三

未文故以前之文雖止有一故曰魄 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也 劉熙曰 月始生魄然也 月三月也 月至三日之名 是也三月 蒲 月始生魄 以名十有二月 孟仲季 二月為 月也 夢天 謂日月交會也 二月 四氣與日月相參而變也

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始雷 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

閈祭灑澤紓虹燎電 善曰 周禮曰 開蟄 萬物 言將雨 陰降 而祭

始見又曰仲春之月 善曰月令曰仲春之月 始電 光也 言化虹電 光澤之為 之美如虹電之光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 善曰太平無間 言化際之微入無間 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 皇帝之情眷 其 善曰 春謂春至也 言君之春 風化之微入於無間也 解散也

伊思鎬飲每惟洛宴 其六 善曰毛詩曰王在鎬飲酒 毛詩序曰 周公 營洛邑 因流水以汎酒 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 翰曰 思 鎬京 洛 宴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 其六 作辭 五經 善曰 郊餞 禮記曰 君舉必書 杜預曰 壇除地也 謂作壇以祭也 君之舉措必依於禮 行飲酒曰餞 左氏傳曰

幔帷蘭甸畫流

高陛善曰廣雅曰幔帳也隙甸隙生于甸擣隙皐也畫流
分流也向曰甸謂野田有闕者蓋以其香覆薦
營也言張帷幔於甸畫地
通水於高陛之側也陛階也分庭薦樂析波浮醴善曰莊子曰
曰分庭抗禮析音錫濟曰分庭謂東西廂
俱作彩也析波謂分水以流杯也醴酒也豫同夏諺音齊
事兼出濟子禮其七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良曰夏諺云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出
濟詩曰出宿于濟言仰閱豐施降惟微物善曰閱
歡豫之事兼同於右也微物自謂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獸物也翰曰閱視也
言我仰視天子豐厚之施下思於己微物三妨儲隸
五塵朝黻音弗子舍人從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
善曰沈約宋書曰晉初受命始有太子
既從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
翰曰三妨儲隸謂三任東宮官五塵朝黻謂五任朝官也妨
妨賢人之路塵污也途泰命屯恩充報缺有悔可悛七滯瑕
難拂其八善曰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
如遭如周易曰時捨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安改也翼雅曰瑕玷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
字同銑曰謂王道來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已報猶屈
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
積滯之瑕難可除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四言善曰裴子野宋略
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
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
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
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向曰宋文帝太子
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善曰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
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
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
教授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
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

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
曰其次立言良曰稟受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也浚
明爽曙達義茲昏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久爽
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昧
夜發明有家爲歌曰發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規顯之
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異不以文害意也禮
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柏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
又後缺此所以滋昏也濟曰言大明自暗之中生日不差
其曙達義從昏清
而發明乃禮是焉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善曰言
先覺之尊願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
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義斬乘永瞻
也言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者
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付永長
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也之道
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爲書曰恤懷天下而王爲百
王者之物也天綏太子之聖
長物言能長物大人長物繼天接聖時屯必亨運蒙
則正善曰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天乃始亨屯
也不以正則否故屯乃必亨也運蒙也周易曰蒙亨

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亨通也
濟曰言道詩家人能正此亨通也偃閉武術闡揚文
令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
倚文教賓禮國語注曰偃息也又曰術道也言偃武息
開舉文學
之政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善曰尚書曰庶
子問張華曰居何在曰葛巾庠序山王曰言與萬物同流
也雖書曰奉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翰曰言士四
萬人之人皆傾其風
術之以為照鏡虞庠飾館睿圖炳睟善曰禮記曰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睿聖也圖畫也炳明也睟青色也孟子曰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銑曰令飾館以
象之睿聖也聖潤畫孔子圖象懷仁憬集抱智
於其中炳然溫潤睟溫潤貌五臣作憬永九
五臣作懷至善曰憬遠也抱智薄魏都賦曰君子有禮故動
屢俱陵切善曰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九永切
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謂楚子曰來諸侯而使至打逸曰覆羣也丘勞切左氏傳萬隊曰
遠也言懷仁智之
士皆自遠而來至踵門陳書躡蹻獻器善曰莊
子曰有句曰昌

孫休者璉門而詑扁子司馬彪曰璉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
而進之也史記曰賓卿踊躍贊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
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上來朝獻樂器
也漢以蹈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蹈履獻其禮樂器 澡
身玄淵宅心道秘 其三 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斯茲曰新聖人之秘奧刻六
潛之淵玄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宅以居心於此也
良曰玄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處言沐浴居心於此 伊昔
周儲聿光往記 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
子國諸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 翰曰周儲謂文王
為太子時恭孝事上一日三朝 思皇世哲體元作嗣 其四
親也聿述也言述光前史 善曰
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銑曰體元立制
注曰二也君之適長子 銑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也元大
也四體居大 作嗣
而為嗣
濟此夙和降從經志 其五 善曰毛詩曰資淵
汭暮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 向曰夙早降下也言
太子資其聰學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學得與為之志也 遊
天 彼前文矩周規值 其四 善曰尚書大傳曰聖人之相 聖也猶規之相周旋之相顧術之也
暨也 齊曰為遠也前文謂古文也言古文
經典相夫雖遠學其規矩亦與之相當 正殿虛莛司分
簡日 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天兮 以待賢也左氏傳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
譯擇也 良曰正殿太子正殿也司分
平譯之官也簡日謂擇吉日也莛席也 尚席函 含 杖丞
五臣作 疑奉帙 善曰尚書音義曰函容也 禮記曰席間函丈 之門為有五
文承 禮記曰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翰曰尚席謂尚席之官也承疑
丞也禮記曰席間函丈 鄭玄曰函容也承疑謂輔弼之官
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 侍
言稱辭惇 史秉筆 善曰禹術論曰仲尼言語不習
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 銑曰侍言稱辭
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吾秉筆事君 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 妙識
辭傳太子言語之官也
幾 平 音王載有述 其五 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 向
書曰兕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

子曰使諸者有述焉為之奈何 向曰言侍從之官
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為王法則有所述作 肆
作肆 議芳訊 信 大敎克明 善曰孔叢子曰肆連珠曰肆議芳訊 五臣
音異 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 翰所齊問女國尚書傳曰
附也言議若以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能明 善曰肆習 敬躬祀典
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 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
曰凡人之始入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
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
也儀禮曰歌南陔笙由儀 良曰言其敬於祀典
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所以洗手也
洗手也薦在也 昭事丕顯俎實非馨 其六 善曰左氏
書成王以聖神悉也 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曰黍稷非馨
游也 列 器也實謂牲物也言昭明事神當以明德為馨
也 獻終隸肆 [illegible]
作縣如宇獻 獻終襄吉即宮廣讌 其五 善曰獻繁多也
宮孔安國曰讌 宴設宴莛庭宿金懸 五臣
風賦曰更搖象牙之朱吳都賦曰兆漂泉發周禮曰樂縣
作肆其府其兩鐘鍾曰全也 鑠曰襄事即就也言宴懸樂既重
為其吉全樂運鼓宮以為旦也 以象牙列於庭
為帶也全謂金故之也 皇戚比彥 台保兼徽 善曰漢書曰二公在天子三能
彰 玄曰台謂三公太保也太保師保皆比彥 也 宿學習見序 家之殿也爾雅曰美士為彥
之親戚也徽美也比彥 相 戚比 淂保 美也 是成皇
服整弁 其七 善曰禮記曰再看人為飲酒而不敢飲食謂之醉
食封 左氏傳曰有乾 肴乾酒澄端
曰酒澄而不飲鄭玄曰澄清也服整弁者舉與之正 不食
舉止整服臏謂去冠而與禮服也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
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冬職其命之數漢書曰見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來京師曰相禮之言王而相者 銑曰九
賓謂九州也伯史起王命助行禮儀 纓笏帀序巾卷充
街 善曰纓笏也 謂朝臣之服故以冠纓人物
曰東西精爾 序也 漢曰巾盛
言垂纓搢笏垂車之緝 巾巾箱 爾雅曰
於序巨滿於街衢 以箱皆也所以盛書
都莊 五臣作 都莊 雲動野植 遝 風馳 善曰爾雅

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逵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銑曰莊道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馳

倫周伍漢超哉邈矣 於宜 其八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絕莫參其二 向曰倫比伍參也言比周漢之德超然遠美

清暉在天容光必照 善曰清暉喻日喻帝也孟子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趙岐曰容光小隙

物性 五臣作任 **其情理宣其奧** 善曰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觸情遺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良曰言萬物各任其情明理以宣究奧之義

忝國冑側聞邦教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冑子賈誼弔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翰曰冑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士故謙云忝居微冑之先而側聞國之教義也

徒愧微冥終謝智效 善曰微謂微賤冥謂闇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效一官 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也言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五臣無張字 五言

丘希範

善曰劉璠梁典曰張稷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稷霜六切 善曰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 向曰希範時為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王

詰 去吉 **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 善曰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嶢闕於閶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閶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筒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籥竽笙塤篪皆以鳴吹也 濟曰閶闔天

門也鳳吹笙也笙謂鳳故也

輕荑 帝 **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善曰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萇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良曰荑草之初生藉猶鋪也言鋪此荑草藉從上行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次 善曰集本作漬

巢空初鳥飛荇 杏 **亂新魚戲** 善曰毛詩曰參差荇菜荇音杏 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荇水草也

宴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 善曰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 銑曰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親王誰者可寄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 善曰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敬也言天子恩及和睦而設宴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其生命之易投 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荅其義也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善曰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 良曰僧珍為左衛將軍北伐魏故命作詩餞也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南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 翰曰我皇則梁武帝也能至聖之德忘其身用帝堯之心以

安人慇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大戴禮曰由居于水鳥飛于雲 銑曰慇憂也辟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若魏侵掠 推轂二崤

道善作四 揚旆九河陰善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雒田賦曰九旌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向曰古之遣將天子親推車轂送之二崤山名旆旗也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也匈奴入收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也 濟曰三屬甲也選擇也百金言可百金以招士也 戎車

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柳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 良曰細柳亞夫營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於上林也上林即

漢家上林苑也 銑曰

〈文選二十〉 三十九

命師誅後服授律綏荊禽善曰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若有王者則後服注王者則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翰曰言伐若執辭者撻也 函

轘轅方解帶嵩武稍披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轘轅險路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 文穎曰武關在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喉咽 銑曰函谷關也轘轅坂名嵩武二關名盡為中國之襟帶今披解而出也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

濟音亭 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鄭玄注曰北芒在河陽北芒山續漢書 漢紀曰伊水出弘農盧氏 向曰洛陽既所都也芒山故王伐罪弔人於此乎 曰易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注淮南子曰水涯曰厓也 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善曰尚書曰 大告武成也問人勞苦也 望大告武成也 潘岳西征賦曰 將軍武王諸將而還宿衛 譬 班曰 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繳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曰言若平四方必將陪告武成功 自于此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

祖餞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送應瑒兄弟瑒弟璩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音煩協韻 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洛陽北芒 清秝也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亘暨于東垣說文曰家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 翰曰洛陽山名之南山也漢書董卓遷宮室 垣牆皆頓擗

擗音闢 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善曰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荊棘孟子曰太

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五臣作不 善曰國語注曰 山之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 田曰疇 曰一井為疇 老云 也不見耆舊 亂見我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曰遊子 故郭

〈文選二十〉 四十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皆道也言我久不歸此皆不識其有經途也 向曰阡陌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善曰鼓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濟曰言思念平生游 念我平常居五臣作生 氣結不能言 居之處所盡成丘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嘉會難再 銑曰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遇 良曰嘉會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善曰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曹植 蘇武曰人生知朝露 翰曰無終極言長久也

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善曰毛詩曰燕婉之求又曰城彼朔方 銑曰嬿婉歡樂也言我願得展此歡樂也朔方北也 親昵并集送昵尼乙切

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

望若深豈不愧中腸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謂悲苦也 向曰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若深今爲離別豈不各愧於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 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爲雙鳴鳥奮翅起高飛 濟曰北方有比翼鳥今我願爲此鳥施翼於身與之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五言

孫子荊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尋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 向曰子荊仕晉爲馮翊太守時司馬駿爲征西將軍多下官屬送者至陟陽候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

文選二十　四十二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零雨其濛

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子曰餞送也漢書曰

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 善曰養生經曰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咄嗟驚也督行三命謂受命遭命隨命也王弼周易注曰咄嗟歎之辭 翰曰言三命皆有終極嗟我此身安可長保

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 善曰莊子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矣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爲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銑曰七歲已下亡曰下殤彭聃皆壽考若達自然之分若殤者亦及爲壽舉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爲夭

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 良五作優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纆三股索也言禍福之相糾如索相附會也 優糾纆索也糾兩股索纆三股索 此鵩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纆 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濟曰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纆也紛擾猶互起也

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 善曰言天地爲鑪陶鑄萬物居其間一何纖小言不足自愛也鵩鳥賦曰天地爲鑪萬物爲銅 濟曰言以天地爲鑪陶鑄萬物故宜齊同何有大小

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 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乃鄙不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若子不早六作早戒之不以經意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見其理古詩曰此身苦不早 翰曰達人不賤物貴我通爲一觀我覺此道者其不早

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曰中致東塞公曰百姓乖離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向曰唯能察我別離之心可以當取鑒於天 濟曰偕俱也言辭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文選二十　四十三

金谷集作詩 五言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時崇出爲城陽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乂蔡邕陳材碑曰遠鎮南蕃 翰曰王詡西助三公和鼎也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沂水名也

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

陟陽候作詩

金谷集作詩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音眉 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曹子建雜
詩曰離思故難任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 向曰國外曰郊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 迴谿
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善曰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毛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翰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貌 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
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 善曰東京賦曰淥水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鉛街音牙何晏賦曰
揚素波而揮連珠良曰金谷之水爲文如龍鱗激水散石如珠之揮散 前庭樹沙棠後
園植烏椑卑 靈囿繁石善作 榴茂林列芳梨 善曰
上林賦曰沙棠櫟櫧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椑沙棠樹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
翰曰皆果木名園圃也言靈囿美也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也 玄

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 善曰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毛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也
章華臺賦曰歎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讌詩曰但愬杯行遲 銑曰坻岸也顏色也玄醴黑黍酒也
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善曰楚辭曰揚枹兮拊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
仲宣公讌詩曰管絃發徽音度曲清且悲 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 春榮誰
不慕五臣作擢 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 善曰春榮諭少歲寒諭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茂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阮瑀爲魏武與劉
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
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
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時爲小史

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濟曰春草俱擢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諭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
言我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爲都督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
又曰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
序曰謝瞻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盆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爲豫章太守良曰王弘爲撫軍將軍後還被徵還撫軍送至盆口瞻亦將赴豫章二人於此敘別故賦是詩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五臣作及南服 善曰言受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往南
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方五服也曰祇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豫章諸侯之國也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五臣作務飲

餞指途念出宿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爾與爾對筵
援蒼頡篇曰諫也舊知舊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
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銑曰方並也析離也出宿于濟飲餞于禰也
別曠遠也明牧謂王撫軍也出宿此析別也 來晨無定端別
晷有成速 向曰晨時晷影也言來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
頹陽照通津夕陰
曖平陸榜進人理行艫盧 輶軒命歸僕 善曰楚辭曰日晻曖
而下額張揖字詁盧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鑣揚雄答
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濟曰頹陽落日也言輶軒輕舟也
分手東城闉因 發櫂直教 西江隩五臣作澳音郁 善曰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音因
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爲隩 良曰闉城曲隩亦曲也
離會雖相雜善作親
逝川豈往復 善曰言雖有相覲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

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爲疏非也 翰曰更與王雖宣遠與王會故云相離也逝川豈住復嗟時不留也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善曰周易曰書不盡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敎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也說文曰牘書版也 翰曰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楊州有四津方山爲東石頭爲西

謝靈運

故鄉里相送於此作詩 銑曰靈運爲永嘉太守

祗役出皇邑相（五臣作指）**期憩甌越** 善曰役所往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夫蹤州又曹子建詩曰肅駕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向曰皇邑京都也甌越之別名

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善曰吳志曰更增解纜維船索也力贊切西都賦曰纜罷舸 銑曰纜舟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潮將去京其故人不能發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善曰王仲宣公讌詩曰含情欲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 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鄰情已多感歎偶此風物更益難歇言積病是憂慮生之處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

資此永幽棲 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爲棲周易曰日新其德嗟僕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

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前組七哀詩曰歎兮蔑兮何其寂蔑一作歲 翰曰伊推思也資寡欲之理爲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與也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五言

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爲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衞尉事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被白遙光光收朓下獄死 銑曰新亭名范雲代爲零陵郡內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爲湘夫人 向曰瀟湘山名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湘夫人是也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驂兩騑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雲旁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濟曰驂馬餞上也夷猶長望貌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拔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平陽魏郡百姓衆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故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爲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良曰周禮爲廣平太守三十年帶訟一朝斷決鄭籍甚也同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今求爲此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善曰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藉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上空懷離憂

別范安成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懋賓齊代爲安成內史

沈休文

銑同善注

生平（五臣作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善曰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霍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

日每至當別未嘗以爲易向曰言以年之將別離以前期易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執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齊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爲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也持執也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善曰[illegible]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翰曰楚王夢與神女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之心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傷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善作共所知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爲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秦穆殺三良惜五臣作昔哉空爾爲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曰殉無益於彰其善故以空爾爲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貲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肅盡貲賤曰用不訾之臣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美悲切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涕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冢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向曰甘爲殉而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爲人用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善曰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勸勵也 濟同善注

三良詩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同[illegible]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illegible]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illegible]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illegible]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illegible]

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illegible]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illegible]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illegible]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沖 向曰是時之[illegible]以喻己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illegible]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 [illegible]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illegible]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illegible]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illegible]

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illegible]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illegible]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盧 [illegible]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illegible]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illegible]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illegible]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illegible]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illegible]

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
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
外戚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良曰珥插也
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 善曰漢書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
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思歎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善曰廣雅曰藩屏也呂氏春秋曰田贊以上曰若氏
夫偃息之義見未之詳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
幽風曰干木偃息德義文侯為其蕃魏也高誘曰吾希干木偃息以蕃魏也
木偃息之德而畏魏其盡之蕃屏也
笑闕之而畏魏其蕃之蕃屏也
吾慕魯仲連談笑
却秦軍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秦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欲尊秦為帝魯仲連見新垣衍
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乃見新垣衍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新垣衍起再拜謝
垣衍安在吾請去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翰曰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七百五十八 文選 四
當世貴不
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士連者不忍為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旨於當世蓋嘗高節卓卓不羈上書曰不羇之士向曰謂仲連
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曰不羈之士
不受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
受必賞卓然天下不羣也
臨組不肯緤 善曰漢書曰
對珪寧肯分 不善作
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記曰諸侯執珪以朝
人之珪於王者欲加之官以封之以印後仲連受之故不受也言仲連不受而歸
較田單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銑曰組綬
綬緤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
已也思以千本仲連棄已利物以刺貪夫也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 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
曰陳威儀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
赫顯盛皃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雄書曰衆
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羅夾巷銑曰濟濟赫赫美盛皃術
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善曰
漢書贊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左太沖詠史
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漢書曰金日磾賛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
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
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
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元帝封
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世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其館廬也
南鄰擊鍾磬
北里吹笙竽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呂
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鼓吹笙竽毛萇博瑟
吹笙竽為鼓 翰曰
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寥寥空宇內 善作中
所講在玄虛 善曰說文曰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
敘曰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寥廓也楚
辭曰閑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老子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寂
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
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善曰漢書曰
曰時有人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
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
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良曰法言象
論語故云作賦以相如為式故云擬也
悠悠百世後英
名擅八區 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
程昱曰論語曰鄉曰豈有英名哉文帝典論曰寧聞天
下之士咸響於八區 銑曰雄至于百代其德寧名於
八方也思以雄喻約折以諷金張許史之貴當代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傳玄
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二都賦曰白日麗霄靈景於
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
列宅紫宮
裏飛宇若雲浮 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翰曰
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

林 翰曰紫宮天子所居亹雲身高嶺也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

廣雅曰峩峩高也峩與峨同古字通漢書曰鄧宣曰昔侯以使翰曰重高門之地凱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濟曰峨峨高貌自非攀龍客何爲欻許忽切來游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

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翔翱之人何爲忽遊於此欻忽也被褐出

閶闔高步追許由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

宮謂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爲堯所讓由是退而隱於

逃於中嶽下銑曰褐短敝之衣閶闔宮門也許由之節而居之士思越出以遊權勢利祿被褐出閶門追許由之高節而

優之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嵩

嶽向曰振衣濯足欲去山塵也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

文州切詩傳曰震驚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善曰史記曰荊軻之燕與

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翰曰善注雖

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

陳善曰呂[illegible]書曰士[illegible]也[illegible]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良曰荊軻衛人游燕後刺秦王不成故云無壯

士節[illegible]其志氣亦與一代殊此人高眄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貴者雖自貴視

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

貴賤非所賤濟[illegible]漢書曰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濟曰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言君王雖貴荊軻

之狗屠雖賤荊軻乃與其事[illegible]荊軻實思自謂也思濟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善曰史記武主父偃曰大横主父偃曰臣結髮游

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比之

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良曰此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買臣困樵

采采善作樵伉儷不安宅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

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

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曰

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銑曰伉儷妻也宅居也陳平無產業歸

來翳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

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向曰翳依也長卿還成都壁立

何寥廓善曰郭璞曰[illegible]貧窮也[illegible]辭曰[illegible]家徒四壁立[illegible]曰廓空也翰曰[illegible]卓文君[illegible]相如相如[illegible]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

[illegible]歸成都居徒四壁立[illegible]空也

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illegible]籍向曰此上言[illegible]四人皆謂不遇時而貴[illegible]當

[illegible]其未遇時憂在五臣作其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

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周易曰屯如邅如[illegible]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也良曰日傷沈淪於此見志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善曰說文曰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窺不出[illegible]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疏寂貌言士之居

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illegible]抱影而獨倚銑曰士居窮其志[illegible]鳥之在籠中不得志也習習數飛兒落落寂兒抱

影猶隱身也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

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棘之木喻讒佞也計策

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善曰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翰

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善曰國語叔向

曰蜂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禄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濟曰寸禄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交益疎 良曰罹疾時弃賢賤貧賤以自踈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當没**嗟復彫枯** 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以秦王後秦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五刑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必有衰謝歲暮曰咄嗟也說文曰咄嗟驚也王子居易士曰是憂之歎卒倉憤切銑曰此者素管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貴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與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向曰偃鼠鷦鷯取足而已不願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以爲其咎

文選二十一　八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託疾絶人事 濟曰見朝廷貪禄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翰同善注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 善曰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二疏見下注 濟曰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爲名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帳見下注左太冲詠史詩曰朱輪竟長衢古詩曰長衢夾巷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善曰鍾會有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絶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銑曰簪冠以著也凡束髮爲冠故散髮罷官

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 善曰漢書曰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詩曰歲聿其暮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散儲積也

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愚去 善曰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寶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累猶害也愚而多財者之累也

文選二十一　九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善曰胡廣漢官解詁曰建武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清風史書曰…… 說文曰紳大帶也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銑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疏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壞地也咄嘆也

覽古詩　五言

盧子諒

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時爲散騎常侍段末波

爰其才能以道險絕不遠之末波死諶依石
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曰徐
廣晉紀云諶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
投劉琨琨以爲從事中郎後爲段匹磾別駕
嘗覽史籍至藺相如傳
觀其志而其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和氏璧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理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天下所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賈或作價以十五城易璧而賈不傳寶趙惠文王得之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欲與城故云其價得空言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善曰史記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行且也見賣謂空賞已也鄭玄周禮注曰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也子產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奉璧而不與秦恐見賣也不與秦恐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

藺生在下位

繆子稱其賢

善曰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晏子春秋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

善曰史記曰王召見相如奉和璧西入秦鄭玄禮記注曰辭言也莊子曰仲尼伏軾而歎車上橫木也入關入秦也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善曰毛萇詩傳曰揮奮也鄭玄禮記注曰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七首擊秦王中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金柱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舍館廣成傳舍視其璧毀棄之

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

善曰史記曰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濟曰連城謂十五城荊玉謂和氏璧也

爰在澠池會

善曰爾雅曰爰曰也

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史記曰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嚴中于謂趙王曰故進百金於王以交歡入關王列子曰不能負其力漢書曰秦王欲負力爲威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強相如折其端也方言曰端緒也

眥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

善曰說文曰眥目匡也史記曰相如持其璧睨柱怒髮上衝冠毛詩曰乃立衝冠

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

善曰五臣作琴　善曰史記曰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

舍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棱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善曰漢書音義曰棱威也毛詩曰不畏彊禦鄭玄曰彊禦彊梁禦善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善曰史記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比爲屈節也邯鄲趙都也俛低軒車也

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愆

善曰

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
惡言而君畏匿之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
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
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先
愆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翰同善注

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平聲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一奮其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
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
也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甚自愧也

張子房詩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於一時良曰
晉末宋高祖北伐見良廟毀乃修之并命
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遂以和此雖是
和詩而
實詠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銑曰毛詩序曰黍離閔周止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
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無綱紀文章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
綱紀文章也

卜洛易去**隆替與亂罔不亡**

善曰尚書曰周公朝至于洛
師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
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也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為有
德易以盛無德易以衰至於亂道則
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
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苛猶重也禮記曰苛
政猛於虎向曰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
而代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
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
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
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
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
光於白水濟曰天下苦秦猶纏縣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
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
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善曰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
孔安國尚書傳曰天工人代天理官也良曰伊人謂張良也感
延衰期乎天祿良曰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以成命
成帝業工官事庶也扶翼興王使

婉婉幕中畫輝輝天業昌

五臣作帷善曰婉娩和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易曰靈寶曰輝大之業使之師翼其理
銑曰言子房幕中使策謀美貌婉之中使輝明貌
高帝業昌盛也

鴻門銷薄蝕博

垓下殞善作隕字**欃**楚銜**槍**

天說七銜
善曰漢書曰項羽大怒饗士卒明日擊沛公良為沛公見項羽沛公乃
脫身見項羽鴻門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羽不應有項伯公從間道走至軍使良入謝
漢王追羽至垓下諸將皆會圍羽數重不敗漢
羽不應有項伯公從間道走
湯夏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漢五年
薄蝕慘槍皆喻羽也京房易傳曰日月無光曰
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欃槍
亂不測之事
猶落也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善曰漢書曰
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又雍齒與上有故怨上欲殺之以問良
高祖立之漢書又曰上立蕭何為相國故云建蕭宰
洛陽言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雍齒上之所憎
曰雍齒張良曰請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入都長安是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都長安
蜀漢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

肇允契幽叟翻善作飜字**飛指帝鄉**

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

書曰良從谷北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延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鞏允波排蟲飆飛絹鳥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濟曰良嘗步下邳圯上同善往黃石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偈論山天帝居處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善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充武功歌曰漢書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 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請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善曰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善曰明兩慶霄皆謂宋高祖燭猶明也漢德興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奇則焉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明無私來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 翰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喜氣也皆以河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皆以前木高祖曳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見四子汾水之陽言皆過之燭明霄覆也

鑾旍旍五臣作旌**歷頹寢飾像薦嘉嘗** 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謁高祖廟公羊傳秋祭曰嘗 翰曰鑾鈴在車衡旍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頹毀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祭名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 銑曰言宋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之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善曰逝謂死也死若可作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謂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乎詩曰

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良曰作起揆度也子謂子房也言死若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朝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鍚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賈誼曰安女乎射藝之場向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銑曰濟濟粲粲盛貌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

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 善曰瞽夫盲者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瞽無目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跂予望之 向曰瞽自謂言之夫不得觀此盛儀但竦踊企望而已暗時在孫章故云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猶路平直愧自傷蹇跛無良才以辭此謙詞

飧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尚書言哉微哉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欲延首以覜覩覩明帝野田黄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濟曰謳自謂微人而守遠猶由養和氣詠復忘此但以卑曰延首詠太康之道

秋胡詩 五言

顔延年

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良曰同善 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宜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每相匹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苕苕椅桐傾岐俟鸞鳳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氣至而生黍也言椅梧所以屬鳳之來自寒谷待律而成的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懷四合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毛萇詩傳曰懷思也銑曰椅亦梧類人言椅梧之樹常候鳳以栖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夫婦之義相成而合其節也雖自遠而今且相匹也 婉彼幽閑女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毛萇曰窈窕幽閑也 作嬪君子室 善曰毛萇詩傳曰嬪婦也爾雅曰嬪婦也銑曰嬪妻也君子秋胡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善曰傳玄有女篇曰豔華既以豐志節擬秋霜周禮注曰侔等也毛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翰曰峻節高也言節操如秋霜之嚴明豔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善曰…在昔家嘉也…

〈文選二十一〉 十六

燕居未及好 善曰…良人顧有違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良人…又曰良人出…向曰良人夫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 善曰巾幘也…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陳王若王畿…翰曰脫巾謂去田野之服結綬謂仕也…千里王畿…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善曰…昧旦…左右相依而行也 驅車出郊郭 善曰…小人…左氏傳曰… 行路正威遲 善曰毛詩曰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之貌…曰… 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善曰

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岵兮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濟曰余秋胡自謂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同善注言爲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注曰越渡也…山川蒙霜露也…良曰嚴 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 善曰…曰涼愁也…阮籍詠懷詩曰…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 善曰… 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善曰…山川悠遠…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 善曰…莊子…毛詩曰… 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 善曰…毛詩曰日月方除…曰… 孰知寒暑積

〈文選二十一〉 十七

僶俛見榮枯 善曰…冬枯自然之理…向曰僶俛猶須臾也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 善曰…賦曰…止于坐隅… 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善曰…宋玉…賦曰主人之女…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日已寒…毛詩曰…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善曰…役謂入仕歸…還也遵循也 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 善曰…良曰…素秋…也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阮籍詠懷詩曰… 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善曰楚辭曰…佳人…窈窕…銑曰佳人…也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曰　向曰傾城之見人誰不顧故秋胡停轡不進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年往誠思勞路善作勞字**遠闊音形**

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詳情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

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成為親也　翰曰望其妻不前然鳧鳥得水意躍而喜其以目擊其妻欲作心皆亦喜悅如鳧在藻水草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義心情以至之貞潘岳從姊誄曰義心苦調　翰曰路之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寵惡之義也

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善曰列女傳曰潔婦之志也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志善故不劉久留也朅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善曰列女傳曰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悅之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采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采桑者也　毛詩曰行道遲遲　善曰太玄曰閑居而人在堂上故云拜嘉慶妻不在故問母何之

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翰曰妻日暮采桑而歸也

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善曰美人謂妻也昏至謂夫行人已過前持其妻也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　翰曰有懷言夫既見妻自恨之而述其苦

離居殊年載

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善曰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反漢　銑曰豫樂也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將暮　方日晏日之將暮而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向曰每及歲暮常慘悽也秋胡無見日落何以為顏

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善曰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調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欲高張琴瑟之下聲急迫促連琴瑟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天下之事發以急調下必使非絕弦為高張必急曰琴悲因音聲之和急有以悲之也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善曰家語孔子曰終始如一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善曰家語孔子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身鄭玄禮記注曰沒齒謂終身也　良曰君子不明於義誰與偕至盡年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善曰貞女不犯禮以死守義也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毛詩序云召南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詩曰江有汜　濟曰言夫婦之義也以無禮干有禮也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五君詠五首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

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向同善注

顏延年

阮步兵 善曰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司馬昭許之 翰注同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善曰廣雅曰淪沒也 [illegible] 之先名 [illegible] 不動 [illegible] 分明是非謂之識 [illegible] 也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善曰 [illegible] 步兵 [illegible] 不以 [illegible] 良曰照 [illegible] 光也籍沈醉 [illegible] 皆寓寄也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善曰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先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驚駭也 翰同善注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檀道鸞續晉陽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銑曰同善注此延年自況以為途窮者

嵇中散 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 [illegible] 翰曰餐霞 [illegible] 仙若之流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善曰 [illegible]

海太守鮑靚 [illegible] 東海徐寧師靚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 [illegible] 莊子曰 [illegible] 其神 [illegible] 又康著養生論 [illegible]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 善曰 [illegible]

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善曰 [illegible]

劉參軍 善曰竹林名士傳曰 [illegible]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善曰 [illegible]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善曰 [illegible]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善曰 [illegible]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 [illegible]

情自比見謂伶好飲爲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比美

阮始平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翰同善注

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 五臣作人 善曰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實也 翰曰青雲器高大若也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善曰傅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善荀勗所造樂聲高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比天度於勗今天短四分時人服咸之解音臣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漢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濟同善注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鄭人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覯見也 良同善注

屢薦不入官 五臣作宦 一麾乃出守 善曰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向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銑曰屢薦善出一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 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 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也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銑曰研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 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倪張衡靈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向曰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

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嘑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良曰秀昔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戾流兒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詠史詩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銑曰皆邑居豪華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善曰史記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此有百金之才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仕 句曰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 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銑曰甍屋棟也若魚鱗之相次

仕子彯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 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轡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躡躡於鞍馬 良曰颯沓眾盛兒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

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贊辭曰：野處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免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銑曰：此詩獨美嚴公，以譏當時奢麗。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

虞子陽 善曰：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向曰：虞羲，向善注。霍去病爲漢驃騎將軍，以匈奴義，羲慕之，是以詠矣。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善曰：班固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聞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翰曰：旄，旌旄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五臣作窮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善曰：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爲霜。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

飛狐白日晚，瀚汗海愁雲五臣作陰字生。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北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刁彫斗晝夜驚。善曰：羽書，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鐎音遙。銑曰：羽書，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五臣作旌字。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見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吳辭曰：旌旗蔽日兮敵若雲。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

雲屯七萃士，魚麗音離六郡兵。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陳。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聚也。以智力之士七萃聚之爲爪牙。魚麗，陣名。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角橫吹曲，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濟曰：笳，蘆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名。

骨都先自讋之涉，日逐次亡精。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說文曰：讋，失氣也。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王名。自讋，亡精，夫魂也。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脩營。善曰：漢書曰：玉門關。又曰：上爲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銑曰：匈奴破敗，斥候未嘗罷。甲第，官第也，甲乙次第之，甲第，第一之宅也。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爲庾。延年秋胡詩曰：如何久爲別，百行諐諸己。孔叢子第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翰曰：登，升也。言粟多也。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損也。向曰：不陌盛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些。王逸曰：激，清聲也。言衆世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良曰：激楚，楚歌舞也。人既死化，故云高臺傾。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姓名。銑曰：天子思其功德，畫形貌於麒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慕將效之。

百

百一

百一詩 五言

應休璉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五臣作應璩 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與著作李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難處白詩也 向曰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翰曰謂自恨居下流也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善曰韓子曰亂之以名高史記曰蔡澤亦得賓客得列侯次室為高宿二說 明曰侵誣下民國內並韓 濟曰宿久也誣枉也

前者隳官去 許規切五臣作墮 有人適我閭 善曰高密國日長安有賢士失志 良曰嘆空官罷歸里門也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楊惲公書曰酌醴焚枯魚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善曰漢書嚴助為侍中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五常侍為帝承明廬在承明門側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 銑曰明帝在承明門側 蓋天子侍所占之鹽切

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 五臣作所占此土 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 翰曰謂子亦問者之辭也 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向曰此土謂璩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 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藏簡書 銑曰文章不經國也漢書曰嘗或君曰奉之尺之書以使徵

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 章既不經國筐篋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歎譽問者之辭也 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 漢書曰王邑請召賈邑稱賤子 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辭空虛無也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臣作知字 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知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往也 良曰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謂之其於愧不亦多矣皆謂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

遊仙

遊仙詩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文章初為相國掾累遷尚書左僕射卒 銑曰何劭字敬祖贈司空以亂世求仙去世故為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 翰曰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爾雅曰柢本也 翰曰松柏在冬夏青青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彫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 善曰毛詩曰吉士誘之 銑曰吉士夫謂賢人也

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善曰尚書曰無常吉士七啓曰 濟曰玄雲取其高也巖石取其固據也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 文子曰三皇五帝軒天下細萬物上與道友下與化為人 張湛曰上識友者道友或反 呂氏春秋曰君子友以修

德思玄賦曰纘連翩兮紛暗曖說文曰擲使焉也良同善注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五臣作人字樂長懷慕仙類眇善作眇字然心縣遊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遊遠也銑曰抗舉也縣邈遠兒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向曰璞詩類游仙意雖欲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窟五臣作客字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善曰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

蓋蓬生而待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君如也臨源挹清波陵岡掇都括丹荑音啼善曰毛萇詩傳曰荑甚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 良曰陵上掇拾荑草也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凌虛 銑曰盤樂安何也餘同善注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汙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向同善注進則保龍見退為五臣作則字觸藩羝善曰進謂求仕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翰曰見龍觸藩同善注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高蹈風塵外長揖五臣作揖字謝夷齊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退於首陽山璞將高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揖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游仙詩嗟青溪之美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翹迹五臣作跡字企

潁陽臨河思洗耳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銑曰潁陽事同善注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 高誘曰兌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翰曰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啟齒司馬彪曰啟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良曰蹇脩古之賢媒也存在也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善曰陸機

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
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向曰綠蘿松蘿也　中
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
泉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
乘雲凌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瓊蘂渴飲飛
泉　翰曰冥幽霄天
也蘂藥蘂挹酌也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善曰列仙
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
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
詩者歌曰逐乘萬龍轎馳騁九野控轡茶難以佺以析
實方朔曰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罩曰玆才取介嫣劉茅
濟曰赤松古
仙人鴻鳥也　左挹浮丘袖右拍善白洪崖肩善曰列仙傳曰浮丘
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
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
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
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鼻

文選廿一　卅

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
曰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銑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善曰楚辭曰貫澒濛以東
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
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曰帝曰陰
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
更也謝敘也　向曰六龍
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善曰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
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
夫　翰曰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惟恨故歎哀也　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
雲冀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
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葬丘壠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
也　濟曰丹谿仙者所
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五臣作令字
舍善曰魯陽已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遊仙詩

三舍璞愧無此德延
日使反得延其壽也　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陟訝
切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
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附心不哭吒歎聲也楚
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
歎兮如雷　銑曰吒嘆聲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善曰逸迅思拂霄及遠遊
以喻仙者騁輕舉而高蹈
向曰逸翮輕霄天迅疾也言有
仙者之質必好仙者之道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
舟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谷不足容乎仙者
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
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
若汙世　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
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
俗人不足知遊仙之事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善曰珪璋明月皆以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
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井無捐影之譏禮記孔
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　銑曰特達美見珪璋明月

文選卅一　卅二

瑋寶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
受今以仙道于俗不遇此也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
秋善曰言出俗不累於仙而怨天落之又歎浮生之促鎮
潛穎怨青陽之時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楮隱在幽
而結穎也爾雅曰苕陵苕遊仙詩曰苕穎附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
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
矞以素秋則蒲柳先凋青春爰謝也　翰曰穎苕皆草木也
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
及言仙俗殊途
異宜與此相類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善曰悲心
遷謝故惻
心流涕周易曰為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
明吾丹心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使涕淚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暖將為災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
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
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良同善注
吞舟湧五臣作涌字　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

遊仙詩

但見金銀臺 善曰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漢書曰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 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 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五感其頤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 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 善曰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爲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爲友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之弗見乃止 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銑曰五龍同善注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見前金銀臺注漢武內傳西王母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良曰燕昭王使人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漢武同善注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見善作魄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蘇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良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白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氏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濟曰由從也餘同善注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 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至爾雅曰苕陵苕也郭璞南遊仙詩潛穎嗟丸泉女蘿縣鳥松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兎絲也 良曰陵苕草女蘿兎絲也緣於松柏爲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善曰爾雅曰蕣木槿郭璞曰宋者時人以爲蕣華亦曰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銑曰蕣槿花也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皆比人生之短也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王者之靈囿也皆植芳草行已靈液飛生玄鶴林澤天 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之類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喻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傷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記曰食嘗珍知王八珍之義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 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言貴者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同善注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善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載宣其世者甚衆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寡人嘗勞注曰山居爲推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濟曰當塗人謂執事者此解訓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注

詩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良曰：思君天下溷濁，故作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連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罹荒塗之難殘。鄭玄周禮注曰：荒，虛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向曰：荒廢之道，橫絶古今，以喻時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善本作亦浮沈。善曰：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王也。向曰：瓊瑤皆王，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翰曰：木叢生曰灌。

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餱糧。毛萇曰：餱，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秋蘭可為佩，故以間襟也。良曰：菊可以餐，故云餱糧；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也。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善曰：言出遊勞疲，故足力煩跲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也。欲投棄冠簪而隱於此中。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切。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栗曰榛。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善曰：周易曰：井冽寒泉食。廣雅曰：瑩，磨也。銑曰：瑩，清也。

峭善本作峭字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善曰：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濟曰：峭蒨，青葱盛美兒。貞，謂不凋也。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特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良曰：言竹柏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又有好惡屈伸於其間。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患，或彈冠而上升塵埃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莊子曰：彷徉乎塵埃之間，雜亂鞏物之稱，可謂義生矣。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埃，既有慮因有多累。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向曰：謂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吾才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進退自得中道。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五臣作擇良辰。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猶豫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者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蹢同　翰曰夷平也躑躅行貌

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良曰藻水草也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善曰劉公幹詩大廈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子游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　銑曰雲構大廈也幄帳也

激楚五臣作結風字佇蘭林

回芳薄秀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illegible]曰佇蘭皇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illegible]曰秀美也　向曰結猶佇留也蘭蕙香草也薄迫也秀茂之木

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之聲也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　濟清高也毛萇詩傳曰[illegible]玉也翰曰言飛泉落下石有聲也

哀音附靈波頹響

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醇字樸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爲天下澆淳散樸莊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　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前頹之響起於幽深之曲而曾深也　良曰此皆自外而成故云林有假也言貴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

富貴苟難圖稅駕

從所欲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

反招隱詩 五言

王康琚善曰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向曰今古詩英題丁晉王康琚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爲混俗自無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爲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曰伯夷叔齊竄首陽之山老聃爲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濟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爲巢而居其間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善曰解嘲曰當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良曰今謂晉也爲盛明矣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放神青雲外

絕跡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五臣作中宵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蘊懷道藝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楚辭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秋霜之零零兮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大宰薳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　銑曰言山中鳥音風聲足哉悲思霜霑外結寒泉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鵾雞鳥名趾足也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善曰以出仕爲周才渴居爲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良曰從俗爲周才索居爲偏智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

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遊覽

芙蓉池作 五言

魏文帝 善曰：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禪，即皇帝位。良曰：魏姓曹氏。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餘注同。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銑曰：鄴都之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乎中庭。

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善曰：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向曰：卑，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善曰：張衡羽獵賦曰：風御翔其扶輪。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翰曰：丹，赤；華，光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貌。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 五言

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太樂府第。

殷仲文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意益憤恨。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樂府第於此，閩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遊，故作是詩，敘其遊退危懼之情也。銑同善注。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揩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向曰：四運，四時也。準，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翰曰：清秋感人，興高之情可盡於此。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善曰：緊猶實也，言欲成也。濟曰：淒緊，緊急也。

爽籟驚驚，善本作聲字。**幽律，哀壑叩虛牝。**善曰：言風之疾也。晨爽籟而起，其與律衡，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籥管非一，故言爽。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驚，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良曰：爽，清也。籟，風聲物之聲也。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善曰：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無貴，乃浮榮之人，自甘早隕墜也。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善曰：松貞菌脆也。松有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向曰：言己貞正，其循松柏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秋晨也。言秋晨蕭瑟。晨，五臣作辰字。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閒，宰匠萬物之形。毛詩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

謂塵埃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 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栢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賢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蕭憯清也軫車也

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 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 濟曰汎謂玄大設宴席汎博愛也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

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 善曰左氏傳曰孫僑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憲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栢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惑鄙吝祛除泯絕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善曰阿衡栢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爲元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笑我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栢玄也玄爲大司馬以比伊尹爲阿衡也

遊西池 五言

謝叔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向同善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善曰毛詩序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翰曰皆思友之詩也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善曰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算而非我劉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昔頹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眺視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善曰虞謨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也曾重也阿大陵也

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翰曰景昃日斜也其澄華麗也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洧毛萇曰揭衣度水也潘岳河陽縣作詩曰歸鴈映蘭峙止與沚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濟曰蘭止水者有蘭也芳柯蘭枝也 銑倚時行也

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 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良曰美人謂友人也行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

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銑曰謂拒思心不已自誡之詞餘注同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五言 善曰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 音饒 善曰楚辭曰何不時瀛兮遙望博王逸曰其人名也澤中曰瀛羽獵賦曰象龔星之羅楚辭曰蓀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翰曰澤中曰瀛星羅羅夜如燈樹也

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 善曰毛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汝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 濟曰憩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汜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

輟策共駢筵并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 善曰李弘範去字主曰駢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銑曰山椒山頂也

亭亭映江月瀏瀏音留 五臣作颲字**出谷飆**音標 善曰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夙興 向曰亭亭月明貌瀏瀏風聲飆風也

斐斐氣

幕五臣作冪岫泫泫露盈條善曰斐斐輕貌泫泫垂貌翰曰斐斐山氣兒冪覆也岫山峰也泫泫露光盈滿也條細枝
近矚袪幽蘊遠視蕩諠囂善曰李奇漢書注曰袪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囂諠也銑曰矚望袪除幽靜蘊積蕩盈先諠聒囂人意動作也
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晤與晤同古字通向曰晤對也

謝靈運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五言曰應詔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也凡和天子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徵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歆林子曰昔文之符璽以信之末偽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君以黃繒爲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善曰言上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序贊曰名教束物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覽神理方言曰超遠也銑曰此二事蓋爲名教而用之至於大道凡人在神理超遠而已

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善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莊子曰孔子仿偟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軫以表車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若飄然出於塵外王與堯意相合也鑣銜也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山椒翰曰笳笳也大駕行必吹笳稅停鑾鑾也山椒山頂也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善曰吳都賦曰張組帷構赤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于兜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苻稚輕舉乘觚滄溟漢書谷永曰倒景眼倫曹植以山臨水而影在下謂之倒景壽門組組帷也山臨水而影生謂之倒景筵席也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善曰宋玉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皐戶橫璅苻籬也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皐王逸曰澤曲曰皐良曰蕭叢也麗美也江皐江曲也

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桃則華荑與稊音義同爾雅曰墟居也鉄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荑軟(?)也墟丘囿園也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照于萬物無不照也言帝以仁施於萬物咸載向曰皇帝高祖也言帝承陽布化萬物咸昭也

顧巳枉維縶撫志慙場苗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縶絆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翰曰白駒賢人所乘也言己爲人使入仕也靈運志慕隱逸已無維縶之心今乃爲時所縶撫其志實慙場苗之賢託言白駒場苗也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善曰呂氏春秋曰不肖者之工拙各以其宜而工拙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常若此則可得而知矣莊子曰工乎天而拙乎人尚書傳曰巢居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濟曰工巧也拙鈍也言人之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自以拙於逸然將歸於山林而巢居也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蔡邕讀曰引領長謠之志也劉良曰曾則也縈遠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覩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晚出西射堂善曰永嘉郡射堂銑曰射室在永嘉西靈運爲守常不得意作是詩也

謝靈運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步出西城五臣作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巘魚偃
崿五各青翠杳深沈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爾雅曰山正鄣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甗隒蕭該文字集略曰岑
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冥貌也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
巘嶺崿崖之別名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善曰
青翠山色杳闇也
楚辭曰與纁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
直遙遊兮嵐氣青將晉書曰嵐山風也翰曰楓木名曛黃昏
時風山氣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翰曰節時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善曰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
尚猶向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良曰羈雌迷鳥
善物含情尚知勞愛況於人乎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善曰
孫緒云已興明鏡則好醜可見
紅顏不足恃帶緩言身瘦也銑曰華緇鬢謂白黑也

文下二　十二

言老瘦帶緩故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善曰言安
排其不矜也
有斯言幽獨不假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注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
動窮獨而不悶若草木在山中琴書自娛也向曰安排之理空言其
言幽獨不悶是賴於琴
而已靈運以此自釋

登池上樓五言善曰永嘉郡也上樓翰曰
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淵沈善曰虬以宰時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
名緝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
曰蟠龍不居夏曰鳥飛戾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
疾而不聞其詩王逸楚辭注曰止也薄與迫同古字通
驗論語注曰怍慚也濟曰虬龍作虬以潛藏而自保
鴻以遠飛而去患靈運既羈世網故懼虬鴻之義
進

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
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良曰言
進德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
徇祿反窮
海臥痾對空林善曰胡廣曰永嘉郡比說文曰痾病也
善曰徇從也窮海謂永
嘉海畔故云銑曰徇求也
向曰臥病於衾枕昏於節候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此兩句
故云褰開帷簾暫窺臨物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
嶔善曰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
音欽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翰曰聆聽眺望也嶇
嶔山高貌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善曰楚辭曰
高貌
緒風王逸曰緒餘也
也楚辭曰春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濟曰
初景初春也革改緒餘也春為陽冬為陰也
池塘生春
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善曰毛
詩曰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限也禽鳴鳥也銑曰詩豳風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守傷此歌吟也
索

文十二　十三

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毛萇
傳曰離群索居歲月久而難處其心也
向
日離羣索居歲月久而難處其心也
持操豈獨古無
悶徵在今善曰東子因而責影曰最子生今子獨何其無
聞於古而特出於今也
銑曰持操
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
稱為之矣易云遯世無悶

遊南亭五言善曰永嘉郡南亭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善曰淮南子曰季夏之月
時雨乃降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
川澤秋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
晝一曰止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濟曰時覺謂日暮之時竟
也雲歸雨止也澄清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善曰呂氏
春秋曰冬
不用箑清有餘也張載詩曰白日隨天迴㬭㬭負如規
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落峯外隱半

見規圓曰之形也久痗悔昏墊丁念苦旅館眺郊岐善曰毛萇詩傳曰痗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瞀墊弱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銑曰痗病也昏霧墊弱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郭外曰郊岐道也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善曰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廣雅曰漸漬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華也向曰被覆也未厭青春好已覩善本作覩朱明移善曰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爾雅曰夏為朱明銑曰夏為朱明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善曰楚辭曰秋鬱鬱其無快居戚戚而不解物傷於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翰曰戚戚憂思身感此節物也星星白髮之皃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善曰館藥餌止故有衰疾藥餌篇曰餌食也良曰餌食也言不能進藥食故衰疾忽然在此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女莊子罔兩問景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息形影於舊居之山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

游赤石進帆海五言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周覽倦

瀛壖緣而況乃陵窮髮善曰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壽河濡棄地韋昭曰渭汭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顧期要地部曰混山海中有極之北有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博的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善曰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皆黃青銑曰川后波神天吳水伯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而生可食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綃挂帆席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即揚帆也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徙於南溟李巡注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漢書音義曰漲茂盛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涯際也輕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皃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善曰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子牟可悅眷於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議故曰子牟眷魏闕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乃自殺齊田單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銑曰組綬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翰曰善注魏闕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於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不蕩者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良曰矜名貝父免身故於道未足適己則不慮於代故於物有忘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善曰莊子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辭去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銑曰言可用於物且傷害己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餘同善注

石壁精舍還湖中 五言 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向曰言靈運遊山寺也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 善本作儋 忘歸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儋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儋安也 向曰憺然安貌也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行日太陽也楚辭曰暘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 翰曰暘微日落也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善曰霏雲飛貌 濟曰霏日氣也時將暮故收斂也 芰荷迭映蔚蒲稗 皮卦 相因依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illegible] 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良曰芰荷蒲稗皆水草蔓遊也映蔚其色繁茂隱映也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銑曰南徑東扉所居也縱疾行偃臥也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善曰淮南子曰[illegible]猶足也孫卿子曰[illegible]外物輕[illegible]理無違 向曰思慮澹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illegible]劉琨[illegible]都賦王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排也 翰曰言養生不出此術也攝養也推排以求也

謝靈運

登石門最高頂 五言 善曰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駮郭璞游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良曰策杖也絕壁絕也 疏峰抗 五臣本作抗 高館對嶺臨迴谿 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銑曰疏鑿也迴谿曲迴也 長林羅戶庭 六字善本作 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善曰景福殿賦曰欲反[illegible]術 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翰曰術蹊皆山路 活活夕流駛 色吏 噭噭 叫 夜猿啼 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其聲 翰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噭噭猿聲 寒鳥雅曰噭鳴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人嚴君平也沈冥無所錯其數言[illegible]也 良曰自言沈深冥默豈有別理但取守道使不攜離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 善曰古樂府有蓮[illegible]九秋[illegible]蒲相行歌辭曰敷[illegible]楚辭紛紛繁上微青雲[illegible]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荑草之類言心契於道散意於此以為吟也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善曰新序榮啟期行[illegible]老子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天年處順理而安排於事所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游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登虛 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云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銑曰謝靈運所居南山北山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𣙗于南山之陽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細晨也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 善曰曹攄贈石荊州詩曰轍軌石行難窈窕山道深封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究長遠皃玲瓏明暗皃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善本作叢字在冬切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鳥兒鷲在底毛萇曰泉水會也叢與淙同 良曰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泞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升丰容茂貌郭璞曰丰容也 良曰蹊徑蹤迹也 銑曰丰茸盛容也言雷雨所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容 初篁苞綠籜他各切 新蒲含紫茸而容切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竹叢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皃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 向曰竹叢生曰篁蒲蒲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鶾天雞毛詩曰習習和風毛萇曰習習和舒皃 銑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數遊賦曰覽前物而懷之者眷戀也 良曰撫循萬物變化雖歷覽眷戀明猶看視重疊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向曰去人謂古人也但恨不與古人遊於此也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善曰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理誰爲通乎 濟曰言非我情獨爲歎息且賞此發以是理誰能通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五言 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銑曰越度也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善曰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 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胡犬切 善曰廣雅曰方始也 翰曰泫露垂貌 逶迤傍隈隩烏到 迢遞陟陘峴刑 峴今州典切 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隩又大戴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山小而高也峴與現同 良曰隈曲隩崖也山斷曰陘山嶺曰峴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爲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 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 翰曰企舉踵也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 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 分別也 善曰言事與高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辨 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爲美此事深昧誰能辨

也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旣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遣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

應詔觀北湖田收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大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翰曰延年從宋文帝府出河北湖觀收田勤苦擁君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栞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力追切
應司善注
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善曰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游天下皆是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書謂後漢書曰聖德明懋聖謂身為仙賢居穆 良曰軫

車懋勉也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壄五臣作壄字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王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批雉有西一塵晉灼曰壄一石爵也 銑曰帝文帝暉光也虛也須時而動蹕留也
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全較也言上樓看田也映猶蔽也 向曰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
飛奔互流綴綍代廻環善曰陸景典語曰飛車紛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續漢書曰綴騎一百人騎執金吾吳都賦曰紛駒驂煙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紛紛騎也迴環周行也
神行埒浮景爭光五臣作交映字 溢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氏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具行等於浮景與日爭光溢於中天
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

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始春仍化之先言其是觀也
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善曰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輿其陽陸貫處國語注曰積明也山北曰陰 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積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
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善曰賈雅曰攢聚也 銑曰言才華既森霜封真枝故一云攢素森藹謂霜雪兒松柏車亦故云積翠葱芊鬱茂兒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善曰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禮曰仙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豐歲也急要也謂百姓之急若須戒無年之時 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儉歲也息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儉年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善曰毛萇詩傳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曰浹合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阜臣輿輿臣隸

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翰曰屋厚也惠澤至賤者亦及于屬之後筵布於至賤及後宴之延年言謂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善曰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翰曰言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則我愧才未妍美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牽善曰言己才弱而未能及其所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乘變齊凌遽策蹄干謝凌遽新婦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問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而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良曰纏牽馬繮也大長則牽於馬行故人之自言疲弱不能捷凌遽謂凌急而捷遽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五言 善曰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銑曰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善曰莊子曰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鳥四見一列星[illegible]元天山名也漢書讖曰泰山東南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所[illegible]曰[illegible]望見長安吳[illegible]觀浮雲[illegible]縤若許[illegible]詩曰[illegible]元天山最[illegible]在東[illegible]日出則見[illegible]曰元天山名北列[illegible]方也日觀泰山東[illegible]東溟謂東海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善曰[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華山[illegible]削成而四方[illegible]

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 善曰[illegible]吳[illegible]京[illegible]漢末有吳開國[illegible]吳之京[illegible]

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 善曰[illegible]

七十三 文選二十二 主

化造神營非人力能致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善曰[illegible]縣也邑[illegible]社[illegible]也漢書曰元帝[illegible]方望[illegible]邑[illegible]陵寢置[illegible]之[illegible]神[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皆[illegible]五岳四瀆也[illegible]方[illegible]大地[illegible]曰皇[illegible]

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 善曰[illegible]宋[illegible]安[illegible]也[illegible]曰宅[illegible]星緯[illegible]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illegible]也

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坰 善曰[illegible]故里[illegible]林外謂之坰[illegible]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 善曰[illegible]

都賦曰[illegible]路[illegible]左氏傳注曰[illegible]也[illegible]路[illegible]也[illegible]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 善曰[illegible]

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 善曰楚辭曰[illegible]易[illegible]天道下濟而光明[illegible]

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 善曰[illegible]四方[illegible]卜其[illegible]

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 善曰[illegible]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封泰山[illegible]

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嚴耕 善曰空食[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嚴耕[illegible]也

六十八 文選二十二 九二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臣本[illegible]善曰[illegible]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illegible]御水[illegible]曲阿後湖[illegible]胡[illegible]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善曰尚書[illegible]曰歲二月東巡狩[illegible]載[illegible]也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善本作振字）駕望幸傾五州

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illegible] 河圖曰天下九州 [illegible] 尚書有十二州 宋得其七 故謂其五州 [illegible]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 [illegible] 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illegible] 春方東方也 此蓋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 [illegible] 宋得其五州之人 [illegible] 傾心望幸臨之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善曰 [illegible] 山神 [illegible] 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 [illegible]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 [illegible] 山驗 [illegible] 發 [illegible] 令海若舞 [illegible] 山祇山神 水若水神也 [illegible] 山水之神 [illegible]

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善曰 [illegible] 瑤之彫 [illegible] 建 [illegible] 奉朝 [illegible] 尺天 [illegible] 瑤軫一王車也 [illegible] 船也 [illegible] 入 [illegible]

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

善曰 [illegible] 萬軸謂車也 [illegible] 舟也 [illegible] 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 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 [illegible]

五寸長五丈六尺 [illegible] 艘廣一丈 [illegible] 尺長九丈 [illegible] 艘也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彫雲麗璇蓋祥飇被綵斿

善曰 [illegible] 舟行 [illegible] 翼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璇蓋以玉飾蓋 [illegible] 於其上 [illegible] 名祥飇 [illegible] 風 [illegible] 吹使飛揚

江南進荊豔河激獻趙謳

善曰 [illegible] 之女也 [illegible] 楚辭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簡子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清水 [illegible] 中流 [illegible] 兮 [illegible] 將歸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河激 [illegible] 中流也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

善曰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東下 [illegible] 日光 [illegible] 之北有溟海 [illegible] 練金甲也 [illegible]

藐盼（善本作眄字）覯青崖衍漾觀綠疇

善曰藐 [illegible] 盼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畔 [illegible]

民（善本作人字）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

善曰 [illegible] 都野 [illegible] 淵丘 [illegible]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善曰 [illegible] 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 [illegible] 鄭玄曰 [illegible] 之神 [illegible]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善曰 [illegible] 晨 [illegible] 客 [illegible] 長安 [illegible] 雞鳴 [illegible]

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

善曰 [illegible] 長天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闉城曲重門也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

善曰 [illegible] 城隅 [illegible] 也

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

善曰 [illegible] 先 [illegible]

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

善曰 [illegible] 擾擾 [illegible] 莊子 [illegible] 市井 [illegible]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善曰 [illegible]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善曰 [illegible]

開芳及稚節含

彩蚕鸞春 善曰[illegible] 尊賢永照灼 [illegible]

孤賤長隱淪 善曰[illegible] 容華坐消歇 [illegible]古詩曰歡對長苦辛 端為誰苦辛 [illegible]

謝玄暉

游東田 五言 [illegible]

戚戚苦無悰 [illegible] 攜手共行樂 善曰[illegible]

尋雲陟累榭 [illegible] 隨山望菌閣 [illegible] 遠樹曖仟仟 [illegible] 仟仟 善本作仟仟字 生煙紛漠漠 [illegible] 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 不對 [illegible] 芳春酒 還望青山郭 [illegible]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五言 善曰[illegible]

江文通

[illegible]

廣成愛神鼎 淮南好丹經 善曰[illegible] 此山具鸞鶴 往來盡仙靈 五臣作[illegible] 瑤草正翕赩 玉樹信葱青 [illegible]

絳氣下縈薄 [illegible] 白雲上杳冥 [illegible] 中坐瞰蜿虹 俛伏視流星 [illegible] 不尋遐怪極 則知耳目驚 [illegible] 日落長沙渚 [illegible] 曾陰萬里生 [illegible] 藉蘭素多意 臨風默含情 [illegible] 方學松柏隱 羞逐市井

名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莊子仲尼曰爲賢臣於市井以求其蠡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 翰曰隱逃隱也 幸五臣作奉字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五臣作旌字 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詩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自篇也 言承此之末次思託余後車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五言 善曰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爲西陽王 向同善注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嶮字 資岳 善本作嶽字五臣作岳字 靈善曰說 公曰子不同寡人欲封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隱晉書曰周處曰淮陽之地北阻金山南枕靈嶽 銑曰紀表也資藉出也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史記曰始皇表南山顛以爲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向曰終南山爲秦宮觀之表少室近洛王之城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 善曰鳳翔淮海前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乃在建業帝都帶者美言之野外曰坰 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五臣作一 善曰北阜鍾山也 西都賦曰 北阜壁峻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楚辭曰林薄草不叢生曰薄杳冥也葱青茂盛 處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 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上干青雲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 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 五臣作分字 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嶂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銑曰合沓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也 鬱律構丹巘魚偃反崚嶒登在起青嶂 善曰西京賦曰鬱律 爾雅曰山正鄣 崖之名爾雅曰重巘魯靈光殿賦曰岸總而龍鱗 向曰鬱律直上兒山巘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崚嶒疊重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善曰楚辭曰 見山嶺曰嶂 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逢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翰曰九疑山名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 良曰即事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趣 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善注同云此皆假言之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 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其二 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

侶結架山之足 善曰六度集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向曰大覺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侶伴侶也架造廬也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而鳴大此四禪之以隱此山巖之曲 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 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眞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向曰窈冥深遠兒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可欲而近於道 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五臣作其 善曰家語孔子曰與聲之樂 翰曰言志從莊子曰昔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 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 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 濟曰君王則西陽王也羽旆旌旗崇基謂鍾山者此基也

山
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善曰左氏傳楚太宰薳啓疆謂晉侯曰今君若
玉趾辱見寡君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
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善曰楚辭曰攀
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憐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
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山
於焉仰鑣皮苗駕歲暮以為五臣作終字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己於此仰奉王之鑣駕以老終期隨於
此也

宿東園五言 濟曰休文家園

沈休文

文選三十二 廿九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岳詩曰東郊數不豫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遠彼采田言采其樵 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鬬雞東郊道安仁詩云
采樵往東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善曰七啓曰從容閑步 銑曰閑緩
也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茀鬱 向曰
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貌槿籬踈復密荊扉新且故善曰謝靈運詩曰
揷槿當列牖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殷仲文詩曰荊門晝掩 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荊為門扉樹頂
鳴風飆草根積霜露驚麏居雲去不息征鳥時
相顧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麏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
迴首曰顧 濟曰颸亦風也麏鹿也茅棟嘯愁鳥平岡走寒兔善曰任
雪詩曰寒禽鬱雲禽棲鳥竟夜鼓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良曰曾重

皐山也飛光忽我遒豈善本作寧字止歲云暮善曰古董逃行曰年
命冉冉我遒毛詩曰歲聿云暮 銑曰飛光月光也遒迫也日月忽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若
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善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
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陸機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侵 向同善
注曰言我若蒙此藥而頹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斷年也

游沈道士館五言 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善曰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
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恢大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
未充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良注同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

文選三十二 三十

中善曰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西征賦曰窮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然於安學起游身乎九霄 銑曰
銳李函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
宮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向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寧
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善曰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翰曰皆謂秦漢之主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銑曰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五臣
作襟字濯寒水解帶臨清風善曰曹子建閑居賦曰寒風而開衿 濟曰山橫
曰嶂 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所累去非外物為念在玄空善曰
慎子曰大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我

莎此趣然自得不爲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

明來握石髓　賓至駕輕鴻

善曰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明來握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爲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

郗令人徑絕　唯使雲路通　一舉陵五臣作凌字

倒景　無事適華嵩

善曰吳都賦曰遐路絕風雲通張衡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又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言我一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未道也

寄言

賞心客　歲暮爾來同

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　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也言君之年亦已晚此之友人歲暮喻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五言

善曰古意五言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爲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肆丹楊典土地成帝咸康元年立郡領江乘縣立郡領南琅邪爲琅邪郡在濟陽地圖曰梁武改州江乘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　向曰少有才學爲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溉爲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之

甘泉警烽候　上谷抵樓蘭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侵暴北邊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　翰曰甘泉山名近北邊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樓蘭之國警備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本作扺字

此江稱豁險　茲山

復鬱盤

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　濟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山也此比於甘泉上谷

表裏窮形勝　襟帶盡巖巒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西京賦曰巖巒周回　翰曰以此江山而高良也固盡是此山也

修篁壯下屬　危樓峻上干

善曰子虛賦曰下屬江河又曰其上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說文曰篁竹田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盛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

登陴起遐望　迴首見長安

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俾倪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長安遐遠也

金溝朝灞滻　甬道入鳷鵲

善曰漢書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已見西都賦　翰曰金溝引金谷水也灞滻二水名也甬道也在南子曰甬道相連闕名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鳷鵲觀

入霸滻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入鳷鵲觀

鮮車騖華轂　汗馬躍銀鞍

翰曰金溝之水入霸滻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言西京之事此皆觀而作之故望見也　善曰漢書曰霸陵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以財貨自奉車乘朱輪華轂者二十年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曰臣馬以財貨自奉鮮車騖轂者以此也華轂謂以翠羽飾其轂銀鞍以銀飾鞍也

少年負壯氣　耿介立衝冠

善曰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也韓子曰少年負氣也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立節也言少年時壯氣志懷耿介立節天下士之不得志者皆怒髮上衝冠

懷紀燕山石　思開函谷丸

善曰後漢書曰竇憲出塞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銑曰善注懷紀

豈如霸上戲　羞取路傍觀

翰曰壽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　向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及入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重兒戲耳翰曰言我不可如兒戲禮作兒戲更路傍觀之而取笑寄言封侯

者數功所具奇居宜切良可歎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翰曰李廣與衛青擊匈奴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懼見失所欲言得也夫將有大功則封爲侯廣數奇之時良可歎也此借賢之心事以報於戲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顔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皃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還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陣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向注同

顔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曰夜中謂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善曰廣雅曰鑑照也銑曰帷帳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善作翔字鳥鳴北林善曰廣雅曰號鳴也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鷙鳥好迴飛以比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轉力有芬芳猗於綺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善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皃子虛賦曰扶輿猗靡濟曰江妃二女游於

江賓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皃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猶飾成此文 **傾**

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銑曰言美皃傾人之城惑不下蔡之邑由此容皃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爲美行佐主有如此者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爲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 翰曰言臣王初爲金石固交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 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華盛桃李衆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豆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衰落自此始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善曰言繁華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山海經曰牽夕之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銑曰荊杞喻姧臣言因魏室陵遲姧臣是生姧臣則晉文王也

驅馬舍五臣作捨字**之去去上西山趾** 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餓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身亦當然楚辭曰歎搖搖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暮韻篇曰已畢也 向曰已盡也言霜殺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知此乃猶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王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於王乃封纏車萬二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盛同善主故

夭夭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良曰夭夭美皃灼灼明皃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謂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向曰昔夜也

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 翰曰此情相得願爲比翼之鳥雙飛而游

丹青著明誓永世五臣作千載字**不相忘** 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此則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

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濟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
志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竭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猶恨之甚故以
東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 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

春秋非有託五臣作詑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上也 銑曰春秋相代託貴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善曰迅疾也楚詞曰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楚詞曰嚴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至以相代言霜露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同於此乃藉夏生之詞也

朝爲媚五臣作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逢時與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長子吕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 素曰阿曲臂薇也但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善曰蒼頡篇曰懍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皃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变利貨賂獨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

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訴逆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 善曰李斯蘇秦同然法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爲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故云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爲齊所害爲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爲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豈復爲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懍李公蘇子以爲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善曰開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初秋始然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

羣小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將云衷哉懷哉 善曰論衡曰甘議錚辭繁不見信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五臣作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善曰古辭曰鷄鳴高樹顛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向曰微風喻佞臣羅袂令微也明月喻賢王爲專權臣也雞知時若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顔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解薄兒哎之羊孫側渢語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良曰漢都咸陽也趙李甘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作溢字盡資用常苦

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
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
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
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
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
多臣曰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愈善而離
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
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
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
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下生經過虛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
衰暮皆去而望晉 翰曰季良謂魏王曰同善注言雖黃金
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
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善作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太玄

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畛
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
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良曰畛界也阡陌皆道也子母不之子母也鉤帶猶連
綴也瓜有五色也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 濟曰邵平瓜美
足供賓客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
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末美見稱連
畛距阡五色相耀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財易
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
祿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
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相寵乎 銑曰膏以明而
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
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
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

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下
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
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與宋姊曰嘉林 翰曰薇亦藿也
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
也嘉樹謂嘉美之樹
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五臣
作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
交至周流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
而嘆息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行王仲宣詩曰白露
占衣 良曰良辰謂孔平也凝霜沾衣喻以衰亂言和平
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之人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
擢而首二鳴鴈飛南征鶗嗁鴂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
芬芳歇矣所存者鳧鴈耳 善曰楚辭曰鴈雝雝而南遊兮
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向曰鳴鴈飛征喻人
賢臣遠去鶗鴂嗥哀
音喻邪臣讒佞
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詞

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靡字蹇作由古人字類無定
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
調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衰由商聲
用事 銑曰家衰弱由晉語執政是以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五臣作詩書字 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善曰家語子路問於
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
道則袞冕而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
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開
軒五臣作都宇臨四野登高有善作望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
思古之君子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 銑曰言
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千秋萬五臣作百年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善作悞字羨門子噭噭叫今自嗤善作蚩字沈約曰自我

以前祖餞者非一雖或衍溺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望遠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悼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蚩與嗤同 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蚩安可嗤笑也藉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逢池或曰即宋逢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無垠毛萇曰茫茫廣大兒 濟曰曠大莽草也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 五臣作自字

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銑曰鶉鳥時人常候 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鶉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 向曰朔北也寒霜喻讒邪之害人者

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儔匹而俯仰悲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能不憔悴也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翰曰小人計邪以爲功君子守正直以爲常 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善曰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少熱氣也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將移於晉

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 善曰莊子曰志厲青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 向曰喻魏尚有賢德逶迤長遠也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翰曰差馳不齊也

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善曰毛詩曰勞心忉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也 向曰言日月代謝我知也不可[illegible]忉怛[illegible]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善曰古詩曰[illegible]而人莫已知 良曰願卒歡好不見別離[illegible]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 善曰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 五臣作隤

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銑曰[illegible]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善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重首而屈尾[illegible]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 五臣作與 **憔悴使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illegible]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illegible]秋曰古之人有不[illegible]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illegible]翰曰當路子謂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綿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

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爲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沖天翱翔四海

矩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訓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 善曰摯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歸 濟曰蒼黃雀喻衆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爭與衆佞相齊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戮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 五臣作山字 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與己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當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對也 翰曰言思友者與對言抒其心暢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抱樸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輕薄閑遊 五臣作遊閑 子俯仰乍 五臣作作 浮沉 五臣作沈 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 善曰輕薄之流隨俗浮沈大道好從狹路不專正道故趣荒淫言可非其道也毛詩曰書曰從容浮沈與時俯仰 銑曰代人輕薄多附勢阻而從之 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僶俛俯仰也

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 五臣作用字 慰我心 善曰子喬亂化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去不可得也楚辭曰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悲年歲之不留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仰山父衣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銑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 翰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善曰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良曰湛湛水平皃楓木名 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善曰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毛詩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皃駸七林反 銑曰澤畔曰皋青驪馬也逝去也

以喻日去之疾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 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鄀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高唐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謂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善曰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游茂樹夕調乎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澠池之塞力投己澠池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 國策高誘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荒淫謂流所歎者美好色也孔叢子曰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不禁也 良曰朱華喻榮盛高蔡事同善注言君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向曰嬰羈絆也晏晚也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皃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翰曰奕奕長盛皃爛光皃 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 善曰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濟曰蕭瑟寥唳皆聲也 寒商

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詞注曰暖暖暗昧兒 良同善注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宵夜也

夷險難預謀 善作豫字

倚伏昧前筭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銑曰夷平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

頫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稱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 翰曰鄭均同善注言或頫悅鄭生偃息不欲同其爲白衣官也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 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染筆於墨而製作文章

高臺驟登踐清淺 五臣作淺 時陵亂 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驚也

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 善曰曉月魄也書載朔朏以日也 向曰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金石終消 五臣作銷 毀丹青暫彫煥 善曰張揖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翰曰皆不能長久也彫煥光明兒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眄有光華於此事有白首賦 濟曰歡勸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

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切 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 五言

歐陽堅石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勃海人石崇甥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王崇立之由是有嫌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被害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 善無孔字 子欲居 善有九字 夷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時隱南山子欲通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讀通稱也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 書曰乃盤遊無度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善曰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曰子欽曰顛沛必於是也 濟曰何況遭此顛沛亦遇災患者

行乎顛沛納須臾也

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曰衛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曰君之出也臣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伯玉不得與君之亂故策馬從近關出也

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 善曰國語注曰沖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翰曰沖暗謂不明也責咎也言我不知機兆而守安居取害也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善曰潛圖謂潛謀也莊子曰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 良曰禍福之端未明若是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向曰恢恢廣大兒

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 善曰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 濟曰紘維也言欲行者擬足不得安也

下爲六合紘綱繫綱索也言趙王倫綱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 **松柏隆冬悴** 五臣作瘁字 **然後知歲寒**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銑曰言歲寒能瘁松栢時亂則害忠良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善曰淮南子曰河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 **真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 平聲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良曰引大分欲以靳其情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 五臣作嬌 **憐女惻惻心中酸** 善曰蒼頡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 方言曰傳云慈母撫字所愛以苦之鄭玄毛詩箋曰罪念也 濟曰酷苦酸痛也 **二子棄若** 五臣作紐若字 **遺念皆違** 五臣作其凶殘 **凶殘** 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 銑曰言毋亦不見救以棄二子芳貴莫曉殘也 **不惜一身死惟比如循環** 善曰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 翰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 **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 說文曰汍瀾闌干也 汍與丸同 翰曰揮擣也汍瀾涕流皃也

哀傷

幽憤詩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責 向子期思舊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 史遷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爲呂安事連罪收繫獄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祜 五臣作祐 **少遭不造** 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濟曰祜福也叔夜少失父 **哀煢靡識越在繈緥** 五臣作僟解字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闇君越在他竟尸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 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時小兒腹衣 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 銑曰煢獨靡無越於也繈緥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豫 **不訓不師** 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太僕宗正 母孫氏 毛萇詩傳曰鞠養也 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說文曰姐嬌也 [illegible] 向曰肆恣也 [illegible] 母兄之慈 [illegible] 而成嬌不垂言教不立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illegible] 帶 [illegible] 冠也 依憑母兄之寵自放恣其心也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善曰 [illegible] 孟子曰 [illegible] 濟曰抗舉也 [illegible] 尚好也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善曰 [illegible] 老莊之業恬靜無欲 [illegible] 志在 [illegible]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 [illegible] 莊子曰 [illegible] 銑曰老聃 [illegible] 可以全真 [illegible] 守樸守其質性 [illegible] 養其質以全真性 **曰余不敏好善闇人** 善曰 [illegible] 左傳 [illegible] 公 [illegible] 孔子 [illegible] 不敏 [illegible] 子好善不擇人也 [illegible]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善曰子玉 [illegible] 一人 [illegible] 子文 [illegible] 而畢 [illegible] 國老皆賀子文 [illegible]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 [illegible]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 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 [illegible] 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 [illegible] 小人 [illegible] 憂患也 呂安兄巽 [illegible] 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 [illegible] 鍾會 [illegible] 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

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讚呂巽有猜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若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濟謂誅人剎是卑小人也謂鍾會清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愛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彼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統曰大人天子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達包藏垢穢懷納諸戮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感悟思愆怛若創痏

子鄙切 善曰褊心注曰惟是褊心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於恐成為瘡痏蒼頡篇曰痏瘢傷也方言曰千痛也說文曰痏瘢也黃書孝義曰以杖擊人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痏瘢也言向日褊心康自謂也臧否思也然過相痛創傷其害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曰古者民人謗於其君而議於市毛詩云爆爆震電沸騰曰事已謂少過而謗議沸騰也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善曰莊子仲尼曰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亦不傷也濟曰此言已其性常不傷害於物而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然也

昔慙柳惠今愧孫登

善曰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孫登別見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翰曰柳下惠二黜不去康欲去而不得孫登言之不對康將去與之言登默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恧良朋

女六切 善曰爾雅曰恧慙也說文曰宿素也毛詩曰雖有良朋向曰宿心謂平生本心也謂慕嚴鄭之道今負本心矣恧慙也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

銑曰嚴君平鄭子真皆脩身自保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廣雅曰晏如也濟曰晏如細事也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杜預左氏傳注曰以晉國之多虞翰曰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纏此累之憂不可度也

匪降自天寔由頑疏

善曰毛詩曰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良曰匪非降下言禍非降下自天而由我頑踈所致也

理弊患結卒致囹圄

善曰作弊 善曰杜預曰囹圄獄也

對答鄙訊縶此幽阻

實恥訟寃時不我與

善曰言己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毛詩曰縶之維之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翰曰言己對答之辭鄙而不直也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善曰毛詩曰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又曰沮止也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直而為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

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書曰滅恥以云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洗身於滄浪之水豈云能補之也

嗈嗈鳴雁奮翼北遊

五臣作嚶 五臣作鴈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善曰毛詩曰嗈嗈鳴雁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春北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乃也儔匹也

儔等也　濟曰雝雝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濆死曹不曉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云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善曰淹留窮謂因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　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限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權從此信然故不生可為孝矣　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奉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萬石君皆恭慎謹慤安親守榮也

世務紛紜祇攪予　予字五臣作覺　**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　善曰漢書曰戰安於樂上書曰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從容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誡懼乃終其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　五臣作子　**獨何為有志不就**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以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時　濟曰就成也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之草歲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　善曰論語九思難念鄭玄曰懲艾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不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誡而反復心內病之誡勗將來無為患害之事身之本也聲臭於時無使聲臭有也

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也皇甫謐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翰曰使行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閒頤養年壽也采拾也巖岫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吾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為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　向曰照以為丈夫久客妾情斷絕故言當其時也　銑曰言月行疾其光如翰曰四面遷徙故云徘徊也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善曰古詩曰懷憂者歎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宕　善作客　**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五臣作栖字　良曰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　五臣作沈　**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　濟曰清路塵上塵也妾婦人之兼稱也言塵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此思不過浮沉既異會合何時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　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發病　銑曰言夫行十年復忘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以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良曰豺虎喻羣賊會聚害人也患難也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 翰曰荊蠻謂荊州仲宣將避難在其中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戮人多

路有飢 五臣作饑字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善曰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而獨去不復還顧也家語曰文伯之母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翰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 銑曰此說婦人之言時遭此亂夫妻相失世路困窮王守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何處棄子草中不能相全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銑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猶留也

方舟溯 五臣作泝字 大江日暮愁我心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泝流而上曰泝洄 濟曰方并也泝流上行也

山岡有餘映 五臣作暎 巖阿增重陰 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曖 銑曰謂日將沒山岡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冥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詞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

流波激清

響猴猿 善作猴猿 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泠 善作冷字 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 五臣作撫 琴 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 翰曰攝衣去寢衣也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善曰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之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濟曰壯盛也 此象自哀之言

七哀詩二首 一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安平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宗廟喪

北芒 五臣作邙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壘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遙望郭北墓何壘壘 向曰北芒山名也壘壘重冢貌陵即墓也大之兒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 音舞 銑曰漢世主謂漢諸帝恭文原皆陵號鬱膴膴草木多貌

季世 五臣作叢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王仲宣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良曰季猶末也

毀壞過一抔 平 便房啟幽戶 善曰一抔喻少也韓同注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棄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宮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 匣 離玉體

珍寶見剽[匹妙]虜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曰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濟曰珠襦玉匣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襦言遭發掘已離玉體玉體皆貴美之言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白貢禹復奏之議遂罷惠景及太上寢園發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向曰園寢陵旁殿也墟丘也墉牆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盡無一存者 蒙蘢荊棘生蹊逕[五臣作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老切]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掃除也 良曰蒙蘢荊棘茂貌童豎牧豎也 濟曰蕪穢荒穢也 頹隴並墾發萌[五臣作甿]隸[陳字]營農圃 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發發爾私鄭玄曰發伐也發伐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

以贍萌隸 銑曰頹隴頹毀也萌隸下人也言頹隴之處並為耕墾所發下人所營農圃也 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 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方言曰冢大者為丘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涕下承睫 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當不悲乎孟嘗君泣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蕭瑟風聲 西風也秋氣也然則西風謂之商風

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善曰陽鳥鴻鴈也禮記曰孟秋寒蟬鳴 良曰陽鳥鴻也 五臣作收 阮籍云 舒氏云陽鳥春鳴也 禮記曰孟秋寒蟬鳴以寒而聲故曰寒蟬寂寞而無聲 翰曰陽鳥收息其和聲而秋深故蟬亦無餘音也 白露中朝字 五臣作夜結木落柯條森 善曰楊雄蜀都賦曰... 鳥夜蟬宵...

森 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銑曰露結為霜故木葉落而柯條森然也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五臣作沉字 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尚書注曰日行北陸謂之冬 說文曰景日光也 翰曰朱光日也天道冬北故云馳北陸忽西沈言其疾也 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墳 向曰松柏墓木也 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 善曰禮記曰葬於北方 翰曰此言帝室皆荒寂也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蛚[列]吟 善曰毛詩曰肅肅鴻羽 良曰蜻蛚蟲名 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 善曰漢書曰丘隴...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 五臣作衿 善曰古詩曰所思在何許... 楚辭曰...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悼亡也 潘安仁 銑曰悼傷也安仁喪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猶漸也 良曰荏苒猶冉冉也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歸 向曰之子謂妻也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

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廻心反初役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
誰者可語說文曰纓久思也楚辭曰時蹐蹐以淹留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從仕遂復就此實淹留無益僶仰之間且恭朝命廻私心反初役於公役也僶俛俯仰也望
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翰曰
廬宅也顧亡者所行歷也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五臣作迹字善曰廣雅曰
帷帳也髣髴作彷彿說文曰髣髴相以見不諦也鮑田賦曰擢翰墨以舊墓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
餘亦平生所作之文亦有餘跡也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善曰洛神賦曰
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所用之物尚在其壁悵怳如
或存周遑五臣作惶忡直中反驚惕也善曰王逸楚詞注曰悵怳失意也良曰悵怳失志也周章
惶懼憂心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如彼翰林鳥雙棲五臣作飛字一朝隻

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粲田賦曰鷙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翰曰翰
林鳥栖之必得其安亡自此失耦亦如此也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
善曰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向曰比目魚名雙則行隻則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春風緣
隟五臣作隙字來晨霤力救反承簷善本作檐字滴水也善曰說文曰霤屋水流也濟曰隟門
分也霤屋水注引於簷霤滴而下寢息何時忘沈五臣作沉憂日盈積
善曰宋玉高唐賦曰武毅發幾已盡也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缶方有反猶可
擊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衰減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
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
乎命故止翰曰莊子妻死鼓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
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焉也故安仁冀
於情知有時衰歇亦效莊缶可擊瓦器曰缶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善曰室東南隅室之南正門良曰月光入室又發思也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善曰王逸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
庾闡扇賦曰今則蕭瑟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溽暑也而闌希也說文曰溽濕暑也向曰清商秋風也溽濕也
言溽暑之氣有除微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善曰古詩
曰涼風率已厲毛萇詩傳曰衾被也銑曰凜凜寒涼貌也又思人如見夏被單也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說文
曰纊綿也人已亡誰與同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善曰朧朧
曰朧欲明貌也朧朧月光也翰曰朧朧月光也所與同謂其妻也廣雅曰朧朧明也展
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善曰毛詩曰輾轉反側鄭玄禮記注曰簟簟席也毛詩箋曰簟長也翰曰
良曰展轉不安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
莊子曰屍居而寂寞何有曰空委清塵宋玉風賦曰

曰空穴來風翰曰門戶曰室風無以入故曰悲風也獨無李氏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靈髣髴睹爾容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李夫人
死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帳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李夫人之貌還帳坐而步又不得就視銑曰安仁
悼亡李夫人之靈故言靈髣髴睹爾容撫衿
長歎息不覺涕霑五臣作沾字胸霑胸五臣作沾安能已
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弘上書曰累日不食天子曰翼翼之行曰延蘇長歎息涕下霑衿善曰魏武帝短
歌行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已止也中謂衷心寢興目
存形遺音猶在耳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聲
不絕乎耳向
日欲傷夫賦曰悲豔兒之彷彿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曰晉侯
夢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良曰寢臥興起也言其妻之
音謂平生所言聲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
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
子妻死不哭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安仁有哀故上

慙下愧不如古人 **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 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善曰曲秦典略載文本敕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翰曰死生命也長戚憂亦是鄙事 戚若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神武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曰天機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 五臣作列 良曰列列風急貌厲嚴也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己不能庇其伉儷 杜預曰儷偶也 [illegible] 向曰美儷謂妻也潛翳不可見也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善曰毛詩曰何以卒歲 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改凶服從吉也 翰曰改凶服從吉朝政 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 **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善曰毛詩曰 [illegible] 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 **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善曰爾雅曰引陳也 銑曰 [illegible] 言靈筵已除衾被撤去也引陳設也 **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 善曰 [illegible] 良曰亹亹行貌 五臣作愍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毛詩曰泣涕如雨 [illegible] 情而落矣隕猶落也 **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紆結隱軫而多也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善曰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濟曰徘徊不安定也墟亦墓也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 善曰毛詩序曰行邁不忍去 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銑曰徙倚踟躕不進也徙倚立也踟躕不進貌 **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 善曰聲類曰埏墓隧也 方言曰荄根也 翰曰埏墓道也荄草根也隅角也 **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域 五臣作煢煢 向曰煢煢孤兒安何也 言魂魄已散安知其有靈與無靈也 **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illegible]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 [illegible] 常與靈運周旋 [illegible] 朝廷謀廢立之事 [illegible] 廬陵王 [illegible] 徐羨之等使殺廬陵也後有詔令靈運等立廬陵王 [illegible] 曲阿過丹陽 [illegible] 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 [illegible] 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 杜預曰朱方吳也 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向曰曉月發東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曰 [illegible] 川大水 山林谿谷 楚詞曰還顧高丘

泣 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
嶺 濟曰悽悲也從舟行也廣大也連岡平山也 眷言懷
君子沈 五臣作沈 痛結 五臣作切 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割也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
武帝長子即位爲邪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
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稱崩薨屍海內悲涼宋
均曰哀愁也 翰曰君子道消羣使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
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
位追崇王爲侍中王如故也 神期恒若存 善作在字 德音初不忘 善曰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頌示
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心於仲兆斯
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善曰
乃森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
栢森兮成行 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

事見運易爲陳跡而丘陵之間於松栢生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使於晉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楚
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
而出莫知其誰徐廣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良
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同善注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善曰
史記吳世家曰季札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
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
撫墳兮嘉蘇皆莫能知仰顧懷之拜宜武葬詩曰幽念美
昔有撫墳哀今亍 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
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人已夭矣哀傷徒爲也 謂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與賁是
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
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

也通言聰明好古藏謂與羣邪不協
自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
識所將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邪今見已亦復爲斯
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
世業間功名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
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者志之所將然
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未能齊子
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濟曰言其物理
感慟深情定其見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脆促良可
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善曰莊子曰其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也莊子曰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翰曰特殊言其夭常
者爲枉見殺也今已化滅與
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舉聲泣已灑 五臣作灑 長
歎不成章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向曰舉聲請哀泣已下灑心喜鬱亂不成文章
言悲之深也

拜陵廟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冀年上陵歲以爲常魏朝... 江左元帝能修上陵諸侯
抗有漏陵寢事盡哀情而舉非京洛之書
官元嘉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
書曰今漢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
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大
盛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
立祖廟敬明尊親
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銑曰
揭立也園塋皆墓閒道也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
庭 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肆予
商邦承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中周易曰夬揚
于王庭 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奉命之 陪廁
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廻天顧朝讌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鄭玄毛

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延年時廁朝廷
之間爲帝顧遇朝謁之時皆流聖情優也 早服身義重
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深也故以存身之義 爲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
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良曰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
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
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于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途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
一人在位王澤竭盡也
悔吝形生上下不同 物躬懃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曰
孝經鉤命決曰物躬未寧四子講德論曰共有積素累舊之
懽春秋孔演圖曰昌當命昌成封於岱宗宋均曰昌在會之期耳
銑曰躬謂素政井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不損其身榮
高祖積功之恩不易志篤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 恩
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鄭玄注曰漸漬以道發漸乃行戰國策曰田光

文選二十三　三十一

昔武太子既而逢迎却行爲道 翰曰恩惠相合非由漸
喜而進拏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也故云會可致也 夙
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嚴駕備清道之制
而尋臣朝駕皆入待禁城之門以入朝也 束紳入西寢伏軫 五臣作軾字 出
東坰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濟曰寢廟在西也坰野也子曰宣尼大軾不羣東制坐所在也句
曰西寢陵殿也然年自式束帶入於陵殿伏於帝車之軾出
於東坰見陵所也林外曰坰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
得伏軾於帝車之上之言者其榮甚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蔥青 善曰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 景帝作
文曰穹帷帳之冥漠漢書景帝紀作陽陵邑晏曰景帝作
壽陵也邑也南都賦曰草陵鬱以青蔥 良曰衣冠謂
先帝衣冠終歸虛無不見也冥寞虛無也蔥青草木之色 松
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 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也 翰
曰遵循也路陵中路循陵也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善曰皇心謂文

拜陵廟

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輓車茅載客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
曰元帝自度曲被歌聲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翰曰文帝憑陵廟之容見由之物哀歎於心而人思慕被歌頌之聲 萬紀載
絃吹千歲 善作載字 託旒旌 善曰漢書曰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志也又曰聖王
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
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
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濟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
經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旌在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
管之上千歲銘於旌旒之中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 五臣作倫 化萌 善曰
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帝已實雖存其神已遠故曰淪
淪化之萌也 向曰淪謂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諷不歇猶乎
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於化行之道也 幼壯 善作牡字 困孤介末
暮謝幽貞 吉 善曰漢書青衣因禮曰以時也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以年日也未暮謂衰老時也
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以祿報朝也若
時復我的靜貞考之而不使遇文帝之明德也 發

文選二十三　三十二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善曰以車之行諭己之仕也發軌發跡也王武子答
詩曰討然收毀致發軌於先起封禪書曰軌跡夷易易道也
歸軫暮年也楚辭曰崎傾 良曰軌跡夷平天下
軫車也言發不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既役曹以六
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嶇
之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
作銅爵臺鄴中記魏武遺令曰吾歿後人皆著銅爵臺
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
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
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翰同善注

謝玄暉

繐 歲 帷飄井幹 寒 罇酒若平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
繐今南陽有鄧繐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雜構井幹詩
慎曰皆臺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

銅爵臺詩

䩞也 翰曰唯以悵也黑[illegible]於樓上銅雀臺一**鬱鬱西**
名并銅爵妓言珍鐏酒於帷帳前若在生存時也 **芳襟染**
陵樹詎聞歌吹聲之也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 向曰詎豈也
淚迹嬋媛空復情善曰楚辭曰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銑曰芳香也 故人非[illegible]傷其[illegible]而多積淚以衣[illegible]不見君王也 [illegible]
玉座猶寂寞況廼[illegible]
妾身輕善曰易是其[illegible]宋玉[illegible]
[illegible]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天監[illegible]
[illegible]

任彥昇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朝萬化盡[illegible]
猶我故人情[illegible]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
民英善曰[illegible]
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
二三君[illegible]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illegible]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以貴賤變也 **攜手遁**
衰孽接景事休明善曰衰孽[illegible]
曰[illegible] 毛詩曰攜手同行[illegible]
攜手同[illegible]
武帝[illegible]謂遭事梁[illegible] **運阻衡言革時泰**
玉階平[illegible]
[illegible] **濬沖得茂**
彥夫子值狂生[illegible]
[illegible] **伊人有涇**
渭非余揚濁清善曰[illegible]
以渭[illegible]
離情[illegible]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
以遣離情也 **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illegible]
[illegible]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
篋笥善曰[illegible]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善曰[illegible]
戲[illegible]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illegible]
亦如虛舟值觸[illegible]
謂嘲謔之煩也 **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illegible]

雲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寧之事也 銑曰但也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善曰楚辭曰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 王逸曰安意歌吟以自娛也 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琴瑟 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歌樂之日將君疾病之辰也 已矣余何歎殷憂哀國均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君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舂者不相杵 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毛萇曰氐本也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

善曰靈官名曰蔡子篤…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

卷廿三 文選二十三 廿四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善曰…翼翼飛貌 良曰鸞鳥以喻子篤也東行也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善曰毛詩曰…舊邦 翰曰…又曰…歸舊邦也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良曰…方舟而下流…上行曰泝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翰曰蔚草茂盛兒荒塗以喻時亂 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無通也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其歎矣 良曰慨歎也歎封禪書曰懷慕君子…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良曰…時亂人苦亂離相阻隔也悠悠遠兒 濟岱江衡邈焉異處 善曰五臣作衡 銑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衡山名謂荊州仲宣所居也 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於中路遠也言兩鄉相遠不與處也 風流雲散

一別如雨 善曰…曰以燕絕…吳…人…言…雲…散…有雨…也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善曰…左氏傳…人生實難 良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善曰…又曰跂子望之 毛詩曰…佇立以泣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 又曰肅肅…風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善曰…鴈…毛詩… 苟非鴻鵰孰能飛翻 …鵰…飛… 雖則追慕子思罔宣 善曰…

卷廿三 文選二十三 廿五

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 良曰…慘愴…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 …率循也… 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善曰毛詩曰信誓旦旦 …言君子…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善曰左氏傳…同官為寮…晏子…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中心孔悼涕淚漣洏 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 …漣洏…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善曰毛詩曰…君子…如何勿思 銑曰君子謂子篤…言當思此贈之意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追論瑞誅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翰注同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夷滅也 銑曰喪亂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來此荊楚也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遁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宗守謂宗家宗廟所守今則盪失 銑曰宗守謂君守也言盪失頭夫主用遁違也

遷于荊楚在漳之湄 善曰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濟曰荊楚荊州湄水涯也言在漳水之涯岸也

在漳之湄亦克晏處 五臣作宴 善曰毛詩曰式宴以敖 翰曰克能宴安也

和通篪塤 直移 宣 比德車輔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伯仲喻兄弟也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銑曰篪塤樂器喻和也車輔相依以喻己與文始和通友好如此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良曰度用也言用禮義卒獲笑語

庶茲永日無愆厥緒 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無替厥緒 翰曰言冀與文始永日以樂不失其緒業也

雖曰無愆時不我已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止也 向曰已成也言雖與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善曰張衡思玄賦曰何必歸而逝止 詩箋曰勿我居絶我中陽 銑曰言二人同心離別此志將見乎路也 翰曰往止住也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 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子 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 良曰言文始將乘大江揚帆而逝淹留於此南汜

大江淹南汜汜涯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荊州南故也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又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見坐則起

惟彼南汜 善曰毛詩曰

君子居之 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翰曰君子謂文始也

悠悠我心薄 言慕之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向曰悠悠遠貌薄辭也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五臣作哲 銑曰人亦有古人稱也言賢哲之人無不思之

矧伊嬿婉胡不悽而 善曰毛詩曰嬿婉 良曰矧況伊惟也況惟好也何不悽而言天下賢智而無比焉胡何也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善曰毛詩傳曰晨風鸇也 翰曰鸇鳥名也言晨風鳥名其飛疾也 以爲期信也 濟曰雖別之後願託晨風夕逝而寄言以爲期信也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著其永歎又曰慨其歎矣 良曰王室天子也 向曰慨歎也言思懷王室無已而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 善曰毛詩曰良人罷歸鄭玄曰良人謂賢人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言人代天理官 翰曰良人謂文始也天官天子之官言文始在外誰與佐天子之官任乎 向曰良人謂賢人也書曰人求舊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四國方阻俾爾多方 翰曰四國四方也阻險也言四方多阻使文始歸國之藩也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 善曰毛詩曰式是百辟鄭玄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銑曰式法也下國謂文所封之國也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善曰國語注曰虔敬也 良曰無以彼荊夷蠻之民不敬汝德也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 五臣作守 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濟曰所主謂所守之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翰曰潛龍勿用謂不可拔也 言志亦靡差也

悠悠澹澧 禮 鬱彼唐林 善曰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

有澇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取澧水爲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孫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始之林也向曰此言悠遠也澇澧皆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皃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善曰爾雅曰迥遠也良曰同域與荊州同界也邈表迥擇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銑曰允信遐遠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皆託諸絕也銑曰白駒詩篇名言賢王不能留賢賢者棄白駒而去箴戒也前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贈文叔良

四言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爲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翰曰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往也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銑曰叔良爲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鵻說文曰翩翩飛疾皃良曰翩翩飛皃率循也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向曰君子謂叔良隣西隣州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善曰楚辭曰思兮往古翰曰洪渚者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

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翰曰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濟曰敬慎其所行

謀言必賢 五臣作自守

錯 七路

說 稅

申輔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明輔也申或爲車非也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中正輔之志說詞自正也

延陵有作僑肸 五臣作僑游

是與 善曰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翰同善注粲以此事戒叔良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爲來世之規矩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 善曰華實兒越絕書子貢曰聖人見微知著周易知已向曰華兒著明微也言探其情理形兒明須知其暗幾也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也亦須蹈知其微也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善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濟曰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此無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懼乃戒令秣馬食士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須親聽命於蠻荊之外

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天子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翰曰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彼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爲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衆不可蓋無尚我言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良曰天下衆事不可蓋藏無高慢我此言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平聲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以吞舟大國之樹必巨聞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雍門飲馬于淄繩定獲於琅邪王與大后奔於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

子曰吾不如鮑勃鮑勃曰使者爲閒道梧之始邪昔楚與
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
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
梧始生之年也哉雖然是讎也遂與兵相攻也銑曰梧宮
同善注此喩叔良與楚說以從前事 **成功有要在衆思歡** 善曰尚書帝曰欽允
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向曰要王言
成功在乎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心歡也 **人之多忌**
掩之實難 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實爲難也此謂戒叔良以承人意也 若能不忘其所短而掩藏之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 翰曰黑水梁州分野也流猶流也喻荊州也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善曰言汝二國若能卷而來歸則是汝之美也漢書曰巴蜀漢中
二邦若否 善曰左氏傳曰君其否巴蜀國名向曰二國若不
職汝之由 善曰左氏傳曰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否也 濟曰二邦若有不順此職由汝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善曰謂善其使也左氏傳曰晉使叔向對曰民鮮克終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則汝之由也
尚哉君子異于他仇 善曰毛詩曰緬然一遠也鮮少也言行人出使少不留滯者也 善曰左氏傳曰行人使人也尚哉君子能不爲讎也
有終左氏傳曰楚子木語晉武子王曰王子猶當也仇訃也言君子能不見留也
人杜預曰尚上也子曰何以奉使者上也
少克能也言使彼行人
者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善曰言人誰不勤勞我自勸也獨使我有憂
異乎他人之所歸少能不見留者皆彼留也 向曰緬遠也鮮少也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善曰毛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民之多勤
自勤也良曰言人誰不爲國家勤勞無使我獨自爲憂也
勞當自勸遷延使我深憂也
善曰言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銑曰言
在舟 善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翰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非元后何戴張衡東京賦曰元后握乾而出毛詩曰維此君王居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曹公也南鄉謂荊州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善曰豐沛謂譙也曹公所居以比漢高故謂之豐沛都翱翔遊也 銑曰豐沛漢高所居之地喻五官也君謂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善曰四節四時也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斥推也言四時之易相推也
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 善曰熺火其切五臣作熹 翰曰熺炎明也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 玄曰萬舞干舞也中堂堂中也 翰曰萬舞大也
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 五臣作醴 羽觴行無方
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 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 五臣作歸 銑曰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太康
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善曰毛詩曰四牡騑騑 悅五臣作悅 翰曰未央未盡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 善曰說文曰痼久病也漢書曰臣有沈痼之疾 水經曰漳水出上黨沾縣東過鄴縣南入於河 良曰漳水名也竄藏也
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善曰左氏傳曰秋冬季月天地閉藏也涉歷也 善曰楊雄河東賦曰曠十日曠遠也

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臥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跡已十餘旬也邈遠屬跡也**常恐游岱宗**

不復見故人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良曰所親

我身善曰左氏傳萇弘曰今君親步玉趾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卑足來看我故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于日夕情相顧眄敘述憂勤勞也**便復為別辭游車**

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隣新都者濟曰請談至于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

離分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別袂遠哀分離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以春為期死不得見

予陽春向曰問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為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

文善曰說文曰結不解也貽遺也詩以寄歌田曰結不解故遺此新詩以寄懷也**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良曰君之禮也臣之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提時漢帝尚在自勵之義也以勸修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提時漢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秋士悲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寐也翰筆也濟曰言終夜不寐敘意於筆作文**明鐙曜閨中清**五臣作燈

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毛詩曰乃立應門翰曰白露紛以塗庭應門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

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軍事行師所征伐故云出征也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也征行也**涕泣灑**

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歡謂五官也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濟曰言**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氣霜**何皚皚**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霜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貌積雪之皚皚牛哀切向曰言與文帝在軍之時也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五臣作曰緹丹色也善曰說文曰緹帛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語曰君子在朝廷說論立說鈎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罷不覺夜也**君侯**

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董仲舒曰君侯五臣作侯銑曰君侯謂文帝也子不知其雅也**小臣信頑鹵**善曰作魯字**僶俛安**

能追善曰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良曰小臣自謂也言小臣頑魯不及君侯之美毛詩曰小雅斯干勸詠之美也孔安國曰魯鈍也僶俛猶勉也言自謙才不及文帝也

贈徐幹五言　濟曰是時幹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宮名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餘在西故云隔也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垣牆也**拘限清切禁中情**

無由宣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良曰拘限也清切禁之所中情無由宣通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思子沉**

五臣作沈**心曲長歎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
遥望西苑園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向曰寺司也謂其主司之地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善曰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 濟曰塘池源流也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善曰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 銑曰葉木葉也翻翻孤飛兒
乖人易感動涕下 五臣作泣字 與衿連仰視白
日光皦皦高且懸 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毛萇曰皦白也 楚詞曰晞白日之皎皎 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兒 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 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善曰韓子曰宋灪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偏六合羅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 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 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士不得與此於衆物也

文選二十三　四十四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時宗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 平 水中石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毛萇曰清澈也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
擾溺 善作華紛何擾弱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善曰蘋草以喻從弟也 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弱多兒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 豈
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爾雅曰懿美也 翰曰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兒瑟瑟風聲 風聲一
何盛松枝一何勁 向曰勁堅也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
端正 善曰楚詞曰霜露慘悽而交下 濟曰慘悽寒兒端正謂枝色不變 豈不羅凝寒
松栢有本性 善曰家語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此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遁言也 於
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向曰厲足發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徐奮翅羽上出於人也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遊豈不勞苦羞耳與小人群於朝廷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 善曰黃雀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 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翰曰言鳳皇一云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須待也

四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贈答二

贈徐幹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眾星共之爾雅曰粲明也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粲繁多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閒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殺以降由斯不替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閒代行游朝闕之閒夜行喻君於闇朝也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善曰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銑曰迎風觀名言高如雲起而在天中也

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猋與飆同古字通櫺窻閒也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窻也 濟曰鳴鳩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也猋風也風主教令也櫺軒階陛鉤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也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顛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位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也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善曰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跀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跀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跀音刖 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翰曰寶棄謂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也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之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薦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信乎知己 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己入仕也而今知己皆見棄致則賢幹何故云誰不然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谷永曰陛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良曰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澤降以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為憂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五臣作愈**宣**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也 濟曰宣通也言懷良玉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善曰莊子曰親交益踈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翰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

贈丁儀 五言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向曰魏志云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善曰楚辭曰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途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堅冰謂陰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善曰爾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澤也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毛詩曰飭時農夫 濟曰霖雨久溢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也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向曰在貴謂文帝也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 狐白足禦 五臣作御 冬為念無衣客 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陛晏子入見公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於是出裘發粟 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 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翰曰景公事同善注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善曰言延陵不敢於死而見其生者乎故已因慕之親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寧爾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五臣作攬 衣起西遊 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 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難惜不可濟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翰曰逝往也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自 五臣作遂 使懷百憂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

善曰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郡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 五臣作峯 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向曰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牧威震百城 銑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負闕出浮雲承露槩泰 五臣作大 清 善曰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廣雅曰抗擎也槩與抗同古字通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濟曰負闕名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大清天也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樂仁聲之顯融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曰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

也能闡揚天子之恵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産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良曰權家謂兵法也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蹈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丁生怨在朝王子歎自營歎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善曰言歎怨非貞則惟有中和樂職可常也漢書曰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事多所歎譽禮記曰經法也 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所歎譽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然不免為在家故曰歎自營也 翰曰貞正則法度信經常也言二君各為歎怨非正之道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贈白馬王彪 五言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王

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濟同善注甚發憤深誠此詩以贈之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女 翰曰承明門名逝往也將去彼舊疆謂所封國也植雖封藩猶居京師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善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壯也疆謂王所封處 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善曰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 銑曰伊洛水名以喻命見阻於情欲濟川無橋梁也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

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濟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哀兮內傷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於谷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 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空也鬱鬱蒼蒼茂也霖雨泥我言其多也全亦比事且難如之也

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善曰毛詩曰施于中逵軌車迹也毛詩曰陟彼高岡 良曰逵道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迹登其高岡

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 向曰修長也言至雲日者高也玄黃馬病也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 翰曰鬱紆思也

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 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 銑曰親愛謂兄弟 五臣作何念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善曰毛詩曰偕 濟曰本圖相與俱行中間不得俱以此恚也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善曰毛詩傳曰鴟鴞惡鳥也漢書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 銑曰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言小人在道不相容若豺狼當路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翰曰蒼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以喻讒人變亂善惡也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善曰毛詩曰搔首踟躕 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踟躕未進也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兮欲何

留也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頹良曰蕭條草木衰落皃匿藏也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鵻厲疾皃銑曰喬高也翩翩飛皃厲擧也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善曰尚書曰不遑暇食翰曰索求遑暇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五臣作歎]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曰見兒歸鳥孤獸皆得其所而我獨與兄弟離別感此徒懷而爲歎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命而去之感也上違曰我也天神也與我違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同生謂兄弟也皇帝十皇后生任城王彰東阿王植左氏傳曰鄭伯之子皮娶于子哲驩公孫也家本同母兄弟也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朕親郊祀上帝以往域翔遊靈柩言任城王殁於京師故域陵宮在任城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良曰存者忽且過爲亡沒身自衰向曰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須臾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善曰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影響不可追也銑曰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五臣作悲]善曰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聲類曰唶大呼也言人命非金石之堅咄唶大歎息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幬單被也然後展慇勤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善曰古字同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苦自勉強之辭良曰言親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慇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婦人之仁也向曰言若憂思成疾則非丈夫之節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善曰漢書曰倉卒骨肉分離也銑曰倉卒分離復有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善曰班固幽通賦曰天命之可疑向曰言天命不可信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向曰言我壯不死是又虛也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善曰說文曰須臾少選也翰曰言生死之變故在須臾之間百年之生誰能持也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善曰毛詩曰執子之手銑曰言離別無會期執子之手將何時也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善曰尚書曰王其愛玉體毛詩曰黃髮台背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五臣作辭]善曰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銑曰王謂白馬王也玉體美言之故曰玉黃髮壽也向曰言收淚即長路援筆而書此辭

贈丁翼五言善曰文士傳曰丁翼字敬禮沛國人翰曰翼爲黃門侍郎

學植贈此詩以勖厲之爲大度之意

曹子建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塡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在城闕兮銑曰豐美膳食也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良曰隅角也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甾甚富其民莫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向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及無餘者又盡之也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狃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翰曰言豈獨親狎貴遊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甚衆矣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善曰言君子之義休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詩又曰偫偫也一曰具也儲謂畜積之以待無也良曰言君子行信義而美則偫用於時小人則不然有小德不能儲畜發於辭色以自爲大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濟曰不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爲時儒之數以自局促其志

贈秀才入軍五首 字公穆 嵇秀才 四言 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憙

嵇叔夜 銑曰康之兄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言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翰曰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風馳電五臣作雷逝躡景五臣作影追飛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孫該琵琶賦曰初若輕鷁之遠飛向曰逝往也此皆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追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善曰注以凌厲上也言挾上也風俗通曰顧盼也厲以猛也良曰凌厲上屬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善曰毛詩曰君子好仇鄭玄曰載乘也好匹也秀才也濟曰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善曰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阜山也銑曰阜山渠水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銑曰謂行獵也盤于游田其樂只且子余切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良曰盤樂也只且助辭也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良曰迅疾邁行也春木載榮布葉垂陰善曰毛詩曰良曰載則也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兒向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向曰咬咬黃鳥相追逐弄好音也亦如我之思人也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毛詩曰思我所欽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欽謂秀才也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翰曰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浩浩洪流帶我邦畿善曰毛萇詩傳曰浩浩水流兒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士咸切灂助角切山鳥

羣飛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儵䏰遇頎鰅鰫漸離葉葉盛兒奮起也 向曰魚龍游水聲山鳥羣鳴我心懷之 駕言出遊 五臣作游 日夕忘歸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 五臣作饑 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 銑曰良朋謂秀才也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善曰張安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莫憂矣其悲 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善曰蘭圃蘭之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於蘭圃圃秣飼也 銑曰息歇徒華山山名 流磻平皐垂綸長川 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 翰曰流磻謂繳也綸釣絲也流放也平皐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息而漁獵也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嵇康琴賦曰彈五絃之妙指 翰曰五絃琴也 俯仰自得遊心太玄 善本作泰字 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 良曰莊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太玄大道也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在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忘言筌引魚者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向曰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 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剌以施光 翰曰軒長廊之有窗也 微風動袿 闕 組帳高褰 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裾音圭袿或為襟之也悆也

幃禮曰幕人掌帷帟幄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辭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為帷帳也 良曰袿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 旨酒盈樽莫與交歡 五臣作罇 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 翰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 善曰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善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 佳人不在 五臣作存 能不永歎 平聲 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銑曰佳人謂秀才

贈山濤 五言

司馬紹統 善同銑注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為散騎侍郎 劭曰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訪濤為也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 毛萇曰椅梓屬也 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 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彪自託 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善曰蒼頡篇曰凌犯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 濟曰孤危謂生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 助角切 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銑曰也語助辭言昔植於朝陽之和氣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有德藏器以待時而入事君也鸞鷟亦鳳類通言之也 今者絕世用 善作人 倥偬見迫束 口貢 子貢 善曰新語曰楩梓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翰曰今絕於代人所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偬迫束常不安也

班

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録。善曰：非匠及牙曠之識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illegible]。玄禮記注曰：般，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illegible]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illegible]毛詩箋曰[illegible]。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我顧；牙曠不知我音，亦不我録。

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善曰：[illegible]。其為琴瑟雅器。翰曰：有伎能，美[illegible]，若不遇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此我有材不遇時，亦不得[illegible]。

冉冉三光馳，王逸曰：冉冉，行貌。逝者一何速。善曰：冉冉，行貌。得立功立事也。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三光，日月星也。濟曰：[illegible]歎逝者，言時之往者一何速，悲不及時也。

中夜不能寐，撫劒起躑躅。善曰：毛詩曰：[illegible]不寐。古詩曰：[illegible]。翰曰：躑躅，行不進貌也。

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善曰：[illegible]。

書曰：鳴門作[illegible]。孔聖，即周室。周之司馬遷曰：君子不遇時，乃發此。又論語曰：子在川上云：不舍晝夜。此哀年命短促。志[illegible]。

卞和潜幽冥，誰能證奇璞。善曰：韓子曰：卞和得玉璞楚山之下，[illegible]。向曰：卞和知玉，若無卞和，雖有奇玉，[illegible]。人雖有良才，但知難以進也。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善曰：[illegible]。赤水之山，有神人，面如人身，[illegible]。楚辭曰：[illegible]。[illegible]乃明，[illegible]。山海經曰：[illegible]九陰，是謂燭龍。前山之[illegible]。故云願神龍揚其光輝以相照燭[illegible]。山有[illegible]。照其[illegible]。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答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善曰：[illegible]。遠在東壺，吏道迫促[illegible]。

[illegible]曰：周之士繫俗，窘若囚拘。[illegible]曰：吏道理人，之道也，迫促也，窘急也，自謂拘吏無暇也。

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善曰：[illegible]制人。禮記曰：[illegible]。[illegible]憲，法也。翰曰：纓緌，冠纓也。周易曰：繫用徽纆。[illegible]所以繫縛也。[illegible]文憲，法也。[illegible]

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善曰：廣雅曰：恬，靜也。[illegible]。銑曰：恬曠[illegible]。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善曰：毛詩曰：[illegible]。良朋，謂何劭。[illegible]

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善曰：毛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illegible]。[illegible]之詩[illegible]。

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南部縣[illegible]。[illegible]也。

衰疾善作夕近辱殆，善曰：[illegible]。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庶幾並懸輿。善曰：王逸[illegible]。[illegible]致仕，懸其安車。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善曰：散髮，言不[illegible]。[illegible]木林之陰，[illegible]抱杖於清渠之上。

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鯈魚。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善曰：[illegible]。[illegible]桑榆，[illegible]年也。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 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緩躁速也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 銑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於逐功名也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 良曰虛恬謂閑暇也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 翰曰忝辱君祿賜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年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 善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後漢書竇憲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豈楷上表曰爵重才輕 向曰道長謂道德也國家以我為任重從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

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 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謂言明且清也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善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翰曰負乘也小人之事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為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謂比小人居重位為我戒也

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善曰感嘉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向曰貺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賜其詩今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荅篇然何劭所贈是啟發先則辭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能遣遠是違其情也

贈張華 五言

何敬祖 良曰劭字敬祖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安平人長者博學多聞善著述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卷舒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卷舒論其不測

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詩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揚泉物理論曰春氣和其風溫和 銑曰與節偕至也

俯臨清泉湧仰觀嘉木敷 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 銑曰春泳初泮故泉流正可臨嘉木布敷也

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 善曰吳越春秋張華傳曰武侯左氏傳大史克曰奉以周旋 翰曰周旋猶居處也華時封廣武侯故曰西瞻廣武廬也

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善曰毛萇詩傳曰富無謂處有之時能存其無也華居宅也

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 善曰周易曰華好自貴而能位不驕於人是存無也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管氏有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向曰鎮理俗在簡約之道何足摹學管氏樹塞門也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 善曰張茂先荅何劭詩曰自昔同寮寀于今比園廬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踐阼為太子少傅並同寮也 銑曰往時同接故曰同寮之通言

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 善曰尚書曰詢茲黃髮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

暢翰曰倡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濟曰爵酒器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纔步也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向曰何用貴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四言

善曰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安乎**皇聖世**五臣作代**時文惟晉**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以和天下者唯是晉道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獻 善曰言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生乎文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眾也獻賢也 良同善注

閶闔既闢承華再建 善曰謂惠帝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既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 濟曰閶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其一 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向曰明明美帝在上謂天子能俾用俊彥在於左右惟辭也

奕奕馮生哲問迄迪 五臣作門 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翰曰奕奕美盛皃馬生則文羆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為太子洗馬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劉熙孟子注曰鑠美也鄭玄曰鑠德鑠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 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

邁心玄曠矯志崇邈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爾雅曰崇高也 銑曰玄美曠大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羆奉太子之容光也灼灼光貌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游於江潭 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斂翼於江潭文羆吳人故云此也

有命集止翩五臣作翩**飛自南**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翩飛雋鳥又曰凱風自南 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翩飛往南不來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揚駿辟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

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其三 翰曰雙情謂二人之情也 銑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漢書曰蕭育與朱博有隙故世以交為難

者弁千載一彈 也毛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萇曰頍弁皃也弁皮弁也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倘言之 濟曰頍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 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貴齊其歡也班固議曰久曠與及來曠世難年廣雅曰曠遠也 翰同善注

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其四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執又能斷截金石堅甚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 善曰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曰揚雄曰羣黎為之不康詩曰文王既勤止 向曰綏安勤勞止辭也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列也漢書曰蔣大夫百里其人耕則盛稼則曠也 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善曰尚書曰僉曰以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綱紀為政理之為紀也 翰曰僉皆諧

知也𫝊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羆可諳知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荅顯揚天子之美祉美也 疇昔之游 好合纏緜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彦堅書曰纏緜恩好㢑路高蹤 良曰纏緜密皃 借曰未給 亦既三年 善曰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翰曰借假也給猶足也言未為足亦已三年也 五臣作佮 居陪華幄 出從朱輪 善曰漢書曰天子出入作華幄 銑曰居謂在宮朝之時陪太子華幄坐帳也 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驂比鑣 比迹同塵 其六 善曰楚辭曰方驂比轡 良曰驂乘鑣也比迹同塵 銑曰方並也 又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既命 四牡項領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良曰之子謂文羆也 既命出於斥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大也 遵塗遠蹈 騰軌高騁 善曰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 翰曰四子講德論曰手足胼胝 慶雲扶質 清風承景 善曰廣雅曰質軀也 良曰慶雲風皆美之也 嗟我懷人 其邁惟永 其七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 良曰嗟我思文羆長也 否泰有殊 窮達有違 善曰周易有否泰卦 良曰否泰窮達各不同也 及子春華 後爾秋暉 善曰古詩曰春華後爾秋暉 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老也 逝將去我 陟彼朔陲 善作垂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 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 言馮公既往將離去升彼北邊

荅賈長淵

陸士衡

丘也 非 善作 子之念心孰為悲 其十八 向曰非子之父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荅賈長淵 五臣作謐 四言并序 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吳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 向曰前驅也先作洗 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無一侍字 東宮積年 善曰吕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 銑曰散騎常侍侍太子謐食封於魯 余出補吳王郎中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 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也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云爾 五臣無云爾字

伊昔有皇 肇濟黎蒸 善曰爾雅曰伊維也 毛詩曰有皇上帝 翰曰伊維也 有皇謂天也 肇始也 濟救也 黎衆也 蒸衆也 先天創物 景命是膺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 毛詩曰景命有僕 翰曰先天謂天地未分之前 創造也 膺當也 言天地剖判 大命是當乃始為人主也 降及羣后 迭毀迭興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讓能者用 翰曰降下也 羣后君也 迭更也 毁亡也 邈矣終古 崇替有徵 其一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國語臨尹亶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也 韋昭曰崇終也 替廢也 左氏傳曰君子有徵 翰曰邈遠也 終古謂古之事也 崇替徵證也 在漢之季 皇綱幅裂 善曰皇綱已見上也 翰曰皇綱以綱為喻也 季末也 張衡東京賦曰 漢之季世 王綱弛 言漢帝不能掃除也 帛幅裂分裂也 謂羣雄分其土地 火 大 善作 辰匿暉 金

虎曜（善作耀）質（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illegible]傳主有兵亂也濟曰昴宿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故火辰藏暉金虎曜質謂喪亂也）雄臣馳騖義夫赴節（善曰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也翰曰英雄之臣馳走於下義勇之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卅二）（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illegible]于肅諸侯釋位以閒王政[illegible]曰擇會也左氏傳曰曹子謀王室也[illegible]曰天子有難[illegible]諸侯釋其守位輔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泯平聲善曰毛詩曰亂靡有定[illegible]無不事[illegible]國不[illegible]曰泯滅也向曰靡無泯平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以平聲善曰丁[illegible]寡婦賦曰白日[illegible]西墜文曰振舉也向曰曾[illegible]曰日也言譬[illegible]如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善曰[illegible]孫[illegible]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向曰皇天乃眷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啓

土雖難改物承天（卅三）（善曰尚書曰[illegible]王[illegible]晉侯曰[illegible]父若[illegible]事[illegible]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爰茲有魏（良曰三哲開土宇實患難改[illegible]受天命[illegible]）即宮天邑（善曰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illegible]公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illegible]向曰[illegible]）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善曰[illegible]賦曰乃龍飛[illegible]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飛在水[illegible]良曰吳孫權也[illegible]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者土衛吳人故有傳吳之意不定[illegible]本也）干戈載揚俎豆載戢（善曰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卅四）（善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銑曰言[illegible]玩習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天厭霸德黃祚告釁（五臣作[illegible]祖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寶搜神記曰[illegible]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黃以[illegible]黃精[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鳥[illegible]王曰[illegible]也言[illegible]有兆銑曰霸謂[illegible]魏[illegible]王無德乃告其凶釁也[illegible]也）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之位焉翰曰言獄訟謳歌者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善曰魏志曰陳留王[illegible]王宇子也奉[illegible]綏[illegible]策[illegible]位于晉嗣王魏出[illegible]曰[illegible]陳留王濟曰魏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蕃）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卅五）（善曰庸[illegible]國名也岷山名[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三江[illegible]）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善曰毛詩曰[illegible]又曰率土之[illegible]）對揚

天人有秩斯祜（[illegible]善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對揚[illegible]向曰言對揚天人之[illegible]）（善曰有秩斯祜毛詩曰祜福也向曰言對答惟其[illegible]有秩次斯此也）惟公太宰光翼二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為[illegible]）（[illegible]王隱晉書曰[illegible]太宰[illegible]王[illegible]晉[illegible]曰官[illegible]子之光[illegible]祖[illegible]太宰[illegible]太宰云二祖光翼[illegible]謂充為輔[illegible]也）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卅六）（善曰[illegible]曰充[illegible]尹毋[illegible]女也[illegible]子生不[illegible]後[illegible]妻郭槐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illegible]封[illegible]自表[illegible]是[illegible]也帝[illegible]以謐為曾公[illegible]曰[illegible]月毛萇曰[illegible]大也[illegible]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illegible]考[illegible]玄曰戎[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侯于魯[illegible]即謐[illegible]謐為魯公故云纂[illegible]大[illegible]也）東朝既建淑問峨峨（善曰[illegible]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毛詩曰淑問如[illegible]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峨峨高貌）我求明德濟同以和（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左氏傳晏子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孚丘墟也向曰我賈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魯公
戾止袞服委平蛇徒何切善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美兒袞服謂袞衣冠也銑曰言賈謐至止衣冠委蛇
思媚皇儲善曰王隱晉書曰謐以賈后之妹子入宮與殷褒庾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子天子翰曰太子宮在太子
高步承華五臣作華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太子國儲副君洛陽記曰太子宮在東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翰曰謐愛近言謐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也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云下僚
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毛詩曰棲遲遊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異職故曰同林而情異
年殊志比服舛義稠善曰爾雅曰稠直也切也言與賈謐年殊而志相比服雖舛而義相稠故曰年少機長故曰年殊衛為左右故曰服舛也善曰鄭玄曰稠多也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良曰跨越也言同游處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祗承皇命出納無違善曰尚書曰祗承于帝又曰出納朕命向曰祗敬也違避也毛詩曰王命出納無違也
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善曰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漢書曰入為尚書郎中令故云往踐蕃朝向曰蕃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蕃朝
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云中步紫微太子宮也向曰紫微禁也書故云中步紫微
父母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秘書省閣臣聞之尚書省也秘閣則秘書省也濯暉者借光也
入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以秘書所司也
翰曰秘閣尚書所
仰肅明威五臣作威良曰濯云孔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分
敷云匪懼
索則易攜手實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銑曰分別易見集會則難
念昔
良游茲焉永歎白日漸稗毛詩曰茲之永歎平善曰歎山賦曰良游未始向日
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東漢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平善曰漢書注曰云有
翰曰翰筆也齊曰魯公感此分別之事貽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
蔚彼高藻如玉如
蘭善曰蔚文之貌五臣作蘭向曰蔚茂也言辭同文彩燿於玉石之有文彩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雄曰言發文詞燦
蔚美也藻文也比蓋言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惟
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善曰毛詩曰惟南有木曾不踰境
贈詩云南有樛木甘棠比興故以此言賈謐有賢才而不出歸於
不可以踰境金石之貴故萬邦作詠賈謐已歸於本朝故云不踰境也毛詩曰大邦有子
自以爲其美如木謂之南國之樹也言其有賢質也
向曰江漢有木謂人既有美質亦不能踰境
之有美質人之有質也金剛不可變其美若白練不能毀其節而不爲
以志也善曰蓋以金喻堅剛不可變其志
故以金喻其堅也民之胥好狂猾作聖五臣作胥善曰尚書曰維狂克念作聖
成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若善人也言民之好狂猾者爲也善曰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作聖也銑曰言人之自忘其惡而從善則以一相成
之心隱以作聖齊不善人也言謐以作聖爲心者相愛之深
以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善曰儀形五臣作刑
作聖人之道也賦曰我儀圖之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民傅說曰臣聞命矣
曰儀刑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成賞我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五臣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良曰承明亭名
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此詩因以相思之意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嬰纏也毛詩曰駕言出遊徂往也征行也善曰嬰曰纏也爲時網所纏牽也
作他
族親戚弟與兄善曰毛詩曰兄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字
銑曰豈猶豈也豈異乎五
飲餞豈異
翰曰餞送也又曰婉變
居人思紆軫游子情同善曰方言曰紆曲也何古字通文曰軫戾也
力轉
劉熙曰紆軫紆繞也漢書音義曰軫猶結也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鬱愁也 翰曰鬱紆結愁思鬱也 良曰婉孌深思貌君人謂士龍也紆鬱謂士龍兄 明

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銑曰明發初曉時也言紆行遺忘其安寐乃寤寐而起淚下而交於纓纓冠纓也 分

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翰曰長林萬始並亭名 佇眄要遐

景傾耳玩餘聲 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玩貪也 良曰佇立眄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別猶立看其遠影玩想其餘語之聲 南歸憩永安北

邁頓承明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 銑曰永安承明皆亭名也南歸謂弟也北邁自謂也永

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 上協韻如肖也 善曰毛詩曰棄予 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棄予也軌跡也 俯仰悲林薄

慷慨含辛楚 善曰何晏後漢書蔡邕上書曰竊為辛楚 向曰俯仰於林薄泣血連如楚痛也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善曰曾但有悲懷痛戚為之歎含辛酸痛楚也 言和悅樂往歡已絕端哀悼將來憂成緒也 毛萇詩傳曰緒業也 方言曰悼哀也 良曰言往時之歡絕其端也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善曰舒翮謂鵠也毛詩曰鴻飛遵渚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銑曰言我感別之情慘然不能進行故將舒翮思歸樂於其洲渚也 翰曰吾安得羽毛詩曰鴻飛遵渚如鳥分飛慘然不能進行進飛亦如我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 為尚書郎 翰曰顧彥先尼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

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日永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既與比緯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 向曰大火南方星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盛也自南者南方為夏 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

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曜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詰咎文曰屏翳司雨 良曰畢星西方宿故云金虎也謂月舍于畢星則雨師屏翳吐重陰而為雨矣 凄風迕時序苦雨

遂成霖 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預曰凄寒也苦雨為人所患苦也 銑曰凄寒也迕逆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三日雨為霖也 朝游忘輕羽

夕息憶重衾 善曰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毛詩曰錦衾爛兮 濟曰輕羽扇也衾被也言

感物百憂生纏緜自相尋 善曰張升與任彥長書曰纏緜 寒風泲唄人其故也 翰曰感此風雨思好朋友高遠 與子隔蕭牆蕭牆

阻且深 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良曰蕭牆謂牆屏之內也 形影

曠不接所託聲與音 向曰言寄書也音謂信命往來 音聲日夜

闊何用慰吾心 善曰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作層 城夕息旋直廬 善曰漢書注曰直宿曰廬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善曰毛詩曰迅雷風烈必變曹植曰激驚也電光夜中布於目前也 翰 玄雲拖朱閣

振風薄綺疏 善曰說文曰拖曳也振動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房闥內布綺疏 良曰綺疏窗也 豐注溢脩霤潢潦

浸階除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階高也潢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霤潢潦又浸於階庭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沉五臣作沈字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荊徐二州名也 翰曰稼謂田苗也梁潁二郡名言此郡田稼皆沒人之流散泝水上於荊徐二州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濟曰機本吳人其鄉闕多水今此尚為沉潦則懷故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恐為魚也

贈顧交阯公真

五言 善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 翰曰士衡思之故贈此詩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邁遠也為德流清風 向曰肅嚴邁遠也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遷銑曰翼輔發迹於郡連為州陳球拜曰彖灝南裔近撫夜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銑曰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阯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阯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繼夷之地有軍矣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在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亦可為之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善曰古歌曰博游四畢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不帶 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越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海如縈帶亦言度不難也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銑曰言惆悵瞻公真之駕引領望其歸旆旌旗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旗

贈從兄車騎

五言 善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善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 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善曰漢書音義曰翩翩往來之貌王書曰游宦事人 銑曰翩翩游之貌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善曰華亭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抗宅在此谷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抗宅在此谷尋陸機集亦云然二十里有崑山父祖葬焉故機傳曰水北曰陽方言曰婉孌好貌也婉與婉古字通說文曰婉孌慕也班固幽通賦曰黃書亦哀兒曰婉孌好兒谷水山北之地山水以見其志者也髣髴不明之貌謂山水之氣隔如日月其在於目前也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五臣作沈字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也劉熙注曰營魄謂魂魄也左氏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銑曰營魄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也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善曰東京賦曰瞻曹多福以安念毛詩曰寤言思子 翰曰我所敬謂兄也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善曰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萱草忘憂 向曰言安得忘憂之草以冥去心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鳥謂思歸之鳥且有悲音況人豈無

之也

荅張士然 五言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以文章與士衡友善 良曰機務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陸士衡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俯思弔魏武文曰機出補著作游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爲秘閣說文曰玄幽遠也 翰曰秘閣謂秘書之幽邃也 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善作瞑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 眠古眠字 銑曰遑暇也

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翰曰此機從駕出祀祭祀致敬求神祈年豐也

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 善曰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春王圃 濟曰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爲藉田千畝

善曰時春王圃天子游焉消閑樂兒遊躑躅遲行貌時天子藉田躬推千畝

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向曰迴曲渠水也扶持而上也言水在阡上若扶持下上也

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善曰說文曰穎禾末也 銑曰嘉穀謂禾也顛頭也

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 五臣作泉 善曰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 向曰水鄉吳地也 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爲池 家語孔子曰 善曰攀轡 良曰其清泉吳地也

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 良曰戚戚憂也 戚而不樂也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爲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荅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善曰劉楨魯都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貌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善曰毛萇詩傳曰緇黑色 濟曰言塵染衣黑也

循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善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

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隆盛也毛詩曰亂我心曲 良曰使己思益盛心曲亂也歡情沉滯而不起

歡沉難克興心亂誰爲理 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善作游 善曰毛詩曰江有汜 銑曰克可也興起也 濟曰歡情沉滯難起心亂誰爲理之浙江水名言借歸鴻之翼以見所思也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方賦曰重闈洞闥 向曰此詩代荅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閨也

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 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 翰曰婦自借問以爲詩佳人則彥先也眇然遠若在天之末也

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善曰左氏傳 游宦事人 良曰

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書消息 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

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 五臣作括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物合則離釋名曰矢末曰筈筈會也與弦會 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弦與箭筈暫會乃釋去也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善曰漢書韓信曰足下

白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翰曰金石謂堅固也飢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

贈馮文羆 五言 翰曰文羆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詩曰灼彼承華其容灼灼 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羆同為洗馬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善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 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 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 善無此二句 向曰故林太子宮言尚為洗馬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善曰嵇叔夜贈秀才詩曰感悟馳情思我所欽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願言思所欽 翰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思與文羆 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善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 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陰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斥丘所在也 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 善曰馮在斥丘故云翔金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迴城遐其迴深 向曰朔北也使遐遠見向闊也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 善曰張平子書曰戲者不能不苦於言 良曰臨川結謂水聲指威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著颯則風氣 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常者金也 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誡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訊誡也 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善曰尚書曰遠乃猷裕嘉賜 詩曰何用紋我心眞思致款誠好色賦曰恕齋僕兮惠音聲 翰曰夫子謂文羆也茂美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欽誠之志寄惠我音信也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 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 並叔的切 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向曰惄憂心也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 五臣作峙 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自喻雲止猶東岳之不移也 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岳也峙止也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善曰逝猶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居者之志彌生 濟曰慷慨歎息往者之言多感傷自謂也徘徊戀慕居人之志情生謂士龍育生也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 銑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翰曰且同也騑服之馬常相隨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常卿賈謐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歡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 於云切 善曰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銑曰肇始也初創謂草創也絪縕元氣也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 善曰爾雅曰粵於也毛詩曰厥初生民 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 翰曰粵於也伏犧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開也古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 芒芒 五臣作茫 九有區域以分 善曰左氏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曰芒芒遠貌一云芒芒廣見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 濟曰芒芒廣見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 善曰史記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統紀

畫野離疆爰封衆子 善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也 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衆子也衆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

夏殷既襲宗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因堯舜之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 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周繼之商曰祝也

緜緜瓜瓞 徒結 六國互峙 直里 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趙魏齊楚也 翰曰緜緜不絕皃瓜瓞瓜蔓也言六國如瓜蔓之引交互而立也

彊 善作強 秦兼并吞滅四隅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爭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 濟曰彊暴也秦兼六國四方也

子嬰面櫬漢祖膺圖 五臣作應符字 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爲秦王又曰子嬰降沛公於軹道傍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銜璧降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

靈獻微弱在涅則渝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銑曰三雄謂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驕勝僭號稱王驕昇驕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翰曰孫權僭偶帝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善曰世祖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

僞孫銜璧奉土歸疆 善曰僞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

子也孫休死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濬受皓之降左傳曰許僖公面縛銜璧 良曰僞孫謂皓銜璧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之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口銜也

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善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麗與離古字通也 向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況陸機自吳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女殷商

鶴鳴九皐猶載厥聲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 銑曰鶴鳴九皐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

況廼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後漢書馮衍說鄧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康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班固漢書曰撫翼其宰庭也宰或爲案非也 翰曰旌招賢之旌撫奮也宰庭天子之庭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故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濟曰儲皇太子也言擇任賢良以爲左右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善曰鸞乃神靈也毛萇詩傳曰英英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良曰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 善曰謂爲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當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鞸[illegible]曰鞸以象裳色 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時爲大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故冕丹裳大夫之儀服

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如蘭蕙大日則取其道德之芳也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 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閈鎮我北疆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帝弟吳王晏出爲大將軍以鎮吳機爲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

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作弼謂爲吳王郎中令也 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歸吳故云旋反桑梓爲帝弟之輔弼也

或

云國官[五臣作官]清塗攸失 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 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爲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卅七] 善曰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灑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陳大丘碑曰澹然自逸 銑曰吾子謂機也先然肅敬之皃言雖失清官之塗而處肅敬自安逸也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捷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 銑曰廊廟君之居臣觀覲之所故曰俊乂是延也尚書曰俊乂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向曰乂理也廊廟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之材是進用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善曰方言曰擢拔也 濟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爲尚書郎國吳國也言拔擢從吳國遷爲此官 齊轡群龍光讚納言 善曰謂爲尚書郎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韋昭曰比群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陛爲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 良曰群龍喻群賢也翼明也謂尚書郎與群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

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卅八] 善曰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禁殿上闌軒上板 向曰闥門也華軒殿上曲檻也珥執也言執筆於省闥執筆殿上以侍天子也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 善曰左氏傳臧紇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 濟曰繾綣昔爲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爲太子洗馬繾綣不離散皃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步迷]舞韶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 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以自嬉娛也 脩日朗月攜手逍遙[卅九] 朗明也逍遙遊往也 向曰脩長朗 自成[五臣作我]離群二周于今 善曰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群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銑曰機與興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 雖簡其面分著情深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

贈陸機

書曰分著丹青 翰曰簡別者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 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 濟曰超謂爲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慰我心 發言爲詩俟望好音[卌] 延頸懷之好音 善曰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毛詩曰誰謂 良曰發言寄志爲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几詩也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疾登切 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誡機也 立德之柄莫匪安[宣善作]恆 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恆德之固也 銑曰言立德權柄安守其恆恆常也 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宅耕切協韻] 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賞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爲橙枳言人亦同是而易 翰曰甘果木名以移而變恐人故引爲戒 崇子鋒穎不頹不崩[卌一]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蔡伯喈答司馬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濟曰崇顯道德鋒穎切使剛頑也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四言

潘正叔 善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以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太常卿 良同善注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札來聘於晉仲尼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陵爲東南之美也 顯允陸生於今鮮[五臣作尠]儔 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也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詩曰羅翼陵高蹀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之故作者舉以鱗翼謂隨事宜以用之也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卌二] 善曰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爲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濟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丘皆古書也晏晏容與皆游放之皃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閒美者班孟堅西都賦曰隨侯明月錯落其閒崔豹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杜預左氏注曰融朗也良曰瑜玉之美者隨隨侯珠也王以喻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加學亦如之也

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乃善作迺　善曰[illegible]　向曰秀才賓貢須芳風　翰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洗馬爲東宮洗馬爲太子羽儀也玩習也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才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泳之游之又曰挹酌也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曰中猶虛也　銑曰泳游讚演挹酌也沖虛也言游詠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崑山何有有瑤有琨善曰說苑曰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對曰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翰曰崑山喻吳郡也瑤琨皆玉君子比之美者　文曰瑤玉之美者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元康初拜太子洗馬諸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陸士衡荅賈長淵詩序曰東宮積年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注曰僚同官也　向曰僚官也正叔爲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爲近臣也言有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

于涉素秋子登青春善曰素秋謂[illegible]青春謂[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以素秋[illegible]　愛謝　良同善注

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　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翰曰無老成人之風而廁列日新之德　向曰正叔自云愧無老成也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善曰毛詩曰祁祁[illegible]毛萇曰祁祁多也　良曰大邦謂吳也桑梓機生處吳王郎中令故云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善曰毛詩曰穆穆[illegible]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銑曰穆穆美也伊是也謂美是人爲吳國紀也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

俯僂從命奚恤奚喜其四　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翰曰俯僂身也言每身從於王命無喜憂於懷也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以飾車馬而行也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illegible]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　良曰星陳言早發也脂膏也以膏車也轄車鐵也

婉孌二宮徘徊殿闥善曰[illegible]

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　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善曰[illegible]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善曰[illegible]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善曰[illegible]

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良曰[illegible]

贈河陽

五言　向曰潘岳爲河陽令　故不言名

潘正叔

生化單父子奇治東阿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　善本作處　[illegible]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東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民東阿大化

翰 銑曰宓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 桐鄉建遺愛武城播絃歌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眞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 翰曰桐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主祿播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爲業或以絃歌見美以喻此四賢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善曰驥龍喻岳也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繼以馬於平路躍潛龍於大波喻得金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 五臣作寄 善曰岳字辟賈充府出爲河陽令晉紀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曰東方朔曰漢大三河之地也上黨以西 良曰鉉鼎耳喻也岳二十爲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

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 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摛藻如春華 向曰馥香摛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摛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善曰風俗通曰大尉掾包咸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銑曰沂美諸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 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爲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善曰潘正叔贈陸機詩曰習于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尸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翰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群賢合成於國也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善曰游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皆闕也鱗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子皆無仁義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

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 奴來切 善曰漢書曰龔勝龔舍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向曰膏蘭爲物以明燭脂以香燥自致銷鑠不辭其勞賢能爲理亦膏是也孰誰也 王侯厭崇禮迴跡清憲臺 善曰漢書曰君厭其明之盧張孟陽觀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 銑曰王侯謂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爲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憲臺即御史署 蠖 紆号 屈固小往龍翔乃大來 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言身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 翰曰蠖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皋陶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濟曰協合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 良同善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向同善注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爲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 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有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 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 善曰漢書曰崔夫實雙而人相得歡其無厭左氏傳臧孫曰繾綣從公無通而外毛詩傳曰謝同從之 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闇劣頑鈍親密而官爵乖遠從之末由禮隔也 且有家艱 善曰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 命又濟曰歷試謂歷職言雖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歷試無效 心存目替 善無此一句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辭也 良曰替發也心常存於何王而日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大清列宿曜紫微 善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 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宫也謂列宿曜之 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 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東衛陳公諫曰褘褘皇闈公寘省之 銑曰赫赫盛貌謂晉朝之盛闢闢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 善曰吳質荅文帝牋曰曹子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然飛鳳翔實其分也 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皆喻君子得用 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善曰鸞鳳以喻王何也蘭若喻中書也王逸楚辭注曰蘭若以喻君子漢書曰長離前掖光耀明 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 濟曰離之精爲鳳鸞喻君子也蘭若比中書省揚謂揚舉光風以生光暉也 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 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賦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曄以四張 良曰玉階丹帷皆太子之殿庭 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 向曰璫耳珠也冠上著璫煌煌光也言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 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望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表曰陽翟門蹈矣高蹤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銑曰此榮非我所冀但繾綣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難可追攀也 臨川靡芳餌何爲守空 善作空字 坻 善曰歸田賦曰臨川以羨魚芳餌以喻今臨川以喻仕也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莊子曰任公爲大鈞犗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翰曰餌釣肉也坻河岸也言若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己也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萇詩傳曰逝往也 濟曰咸時出爲冀州刺史行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也 違君

能無憾尸素當言歸 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 良曰鄭君豈能無慚恨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

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 善曰琴賦曰[illegible]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篳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 向曰蓬蓽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飢也

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 善曰蜀書諸葛亮與李豐曰臣職頗之罰恐未有云補 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濟曰云有也云補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善曰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瑕摘釁掩其弘美左氏傳曰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營體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爲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荅傅咸 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蓋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向同善注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 善曰素絲以喻己寒女以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雖爲客猶[illegible]七言曰皦皦[illegible]絲良獨子曹植[illegible]賦曰顧同余於男女 銑曰皦皦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喻貧賤者謂己賤而負美才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善曰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illegible]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 善曰言歲之暑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 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承暖所以多感也

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 善曰衣工喻傅咸也張衡觀舞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者人之寒如遺者也

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 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 向曰言人不能反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

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善曰言已朝餐而不救飢猶居貴而遺救賤 銑曰朝餐謂成伏食賤也曷何由知我飢者刺咸不恤己及人也

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善同向注 向曰集云爲顧彦先贈婦二首爲婦荅亦二首此是婦荅而云贈婦集者誤也

悠悠君行邁煢煢五臣作熒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 善曰上林賦曰妖冶嫺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艾子子者女工也別於男也 濟曰粲粲然也妖冶美兒粲粲衣服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

粲粲都人子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善曰雅謂嫻雅也詩曰自南于注也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秦策司馬憙曰趙佳麗之所出焉乃口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識也 良曰京室總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己賦曰蒙君子之[illegible]愛無過望之殊恩 翰曰身蒙眷顧言大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徒不敢望望如此者也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 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爲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爲水 銑曰言夫在京所見皆難爲容飾也

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 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　向曰思心畏晚也言公子貴及其時鬱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步爭貌纖纖謂佼都美人也灼灼盛貌麗春如春華之美

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劉古今注曰總章帝宮人向衣能歌舞一時絕紹孫盛晉秋倬嗟嘆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　濟曰西城總章皆出伎樂

鳴篁發丹脣朱絃繞素腕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各伸撥曰膠結斯良曰篁笙也朱絃謂筝瑟也素腕在上彈故云繞也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霞散華容溢藻幄哀響五臣作音**入雲漢**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回雪但相係譬若電揮事宗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各神賦曰華容婀娜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孟子曰辭或舉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皆秦之善歌者　銑曰裾擢動陸渾轉徽速猶雷霧矣華陛謂舞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希通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纂也　銑注問善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謂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存先聰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作指北极星右氏星謂曰軒轅龍體于右帳此唯取衆媛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右也能色多玄故取以首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己也玄龍喻美色言棄不移之人而問美豔之色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善曰詩序曰毛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濟曰時暮謂老也使何言自棄也言容華零落失理當見賤也

荅兄機 五言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以贈雲故有此荅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善曰蹉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恨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美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見長也

銜思善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善曰毛詩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翰曰邁行也興言謂思臨觴言在臨觴也飲臨觴對不足毛詩曰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善曰言己入有絕濟而可旋行無河梁可步也韋昭漢書注曰直度曰絕濟度也楚辭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無梁　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無橋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善曰言己之形雖留而神往同逝言之感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濟曰言吾身與其子相得而不相見也商辰星也如參辰之不相見也

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善曰言己與兄同得之義若銜軌而不同迹牽牛有名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翰曰銜軌謂車也牽牛星名也牽牛星如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銜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

荅張士然 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故荅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北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海通皮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思子南注曰叢木曰榛　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榛也

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爾雅曰循從也銑曰脩長窮極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善曰漢書曰蕭何後拜豫州刺史威厲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頑有良鄰則

見君子也　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益親善之聲謂吳漢之異　歡舊難假合風土

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城善作　髣髴眼中人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邁眷眷懷苦辛　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辛苦　良曰眷眷顧念之貌也

荅盧諶　四言并序　善作并書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以爲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爲并州刺史與盧諶觀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中郎匹磾領幽州辟爲別駕諶贈詩與琨故有此荅琨竟爲匹磾所害也　良曰善注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

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五臣作喜　善曰張平子書曰披讀不能不若然言章重仲舒封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徒玩弄也　向曰田常自悲閱文　歡然以喜　此一句五臣無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辭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　五臣作喜　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阮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著頭篇曰曠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信命首云壽夭信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首云壽夭信理者云是非信心者云逆順信性者云安危則謂都云所信云不信眞矣矣莊子曰奚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爲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以縱誕恭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爲厚薄哀樂不關於人　自頃輈張困於逆　知由

亂　善曰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輈與侏古字通　國破家亡　五臣作家國破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曜于祭攻長安愍帝之下詩曰未報已滅我門二族俱覆三孽並根　塊然獨坐則哀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此二句善本在負杖行吟之下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濟曰塊然獨居憤兩集　兒哀謂哀其家國之喪亂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疢病也　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一日累酒破悲涕以爲笑推一世之憂求少時之樂猶欲以一丸之藥而銷經年之疾豈可得也　夫才生於世

世實須才　善曰故云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名爲世出　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良曰郢楚也隨國也和氏璧天下所共寶也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寶也明珠隨侯所得出隨其寶玩亦不專在於楚與隨此喻諶亦不得獨留於磾處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作耳　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不也　銑曰聃老子至於分析始知彼爲虛妄也　昔騄驥倚輈於吳阪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善曰戰國策楚汗明說春申君昔騏驥駕鹽車上吳阪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己也今僕至也曰父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思作嗚玄賦曰馬倚輈而俳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地名

曰寶零瓶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郵無恤驛
比事也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騕褭良樂之
所急也翰曰騏驥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昔人以驥馬
駕鹽車馬困頓不肯行遇孫陽以見焉揚首而天下驥
此喻琨不能知諶
而能擇知之也
百里奚五臣有非字愚於虞而智於
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善曰漢書蒯通說
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濟曰今君遇
之謂諶見用於匹磾也戒令勉力無二心也不復屬意
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善曰鄭玄儀禮注曰次第也良曰少才
琨也琨自言文章以錄無次序也
想必欲其一反故稱亦恐指送一
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善曰稱旨
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過也久濯不還拔未浪見多
感恨之言也向曰諶寄詩於琨故亦思一報一反報詩以自感此
琨故稱遣資報此一篇言己
詩鹵拙但足益卿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曰上九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陽爻在六
謂乾上九也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
爻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而有窮厄之災乾象棟
傾坤儀舟覆善曰乾坤當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
策蘇秦謂公叔曰寒者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翰
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皆晉之顛亂橫
厲糾紛羣妖競逐善曰言劉聰之橫逆也橫厲猶橫猛
厲也糾紛亂兒也楚辭曰權舟航以
揚厲也後漢書曰四方蜂起羣雄競
逐濟曰陽厄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火燎神州
洪流華域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
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
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翰曰神州華域皆帝都也洪
流大水也喻羣賊擾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猛火之漂焚而為
患於其中國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

目善作痛心在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
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生長貌皇大也哀我
大晉亡而荊棘皆生禾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天地無心
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所以不仁也同
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曰塗道淫過
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
數人乃盜賊為禍受福
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蕊夏落
毒卉冬敷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蕊以喻晉朝毒卉
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也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
其都邑英蕊以喻賢良也毒卉以喻賊也夏落謂賢者夭枉冬
敷謂賊寇強盛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
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
銑曰龜玉者國寶也以喻晉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
匣而今毀之者
輔佐之過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也言天
地不受萬物頌子犯之芻狗也然此其與老者不宜彼美
而此知耳翰曰芻狗草狗也祭者所於地以祈福其祭也
拔之則棄而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推者取爨亦猶晉
盛人所貴及衰人所棄
故云此最得其理咨余軟弱弗克負荷善曰漢書
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
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歎庸弱
不能負荷國家
之事使存與也愆釁善作亹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
建禍延凶播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威之不建謂為
聽所敗而父母異害也凶播說自謂也言遭凶禍而暴聲播
曰播散也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衛國孝
不能存家是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大尉
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遭凶禍而流播也忠隕于
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
愆失也山河言高大也毛詩曰如山如河向曰言為國亡

家之罪其猶如小河之高隄也斯譽善作譽字之深終莫能磨【其三】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銑曰此謂至深不可能磨滅也

郁穆舊姻嬿伊曲婉新婚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燕婉之求又曰宴爾新婚如兄如弟也濟曰郁穆和美貌燕婉親也舊姻謂與諶父舊相親也新婚謂與諶如兄如弟也不虧其敗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唯義是敦善無此二句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善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良曰唯憂其敗敦勉也謂諶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從攜父母投於琨望若奔匍匐言困而急也

未輟爾駕已隳五臣作墮我門二族善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襲攻[illegible]琨大[illegible]父母[illegible]

偕覆三孽並根善曰[illegible]三孽之兄子也[illegible]漢書曰三孽之[illegible]本根[illegible]晉義曰孽木斬而復生[illegible]

長慙舊孤永負寃魂【其四】善曰[illegible]何休公羊傳注曰[illegible]之孽生者也[illegible]我家也二族[illegible]寃魂謂二三孽[illegible]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脩罕善曰[illegible]孤幹以喻[illegible]竹也[illegible]

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善曰[illegible]

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善曰[illegible]尋言[illegible]八尺曰尋珠以喻德也[illegible]多也逸遺也珠桐竹實也言諶有德之[illegible]採取盈椀小器琨自喻也

實消我憂憂急用

緩逝將去矣善作乎庭虛情五臣作滿滿【其五】善曰去之[illegible]毛詩曰逝將去女良曰言我多憂[illegible]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情想之情滿於虛庭中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善無此二句茂彼春林瘁此秋棘善曰春林以喻[illegible]秋棘琨自喻也向曰蘭桂喻君子也言諶為匹磾左右是茂彼去琨是瘁也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善曰鳥謂[illegible]以喻[illegible]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銑曰[illegible]也言昔不暇休息於此桐竹喻[illegible]君也擇食而食得也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善曰[illegible]州也[illegible]翰曰東謂[illegible]高飛去并州也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illegible]之翰曰輟止也[illegible]思之深也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也淮南子曰[illegible]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illegible]孔子曰[illegible]往矣[illegible]以美音味文言也良曰[illegible]以明其[illegible]其言之[illegible]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七】善曰[illegible]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illegible]文言也[illegible]曰闕[illegible]也[illegible]酒也生塵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甚孤闕我隣近之德也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善曰[illegible]二句資忠履信武烈文昭善曰[illegible]漢書[illegible]向曰[illegible]

殴生殴乃彈也言能負殞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旌善曰 弓騂騂輿

馬翹翹 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 毛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 翰曰旌旗也騂騂調弓貌輿車也 乃奮長縻是縶

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善曰廣雅曰縶絆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句以贈之靈氛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無政不發於公朝也左氏傳云棲遲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翰曰奮振也長縻喻美祿也以美祿縻賢使控御而往也贈子謂贈琨言也竭盡也今盡心公朝也敘懷敘己懷也引領謂延頸望琨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劉琨 良曰前詩未甚懷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 五臣作玄璧 本自荊山璆 善曰縣璧謂懸黎綵約以為璧今荊山之璆以喻諶也琴操卞和得玉璞以獻楚王楚王召玉工相之曰石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美玉也 向曰玄璧瑞玉也荊山出玉之山以喻諶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向曰太公名尚也呂尚坐茅以漁天下賢之曰渭水之濱叟也太公隱於渭濱水際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杖策北渡河追至鄴謁見上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良曰鄧生鄧禹也言禹何感激乃從南陽千里來相求也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計乃得出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因留侯樊噲之計得脫 向曰曲逆平所封地名留良所封地名皆謂輔佐也言高帝於白登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翰曰曲逆平所封地名留良所封地名善注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曰齊侯曰寡人射鉤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翰曰同善注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善曰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良曰伯長也言其隆此二伯長當用賢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善曰數子謂太公以下也言數子皆能輔佐以靜亂世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注言中夜撫枕歎息思與數子同遊吾衰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居公之位而我陳第以匡晉室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

涕孔丘 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向曰有聖人達節而不憂何乃以麟之見害則孔丘亦撫麟而泣此以喻時亂之亂有所害也宣孔子之字也言己亦悲晉室時西狩獲之折傷也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曰時哉時哉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楚辭曰年既過半歲將老之人也 銑曰建功業夕陽而流者喻老之人也言功業未立也夕陽西流晚暮也時不我與言老也浮雲喻人臣子身如雲浮也 翰曰時不我與去乎若雲浮言老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秋朱實隕勁風素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 濟曰朱實繁英花也秋素也以喻己事將敗也 良曰劉琨與盧諶書曰甞以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己事

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駭軒也 濟曰華蓋帝車蓋也謂以喻帝室傾亂也 銑曰輈轅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說文曰百鍊不耗 濟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

可續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甚在路被劉琨破奔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値琨前因被聘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暨世相承皆向郡國舉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時犯死罪而言 向曰是時諶爲故吏從事中郎昔嘗任此官也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老子曰君子之道貴能靜自然 銑曰短弱謂短劣也言受性短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宗退靜 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 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卷異蘧子愚殊甯生 善曰論語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濟曰同善注 匠者時眄不免鑿賓 善曰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乏善鳴故不免鑿賓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賓雅曰鑿食也鑿賓與膠同 良曰同善注鑿己爲匹磾時時眄不免充饌也饌也 眷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善曰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向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塵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彰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道路譏誚早已彰露也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宗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銑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謀私之歡 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益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翰曰綢繆相親也言意同骨肉者謂父子兄弟也 其爲知己古人罔喻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良曰言爲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昔聶政殉嚴遂之顯荊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 善作軀字 善曰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聶政乃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而求爲報秦王者荊軻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荊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荊軻曰子胥諫而棄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良曰聶政荊軻刺客也周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棄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然苟曰有情孰 雖微達節謂之可庶

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善曰毛萇詩箋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訣竟也 銑曰苟且也言且日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事之日謂事琨時也夷平也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役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磾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岐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諶言不能遂初志之情所繫也 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 善作乎字 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而後歔欷哉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欷而怊悵王逸曰歔欷啼貌也 濟曰歔息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岐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欷悲也 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 善作眷戀 善曰先謂琨父也今謂琨也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之增戀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 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也 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 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煩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抱或為挹 銑曰猥濫懣煩怨也貢獻揄引揚揚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 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 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良曰諶有所願不敢望其答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 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韻聲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向曰濬深哲智紹繼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緒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 三台摛朗四岳增峻 其一 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二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 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琨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 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並輔弼也 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濟曰對荅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荅揚王之美命也 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 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

贈劉琨

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罕儔雅曰曠遠也左氏傳
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毛詩曰君子有穀懿 良曰徽美也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
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
道也 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善曰
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左氏傳呂相
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
與君累世通家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
姻謂諶婦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 義等休戚
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 善曰左氏傳晉侯賜魏絳辭曰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
契大約也 向曰義善戚憂也言指為好憂美興廢皆同
契合也誰謂不能知樂聲之和合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善曰為劉粲所殺
也左氏傳會于洮葉王室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
曰屆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亦鄭自晉
二山亦於大海仰望播遷者臣德之也聲類曰播散也銑
曰王室晉室也喪師劉曜破洛陽也遷移也謂諶散移奔

文三十五　十九

竄也 望公歸之視險忽艱 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其不歸之視遠知近受乎重
曹丕書曰每云幽深視險若夷 翰
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若忽其艱險
顛仰悲先意附思身徂 其四 劉粲所害也 茲願不遂中路阻 善曰阻顛謂其父母 翰曰中路阻
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
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
彼日月迅過俯仰 善曰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迅疾也莊子曰天清地寧行
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
氏傳注曰俛俯也 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
言造化間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之間也 感今
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 毛詩曰借 善曰
曰未知蓍龜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 良曰感傷今
時思昔在琨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
如昨時忽成昔遠 疇曩伊何逝者彌踈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

贈劉琨

踈 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閒
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踈也疇曩昔也 溫溫恭人慎終
如初 善曰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銑曰溫溫寬柔貌終始如
初不變易也 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
敷 其六 善曰遺音謂琨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
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
宋由曰蒙省厚賚賑卹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
藟纍之 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諶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
曲者葛藟依此敷布也
諶自言附琨而起也 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
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荊璞 善曰妙猶微也
霧縠散辭葛藟詩曰句曰承受也謂受琨顧惠也
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濟曰妙哉歎美蔓葛之託樛木之上不如雲布謂賤薄也不星
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言以身王名言蒙琨
奉承齊於和之玉而身之質非荊山之璞也
眷同尤良用乏騏驤 其七 善曰左氏傳

文三十五　二十一

曰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
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 良曰尤良王良也衛太子所親
之臣騏驤駿馬也言我受眷
顧同王良才用乏於騏馬也 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
以駑猥方駕駿珍 善曰方言曰凡相敵亦曰
曰凶年乘驢馬爾雅曰駑駿也詩
淮南子注曰猥猶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
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
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己也駿珍喻賢良也
方併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遊也
謨莫陳無冀狐趙有與五臣 其八 善曰尚書曰 彌諧靡成良
晉文雖謀之事劉氏無冀理同狐趙之功大功有志與彼五
臣但愛危厄賈逵國語注曰冀望也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
之及於難也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此五臣也 銑曰彌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
可陳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 五臣作罹 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違於 善曰言五臣
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
憂也離一作罹 翰曰奚何也百罹謂百憂也言五臣契支

公同契闊憂苦可同我與琨身經危難也身經險阻足蹈幽遐善曰言己與五臣記
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
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善曰分猶節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韓信謂廣
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濟曰昵近也言蒙親愛委心於琨同於兄弟故云匪也昔
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挾善作使是節士善曰
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相須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謂承後
漢書揚雄曰疾生為首意氣刻顯又曰節士欲昂精動浮雲之志慎乎曰出高節士良曰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
理方知以意氣尤云宗正首方陷命皆非正道故非而務之也理通達也情以體生感以情
起善曰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欣恩情以體信而乃生處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像之理自情而起趣舍
同善作罔要窮達斯已 其十 善曰言情既成得更而吉也惜翰故云趣舍無所憂戚窮達任

文二十五　廿一

其所上也六韜大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事或不等趣舍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進往上也言進止之
理不能徼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
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觀公難之以情德也日磾效忠飛聲有漢善曰漢書
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謀亂發兵明旦上則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
入坐內戶下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銑曰是著忠著節思忠顯曰盡逮迹以飛聲
曰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磾也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
濟厥塗炭 其十一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段匹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
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翰曰桓桓武貌撫軍謂匹磾為撫軍將軍幽州牧故云在幽

則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塗於泥火之中而匹磾能濟彼塗炭也塗炭既濟寇挫
民皁善曰周禮曰以皁人民鄭玄曰皁盛也良曰挫摧也謀其庶隸授之朝
右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龔為汝南太守救授史曰其寵意朝右委功曹陳蕃也向曰謀謂也右上也
庶隸謙辭自比也言救以我為別駕授任在眾人之上上懼任大下欣施厚
實祇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
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
高明謂匹磾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
斯而忍斯心善曰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父母見害
之心也晉語呂人稱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晃也翰曰相視也視鳥鳥能反哺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韓而害
心者每憑山海庶覩高深善曰山海以喻匹磾也李斯上書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文二十五　廿二

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覩見也高深謂匹磾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翰曰遐眺存亡
緬成飛沈 其十三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曰飛沈也緬遠也言現存亡之理邈然窮其
沈眺望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去收跡西踐銜哀東
顧善曰易曰繫用徽纆謂匹磾所拘類于徽纆之繫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纆索也鄭玄毛詩箋曰朔其日華
良曰徽纆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銜非哀在東而顧也易云塗遼曾不咫
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箋云自以露多而不往喻己懼禍而不行向曰遐遠也言何云塗路之遠我心為咫尺寸步之間
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己畏匹磾疑其二心也緜緜女蘿施于松標以逆
切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廣雅曰標末也銑曰解長見女蘿喻己之弱而附於匹
磾也松標喻匹磾也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

彫操彼纖質，眾比衡颷。上十五 善曰說文曰敹本也身斷曰夕晞余身乎九陽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颷喻亂也鹽鐵論曰衡風飄忽少石皆
積 韓詩曰稟突也豐茂操執也纖質謂識能也衡颷謂俯便
之事也言持己微能恐 纖質寔微，衝颷斯值。誰謂言
不費衝機要之事也
精，致在賞意。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
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
之言至也 濟曰寔是值逢致至賞
識也言誰謂我精靈至在識意也 不見得魚，亦忘筌
餌。善曰餌餌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
遺其形骸，寄之深識。上十六 善曰莊子曰申徒嘉兀
者也與鄭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
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附然深識 向曰言我責
表形骸於之求識
深識謂精靈之意也 先民 五臣作人 頤意，潛山隱几。善曰毛詩曰先
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若喪其
偶也 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頤養也謂山累許之徒也

文二十五 卷三

隱几謂南郭子綦也 仰睎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眾
美。善曰說文曰睎望也謂暴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濟曰
無極而眾美從之 良曰睎望也澡洗也言如此 慷慨遐
之人不知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蹤，有愧高旨。上十七 所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善曰言仁慷慨慕古賢之遐蹤 良曰願
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之 妥道異論，肝膽楚越。惟
也故有慚高人之意旨意也
同大觀，萬塗 五臣作殊 一轍。善曰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與人謂琨詩書帝王大
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呂淮
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喻一
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
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良曰異論謂有讒琨於匹磾
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人
為阻遠琨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死生既齊，榮
辱奚別。善曰列子楊朱曰生則賢愚貴賤死則臭腐消滅
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銑曰以

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 處其玄根，廓焉靡結。上十八 善曰廣雅曰玄
道也袁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
為先實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結也 朝曰
玄根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無結則
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則也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善曰
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福禍相生
為福先福為禍堂 濟曰禍福相生為階始 天地盈
虛，寒暑周迴。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良曰萬物盛極必衰為盈結禍為虛寒
盡則暑來熱而復始故言周迴也 夫差不祀，釁在勝
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上十九 善曰以喻琨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
艾陵越王句踐敗吳王自剄越滅吳以喻琨也又曰句踐已
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
齊於艾陵而遂霸句踐所滅故曰不如九齊之
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是棲
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
也言琨亦當興復晉室也 遂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

文二十五

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善曰達度大
論語注曰泰自縱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如
苞如川之流國語曰大夫高滿曰見孔子曰不今不復其
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銑曰琨
陣也言琨道而行形體雖謂人所屈神智則不通矣
謂不閡也淵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上二十 善曰周易
量喻其智也 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曰夫君神
下也 翰曰琨能興復晉室上大夫國家
之主而民之望也
下萬人
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悅
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孺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壯者以暇日
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

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焚破故云舊京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善曰厲疾貌也　向曰陸平地岡巒小山也挺拔厲作迅疾也飈風也山阿山曲也

游子悄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曹子建雜詩曰長懷永慕　翰曰向長望而舒情　銑曰謂旅宦幽州故云游子偕俱也恨不得與嬌仉等俱遊也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翊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翊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氣勢也　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也言翊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因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濟曰荒夷匈奴也

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　善曰史記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　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解無侵北之慮也

羇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謂自云寄客於西軍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　善作飛　善曰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雄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向曰非子蓁造父之後善御者謂自言我駑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寧也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黎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官之長皆民譽也　銑曰弛廢也黔黎人也譽聲美也言弛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譽也

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　善曰漢書曰倪寬爲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翰曰殿後最先也

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　善曰同郡注　濟曰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爲人思之赫赫盛貌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數斯辭惟以二子故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　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謂自謂也有素謂素有仁厚之性數布也二子卽倪何也以知我情故有此辭

答魏子悌　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爲劉琨從事與諶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善曰愼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畢著曰報在時設　銑曰言高臺非一木之枝所就然腋下皮白堪爲裘然爲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爲政亦資衆賢之力

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亦成大業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功

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曰時乎時不再來　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固桑進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翰曰諶自言我腹背之毳愧對悌六翮之用

寄身蔭四岳託好

憑三益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磾
也三益友謂悌也言我
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善
曰
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劉兵殺
賀而畢李固與實卿書曰闕鄭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
曰疇昔之羊子爲政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
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在危
每同險處安不異易協韻以赤切俱涉晉昌艱共更
飛狐厄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
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縣匈奴中郎將別領戶外
時段匹磾爲此職諶在磾所難序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
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向曰晉昌
郡名爲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爲賊所得諶與琨
常往伐之爲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論易厄難也恩由
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左氏傳
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
矢以逆君周旋銑曰契闊厄難也
周旋相追逐言因義之道由此深厚豈謂鄉曲譽謬充

本州役善曰璩用下口上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
磾辟諶爲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濟曰王充
少章和二年罷州役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
充此幽州別駕也諶涿郡人涿郡屬幽州故云本州役也乖
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
隔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銑曰衆人莫不與
論道非精神之不通莊子曰申徒嘉謂子產曰今
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濟
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我精之驚惕也此理苟通不以
形遠而爲隔也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隨侯珠
以酬荊文璧善曰小雅曰賾深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
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
命曰和氏之璧傅玄擬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良曰萬厚悌之贈詩中其厚好義貫幽賾言我恨
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詩如荊文之璧也

荅靈運五言

謝宣遠向曰靈運先寄秋霽
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
作浩已盈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
冬不用翣清有餘也軒窻也蜀都賦曰高軒以
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銑曰霽晴
也軒門窗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大盛盈滿內外也獨
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役
物役也銑曰無物役謂無
事役已也忽獲秋霖唱懷勞奏所誠善作成善曰
寧安也靈運有秋霖詩曰
云不役兄宣遠翰曰秋霖謂靈運
所寄也懷勞謂思勞書其懃誠也歎彼行旅艱深茲
眷言情善曰魏文帝賦曰行旅卯春毛詩曰睠言
顧之衛曰靈運既行旅使深眷睠也伊
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奉酬嘉藻長揖愧吾
生善曰長門賦曰忸余襄之曼翔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章寧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

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盧諶贈潘岳詩曰愈曰吾
生明徒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爲得靈運詩殺
憂之情覺爲輕也生吾德之稱也言雖華
章酬荅所贈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荅靈運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
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
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向曰瞻爲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善作愈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善曰阮德瑜荅蘇道彥詩曰體直灣正源深流
清繚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以有雅崇舉者
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
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
嗣也銑曰蔚盛貌誕生紹繼胤繼也之子謂靈
運也言子孫之習盛宗族昌盛也謂靈運能嗣其緒綢繆
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作一云臺與

年峻【其一】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周易曰天地絪縕鄭玄禮記注曰訂問也
陽新少省仕進事臺以[illegible]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illegible]
臺之[illegible]高[illegible]于雲故曰雲臺[illegible]
以朝曰綢繆經綸也潮潘善也鄧風雅挹書也烟煴和氣光芳訊
芳言也贈詩也漸進也隨事受祿秩進變 華萼相光
也蔚靈經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飾朝鳴【嚶嚶作】悅同響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鄭玄曰承華者曰萼弟以敬事兄兄以
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
於朋友也 翰曰華萼兄弟也嚶嚶鳥之聲也言我與
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嚶而
共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
爾賞 善曰孔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
尊祖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良曰子以親我我以賢爾
我賞識也我識
爾之賢才也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善曰
贈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向曰比光景與爾

文選二十五 廿九

在後鮮明方年我
則一日長於汝也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秋葉早萎潘岳安仁河陽詩曰
榮條天賦曰露若河而無梁 銑曰萎葉
瑁謂自喻也榮條何[illegible]
喻靈運之德茂也 痾【作疴】五臣 業謝成操復禮愧貧
樂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痾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翰曰言無業
業無成從本志不克己復
禮居貧樂道故云愧也 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五
作南 曲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
江 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爲
竹使符也 翰曰幸會得此祿剖符
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 履運傷荏苒遵塗
歎緬邈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
遵塗表謝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良曰荏苒流易
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流易遵常之道長遠也 布懷
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
我所欽我勞如何詩幹苦[illegible]

詩曰我思一何篤其契三者 向曰布懷抱
所欽我也言我情思爲勞實於爾耳也 肇允雖
同規翻飛各異槩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
而題曰臺也 銑曰肇始允信槩量也凡槩以平量器
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莫及騰舉之節各異也 迢
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善曰宣遠爲安城守故云封
畿外靈運爲秘書監故云承
明內也毛詩曰邦畿千里承明殿京洛而言
之也 翰曰承明殿名迢遞遠窈窕深也 尋塗塗既
睽即理理已對 五臣作亦 善曰外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
貴者居外亦 任是理對也 濟曰賢者處外不
理之相對也 緣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其四】善曰
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
可以南可以北又緣路悲其可以里楊子見趨路而哭之
峒路尚猶有此況其 良曰
在吾爲甚而爲男也 跬【作頃】行安步武鍛【作毀】翮周數仞
一足行也 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跬[illegible]汪曰一舉足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翮許慎曰
文選二十五 三十
鍛羽而上至數仞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
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
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向曰跬舉足也言我鵬足而
行安於一步之內鍛翮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嵗寒霜雪嚴過半路
愈峻 五臣作逾 善曰既錯謂之吝 許慎曰豈不識 宏大猶
翼不相隨鄭玄莊子注曰可犄鳥之巨得於一方也
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危懼也莊子曰天
天霜既降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行百里者半
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哉
德不及遠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
也逾益峻難也年老 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善
至是其情而難也
東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己知微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銑曰量
其己材專畏其友朋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其五】
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濟曰詩曰寫我
吳重書曰得所求訊又未委曲 向曰言勉其善道寫我誠

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靈運從弟嘗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歡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五英方自脩爾雅曰陶喜也 翰曰指嚮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待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從舟也陶樂也嘉月春月也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悰才宗切 善曰字林曰悰樂也漢書音義曰悰樂也 良曰悰樂也闕缺也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 仳婢 善曰爾雅曰哲智也 善曰兄謂靈運也家父哲兄吾兄也 毛詩曰有女仳離啜其泣矣毛萇曰仳別也 爾雅曰邑外曰郊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銑曰越度也坰遠郊

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韓詩曰春日遲遲 賦曰分袂 說文曰袂袖也澄水清也水南曰陰 留子謂惠連也浮客謂靈運也

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曳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塘隄也漢書注曰艫船頭也栧檝也 濟曰塘岸也 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貌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栧楫也言舟隱曲岸望之遠不見其形音也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 五臣作悶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毛詩曰行邁靡靡 鄭玄曰戚戚憂傷也 詩曰戚戚長路憂傷而抱遠悲 弭止也 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翰曰凡客喪而假理者 而自弭止言悲以但自止也無人可語之也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善曰陸機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翰曰行行首離遠思戀之情遲遲不能絕也

昨發

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汭芮 浙折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 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外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

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善曰毛詩曰零雨其濛 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 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 五臣作或 善曰爾雅曰重甗隒也王逸楚辭注曰伯止也泊與薄古字通 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也 魏文帝善哉行曰衆草 向曰積素謂雪也惑亂也 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向曰崖巘山之崖也積素謂雪也惑亂也 而向春上林賦曰通川 川流中有行舟

曲汜薄停旅 五臣作泊 通川絕行舟

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 之色亂於原野曲汜窮貫也謂舟皆停止其流之處絕而不行

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

西瞻興遊 五臣作瞻 歎東睇起悽歌 五臣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違山不遠歌作悽 濟曰

積憤成疢痗 痗 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 毛萇曰萱草令人忘憂 翰曰律濟要義行人立也 鄭玄注曰 十曰不知己 以知風波之患也 毛萇曰 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亂也 西瞻 兄游故起歎息歸 見也 憂歌即此詩也 良曰言累積其 痗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

無萱將如何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 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泰中書並謂范泰也

謝靈運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靈運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大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東山 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形之於言 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秩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武帝文曰行旅仰而拒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嵇康論曰衝風飄薄砂石疑積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於己也微小也謂己小爲高尚之志不及宣暢也衝飆謂徐羨之等爲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崐峯也靈運時爲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餘燎遂見遷也 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翰曰言我被遷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

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穀梁曰水趨千仞之壑而下欲以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 銑曰緣猶從也巔頂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欲死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 銑曰石林山之險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處此未足爲艱難也 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 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處不可安處而日夜思歸 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躓兩如矢直而己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躓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躓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 濟曰兩直謂邦有道無道如矢也有道如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 善曰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善曰盛明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邅之險而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如邅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殊方偏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 良曰易翦分昏謂徐羨之也貞正也言爾正美之道以安屯難殊異之方皆成周施於我微細之物豫以采錄也

甄錄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 善曰謂寵遇深也楚辭曰非余心之所急浩蕩何執操之不固 翰曰言我感寵之深故執操不能堅固質弱者則陷於罪版纏結難也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誠也 向曰曾則也言則是還其故園語昔往事實款然誠也 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毛詩曰築室于茲 莊子曰 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 莊子曰 石千里延袤百里 濟曰所取 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 善曰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又曰處陰以休影

謂俗務也 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息之地聊取永日明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顧辭不顯身 良曰夫子謂惠連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己懷抱寫誠授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 善本无可字 見羊何共和之 五言 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璿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令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善曰楚辭曰覩杪秋之遙夜 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仿偟不忍去 向曰脩長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別欲去而情不忍也 顧望脰未悁 豆 於玄 汀曲舟已隱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埤蒼聲詩曰相思心既悁旁相望脰亦悁說文曰悁疲也精與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 濟曰脰頸也悁疲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疲而舟已隱於曲岸也 隱汀絕望舟騖棹逾驚流 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 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亦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 翰曰騖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并奔千里遊也 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 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夫曰更習舟纜覽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 良曰纜繫舡索也日暮栖薄纜舟於江纜之上

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銑曰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 善曰潘岳秋興賦曰憭慄兮若在遠行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向曰是今昔歡更增悲歎以分思慮況合秋序乎 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 銑曰猿鳴哀響驚動人使其悲傷久念皆攢聚於心也 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兮謝靈運山居賦注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 翰曰青谿名水南曰陰暝夜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特覽也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楚辭曰吳表曰嵩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 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遠覲路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

酬從弟惠連 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善曰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孝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向曰徒眾也言我臥病謝時人之眾滅迹入於雲峯出峯山也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節末路晉古詩曰瘵病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家阻隔音容也 翰曰言無敵望有滿

我心若長懷代人無有毀與同事未衰也袤老始得逢今弟開解賤心胷也今弟謂惠連 心胷既云
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久慮
曉月流朝忌曛日馳 善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黄昏時也良曰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狀相樂朝久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也畏也曛日晚也
悟對無厭聚散成分離 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又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褟褟相生聚散以成體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散也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
傾想遲去嘉音果枉濟江篇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想思也果猶遂也句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自我詩也濟江篇目惠連與靈運詩也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善曰家語孔子曰不觀

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秦嘉贈婦詩曰思面敘胸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
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
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善曰爾雅曰蓋遊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陶喜也楚辭曰嘉月兮總駕寡王英兮自脩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遊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思果歸言還連別時有編言也此言如果當其賜樂暮春之時也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善曰末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山桃發紅萼野蕨 善曰爾雅曰櫬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翰曰紫色也
漸紫苞
嚶鳴 善本作嚶嚶
已悅豫幽居猶鬱
陶 善曰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銑曰幽居而靜處悅豫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孔安國曰鬱陶思也山鳥鳴於我幽居懷汝之清猶哀思也良曰此時 夢寐佇歸舟
釋我吝與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勞翰曰數日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切切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謝我吝恨與憂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贈荅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濟曰折曲也

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深秘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晦而彰也

聆龍睽劬九淵泉善作，聞鳳窺丹穴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說文曰睽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良曰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

歷聽豈多士工善作，唯然覯時出善作哲，寄文廣國華，數言遠朝列 五臣作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庶人極之敷言。欽與賦曰摛鳳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銑曰覯見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 善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於芳風 向曰懋盛，被加耋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衆老之化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音閉 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荊扉晝掩，閑庭晏然 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廣雅曰扃閉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門扉晝閉，言與事也

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翰曰林閭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良曰浹及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

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 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闋終也 銑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夫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歇息也。悲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闋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闋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祖點切 善曰屬猶綴也。謝猶辭也。說文曰札牒也 濟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簡也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遙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五言 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 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闋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翰曰闋息也。言正炎熱時塵埃煩鬱，至夜晚乃息也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尚書曰以星分夜 良曰闕偶，無與對也

側聽風薄博木，[illegible]急，陰蟲先秋聞 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雷殷殷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卦驗曰蟬之鳴陰也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吟秋 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 善曰楚辭曰

曰時變而遷中又曰荃蕙化而爲茅 向曰雖在夏中閒
蟋蟀鳴則知時候爲年之衰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 善曰漢書曰楊惲病免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寓
物變化兮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書曰行曰喟然以歎
窮抱情不得敘拓玄覽賦曰蓄精思而情殷殷之齊
曰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哀也退
居屏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殷哀也 九逝非空思七
襄無成文 善曰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薛君曰襄反也 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思乎魂一夕而九逝
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鄭
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
官尚書 良曰延年時爲
太子舍人故有此贈荅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
補太子舍人然荅詩鄭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秘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
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法天象以爲宮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銑曰皇居天子居也
體象也衆星之環北極設險謂守衞也
秘猶密也工官也言守衞天子官也 兩闈阻通軌
對禁限清風 善曰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
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
曰建洪德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
宮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跂予旅東
館徒歌屬南墉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
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
玄儀禮注曰墉牆也謂意注之也尚書高中臺在東曰南墉
濟曰跂舉踵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田鄭爲
歌謠牆牆也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善曰毛詩曰令君子載寢載
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曰大辰房心
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
天河也 翰曰鬱思也或寢或起思君
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 流雲藹靑闕皓
月鑒丹宮跼躅清防密從宿恒滿躬 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

曰搔首踟躕負疾中荅潘岳詩曰相思恨清防企佇非與言 良曰
爾雅曰宴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雲行雲也藹晻也闕門闕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
屏風也徙倚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
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善曰傅咸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真長連珠曰仁
曰桂蘭以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連珠曰仁義
之秀因時則掇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
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銑曰君子謂鄭也芳
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在於之中心也惜無高尚
謝鄭公之文彩無丘園之美徒學彼高松貞固之節 知言
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善曰知言之士
傳曰知言之選
譬而諾選
不能充此贈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善曰毛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詩之美也
之貺文學書曰嘉貺在脾衛綠曰貺賜也
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
閒故 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
貺將以絲桐爲琴瑟播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秘
書監少 翰曰監秘書監也和酬也
運晚歸范
二中書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爲
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善曰左氏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
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兮又曰夫唯
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良曰植立也
窘急也二以卜其身慕端直之操 寡立非擇方刻意
急步進之宿恐先迷失其正道也
藉窮棲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聖人之義則寡立而不暴周易曰
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
俗也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
曰山藪曰棲 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
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遘多

幸秉筆侍兩閨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轉太子中舍人轉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也東宮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向曰伊相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音奎善曰丹雘喻書也毛萇詩傳曰施延也玄素喻異也尚書曰惟其塗丹雘[illegible]周易曰睽者乖也睽異也[illegible]丹雘[illegible]玄素[illegible]素之質終不同素[illegible]也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善曰毛詩曰徒也遭遇也良時謂少帝之日也喻君行陽詩曰[illegible]爾雅曰風而雨土曰霾[illegible]良時[illegible]之[illegible]言王道[illegible]我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得[illegible]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illegible]詩曰雲雨散以乎喻而[illegible]良曰[illegible]其[illegible]明好各出如雲雨[illegible]也弔屈汀洲[illegible]

浦謁帝蒼山蹊善曰謂之始安郡[illegible]蒼山[illegible]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illegible]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illegible]稽[illegible]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善曰皇聖謂文帝也[illegible]尚書曰仁風[illegible]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illegible]

起也[illegible]而微之也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illegible]曰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實也[illegible]良曰言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音字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illegible]故里[illegible]翦棘開舊畦善曰去國[illegible]孟子曰[illegible]代[illegible]其舊田五十畝曰畦[illegible]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善曰[illegible]興玩究辭悽善[illegible]親仁敷情昵善曰[illegible]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善曰[illegible]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善曰[illegible]

答顏延年 五言

王僧達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illegible]至中書令以憂[illegible]獄中賜死[illegible]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

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者齊人也好
翊傳曰水南曰陸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先謂在人上也
華陽益州郡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陸海荒西都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善曰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 銑曰珪璋玉也以喩文
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良曰珪璋玉也以喩文
翰曰文府謂文章爲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曾仲連也 **君子發高唱靡軌**
實爲林 善曰其辭曰陳余會安... 司馬遷傳曰... 何邵詩曰亮無風雲
銑曰君子謂延年言高駕之與精理可並二賢 翰曰如君子之林也
襟 善曰思玄賦曰... 遠以...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
雲之上 [illegible] 飛雅陸景典語曰清氣... 翰曰崇高情向... 本也高情
之 [illegible] 往賀之達不清徹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榮**
宗自盡其本心
共偃曝 五臣作暴 **春醞時獻斟** 善曰莊子曰... 與... 說文曰... 余... 曰
余也... 子... 字... 古... 子... 曰... 翰曰余
子... 夢... 宗... 虎... 聽... 無下以... 故... 曰... 鄉... 上... 雖

臣曰榮名... 曹植... 賦曰或秋蘭春醞...
良曰結游... 略年... 義...
恨... 者... 去... 榮... 取... 陰...
昇... 以... 多... 背... 也... **聿來歲序**
暄輕雲出東岑 善曰毛詩曰聿... 字... 韋... 說... 曰... 歲序之...
家... 東... 山也... **麥壟五臣作龍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善曰... 帝... 賦...
曰嘉麥被壟... 曰秀美也毛詩曰... 楊... 柳... 又曰... 好音...
鳥... 截... 其音 句曰麥初秀... 色美... 楊...
聲也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 善曰言人壽不留... 良... 悲
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
故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濟曰言...
此暇日之美真光景忽 **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日善
忘逆日之晨我年也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翰曰... 我... 之深
鄙... 可... 吟... 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棲鳳難爲**
條淑貺非所臨 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也 良
曰言君文章如鳳我非梧桐難爲待

風之... 不... 所... 賜也
言不... 其... 所... 賜... 也 **誦以永五臣作詠周旋匪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
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
之於匪以當好金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五言

謝玄暉

句曰在宣城郡於高齋閑安坐以靜心
也呂僧珍爲齊王法曹也先有詩贈玄暉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 五臣作遰 **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 以... 魏武帝
... 賦曰... 江山也...
... 高... 遠... 喜... 不... 吳... 賦曰...
... 也...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
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
風中琴 善曰... 王... 康... 詩曰... 林石崇思歸引曰宴
... 也... 已... 暇...

... 高... 中... 楚... 風中... 自... 鄭... 山... 庭... 高... 池上酌
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
無度又... 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曰毛... 曰...
... 君... 不可量... 寸心... 良曰...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善曰... 手... 詩... 以... 毛...
我... 惠... 好... 以... 瑤華... 以... 之... 瑤華...
... 也... 以... 居...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 五臣作此 **岑**
善曰... 門... 天子傳曰羣玉之山... 山海經曰... 玉山西王之
... 門也... 言... 上... 曰... 已... 金門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五言
書約也 善曰集云呈沈尚書同僚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善曰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也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也此爲我臥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挺此永幽棲胡安道秋懷詩曰冥運陰之時退想雲沈之見識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言淮陽郡理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笠以禦雨也東東皋也菑耕田也

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

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楚辭

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毛詩曰共其籩豆有嘉魚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毛詩箋曰薦進也

也銑曰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乃無事但獨飲宴而已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朱李於寒水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陸機詩曰良辰在何許毛詩曰夙夜在公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銑曰與佳人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良辰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

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善曰張璠漢紀曰南陽太守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論語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翰曰後漢成瑨爲南陽太守但坐嘯言我坐嘯空以爲已經一年而無化也

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五臣作机善曰陸機洛陽記曰不能綏民猶詠懷詩曰撫几起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撫机令我自輕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隨王子隆鎮西功曹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銑曰隨王子隆爲荊州刺史引朓爲文學帝敕朓還道中爲詩寄西府同僚即隨新安王府也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毛萇曰央且也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善曰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難山河以阻險顧旌宇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善曰秋河天漢也毛詩曰蒹葭蒼蒼毛萇曰蒼蒼盛也銑曰耿耿明也

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薛綜曰京室王城也周禮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古本曰宮雉宮牆也言與宮正相望也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善曰漢書云月穆穆以金波又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宋衷曰玉繩星名也良曰金波月光也玉繩星名鳷鵲觀名建章宮名言月明於觀而星下於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紀曰武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爲丘荊州圖副曰郟鄏王冢荊州記曰昭王冢謂昭丘也驢曰鼎門郟鄏門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善曰過客與留舫至都門乃見昭丘見荊州也向曰毛萇詩傳曰日也晚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接

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五臣作煙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向曰況隔兩鄉也

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濟曰：風煙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隔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善曰：難蜀父老曰：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翰曰：寥，深也；廓，空也。良曰：罻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皆讒人將害於己。

酬王晉安 五言

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梢，梢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向曰：梢梢，樹枝勁貌，無葉之貌。言草露晚乾也。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善曰：列子曰：吳楚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櫾則柚字也。鴻鴈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鴈。鴻鴈蓋書所贈詩意也。

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 善曰：左氏傳趙穀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彤闈，宮門，謂尚書省也。

悵望一塗（五臣作途）**阻，參差百慮依。**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良曰：悵望，恨也。言但恨此一道阻關之事，而參差因緻百慮來相依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善曰：春草萋萋哉，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向曰：贈詩蓋有相與披攘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喻讒人將汚己之貞絜也。

奉答內兄希叔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朏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閑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答□陵王□秀才，還太子太傅功曹掾。濟曰：此詩為內兄顧朏先贈詩，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躧（所綺切）**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書曰：恭承嘉惠兮。□□仕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曰：□□見王粲□此王公孫有異才。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己承其嘉惠也。躧，步也。履衣冠之履，奉侍也。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又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職，亦為點汚也。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好賓客也。言己事太子，亦得出入館舍，為公侯尊敬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善一）善曰：左太沖詩曰：□□□。史記曰：□□□無耕業，歸來□□鄭□□□貴賤也。向曰：歸，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溫，至熱也。言辭去官，暮則冷也。

徂落固云是，寂漠終始如斯。 善曰：徂落，死也。寂漠，猶寂寞也。善曰：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曰：何其寂蔑。銑曰：徂落，死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駿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翰曰：杜，塞也。清言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善二）善曰：蜀都賦曰：□嘯儔侶。古樂府詩曰：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濟曰鳧
鳧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
貌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
與顏時況之也漪水文也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
臣 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
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
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
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良曰謂時為
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 五臣作人 善曰鄒陽上
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章
畯與俊同 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賢俊也 離宮收
杞梓華屋富 五臣作當 徐陳 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 應璩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
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
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楚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徐陳應劉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
官中郎將此指徐幹陳琳並見文善 銑曰離宮華屋皆
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以喻賢才 平旦 五臣作明 上
也徐徐幹陳陳琳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文選六臣 十三

林苑日入伊水濱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
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蒲衛同也魏辟曰平明發兮春桓漢書曰梁
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洛之間 向曰吾日入
曰言晨夕侍從
務不常其所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 與吳質書曰 善曰魏文帝
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貌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
道麗絕妙於者 相如恐溫麗子雲慙筆札 善曰西京雜
謂過人也 記曰枚皋文
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
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跡矣方言曰慙愧也漢書曰揚雄與
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
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
侯賓客對我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善曰駿足
見前 良曰慙愧也 希叔柴車
喻也秦嘉答杜育詩曰躑躅駿足繫絏朱軒韓詩外傳齊
子曰臣猶君之駟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駿良馬也
良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
懼也危轍險路也駿足喻附柴車喻已也 愧茲山陽讌

空此河陽別 送應氏詩 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
送置酒此河陽 濟曰嵇康與向秀居且
陽爵帶為竹林之遊燕石崇河陽有
別業言我得與歡讌空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遊 魏 五臣作游 善曰平原勸說勸也史記曰秦昭王聞
魏公子在平原君家遣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
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
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曹紀曰初呂安友於嵇康每
相思命駕千里從之 翰曰呂安嵇康 城誰獻酬 渤海方淫滯宜
東平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吳之在吳每黃雲郎
善曰言已之事竟皆無吳遊之所由國語曰寶臣
每期有南安歸則淹吳
盛衰 良曰漢書曰王莽顯曰淹者留也延與吳人
善曰言已之事
淹滯曰毛詩曰人淹泉發交之所由言
清毛詩曰兮交之游良曰漢與王莽之事遊
夜曰越出美人有兄所事 居南山下臨
滄浪帶之樂而此美人與 屏居南山下臨
此歲方秋 善曰漢書曰霍光自以一家寶臣在朝
馬卿末可與戰漢曰方秋也 舉曰屏居
居也比方初 惜哉時不與
之 十四

日暮無輕舟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
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舟
顧帝此身惜哉無輕舟以濟 言昔之已老不
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謖 五言 六所

范彥龍 善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也
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翰曰梁書曰范雲
田家樵採 五臣作采 去薄 東 暮方來歸 善曰漢書揚惲
景陽雜詩曰投來脩岸垂時聞樵采音
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夾者自外
之文也 翰曰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無樵采樵也
稚子子謂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也 曰杜虞
扉也鄭玄禮記注曰篳門荊竹門也柴扉即荊
 夜二稚子小子也

名謂所親從也宗門也**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善曰吳質曰儐從奕奕翼翼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銑曰儐從謂行者我從者也裘衣裘也珠玳言其飾之盛衣輕馬肥也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善曰說苑趙簡子謂田子方曰吾亦得此軒蓋又節曠曰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嬴曰吾所遭者通曰請佐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舍入刺史行部車騎傳車從車得軺車漢書曰與瑞節鄭玄曰瑞節信也向曰墟落居落傳瑞也傳驛馬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光輝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善曰阮瑀詩曰念此上以微已矣論語是而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言善曰逆者於此也孫子曰人之有呼不得與時物之情也爾雅曰衡門也或以衡門為閉也象曰衡門衡門皆物情耳豈理也已矣以小子誠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

然今已微見人之心棄於卑賤不顧衡閭門之下**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言未竟而式至鄭玄注曰揮振也言不得與故人相見一揮振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良曰懷懷憂也毛詩曰勞人草草霏霏淚下貌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善曰漢書曰帝遣蘇武使匈奴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漢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使寄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五言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

此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善曰王融有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云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敢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勖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諸人何賀我邪青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皇池也

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五臣作脈脈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翰曰脈脈不見貌阻隔也光儀謂君子之光儀也

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五臣作淮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善曰徐州刺史有良曰岱山泰山也淮沂水名有琅邪音義曰蘭陵縣屬東海琅邪之東有大沂水水名二水並琅邪王氏之先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氏也靈英並賢俊

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善曰蔡邕自表曰吳質與吳季重書二人皆袁紹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南皮之遊海摶翮陵左氏傳曰以喻王融也故言以明之也翮羽也詩曰逸

也莊子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摶飛也言王融如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也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五臣作栖善曰毛詩曰鳳皇于飛梧桐生矣孔安國尚書傳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向曰望人之大合以其賢人也言與其聖君之時與賢人皆遭逢聖君而復出桐樹非竹實不食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善曰毛詩曰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莫莫茂盛貌離離下垂貌喻明君尊賢者

可棲復可食五臣作栖翰曰棲可棲可食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宮祿可**此外亦何為**善曰古詩曰賤妾亦何為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善曰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身有餘貲以此自已所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當此足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五言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東一舟萬

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銑曰昉爲新安太守郭時爲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涿令行春返冠蓋

溢川坻 音池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爲渚 濟曰滕撫爲涿令風政清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溢小岸者言冠蓋盛多也 望久方

來萃悲歡不自持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雅事而感不能自歎持也 滄江路窮此湍嶮 五臣作險 方自茲疊嶂易

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急瀨也此言多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爲音響更增夜猿之悲也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善曰楚辭曰抑志而自弭 銑曰言我爲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爲遇心期也心期謂時也 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孤遊非情所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郭也孤遊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善曰哀觀贈答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羈旅故作詩自見次於贈答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掾表曰身輕蟬翼思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爲輕也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己微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爲太祖掾也 在疚妨

賢路再升上宰相 善曰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爲令尹數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爲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辟賈充俱辟爲掾 猥荷公叔舉連 五臣作達 陪厠王寮

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忝爲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爲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爲秀才第二 呂勲於成績諸神古書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良曰厠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爲掾而今違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長嘯歸東山擁耒耨 奴豆 時苗 善曰詩序曰岳在天陵居天陵東山下接輿曰臨深水而長嘯 蔡公子又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 銑曰擁執耒耜也耨除草也言歡歸東山樂桑業也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

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於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 銑曰纖細喻賤落趾根也

飛莖直生者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喬條發峻巖而落於根言其卑升常在一朝也

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便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遭時遠泰根我善道之擇消 譬如野田蓬

斡 烏活 流隨風飄 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翰曰蓬草也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 濟曰皆自謂所似耳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太子河朔 翰曰都邑當頭昔爲尚書郎河朔謂河陽令傜役也 登城

眷南顧凱風揚微綃 音消 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 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 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縑也揚微綃謂和而不猛 洪流何浩蕩

脩芒鬱苕嶢 善曰浩蕩或爲潒蕩音西郭璞注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北芒山也苕嶢高也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善曰毛詩曰

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向曰京路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遐遠也 誰謂

邑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 向曰恐不能劭繼先賢之令名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 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不滿百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頻 五臣作欻 如槁 五臣作熇 石

火瞥 匹滅 若截道飆 善曰爾雅曰頻比也毛詩曰于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 曰鑿擊也瞥暫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齊都無遺聲桐

鄉有餘謠 善曰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爲之起冢立祠也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爲桐鄉嗇夫吏人愛而歌焉是有餘謠 福謙在

純約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善若見矜之驕則害盈者見害之

雖無君人德視

民庶不恌 音挑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曰恌偷也 濟曰言且也言我雖無君人之德視養人吏幾不爲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鎔範洪河 翰曰洪河黃河也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畤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止 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動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沚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鳴蟬厲寒

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爾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

大夏 五臣作夏 緬

無覩崇芒鬱嵯峨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袁宏三國名臣頌曰嵯峨崇峻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覩見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峻嶺山高貌

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 五禾切 善曰楚辭曰紛總總兮九州王逸曰總聚也七發曰混汩汩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 濟曰總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俗化訛僞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善曰子曰夫萍之植根於水木植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

朱博糾舒慢楚風

被琅邪 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分曹史各自皆天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 良曰善注

曲蓬何以

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 善曰生麻中不扶自直尚書曰黔黎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性也 銑曰所以直者依叢麻也服習成也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理單父彈鳴琴而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向曰言位同子賤而理不至也 豈敢陋微

官但恐忝所荷 濟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忝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爲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善曰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季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爲朱明末垂杪末也潘岳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

新節隆暑方赫羲 五臣作曦 善曰六月初伏漢書曰伏日 初伏啓

在懷縣作

曰：土雲賦曰：隆暑盛其無時。繁欽柳樹賦曰：鬱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貌。

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善曰：遲，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覽冀州兮有餘。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納涼氣也。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飆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善曰：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銑曰：靈圃，苑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也。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善曰：韓詩曰：綿綿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翰曰：瓜蔓生，長苞引蔓於菁草之下，薑芋之類紛然屬大之畦也。

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新草謂之栽。五臣作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良曰：栽，生也。離離，茂也。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善曰：郭子曰：工晉以才之，乏於時用也。兩邑，謂河陽、懷縣也。銑曰：虛薄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謂河陽、懷縣也。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善曰：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銑曰：陸機詩曰：徘徊京輦之下。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向曰：廊廟，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翰曰：越鳥在北地，則巢南枝，言我亦同，是不忘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紛若榮華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去聲。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寵為下，得之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

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善曰：毛詩曰：迨冰未泮。良曰：我來自東，又曰：泮，散也。謂早春也。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吏反。銑曰：熾，盛也。

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善曰：楚辭曰：遊目以觀乎四荒。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銑曰：淹，久也。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望遠，歷京師朝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向曰：小國寡，謂懷縣也。寂，靜也。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猶樹也。

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善曰：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攪我心。孟子曰：亂也。翰曰：攪，亂也。土，有歸志也。

眷善作睠**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善曰：韓詩曰：睠然顧之。鄭玄禮記注曰：眷，顧也。良曰：顧鞏洛，父母墳壟所在也。漢書曰：河南郡鞏縣、洛陽二縣名也。

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良曰：簡書，戒命也。向曰：顧，瞻也。邈，遠也。言此山川遠而異殊也。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善曰：論語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祗，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夙夜恪勤居官也。

迎大駕

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蘩被

廣隰善曰爾雅曰隰隰高也濟曰兮埊峻兒迟疾被濕也下濕曰隰朝日順長塗善曰毛詩曰暵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
夕暮無所集暮無所宿栖翰曰順從集止也言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上此謂時之亂也
歸雲乘幰浮許偃淒風尋帷入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期遊風說文曰幰車幔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細翠羽而帷蓋即同也良曰幰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也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嶮澀為不易之言也論語曰柏公冶於史作曰王室多故郭璞注曰故變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銑曰深識士虛器以發下詞也世亂未平崤函之路又險澀夫遠也
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善曰漢書杜文譚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向曰狐狸豺狼皆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勢權勢也
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善曰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濟曰籠檻維縶拘繫之言喻賢不得施其用也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銑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昔日聞之軍旅之事本未所習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良曰言深識之士而實自謂為君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敘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銑曰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五臣作列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曰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向曰高符瑞命也列猶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五臣作楫善曰國語邢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潭音尋協韻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謂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
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善曰列子曰撫膺曹子建離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欣託遺音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良曰撫膺拊也與手之攜別也言別後長歎結思其所遺之音旨也
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善曰言分去之後形有所匿寂寞而其聲以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寞五臣則有所居其迹也莊子曰寂寞無形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亡也沈皆不見之悲也
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五臣作弗善曰毛詩曰瞻望不及廣雅曰緬思也翰曰肆縱也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莫相思緬然若雙潛也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游於玄渚濟曰玄渚江中之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江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善曰亹亹進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亹亹行貌嚶嚶鳥聲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詩曰離思一何深良曰堂室謂母妻
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五臣作檢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寤寐我歎孟子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善曰浩然有歸志銑曰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爲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書曰薛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向曰承華東宮門名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見漢書臣衡曰振肅舊禮銅或爲肅以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濟曰撫持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易革已改言離鄉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慷慨遺安愈五臣作念永歎廢寢食五臣作寢食賦曰僻多福以安愈善曰東京賦曰假寐永歎毛詩曰子曰把國有人夏久天崩墜寢食萃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良曰遺癃傷也安何永長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五臣作尅曰歌食思禮同宴田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銑曰誘進也克遂也憂苦欲何爲纏綿胸與臆善曰列子曰甲

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善曰毛詩曰雁之鳥昭有繆綿圃以時翔高蹤登樓賦曰寧則憂苦張叔與任彥昇書曰纏綿因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胸臆之間曰寧文虎於胸臆句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羲也毛詩曰弁彼鷽斯歸飛提提書曰霄空也言鳥望陵空之鳥頓假羽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鄭曰此詩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毛詩曰行路亦鳴咽辭君韓詩章句曰鳴鬱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曰揔攬也鳴咽悲哀也密親近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善曰江章荅軍司馬書曰羈紫繫世網進退惟準繩說文曰嬰繞也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善曰韓詩曰遺思致誠句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者南津別處也行行遂已遠

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善曰周禮曰野除土五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委蛇王逸楚辭注曰薄草木叢生曰薄杳遠兮阡眠濟曰曠空也紛紆餘曲兒也阡眠原野之色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府曰雞鳴高樹巔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更我前善曰失羣獸也更經也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善曰張叔與任彥昇書曰纏綿因好賦曰驂駐立以泣丁儀寡婦賦曰顧影悽自憐善曰高蹤詩曰佇立以泣榮榮顧影為儔援秋自傷兮何衒良曰悲懷也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善曰楚辭曰高山崔巍而君身勢寄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崇丘長遊者曰天子亲客兮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善曰蔡邕曰抱影而寐晉曰徂往也頓轡倚嵩巖五臣作高側聽悲風響善曰頓轡止也濟曰頓轡舍也嵩高山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五臣作抗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翰曰振衣獨長想心無恨遠思長想翰曰遊館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爲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闕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己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爲太子洗馬假

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善曰張璣與劉公幹書曰鷃鶡棲翔鳳之條露龍道升龍之川識眞者所爲潰結也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欸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翟足擬之謙詞 玄冕無
醜士冶服使我妍 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 翰曰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爲大夫者無醜惡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妍好
輕劍拂鞶厲 五臣作礪 長纓麗且鮮 善曰禮記曰男鞶革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 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言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稱失藩臣禮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爲吳王郎中令
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爾雅曰軌道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處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枚皐馬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善同濟注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若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詔文留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弱年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巳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敝并日而食蔬衎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而常晏然欣樂而無憂也
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 善曰盧子諒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往之路爲通衢之中通衢翰曰什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從游路憩於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 善作遊字 綿綿歸思紆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冬爲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其無所歸薄又曰纍綿綿之不可紆王逸曰綿綿細微之思翰曰 向曰投捨策杖也言捨所往之杖命早行之裝將赴險與田園疎也眇眇遠行貌綿綿不絕貌紆勞也
我行豈不遙登降 五臣作跋涉 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五臣作府 善曰莊子曰古之隱士或大隱藏以入山澤之中得其所而已盡而良曰以獻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也文子曰
銑曰言我之行涉此長路念山澤隱遁之處故愧於魚鳥之意也
眞想初在襟 五臣作衿 誰謂形迹拘 五臣作跡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五臣作及 善曰莊子曰全性保眞不虧其身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楚辭注曰保眞守玄默也莊子謂東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嗣與從兄彪共游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翰曰眞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久在胸襟誰謂形之與跡更被拘止聊且須依其憑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

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不慕官爵……鄭玄毛詩箋曰冥無也 銑曰閑居謂……

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善曰丙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 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荊謂荊州也

叩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善曰楚辭曰……叩栧也 翰曰叩栧謂擊船栧也友生朋友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 善曰……天宇……皛皛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善曰毛詩曰不遑啟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翰曰……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銑曰投此冠冕歸舊居不以好爵縈心也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言養真性於衡茅之下庶以為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翰曰靈運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憤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善曰……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金素秋也 翰曰……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善曰……爾雅曰秋為旻天……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 善曰……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善曰……莊子曰……曾子曰……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 善曰……論語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 善曰……史記曰趙王使……李牧……

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闕鄣賦曰郤鄭躧步翰同善注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雖有衣皆不見棄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illegible]書曰[illegible]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醜類惡物[illegible]醜也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貫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方外也漢書[illegible]歌曰天地至況惟子有慕會音枯[illegible]肆離醜亦爲時所用謂李牧郤克也反離毀瘁也方直也言我形貌[illegible]常道有慕舜養形今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王也良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英達所眷顧

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善曰言空與趙氏班玉之名而徒乖魏王瓠之用也顧[illegible]左氏傳曰班賜也史記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落猶廓落也[illegible]如大瓠之無施也一曰瓠落也言我空列子男之封而無用於時也[illegible]爲大瓠五石[illegible]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始仕至今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出爲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善曰言今遠於此長辭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其歡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良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墅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當束髮而就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東之屬遠所遠人事也束髮謂初事也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推實其[illegible]之時而懷耿介遷謂入仕所迫因而推遷不成言我入仕之事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銑曰違志謂不得已而入仕[illegible]如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

緇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結切善曰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莊子曰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鄭玄禮記注曰[illegible]王之爲言[illegible]不果言之不萬[illegible]君子處亂不易其志也[illegible]毀[illegible]困極之[illegible]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illegible]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周易曰陰陽相薄鄭玄曰[illegible]二句[illegible]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鄭玄周禮注曰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順流而下曰沿翰曰登頓謂上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沿順流也洄逆流也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良曰峭峻也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善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猗爾雅曰小沚曰渚[illegible]篠竹箭也[illegible]日山者地基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善曰[illegible]言葺宇於高山之嶺謂其高也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銑曰子夏扶日士無

㶁曲之辭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爲限統曰且
揮舉杯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
檟欲自爲親也向曰枌檟木名謂鄉人云
爲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
濟度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
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
壽迅惠以遊山難夜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
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
停上 遡流觸驚急臨圻 丘鹽 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

八 文二十六 廿三

過呂梁壑 善曰爾雅曰遡洄而上曰遡埤蒼曰碕曲岸頭也圻與碕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禦寇伏地汗流至
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分猶節也列
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
不能游也 銑曰遡向圻岸也向流則擢擊急浪臨岸則
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
洊至宜便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
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
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向曰
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使習於
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
請始果遠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諾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必也鄭玄毛詩箋曰諾

應之辭也古若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濟曰往時已
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不能就猶比久露干祿
之請翻始於遠心矣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
君明叡平斯宿心 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其
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新
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善曰莊子苑風謂諄
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說文
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
齊萬物雖龍蠖屈不爲殊觀也

七里瀨 五言 善曰□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
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翰曰瀨水流沙上
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比
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釣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八 文二十六 廿四

奔峭 善曰□雅曰長流也郭璞曰皐自甲長皆旋意曹植九詩曰句孤客之可哀左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
曰阤落也奔於高也入□□□詩曰沂岸蔓崩奔與此
同也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展望意懷抱湍急
峭峻也言旅客李
外皆多傷於此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
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
曰王褒如曹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熟見其貌也毛
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說色於音也
曰落淺水聲沃若茂盛也
兒叫嘯衆鳥相命聲也 遭物悼遷斥存期 五臣作其 得要
妙 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
不汚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眞不亦湛兮似或存乎莊子曰
此之謂要妙也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疑出也
言遇時物則傷疑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爲要妙也 既秉
上皇心 五臣作肯 豈屑 結朱 末代誚 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此謂上皇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決箕辭注曰肩顉也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身
良曰秉持肩顉也誚讓也言我既持上皇質德之心豈顧末代

人所責譏也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也銑曰瀨灘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鉤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處遂想其人以道濟衆也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

五言 善曰永嘉江也 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五臣作新道轉迥尋

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五臣作孤嶼孤嶼媚中川

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五臣作象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蘊仙真而出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崐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其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 善注與濟同 濟曰靈運在永嘉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贊曰薛廣德當未以讓德當宦近於知止漢書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錯義會有遺榮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足少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善曰楚辭曰衆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illegible]濟曰[illegible]大也情在故同大也[illegible]言此貪競之人則為[illegible]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銑曰秉持微小浮虛也言我持此小尚[illegible]又殊拙謬訥故辭浮偽之名

廬園當去棲巖卑位代躬耕

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illegible]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耕向曰[illegible]星也

顧己雖自許心跡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五臣作象長卿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史記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濟曰情雖在於仕身尚居官是與心未合也妨害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我違周任之言也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illegible]不仕為子嫁娶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古之[illegible]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illegible]邴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曼容養志自修為遊宦而已言皆似勸

恭承古人意促五臣作倣裝返柴荊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俶裝高誘曰[illegible]扉也鄭玄禮記注云蓽門荊竹織門也良曰恭敬承事古人也柴荊

謂柴門狹小也言欲奉尚珍之
意故爲賤事業其弟非柴門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
景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　銑曰榮緒晉書曰安帝即
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
三署宋相孝漢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雖詩曰不廢牽朱絲
史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牽絲謂初仕也如絲之言
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
少帝年號言發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善曰
二官臨人亦如是耳言我貞理之心不如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鑑照物也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曰將迎也　銑曰心負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照物則照
二十年今而今始能發於將迎之道　理棹遄還期遵渚
鶩脩垧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
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
臞者肥止監　五臣作鑒　流歸停　感此
七月八十

曰文選卷二十六　卅七

幾故以自比也言我本畏心所事而今遂得止
甚也以王子子弟是故止數
了也也
少甚之也諸聖子戰勝故肥也
雅注曰臞
以其肥
逍遙
醫動
或一善戰
也馬人鑒
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　五臣作者　善曰吾以義得化而爲大義也
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
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
曰堯時白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路觀者曰大哉堯之
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堯何力於我也　翰曰言無事之侯即見
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石頭城
建安中吳所築以臨江也　謝乃以罪見征至石頭城

謝靈運
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
覲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
虎良同　良曰靈運爲病東歸會稽太守孟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銑曰珪玉有玷缺
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可磨而成聖言及人易爲汙染不可去也緇汙也　雖抱中
孚爻猶勞貝錦詩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雅王交
箋人緣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攣如言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
是貝錦鄭玄曰
月貝紛營工若繼彩以成錦文喻若構人構作此罪以作人
以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
不亮微命察如絲　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
寸心
曰蟣蝨微命東觀漢記用宋節王暢上言曰勤青相連命在
須臾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濟曰亮信也言人不我信
若絲不亮人信
心若絲命如絲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善曰日月喻太
之將絕也
祖也　鶴鷺若
風文曰君垂日月之明元舞甲之子曰夫唯道善貸且
成後又曰貸施也　翰曰日月喻天子垂照
性命亦得兼此　出宿薄京畿晨裝摶魯颸　五臣作
兼此力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摶扶搖而上
而上征　良曰京畿也晨裝曰鋪作裝也
也猶疾風也
風而行
遊風發貴還時　善曰冉謝之事
漸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所居邑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臨別也故山謂
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善曰毛詩曰洪水
遠也茫茫遠貌
莊子曰子何適
貢大顏曰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虛盈霍期　山從尚書曰霍山江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
濟曰霍陽
游當羅浮行息必
初發石首城

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爲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潯陽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五臣作嶷。善曰：東方朔集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山在海中，仙人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善曰：晃睇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言近也。悽，悲也。

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玄曰：明發，孔子曰：義士不欺心。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爲歲寒所能欺損。君愈路遭難，人不能欺侮於己。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善曰：楚辭曰：涉江采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采蓮。翰曰：采菱、江南，皆楚歌曲也。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故稱越客焉。銑曰：楚人，謂鍾儀也。靈運自謂越客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善曰：廣雅曰：款，叩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己憤懣也。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若鍾儀思鄉，我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則同矣。憤懣，歎也。

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善曰：崔寔答譏曰：栖息高丘，嘯詠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然恣而傲誕，言得生之理。

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不怨秋夕長，恒苦夏日短。常字善作恒。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旦切。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

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濯流，謂於激流之中濯也。密竿，謂竹林也。

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暖。五臣作暖。善曰：尚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悲而忘之。翰曰：言懷故山不可得爲新歡，含悲忘至春暖。言春暖之時，哀不能忘也。

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善曰：古歌有明月篇。魏嵇康臨刑，索琴奏廣陵散。銑曰：明月吹、廣陵散，皆曲名也。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善曰：孫氏琴操曰：危柱，以調絃也。良曰：危柱，謂琴也。促管，謂笛也。言以琴笛寫其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 五言 銑曰：彭蠡，大湖名。向臨川郡行過也。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中，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岸崩而奔也。

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善曰：乘月，以聽哀狖之聲；浥露，以馥芳蓀之香也。濟曰：狖，猿類也。浥，濕也。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聲；浥露而行，又聞芳草之香也。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翰曰：石鏡，山名。松門，地名也。攀崖照鏡，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良曰：我所經

二江九派之事已往
空有其理因而存想靈善本作露物吝五臣作吝珍怪異人祕
精魂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
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挾異人
乎精爽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
之人然皆祕其精魂不可見也金膏滅明光水碧
綴五臣作綴流溫善曰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
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一曰
水玉溫潤也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
此江中有之然皆藏其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徒作千里
曲絃絕念彌敦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愈甚
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
曰然會之音生乎絕絃
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岡五臣作岡是麻源第三谷五言善曰謝靈運山居
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
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翰曰華子期祿里先生弟子
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兮
麗桂樹之冬榮良曰
蜀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銅陵映碧澗善作澗字石磴瀉紅泉善曰銅陵山
也揚雄蜀都賦曰銅陵衍衍
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山居賦曰
山溜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
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銑曰銅陵山名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
賢善曰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向曰隱淪肥
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隨雷過故稱枉賢及住云
棲也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
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濟曰術阡首也言山徑甚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
不知道路遂登群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
丘徒空筌善曰論衡曰天地之氣如雲烟曹子建述仙詩曰
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
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翰曰登升筌迹也升求
山之高遂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

迹而已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五臣作代
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善曰蘇林
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
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
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良曰言仙人圖
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
以驗矣潺
湲水聲也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善曰言古之擢往必輕天下不
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
小雅曰充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
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
之流也銑曰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
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爲
樂之用不足爲久長之事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勑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服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敞孜東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 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蹐艱難也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㱿遇羅飛泉從飛鳥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秣穀馬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銑曰即洛陽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 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桉崇宣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閒五百歲 銑曰闊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

伊瀔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善曰伊瀔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椽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羈於歲暮北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衮闕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 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陰風振涼野飛雲善作雪瞀窮天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穹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也 濟曰瞀亂也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善曰引謂上道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 銑曰引發也

隱閔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善曰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薛君曰威遲歷遠之貌 向曰隱閔憂貌憂念車馬行煩勞也

游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 善曰言當往而還虧本期 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也徂往諐過也言我以冰雪所害故歸來屢失期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以矣而身飛薄不復同之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也曹植吁嗟篇曰轉蓬離本根 良曰蓬心久已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向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戚之節如蓬之轉非自直達復爲飛飄不得自成我志也飛飄事迫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 善曰楚辭曰眇默默兮㝡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 銑曰眇默遠貌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睇東路傾側不及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有傾側而不容 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從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

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善曰摽帥賦矢千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竟遊越梁陳 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 善曰論衡曰覩喬木知舊都 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丘壟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 善曰說文曰扃門之關也 銑曰謂遭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旁如有關閉延滿也

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聞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何塋女兮封僮書曰壇成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益不自滅 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善曰毛詩曰憂心殷殷 翰曰曷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言 善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城樓而作此詩也都謂建鄴也

顔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始安太守還為中書侍郎 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 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奠定也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邦外曰牧 銑曰三湘謂湘蒸湘二水也藹草盛皃荊亦楚也牧艮陵地名

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 善曰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罷都賦曰經塗所亘 翰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向曰延循也軌迹也闉城也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

重複 善曰陸機吝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鄭國也盛弘之荊州記曰曾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化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翰曰周而復疊也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 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子虛賦曰含橫艦而却倚淮南子曰楚莊王築於京臺司馬相如子虛賦謂臺 良曰雲夢京臺皆楚地也

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善曰以八六此二者皆楚游覽之地也

息

愎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善曰招魂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善曰遠風謂古跡也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翰曰明淑謂明善之人也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 翰曰上世謂高尚之人也

還都道中作 五言 善曰集曰上奉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良曰明遠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 善曰荊州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二十里又仲雍江圖曰蘆洲至口二十里伍子胥所渡處也 銑曰南陵地名蘆洲名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善曰言客行既惜日月崩波不可以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

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 善本作曉字

疾由善曰廣雅曰遄急也　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畢落日也儔儔侶也　濟曰謝靈雲兒儔侶也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曰以興鷗　翰曰鷗水鳥也良曰騰飛也言飛沙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善曰漢書音義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　銑曰艫船軸也眺視也掩泣懷臨海王也荊流水也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　向曰煙物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善曰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　翰曰我未嘗離家千里遠遊

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善曰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銑曰古節古人之貞節也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五言　善曰水經注曰江水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

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雖無玄

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　銑曰喻荅子不修德其妻泣曰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同善注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五言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善曰方言曰亘竟也　翰曰合沓重疊也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善曰隱淪謂仙人也　翰曰靈異神仙也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下曰樛

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善曰鼯鼠名也

渫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善曰揚子法言曰紆青拖紫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

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善曰丹梯謂山也　濟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哥也梯謂山高峯入雲霞如梯也

皇恩竟已矣茲理庶

五臣作寮無睽 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哉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上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

五言 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一休沐 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 善曰孫卿子曰或問賈誼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游薄宦也從告休濁之名閑靜也

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卭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卭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以琴心而好之九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及歸鄉里車服甚盛將入郡界乃已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濟曰同善注眺言我身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素貂也

灞涘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善曰枝乘集有霸韻也違決賦曆訟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泉出直以寫水 良曰灞也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遠別者以前丹陽亦不可遠也

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 他敢 善曰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薍也馬融賦曰寒草蘼蘼韓詩曰楊柳依依 銑曰汀水際平地也葭菼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

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 保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 向曰鶴水鳥 翰曰岫亦山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

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 善曰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曰首芳菲 良曰賴此盈罇而含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問我勞何事霑沐

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 五臣作闈 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 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雷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 向曰闈門也闈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爭軒冕思甚戀其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獻衣以初服偃息於郊扉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濟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涘岸也京縣洛陽也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善曰大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充其也 銑曰甍屋棟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覽臺中起烈館參差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五臣作澄 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郊外曰甸 向曰霞赤雲也綺錦也練白繒也言日霞散布如錦之綺也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善曰楚辭曰行矣方夫吾所能辭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滯淫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 向曰罷懷歸宋果故罷歡宴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 翰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鬒作鬒字 善本 善曰靈淇與劉琨書曰有情者能不慓慄雅門銘吳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人人長白毛詩傳曰鬒黑髮也鬒與鬢同 向曰言人情有望鄉思誰能鬒髮不變白乎丹陽詩云髮如雲

京路夜發

五言 丹陽之宣城郡 銑曰又自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 尚書曰戎車三百兩 廣雅曰擾擾亂也 毛詩曰肅肅宵征 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向曰擾擾卒迫也 肅肅嚴敬也 徂往也 兩車也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 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 字書曰泱漭不明之貌 翰注同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良曰團露垂貌

故鄉邈已夐山川修且廣 善曰班固幽通賦曰夐其邈兮亘地界 嵇康詩曰逶迤越山川 濟曰夐遠 脩長也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 善曰曹子建[illegible]曰性白首文奏陛下 [illegible]白賜[illegible]曰八賞猶[illegible]懷 [illegible]命決曰[illegible]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illegible]曰心休[illegible]而[illegible]賞 向曰[illegible]石文奏[illegible]官簿書 懷人懷友人也

敕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向曰敕誡 躬身也 跼蹐危懼也 瞻恩天子之恩也 震蕩不安也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illegible]路長 說文曰鞅頸靼也 又曰靼柔革也 鞅於兩切 靼都達切 翰曰稅息 鞅駕也

望荊山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從建平王景素王鎮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 江淹從景素五經奉義猶奉義也 江漢荊楚之境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濟注同

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 善本作嶽字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柏 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柏山名 西岳謂西有山 魯陽縣名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 五臣作繞 善曰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說文曰橈曲木也 奴教切 肅寒也 江賦曰濆江津而起漲 漲水大之貌也

向曰言秋暮寒氣[illegible]曰短也 翰曰肅清明貌 漲水也

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楚辭曰歲既晏兮 濟曰歲晏喻年老 君者淹自謂也 淹謂年老故落淚也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善曰袁淑正情賦曰[illegible] 芳余陳王柱之鳴箏 曹子建[illegible]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良曰玉柱玉瑟琴也 掩露含霜謂秋夜

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五臣作載 善曰沈約宋書曰大上苦寒行 魏武帝辭 又曰羅敷豔歌行 古辭也 銑曰古琴曲既與情樂 持當此時 若一聞奏苦寒之曲 則使豔之歌亦非傷也 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 宿明月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吳郡緣海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 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亭名

櫂歌發中流鳴鞞

響沓嶂 五臣作嶂 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 [illegible]林曰鞞小鼓也 爾雅曰山上正曰章 翰曰櫂歌鞞鼓而歌也 沓重 嶂山也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善曰張衡七辯曰[illegible]路詭怪 良曰詭怪[illegible]可[illegible] 嶄絕峻貌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善曰[illegible]森森長密貌 荒野樹也 析析風聲 [illegible]起也 者沙始起將成[illegible]也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善曰說文曰島海中有山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說文曰[illegible]陸[illegible]也 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illegible]升

信是永幽棲 五臣作棲 豈徒暫清曠 善曰[illegible]詩曰清曠招遠風 [illegible]方山[illegible] 此永幽棲 又曰[illegible]曠也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遊而已

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五臣作令 善曰張璠漢記曰同郡[illegible]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 [illegible]伏地不受印 上曰君薄淮陽耶 顧淮陽吏人不相得 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也 濟曰後漢岑晊字公孝 有幹國之器

太守成瑨為功曹時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遲言坐嘯之事皆人已委得賢才則理之事我今自無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 善曰宋書曰約為東陽太守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於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 善曰毛詩傳曰蒞臨也 銑曰夙幼也謂少年時也晚謂暮年臨蒞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 [illegible]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illegible]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illegible]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illegible]

文廿七　十二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illegible]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illegible]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五言 [illegible]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 [illegible] 珍重也

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 五臣作寫 百丈見游鱗 善曰 [illegible]

滄浪 平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善曰 [illegible]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illegible]

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 [illegible]

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illegible]

文選卷廿七　十三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 [illegible]

王仲宣 銑曰漢末 [illegible]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善本作 [illegible]

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illegible]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 [illegible]

輿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晉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翰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一舉
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善曰漢書曰獯鬻[illegible]羌戎心服 李文曰[illegible]匈奴號也
曰獯虜羌夷皆遠蕃名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
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陳賞越丘山酒肉踰
川坻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illegible]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銑曰陳布越踰也丘山川坻言其多也 軍中 善本作人 多飫饒人馬皆溢
肥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說文曰饒飽也 向曰饒飫也 徒行兼乘還空出
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良曰徒步行兼乘也
千里往返速如 善本作若字 飛 善曰[illegible]曰拓地萬里每[illegible] 拓地三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 翰曰拓開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

無違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縣家語孔子曰[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 晝
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善曰[illegible]毛詩曰薄言還歸 翰曰大朝
天子朝也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
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曰自憚其為犧也[illegible]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之犧也[illegible]
宓子賤為單父宰[illegible]
在[illegible]君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七於日霽若霽雨之良苗[illegible]
雖[illegible]之情[illegible]不為人用[illegible]
苗見[illegible]之道名良苗
五穀之通名實謂[illegible]
願厲朽鈍姿 此二句善本無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向曰伊尹[illegible]以干湯[illegible]
沮桀溺隱而耕[illegible]伊尹之[illegible]沮溺之耦耕[illegible]

朽鈍槃自謙也 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
子將至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迴轅而旋為操曰[illegible]
居仲尼[illegible]求仕有夫子之[illegible]
翰曰司[illegible]以求仕夫子[illegible]以[illegible]
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 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有司
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 善曰書上曰有邦有士告爾詳刑
曰建安二十一年魏武征吳作此詩 向曰孟秋之月涼
風至[illegible]秋氣[illegible]行殺罰故
主司告以詳刑之事[illegible]也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
南征 善曰[illegible]吳[illegible]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
伐東方[illegible]君曹公也[illegible]
[illegible]武貌東南[illegible]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
坰 善曰爾雅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也 征夫懷親戚誰能

無戀 五臣作 情 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詩曰[illegible]曰[illegible] 向曰時[illegible]
曰檣帆柱曰檣韓 哀彼東山人喟然
感鸛鳴 善曰毛詩[illegible]鸛鳴于垤婦歎于室[illegible]
曰鸛水鳥也[illegible]
於室[illegible] 日月
不安處人誰獲恒 善作 寧 善曰國語姜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日月不[illegible]
[illegible]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善曰毛
詩序[illegible] 五臣
曰周公[illegible]齡年[illegible]也 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
平 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善曰左氏傳[illegible]
曰[illegible]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illegible]
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illegible]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善曰[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不素餐兮

而食烋曰秉寢興衛掌也 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 善曰廣雅曰恲憂也 逝往也 抽如細縈也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 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 秉羽被羽其義同也 鄭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良曰言我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善曰遐遠也 夷者務頗難戰 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善曰史記曰書中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銑曰方並也 坻謂舟岸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桑梓二木名也 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 鄭玄曰謂蟋蟀也 向曰蟋蟀秋蟲名 翩翩飛皃 征夫心多懷 五臣作懷 悽本 惻愴令吾悲 善曰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

草露霑我衣 善曰爾雅曰防隄也 春秋元命苞曰霜露所以防渭(?)也 良曰其 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 五臣作能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又曰見危授命 翰曰即就戎兵也 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善曰漢書魏郡有鄴縣 東郡有白馬縣 向曰白馬津河名 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 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 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 說文曰舫併舟也 又曰艘船總名也 良曰言車舫皆甲之多也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從軍詩

銑曰率循也 勳功也 將定一舉之功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 東觀漢記曰 向曰帷帳也 聖君謂曹公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善曰論語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翰曰粲自恨無匡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 良曰然中堅卒伍之中 微少畫策亦無能陳 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 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奢救之 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許歷請以軍事諫 趙奢受令 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趙奢許諾 即發萬人趨之 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 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 完謂全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檀刺貪也 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 以鉛刀一割之用 銑曰言雖無鉛刀一割之用 庶幾奮身以立功也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 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曰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蹊徑也 良曰 雚 桓 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 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 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 向曰鸛鵠皆鳥名 摩天言高也

從軍詩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 翰曰曹公譙人故深美之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館宅充鄽里士女 善作女士 滿莊馗 五臣作馗音仇協韻 善曰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鄽外曰鄽莊馗皆道也 自非賢聖 善作聖賢 國誰能享斯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 銑曰賢聖謂曹公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善曰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向曰客粲自謂也願留於譙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 銑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天命又曰王與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 濟曰夤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 良曰炳明也胄繼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書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靈鑒睿文民屬睿武 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 奄受敷錫宅中拓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蹟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 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中開拓疆字 亘地稱皇罄天作主 善曰蔡邕[illegible]銘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于亘地界曹植文帝誄曰[illegible]天璽不[illegible]皇[illegible]紹命決曰首[illegible]命者稱皇張衡[illegible]立一大子

月竁[illegible]來賓日際奉土 善曰[illegible]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善曰[illegible]

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illegible]

有牷 全 在滌有絜在俎 善曰[illegible]

以荅神祜 善曰[illegible]祜 以薦 善曰[illegible] 王衷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濟曰維繼[illegible]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善曰[illegible]禮 行宗祀敬達郊禋 善曰[illegible]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善曰[illegible]

曰趙簡子病寤曰我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矣 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 陟配在

京降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又曰[illegible]家降德于兆民 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眾庶也 翰曰陟升也 奔

精昭夜高燎煬晨 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illegible]昏時夜祠至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 濟曰同善注燎焚柴燎煙也言柴燎之煙達于晨也

陰明浮爍沈祭深淪 善曰言天主陽故陰朔之祈浮沈[illegible]燦于揚光沈祭所祭沈淪而沈埋也尚書大傳曰沈四海[illegible]冬其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illegible]沈[illegible]辰星為陰明浮[illegible]其光上浮也 銑曰宋以德主水[illegible]次水也淪深水也 紫水曰沈[illegible]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善曰禮記曰升中于天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illegible]鄭玄曰[illegible]成也[illegible]釐坐宣室臣瓚曰釐祭餘肉也[illegible]祭祀所許也鄭玄曰[illegible]

驩號曰上泰元神[illegible]張服虔曰[illegible]甘泉宮賦注曰[illegible]也 月

御宿節星驅扶輪 善曰[illegible]扶輪[illegible]天神[illegible]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illegible]

樂府上 善曰[illegible]郊祀之禮[illegible]樂府[illegible]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濟曰[illegible]郊祀乃立樂府[illegible]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 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草 善曰[illegible] 五臣作邊 綿綿思遠道 善曰[illegible] 遠道不可

思夙 五臣作宿 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

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illegible]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illegible]

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illegible]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illegible]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 [illegible]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illegible]

君子行 五言平調 向曰言君子之道[illegible]

此曲[illegible]於平調[illegible]蓋本與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草屋也人居之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故天下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銑曰傷日月代謝…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翰曰燭照也耿耿不寐貌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 善曰毛萇…閨門也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 翰曰安何也徘徊彷徨不止也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 毛詩曰穹有旅力以念穹蒼… 天形穹隆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 上一篇…曰長歌正… 下篇長傳…行聲有長短… 事業無成…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善作行字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銑曰理…

怨歌行 五言

班婕妤 善曰漢書曰孝成班婕妤…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

婕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 裁成合歡扇團團以明月 …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 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 …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良曰…盛衰之喻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人與知交及時為樂並自戒懼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

秀自選爲頌令後起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諡爲武皇帝翰同善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去日苦多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東方朔曰消憂者莫若酒也銑曰慨慷歎也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當者以爲酒名未知孰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善曰古詩曰驅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翰曰子衿詩鄭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者學館之中思之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謂知方也沈吟吟詠思之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當以禮也鄭玄曰牧人有善君來則鼓瑟吹笙以樂嘉賓銑曰言我有嘉賓亦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銑曰掇拾取也諸侯以言中謂中心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善曰言由憂之不可斷絕也銑曰不可斷絕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曰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銑曰阡陌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契闊談讌心念舊恩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此者以舊恩也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銑曰以喻夫賢人山而小人則而忠信之士樂行其道則如鳥鵲南飛繞樹求其可託之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翰曰山海言以大人受命讖曰周公抱圖天下歸心翰曰山不厭高土不拒水者以其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此也

苦寒行五言　五臣本有苦寒行古辭翰曰謂苦寒行者是寒而作也曲名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九山大行其一焉高誘曰大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翰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坂名盤紆如羊腸之形見山坂其險如此也山車輪爲之摧壞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濟曰蕭瑟風聲也善本作蕭字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向曰延頸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善曰楚辭曰心怫鬱而不舒翰曰怫鬱不舒之貌良曰思欲東歸陳也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善作路字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五臣作薄暮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善曰楊雄琴清英曰當道獨居無所宿五臣作宿栖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善曰莊子擔囊而趨向曰擔負囊也薪樵糜粥也天寒以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善曰毛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者思歸故感此詩而哀也翰注同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苦哉行 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銑曰謂山林之人爲行者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向曰薇草一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霜露沾衣 五臣作霑 善曰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雊猴猨相追 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雊 古豆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曰爾雅曰壘重也 翰曰壘壘山重貌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亦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兮君不知 濟曰言山崖有木木有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 [illegible] 良曰人之[illegible] 今我不樂歲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蟋蟀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爲也 銑曰我丈夫自稱也 我今不樂者但爲其日月之東西 湯湯川流 傳曰 五臣作 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 善作 轉作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 善曰毛詩曰良馬 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載馳載驅 又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翰曰 言人之語子云可之適也東郭 衣輕裘毛詩云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以此行樂忘憂也 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 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濟曰此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毛詩曰白露爲霜 羣燕辭歸鴈南翔 善本作燕 念君客遊思斷腸 五臣作多思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 鄭玄曰玄鳥燕也 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 又曰鴈雍雍而南遊 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 銑曰慊慊心不足兒 賤妾煢煢守空房 善曰煢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 向曰婦人自謙而稱妾煢煢孤獨兒 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援引也清商秋聲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濟曰星漢天河也央盡也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善曰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 織女天女孫也 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詠曰牽牛織女一星各處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皆比星何辜復如此矣 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箜篌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 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 蘇林曰作箜篌 銑曰箜篌樂器名 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 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

今時美物曰珍羞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熟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其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鼓瑟也銑曰秦人素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俱揚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向曰京洛之人皆善謳歌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銑作賓有奉金為壽者或執觴若賓主故以此相酬也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illegible]或事之不終民也薄終謂行於終義所非也良曰久要久約也尤非也

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無所求也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五臣作再百年忽我遒生在五臣作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善曰魏文帝[illegible]曰[illegible]也翰曰[illegible]生存華屋零落山丘言人命有盡[illegible]也良曰言[illegible]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善作人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民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鄴都也銑曰名都鄴都[illegible]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遊騁之樂而無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善作光字 善曰王褒為技賦曰[illegible]少年史記曰[illegible]翰曰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illegible]

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服新也

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善曰漢書曰眭弘少時好鬬雞走馬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善曰[illegible]半路也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 五臣無長字 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 翰曰攬持也捷抽也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良曰左挽射也兩禽雙兔也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向曰鳶鷙鳥也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善曰[illegible]翰曰衆工射者皆推我之妍美也

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善作歸來善曰[illegible]平樂觀名也[illegible]故曰十千貴

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 善作寒 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鯉[illegible]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 善作侶 善曰[illegible]

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善曰[illegible]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日已暮光景不可留也

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善曰舞賦曰[illegible]雲散城邑銑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下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也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閒 五臣作西字 善曰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向曰妖美閑麗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善曰 翰曰柔條冉冉枝也冉冉動兒翩翩飛兒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銑曰囊宜皓白約結也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良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 趙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良曰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善曰飄飄作飄颻

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 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善曰韓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 [illegible] 休止也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 [illegible]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善曰曹氏梁之宮人高樓臨大路 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 濟曰重關重門言居閉也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毛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銑曰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向曰希慕令善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銑曰何所營求不及此時安定此婚以玉帛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 善曰楚辭曰佳人 [illegible] 良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

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善曰嗷作 [illegible]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善曰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 [illegible] 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乎 向曰盛年之人既不與偶則中夜起歎

良曰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亦不至矣

白馬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名此篇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銑曰羈馬絡頭也連翩馬馳兒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善曰 [illegible] 二州名班固漢書 [illegible] 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 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善曰 [illegible] 賦曰 [illegible] 朔野以揚聲 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illegible] 北方 [illegible]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 家語孔子 [illegible]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善曰 [illegible]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善曰 [illegible]

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 善曰 [illegible] 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 善曰 [illegible] 翰曰謂匈奴逼邊也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

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 [illegible] 東胡山戎 [illegible] 鮮卑 [illegible] 銑曰 [illegible]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銑曰 [illegible] 懷惜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illegible]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五臣作在 善曰 [illegible]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善曰 [illegible]

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軼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也 良曰捐弃也

王明君辭 五言 并序

石季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敦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拜黃門郎至衛尉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 銑注同

王明君者本是五臣作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善作焉字 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獻元帝元帝藏之掖庭 晉書曰文帝諱昭 向注同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五臣作明君配焉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 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 翰曰漢書有公主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必五臣必字爾也其造新之五臣無之字曲多哀怨之聲翰曰自此已後為新樂曲也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向曰我本漢家子昭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善曰毛詩曰建旌旆前曰前驅 毛詩後乘抗旌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舉之引路則發行也 銑曰訣別也抗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王長門賦曰舉赤羅而縱 良曰流離涕下貌轅車轅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善作晨字 善曰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已遠人馬同時飢 翰曰造至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音義曰旃帳也 閼氏單于后名 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謂胡也 向曰穹廬氈帳也 閼氏單于后名 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 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良曰蓋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慚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孔子家語曰孔子謂原憲曰吁莘默默 孔子曰不生不食 子路曰何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 濟曰默默隱忍貌苟且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善曰楚辭曰思心結積兮 毛詩曰心之憂矣 翰曰憤盈滿也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善曰魏文帝詩曰思寄身於鴻鶩與六翮而飛 呂氏春秋曰征行也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彷徨貌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善曰毛詩曰 良曰玉喻明君匣中宮漢宮也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銑曰其身思之心見朝華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善曰漢書張敞曰有女弟嫁為張掖太守兩載吏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銑曰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以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善曰思玄賦曰旻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撾也廣雅曰將欲也 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尋 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獷暴姦邪之人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日而遒切言日以晏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 銑曰由此使日晏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曰影斃池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 善曰族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西負遠國語王曰柔下也爾雅曰亮信也 銑曰有貞信之節言不慊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若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 子王中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存於出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 濟曰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又高蹈塵之表今乃愧不循其先聖之遺教者語篇 曰懷抱也 良曰眷北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五臣作嶮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 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相搖過也躡大反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有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翰曰言去疾苦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銑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 近讒佞亦致禍難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善同良注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若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所持者亡今亡臣不見信而時矣弟子記之
突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顧回以是疑或　逐臣尚何
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賢君逐臣順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虽見放逐沉湘之閒乎
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忘舊也銑曰父子兄弟孔滅天道猶生疑或泳臣亦友比之
何有可恨因乃足歎也
禍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之至皆有漸
也杖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禍生有兆
隱突有端丨推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非象也　天
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　五臣作歡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受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懼也
子見子張宜可行乎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也
損易者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
受其苦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禦至人則玄同
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
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殊波以榮辱爲寵辱故逆
爲比以吉凶異轍故辭之貫難翰曰天損之至非己所招
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己所召故受之可爲懼也
【文選卷二十八　三】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況曰鑒不鑒於明鏡矣柳子曰
以明鏡猶照也見矣以其遠相假也故引之銑曰明鏡
鑒鏡也可以鑒之朗於鑒遠假取之在傾冠也
非其可遠而已也其不遠求於身也良翰曰言不
在相照而已也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自信不遠君子求身君子之事
以其始慎防末者也
任是以禍咎君子一以
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善曰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飄　五臣作鑣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　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史記曰始皇以適遣戍謫吏不直者築長
城也向曰飄颻遠行貌四遐四方也
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嶺上戍守也　深谷邈　五臣作貌
無底崇山鬱嵯峨　善曰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
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案
詩曰巖石鬱嵯峨　翰曰
曰崇高也嵯峨高貌
奮臂攀喬木振迹　五臣作跡　涉
流沙　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尚書曰
弱水入于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
于流沙振
舉也
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　五臣作條　集
鮮藻寒冰結衡波　善曰吳質早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
毒也宋玉風賦曰苛孫以邪
者切也方於夏暑慘毒寒冰可結衡波
大風變之寒言夏條可爲藻衡雲言
住鮮專爲潮也結爲冰也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
羅　善曰鴟鳴也胡馬鴟群於都賦曰軍王
大夫以爲大夫也鴟鴞恐懼
物爲徵也者可以繼昭物猶
敵南方也紛紜之旗
衆如星列之
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　善曰鏑聲鐵
日如今鳴鏑
【文選卷二十八　四】
五臣作歡　不免胄　五臣作冑　久自營貫戈　善曰戰國策曰衛人孔子
蘇秦書曰衣甲胄而見冑免胄以貫戈也
曰衣戟也　善曰引子孔安國論語注曰
心悲如何　善曰引子襄乃撫心高路
豫章行　五言　在豫章山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爲之
辛苦之意　敘人代苦
汎舟清川　五臣作川　陼　五臣作渚　遙望高山陰　善曰爾雅曰秦汎舟
于河毛詩曰子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雅曰尋
懿親以蕃屏周不發懿親也
遠別也軌道也
三荊歡同
株四鳥悲異林　有田廣良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共本也昔
分明日欲分庭有荊樹荊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荊樹尚然
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欣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

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 此者
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窮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向同善注

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翰曰昃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年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兒亹亹進兒言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

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善曰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言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此苦之心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之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惟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或曰北上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也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五臣作艱俯入窮谷底仰陟高山盤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窮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向曰北綱幽也朔北方也窮谷陟升也盤者山有盤道

凝冰結重澗五臣作磵積雪被長巒善曰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 向曰被覆巒山也

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五臣作嚾音歡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 雅曰嘯也上林賦曰玄猨素雌 銑曰嘯嚾皆歎聲

夕宿喬木下慘慘恒鮮歡向曰喬高也慘慘戚兒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飢渴而飲冰食露也冰非時無露晝之跡也

離思固已久五臣作矣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古韓恒苦寒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寤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兒也 濟曰莫無也劇甚也慊慊不足兒言別離已久寤寐無與言故寤寐增悲也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五臣作坐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解則可比一宿竟蹕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良曰陟升也候伺望者勁彊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軍旗徂往遷也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善曰緜長也 向曰[illegible] 登也 翰曰邈遠緜長也

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善曰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薄伐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良曰亮信也徒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 銑曰克勝捐棄也

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

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
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傳望伏節收功大夏稱莚旗也
良曰遵奉也叔取也單于匈奴君也 振振勞歸士受爵稾街傳 善曰殺果
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秋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
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稾
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
舍也 向曰將士受爵賞傳郅支之首於稾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擬意自叙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 濟曰皆假言之 念
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 向曰君謂擬也濡跡漬足也
涉度也江湘水名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
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袂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銑曰 撫
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限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

以殺仲春鄭玄記曰秋言盖哀也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
亡 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州親也 親友多零
落舊齒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融與曹攄書曰每內知識零落殆盡黃
石公記曰王者舊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耆老也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墳壟日月
多松柏鬱芒芒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
芒盛見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
世之崇替賈逵曰替廢也 翰曰崇興替廢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

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
延佇 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 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
廛謂城邑之居也 向曰一廛一家之房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皃 甲第崇高闥洞房
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黃帝軒轅鳳皇
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闥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
湛清川帶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濟曰湛湛水平皃草木叢生曰薄 邃
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又曰
盧家蘭室桂為梁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 銑曰邃深宇屋也綺窻為綵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曰羅帳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於承顏而作也

論語曰色斯舉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繁色冒於上也哀音亡
國之音 人生誠行邁 五臣作邁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
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猶如行過客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粱
士營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若粱
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奧也廣雅曰奧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膏肉
之肥若粱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矣 宴安消靈根酖毒不
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傳曰鄭不書懷
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堅固老不衰而靈根喻身也 無以肉
食資取笑葵與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勿使肉
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也

齊謳行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於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 善曰禮記曰大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見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漢書曰大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子傳穀名都賦曰三高冥之徑鶴連軒翥之雙鵠宇成烏萬振也冥昧陸高之處 翰曰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若其地則非王方故各舉一畧言之也 濟曰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河圖曰地南九州以自為

八文二十八 九

……曰……也……出……物也……以……百……千名 銑曰錯雜也……所出非一也

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 善曰子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蔕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持戟十萬……齊得十二焉故此所謂東西秦也李奇曰……百萬……十分之二……二十萬……也臣瓚曰……百萬中之二也 良曰孟諸……吞之……言東西秦其勢敵也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 善曰毛詩曰維師尚父……左氏傳曰……東表……太公子……又曰公及……會……觀兵……周也公曾……周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居位也……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褒四子講德論曰……何……天……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論語子貢曰……鄙哉硜硜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有此而為之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 向同善注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良曰爽鳩……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停

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善曰……不可長存……世而長存非營而得也 銑曰行行將……之事非由……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善曰……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

或曰羅敷豔歌

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志……其後轉相……

向同善注

八文廿八 十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出……翰曰扶桑日所出處暉日輝上也

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 善曰呂氏春秋曰……高臺……若……曰……若侍者曰公然且麗王逮楚辭王逸注曰好也……

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毛詩曰……好……直……在我室兮……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曰有子惠心……雜……毛詩曰……好也……宓妃……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也 濟曰姝美也青……之……也……閑王也

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蛾眉曰眉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翰曰美目……如翠羽之翰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

若可餐兮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善曰張衡七辯曰叔性窈窕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良曰窈窕婉媚皆美皃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皃綺紈並細繒 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曰翹羽名也毛詩曰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 翰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之羽瑤璠寶名 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邑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 銑曰方並駕車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善曰藹藹多也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 善曰軿軒並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 善曰藻水草也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善曰泠泠清也 悲歌吐清音雅舞播幽蘭 善曰幽蘭曲名也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九秋曲名七盤舞名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善曰赴節若驚鴻之翔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 善曰言其容不有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善曰阿那顧步柔弱皃咸皆也 遺芳結飛飆浮景映清湍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飆說文曰湍疾瀨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曰周易曰冶容誨淫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善曰漢書曰乘朱輪者十人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光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言朝廷之士有烈心麗服者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善曰廣雅曰倦疲也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善曰家語曰孔子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 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 善曰莊子曰守一而不變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善曰規行矩步言行步中規矩也

子見邪不可致曠遠之所而遠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爲知者之詞 投足緒

已爾四時不必循 善曰古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跡爾雅曰緒事也張銑曰子曰月遞照日時代御 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矣暑異在於斯不待史循四時而後致耳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善曰周易曰大下同歸而殊塗 翰曰津者會合之所合和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覆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歸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 五言 向曰將前蔡仙游冥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其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illegible] 良曰 虙妃與洛浦王韓起太華 [illegible]

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感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之中因爲湘夫人也 良注同

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七啟曰駕飛龍翩翩翠蓋車行兒霄謂天也 五臣作宵 翰曰肅肅翩翩並行兒也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

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鳴鸞以施於旗

上瓊鸞爲鈴也 據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 又曰狂王慶於少

大王急曰鈴車衡也 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 鳴

曰栖侍瓊王鈴軛也皆在軾和在衡 善曰

清歌 善曰上林賦曰大容黃帝樂師 太容揮高弦洪崖發 良曰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

皇時伎人也 句曰洪崖也 高張琴瑟之弦 曰蕃雅曰揮動也 洪崖 樂人 後皆登仙 故得作樂

已周輕舉乘紫霞 善曰 詩曰獻酬交錯 黃帝書谷水 獻酬既

曰 五臣曰輕舉登雲霄 良曰宗

仙會禪乘 紫霞而去 摠轡扶桑枝 作五臣 濯足湯 作暘 谷波 善曰

楚辭曰 飲余馬於咸池兮 摠余轡乎扶桑 又曰朝濯髮於暘谷

東方日出處 言至此而灌也 皆曰出處 呂延濟曰扶桑暘谷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善曰 淮南子曰 禹東至太

天門 天門 上帝所居紫宮門也 五臣作 車 鄭玄注之 淮南子 雲車 駟 闔閭

赫而天居 南 天門 宗廟

長歌行 五言 向曰言長歌其言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地也 良曰逝往也日行之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銑曰晷日影也寸陰無停尺波不旋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 文曰晷日影也言寸陰之短尚不留也 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以日往 釋名曰矢指也 其有所指迅疾也 漢書蘇通曰時乎時不再來 嵇康琴賦曰 急弦促柱 變調改曲 向曰年往如弓弦也 矢前其迅疾如急弦之發 勁矢也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 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 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 疾病哀苦居其半矣 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 又助汝大福也 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 盈此數者固希全矣 希少也 希全

謂無一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翰曰夙早也零落也容華體澤貌也言光澤并也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善曰延長也 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善曰莊子曰俛仰之間 詩曰逝將去女 毛萇曰逝往也 楚辭曰往者余弗及 翰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善曰句曰慷慨歎息也 焉方何也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操不立則功名不宣 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 古人書於竹帛 宣達也

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善曰毛詩曰迨及也 韓詩曰其暮 薛君曰暮晚也 楚辭曰願承閒而自察 翰曰迨及也 言君子當及歲未暮將老也 言當及日長歌定分以自樂也

吳趨行 五言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善曰楚妃樊姬 齊娥齊后 歎謂吟歎也 謳歌也 楚妃歎齊謳皆曲名 聲類曰謳齊歌也 良曰楚妃楚姬也 齊娥齊后也 歎數其德而為歌曲也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

請從閶門起 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 向曰閶門吳城門名也

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善曰吳地記曰閶門 楚辭曰閶闔 翰曰峨峨高貌 飛閣高閣也 跨謂帶也 通波謂江海也

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 善曰西京賦曰結重欒以相承 軒長廊也 言長廊開於屋之曲阿也 周書曰咸有四阿 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銑曰欒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廊也 阿角也 言開啟於曲屋之角

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風賦曰清清泠泠 翰曰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也 藹藹雲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使鍾儀操土風不忘本也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 翰曰言泰伯仲雍二人揚其化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爾雅曰灼灼明也 左氏傳曰吳季札之賢 翰曰延陵吳公子季札也

王跡隤陽九帝功興四遐 善曰漢書曰元元之災陽九 向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 漢書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翰曰軒轅氏之所以興帝功 若陽數之極 言王道廢壞由有陽九之厄也 力著功興於四方 四遐謂四極也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 諡曰大皇帝 矯舉手也 頓整也 世羅猶皇綱也 言大皇帝之興 理天下亂 頓整四方之綱紀 四方謂四國時擾亂吳並定之也

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善曰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春秋命歷序曰生自富春 良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興 羅士如春林之發華 向曰彥美士也 賢者下也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 善曰屬城謂屬縣也

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善曰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 四姓朱張顧陸也 書劉歆曰 良曰十郡為屬城 各名家也

樂府下

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誠吳人以重吳也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晧德行純懿才學優深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作此山河者謂長久也

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 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威儀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濟曰濟濟衆盛兒滂沱光流兒

淑美難窮紀商搉角為此歌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備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搉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

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漢書注曰江蘺香草也 翰曰蘺蘪似水齊也

翰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兼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 翰曰喻自家適人遊乎華池也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 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滄浪水色 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也

沾五臣作霑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 善曰毛詩曰既霑既足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 向曰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作繁華難久鮮 淑氣與時殞五臣作隕餘芳隨風捐 銑曰淑美芳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也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 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微哉人理促兮

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 向曰妍美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棄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

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善曰封禪書曰東方朔曰日之末光暮年者老也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良曰客遊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善曰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銑曰鮮雲輕雲也蕙草香草也時鳥鳴春時之鳥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 向曰翩翩飛兒倉庚鳥名喈喈鳥聲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于通谷而長秀於高岑 翰曰蘭生於幽谷以喻有芳秀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言女蘿葛藟皆有依附而客獨無也

傷哉遊客士 客五臣作 憂思一何深 目感隨氣草 耳悲詠時禽 善曰 翰曰目見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之懷感也禽鳥亦隨時而鳴故耳聞之而悲也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國語注曰緬思兒 銑曰其思如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詩曰思我所欽 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此詞者有短長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于是薛譚辭曰悲謝言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向曰觴酒器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時無重至華不再陽 五臣作揚 善曰論語摘輔象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濟曰言一歲之中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若無復少年矣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此草有時而發更相代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歡 翰曰言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濟曰房室也言此時我不樂也言日月不待也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 向曰樂以會而興悲以離別而章明也 豈曰無感憂為子忘 五臣作曰 銑曰言我豈不感浮命之促耶但得與子對會忘憂也子謂客也

我酒既旨我肴既臧 善曰毛詩曰我有旨酒又曰爾肴既將 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 五臣作詠 翰曰相與為短歌以詠長夜之飲也言飲而無荒亂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 銑曰會吟會稽吟也吟歌也與吳趨行同旨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永元嘉正聲伎錄曰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一角引本第四也今世所傳有徵羽角宮四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 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音宜清平和雅之聲也繁音樂也 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善曰聆聽也 向曰聆聽也言不能具記所略述之

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 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會稽山故首稱也 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功在於吳也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翰衡曰天吳衆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錯於地理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善曰上林賦曰嵩崇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良曰山峯連接爭高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 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 善曰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滮池水名 銑曰滮池水也王逸楚辭注曰曖闇昧也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善曰兩京東西二京也三都蜀吳魏也張衡有兩京賦左思有三都賦 向曰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美麗 曾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 善曰周禮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鄭玄曰雉長三丈高一丈 濟曰曾高也中天言上至天也雉三堵曰雉也 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 五臣作鷁 銑曰飛燕馬名鷁首舟名 善曰古今注曰秦始皇有名馬七一名飛燕 翰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鷁首也 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 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 向曰窈窕好貌也 濟曰路謂便娟好貌也 良曰便娟美好貌也 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 善曰紀猶記也 濟曰自彼往來多多記也言不能具記將略述之 句踐善廢

輿越叟識行止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棲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臣吳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良曰吳伐越後句踐平吳故云善輿當被使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矣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翰曰范蠡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名姓為吳市門卒故云入城市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善曰列仙傳曰東方朔者平原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世置冠帽舍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間號客而教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鴻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與拜吳共敬止 向曰旅寄也言獨寄旅而逸也

綴書士風辭彌意未已 善曰言吳人之士風不忘本也 向曰彌窮已上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東武者不敢自言也 人有少壯從征伐年老被弃於東武太山下故論功伯怨是以作此篇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善曰漢書曰主人品子諸賓客自稱賤子 向曰賤子人之謙辭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

募到河源 五臣作召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上嘗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吳志曰中郎將周魴乞以鄱陽上募隅閒 銑曰寒鄉北土也占召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善曰漢書曰李蔡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又曰李廣為驍騎將軍擊右賢王 翰曰李廣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胡所以追虜出塞而還塞垣長城也 銑曰寒內外異域以界別之也

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左氏傳曰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一歲七奔命也 良曰言行近塗猶亘萬里一歲之中七度奔命也寧歲

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善曰孟子曰與暑心思焉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 向曰涼秋溫春也言歷多年也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 善曰列女傳曰

…曰下世言死也向曰將軍李廣也言既死部曲亦無在者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雖有功無論之者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兵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豘 五臣作牧 善曰說文曰鎌鍥也 濟曰言身既老以此為事也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曰呂布若養鷹 古䪗作韝 五臣作韝 銑曰韝臂衣也言昔壯如臂上之鷹今老如檻中之猿也 又曰淮南子曰置猿檻中則與豚同 非不巧捷也 無所肆其能也

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五臣作結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 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棄之何負吾君之賜

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垂晉主之惠

而不見責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乆謝故謂之硯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齊曰言願得同晉文不弃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没不愧

冥遠也遥悵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

五言 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烽

文選二十八

至則舉烽火入匡 烽火通長安宮 向曰遇曰文帝時匈奴犯塞侯騎至甘泉 翰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善曰漢書 兵而往 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曰朔方郡武帝開 人聞之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 銑曰屯聚也廣武騎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曰漢書曰匈奴秋至馬肥大會蹛林居禮記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幹也正公旱切 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勁弓竿調勁也竿幹也堅也虜謂匈奴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奇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鉅墨而歷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言陣勢也而搏山石嶔崟處飛梁絕水為梁橋以度也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

善曰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馬毛五臣作步**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王天野鳥獸皆死牛馬蜷縮如蝟章昭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鷹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善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善曰民殤為國戰亡也楚辭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矣莫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後漢書曰祭尊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文選二十八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善曰古曰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鄭玄禮記曰居士錦帶吳者賦曰吳鈎越棘也 翰曰吳鈎越棘出要禽 曰韓酌遂使用失意灌相傷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 手為讎之人乃反為鬬不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禽帶 吳鈎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善曰魯連子曰六國之謂捕之也遠行以避之也吳王臣作游 善曰追兵至冊太子騎奉王姬人鼓琴聲書曰世相會追兵至也 書曰丹庶可負而走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善曰漢書曰不知劍所處之劍故感義而行 郎邊郡徵兵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善曰戰雅曰丘謂故鄉也居也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良曰凡京都四面皆有關也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翰曰大逵可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

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宣平長平阪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翰曰挾亦夾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羅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張協[illegible]賦曰車馬[illegible]川流 [illegible]曰流日周易曰日中為市 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 [illegible] 公曰夫[illegible]鍾鼎而[illegible] 古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方駕[illegible]求也 自相求 [illegible]食而[illegible]鳴鍾[illegible]陳鼎而食[illegible]相求也 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善曰[illegible]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又曰[illegible]百憂 [illegible]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又曰遠王逸曰坎壈不遇也 毛詩[illegible]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日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良曰東者門長安城門名 鮑照之[illegible] 去留之情[illegible]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illegible]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 翰曰禽[illegible]以傷於矢[illegible]聞弦聲[illegible] 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illegible]賓謂客也御謂御車者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善曰決訣同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善曰[illegible]文曰息[illegible]也 [illegible]一息言少間也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 善曰方言傳[illegible]曰遙遠也 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 翰曰遙遙行兒杳杳冥也 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 食梅常苦酸衣葛

常苦寒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 毛詩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毛萇曰淒寒風也 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禦寒之服言客[illegible]食不得其所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善曰列子曰[illegible]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列子曰[illegible]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向曰[illegible]憂者無樂情也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illegible]曰彌益也 [illegible]禮記

苦熱行

五言 鮑照 [illegible]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 [illegible]曰火山長四十里[illegible]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然 [illegible] 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 善曰[illegible] 楚辭曰魂兮歸來[illegible]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illegible]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 [illegible]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善曰楚辭曰玄蜂若壺[illegible]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 善曰[illegible]其名曰蜮一曰短狐[illegible]含沙射人[illegible]

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絶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蠱行潭行激之而彈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illegible]中流含沙射人之影也[illegible]言病行客[illegible]也

障氣晝熏體五臣作瘴**菵露夜沾衣**五臣作菵[illegible]善曰吳[illegible]曰[illegible]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熱[illegible]

饑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善曰[illegible]日不下食[illegible]氣晨鳥不得[illegible]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五臣作肥[illegible]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善曰[illegible]謂[illegible]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illegible]

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illegible]

代白頭吟五言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illegible]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善曰朱絲[illegible]

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illegible]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illegible]

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illegible]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illegible]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illegible]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illegible]

翰曰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惑帝謂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趙飛燕故用嗟歎稱美此由[illegible]之故宜新棄舊[illegible]後[illegible]而 心

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銑曰此言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可恃[illegible]貌[illegible]恭[illegible]豈易憑也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見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

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 向曰撫膺謂歎也 銑曰言自古如此非獨君之撫膺而歎也

放歌行 五言 銑曰放歌行言放情而歌也 翰曰放縱也 銑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知徙乎葵菜 銑曰蓼辛物也蟲食之不避苦菜習以為常也 [illegible]作排 小人自齷齪

安知曠士懷 善曰漢書鄙人之齷齪者相怨 翰曰[illegible]齷齪好也曠大也言小人自為狹隘貪其小利豈知大人之懷乎 [illegible]不

知曠士之心言小人嗜欲之事猶蓼蟲之集苦也 雞鳴洛

城裏禁門平旦開 善曰[illegible]曰蓼蟲[illegible]菜猶[illegible]苦葵也[illegible]以有[illegible]不能知甘菜也 翰曰二京洛陽禁門宮中門也鷄鳴平旦開門諸侯入朝皆出入禁門故以禁門而言也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

遠埃 善曰[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素帶[illegible]冠纓也 銑曰朝士之人[illegible]以素帶華纓曳長風結遠埃言或為車騎或冠蓋[illegible]

天下之人聚於天下之貴者[illegible]上[illegible]承[illegible] 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善曰日中市[illegible]

善曰鍾鳴漏盡 翰曰[illegible]鍾鳴漏盡夜行者不得[illegible]

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

嫌猜 善曰[illegible]左氏傳曰[illegible]左氏傳曰杜預曰[illegible]

明慮謂[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尹[illegible]向曰[illegible]天[illegible]賢君[illegible]夷世[illegible]

在氏傳注曰[illegible]猜疑也 一言分珪

爵片善辭草萊 善曰漢書[illegible]曰一言之[illegible]皆[illegible]

子曰[illegible]夫[illegible]草萊之事[illegible]不比[illegible]斷曰[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應[illegible]分[illegible]去草萊[illegible]公侯所執者[illegible]王等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

[illegible]也 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白璧[illegible]

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 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二說既異故具引之 向曰言行合於明主當惟見白璧而已方將起黃金之臺以

待賢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貌若逢明

時君則無患何今宜決行不行而有迴也

升天行 五言 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 善曰關輔謂三輔也漢書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 五臣作宦 良曰宅居也

北尹是為三輔東京[illegible]曰[illegible]後[illegible]以建王城 翰曰[illegible]

陀居也關輔[illegible]關中三輔也勝帶謂勝冠帶之時[illegible] 備聞十

帝事委曲兩都情 善曰家語[illegible]二百[illegible]十帝[illegible]西[illegible]

洛京[illegible]十餘帝[illegible]其[illegible]

中[illegible]情[illegible]已[illegible] 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 易曰屯

難也[illegible]翩翻類迴掌怳惚似朝榮 善曰[illegible]翩[illegible]言[illegible]掌[illegible]也[illegible]

曰[illegible]順也[illegible]

朝[illegible]謂[illegible]

[illegible]

之間[illegible]

榮華也 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 [illegible]

一[illegible]許[illegible]太一長生之道太[illegible]

[illegible]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

靈 善曰[illegible]從師[illegible]郭象曰[illegible]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illegible] 五圖

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善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鄭君[illegible]五城之內藏以玉函[illegible]

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illegible]

[illegible]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illegible]

故曰九籥也 良曰[illegible]有[illegible]故云[illegible]

發開也仙經有九轉金丹故云隱丹經 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

行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銑曰風餐[illegible]

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善曰郭璞遊仙

詩曰旗翳翡霞蔽鵠禮絡雪陸擬雲賦曰紛長旗曲蛸綵閣日扶桑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向曰冠霞冠謂仙冠也解玉珮謂去爵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

暫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焉 既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仙隱代具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游於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翰曰齡年也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翰曰有簫史者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每有簫管之聲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臊也 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啄腐也吞腥腐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隨王教作古入朝曲 良曰鼓吹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鼓吹曲奉隨王教作古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鼓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淥水 五臣作綠 迢遞起朱樓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迢遞遠望貌也馬融長笛賦曰坎窗樓而四望華英 翰曰迢遞高貌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疊小雅曰鉦人伐鼓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轙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解嘲曰臨先生收功於景臺 銑曰凝結其聲謂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華輈也翼扶也華輈謂刻畫車之轅也 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其名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繆熙伯 善曰同翰注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人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喪長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 善曰䌊田賦曰遊都邑以求仕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曰觀之生也注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也 銑曰生居堂上死居黃泉死所葬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至于虞淵是謂黃昏爰息其馬是為懸車 翰曰言人死此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 銑曰造化天地生也卩子曰其生也有我為亡名稱也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漢書天子傳七等之上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眾周禮注曰貞問也大卜封也貴龜曰命名也 翰曰卜擇葬

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八在此中

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一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轡垂上下於山阜之間

龍悕 荒 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廣柳車中又曰以衣柳車也於荒邊爪端也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謂書名於旗也古者以緇布為之今之旗也以縣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也容謂荒邊緣也首輕與前騶也旗以引柩也

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 善曰廣雅曰嘈嘈聲也說文曰闈宮中之門也

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也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善曰禮記曰大夫士祖用輴

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正柩于兩楹間鄭玄曰是時柩北首設奠于其西

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帷衽曠遺

影棟宇與子辭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臥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 向曰言不復見其居也

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 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又曰載驟駸駸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長夜臺也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

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 善曰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 善曰毛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殉沒

身易亡救子非所能 善曰目從物曰殉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不能言也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 良曰驂駕也

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善曰禮記曰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善曰禮記曰魂車在中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 善曰禮記

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共銘旌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旐者言為亡者之旆

悲風徽五臣作鼓**行軌傾雲結流藹**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布狀也與藹古字同翰曰悲風者謂風有以助悲故云悲風鼓舉也哀聲貫雲有以傾側故曰傾雲結聚而行靄盡也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阪曹植感節賦曰登吾鄉之丘舒紀組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振策謂策鞭也靈丘墓也游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善曰曹植曹喈誄曰宿玄廬之虛廓向曰重阜謂阜也崔嵬高貌玄廬謂墓也竄藏也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隆天之形也於擴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涌

臥觀天井懸善曰古之葬者於擴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謂滿江河也天井天象也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貝天文天官書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曰擴中以作天井故云若寢臥觀之涌謂溝涌也懸者在於上若懸也

廣五臣作擴**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善曰曹植遣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翰曰寥廓暗冥中也寂寂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人往有反五臣作返**歲我行無歸年**善曰呂氏春秋曰晉平公有病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向曰生人往者皆反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有板名曰鬼門萬鬼所聚向曰言託

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如灰已而王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阿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銑曰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習振舉也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今鴻毛之輕不能勝舉

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姿**永夷泯**平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爾雅曰夷滅也泯盡也良曰豐肌好肌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螻蟻長為夷滅也

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預曰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也

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向曰皆毀亡者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又曰永歎

挽歌詩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善曰古詩曰白楊何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山阿大陵

雜歌

荊軻歌 七言并序 善曰史記曰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傳曰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成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於易水上。善曰蓮勺四民月令曰祖道以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 ……以祭 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善曰…… 良曰……五臣作筑琴而大頸，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翰曰……易水名，壯士軻自謂也……不復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善曰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翰曰漢王後以羽立爲天子，諱邦，字季，薨，謚曰高皇帝，爲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留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善曰……漢書……曰……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善曰…… 翰曰……酒酣也 上擊筑自歌曰：五臣無曰字 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北有廣莫門。漢書曰上黨高都縣有丹谷，丹水所出也。銑曰廣莫，洛陽城門名。丹水出高都，丹谷，故因言山也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善曰左氏傳祭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擊鵠雁。良曰……龍淵，劍名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善曰……俯仰……也 向曰……軒，車也 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翰曰……發去…… 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五臣作冽冽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善曰……哽咽，悲…… 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五臣作鳥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 良曰……家……存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善曰……摧藏…… 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李陵書曰吟嘯……

矯成孽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尉之詞

惟昔李騫五臣作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銑曰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族故也母妻將立功故引比喻自

我欲競五臣作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人賜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 良曰此曲具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也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 翰曰漢書云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雖作是歌以刺人情愛移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曰吾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翰曰如姬常出入魏王臥內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寵盛之時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賦曰覩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林光秦餘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臺名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飆及秋水落芙蕖 善曰爾雅曰荷芙蕖也 郭璞曰別名芙蓉也 向曰歲暮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蕖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跀罪 跀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非安陵疑陸誤矣 向注同

賤妾終五臣作[illegible]已矣五臣作畢君子定焉如 善曰楚辭曰已矣哉 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慘天道其焉如 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雜詩

古詩十九首 五言

善曰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銑曰此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音宜 善作一天涯 善曰廣雅曰涯方也 翰曰涯際也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善曰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效忠於君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逸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善曰鬱鬱茂盛也 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窗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 向曰盈盈不得志皃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若當窗牖言精懷伺明時也

娥娥紅粉妝 五臣作裝 纖纖出素手 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皃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皃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 翰曰娥娥美皃纖纖細皃皆喻賢人盛才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善曰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濟曰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沒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善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銑曰陵山也磊磊石皃此詩戒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 向曰松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假若寄客於時其比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松柏石二物也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良曰人且以此厚為本不為輕薄者也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 平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所格反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 向曰鬱鬱盛皃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雙闕闕名

極宴

雜詩

娛心意戚戚五臣作感感何所迫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迫偪自當戚戚憂思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善曰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　向曰此詩賢人宴會歡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善曰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　良曰奮起也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孔子曰是以高言人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言辭之美者與聽正也　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善曰所願謂富貴也　翰曰齊心同志願待知音包含此音而未宣申中即未達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飆颻謂之猋爾雅或為此飆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然歸於滅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　向曰何不若自勉勸高足據於要津之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官居要職者亦如津則人出入由之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轗五臣作坎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大半然轗軻而留滯　銑曰轗軻不遇也轗與軻同苦闇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　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　良曰交通也結綺鏤文綺以為窻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雍門周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誰能為此曲

無乃杞梁妻善曰琴操曰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為此曲貴臣乃如杞梁妻之歎矣餘同善注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　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願為雙鳴鶴五臣作鴻鵠奮翅起高飛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其危亡願為此鳥高飛於四海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　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為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將為辭贈遠之美意也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旋首曰顧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　向曰同心謂朋友也憂傷以終老善曰楚辭曰...　向曰離居雖憂用老憂能傷人故可老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孟夏之月蟋蟀居壁　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備其時所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翰曰玉衡斗柄也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

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鷰也蟲夫蟬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飛已逝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也言歲往何之悽歎節氣速遷之意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 翰曰不念攜手同遊之好相棄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良曰南箕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名斗不可挹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朋雖有而不施恩於我

良無盤（五臣作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 翰曰冉冉漸生進兒此喻婦人自喻如竹結根太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阿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

與君為新婚兎（五臣作菟）絲附女蘿 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兎絲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兎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濟曰兎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善曰倉頡篇曰宜得其所也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善曰說文曰陂阪也 向曰此意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比此婦人喻已盛顏之時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 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翰曰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所何為憂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中（五臣作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善曰黎實貴賤官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貴所思也江采芙蓉詩曰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 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故將以遺之也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 向曰思友人懷此物馨香滿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此物何足貴（善作貢）但感別經時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或為貴貢或作 銑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善曰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又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 向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貌

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善曰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善曰毛詩曰終日七襄不成報章又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向曰終日不成章喻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為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莫白切五臣作眽眽）不得語 善曰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兒也 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何也盈盈端麗兒脈脈自矜持兒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illegible]長道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薛綜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時將過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也。化，謂變化而死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化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惟榮名以為寶，貴揚名於後世，作為美也。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者，春也，所以養生萬物，故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屬，猶德也，言寬遠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為號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迴邪而亂，故云迴風動地起。秋草雖萋盛，綠已化，故易衰也。萋，盛貌。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善曰：淮南子曰：四時變化而爲少衰矣。毛詩曰：歲聿其莫。翰曰：言歲往之方速矣，君宜於政令敷修之速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毛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又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銑曰：晨風，鳥名。蟋蟀，蟲名。言君子懷苦心，賢人傷局促也。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良曰：言君宜蕩滌其情志，何為自結束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者，為漢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興文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銑曰：羅裳衣，有禮儀也。當戶，謂夫人也。明也。理清曲，謂脩學業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曰：音響悲，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左右小人也。驅急也。知柱促，恐君將促也。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善曰：中帶，善作巾帶。沉吟：銑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也。毛詩傳曰：躑躅，行不進兒。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沉吟也。躑躅，行不進兒。思為雙飛鷰，銜泥巢君屋。良曰：燕喻賢人，自比，冀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郭北，有墓諸邙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鄭玄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寐，五臣作寐。翰曰：寤，覺也。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善曰：楚辭曰：浩浩沅湘。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翰曰：浩浩，流兒。陰陽，四時運行也。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善曰：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猶如寄宿，生無時間暫也。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翰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以來，生者死，更相送，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紈羅素帛也。

去者日以疎，五臣作疎。來者日以親。五臣作親。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疎；日見歡愛，故親也。出郭門

直視但見丘與墳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 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 銑曰新柴也謂年代久遠無主矣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 翰曰或曰人事迫窮或遭亂國故鄉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常懷千歲之計常以為憂也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五臣作游 良曰秉執也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高誘曰茲年 濟曰來茲謂後期也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 翰曰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為費用一朝所藏為後世所笑 仙 善作僊 人王子喬難可與 五臣作以 等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難可與之同為不死也

凜凜歲云暮螻 善作螻 蛄夕 五臣作多 鳴悲 善曰說文曰凜寒也毛詩曰歲聿云暮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為螻廣雅曰螻螻蛄也 銑曰螻蛄寒吟蟲也此喻婦人思夫也 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厲猛嚴也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濟曰遺與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衾故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 五臣作歡 枉駕惠前綏 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饜酒肉禮記曰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 翰曰婦人呼夫為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恩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婿為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

之禮婿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婿御綏而上同坐車中而御車綏絛繩也 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善曰毛詩曰巧笑倩兮古詩曰不念攜手好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曰攜手同歸 向曰同車為御既得常愛巧笑同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 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閨門也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 五臣作陵 風飛 善曰[illegible]風而起 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凌風而飛以喻夫去也 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晞 濟曰眄睞邪視也言邪視以適其意引領遙望於門也 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翰曰[illegible]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力一反 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烈毛萇曰[illegible]氣也 良曰[illegible]也此詩婦人思夫也 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 善曰[illegible]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 善作詹 兔缺 善曰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illegible] 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兔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善曰說文曰札牒也 銑曰札書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翰曰上言下言謂書中前後也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善曰韓詩外傳曰[illegible] 名無極 向曰置書於懷袖之中[illegible]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善曰[illegible]區區猶愛也 濟曰[illegible]區區常抱[illegible]夫之不知察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善曰說文曰綺文繒也 翰曰綺羅之類 相

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也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濟曰綺上文綵為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切翰曰言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向曰以膠和漆堅固不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銑曰羅綺為帷故曰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濟曰徘徊愁求於月牀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翰曰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彷徨不安兒迴旋左右盡穆抑謂爾侯曰引領兩望巳寧幾乎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五臣作霑

與蘇武詩三首五言

李少卿善曰漢書曰陵少時為侍中建章監為右校王病死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少小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為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出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善曰論語接輿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才至也毛詩曰既來不須臾而已反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善曰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翰曰屏營恐懼也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颻不定遠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皮失所各在天之一角相去彌遠也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敘言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良曰陵自言也其身已乘回風以送子故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善曰琴操曰鄒虞者鄒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濟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子遠遊而故川故悲念也向曰纓衣須也濯之者悠悠之意依依然遠貌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翰曰行人武也懷往路何以慰我愁唯酒一觴與結綢繆之密情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善曰楚辭曰與子遊兮河梁尊子兮何之也良曰攜持也假問遊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五臣作悢悢善曰廣雅曰悢悢恨也向曰蹊道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翰曰我心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皓與顥古字通顥白首貌也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為期也

詩四首五言

蘇子卿 善曰武為栘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為典屬國病卒 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此詩別從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 良曰結交為友情亦相親近親也 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夏見行路之人云魯司寇火也 銑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為行路之人相踈者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向曰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 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善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萇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又尚書天文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李奇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濟曰鴛鴦匹鳥常不離故云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以喻別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善曰淮南子曰胡貉匈奴 銑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胡秦之義 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 良曰念離別之後恩情日以新也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向曰鹿鳴得嘉草呼其類以喻會嘉賓 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 翰曰遠人即此行人 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濟曰願行子以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善曰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 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貌言顧之未去 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依依思戀之貌也 向曰胡馬失群恒思北風依依言人之離別亦如之 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 善曰雙龍喻己及朋友也 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也

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 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 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散離懷言請為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 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 五臣作音 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良曰厲作也聲哀言哀多也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 濟曰激烈聲高也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善曰古詩曰清商隨風發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調秋聲而傷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 善曰廣雅曰揮振去水亦為揮莊子曰揮 三子無揮涕也 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 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 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 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燕婉之求鄭玄曰燕婉歡好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向曰此詩言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善曰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 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善曰史記燕王私握臣手古詩曰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翰曰言以淚為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 善曰春華喻少時也 濟曰武勗其妻善愛容貌莫忘平生歡樂之時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銑曰此言入胡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善曰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香也薛君曰馥
香貌也 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 芬 五臣作芬 馨良
夜發隨風聞我堂 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發遊子感時搖愴懷本也 濟曰蘭芳之香隨風
而至於室中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翰
曰見明月與蘭芳征夫遊子感於時物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 五臣作巖
霜 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俯觀江漢
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善曰江漢東流不
息浮雲去無所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擂雲而無所託其歸 日行子雲而不歸 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 山
海隔 五臣作隔海 中州相去悠且長 善曰楚辭曰覽誰方中州 銑曰中州
帝都也悠遠也 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

文廿九 十五

隨時愛景光 善曰李少卿與蘇武詩曰嘉會難再遇 琴曰鄭實者鄭國之女所作山兮者役不
踰時不失嘉會古詩曰令德唱高言左傳宋樂公曰尤恐不 君之令德景光即光景也其辭曰惜尤哀以待來 良曰勸
遇無遇也此我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當愛光景勿以我爲意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 翰曰時為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 陽嘉中
出為河間相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永建七年為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
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 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
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 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
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又多

豪右并兼之家 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音曰豪并之徒
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也 衡
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
息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乃明察縣也密明也 姦猾 五臣作姦猾 行巧劫皆
密知名 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 向曰
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為擒繫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銑曰出界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
弊 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鬱鬱不得志 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
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 為四愁詩 五臣有依字 屈原以
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

文廿四 十六

人 翰曰雰氣也 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 良曰貽遺也 而懼
讒邪不得以通 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 其辭曰
一思曰 翰曰願有為於思君故出於思也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從之梁父甫艱 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大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
喻小人也漢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大山之梁父 良曰太山東岳也喻輔佐君王故得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
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 側身東望涕霑翰 善曰楚辭曰側身而無所 昭曰漢
書注曰翰筆也 濟曰音息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翮 美人贈我
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
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
乎而 向曰美人君也古若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

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 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善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懼罹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善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側身南望涕沾襟 善曰楚辭曰涕漸漸而沾襟 美人贈我金五臣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要身玉盤中府以年直見食遲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石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平 路遠莫致倚惆悵 何爲懷憂心煩傷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郡 勁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迴不知高幾里 濟曰漢陽戎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坂西有隴坂言長不可行也 側身西望涕霑裳 善曰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 美人贈我貂襜昌占褕逾何以報之明月珠 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 向曰襜褕衣服之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善曰楚辭曰志紆鬱辭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 善曰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貌 側身北望涕霑巾 善曰說文巾佩巾也 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馮倚 輸大臣亦爲天子所持禮記曰春服青玉其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銑曰惋恨也

雜詩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以言思友人

日暮游西園冀寫五臣作寫我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 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 良曰特獨也懷春謂感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 褰衽五臣作袵欲從之路 濟曰褰舉也 險不得征 善曰說文曰衽衣袷也衽音今衽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將思友人遺思未代故不得往也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 風飇五臣作飆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善曰毛詩曰曀曀其陰冥又作溟亦古字也鄭玄毛詩箋曰風旋也 向曰颻舉也風起塵揚喻姦臣專權君闇暮也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 善曰說通詩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曰人 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之所欲天必從之 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其道以忠事之

雜詩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善作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上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不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 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善曰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曰翰墨久謝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尚書曰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向曰馳騖謂走事晏息也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
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 良曰事繁
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
謂文書也回回亂貌 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 翰曰
夫此須臾出
焉樂望也 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 善曰楚辭曰
鶩毛詩曰弋鳬與鴈 乘白水而爲
狎也鳬鴈皆水中游鳥
作翩 安得飛翩羽從爾浮 臣五
濟曰
波瀾 去聲協韻 善曰毛詩曰誰謂予無羽翩翩其羽
銑曰翩翩飛貌言願得羽翼與此鳥
同侍友翼中
以爲樂也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爲儲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漫漫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
北風其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善曰毛詩曰展轉不寐古詩曰出户獨彷
星毛詩曰彷徨不忍云 良曰展轉
則不安貌彷徨亂有志於天下故也 彷徨忽已久白
露霑我裳 善曰古詩曰白露霑野草禮記曰孟秋之
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霑衣 俯
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
橫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
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 向曰天漢河也
詩云嘒彼小星喻小人
在朝也縱橫言多也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善曰
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
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 鬱鬱多悲 五臣
作愁
思縣縣思故鄉 善曰古詩曰縣縣思遠道 願飛安
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
得翼欲濟河無梁 善曰蔡邕胡笳詩曰願得飛兮翼張翔楚辭曰江河廣而無
梁 齊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
無梁謂志欲感時不無人共也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

腸 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
情 翰曰向北而思歸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善曰亭亭迥遠無依之貌
也易通卦驗曰大陽雲出
張如車蓋 翰曰此意爲漢征吳之時西
北有浮雲自喻也亭亭高貌車蓋言雲似也 惜哉時不遇
適與飄風會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向曰吹
不偶于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會
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 善曰當時實以吳爲都會吳會未至
南 吳會合言至者據已入其
地也 銑曰雲隨風去
至於吳會喻代吳也 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
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善曰楚辭曰然輸轉而留滯
向曰棄置代吳之役勿復陳
說意思歸也畏人
謂畏吳而退也

朔風詩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爲東阿王在藩感北
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善曰韓
詩外傳
曰詩云代馬依北風 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
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朔馬依北風與人同
也 凱風永至思彼蠻方 善曰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
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 毛詩
曰用息東方 濟曰東南生魏南方白比於蠻
方在蕃域 北風謂魏也在魏思吳蕃也
願隨越鳥
翻飛南翔 銑曰越鳥巢南枝思南越故也 四氣代謝懸景
運周 善曰淮南子曰二老代謝
外馳周易曰縣象著明 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
謂終一歲也謝去 別如俯仰脫若三秋 善曰毛詩曰
懸景日也運行也 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 向曰別兄弟俯仰
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 昔我初還朱 五臣
作未
希 良曰初還謂還出當時也
未華未希言未凋落也 今我旋止素雪云 善本
作雲
飛 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衛宏毛詩序曰旋反也 銑曰旋還止至也 俯降

千仞仰登天阻 善曰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絕濟曰[illegible]若登天也喻時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也 風飄蓬飛

載離寒暑 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 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也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銑曰言昔我兄弟同袍共被之義事亦易爲也而嗟我兄弟永別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善曰古詩曰[illegible]尋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 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貽我繁華將茂而讒邪所毀以致[illegible]

君不垂眷豈云其誠 善曰言君雖不垂眷豈得不言其誠 良曰[illegible]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善曰蘭以秋馥可以喻桂以冬榮[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

絃歌蕩思誰與銷憂 五臣作弦 臨川暮思何爲汎舟 善曰[illegible]臨川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 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

誰忘汎舟愧無榜人 善曰[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中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 [illegible]

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善曰[illegible]之子子建之子之友也 向曰[illegible]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善曰[illegible] 向曰方舟行也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

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善曰[illegible]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 善曰[illegible]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 善曰[illegible]

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善曰[illegible]

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善曰[illegible] 翰曰毛褐衣也[illegible]

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善曰[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

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 善曰[illegible]

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愁聲哀故入青雲 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善曰良人明夫也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過期也 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繞樹翔噭噭叫鳴索羣 善曰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 翰曰噭噭鳴貌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 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善曰楚辭曰又命不羣兮南國謂江南也楚辭曰思佳人兮召予 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善曰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善作日夕宿湘沚 傳曰沚渚也 句 ... 江水名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善曰楚辭曰容則秀雅穉朱顏 又曰美人結嬌以暢 銑曰朱顏

皆斥賢人美不見時俗所薄之善為用歟 俛五臣作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善曰... 翰曰... 夕用賢... 而不用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 五臣作行遊 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 又曰嚴車駕兮出戲游 又曰頓轡... 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 善曰... 謂享于... 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為吾報之乎 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駕其將伐吳也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善曰... 由行也 向曰為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上宇 言只不安足所由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 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良曰江介江間也淮泗二水名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 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 范曄後漢書... 曰...

居可以養志 毛詩曰甘心首疾 濟曰... 喻己雖願為... 而不見... 所以... 此水借無行舟... 君不知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 五臣作仰 善曰古詩曰... 遠望周千里 ... 朝夕見平原 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 五臣作偷 善曰... 良曰勇士見國未安 ... 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 善曰... 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 銑曰太山 ...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善曰古詩曰 ...

言也 ... 也

情詩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 楚辭曰陽杲杲兮未光 翰曰微陰雲也陰翳日者喻君明不可施其教令偏人也 又 ... 於下 ... 以喻征役 ... 游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 善曰言得所也 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 ...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 善曰言不如魚鳥也 其辭曰 ... 曰此客得其志 ... 眇眇 ... 良曰 ...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善曰 ... 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 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從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 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翰曰汴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

賓悽愴内傷悲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良曰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 慷慨對嘉

悲風攻也

雜詩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善曰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下不多雲霧如四除 向曰雲動除去也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禮曰隅角也 銑曰高明隅角也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翰曰興起命公子將者也

龍驥翼翼揚鑣踟躕 善曰毛詩曰四牡翼翼 舞賦曰揚鑣飛沫 向曰龍驥馬也翼翼飛也揚鑣緩行也言我緩行也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 良曰肅肅疾貌宵夜也造至也廬宅也

光燈吐輝 五臣作耀 華幔長舒 善曰毛詩曰言張燈帳也 翰曰言宴友人之家燈吐輝耀華幔舒張也

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善曰毛詩曰且以酌醴 又曰誰能烹魚 銑曰鸞觴畫鸞鳥之爵也 醴美酒也 神鼎不及自烹 方爲神鼎也

絃超子野歎過綿駒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 孟子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 翰曰絃琴也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綿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超而過之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善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 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 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 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 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 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竹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與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爲仕乎

雜詩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翰同善注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長不寐故知夜長

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 善曰漢書曰沛公攝衣謝之 向曰夜攝衣起不寐出於前庭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 向曰景影也景隨其形而動風響於月而色玄也風響於空房

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善曰禮記曰月生於西 下文云清風微月故此先言之也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翰曰繁星衆星也 五臣作晉 布於天如人身着衣也喻君子在位小人衆也列宿二十八宿也正位備員也

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善曰毛詩曰秋蟬鳴樹間 王逸楚辭注曰號呼也 銑曰言蟬鳴於樹而野鳥號於廂喻小人之位也

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 善曰纖雲細雲也 銑曰此言雲霧之微也 髣髴若有若無之貌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向曰時之不停晝夜轉移北斗運轉而低昂也

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 翰曰上文所云星謂小人在位皆多邪佞之道受附如渥露積至甚而凝結爲霜之結爲霜 初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善曰喻小人之崇盛 言君子爲小人所摧則身危也 如流光言其疾也 葉落隨風而摧則身之滅絕如月光也 没矣故云日也此喻故不月也

雜詩 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良曰晷度數也

東壁正昏中 五臣作涸 涸陰寒節升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 向曰東壁星名涸陰謂此時陰堅冰也升進也

繁霜降當夕 悲風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無光 蘭膏坐自凝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錬膏也 銑曰朱火燈也無光謂寒氣逼之也蘭膏注也其氣盛故坐夜凝也

重衾無暖氣 挾纊如懷冰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翰曰纊綿也

伏枕終遥昔 寤言莫予應 善曰韓詩曰[illegible]毛詩曰獨寐寤言無人應我也

永思感崇替 慨然獨撫膺 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illegible]

限 向曰辰思人事遷變興亡之理慨然有歎獨撫膺感[illegible]

文六六　廿七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 晨月照幽房 五臣作燭 銑曰晨月照於幽房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 蘭室無容光 善曰古詩曰[illegible]

襟懷擁虛景 善作景 輕衾覆空牀 善曰[illegible] 向曰言襟懷擁抱虛影而輕衾覆於空牀也

居歡惜夜促 在感 五臣作慼 怨宵長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 翰曰言居歡娛則惜夜之促在憂感則怨宵之長也

拊 五臣作撫 枕獨嘯歎 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 向曰逍遥緩步皃佇立也

蘭蕙緣清渠 繁華蔭緑渚 銑曰蘭蕙香草緑清渠而出繁華蔭緑渚也

佳人不在茲 取此欲誰與 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 穴處識陰雨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illegible]

不曾遠別離 安知慕儔侶 [illegible]

園葵詩 五言

陸士衡 善曰[illegible]

種葵北園中 葵生鬱萋萋 [illegible]

朝榮東北傾 夕穎西南晞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銑曰葵性傾日朝則向東夕則向西也

零露垂鮮澤 朗月耀其輝 [illegible]

時逝柔風戢 歲暮商猋飛 五臣作飈 [illegible]

曾雲無溫液 嚴霜有凝威 [illegible]

幸蒙高墉德 玄景蔭素蕤 [illegible]

文廿六　廿八

祿我亦如尚端玄陰之影在陰素雜雜
死憚隱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暑影也 **豐條並春盛落**

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向曰二句歎之 鋪謂隱也於春

盛之時落葉後秋秋時不衰也心喜晚彫人豈福而且忘孤生之非也罪何貶官至此刑官故也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濮陽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攄與歐陽建俱以名節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 良同善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五臣作浩**庭除**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良曰纖細也枯謂木也

文廿九　廿九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 善曰古詩曰凜凜歲云暮山謙之曰長松亭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 善曰毛詩有蟋蟀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飆俱 五臣作飈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 善曰毛詩曰中心藏之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良曰機發妙理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善曰漢書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曰朔微妙之言絕于耳

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 善曰毛詩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
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水也故此事不足為難美人眉目不可待而見之俟待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芳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向曰引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檐屋也

感舊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此篇感故舊相鄉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善曰鶡冠子曰家富則疏族聚居貧則兄弟離 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疏之以無所窺望故雖親乃離也

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善曰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崩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翰曰廉藺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田竇相代門下賓客往來若方兄水相賓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

文廿九　廿九

晨風集茂林棲五臣作栖**鳥去枯枝**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鳥烏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 良曰晨風鸇也其集於茂林則棲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

今我唯困蒙郡五臣作群**士所**五臣作皆**背馳** 善曰周易曰困蒙吝 翰曰言我困於蒙昧賢士皆背我而走

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懿美也 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然多我危厄假與我光儀也 向曰鄉人君子之光儀

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

雜詩

斯善同向江　向曰詩云有客宿宿則爲頌美客也崔露斷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須詠此時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善曰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爲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喬易也路歧與之多失其所以掾也

雜詩五言

何敬祖善曰贈大合何往陛前而也居後民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靜寂愴然歎惆悵出五臣作忽游顏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向曰秋物蕭落閑夜無友故悵然發歎出戶游望也顧望也

文廿九　卅二

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善曰垣草易彫階露易陵言可傷也　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靈翻蹈輕　銑曰忽此時忽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眞人　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玄曰幽窈也　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善曰尚書曰歌永言　向曰勤勞遙長也

雜詩五言

王正長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翰同善注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　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銑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　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　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　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　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鶬鶊春鳥蟋蟀秋蟲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作人情舊鄉客鳥思栖故林　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　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栖故所

文廿九　卅二

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常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也

雜詩五言

棗道彥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大將軍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翰曰晉書云據美容貌善文辭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向曰吳僭稱氏也殄絕象道也言吳亂我家國王道勞吾軍振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善曰毛詩曰价人維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

縈貞子曰運陽諸姬皆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水之陽也　良曰上宰賈充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並爲之從事

開國建元士　玉帛聘賢良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　翰曰天下賢人將往玉帛聘而貴之　呂氏春秋曰禮名士　高誘曰聘問之也　將與共致治也　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　建立元善也　玉帛聘賢之重禮

子非荊山璞　謬登和氏場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荊山之玉和氏知玉若璞謬當進用

羊質服虎文　燕五臣作鷰　翼假鳳皇翔　善曰揚子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翰曰人之材如羊有虎文色如燕鳥假爲鳳皇之飛

既懼非所任　怨彼南路長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　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然嗟不堪任重路遠故亦知心憂南路長

千里既悠邈　路次限關梁　善曰…　向曰…限隔也…橋也

僕夫罷五臣作疲　遠涉　車馬困山岡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僕夫早嚴駕　翰曰僕夫車馬人也

深谷下無底　高巖暨穹蒼　善曰…　翰曰…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穹蒼天也

豐草停滋潤　霧露沾衣裳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銑曰…

玄林結陰氣　不風自寒涼　善曰…　銑曰玄林…故云玄林

顧瞻情感切　惻愴心哀傷　善曰…

士生則懸弧　有事在四方　善曰禮記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

安得恬逍遙　端坐守閨房　翰曰人生志存四方何得恬守閨房之樂也

引義割外情　內感實難忘　善曰…　翰曰但爲義進…

雜詩五言

左太沖

秋風何冽冽五臣作烈烈　白露爲朝霜　善曰不就用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善曰七詩曰…

柔條旦夕勁　綠葉日夜黃

明月出雲崖　皦皦流素光

披軒臨前庭　嗷嗷晨雁翔

高志局四海　塊然守空堂

壯齒不恒居　歲暮常慨慷

雜詩五言

張季鷹　善曰…

暮春和氣應　白日照園林

青條若總五臣作總　翠　黃華如散金

嘉卉亮有觀

顧此難久耽　延頸無良塗　頓足託幽深

巳絕矣乃復頌足下流託幽深之居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者故來而相尋 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 濟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於顏故悲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 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亦甘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 良曰蕩洗也 蜻精蛚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 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 銑曰蜻蛚促織也燭燈也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 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曹子建雜詩曰南國有佳人 翰曰閨人謂婦人也君子夫也 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善曰古詩曰同心而離居 論語曰鑽燧改火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向曰三與天時別而居幾時一燧之火也忽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五臣作綠 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庭中有奇樹 銑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貌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善曰廣雅曰蜘蛛蝥也 說文曰蝥蝥蛛也 毛詩曰蠨蛸在戶 向曰蜘蛛以網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 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宋玉九辯曰 雜詩曰沉憂令人老 毛詩曰亂我心曲 又曰 良曰感此時物而憂氣結之於心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 毛萇曰火大火也 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 又曰斗指西南 維為立秋 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 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 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陽見西南 陰曲而向西陸 浮陽映翠林迴飆扇綠竹 五臣作飊 善曰向子期曰陽日光也 飊風動也 銑曰 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 善曰蘭菊香草也 露如在其上也 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 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坏戶 廣雅曰肅敬也 翰曰九月蟄蟲坏戶 毛詩曰九月肅霜 秋天高而氣清 尸子曰西方為秋秋肅也 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良曰七月龍蛇蟄而暄氣結故不高萬物皆枯肅 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蕤葩也 翰曰不重結者言不可久 弱條未堅者已為霜殺不復重結其芳華之蕤豈能再香也 秋草蕤華也 馥香也 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國也 中國外如赤縣者九所謂九州也 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際 向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之人之居於此中死生之速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勖 善曰莊子曰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 良曰前脩謂前賢也 翰曰孔子在川上見逝水不捨晝夜此言前賢所以自勖勉也 勖勉也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 善曰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 可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銑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以雨霞之氣也 陰期秋也 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 寒花發黃采 五臣作彩 秋草含綠滋 翰曰寒花菊也 彩色也 秋草蘭也 滋潤也 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 五臣作戀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閑居非吾 五臣作翫 太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 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 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銑曰此時

越竹日蒸草之性相憐兩見之人也 棄與蕭氏牘庭與貢公綦 音其 善曰漢書曰蕭育字次君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時人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王陽貢公故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曰備祖云折蓮思寄芳貢禹曾約曰薑書版也良曰蕭育與朱博為友王陽與貢禹為友交友此兩事思友人不能往

東也漢書也 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子曰高尚無為事行於也 高尚遺王侯不仕雖王侯積於身謂之自成基也 向曰基本也

自成基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至人又曰嬰 南伯子葵曰吾聞至人之樂也不以物與之相嬰 本也 曰至人之所以嬰物以染時俗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 善曰丹氣謂赤氣也 尚書曰宅嵎夷曰暘谷 谷一作谷 日出之所東方赤氣若丹也

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善曰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也 古字通 翰曰初出為雲聚為雲

草凝霜竦高木 五臣作凝霜竦高木 善曰其辭說 輕風摧勁 五臣作摧勁

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 翰曰密葉叢林如束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 善曰左氏傳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句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遊於市中觀司馬季主之卜 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章甫冠名也諸侯也 言章甫冠名也比已貞也 此言己有貞德往適於越

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 五臣作甌 善曰史記曰…

海王揺者其先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漢書曰東海王都東甌出俗號為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毛詩曰立搖為東海王 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曰入行鍛於險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善曰左氏傳曰窮此也用 翰曰貨德也言越人不用冠則我德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也 西京賦曰窮年志歸向

瓴的奪璵璠魚目笑明月 上音令下音滴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瓴甋謂之甓 爾雅曰瓴甋謂之甓 尚書曰秦失金鏡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璵璠美玉也 以喻 入曰瓴甋甓也璵璠良玉也 魚目以為珠也今流人以魚目為明月寶珠 日魚之睛似珠也 良曰甓亦如良玉魚目亦笑於寶珠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若又云陽春白雪巴人下里也 翰曰郢中之歌有名為陽春者不見郢中之歌有

故是以人不能別 翰曰言流俗多昏迷於此理誰能察之 人皆不賢人不能察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善曰禮記曰三不祥小人不能察也 聖人賢者與小人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善曰魯陽關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縣南山 善注曰八尺曰尋 良曰魯陽關名其山峻阻路狹深也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善曰說文曰咆嗥也 毛詩曰鶴鳴于九皋 左氏傳注曰聒讙也

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 善曰毛詩曰淒其以風 莊子子綦曰地籟則眾竅是已 毛萇曰淒寒也 籟聲也百籟謂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為聲也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

岑 善曰劉向七言曰𡸁來解轡永自踈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貞有所懼故易恒常之心濟曰想去也見險阻恐有疑故戒不虞矣慶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難持事也

岑高山也 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 音吟 善曰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公羊傳曰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翰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之險阻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岑崟險阻貌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向曰經阻險則貴勿遲此理著於來今也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言思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翻翻如懸旌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 銑曰旌 人心之疑懼如旌旗之懸於竿翻翻然不定也

文廿九

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鼓聲 作本作聞 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善曰漢書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尚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翰曰羽檄軍書也神武天子也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 善曰莊子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 長鋏劍名也 淮南子曰邊境有烽火 烽火所以警急也 舍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 善曰衡門已見上文莊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 翰曰言今將捨衡門而去更服軍旅之服也 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 善曰史記曰運籌帷幄之中 向曰昔有微志於帷幄之中謀畫之事亦心之所經營也 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善曰呂氏春秋曰士有為之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

廿二

之南面之蔽也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也而不直西家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故不徙也 晉平公使范昭之齊景公觴之范昭請君之樽酌景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 子罕曰夫禁之堂之上而知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吳子曰夫用兵之法非堂上而可知勝出之於廟堂也 孫武子曰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言可用兵出奇兵也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 孔子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以衝車也 漢書注曰樽俎所以饗燕也 吾所以折其衝者也 良曰折衝言折其衝突於樽俎之間也 兩楹謂朝廷也

文廿九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翰曰言用兵之法巧而遲不足稱拙而速乃可垂名也 向曰建大功於天下者以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善曰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 濟曰羈束言其身為職事所拘束也 向曰羈束邊城之處

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善曰張平子東京賦曰下車而始 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 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望舒月也四五圓謂四五月也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善曰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為胡蝶 翰曰故明時候故曰胡蝶飛也 胡蝶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也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

由來有固然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
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度慮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譚
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翰曰閩越國人皆剗髮其身為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
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
澤也濟曰結構屋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田之器無數謂幽處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荒庭寂
以五臣作已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
南岑善曰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渰與弇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良曰荒庭謂草木
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處深也向曰渰起雲貌言有雲起於南岑也雖無箕畢期
膚寸自成霖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

文二十九　四十一

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
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霖三日雨也澤雉登壟
五臣作隴雊寒猨擁條吟善曰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翰曰雊雉鳴也猨得攀擁樹
也磎善從水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善曰長笛賦曰人跡罕到
說文曰森林木叢木也向曰芹草也木叢生曰楚鬱盛多也蕭森修長兒投耒曾循岸垂時
聞樵采音善曰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禁芻牧採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杜預曰藝種也向曰
投弃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重基可擬志迴淵可
比心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鬻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
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善曰曹植
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地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人孰得無為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
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所尚於無為也貴
勝謂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喻於山林也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
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曰竹素也歸田賦曰
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藉翰林以為主人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閑謂廣也翰筆
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眾多也
墨蜧麗躍重淵商羊舞野庭善曰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
不若黑蜧高誘曰黑蜧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
之使使聘魯問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

文二十九　四十二

有之其甚至大告趣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為災須臾大霖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也向曰蜧蛇也生
於淵中若躍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雨候飛廉應南箕豐隆迎
號屛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
封雨可以興之王逸曰屛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自雲起而雨下也銑曰飛廉風神箕為風星畢
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屛雨師致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物也雲根臨八極雨足灑
四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方之極也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
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善曰言今淫雨攝歷
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翰曰言霖雨過二十日也散漫水大亞次
於堯時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良
曰伏皆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

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堯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瞀墊溺皆病水災　向曰洪大也滂雨水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爲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

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

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　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腐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曲突澤　翰曰閭里室宇昔已頹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

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

善曰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閭里門也皆頹毀故人家家不復隱形也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

君子守固窮在五臣作大**約不爽貞**

善曰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志之志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

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向曰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慙爲此名也

取志於烏**陵子比足**五臣作之**黔婁生**

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翰曰於陵子仲嘗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雜詩下

時興詩 五言

盧子諒 名諶　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亹亹 尾 圓象運悠悠方儀廓 善曰楚辭曰亹亹而過中 呂子天道圓地道曰方春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 賈逵國語注悠悠長也 尒雅廓大也 向曰亹亹行進也 悠悠遠也 運動也

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 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 毛詩曰歲聿云暮 又曰蕭艾蒿也 五言出 又曰蕭蒿也 鄭玄曰游行於原野也 蕭香蒿也 藿豆苗也 言時節之去也

北踰芒 五臣作邙 與河南臨伊與洛 善曰芒山名也 伊洛皆水名 良曰邙北邙也 中山名

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 摵摵 所隔 芳葉零 善曰楚辭曰悲風之動 翰曰 摵摵 以致落也 葉落聲也 零落也 翰曰 摵摵 葉落聲 芳葉零落也

蘂蘂 五臣作 蘂蘂 芬華落 善曰楚辭曰芬華落之 以下 所華 言悲時物之衰也

下泉 激洌清曠野增遼索 善曰毛詩曰洌彼下泉 毛萇曰洌寒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索散也 向曰下泉流泉也 清曠空也 毛詩傳毛萇曰曠空也 古流泉至於秋則急流而清澈也 曠野之中更遼索 以遼遠 寥 然也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 五臣作 文字集略曰崿 善曰 崖也 翰曰遐遠也 荒謂野中多草也 崖崿邊畔也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善曰莊子曰形變而有生 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周易曰 感動也 老子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王弼曰作性長也 子曰以虛靜觀其反復者也 銑曰萬物而變隨時而化 神思感之因時而作也

澹乎至人心恬

然存玄漠 善曰古已修乎司彼至人 意存玄漠而已 莊子曰莊子曰而靜乎莫而清乎 王逸楚辭注曰澹安也 恬與澹同 淮南子曰恬然自縱之 莊子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 淮南子曰 廣雅恬靜也 張華勵志詩曰至人真 往澹乎無所營 為唯在玄 默寂漠而已 天亂乡 寥 廣雅玄遠也 又曰莫泊也 說文曰無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善曰結搆也 良曰廬室也 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 善曰 鄭玄 孔子 問 爾 遠 琴 說曰 問君何能如此 琴 心遠 地自偏 以也 乃 慕 白 欲 悶 明 下 文 也 遠 僻 處 喧 境 如 偏 僻 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

望南山 向曰菊香草 華可以 延 悠然遠見此 得性自識 意 也

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善曰莊子曰 夫鳥之 得 遠 山 集 谷 林 楚辭 孤 死 人 首 丘 夫人 孰 能 反 其 真 情 王 逸 注 真 本 也 莊 子 言 名 所 以 在 意 也 得 意 而 忘 言 日 暮 山 氣 蒙 翠 所 謂 佳 也 飛 鳥 晝 遊 而 夕 相 與 歸 于 山 林 此 得 天 性 自 任 者 也 而 我 欲 言 此 真 意 吾 亦 自 入 真 意 也 欲 遺 忘 其 言 而 無 言 也

秋菊有佳色裛 於 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

達世情 善曰文字集略曰裛坌衣香也 然而秋菊坌花亦 毛萇詩傳掇拾也 毛詩 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 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 翰曰 蓄 然 之 汎 浮 之 隨 波 經 子 董 無 心 日 無 心 歸 人 世 不 顧 世 情 於 清 夜 似 浮 萍 之 隨 波 良曰掇採英花也 菊有佳色故采裛露而采之 泛之於酒 自歎天性故遠違世上之情不若我也 忘憂物謂酒也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良曰獨酌 獨進 杯也 又自傾壺而滿之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善曰莊子 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尸子晝動而夜息 天之道也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歸鳥赴喬木 杜育詩臨下覽動 銑曰眾物之群動者日入皆息 故歸鳥趨

飛於林而宣嘯也此自合其真理故言之嘯傲傲善作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向曰嘯傲超逸兒軒檻也言自超逸於東轄之下聊復得此達生之樂

詠貧士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善曰孤雲喻貧士也陸機豔歌揔美惡而兼融攝萬族乎一息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無依據之兒也翰曰萬類各有所託附而孤雲迥出獨無所依蓋以喻賢士也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兒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良曰曖曖暗兒言猶昧旁於空中終以消滅復何見有光輝也謂貧士無榮貴之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善曰衆鳥喻衆人也銑曰早朝夜氣已開衆鳥皆飛喻衆人各有所營為也朝霞謂早時宿霧謂夜氣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善曰前翰喻貧士向曰此鳥遲遲緩衆其羽未夕來歸謂不及衆息之人貧士亦不及衆人也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善曰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古詩曰不惜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濟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迹不為營求常苦飢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為嗟何所悲也微迹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

讀山海經五言翰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因而為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善曰上林賦曰垂條扶疎銑曰此先述時候扶疎謂枝葉四布兒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善曰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疎而我亦愛我所居蓋各得其所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迹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曲隔此大路少能迴故人之車以過我也謂所居幽僻歡言酌春酒摘善作擿我園中蔬善曰張協歸舊賦曰若乃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為此春酒濟曰蔬菜也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善曰閑居賦曰微雨新晴翰曰夏之暑熱風雨俱來清涼爽氣故曰好風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善曰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銑曰泛濫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故先覽之然後流目於山海經也圖象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善曰莊子老聃曰其疾俛仰之閒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向曰讀此書俛仰之閒盡見天下之事可謂樂也

文選卅　四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五言善曰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善曰毛詩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翰曰楹柱櫳窗也團團滿葉露析析先歷振條風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良曰團團露兒析析風聲蹀牒足循廣除瞬目矖帝力曾穹善曰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聲類曰蹀躡也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瞬矖視之兒也穹天也向曰蹀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瞬目謂

動目也矖視也層穹天也穹步遥行於庭動目以視高天雲漢有靈匹彌年闕

相從善曰毛詩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銑曰

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相匹耦也彌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遐川阻昵五臣作暱愛脩渚

曠清容善曰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尔雅曰暱近也說文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踈

遠也翰曰遐長暱親修遠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長渚曠於清容之儀也長川連阻皆天所也弄杼不

成藻聳轡驚前蹤善曰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翰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藻聳踊也言處此夕曝故織不成文藻聳踊驚赴前蹤也昔離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善曰昔離迄今曾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離故云今夕無雙也傾河易迴斡款情善作顏難久悰

音琮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遊遽皐藥臺賦曰天河既回歛集未終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

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款廣雅曰悰樂也向曰傾斜款愛也天河將斜易為迴轉謂向晚也故愛情難為久樂又恐見分離

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善曰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陸機擬雲漢幕高舒虹幌翰曰沃若龍行貌靈駕謂牛女駕各還歸也寂寥空虛貌靈幄謂雲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者故其宜也言別離之後雲幄已空也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善曰龍仙者所駕故

遂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翰曰謂牛心留情顧戀華寢之處遠心逐緒女之龍車也沈吟

為爾感情深意彌重善曰古詩曰動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尔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向曰此惠連沈吟為之感生故情深而意彌多也重猶多也

擣衣五言良曰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善曰漢書曰用昏見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

之中央也尔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三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

月運行銑曰衡紀玉衡星也度數遷轉無復淹停日行倏忽之疾有如相催白露滋園菊秋

風落庭槐濟曰滋潤也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子良切啼善曰

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梭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以論濟曰夏末寒螿鳴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螿蟬屬也翰曰肅肅羽動聲烈烈寒聲多貌夕陰空結幕霄五臣作宵月皓中閨

良曰夕陰謂夕之雲氣結於空幕月光明皓然房之中也善曰夕晚宵夜皓白也美人戒裳服端飾

相招攜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娥以嫮左氏傳曰招攜以禮向曰戒備也端整也謂美人之徒相招攜也鬢王出北房鳴金步南階

善曰毛詩曰以玉為之瑱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致其飾也吾曰鬢今曰鬢髮玉首飾也鳴金步搖釵也謂步南廊也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善曰郭璞曰櫩屋梠也長杵聲哀然此時請衣也

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善曰說文曰題額也良曰芳香也汗出也題額也爾雅曰櫩謂之樀高長故響切也字集略曰砧杵之所也猪金切尔雅曰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善曰君子謂夫也向曰紈素帛也力故有微汗言雙者兩人對為之

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善曰毛詩曰未見君子向曰紈素謂帛也

盈篋自余手幽緘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良曰裁而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

候君開善曰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五臣作候濟曰篋亦箱也盈滿也自余手出也幽深緘封

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也銑曰衣帶與昔尺度長短準舊所裁不知今是與非也疇昔謂舊日

南樓中望所遲客五言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翰曰靈運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

遲待也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 善曰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 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思也 銑曰杳杳遠皃憂長皃迫近也喻衰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爲誰思但臨江待客以寫憂思也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 善曰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詩曰與子别所期 羅靈賦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

圓景早已滿佳人殊 五臣作猶 未適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 向曰客與我別時所期十五日也今已至朔猶復未至也三五十五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斯也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齊也

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 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從事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銑曰方當也 良曰長路也憂戚也

孟夏非長亱晦明如歲隔 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之若歲 良曰心有所待時光易久故有近至明若隔於一歲也

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 善作摘 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翰曰瑤華麻花也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可以遺遠未堪所謂蓋夏時未花也蘭苕草也若子故屢擿以爲思故謂未若遠也

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善曰楚辭曰湖絶路阻 不可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安也 林谷詩曰既而慚之幽戚此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善曰毛詩靜女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良人也 濟曰雖瞻蒼屢擿而道路遠阻莫能贈而問之何以慰愁分離之情也登樓望遠訪於行路之人引領之間冀良友之可見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五言 銑曰田南靈運所居之南也於宅植援也引流水種木爲援如墻院也援衞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 五臣作丘 園中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所以異豈不信之乎高處與己異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 向曰樵隱之人俱在於山所以不同亦有養痾園中者也

園中 善作中園 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善曰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 翰曰屏除也言處中園除去俗雜招清遠之風

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 善曰小陵曰阜 良曰小陵曰阜山岐曰闕路而啟扉也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 翰曰激引澗水上高處以代汲井并新種槿木以爲周垣也墉牆也

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 善作對 窻 向曰羣木羅列於戶衆山當窻而見也

靡迤趨下田 五臣作迆 迢遞瞰高峰 善曰西京賦曰 銑曰靡迤□□也迢遞高遠皃瞰視也

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 善曰老子曰少私寡欲 敘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沈寐 濟曰思之少欲不期有勞於此山事而亦因人力也故少其功力也

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 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良曰詡隱此逕以懷二人故云也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 五臣作皆 同 善曰莊子曰吾聞夫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八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可也 翰曰賞心之得不可忘者則妙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

齋中讀書 五言 善曰永嘉郡齋 銑曰齋靜室也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 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也 向曰京華帝都也言昔遊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 丘山壑水也

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虛館絕諍訟空庭

來鳥雀

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

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乃可託於時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五言 善作修竹茂林 向曰新營所住則前篇敘流植援之處也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 善曰方言躋登也

苔滑誰能步

葛弱豈可捫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

美人遊不還佳期何

由敦

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

罇

洞庭

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結念屬霄

漢孤景莫與諼

俯濯石下潭 五臣作窺

俯看條上

猨

早聞夕飆急晚見

朝日暾

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

奔

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

彼可悲之境也 翰曰感往昔之事而思慮有所反復恐物理之失也至於真理來合得喪同也故情無所存繫

庶特五臣作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 善曰莊子牧馬童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 楚辭曰載營魄而升霞 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 向曰庶近也恬憺無為不知所用於心謂之日用此道可以近持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內魂神也

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善曰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 銑曰此道不可與俗人說之當與智者歎也

雜詩 五言

王景玄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工書衆為吏部郎辛 良曰沈約宋書王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徵素吏部郎辭不就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 善曰陸雲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舞賦曰遠思長想 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兮 濟曰臨高臺長望曰明華軒常招筆書主軒檻上欲也軒長想夫也軒檻上望也華者有華飾文彩

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哀歌和漸離 翰曰相和之古言也酸者不能不苦於口也 張平子書

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雁門 善曰毛詩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乃命諸將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 說文曰箕箒也 楚辭哀江介之遺風 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 劉良曰婦人稱夫曰良人 漢書有雁門郡 翰曰箕帚所以蘇揚物者箒掃除也者此婦人所執以事夫也令言執此物留居江閣夫在北塞相去遠也介閣也良人夫也

詎憶無衣苦但五臣作粗**知狐白溫** 善曰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向曰夫不憶無衣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而為溫也亦喻君之自足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裘也

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 善曰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猛虎行曰日莫不從野雀棲 銑曰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空園感有匹偶安其棲息而我且孤也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 善曰礼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良曰東壁星名十月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歲暮也

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平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 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燭獨照人抱影多愁也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善曰毛詩曰亂我心曲 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翰曰所思不見復何論也

數詩 五言

翰曰數從一為首累至十以為文理述其所情也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 善曰家語孔子曰恭勤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 漢書王衛尉曰為何守關中據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 文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

二年從軍駕齋祭甘泉宮 善曰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 正月從上甘泉泰畤 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因言車駕 貴祭凡以致天神也 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 銑曰漢有甘泉宮祈祭之所也

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良於三朝之會 周礼曰國有慶事即慶賀之 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 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民言舊邦 向曰三朝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止息還於舊國也休沐止息也

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 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颻若飛鳧 向曰四牡四馬也高貴榮華故光曜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

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 善曰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漢王置酒會三輔 漢書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市里人立為新豐也 良曰新豐邑名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善曰周礼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声 鄭玄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 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嬴於衆廣坐之中 謝瞻送孔令詩曰組帳望高衰 濟曰六樂謂六代樂也組帳以繫帳也

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 善曰張衡舞賦曰歷

七盤而展躧韓子曰長袖善舞國語曰公父綈伏摔 八珍盈
女樂二八齊鍾一肆 良曰七盤舞名列行也
彫俎綺有紛錯重 善曰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 彘
璪與公玦書鞶組綺錯羽觴飛騰 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
珍之齊盈滿也彫俎器也綺謂其品色多名如綺文紛
錯多重言也 九族共瞻遲 去 賓友仰徵容 善曰尚書曰敦敘九族孔安國
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 張載遲鍾眾望徵
曰善遲理不復闕道遍徵容濟曰遲待徵美也 十載學無
就善宦一朝通 善曰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向
曰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謙也善猶良也十者小數之極故數詩至此而止

翫月城西門廨 廨音解 作 中 五言 翰曰謝公府也時昭爲秣陵公

鮑明遠

始出 善作見 西南樓纖纖如玉鉤 善曰西京賦曰... 乘月賦曰...
似鉤蘋銜玦如分鏡 王勃連珠曰... 未映東北
也 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有似玉鉤
墀娟娟似蛾眉 善曰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林詩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螓首蛾眉 向
曰出於西南宜映東北墀也娟娟明媚貌 蛾眉蔽珠櫳
此月初出光微也而眉婦人之首也
玉鉤隔瑣窗 善曰珠櫳以珠飾櫳也瑣窗爲瑣文也 漢書... 楚辭...
也 翰曰纖隙於櫳櫳阻於窗雖珠 三五二八時千里
者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
與君同 善曰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 淮南子曰道之論譬如日月
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 銑曰謂微至明也三 夜移衡
五十五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與同也
漢落徘徊帷 五臣作入 戶中 善曰魚中中央也 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 翰曰衡北斗也 歸華先
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斗也漢天河也夜久將迴旋入於帷戶之中也
委露別葉早辭風 善曰言歸華先委爲露所墮別葉早辭爲風所殞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

不辭枝故云別葉 楚辭注委棄也 翼氏風角木落歸本
水流歸末 向曰此言翫月之時見草木華葉皆早委風露
而落也歸別皆落也委著止 亦
如人貧賤至著終見衰謝也 客游厭苦辛仕子倦
飄塵 善曰楚辭吾張士然 詩曰飄颻冒風塵 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
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 五臣作繞 陽春 善曰禮記子幹衣以朝字 晏
林曰燕私宴飲也 方言曰居也 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
琴客謂郢中故抒郢曲 宋玉諷賦飾彈琴爲白雪之曲也
又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不過數人 濟曰休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
以日娛也幹謂洗濯神思也辰亦日也 抽猶奏
也白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也 肴乾酒未
缺 五臣作闕 金壺 五臣作壺 啟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
情人 善曰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啟夕 左氏
傳注肴乾而不食 尒雅小波爲淪 陸機爲顧
伏陰嘉以淡波舌恬流其如提 良曰肴膳已乾而酒清夫
終金壺之水已闌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緩
駐輕蓋而留酌以待情人情人友人之別錄老缺也金
壺所刻漏水者以銅爲之故曰金壺啟開也淪猶盡也

始出尚書省 五言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 朓兼尚書殿中郎 高宗輔政以朓爲諮議領記室高宗明
帝也 翰曰朓 故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 善曰休明謂齊武皇帝 左傳王孫滿曰德之
休明 齊書朓解褐豫章王行參軍 然王故朝也
思七牧開甲第之廊建雲陛之嵯峨 翰曰惟思也休明
謂武帝時雲五雲 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 善曰
殿也陛階也
曰歷金門上玉堂 應劭漢書注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
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 表宏答顧歇
金扉坐瓊筵 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等 生不嗜酒元每
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銑曰金閨金門也謂題名於門乃通
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
群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 宸景厭照臨昏風

倫繼體 善曰宸晃辰以帝位也蕭子顯齊書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鹿猶昏亂也又曰論文也公羊傳曰是子也繼文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曰宸帝居也景日也天子比於日以臨照天下也言昭者明武帝崩也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而昏亂命弱不紹帝體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蜺曜兮日微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illegible]以蔽日月[illegible]言濁[illegible]行也孔良曰[illegible]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可足以為阻安國尚書傳曰濟水入河[illegible]濟曰紛虹邪陰之氣亂蔽朝日[illegible]亦喻讒邪之[illegible]王也[illegible]

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 [illegible]

[illegible]英

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 善曰[illegible]尚書曰[illegible]

青精翼紫軑 [illegible]

黃旗映朱邸 善曰春秋元命苞[illegible]

還覲司隸章復見東都禮 善曰東觀漢記更始[illegible]北之維陽以[illegible]官府吏東迎[illegible]

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illegible]

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 [illegible]

邑里向疏蕪寒流自

清泚 善曰[illegible]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 [illegible]毛詩[illegible]

零落悲友朋歡娛燕兄弟 [illegible]

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 善曰[illegible]

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illegible]

竿釣魚也

直中書省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融轉中書郎 銑曰：直謂宿於禁中以備非常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 善曰：[illegible]

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 [illegible]

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 [illegible]

紅藥當階

翻蒼苔依砌上 [illegible]

茲言翔鳳池鳴珮 五臣作佩 多清響 [illegible]

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 [illegible] 美而非吾土兮

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 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 [illegible] 良曰：不見朋 [illegible]

安得凌 五臣作陵 風翰聊恣山泉賞 善曰：莊子曰：[illegible]

觀朝雨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 善曰：[illegible]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 [illegible]

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 [illegible]

耳目暫 五臣作蹔 無擾懷古信悠哉 [illegible]

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 [illegible]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illegible]

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illegible]

郡內登望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出爲宣城太守 翰曰：朓出爲宣城太守郡內登望也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 善曰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良曰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直一月謂已經時序也望舒月也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衆薪在衆草之中蒼二然也 濟曰秋氣寒而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太叢也蒼然草木色也 山積陵陽阻溪五臣作谿流春穀泉 善曰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淩陽子明得仙於陵陽山 曰欽若美之丹董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 銑曰陵陽山名阻險也言山之積重者方陵險之險在中所流有春穀之泉取穀水名 威紆距遙甸巉嶺帶遠天 善曰威紆猶委紆餘長之貌也 安 書 曰 路 至 州 書雅曰崤高也 向曰威紆長曲貌山川長曲至於回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五百里也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

烟 翰曰桑柘木名寒烟謂山中也 悵望心已極惝五臣作怳怳魂屢遷 善曰 蔓 依懷望楚辭 曰惝怳 復切 怳況王切 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 善曰漢書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問曰結髮謂冠時也旅客也一平生早事於邊隅謂入仕事也 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善曰家語曰子路 孔子曰 之大坐於室 狐白裘 亭興也要猶取也 沃曰裘鮮麗也 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善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避亂遼東 於是築室 後漢宗資為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范滂 宗資自飲食也 包旁但諾而已今方棄之也管寧至遼東 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下涼處之其人大慙於是禮讓大行海表晁士欲追蹤此事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五言 善曰徐勉伏暅曼容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出為武昌太守 翰曰孫權都在此郡眺聞暅登城作此詩遂和之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 善曰炎靈謂漢也劍璽引曰 萬物之上之列精美儀也 自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劍 吉 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劍 晉惠帝元康胡天子出新 金 中 出 名行四方 紀太史公 劫 今季帝上事日 許昌 於 當 塗 高 者 魏也 大者魏也 漢 代 漢 曰 其 鬼 立 讖 曰 黃 昌 劍 聖朝 失 位 也 騎 龍 用千戈 蜀 天下也 聖朝鉄中褒霸功興寓縣 善曰論衡 曰孟子曰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 天 出 聖 人 以 所謂霸功者 法 夏 非 正 書 字 記 大 令 流 行者 也 萬 篇 文 曰 寓 縣 文 子 曰 聖 人 出 也 謂 漢 朝 聖 朝 失 其 中 國 但 合 霸 功 起 於 寓 縣 曰 千 年 一

而吳蜀鶚起 鶚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 善曰莊子曰鵲上之鶚也 鶚起 言鶚之鷙鳥也 說文曰 鶚 之 鳥 也 鳳 鳥 之 巢 折 其 地 而 起 故 君 子 之 居 將 有 作 則 詩 起 司 馬 彪 曰 鷙 也 居 各 為 之 長 而 臨 之 也 詩 曰 義 東 都 賦 曰 失 詩 郡 牙 白 水 鳳 翔 於 平 何 也 虎 居 毀 切 翰 曰 以 喻 吳 楚 之 起 也 故 云 吳 山 楚 甸 吳 立 之 其 立 地 楚 也 得 之 也 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 善曰西京賦曰 衿帶易以 漢書高祖曰運籌策帷帳之中 左傳 曰 選 成 中 行 吳 皆 諸 侯 之 選 也 鄭 玄 注 曰 選 者 等 之 中 最 上 也 向 曰 吳 以 廣 會 為 衿 帶 帷 幄 謀 人 盡 其 妙 選 帷 帟 帳 帷 幄 也 西龕五臣作戡收組練 善曰北距謂魏 曹操 書 曰 合 龍 門 湖 縣 宋 均 曰 龍 門 晉 地 名 也 吳 與 宋 取 相 殺 血 當 駭 馬 尚 書 序 曰 西 伯 戡 黎 孔 安 國 曰 戡 勝 也 翕 曾 逾 蔑 言 吳 人 向 左 傳 曰 組 甲 三 百 被 練 三 千 馬 融 曰 組 甲 以 組 為 甲 被 練 以 練 為 甲 也 良 曰 吳 北 拒 江 淮 故 舉 驎 鑣 而 難 度 此 所 以 其 良 中 國 也 騶 馬 驪 驍 也 吳 西 伐 楚 戰 勝 收 其 組 練 三 千 組 練 皆 甲 也 戰 勝 也 北拒溺驂鑣 江海既無波俯

仰流英盼五臣作眄字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 好色賦竊視眄 翰曰江海無波謂國內清平也將欽圖中原故曰流英眄褰冕類禋郊卜揆宗離殿善曰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 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既定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宗尊也 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寢 翰曰裘冕謂祭服也將肆類群后禮祭郊廟山川也卜度其事崇其讌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為其業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國語晉文公曰一戰 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 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 顏延年釋奠許郎宮廣漢同曰釣臺基名臨之講武閱兵也樊山山名於此廣為宴樂也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葱蒨盛皃

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善曰三國名臣贊曰三光參分宇宙分蜀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杜預左傳注曰薦獻也 翰曰謂三國鼎分其土地欲使文書車軌同一齊入遊於晉矣世雖也參差世五臣作代祀忽寂漠五臣作寞市朝變善曰賈誼鵩鳥賦曰非有期乎世紀忽謂忽忽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 濟曰參差謂不停皃忽寂謂寂寞空虛也舞舘識餘基歌梁想遺轉五臣作囀 善曰蕪城賦曰 銑曰高堂舞客之基不征賦曰陛殿之餘基 韓詩有說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謌也異轉而皆樂 高誘曰轉音聲也 良曰妙謌者發聲繞梁而塵起故見梁則想其餘聲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書發弋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 翰曰吳國英雄之風謨長然若此而曼容深思遠有懸想為之發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善曰楚辭曰朝馳騖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 良曰幽客眺自謂也纓弁屬曼

容也言我留滯於江畔而相從當賓之乖於衣冠之列也 皐澤畔也 纓弁衣冠也清巵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善曰良書謂伏時也 鄭玄禮記注曰巵酒器也 毛詩獻酬交錯 墨子曰墨子獻書也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齊上書曰巵酒盃也賜惠獻酬之禮而良書不同披覽先王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善曰楚辭曰 願承風之遺則 馬融論語注曰絢文皃也 良曰芳音謂曼容言也言其雅風采詠餘美絢美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善曰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鄂渚地名也 毛詩曰昊天曰及爾遊衍 毛萇曰衍溢也 鄭玄曰常與汝出入往來遊溢相從也 翰曰于役行役也 鄂渚鄂者武昌渚名也 衍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五言 善曰淮南子曰淮南王安喜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飛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 神仙傳曰雷被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翰曰王著作融也 八公山名 王融是山有作此和之迹王亮字堅事也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尼直雙峭望河澳於六 善曰左傳吳子常乃有莫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 左傳曰秦伐鄭使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爾雅曰小洲曰渚又曰隈厓 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 其水所阻二山名為標望於河曲以為固也 澳曲也屼五丸分區奠淮服善曰字林曰屼 嶒陵 毛詩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淮服 良曰逵爰自八公山也上謂二別雙峭之阻也 其高峻見分其區域以定此淮服之地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 國語曰正東曰青州

其數曰予諮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西距[illegible]罾澤西距山以遊上
又曰八公山在淮東是也 向曰勃[illegible]有浚邪臺孟諸澤名距至[illegible]山

阡眠起雜樹檀欒

蔭脩竹 善曰楚辭曰遠望兮阡眠[illegible]檀欒[illegible]竹[illegible] 簡夾池水[illegible]也[illegible]生也[illegible]雜樹[illegible]

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 善曰[illegible]山林幽邃日光隱蔽澗中空[illegible]雲氣集聚岫若重複也

出沒眺樓雉遠近 善曰王粲家語注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 [illegible]

送春目 呂氏春秋曰客出曰歸遠之以目 銑曰雉堞也 山之出沒直下不一行[illegible]出入以見[illegible]望之也

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 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伐[illegible]戎州[illegible]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 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素景[illegible] 晉[illegible]宋[illegible]于[illegible]神[illegible]曰[illegible]晉之行也[illegible]曰[illegible]伊[illegible]入于[illegible]東[illegible]入[illegible]首[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良曰[illegible]者[illegible]華[illegible]夏[illegible] [illegible]晉[illegible]伊[illegible]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illegible]堅乃[illegible]山

[illegible]王故云[illegible] 伊穀[illegible]三[illegible]名也

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善曰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illegible]中興[illegible]曰[illegible]玄[illegible]也 [illegible]議[illegible]文武[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建[illegible]車[illegible]事[illegible]書[illegible]上[illegible]曰[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曰[illegible]古[illegible]曰[illegible]中[illegible]被髮左衽[illegible] 曰[illegible]昭也宗[illegible]謂[illegible]三公[illegible]也[illegible]晉[illegible]王[illegible]宗和[illegible]故云 [illegible]兗州刺史亦[illegible]苻堅[illegible]也[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猶[illegible]之[illegible]管中[illegible]不[illegible]故云[illegible]管也

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善曰八公山謝玄[illegible]小[illegible]五臣作暴[illegible]苻堅之[illegible]也長蛇喻[illegible]奔鯨喻堅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行[illegible]苻堅[illegible]大[illegible]前鋒[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如[illegible]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又[illegible]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向曰 [illegible]言[illegible]能[illegible]也[illegible]大魚吞食小物者乃不義也[illegible]此魚亦已被而暴漂之皆謂已被苻堅也

道 臣五作導

峻芳塵流業遠年運倏 善曰陸機大暮賦曰[illegible]芳塵之[illegible] 莊子[illegible]年[illegible]而往矣[illegible]何[illegible]我[illegible] 高[illegible]遠[illegible]疾也[illegible]王[illegible]謝[illegible]後世[illegible]遠大而年[illegible]疾也

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 五臣作吁 善曰平生謝玄也左氏傳[illegible]曰君子[illegible]知其過而有令圖令圖天贊也[illegible]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 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illegible]三[illegible]詩[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九[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庭[illegible] [illegible]自古平生之士[illegible]王[illegible]不[illegible]命不善[illegible]未[illegible]致[illegible]

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 善曰楚辭曰[illegible]而傷懷[illegible]思[illegible]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別[illegible] [illegible]征[illegible]行車也連翩[illegible]不[illegible]言[illegible]太守也[illegible]

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 善曰方言[illegible]吳[illegible]館娃[illegible]之宮[illegible]

[illegible]良曰[illegible]行[illegible]

風烟四時犯霜雨朝

夜沐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善曰[illegible]毛詩曰九月築場圃[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年[illegible]故云春秀[illegible]秋場[illegible]言之

和徐都曹 五臣本出新亭渚 善曰[illegible]和徐都曹[illegible]徐勉也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illegible]洛[illegible]帝都也時都在[illegible] 銑曰宛南陽郡名[illegible]洛[illegible]名[illegible]以[illegible]

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 善曰楚辭[illegible]結軫於西山[illegible]禮記曰東方謂之青[illegible]曰軫車也 向曰[illegible]迴遠瞰視也

日華川上

動風光草際浮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華躍宣明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
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翰曰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桃李成蹊徑
桑榆陰道周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鵠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
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游其下故成蹊桑榆茂盛陰於道路皆市也周市也東都
已俶載言歸望綠疇善曰毛詩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
畝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良曰載事也東都洛陽名二疏皆老
歸田所別處也欲將欲歸若人之跡故云已始篤也言將歸田里以望綠疇田也

和王主簿怨情五言翰曰王主簿名季哲也此詩言婦人怨慵以自況也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善曰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漢

翰曰名嬙小字昭君娶女曰聘謂嫁單于而言也聚遠掖門言一起絕國遠掖庭王昭君所居長門陳皇后所居也
章翰曰掖歡宴六日夜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漢絕嬙謂昭君陳后失歡宴故以長門宮名也
喻失寵也相逢詠蘼蕪善曰蘼字辭寵悲班五臣作扇字扇善曰班婕
好怨詩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良曰古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夫蘼蕪者亦蘼是各
詠此詩也班婕妤失寵悲怨作團扇詩亦秋至則扇見棄捐也言之失位亦猶扇之也花叢亂數蝶
風簾入雙燕五臣作飛燕翰曰蝶燕喻小人在位也鳴人之音則數蝶雙燕皆有耦而我獨失寵
正喻小人尚在其位而我獨見棄置也徒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善曰賒緩
也濟曰徒使衣帶已緩身遲顏衰坐自惜也何時復用於睞也平生善作生平一顧重
宿昔千金賤善曰魏文帝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瞀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
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子瞀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

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日顏色以相重衰老而貌則千金之軀忽見損棄亦猶時君不顧舊臣有功
不錄也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
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不迴也故心人不見謂婦人之心懸於夫也忠臣之主
戀於君也

和謝宣城五言翰曰謝朓為宣城太守作卧疾詩沈約令和之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善作不避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
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尚方
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東方朔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

門翰曰王喬朔從宦非宦侶也東方朔則避世非避喧也揆余發皇鑒短翮屢
飛翻善曰楚辭曰皇覽揆余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而高翔也濟曰揆度也皇鑒天子鑒也言天子
度我才器以為明鑒而短才屢見擢用如鳥之短翮屢為飛翻也晨趨游善作朝建禮晚
沐卧郊園善曰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濟曰建禮門名晚節休沐歸卧
於郊園也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徐稺字孺子豫章人
舉孝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濟休璉
與曹長思書曰江左蕪於机榻傅玄鼎詩机榻塵埃漢書東方朔曰置酒置觴者莫若酒也銑曰言塵者榻上有塵
也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善曰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
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朓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泛辯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良曰馥香也蘭蓀香
草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善曰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向曰晝有六候皆視神所交也與謝朓相去既遠但神交而已故夜於夢寐而思慮所存也

牽拙謬東汜浮情及五臣作反**西晹**善曰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牽率庸拙也東汜謂暘谷日之所出也浮情浮名猶悉也西晹謂崦嵫日之所入也 翰曰東汜日初出處比少壯也西晹日入處比衰老也謂少壯之時牽拙才謬入王事而浮情踈昧歸於衰老也及歸也

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 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 濟曰菲輕也約謙言自顧循良寡薄之才何以偶於良王之美也璵璠良玉也

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善曰鮮卿曰若江湖之雀勃澥之鳥吳都賦曰刷盪漪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向曰寫如鳥游渤澥之水薄刷羽毛汎弄清波以自取性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

良曰王思遠有詠月之作約和之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善曰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時氣生而清涼 翰曰氛埃塵也

方暉竟入入圓影隙中來善曰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 翰曰光照遠門方故方暉竟滿也隙穴圓故影亦圓也

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向曰高樓思婦見月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

網軒映珠善本作珠**綴應門照綠苔**善曰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漢書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 銑曰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應門名出闕之所故多綠苔月光照之翳其思也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善曰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良曰洞深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爲世子襲爵諡曰諸侯弟子恪世子 翰曰冬節冬至日也約往弔之傷其閒寂還於車中作是詩也第宅也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客復來是盈也

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善曰漢書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良曰且生者貴賤猶如此而況沒死者失幽冥乎下謂世人游也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五臣作聲**聲**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文曰高車其蓋高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 高車上客之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今塵未滅者思昔日之車行若在目故也餘聲者思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

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善曰家語曰公自作階古有階升堂立寺又曰階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銑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賓於客位祖於庭 銑曰綠錢者青苔也數若錢而無人行故此物滋生也賓階祖攝而上者客亡客所居處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善曰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蹄跑地久之滕公使卒掘馬所跼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

侯國安豫勝公也翰曰九原卿大夫塋地也耕耕松柏盛貌佳城墓之塋域也

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

善曰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五臣作直學省愁卧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 善曰廣雅曰陌道也向曰蕭瑟清風貌闈門也

愁人掩軒卧高窗時動扉 善曰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翰曰軒長廊也濟曰軒門也

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 善曰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曰虛館絕諍訟九歌曰蹇將憺兮壽宮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銑曰室宇深暗清涼之處自以爲神宇賦曰清霄肅以微微翰曰其華飾如神也

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櫩飛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銑曰蟲蜘蛛也

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 善曰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忝辱也良曰纓珮官服飾也忝辱也江海謂隱居不仕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善曰山中有桂樹攀桂枝而聊淹留也楚辭招隱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銑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衰桂樹芳香而貞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

詠湖中鴈 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 善曰劉公幹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謝靈運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迴翔銑曰塘池也翔飛也

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 善曰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羅曰唼入水鳥食貌牽以口牽之翮羽莖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

羣浮動輕浪亂逐孤光 善曰上林賦曰鴻鵠鷫鴇浮乎其上銑曰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羣者逐之也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善曰呂氏春秋曰鷙鳥絜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善曰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翰曰搖漾飛貌也楚辭曰顧念黃鵠兮歸故鄉故鄉謂山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五言

良曰率爾率然也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 善曰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銑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

開花巳而樹流嚶復滿枝 五臣作巳而樹字 五臣作鶯字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銑曰繁華子輕薄兒謂遊俠人也

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善曰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數水碓時更修之千金堨廣陂記曰陂在洛陽東鴈鶩陂在長安西 向曰千金堰鴈鶩陂皆地名

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

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 善曰漢書曰董偃綠幘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上謂曰主人翁帝尊之不名稱主人翁上馬有紫燕騮楚辭曰長余佩之陸離良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耀紫燕良馬名陸離光色貌

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 善曰曹子建名都賦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曰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良曰蘭池宮名在長安

象

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巵善曰吳都賦曰押笙象簟韜於筩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觴酒器也古樂府辭曰金瓶素綆汲寒漿羽巵即羽觴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　銑曰象筵簟也金瓶貯酒器也羽巵盃也上飾以爲羽文也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善曰枚乘兔園賦曰桑萎蠶飢中人望柰何　向曰婦人歎娉不停蠶之事蠶食曰起萎死也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善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翰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名其實滑味美人自爲客炊之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爲善曰毛詩曰愛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劉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爲　良曰事有所阻各違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間可損人儀容見責忘於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善曰此明蕩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向曰悠悠遠貌邁亦行也戚戚憂思言懷其行人憂思之深也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銑曰徽美也言思君美德及音信也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下懸隔也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善曰子虛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　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鳥名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遊子眇天末遠善作還期不可尋翰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理於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湊給也飄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　向曰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想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沈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實言思君而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棄所思之累安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邀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善曰迎風已見西京賦　銑曰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設宴於此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善曰古歌辭曰齊僮唱兮列和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歷陽神女賦曰鬼歌音不足以供安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　翰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善曰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濟曰二人辭秦謳之善歌者也　良曰棟宇屋也言清遠之妙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濟曰同志謂好音也羽觴爵鳥羽形以多飲也不可筭言多也高譚善作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善曰陸賦爲華蔚若綺美人物盛亦如朝霞之明也　向曰爛明也言豈獨人生無樂何爲樂常苦晏善曰秦嘉婦詩曰憂艱常早至歡樂常苦晚　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若知爲樂之道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善曰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雞知夜半鄭玄曰明明與鳴同古字通　翰曰伺晨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爲樂須及少也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善曰列子曰畢辟則憂苦　良曰曷何也何須憂苦守貞以居貧賤

擬迢迢牽牛星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善曰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

濟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纖步而光輝於天
良曰昭昭皦皦清漢天河也粲粲衣服鮮潔貌行於天上故
云光天步
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
東向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
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諂問
華容一何冶揮手
如振素善曰冶或爲妖非也向曰冶媚也素練
也華顏既多冶媚舉其手如練之白
怨彼
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企彼無良緣睆戶板焉不
得度善曰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又曰睆彼牽牛
向曰跂彼舉踵睆視也歲暮謂秋也跂舉踵也睆舉目望
織女牽生無其良緣但
相望而不得渡河也
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翰曰大川
天河也言
淚落如霑露也

擬涉江采芙蓉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
婦思其夫遠在采此以自喻也
上山采瓊蕊穹谷饒芳蘭濟曰瓊蕊玉英也芳蘭香
草也上山采玉英以自
高穹下入穹谷見香草
處幽而美遠而采之
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善曰
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向曰掬把也言
采之未及盈把已懷遠人因與之同歡也
故鄉一何
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平
翰曰
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此阻難
注思萬里情之不安獨爲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翰曰此詩婦人
感時思夫遠行也
靡靡江蘺草熠以入燿羊生河側善曰五臣作籬字
良曰靡靡細弱貌江
蘺香草也熠燿光色盛也
皎皎彼姝女阿烏可那乃可當軒織
向曰皎皎明貌姝美也阿那
柔弱貌當軒當門也織繒素也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
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
夜起歎息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獨居無人也
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翰曰此謂閨人對
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
盈手善曰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
恍不能覽其光也高誘曰天有大手雖能攬其光
明月入於牖照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
濟曰寢臥也安則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
物我行永已久向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不安也感
此節物而夫猶行久不歸悲之深矣
遊
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向曰言夫遊仕宦不得成名
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銑曰蘭若皆香草言其芳香以喻賢人此詩
以喻人懷芳香之德而不得時也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翰曰嘉樹松柏
也山東曰朝陽
執心守

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善曰
曠遠也
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堅如松柏經歲寒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
曠遠也灼灼明也言其遠在雲霄也
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飆引領望天
末譬彼向陽翹良曰彌終也天末遠也翹
翹然向日之心也言思念之久終年月長爲嘯聲入於飛風冀達遠情引領望之
亦猶葵藿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倩言得
性而不可攀仰喻靈草生於高山
亦猶是焉故
擬取以爲比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平
善曰山海經曰昆崙
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
書曰翻亦翔字也銑曰冉冉
復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
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
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善曰言濁水之波易滅也
翰曰濁水瀾喻當衰

水也戚戚憂也所歡謂友也言人生如寄爲之易竭可多憂帶而不置酒與朋友爲歡 方駕振飛轡 善曰史記公仲謂

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 韓王曰不如和秦因以一名都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長安也綺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貌 飛閣

纓虹帶曾臺冒雲冠 善曰吳都賦曰寞署閣於道字林曰虹蝃迴帶於雲館西都賦曰虹蜺銅帶紛紛猶虹蜺爲垂非也高臺上纓繞曰纓冠也言虹蜺之依臺閣如冠帶焉 翰曰飛閣閣道也曾臺 高門

羅北闕甲第椒與蘭 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翰曰椒蘭香草取其芬名且芬香也 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第也一宅也椒蘭以塗室取其昷香 俠客控絕景都

人驂王軒 善曰列子曰吾邑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觀書曰衆賢降而復反上所秉。吳名姬吾立於矢所中國毛詩曰成都人士國語叔向曰韓之富高而能金玉其車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邀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平銑曰感彼遊樂各稱所願慷慨之誰歎自也

擬東城一何高 銑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逝不如早爲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

林衰 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霧者衆陰之氣也而下香草也崔嵬高大貌露彌天其下香草衰也言香草寒氣也落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

至而嘆則大耋之嗟凶生老如日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 良曰龍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移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善曰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總余

飛轡大耋嗟落暉

長生耋老也言大老少人嗟嘆日暮而惜其時 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何也言何爲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 向曰

京洛多妖麗玉

顏侔瓊蕤 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銑曰侔齊也瓊蕤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

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

高徽 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促節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也 一唱萬夫歎

再唱梁塵飛 善曰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濟曰萬夫歎言稱美者衆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之飛塵也 思爲河曲鳥雙遊澧水湄 五臣作澧 向曰河曲鳥謂允夾北鳥常雙游澧水名湄水次也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 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 善作苕苕 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

陛躡雲端 善曰若子有門也行上頁字列綺窗古詩曰交疏結綺窗綏高也迢迢遠貌綺窗結綺也飛陛方羣高也西都賦曰飛陛也塵冥塵外也躡踐也雲端雲上也 銑曰 佳人撫琴瑟

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 銑曰佳人喻君子

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之美也哀響馥若蘭芳香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若蘭 玉容誰得顧 五臣作

傾城在一彈 善曰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翰曰王容美也言誰能顧我之才也玉容喻高才傾城喻美 翰曰一彈倘人識 濟曰佳人美者如王 佇立望日昃躑躅再

三歎 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 良曰佇立久立也日昃謂年老也言少壯無不被用故再三歎息之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歡也 思駕歸鴻羽

比翼雙飛翰 向曰願爲一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翰曰願與知己之人同其心者俱去千里言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 善作苕苕 翰曰蘭時春時匿匿也音徽言文章書信

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 善曰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濟曰虞淵日入處也 向曰泉日所入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

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不歸也
躑躅回合猶於林也之上思知之風入我襟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向曰
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翰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懷在貴盛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月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肅
至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善曰呂氏春秋曰孟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
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
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轄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銑曰蟋蟀蟲名秋則鳴於
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呼桂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
飛戾高冥善曰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曰嘒嘒小

文三十　芒

聲也陸士衡擬古詩曰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前行翰曰疇昔猶昔時也戾至
翔也飛至高冥喻友則名位高也冥天遠也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
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善曰言有名無實也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面
向爾雅曰大梁昴也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故聽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言有空有梁織之名不堪
機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爲相知之用

擬四愁詩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向曰分幽州爲營州阻難
脩長也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善曰崖岸也在
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

贈之雙南金善曰衛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
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翰曰佳人喻賢者也綠綺琴名喻要術也雙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以忠義報
之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濟曰流波喻佑也重
深阻險喻讒佞也言我欲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詠也

擬古詩五言

陶淵明良曰此言榮悴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向曰佳人喻賢人也美猶愛也謂兩人同相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曙對歌也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銑曰樂極悲之來故長歎息句言是事多感於人之也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

文選卅　艽

如何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好盛難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五言并序善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都名也此
代當時諸賢之意也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良曰
余代丕自謂也究盡也言朝夕讌樂盡歡娛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
五臣作備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
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者也楚襄王時有宋玉
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見美梁孝王時有鄒枚嚴

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 良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孝王賓客爲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

漢武帝 五臣有時 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 善曰漢書曰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言時務上召見乃拜爲郎中 良曰徐樂東方朔枚皋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

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猶對也 向曰武帝剛彊疑忌亦不得明言對之善

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 銑曰我所述不作誣誕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爲賢矣

歲月如流零落將盡 翰曰零落謂應瑒劉楨死也

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爲一集 濟曰言不擬定其文思其人而悽愴也

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爲尊故赴之衆星以北辰爲王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

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 五臣作皇 拯生民 善曰漢書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懷行也家王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文曰出斯民於拯 銑曰天地中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皇謂魏武也言拯救生民自如此也

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 善曰東京賦曰區宇乂寧 翰曰區宇謂天下也 馬而武帝拯救之

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 翰曰謂魏文帝謂羣英之表 濟曰性謂羣英謂王粲陳琳之類至也 翰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欽賢之性常懷仁愛之人

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 良曰衆君子謂王粲等傾心以盛日新之德謂傾心於己也

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 善曰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先曆 向曰言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爲浮

何也 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 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處難得而羅縷羅或爲 觀上子曰皆有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之遠也謂列陳文章無有闕遺皆盡天人之理 向曰羅縷

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 銑曰金罍酒器也金 豐茵席也

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 善曰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子曰劉向別錄曰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 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聽謂聽者爲之飛也 謂歌聲動於梁上塵也

何 五臣作莫 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 善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板板 鄭玄曰板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 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 良注同

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 五臣作象 善曰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 向曰伊洛二水名謂東都也言宮室燒焚也崤函山名謂西京也

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銑曰王粲自謂身在秦川時西京之亂投荊州也 曰謂辟亂棄秦川也謂荊州也

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 善曰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翰曰沮漳二水名言楚中之山水雖美非吾心所獎也 非外物所能遂也

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 善曰式微已見 曹子建情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言此何由得歸往

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 善曰上宰謂魏太祖也曹子建詩曰天子命上宰 良曰上宰謂曹公奉獻帝威以征諸侯皆宗尊之言曹公奉獻帝而爲長

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 善曰王粲從軍詩曰羽騎雲布蔽車星陳漢書曰郢楚別邑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向曰雲騎

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江之南也究郢楚二縣名掃盡猶平定也
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善曰誠明清朗謂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見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覩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良曰雲霧喻賊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排昏亂得見曹公所謂青天白日也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善曰公子謂曹植也 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欣也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丕也特獨賞識也
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善曰左氏傳仁郎成公子鄖曰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肩擔喻也明兩謂文帝也易曰明兩作離 濟曰文帝為明兩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言初遭喪亂但願息肩不謂今日遇太子也
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 良曰言太子同車與面遊
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善曰陸機擬古往有皇太子清宴時歌響梁棟則歌聲繞梁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向曰綢繆親重貌寂靜寂寥無言清讌娛樂也静寂之守歌聲響入梁棟
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乘或為居 銑曰顧惟養學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惟乘日而學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五臣作敘喪亂事多良曰袁紹字本初陳琳為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五臣作邅氛慝善曰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易曰屯如邅如 翰曰屯邅難也氛氣慝惡也皆喻亂賊
不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濟曰長安為董卓所沒袁紹起兵據河北擁持也
單民五臣作人易周章豈君身就羈勒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章惶懼貌君袁紹也言我孤獨易爲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
豈意事乖已

永懷戀故國向曰豈直所事乖錯於己身而亦長思戀故鄉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善曰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蝥賊杜預曰蝥賊喻以害也食根曰蝥食節曰賊 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蝥賊蟲名食苗曰蝥食節曰賊言紹卓之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
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善曰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隷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吏所笑見司隷官屬作相指視之極翟老吏或垂涕復見漢官威儀對者蒙此也 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見洛陽輝光漢朝法則
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遇餘命其幸已深況又值太子明德之遇
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景刻漏刻也 良曰疲倦也遺亡也景刻晷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歡燕盡其日夜
夜聽極星闌五臣作闌朝

遊窮曛黑善曰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 向曰聽聞曉覺也極至闌盡也
哀哇烏佳動梁埃急觴盪幽默善曰法言曰哇則鄭衛之哇邪也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縱目 銑曰哇淫聲也埃塵也盪動也言哀哇之聲動梁上塵急觴之動於幽默從容浮默之趣
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善曰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翰曰古人以酒色財為惑我今以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惑義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五臣作詞善曰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向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居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也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五臣作秦瑟善曰魏都賦曰臨淄牢落鄒郢丘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 翰曰伊惟也臨淄齊所都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攜手而弄秦瑟以筝頗出於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善曰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 良曰膠東高密皆齊郡國名憩息也置酒淹留敘平生之道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善曰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僇 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歡樂可終年焉奈於世事不畢所願也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善曰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水莊周所釣處也莊子曰搖動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 銑曰搖動也箕山名許由所隱濮水名莊周所釣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道窮為憂懼所迫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五臣作乃游椒蘭室善曰禮記曰若使士射不能則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翰曰以言蹈幸太子休明及我身為之賓以而探其貧苦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

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善曰曹植子曰吾欲以清論究萬有原以論曾所語言也 濟曰以清辯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事信非一理行觴奏悲歌永夜繫五臣作係白日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觴酒也奏進也哉有悲歌於歡交集於繼長夜繼日而不歡也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華屋毛萇詩傳曰髦俊也 向曰華屋謂畫飾之屋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華屋之野人為儔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善曰說苑曰昔靈公欲殺范曰孟而飲之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而顧昔時遇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善曰盧諶達贊曰匪偏人之自題新諸東於來哲 翰曰卓犖高稱謂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善曰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賓義曰泰山郡屬兗州 良曰晏安也里閈鄉國也東平所居縣名河兗當衝要淪飄五臣作漂薄許京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李固曰京州天下要會 良曰河清河也衝通要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道津淪漂至於許都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善曰管子曰善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能為百谷長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袁紹羣英之表 向曰廣川謂魏公細流謂己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厠於羣英之中北渡五臣作度黎陽津南登宛五臣作究郢城善曰漢書魏郡有黎陽縣臣瓚曰黎陽仕魏武伐袁紹北征 銑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銑曰黎陽津名在廣者謂從太祖征袁紹究郢二為名士偕清從征劉表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究盡也方言曰鄭以究盡也

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交之情相與解既達為官得究敷奏之事盡平生少才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善曰王粲書孔融表曰士死知遇今命輕 翰曰矧況也明哲謂曹公也言曹公顧我知恩至深覺身命之輕也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五臣作雞鳴善曰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毛萇曰雞棲於杙為桀 良曰牛羊下東謂日暮時也揭雞棲木括揭鳴謂雞鳴時也言朝遊至暮坐至曙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向曰古歡宴之興終歲為之非一日也卮酒而不疲也新聲好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並合也肅肅羽聲也翰羽也并稱戾至冥遠也歡遇良儔之雖滿望其羽翰飛至高遠噫何求貴仕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
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 銑曰嗷嗷哀鳴之聲自比也委羽北方山名求
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善曰成公綏鴈賦曰鴈弱水之隈岸棲處曰崑崙之東有
弱水渡之若涉漢耳涉土挺切揆烏挺切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彭蠡之所在 翰曰
弱水水名在北方湄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國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瑒達
亂遭移也顧我梁五臣作涼川時綴步集潁許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潁川許皆縣
分也銑曰大梁故魏一號爲梁 濟曰大梁潁許皆魏分郡
國名郡雅也言我於大梁過其明時故客於許潁之地也
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曰世難謂漢末遭亂也淪薄淪寄也言我遭離漂泊
爲客於荊州也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向曰言天下未定時而我先託身於曹公
故言得所官度五臣作渡廁一卒烏林預艱阻善曰魏志曰公軍官渡袁紹

保陽武官渡公軍與紹相拒大清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
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即今官度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蒲圻
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
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 銑曰官度烏林
皆謂曹公與袁紹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
翰曰晚節謂暮年也衆賢謂應劉等庇
蔭也天宇謂武帝也建德能庇於天下列坐廕五臣作蔭華榱
衰金樽盈清醑思與善曰馬融樗蒲賦曰生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毛詩曰飲此醑矣
璞蒼曰清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良曰蔭庇也華榱華屋也醑清酒也始奏
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善曰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
延露曲也 良曰延露曲名闌闌也謂遲夜而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五臣作非猒
沮五臣作斁向曰沮止也言調笑嘲戲酬答非有猒沮而止之也傾軀無遺慮在心
良已叙銑曰軀身也言我委身於公無遺思慮在心之事皆已申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善曰鄭欽述行賦曰前覽河有實多沙塵吉時曰白
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 翰曰洲水渚
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雲謂東侯塵之色黃也謝塵也金
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濟曰羈以拿表之馳逐翩翩皆馬
奔走之貌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善曰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
喻恩澤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喻曹公也自謂言我以微薄之身攀多士之列念昔渤海時
南皮戲清沚善曰漢書曰渤海郡南皮縣 銑曰昔在南皮之遊戲不可忘也 向曰渤海
郡名南皮縣名沚渚也今復河曲游鳴葭汎蘭汜似善曰文帝與吳質書曰
善曰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 向曰鄴近河故云河曲笳笛也汜水也蘭香草也言汎蘭於傍謂之

蘭汜躧步陵丹梯竝坐侍君子善曰揚雄賦曰躧躡丹梯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
生鼓瑟 銑曰躧躡也丹梯謂赤梯階也謂竝坐
旁陪赤子並坐侍太子妍談五臣作譚既愉心哀
弄信睦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
順耳 翰曰妍美也愉樂睦和也言語之美
足可樂心哀弄信可和耳傾酤五臣作酤爲芳醑酌言豈終始善曰王
之言信可和耳 濟曰酤酒也
子有酒酌言嘗之言豈終始謂晝夜無休息也自從食苹來唯
保勝於此言豈終始謂畫夜無休息也
見今日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
也 良曰苹萍之食萍之時天子宴諸侯而歌
之言我自預嘉宴以來唯今日之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向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名也傾

柯引弱枝攀條摘蕙五臣作惠草徙所綺倚窮騁望目極
盡所討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銑曰弱枝柳也蕙香草也徙倚移行貌騁平也討尋也
言平望盡見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善曰淮南子曰九山曰太行羊
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
直白楊信褭褭奴了切善作裊裊太貌善曰褭長弱貌翰曰邯鄲郡縣名裊裊弱貌副
君命飲宴五臣作讌歡娛寫懷抱善曰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良
濟曰副君謂太子也言爲天子之副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
悉精妙清辭麗圖藻五臣作翩藻夜早晚也衆賓謂下東之賓良曰遊樂無日
辭之清麗如藻之麗如翩之芳南水草而有文翩者草也哀音下迴鵠餘哇徹良曰佳
清昊善曰下迴鵠謂鵠聞而下迴也徹通也清昊謂天也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列乎門前發聲
於者青辭歸青霄於天也而歌其聲迴而下翔哇謂歌也餘哇徹通也清昊
天也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善曰中山有美酒搏物志曰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鋭曰中山出
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醉飽於道德願以黃髮
期養生念將老善曰左氏傳晉公曰使曾黃髮者何老馬晃音堂翰曰黃髮老人也言我願
之理以公將老

六臣註文選卷之第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善同蕭註善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學文辭誠王弘爲司馬累遷至左衛率及兇劭行逆以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分義之事敬效
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善曰史記曰游俠公子能飲善連車騎西京賦曰若其五杜漸扶胱五陵良曰遊俠少年之人飾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所葬陵邑所居秦地天
下樞八方湊才賢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秘
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賢才達國語注曰湊聚也向曰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荊魏多壯
士宛洛富少年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昭文君曰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楚辭曰宛洛鉞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
都名言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意氣深自負肯
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則輕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迎勸曰負恃也瑚
劇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
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翰曰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
執權之人籍籍善作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善曰籍籍猶藉藉外來謂被侵關中
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
禮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濟曰籍籍諠
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
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其賓客各不得相往來唯護盡入其門咸得歡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讀

節又善之分判故曰書帶戰國策秦王謂趙使京穀口吾所使趙冠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内軹人自喜[illegible]俠及長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乃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 良曰俠援護[illegible]致書幣[illegible]古人相則又高書及斬以其之王氏一門[illegible]也

信行直如弦[illegible]**義分明於霜**[illegible]

[illegible]大嚴[illegible]秋霜[illegible]師延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文欽池陽下 留宴汾陰西[illegible]又曰左[illegible]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illegible]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illegible]鴉[illegible]二縣名[illegible]宴之處

一朝許人諾 何能坐相捐[illegible]善曰[illegible]諾者[illegible]不生[illegible]彰

節去函谷 投珮出甘泉[illegible]去之[illegible]出甘泉宫名[illegible]分義之人哉

嗟此務遠圖 心為四海懸[illegible]遠圖者[illegible]蒙曰所希企者遠而閑也[illegible]遠圖志也言趣[illegible]義也[illegible]大[illegible]知**但榮身意遂 豈校耳目前**善曰列子楊朱曰[illegible]耳目之[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也

俠烈良有聞 古來共知然善曰漢書曰[illegible]閭[illegible]諸公皆曰劉[illegible]嘉[illegible]有才用也 銑曰[illegible]年以[illegible]如此

倣古翰曰[illegible]古人征[illegible]之意

辞此儻遊士 本家自遼東善曰辞猶問也[illegible]自[illegible]司馬長卿[illegible]又曰有遼東郡也[illegible]遼東郡名[illegible]此古人[illegible]言也**昔隸李將軍 十載事**

西戎善曰將軍李廣也[illegible]戎匈奴也毛詩序曰[illegible]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良曰李將軍謂李廣[illegible]隸附也西戎即大

結車高闕下 極望見雲中善曰[illegible]曰車[illegible]結[illegible]千里之外[illegible]吕氏[illegible]子曰結[illegible]漢書曰北有雲中高闕[illegible]趙王[illegible]山名[illegible]中[illegible]雲中[illegible]秦置也[illegible]高闕山名[illegible]中郡[illegible]皆遠

四面各千里 從横起嚴風 寒煙空如霧[illegible]

霜雨多異同[illegible]從軍行曰[illegible]寒[illegible]言[illegible]**夕寐北河陰 夢還甘泉宫**善曰史記曰[illegible]王[illegible]曰北[illegible]河陰也[illegible]甘泉宫[illegible]也 **勤**

役未云已 壯年徒為空 適知古時人 所以悲轉蓬[illegible]曹植[illegible]轉蓬[illegible]古[illegible]

擬古二首

劉休玄善曰[illegible]宋書曰[illegible]劉休玄[illegible]文帝第[illegible]子[illegible]為中[illegible]入口[illegible]宫中[illegible]時年二十[illegible]

擬行行重行行[illegible]此擬[illegible]

眇眇陵長道 遥遥行遠之善曰[illegible]也左[illegible]**回車背京里 揮手從此辭**善曰[illegible]京[illegible]揮手[illegible]武[illegible]此辭[illegible]

堂上流塵生 庭中綠草滋善曰[illegible]翰曰[illegible]茂也[illegible]**寒螿翔水曲 秋兔依山基**善曰[illegible]子曰兔走歸窟[illegible]翔水各哀其所生[illegible]濟曰言寒螿[illegible]水秋兔[illegible]而人不歸[illegible]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入秋感時衰暮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illegible]江南采蓮曲也子衿詩[illegible]念[illegible]但委此歌詩而已 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善曰陸機詩[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卧覺明燈晦[illegible]夜久[illegible]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善曰[illegible]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善曰陸機詩[illegible]桑榆[illegible]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illegible]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王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善曰[illegible]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illegible] 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善曰[illegible] 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善曰[illegible]

和琅邪王依古 一首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illegible] 隆周爲數澤，皇漢成山樊。善曰漢書揚雄[illegible] 久没離宮地，安識壽陵園。善曰[illegible]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善曰[illegible]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善曰[illegible]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善曰史記曰[illegible] 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善曰[illegible]

爲帽頭佩帶也鞬箙弓者象弭象牙飾弓也捶亦帶也服盛箭器彫畫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理鞚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善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霸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良向善注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五臣作符竹善曰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王夫差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書曰初與郡國爲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定國家殺其

遣使之符翰曰能立功以分取之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銑曰魯客謂魯人也衣繡復其曰襲丹素中衣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願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翰曰荷負也顧眷也日晏罷朝歸輿善作轂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善作德亦何懼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濟曰宗黨宗族鄉黨皆待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淪喪也迷淪謂淪誤也良曰南國謂昭自謂儒生謂

有道術之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爲誤也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任山兔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向曰伐木清江謂遊朋友故舊也罝者兔網也毚兔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才待時也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銑曰諷文曰誦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善曰筆數陸辭坐寺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互特翰曰弱冠弱年二十也多士謂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兩都之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善曰謝志太極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濟曰見君子古人遺德之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善曰兩說謂鴈遭新垣衍及下聊城事史記曰秦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爲帝秦人聞之乃去魯連聞之乃見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卻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翰曰讎文

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良曰兩說謂鄒本末人之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古書也摧折文士之筆端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徵莊周爲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爲齊下聊城齊以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晚節從世五臣作時務乘障遠和戎善曰鄧騭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曰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辛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塞撫戎狄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吳書曰手王鎧晉文侯盧弓千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舟軍從戎也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窮不知其狀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濟曰始願謂文力已不及今官

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 又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 王逸曰逴龍山名 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此龍山

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 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銑曰瑤臺以玉飾臺也

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 謂久時將代也 翰曰豔陽春也喻明君也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 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君子也言大賢至明之時對忠直之人爲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翰曰此言防所已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善曰魏志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 [illegible]賦曰[illegible]之巖巖望雲闕之[illegible] 向曰雀臺望雲闕至雲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 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 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良曰層閣高閣也言高閣肅然天子居之馳道端直如髮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碣繡栭雲楣 又曰彤庭[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飛霞也璇題以玉飾椽頭也納月引其光也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 善曰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 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名

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 銑曰齊代二國名其女多美故選之 邛越二國名其中人善歌

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 [illegible]門行曰觀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 儀禮曰歌笙由庚 毛詩曰明發不寐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宴至於明發也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 河善作 絲淚毀金骨 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竝 列子楊朱曰有耳目之觀聽惜身命之是非 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 蟻孔潰河溜穴傾山 綽淚淚之微者 金骨之堅喻親之寡 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 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年容一謝不可重少 身意[illegible] 土也 因穴漏水山河猶大壞也 言大賢之欲在蟻穴之漏

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注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良曰器欹器也爲滿皆覆以喻滿也 恐也 厚生謂爲於生理也 言人貪生恐其不得 衰殘矣 生理 虛言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善曰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 夫子曰古猶今也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 [illegible]曰智哉 言衆多士能服習道理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倣古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 良曰四方之地皆平也 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銑曰陰山匈奴山名 交河邊地名 斷折也 失蔽也 言風勁霧重折樹蔽城

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善曰

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良曰驅逐也左賢休屠皆匈奴之王號

首事前重蔡今逐嫖姚兵 善曰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尉也 向曰李廣爲前將軍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也事並皆從行也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日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遲不進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 銑曰斯諸言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有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夏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斅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 五言 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關 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善曰淮南子曰… 古詩曰… 然而亦無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言其無文者乃是… 良曰黃雲謂塞雲… 黃也蔽遠也何時還言未還也

送君如昨日檐前露已團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向曰秋露下盛而團言時節遷改

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善曰古詩曰空令蕙草殘 銑曰蕙香草晚謂歲暮也言不惜此草晚落此歲暮行人道路寒也

君在天一涯 五臣作君行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 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 銑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欲以解長別離見之

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善曰古詩曰…

兔絲及水萍 五臣作… **所寄終不移** 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詩曰寄松爲… 濟曰兔絲草名… 女蘿依水如浮萍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終不移易

李都尉 陵 從軍 良曰少卿…手上河梁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良曰踟…

銑曰徘徊貌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 悠悠

清川水嘉魴得所屬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故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

悠悠釋名曰萬輯也 向曰悠悠流水貌魴魚名得所謂得其所處 而我在萬里結髮

五臣作友 不相見 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毛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

萬里不得相見 神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 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

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也古詩曰[illegible]

或在南雁南于曰鷰為代所許遠曰鷰春南而鴈北[illegible]

易詩問雖有一子書奇之南飛鷰文與此同 翰曰短書謂

小書也鷰春南飛就暖[illegible]

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善曰[illegible] 良曰此[illegible]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裂[illegible]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濟曰紈素絹也[illegible]

月[illegible] 畫作秦王女

乘鸞向煙霧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女妻焉[illegible]

[illegible]

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

我玉階樹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翰曰言[illegible]

[illegible]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illegible]

[illegible]也言恐[illegible]而輕棄不用也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

中路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衰故[illegible]於中路

魏文帝 善曰[illegible]芙蓉池作 曹丕 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賦曰[illegible]飛閣

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銑曰飛閣高閣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

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 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善作厓 善曰

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翰曰幽崖深岸也 月出照園中

冠珮相追隨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銑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客從

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 五臣作浦 聽者未

云疲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

而淵魚出聽 濟曰客南楚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聽者能疲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善曰陸士衡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 孫卿子曰

小儒者謂大夫士 良曰高文 何綺 小儒之所不能為也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

北林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向曰肅肅靜也雀[illegible]日暮北林將棲之時 眾賓

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illegible]

我心 銑曰言當[illegible]宴之[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 植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 善曰[illegible]白珪璧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良

赤子而趨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也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illegible]

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云甬道[illegible]朱

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

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也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

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

湛湛清川帶華薄 銑曰觀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

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 善曰

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桒後落 翰曰盡枯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 朝與佳人期日

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擬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良曰褰裳摘取徙倚移行謂蕙若香草也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 烏郭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詠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文曰雘善丹也 向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雘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善曰吳越春秋曰有吳之闔閭也 延自太伯宜外延陵 季子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吳書曰季布楚人也 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又曰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季子 君所佩劍使 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

二三子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 莊子宋邦 莊子門所謂道者 不在嘆君子有所思 以肉食食者 莊子曰 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賤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之 以此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善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 善作圓圓 善曰言桂 不以霜露而改其色 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 貌

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向曰言霜露雖緊不能曲桂枝之直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善曰橘柚在南國 古詩曰人 乃貴也 楚辭曰后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名生於南國以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植為己聲譽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

職 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己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

丹彩既已過敢

不自彫飾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濟曰丹彩謂恩遇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

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從上於金殿之側

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善曰 天地為曰復為時所拘羈絏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蓄人心同結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若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 懷德 粲 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也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 翰曰值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

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 第 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 濟曰蔓草杕杜詩篇名傷時亂於行役也

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 善曰漢書周勃 良曰崤函谷也呂氏春秋高誘曰冀闕 及秦始 遺址 冀闕 兵征 紛而 謂亂

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清 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棹 向曰倚棹望之意涇渭二水名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莖 善作莖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 蟋蟀 翰曰 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 莖枯木之莖喻危亂也

鶗鴂在幽草 善曰鶗鴂鳥名 鶗鴂亦作鵯鴂 鳴而草木不芳 鶗鴂悲秋 謂鶗鴂鳥名 幽草深草也

客子淚已零 善曰 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京 客子謂深也 已零 銑曰鶗鴂鳥名 鶗鴂鳴則眾芳歇毛詩曰有茂者 客子淚零 去鄉

二十載幸遭天下平 善作三 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兮徠遠客 翰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逢也

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

纓善曰賢王魏太祖也時彰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曰[illegible]
也續漢書曰賢王謂魏武[illegible]賜[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金貂立纓侍中之服飾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
鄴城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游北遵河曲曹子
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良曰飛蓋車蓋也
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蘋善曰吳書李陵詩曰[illegible]人生如朝露路[illegible]
分[illegible]況賢分無[illegible]王逸注曰自比[illegible]水浮萍凡[illegible]東[illegible]西
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也萍[illegible]水浮[illegible]
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illegible]語曰君子篤[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四時之有松柏[illegible]有心二者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銑曰[illegible]言君子厚其義[illegible]其[illegible]度則如松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曰令名德之
[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也

嵇中散言志 康

[illegible]高
[illegible]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illegible]
[illegible]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illegible]
倫善曰[illegible]太中[illegible]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
濱善曰莊子[illegible]南方有鳥其名為鳳[illegible]
居[illegible]三[illegible]
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illegible]
[illegible]
處順故無累[illegible]
養德乃入神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故曰無累[illegible]
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善曰毛詩大雅[illegible]
[illegible]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善曰莊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飲一杯三日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
人[illegible]
[illegible]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illegible]
[illegible]

阮步兵籍

青鳥海上游鸒斯蒿下飛善曰[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illegible]
[illegible]

至海上摩青天而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鵬之徙於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雅烏也，音學，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狹不同各適性[illegible]其致也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善曰[illegible]沈浮各異世所[illegible]詠懷詩曰鷽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向曰沈謂海高下分謂海上各是所存故云不相宜[illegible]得其所故云客自[illegible]

飄颻可終年沉淪安是非 善曰[illegible]詠懷詩曰[illegible]可終生又曰[illegible]可[illegible]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illegible]曰飄颻輕舉貌可終年謂所[illegible]大觀青雲遊於廣大之意亦安知其是非

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善曰[illegible]高唐賦曰[illegible]詩曰知音世所希[illegible]高唐神女[illegible]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善曰[illegible]山海經曰[illegible]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堙東海也[illegible]

張司空 情詩 **華**

秋月映善作照 **簾櫳懸光入丹墀** 善曰[illegible]月[illegible]婕妤自傷賦曰[illegible]丹墀[illegible]日櫳檻[illegible]也言月映簾櫳光入於丹墀

佳人撫鳴琴 善曰[illegible]佳人撫鳴琴又曰[illegible]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illegible]

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善曰[illegible]擬古詩曰[illegible]賦曰西有玉臺[illegible]句曰帷幔也[illegible]蜘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

庭樹敫紅彩閨草含碧滋 善曰[illegible]

發黃采秋草含綠滋[illegible]花也碧滋謂草色[illegible]

思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贈所思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 銑曰紅[illegible]延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也[illegible]

願垂湛露惠信我皦日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illegible]言甚露能潤萬物[illegible]夫之恩惠皦日謂[illegible]信我此心

潘黃門 述哀 **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善曰[illegible]青春受謝[illegible]天機[illegible]四節代遷[illegible]劉楨與臨淄侯書曰素秋[illegible]洛也 良曰天機[illegible]

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善曰[illegible]美人謂岳妻重泉[illegible]永無畢[illegible]

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殯宮[illegible]良曰[illegible]松柏[illegible]風吹松柏聲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 善曰[illegible]

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 善曰[illegible]若有失[illegible]良曰[illegible]見其[illegible]若有所失也

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 善曰[illegible]

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 善作寐 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illegible]今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illegible]曰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 善曰[illegible]

寤寐兮不夢冥冥冥冥昧兒也文子曰處冥冥之外銑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我

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矣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歸無見夢之靈餘同善註

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今日夕紀良曰山非路時也雨何紀花落斃死而不返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善曰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又曰寢興目存形逝向曰言日月雖遠起臥思憶猶未平

陸平原羇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善曰尚書曰太子國儲副也銑曰儲后名曰太子爲志以報塞見紀著于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銑曰儲后太子也嘉命爲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己明發

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詩曰明發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永歎遵北渚親又永歎遵北渚翰曰明發言發夕至曙眷戀鄉家友近親流念辭南涘銜怨別西津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濟曰涘水涯津渡口

馳五臣作驅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陳吾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

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救乘掛

如劉楨應瑒等言我參迹側於數人之門

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詩曰烝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銑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綿也言見顧遇於踰年

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川濟曰總駕停車也

徂沒五臣作殁多拱木宿草陵寒煙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塚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愾五臣作慨躑躅還自憐善曰曹子建詩曰遊子易感慨陸機赴洛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向曰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善曰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銑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寄言三鳥中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漢書曰梅福字子真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向曰言韓梅隱

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五臣作爲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爲苦心濟曰荏苒少時也古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爲淪隱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善曰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地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也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珪組

賢君眡青紫明主恩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
地芥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也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眡爾見恩也 終軍才始達賈誼
位方尊 善曰漢書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爲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
中至太中大夫 銑曰尊達謂見任用 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善曰左思
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 翰曰金日磾張安
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爲貴戚故云乘華軒 王侯貴片議公卿
重一言太平多歡娛 善作娛 飛蓋東都門 善曰張景陽詠史詩
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疏 濟曰片議謂妻狀漢都而對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
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共餞人送疏廣疏受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
園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
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明天官

博物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良曰歎念之人其賢才
張黃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
霞啟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 良曰陽景日也 水鸛巢
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
層甍山雲潤柱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鳥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
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 銑曰層甍高也 有弇 五臣作淹
屋棟末也陰雲起則石濕亦陰氣相感也
興春節愁霖貫秋序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 良曰有弇雨
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 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談
五臣作諱 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善曰楚辭曰溘風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
門鮑照禮記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濟曰燮燮樹斷也奪落戾至也慕思也言秋葉漸

落急風厲起彈玩四時之事思嚴居之儔侶 青苔 五臣作台 日夜黃芳蕤成宿楚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彩華日夜疎又詩
曰芳草失再餘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艸芳草木華盛
貌良曰苔生於地也蕤華也宿楚叢木也
言青苔斷黃蕤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歲暮百慮交無
以慰延佇 翰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延佇
佇待也言交人不來 向曰慮思也百思交言不一友謂交於心也延久
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 傷亂 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濟太尉 良曰此歎傷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 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
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辭曰望
時風之青氣飛氛霧其如塵 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
火災氛霧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賊亂積興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善曰薄蝕虎據皆喻喪亂也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

皆人君不知時則日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
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也 翰曰秦趙幽
所據趙石勒所得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
據值亦逢也言屬賊侵晉虎據爾威武之盛 伊余荷
寵靈感激徇馳騖 善曰李尤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啟寵靈曰寵靈楚辭注曰
劉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濟曰
言我蒙天子神靈寵受故感動激發隨此馳驅於軍戎 雖無
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
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
狶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 良曰
陳平有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冀
同三賢遇漢高 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善曰淮南子曰寧戚擊牛角而歌桓
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 向曰寧戚
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遇而舉之以爲田官 荀息冒險
難實以忠貞故 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
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

稱俱與猜自也銑曰言此是冐觸險難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善曰語陽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節義之度量 飲馬出城濠

北望沙漠路善曰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濟曰濠城池也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旣

憤懣五臣作滿 撫枕懷百慮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向曰天子蒙塵遠何爲至今未夷良曰寒樹白日隱寒樹也白日隱寒樹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懣然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卧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宮詩曰桑收紅藥玄髮吐素華而髮已白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闕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數也法曰台亂數也碑後漢書天之數以至於是

手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其會治亂之道冥昧亦有定數非我能知

盧郎中諶感交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廊廟非一木善曰任一枝大廈非一木之材非凡常之器翰曰大屋也謂此大屋必須異材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善曰左氏傳曰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言有世功者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翰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佐天子之位 舂顏成綢繆逎與時髦匹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曰言春秋時來會敢於知彥賢良曰謀言於時髦傳曰舂者結也 姻媾久不虧善曰寡婦春以示親密當時之賢匹儔

契闊豈但一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曰姻媾謂婚姻也琨妹嫁諶弟非但一向曰姻媾謂諶妹嫁琨弟謂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 逢厄旣已同

處危非所恤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履孤厄又曰處危每同險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善曰序曰魏舒士節也馬服故往古得失之迹 馬服爲趙將疆場得

清謐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之賜奢號曰馬服君左氏傳曰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濟曰馬服信安平君之人以馬服守畚聞秦兵不敢東窺 信陵

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公子在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王患之使人請公子公子乃將五國兵破秦軍於河外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秦兵不敢出也良曰善 慨無

喔中策徒慙素絲質善曰漢書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史記曰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素絲五紽

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善曰左氏傳曰羈旅之臣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翰曰言昔羈旅之客感遇知己如琴瑟之和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善曰左氏傳曰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向曰杞梓美材也言己非美材勉力於無逸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善曰左氏傳曰陳完奔齊其友明曰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良曰言己不堪以友朋自許乃知濫也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

郭弘農璞遊仙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司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賓
海中三山也 良曰靈草芝草也滄洲也蒼石可食而仙謂
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假褰蒼青雲隱淪駐精魄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
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
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向曰隱褰緣高說隱淪謂絕迹
也駐留也精魄魂魄也不去其身則不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善曰真人方士
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
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承我
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
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儀
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列仙傳曰淮南王
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蕭書三十六之方
士傳玄來山篇曰王液流出華泉楚詞曰吸王液兮止渴玉
餘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
青 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 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 說文曰隙壁際也
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 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 善曰江賦

曰水物怪錯水碧潛瑩 本草經曰木芝一名木芝 洛神賦曰陵
波微步 江賦曰水碧 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郭璞曰碧
亦玉也 濟曰傲睨猶邀遊也木芝靈芝也水碧水玉仙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
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善曰列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
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安期先
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濛汜 濟曰矯舉掌手
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
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張五臣作孫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
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
窈冥未有形兆 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
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止 寂動苟有
源因謂殤子夭 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謂以有
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夭也呂氏

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耦故曰至貴莊子南郭
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 向曰寂靜也一十以下
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
其分因謂彭祖為殤子為夭 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 善曰莊子
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喪道道喪世
不好世故曰喪耳 銑曰涉歷也津梁謂聖人也了明也言世喪道
化之喪已經千載其至道誰明之也 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 善曰莊子
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翰曰扶搖風名也
扶搖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翬斯飛
其中夏疾也
風舉也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 善曰莊子曰一
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良曰一尺之棰分五寸今日取五寸
曰萬世不竭 濟曰棰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今日取五寸
明日取其半天復生一尺之財

無有窮時故
理足不少 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善曰蒼頡篇曰冏大明也
永切 毛詩曰 向曰冏冏明也詠歌也歌堯老之道
故注生焉之
老子也 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 善曰
通達 文賦序曰妍蚩好惡可得而言
妍好也言放迹無好醜乃得為君子之道 領略歸
一致南山有綺皓 善曰王文度曰吾生
也 廣雅曰略要也 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
字見書 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
書孔融曰南山四皓
歸一致也綺綺里季
交臂久變化傳火乃新草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
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老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
矣獨哀死邪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
象曰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

傳而不滅心得[illegible]春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illegible]曰
言變化之理故詩不停新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illegible]未不死
則不可得[illegible]
中則命續[illegible]不絕 **甕盎貢玄思清胷中去機巧** 善曰[illegible]
詩曰甕盎[illegible]情[illegible]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晉[illegible]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甕盎既也玄遠也言勠力遠思清軒之 **物我俱忘懷可**
自去機巧於情所之中則與自然合
以狎鷗鳥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許徵君 自序 **詢** 善曰晉中興書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illegible]
[illegible]時人士皆欽之[illegible]
張子閉內機單生蔽外像 五臣作象 善曰莊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
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
之病以死[illegible]
[illegible]
此皆偏而不備 **一時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illegible]
之處塵俗[illegible]之趣在於塵之外故冷然淨空中
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司
馬彪曰[illegible]
故一見一非兩行[illegible]
翰曰冥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極
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動言理遣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
環中以 **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
爲樂

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
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安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
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
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illegible]曰弱喪謂少失
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知好生惡死亦同弱喪
資操也言遣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於[illegible]持其神任之獨往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
閑敞 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極也[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仙藥[illegible]
翰[illegible]閑敞靜處[illegible] **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
激鮮飆石室有幽響 善曰[illegible]
止西王母石室中也[illegible]
意勝謂勝於俗情也[illegible]
招也鮮射也[illegible]
石室石穴也[illegible]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
獎 [illegible]

[illegible]所欲之至[illegible]
夫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動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
朗 善曰[illegible]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爲質矣[illegible]
人[illegible]
曰重[illegible]
如是[illegible]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善曰[illegible]
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
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
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
慮五曰[illegible]

殷東陽 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illegible]
之真以治身[illegible]
乎聚也言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

趣

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向曰遼亮明也言雲天既高與適我心者相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銑曰青松貌異性芳花出於喬高也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思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濟曰緬想也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銑曰眺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情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賈誼鵩鳥賦曰俟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尤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邈余皇祖曰仰蕩謝靈運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翰曰求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善曰[illegible]行詩曰[illegible]翰曰[illegible]遺事亦忘其所主者自少本也能縱心遊遠其思慮者[illegible]

謝僕射混遊西池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善曰左氏傳蔡墨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良曰矜心整齊也言由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總轡也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遊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特總轡出省而往之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翰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時菊耀秋華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寂漠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永長遠也巖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惟吉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蟠委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芸芸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翰曰卷舒屈伸也景暮日暮時也卷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自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可歸於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暮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良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謂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之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善曰[illegible]曰舟求物上陸居者也藏之壑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可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言此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運遷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良友相知

陶徵君田居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善曰歸去來辭曰登東皐以舒嘯[illegible]曰阡陌[illegible]東西曰陌向曰苗[illegible]皐澤也阡陌田之封畛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善曰[illegible]荷鋤[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之言[illegible]自[illegible]一時之[illegible]者非指井上[illegible]王曰自適其志者也銑曰言雖有荷鋤之勞以濁酒自適亦足為歡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善曰歸去來詞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良曰巾飾也柴車弊車也闇夕將夜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余廉隙善曰歸去來曰稚子候門濟曰稚子小子也言望暗望火而歸小子候望簷隙之間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寧良曰問君謂自擇以問之合何為辛苦於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善曰劉潛詩曰相見無雜

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輟

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惟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向曰言我有素之心但願開此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濟同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 善曰[illegible]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 [illegible]

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善曰[illegible]

碧障長周流金潭恒澄徹 [illegible]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illegible]

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寂穴 [illegible]

巖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 [illegible]

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 [illegible]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 [illegible] 善曰蜀都賦曰猩猩夜啼[illegible]

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善曰莊子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史記曰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 良曰建德[illegible]

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 善曰[illegible]

且汎桂水潮映月游海澨 善曰楚辭曰桂水兮[illegible]

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 善曰[illegible]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善曰[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北斗第七星爲瑤光[illegible]中國名赤縣神州[illegible]

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 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illegible]

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 善曰[illegible]

楚詞曰桂棟兮蘭橑 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閣木

青林結冥濛丹巘被五臣作拔葱蒨 良曰青林丹巘 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 重陽集清氛氣善作下輦

降玄宴 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巘望分震

遂臨瞻盡都甸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

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五臣作櫚紛瑤弁

禮茲行邁情 樂闕延皇眄 善曰

浮賤測恩蹕踰作喻 逸淡滕慚情

紼榮重睨兼金 五臣作紼榮重睨兼金 巡華過盈瑱

敢飾輿人詠 方慚綠水薦 其善曰

詩綠水 古詩也

謝法曹 惠連

昨發赤亭渚 今宿浦陽汭 方作雲峯異 豈

伊千里別 芳塵未歇席 涔淚猶在袂 停艫望極

浦弭棹阻風雪 風雪既經時 夜永起懷思 汎濫扎

湖游若 亭南樓期 點翰詠新賞 開衾瑩所

疑 摘芳

愛氣韻拾芳 悟色滋色滋長 沃若人事亦銷鑠

子衿怨勿往 谷風誚輕薄

共秉延州信 無慚仲路諾 靈芝望

三秀孤芳情所託 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 王逸曰

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
于貧切 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竹節言情
志芸此芝芝之芳堅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善曰孫楚詩曰徘徊復重來
戚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 攪亂也言託殷勤之心只增所思之志 翰曰今行嶀嵊外
銜思至海濱善曰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嶀嵊赴海道中詩曰朝徂衡皋
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 嶀任手切 嵊食證切 濟曰嶀嵊二山名濱涯也覿子杳未僝款
睇在何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僝見也 字林曰款誠也 音有所欲也 廣雅曰睇視也 良曰杳遠睇視也
言我覿子遠未能相見況欲知在何時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善曰毛詩
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 疏華瑤華也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 向曰雜珮結也 言結芳草為飾 折疏麻
瑤華可以遺離居也 世無遠寄也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幸及
風雪霽青春滿江臯善曰毛詩曰中心悁悁 又曰 乘雨上也 楚辭曰 又

文三十一　廿六

曰將驂乎江臯 非但遊遨何豈遊風雪 銑曰悁憂也 旅客也 解纜候前侶
還望方鬱陶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 又爾雅曰鬱陶喜也 鄭玄毛詩箋曰
行之從迴頭望所懷而哀思 翰曰言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瓊瑤善曰瓊瑤美玉 言遠後可附音信也 彼我木桃報之瓊瑤 相去既遠
王徵君 養疾 微 五臣作徵 銑曰此詩 微不雅 隱於巖穴之間
窈藹瀟湘空翠嶞無滋善曰 舜賦曰 瀟湘之浦 之貌
良曰窈藹幽靜貌 瀟湘二水名 翠嶞色言此瀟水邊無滋味寂歷百草晦歘吸鵾雞
悲善曰寂歷 說文曰晦盡也 一曰 毛詩傳曰 晦 昧也 凡草木華實 明 枝葉 彫傷謂
之晦 歘吸疾貌 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 璁開 鵾雞 名 悲鳴也 向曰寂清陰
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

善曰說文曰鍊化金也 鍊與練古字通 又集略曰幌以帛明
窻也 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 朱絃琴絃也 銑曰清陰日也
揮指 矚視 幌寫也 汎瑟謂
撫瑟也 遙遠也 帷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
善曰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 郭璞曰碧亦玉也 蒼頡篇曰黷
垢黷也 穆天子傳可伯曰示汝黃金之膏 毛萇詩傳曰緇黑
色也 翰曰水碧水玉也 與金膏並仙
藥 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 緇黷 染也北渚有帝子蕩
瀁不可期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阮
籍詠懷詩曰蕩瀁何可期 濟口北渚謂所居
之北 帝子娥皇女英 蕩瀁 言湖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
詩善曰佳期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 良曰悵然失志 言失志山中抱其
曰山中情而屬詩
痾疾而屬此詩
袁太尉從駕淑何法盛晉中興書 宋書曰袁淑 為太尉 南郡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善曰 哀敬 枌社 拜 禮記曰

文選卅一　廿七

漢書 京 ... 說文曰 玄遠也
說 ... 禮 ... 之 ... 哀敬 ... 美 ... 子孫 宋 ...
拜 ... 之 ... 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善曰毛詩曰 ... 又曰
可敬 ... 恭明祀 又曰 ... 祈年 ... 孔 ... 天子 ... 郊 ... 年也 詔徒登季月戒鳳
藻行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 也 羽儀 ... 鳳皇 ... 華之行
所行之川也 行衛也 ... 也 ... 文彩也 言 ... 皆 ... 告衆也 ... 季月 ... 行也 雲旆
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 ... 天子 ... 天 ... 宸 ... 網 ... 天星
也 ... 象 ... 星光 ... 賦曰 ... 柱 ... 天子車上 ... 如
陂也 言侍從部伍象天漢 ... 良曰 ... 宸網
天星之縣朱棹臨寒渚金鍐映秋山善曰朱棹人 ... 鍐
鍐者馬冠也 ... 各五十 ... 向曰櫂 ... 也 ... 秋山所遊之處羽衛藹流
馬飾也 ... 映謂照 ... 也 ... 羽衛 ... 采吹 ... 淮南
景綵吹震沉淵善曰羽 ... 子曰 ... 吹 以 ... 川 ... 介也 銑曰羽

闈扩作鼓御天子也颷吹也元景曰
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澗也辨詩測京國稽
鑑都壥善曰禮記曰天下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說曰
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稽萌五臣作甿謠響晉王
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壥之寬俗
律邑頌被丹絃善曰沈約宋書曰漢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
絃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向曰
書大傳曰大琴朱絃琴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翰曰眡田人言采田人之歌品考之節以考王律未絃之樂
文軫溥桂海聲教燭冰天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安
國曰溥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翰曰濤
昭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因以爲名積水也濟曰軫車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
軌聲教之盛遠方
和惠頌上旁恩渥浹下筵善曰禮記曰旁諸侯以象

膺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及虫隸和惠屬後筵良曰
頌布也上旁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
浹于下席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于
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爲黑玉赤文詩緯曰
省中河圖授之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舜居河濱神
禽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
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沬廣雅曰沬已也楚辭曰展詩
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銑曰
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
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郊遊莊

蕭舲出郊際徙樂五臣作舽逗江陰善曰楚辭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
擊汰王逸曰舲船有窗牖也徙衆行樂也說文逗止也
翰曰蕭舲船也江陰北江岸翠山方藹藹
青浦正沈沈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濟曰藹藹茂貌沈沈深靜貌涼葉照沙嶼

秋華冒水潯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涯也濟曰嶼水中山也
秋華芙蓉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善曰松枝
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架焉濟曰松橫生曰
架風散則松架而危雲鬱則山路暗幽也靜默五臣作默鏡
綿野四睇亂曾岑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綿地千里濟曰鏡照也睇視也
綿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
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
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善曰雲裝煙駕仙者之衣服也黻綬也黻冕也
煙草也金金印也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也鴈來猨音皆
衣也雲裝仙人以雲爲衣見乘黃也黻冕也言見此仙道可解黻
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善曰抱朴子曰子南到負葉宋若
昭之子以丹泉術
乾之年飲丹泉之水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
象芝也銑曰整理也覿見也丹紅也紫芝也
整丹泉也丹泉術
之泉飲之不死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善曰楚

辭曰今宵容與容裔在於
思曰乎事言之神之不滅可得自任放不使弱分事役害

鮑參軍戎行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
曰吾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毛萇詩傳曰宵夜也
使得賢人不貴尺璧春秋小宵小人也言天子寵光雖或及
者尺璧之寶以禮之亦不為矣豪士雖勞之人枉屈尺璧之寶
言小人重寵之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善曰莊子曰
彼所徇仁義
用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
自乾羅而往之去
良曰豪士徇義不求利也家遠客
嚴霜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
之月殺氣俊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孟冬郊祀月殺氣起
良曰十月郊祀以報
農功殺氣寒風也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善曰
陸機

若寒行曰鳥飲堅冰漿不煖猶不煮軍士皆以冰爲漿 向曰晨上城阜坂碛礫皆羊腸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城門坂在城阜上林賦曰下碛礫之還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向曰城阜坂名碛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善曰夏侯湛寒苦謠曰陰霾昬而下霧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容宜也 翰曰寒陰寒雲也籠藏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暗也息徒税征駕倚劍臨八荒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税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翰曰徒衆税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佩劍視八荒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善曰鷦鵬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體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濟曰鷦鵬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鎩翮

許慎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語曰能說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良曰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翰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皆小人間事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怨別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辭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悠哉失意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泛豔浮光貌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封以玄都之印 翰曰寶書真經也爲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拉琴王琴也言無人能聞理而彈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善曰鑪垂聽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西京雜記[illegible]賦曰綺繡爲席犀璩爲鎮 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絡已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善曰言臣桂水以通情也楚辭曰桂水兮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容子賦曰奇哉波而通辭轉會懷王賦曰仰遠念於迴波 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屈原字平仕楚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疏屈平屈平[illegible]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illegible]陳正道以諷諫[illegible]屈原[illegible]子以靈脩美人以諭於君以[illegible]蜀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羅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illegible]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illegible]

攝提貞于孟陬兮 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illegible]正月爲陬[illegible]

惟庚寅吾以降 逸曰[illegible]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illegible]

肇錫余以嘉名 [illegible]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illegible]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illegible]

扈江離與辟芷兮 [illegible]

紉秋蘭以爲佩 [illegible]

汨余若將不及兮 [illegible]

恐年歲之不吾與 [illegible]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逸曰[illegible]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illegible]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illegible]

不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五臣本上無不下無也字逸曰年德盛曰壯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惡態脩先王之法也良曰撫持也言持壯盛之年廢棄道德用穢邪之言以變其行何不早改此度而由正道之言

乘五臣作策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至於治也言己如得任用願爲君導入聖王之道向曰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將爲先驅引導君入先王之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群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能化流而天下也銑曰三后三王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粹之德衆賢在朝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五臣作紉夫蕙茝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菌桂香木也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濟曰申椒菌桂皆香木蕙茝皆香草以喻賢者言三王雜用衆賢豈獨任一人而已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翰曰耿介光大也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逸曰昌披衣不帶之貌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亂惑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衣不帶貌言桀紂行亂世所以至滅亡也

惟五臣本惟有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向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銑曰敗績喻傾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奔走先後以爲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濟曰齌怒也言君不徹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逸曰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良曰謇謇忠言貌言我固知直言之爲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爲正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逸曰初始也悔恨也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其情而有他志銑曰初始成平也悔改遁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不難五臣本有夫字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言而數變易

余既滋蘭之九畹五臣作於兮又樹蕙之百畝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爲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執也蘭蕙香草喻行也言我雖放

所遇行彌多畦留夷夷與揭五臣作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逸曰畱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爲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
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良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冀枝葉之峻五臣作俊茂兮
願竢時乎吾將刈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
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向曰發茂盛觀言我種植衆芳
冀枝葉之盛須待成時收刈藏而用之以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政理雖萎絕其亦何傷
兮哀衆芳之蕪穢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
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甚峻邪所害則遂而隨猶芳草爲霜雪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
忍衆賢志士見而從蕪穢不自脩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兮憑不猒

文選卅二　五

乎求索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
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翰曰言衆在朝者皆務爲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猒足復爲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五臣作與心而嫉妒逸曰羌楚人語
詞也以心揆爲恕量度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妒之
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其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競
對之使不得進用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逸曰言衆
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
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
不立逸曰冉冉行貌也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漸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向曰冉
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衰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逸曰墜墮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
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潔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絜以合己之德苟余
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長顑呼感頷五感亦何傷逸曰
苟誠也練簡也要約也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而不飢亦無所傷病也翰曰苟且也姱大練
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飢若亦何傷於我擥五臣作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荔之落蘂逸曰擥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也言己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
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向曰根本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執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
己之忠信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方綺逸
曰矯直也紉索也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也言己行雖據執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
以矯此香草以約束於己自比結香草以約東於己謇五臣作蹇吾法夫前脩

文三十二　六

兮非時五臣作世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行也向曰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直德之人服用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直道之人故不爲代俗所用也雖
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合也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者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猶欲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濟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
逸王同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作民生之多艱逸曰言己自傷
放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
忠信不合於俗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余雖好脩姱苦瓜以鞿居衣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
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
身廢棄也銑曰鞿羈難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爲讒人所銜勒不能諫朝諫而夕暮廢棄既

替余以蕙纕(田)兮又申之以攬茝 逸曰纕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中正之故也然猶復引攬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纕佩也言君所以廢弃我者以我佩中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我猶攬芳芷自結束以執貞節

亦余心之所善兮 逸曰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

雖九死其猶未悔 逸曰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作民)心 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己所以怨恨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翰曰浩蕩法度壞貌言君法度壞亂不察衆人善惡 [illegible]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逸曰衆女謂衆臣也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婦人之從人也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 翰曰 [illegible]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面)規矩而改錯 逸曰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强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 翰曰規矩法則也言工巧之人背棄規矩妄置其材木而不堅固以言讒佞之人巧為言語改易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心以敗國危政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屈心以合之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良曰以言人臣不循正直之道而從其回邪佞媚以取容於當代以為常法度亂國也矣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逸曰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
(侘丑加切傺丑例切)

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向曰忳憂貌侘傺失志貌言我不能隨代求容媚困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佞之態也 銑曰言我終不以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五臣作代)而固然 逸曰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中正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群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 翰曰言鷙鳥不與衆鳥同群以喻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自前代固如是非但我今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逸曰言何所有方鑿圜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濟曰方圓喻忠正異道言何能合者雖背相安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逸曰抑按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 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欲遂除其恥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逸曰言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前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濟曰伏猶清白 向曰 [illegible]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言己悔仕不明察有路 銑曰 [illegible] 相視也言己悔相君之道不明察 [illegible] 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回旋也路道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翰曰迴旋也路及復路也言將罷遠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土高曰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望君命馳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濟曰椒丘土有椒也言我行息於蘭澤上椒丘且止息以自潔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五臣本無復字)吾初服 逸曰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

重身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禍患故將退去脩何述王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逸曰製裁也芰蓤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　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言裁此物而爲衣裳以自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此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内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己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

文選卅二　九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也言已不見明故疾反顧以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逸曰繽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也言我雖去其香氣愈章明　良曰繽紛盛貌菲菲芳香之行彌知明潔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逸曰言萬人禀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　翰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或好色我獨好脩正直之道以爲常行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爲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我心更何所懼而懲止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五臣作罵　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向曰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五臣作鮌　五臣本有山字　逸曰婞很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音脛很也羽山東裔也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向曰女嬃言此以喻屈原於鮌剛直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早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五臣作謇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　向曰女嬃數諫屈原云汝何好博古好脩謇謇獨爲姱大之行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茨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別也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翰曰薋菉葹皆惡草以喻讒佞女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亦斥弃也

文三十二　十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言衆人皆佩讒佞之行滿於朝汝獨離別不同故見弃斥衆不可戶說人人告諭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　向曰屈原外困羣佞内被姊詈知時莫吾知也

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逸曰屈原外困群佞内被姊詈知時莫己知也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推舉以爲朋黨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畢辭矣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曰沅

相江水名重華舜也就舜王南言已行聖人之
道不容當世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詞之**啓九辯與九**
歌兮夏康娛以自縱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
先之緒紋其業育養品物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
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銑曰啓開也
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巷逸曰[illegible]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
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言之　銑曰言
太康不念先王之業不顧患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而居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
又好射夫封狐逸曰羿諸侯也淫遊佚田[illegible]封大也狐獸也言羿以佚田獵又射殺
大狐　善曰羿夏之諸侯夷羿也[illegible]失田獵
又好射大狐也天之罰以此其國**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逸曰鮮少也浞寒浞羿相也[illegible]家妻也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
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取其國家羿畋
之心而專其權勢羿因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
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良
曰浞寒浞其家室也羿因夏衰亂而取其政而又淫荒之
行故寒浞殺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
而不忍逸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澆取其
后相也　翰曰言澆恃多力故肆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
澆既滅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以殺身
亞以首隕墜而已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
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
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翰同逸注**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
理乃遂以逢殃咎爲殷湯所誅滅　翰曰桀
夏之王也言常背天道遂逢殃咎所以誅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
不長逸曰辛殷之紂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紂爲
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
久長也　翰曰辛紂也言紂菹醢忠良其宗廟之祀不得久也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
道而莫差五臣作儼　逸曰儼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
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也　良曰言
德兼有罰故能論道無差故得永年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五臣作循　逸曰頗傾也言三王舉賢用能不遺側陋皆循法度而不傾邪也

舉賢用能左右不邪直而不頗也　善曰文王臣周公旦以下左右賢臣也　翰曰言三王舉賢任能循先聖法度
安天下易曰天下歸仁故
度無有私阿　**皇天無私阿兮覽人**五臣作民**德焉錯**
輔逸曰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能佐之
成其王業　良曰皇天無私阿觀萬民之中有德者因置以爲
之佐也言皇天無私阿親附之理觀萬民之中有賢德而輔佐之　向曰言
君欲治者必得聖智之佐以成其功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逸曰
哲智也茂盛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
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人之主
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者能用此下土而王天下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之計極**五
臣作民　逸曰瞻觀也顧視也相視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
民之計極　良曰瞻前觀禹湯顧後視桀紂以觀人之計極也
人也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
可服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
行善而不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不可立非善

則行不成　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也　阽(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良曰阽猶危也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覽物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向曰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有悔　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兮固前脩以菹醢　翰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必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罪者不悔伯是也　銑同良注

曾歔(許居)欷(許既)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良曰曾累也歔欷懼貌言我累息自心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舜禹之時而值菹醢之日　翰曰言累歎歔欷而憂也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亂之代　攬茹(如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良曰茹柔耎也蕙香草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攬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拭不以非故失仁義也流涕如泉也[illegible]之心　跪敷衽以陳辭兮

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埃風余上征　良曰敷布也衽衣前也言己整爲長跪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舜有桀紂行惡以亡中正知寵達比干被殺乃長跪布衽陳辭自省合乎中正之道自精合眞人神與化遊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舒己情　銑曰鷖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鷖身有五采溘奄也埃塵也言我欲往行乘玉虬駕鷖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　良同銑注　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五臣作縣　良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葬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　濟曰崑崙縣圃乃通天　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之遊神仙之山　欲少留此靈瑣(先果)兮日忽忽其將暮　良曰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閤也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有啟數日又忽去時將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　銑曰靈君也瑣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匆匆將夜言年已衰老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奄茲)而勿迫　良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良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編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　濟曰曼曼遠貌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良曰咸池日所浴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良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冀得延年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五臣作徜徉　良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相羊皆遊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言且折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候君命也　銑曰言復欲折取若木以擊日使之還卻期得延年也　向曰逍遙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良曰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風爲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翰曰月能清白之臣風賦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五臣作戒　良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爲諸侯以興於君言己使仁知之士以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告我嚴裝未具　翰曰鸞皇靈鳥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　銑同良注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良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遇之　濟同良注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五臣作霓　良曰屯聚也御迎也言己使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　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爲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　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

及見邪惡之人相帥與也結謀也我使離讒佞變節隨邪佞之徒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逸曰總總猶僔僔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諂佞僔相聚朱離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向曰紛亂也餘同逸注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逸曰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惡佞人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翰曰閽主門人也言己既見俗人如此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關閶闔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兮**五臣作疲**結幽蘭而延佇** 逸曰曖曖昏昧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明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翰曰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飾長立而無所趣向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逸曰溷亂也蔽隱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 濟曰蔽隱也言時代亂不能分別忠良好蔽隱賢人美行嫉妬忠良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 逸曰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崑崙之山而留止也 良曰白水神泉也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逸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欲反顧楚國無中正之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瓊玉枝也繼續也言己行遊奄然至于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取瓊枝以續佩守仁義志彌固也 翰曰見萬物始生乃折瓊枝以繼佩重其義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壯之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 翰同逸注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逸曰豐隆雲師一曰雷師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竝心力也 濟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為神以喻賢臣也 **解佩纕以結言兮**纕五臣作相**吾令蹇脩以為理** 逸曰纕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 翰曰理媒也解佩帶以結言使蹇脩為媒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逸曰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向曰紛總總亂聚貌言己將持佩玉以求賢人而讒人紛然聚毀敗之一合一離其意乖戾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窮石山名在張掖也洧盤水名淮南子曰洧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銑曰窮石洧盤山水名也言宓妃舍窮石沐洧盤之水喻隱士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事君之意 翰曰保恃也言隱士自恃其美驕傲日以淫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 良曰言隱者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事君故違棄而改求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五臣作天乎**余乃下**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四極周流天上求賢不得乃復下來 銑曰四極四方之極言我周流求賢不得乃復下也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良曰瑤臺玉臺也有娀女契母簡狄喻貞賢也 **吾令鴆為媒兮**

文選卅二 十五

文三十二 十六

鴆告余以不好 逸曰鴆惡鳥也有毒殺人以喻讒賊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向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陳忠賢竟使所求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逸曰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銑曰雄鳩多聲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辭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逸曰適往也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illegible]曰言鴆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illegible]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逸曰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illegible] 女生契 [illegible]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五臣作游 [illegible]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illegible]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illegible]

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五臣作世 [illegible]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逸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illegible]

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 濟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五臣有而字 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良曰言我懷中信之情無所發安能忍而與闇主終古居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逸曰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illegible]不見用憂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 向曰筳竹算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以草算命靈氛使卜占去往之理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逸曰[illegible]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illegible]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illegible]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illegible]

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五臣作世 [illegible]

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illegible]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illegible]

也言見人戶服白艾盈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以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銑曰言
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幽蘭不堪爲帶言君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　**覽察草木**
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　逸曰覽視也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
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易別
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翰曰覽視也言賢之人別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當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
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幃香囊
逸曰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
子　善曰幃音韋　百草言取糞壤而著於囊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芳此喻進邪佞遠忠直　**欲從靈氛之**
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占　逸曰此言已欲從靈氛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良曰
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猶豫不能棄中道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　所
而要之　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
來我將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向曰糈米也所以享神　**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逸曰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
迎知己之志　銑曰繽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百神蔽
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
以吉故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向同逸注　**曰勉**
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矱　逸曰勉強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求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事也　量也
勉上求明君下求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化也
翰曰巫咸辭也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矩矱法度也言當宜勉
強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同者共爲治也此巫咸之言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
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

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良曰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
咎繇之徒和理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　五臣本有又字　**何必用夫**
行媒　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身則明君且當舉用何必須左右之達　向曰茍且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
武丁思賢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首用大臣殷高宗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築於
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呂望之鼓刀**
兮遭周文而得舉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爲周文王所
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
也呂望太公也鼓刀屠也文王
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望翰曰呂望太公名屠於朝歌文王
寧戚之謳歌
兮齊桓聞以該輔　逸曰寧戚衛人該備也寧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
兮時亦猶其未央　五臣本作而字　晏晚也央盡也言已所以及年歲未晚時命未盡若三賢之遇明君及年
未晏以成德化欲手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遇明君　良曰言
我所以及年未晚以成德化餘同逸注　**恐鵜**　弟
鴂　桂　**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　五臣本無夫字　五臣本
不芳　春分鳴　逸曰鵜鴂一名買䳑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鵜鴂以先
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
直之士被罪過也　向曰鵜鴂鳥名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
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者也前鳴以言以害忠
良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
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衆盛貌以喻德也衆小人也薆亦蔽也言我
有美德爲小人衆盛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

之 逸曰信甚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 翰曰此輩謂楚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翰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俗變易不可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逸曰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之賢人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五臣本無蕭字 艾也 五臣本無也字 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而同惡 良曰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 銑曰言明智之士佯為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學之士而自損害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

之貌乎華而已 翰曰蘭懷王弟也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 五臣本作列 乎衆芳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而從佞偽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濟同逸注 椒專佞以慢慆兮 他刀 樧 殺 又欲充其佩幃 音偉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慆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向曰二子蘭子椒躬自求進而務入君之側何賢人之能敬而舉之 固時俗之從流 五臣作流從 兮又孰能無變化 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

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銑曰周比謂俯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逸曰言覩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 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何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遭此厄也 濟曰惟此厚自厲也言我以中忠正以佩衆芳翰同逸注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五臣有兩芬字 至今猶未沬 亡貝反 逸曰虧歇也沬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尚未已也 良曰虧損也言己芳菲之盛誠難虧損至今猶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 向曰女同志人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良曰上謂君下謂臣 銑曰言飾及盛壯之時周流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相得者欲往就之 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吉日吾將去君而遠行 銑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我今當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 音靡 以為粻 音張 逸曰羞脯也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 濟同逸注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雜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玉而世俗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賢瑤玉名以比君子之德也言我遠遊得賢臣駕此直德以為車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去之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向曰離別也言君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逸曰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言己設去楚國遠行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銑曰以求所安 翰同逸注 揚志 五臣無志字 雲霓之晻

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逸曰揚,披也。晻藹,猶蔭翳也。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蔭翳,排羣佞之黨,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晻藹,旌旗蔽日貌。玉鸞,玉為之,車鈴也。啾啾,鈴佩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頃天之也。鳳皇翼五臣作紛字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我旂,翱翔高飛,翼翼而和,嘉我之德,正德有德也。良曰言我行正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扶衛於已。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游戲貌。言吾行過此流沙,遵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猶以清潔自潤飾也。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

文選卅二　卅三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度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度我,動與神合,聖王相接,言得賢輔,乃度人之危難。翰曰招,舉也。西皇,少皞也。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皞度我,喻得賢輔,則能感動神祇,聖帝相接也。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逸曰騰,過也。言已渡西海,路多艱難,非凡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人從徑以相待也。一云:以言已所行,非衆人所能及。良曰言道遠,所適山阜,路長遠,多艱難,故令衆車於邪徑相待。言已將高遠,莫能及也。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衆車從所行之處,崑崙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僻,不與已同也。濟曰向西海從王。屯余車其五臣無其字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逸曰屯,陳也。軑,錧也。言乃陳我車騎千乘,以玉為車轄,並馳而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良曰屯,聚;乘,車也。軑,車轄也。車所以載也。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輩於已,所在可馳走也。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逸曰婉婉,龍貌。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可以御氣為用也。翰曰八龍,八方也。雲旗,八部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以神靈,故可御氣為輔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逸曰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志遠行,非衆人所能逮及也。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猶自抑止其志,非衆人所能逮及也。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韶之樂,而不遇其時,故假日以媮樂而已。翰曰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五臣作故鄉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濟曰陟升天庭,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悲。

文三十二　卅四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五臣無而字而不行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言已雖升天庭,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顧望而不肯行,此言終不失以義自見,以天下見楚國,以養百姓也。良曰言我不遂見楚國,且欲高升天下,僕夫悲吟,而不肯行也。亂曰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言已美德,楚國無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一曰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者不見用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逸曰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故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銑曰言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苦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雖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記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 穆將愉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撫長劍兮玉珥 璆鏘鳴兮琳琅 逸曰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鳴聲也言己供神自至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要垂眾佩周旋而舞動鳴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翰曰玉珥劍鐔也琳琅玉聲也

瑤席兮玉瑱 盍將把兮瓊芳 逸曰瑤石之次玉者瑱鎮也盍何不也瓊玉枝也言己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又何不持乃把玉枝以為香 芳者皆取美潔也

蕙肴蒸兮蘭藉 奠桂酒兮椒漿 逸曰蕙草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飯及以桂椒置酒漿中 良曰以蕙蒸肴以蘭為藉奠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蕙蘭皆香草也桂椒皆香木也

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倡 良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銑曰揚舉也枹鼓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其聲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攄其情

靈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滿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服飾盛麗舞貌偃蹇香氣菲菲滿堂室也 向曰菲菲香貌也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眾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五音紛然盛美神已歡欣則身蒙安寧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翰曰繁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言備潔如此庶使神歆欲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遠放弃以示此苦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 華采衣兮若英 逸曰言己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

靈連蜷兮既留 爛昭昭兮未央 逸曰靈巫也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爛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極已也 良曰靈巫也連蜷長曲貌言巫降神其光照明未盡也

蹇將憺兮壽宮 與日月兮齊光 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向曰壽宮祠神所也言神既安樂德與日月同光明也

龍駕兮帝服 聊翱遊兮周章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五方帝服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 向曰言神駕龍衣五方帝服翱翔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 猋遠舉兮雲中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猋去疾貌也降下也言雲神下其皇皇

而美有光文也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
疾飲食既飽猋然而去舉復還其處　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
神所在高視乃望見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自東之西遍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濟曰言神所
居高遠下覽冀州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九州都也西有其之君故覽之　思夫君兮太
息極勞心兮㤈㤈五臣作忡忡　逸曰君謂雲神㤈㤈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
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大息而歎中心憂勞㤈㤈然也　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
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欲見之不可得故歎息而憂心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
君所在左沅湘又有洞庭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
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
堯二女娥皇有內不反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自死於沅
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翰曰君謂湘水神
也蹇語辭也言神無所居所處不降於此誰留待於中
之遠至也　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　逸曰
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
木之舟沛然而行　向曰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愛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絜之異　令沅
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
波使江水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　望夫君兮歸五臣
作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
君當復誰思念　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簫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　駕飛龍兮
北征邅五臣作邅吾道兮洞庭　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乘飛龍北行還歸故居

也邅轉也洞庭大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
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良曰屈原思念反
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自歸也　薜明荔麗拍兮蕙綢五臣
作荃　荃橈兮蘭旌五臣作旗　逸曰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
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絜自修飾
也　銑曰薜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言我居家有如此絜時內懷忠信而以為模輝外以芳香絜清　望
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逸曰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涔陽之遠涯橫渡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
使還己也　向曰涔陽南極浦大江揚己之精誠於君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
靈兮未極女嬋媛　五臣作嬋媛兮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須屈原
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
故女須牽引數諫而我不可聽　翰曰言女須牽引我數諫不從而歎息也
嬋媛引也　流潺湲兮隱思君兮陫側
女嬰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泣涕橫流潺湲隱伏山野猶從側側
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君也
今之若也　良曰女謂之言見妾亦見隱伏從側陋思君子　桂櫂兮蘭枻
斲冰兮積雪　逸曰櫂楫也枻船旁板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
楫櫂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也
銑曰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櫂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逸曰搴手取也
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土之不合猶入池涉
冰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向曰薜荔香
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己執忠信之行求合於
君亦猶入水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
由理事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逸曰言婚
取也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翰曰爲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猶此焉

石瀨兮淺淺賤飛龍兮翩翩 銑曰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所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無所登至也 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浸久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五臣作我以不閒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執履忠直雖獲罪過不改此恨於衆人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己爲不信則以爲閒暇謝疾其君初欲與己爲治後遂相背焉

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逸曰朝以喻己盛也渚曲皋言己朝及朝時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暮日暮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銑曰夕猶衰也言己盛少之時願馳騁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又安意於草野因歎之辭也騖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逸曰次舍也過信爲次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所舍今止我之屋上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 向曰言己在江湖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堂

捐余玦決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音禮 逸曰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墮也明瑕之竄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 翰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環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望君命己猶可以用也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也言己雖於芳洲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之援爲治道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言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於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自沈故以愁我也 向曰其神儀美好愁我失志

嫋嫋奴了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葉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衆夫人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 翰曰洞庭湖名秋風吹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

登白薠兮五臣本無登字薠音煩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逸曰薠草秋生騁望子也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

始秋薠草初生平望之時將設祭具夕早灑掃張帷帳與夫人期歡樂之也 良曰言己所以此夕設祭張帷帳與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謂張設也以待君命也

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逸曰萃集也蘋水草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顛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罾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己之放棄失所也

沅有芷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喻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以爲妃未敢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翰曰比芷蘭也喻己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向曰言心思荒忽無形近而視之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向曰荒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麋何爲五臣作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

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　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涯以喻君子小人皆覆失所也喬吟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澨時市切　逸曰澨水涯也言己願乘駟馳不出湖澤之域　翰曰澤畔曰皐澨水厓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想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對有若命亦將然矣

築室兮水中葺七入之兮以荷蓋　逸曰言己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銑曰葺次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自附於神也

荃全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壇布香椒於堂上　向曰荃香草也芬芳自椒香木也以椒塗屋壇堂也

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眉兮藥約房　逸曰以桂木爲屋棟以木蘭爲椽辛夷香草以作戶楣約白芷也房室也　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藥香草也以爲棟橑楣門又以藥香爲房之飾

罔薜荔兮爲帷擗匹覓蕙櫋綿兮既張　逸曰罔結也以薜荔爲帷幄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　濟曰櫋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爲帷擗析以爲屋聯盡張設於中也

白玉兮爲鎮疏石蘭五臣本有兮字以爲芳　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　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

芷葺五臣本有之字兮荷屋繚之兮五臣本有以字杜衡　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　銑曰芷杜衡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葉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於水中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亂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爲殿堂修飾別藏行善彌高也　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立馨香廡屋也言又以爲門屋矣所葺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爲隣也

九疑繽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　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繽紛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　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靈來迎二女其來之衆繽紛如雲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　逸曰袂衣袖也褋襜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良曰褋襜襦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弃遺之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　濟曰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銑曰驟數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註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逸曰言己供神之室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司命皆以喻賢者也 綠葉兮素華 五臣本作枝 芳菲菲兮襲予 翰曰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向曰菲菲香氣盛貌 夫 音扶 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 五臣本作何以 兮愁苦 逸曰夫人謂萬民也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翰曰夫凡也蓀香草謂司命也言凡人各自有美子臣主司命何爲善惡而司主之 濟曰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逸曰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逸曰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 善曰堂前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可命獨與我相用結成親親者以我修潔有德也前初與己善時 入不言兮出不辭 逸曰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辭訣其去不知也 良曰司命神初出己君往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旗 逸曰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 良曰乘風載雲以喻己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意中愁憂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所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 銑曰喻己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 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向曰言神被服香潔倏忽往來終不可值以喻君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 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己而命之 與汝游兮九河衝颸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 向曰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與遊九河沐咸池乾髮陽阿亦潔誠清己 善曰女謂司命將也九河天大也與君俱行政教於所隅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逸曰美人謂司命也怳失意也言己望司命而未肯來臨風怳然而大歌也 良曰美人神也以喻君與神間之而來至也望君之使未來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 音歲 星 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翠羽為旌旗言其升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銑曰又欲以孔雀翠羽為車蓋旌旗飛首于天撫持彗星也言將掃去邪臣美行還於君前爾惡親矣 竦長劍兮擁幼艾 五臣本作蓀 獨宜兮為民正 逸曰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向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以喻神也言神若能執長劍誅邪臣擁護國之幼長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兔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翰曰言山鬼若在於山曲被帶美草以為飾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逸曰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

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　良曰窈若初與己忠誠而用之　銑同逸注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逸曰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　濟曰赤豹文貍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又以芳香草木為車旗者猶以自飾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猶飾衆香以崇其神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銑曰所思謂君也　翰曰被帶也言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力知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叢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後後出歸也　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閒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翰已不得見君方以遠斥進也以懷居於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音戶杳杳冥冥兮羌晝晦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隱也雖深住自冥之以上狀凌雲以在下使不容容雲出貌　濟曰杳冥深也晦闇也處之說也言君之氣深厚冥晦日月暗

東風飄兮神靈雨逸曰飄風發也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因以獨離和也言己與神相感告不能達君

留靈脩兮憺徒濫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衰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　良曰靈脩謂君也言若若節除去誰能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莫盤反叶韻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磊石貌蔓蔓葛貌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遇諭諛者衆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逸曰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向曰言子椒知己忠信而不肯達之於君餘同逸注

君思我兮不得閒音閑逸曰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　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逸曰山中人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思我兮云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我疑者也　翰曰言居山中以杜若為芳飲青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雷填填田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素合兮木蕭蕭逸曰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離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號令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君暗昧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颯颯蕭蕭者政令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騷動也　濟曰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猨狖鳴聲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逸曰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遠憂愁　良曰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之難也

右山鬼

九章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翰曰屈原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屈平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衰懈也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貞之行至老不懈　銑曰衰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雖年老而其心不退

帶長鋏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挾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嵬高貌也言己內脩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向曰陸離

銑低昂貌切雲冠名被明月兮佩寶璐（音路）世溷（胡困）濁而莫余知兮（五臣本無兮字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要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翰曰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亂濁無相知者）吾方高馳而不顧（逸曰言時世貪亂愚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濟曰顧世上如此故高馳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逸曰言我乘虬螭德宜亦賢人喜可宜可信任也銑曰以喻輕駕虬螭而遠去也虬螭猶龍類）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作飡）玉英（五臣本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英華也言已想遇聖帝舜與之遊玉圃之中言已得及聖君得以十代升平而食其英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言已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耀也銑曰言若得依於此時而我年壽亦無窮如是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逸曰言已毋見說害乃曰所哀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以旦明之時將濟江湘之水以去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五臣本逸曰鄂地名也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秋冬之風以傷愁思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逸曰方林地名言我馬步於山皋以車舍於方林也）乘舲（音零）船余上沅兮齊吳榜（音謗）以擊汰（音太）（逸曰舲船有窗牖者也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言已乘舲船上沅水吳人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國也）船容與而不

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逸曰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而使已疑惑有還顧之志也淹留也回水洄流也疑滯者楚南也銑曰容與徐動貌）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逸曰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止也辰時也）苟（五臣本作苟）余（有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逸曰苟誠也僻左也言我行正直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名無所傷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逸曰溆水名也言已至溆浦愁思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余救）之所居（逸曰草木茂盛山賢士之所居也）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逸曰言山高蔽日下無光明以喻君蔽於讒佞臣下幽晦也）霰雪紛其無垠（音銀）兮雲霏霏而承宇（逸曰霰雪以喻君之政令也無垠者無有邊際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以喻佞人蔽君也良曰霰雪無垠雲霏霏承宇言讒佞之人盈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逸曰言已遠離親戚而所處遠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逸曰終不易志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力果）行（逸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程效夷狄也言二人皆以世亂故以自斷）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逸曰以亦用也

伍子逢殃兮（逸曰伍子伍子胥也爲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劒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濟註同）比干菹醢（逸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朝涉之脛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 濟註同）

與前世而皆然兮（逸曰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者）吾又何怨乎今之人（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五臣本無何字）（銑曰言觀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良御之辭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能見先賢執忠被害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固將重昏而終身（向曰董正也猶豫也重昏亂也言己不遇明君因遭交錯心行重亂以終年命）（濟曰董正也猶豫也重昏亂也言己正道而不猶豫終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涉江

卜居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己宜何所居因述其辭）

屈平　王逸注

屈平既放三年（逸曰遠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逸曰道路隔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逸曰建造謀策謀盡心也）蔽鄣於讒（逸曰蔽鄣讒佞也）心煩意亂（逸曰愁思憒悶也）不知所從（逸曰志憒悶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五臣本無乃字 逸曰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 翰曰鄭詹尹卜者姓名）曰余有所疑（逸曰意或遑遑也）願因先生決之（逸曰決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逸曰端正也策蓍也 良曰策蓍也拂龜以卜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逸曰原欲聞其要 銑曰老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

屈原曰（逸曰吐詞請也）吾寧悃悃款款（本若逸曰志純也 向曰）樸以忠乎（逸曰竭誠信也 向曰朴質也）將送往勞來（去聲 逸曰隨俗人也）斯無窮乎（逸曰不困貧也 向曰送往勞來隨俗人也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逸曰耕稼也）將遊大人（逸曰事貴戚也）以成名乎（逸曰大人謂君之貴幸者 翰曰）寧正言不諱（逸曰讓君惡也）以危身乎（逸曰殺也）將從俗富貴（逸曰重禄也）以媮生乎（逸曰苟且也）寧超然高舉（逸曰宦高也）以保真乎（逸曰守玄也）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五臣本作儒兒 逸曰承顏色也）以事婦人乎（逸曰媮承顏色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逸曰無玷也）將突梯滑稽（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逸曰柔弱曲也）以絜楹乎（逸曰潤滑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逸曰才高也）將氾氾（五臣本作泛）若水中之鳧乎（逸曰群游也）與波上下（逸曰隨眾也）偷以全吾軀乎（逸曰身無患也）寧與騏驥亢軛乎（逸曰沖天也）將隨駑馬之迹乎（逸曰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逸曰高飛也）將與雞鶩爭食乎（逸曰利祿也）此孰吉孰凶（逸曰吉凶所由也）何去何從（逸曰安所歸也）世溷濁而不清（五臣本作溷濁 逸曰）蟬翼為重（逸曰謂佞也）千鈞為輕（逸曰遠忠良也 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

輕君子也二十斤曰鈞 黃鐘毀棄(逸曰黃鐘喻賢也) 瓦釜雷鳴(逸曰瓦釜喻愚也 翰曰黃鍾樂器貴禮樂之士瓦釜賤庸下之人雷鳴者驕眾也) 讒人高張(逸曰居朝堂也) 賢士無名(逸曰身窮困也 翰曰高張居廟堂也) 吁嗟嘿嘿兮(逸曰莫[illegible]也) 誰知吾之廉貞(逸曰不別賢也 良曰嘿嘿不言貌) 詹尹乃釋策而謝(逸曰屈不能知也 銑曰釋捨也謝辭也) 曰夫尺有所短(逸曰騏驥不騁中庭也) 寸有所長(逸曰雞知時而鳴) 物有所不足(逸曰地缺東南也) 智有所不明(逸曰孔子厄陳蔡也) 數有所不逮(逸曰天不可計[illegible]也) 神有所不通(逸曰[illegible]也) 用君之心(逸曰所念慮也) 行君之意(逸曰[illegible]本操也) 龜策誠不能知此(五臣本無此)事(逸曰人不能知君之志)

漁父(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世隱身[illegible]屈原[illegible]而問之遂相應答 銑曰漁父避世隱於江濱漁者屈原因而叙焉)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逸曰身放逐也) 遊於江潭(逸曰戲水側也) 行吟澤畔(逸曰履荊棘) 顏色憔悴(逸曰[illegible]黑也 翰曰[illegible]) 形容枯槁(翰曰瘦瘠也) 漁父見而問之(逸曰怪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逸曰謂其故官) 何故至於斯(逸曰曷為至此 良曰三閭大夫原故官) 屈原曰世人(五臣本無人字)皆濁(逸曰眾貪鄙也) 我獨清(逸曰潔已也) 眾人皆醉(逸曰惑財賄也) 我獨醒(逸曰廉自守也) 是以見放(五臣有耳字 逸曰弃草野也) 漁父曰(逸曰隱士言也) 聖人不凝滯於萬物(五臣本無萬字 逸曰不困辱其身也) 而能與世推移(逸曰隨俗方圓) 世皆濁(逸曰人貪婪也) 何不淈(胡骨)其泥(逸曰同其風也) 而揚其波(逸曰與其流也 銑曰淈濁也) 眾人皆醉(逸曰巧佞曲也) 何不餔其糟(逸曰從其俗也) 而歠(昌悅)其釃(音酬 逸曰食其祿也 向曰餔糟歠釃微[illegible]其事也 餔食也 歠飲也) 何故深思高舉(逸曰獨行忠直) 自令放為(良曰[illegible]民也) 屈原曰吾聞之(逸曰受聖言也) 新沐者必彈冠(逸曰拂土坌也) 新浴者必振衣(逸曰去塵穢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逸曰己清潔也) 受物之汶汶(莫[illegible])者乎(逸曰[illegible]) 寧赴湘流(逸曰自沉淵也) 葬於江魚腹中(逸曰[illegible]) 安能以皓皓之白(逸曰皓皓猶皎皎也)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逸曰被[illegible]也) 漁父莞(胡板)爾(五臣作[illegible])而笑(逸曰[illegible]也) 鼓枻(五臣本作[illegible])而去(逸曰[illegible]也)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逸曰[illegible]) 可以濯我纓(逸曰[illegible]良曰清喻明時可以修飾滄浪水名也) 滄浪之水濁兮(逸曰[illegible]) 可以濯我足(逸曰宜隱遁也 銑曰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去) 遂去不復與言(逸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九辯五首(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九者陽之數也 辯者變也 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 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illegible]) 蕭瑟兮(逸曰[illegible]) 草木搖落(五臣本有兮字) 而變衰(逸曰草木[illegible] 翰曰蕭瑟秋風貌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託言秋之為狀而感述之) 憭

憭(了)慄(栗)兮(逸曰思念暴戾心自傷也 善曰憭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逸曰遠客出去之也)登山臨水兮(逸曰升高望遠臨水可也)送將歸(逸曰族親別送將歸故鄉也)泬(血)寥兮(逸曰泬寥曠蕩而虛靜也 良曰蕭蕭條條無雲貌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天高朗體清明也 言天高朗見無形傷君昏亂不遠明也)寂寥(聊)兮(逸曰虛漠無聲也 良曰寂寥靜貌)收潦(老)而水清(逸曰潦無流溢百川靜也 言川水冬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 良曰潦雨水)憯(千)悽增欷(虛豈)兮(逸曰憯痛悽動數歎息也 銑曰憯悽非一痛貌數歎立親)薄寒之中人(逸曰傷我饑寒憂患已甚 銑曰專迫也有似迫寒之傷人)愴怳懭(區往)悢(郎)兮(逸曰中情悵惘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翰曰初會離去之未合也 向曰愴怳懭悢皆悲傷也 去故就新樂也)坎廩(力)兮(逸曰數遭患難傷也 翰曰坎廩不同)貧士失職(逸曰士失財物逢怨賊也 翰曰失其財物也)而志不平(逸曰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逸曰士之失職)

羈旅而無友生(逸曰遠客寄居不得其時也)惆悵兮(逸曰惆悵立也 廓落空貌也 濟曰廓落空寂也)而私自憐(逸曰竊內念己自閔傷也 後常大憂懼秋至妻也 良曰惆悵悲哀也)燕翩翩其辭歸兮(逸曰將入大蟬寂漠而無聲(逸曰燕蟬寂漠也 銑曰秋深不鳴也)鴈廱廱而南遊兮(逸曰雅和之聲也 翰曰獨行也)鶤雞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逸曰鶤雞呼而悲鳴 向曰鶤雞悲鳴貌)獨申旦而不寐兮(逸曰鴈雍雍鳴聲也 向曰言悲鳴之愁也)哀蟋蟀之宵征(逸曰見蟋蟀之夜行自傷也 翰曰中夜生視蟋蟀宵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逸曰年已過半日進往也 翰曰亹亹進貌也 詩曰亹亹文王也)蹇淹留而無成(逸曰鋭欠壽考無成功也 善曰蹇語辭也 念己將老 淹留無所成者也)

悲憂窮戚(子六)兮獨處廓(逸曰獨處廓)有美一人兮(逸曰位尊服好謂懷王也 良曰美人謂君也)心不繹(逸曰結不解也 良曰繹解也 言思君之心若不解也)去鄉離家兮(逸曰背邑里之也)來遠客(逸曰去郢東征至湖沅也 銑曰遠客謂放江南也)超逍遙兮(逸曰出於遠遊也)今焉薄(逸曰欲止無所皆無所依也 銑曰焉何專止也)專思君兮(逸曰執志不可化也)不可化(逸曰同姓親戚思心不可變化也)君不知兮可奈何(逸曰君不知也)蓄怨兮積思(逸曰結恨在心)心煩憺(徒覽)兮忘食事(逸曰思君念王不能飲食也)願一見兮道余意(逸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之心兮與余異(逸曰君以是為非故與余異)車既駕兮朅(去)而歸(逸曰欲反國也 善曰朅去也)

不得見兮心悲(逸曰言不得見君 心為悲也)倚結軨(零)兮太息(翰曰伏車重軾而歎息也)涕潺湲兮霑軾(逸曰下霑軾車也)忼慨絕兮不得(逸曰中心結屈也)中瞀(莫候)亂兮迷惑(逸曰思念煩亂 迷惑也)私自憐兮何極(逸曰自愍也)心怦怦(普耕)兮諒直(逸曰忠直也)皇天平分四時兮(逸曰何宜秋主殺也)竊獨悲此凜秋(逸曰微霜悽愴寒涼列也 萬物搖落而已也 言秋氣寒凜而萬物搖落所害是以增悲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逸曰萬物被害也)奄離披此梧(五臣本作披)

楸逸曰梧楸茂木以喻大人茂材也　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既周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梓木喻賢人去白日之昭昭兮逸曰違離天明而遭晦也　銑曰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襲長夜之悠悠逸曰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長夜謂君受覆蔽也敘竊無窮也　銑曰襲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逸曰去已盛美之光容身體疲病而憂愁句　銑曰芳藹盛貌雖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令委弃而悲愁也約棄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逸曰君不弘德而嚴令冬又申之以嚴霜逸曰刑罰刻峻而重深也　翰曰喻殘虐相喬爲害也中重也收恢台之孟夏兮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以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令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從意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王收引大時託歸臣草木以茂美喻於仁賢早遇霜露喪德君子去而被害也　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也然欿傺而沈藏逸曰民無任用人謂任口口

葉菸邑而無色兮良曰言草木殘葉長養之氣使之止沈藏止也言收斂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讒逆也君臣也菸五臣本作邑枝煩挐而交橫五臣本作挐居切　向曰煩挐亂貌而交橫也顏淫溢而將罷兮良曰言草木殘將衰也煩挐也惡傷懷也疲　濟曰顏色淫溢而將罷也柯彷彿而萎黃五臣本作萎於偽切　銑曰柯柯也彷彿不明之貌萎黃病貌言顏淫溢積潦也罷疲也萷櫹槮之可哀兮銑曰萷空虛皮乾腊也曰柯枝也萎黃葉槮形銷鑠而瘀傷逸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身疲病枯槁瘀血也皆喻已見剝傷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逸曰蓬茸貌雜亂也惟思也紛糅雜也恨其失時而無當逸曰不值聖主而年老也　翰曰又恨失其明時不與思賢君與　五臣本作攬騑轡而下節兮逸曰安步徐馬而勿驅也　濟曰爲此攀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聊逍遙以相佯五臣本作徉　逸曰且徐徘徊以游戲也丁節按節也

濟曰逍遙相佯步貌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逸曰年歲漸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不長也　良曰忽忽運行貌將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逸曰悼傷已幼少後三王也　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逢此世之俇攘翰曰俇攘亂貌俇攘如羊　逸曰辛音昌　向曰俇攘憂懼貌澹容與而獨倚兮逸曰徙倚容與徐立也倚立也　銑曰容與閒暇也蟋蟀鳴此西堂逸曰自閔傷無所歸也　翰曰蟋蟀已顯當節也心怵惕而震盪兮逸曰思念憂懼動搖若湯也　翰曰怵惕震盪自驚動也何所憂之多方逸曰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翰曰方猶端也卬明月而太息兮逸曰上告昊天天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逸曰周覽九天卧不能寐乃至明也　濟曰極至也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逸曰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服奢麗於宮殿也　銑曰旖旎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　良曰曾重敷布也都房大房也　翰曰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切好善而德有如此也

何曾華之無實兮良曰華字　逸曰華而無實喻君但外好其善而不內實也從風雨而飛颺向曰言君外見敬而因之不成心若變而萬物故以風雨喻君政言變舉動而草木摇動也　銑曰喻其後使人之言所由出之也以爲君獨服此蕙兮逸曰服文王之氣而高智乃與佞臣同情也　向曰我羌無以異於眾芳逸曰謂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而受其佞也閔奇思之不通兮逸曰忠言見壅也　向曰閔傷也奇思謂忠信也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逸曰意欲遠去也　向曰閔自傷曰高翔之他國也心閔憐之慘悽兮逸曰內自哀念心自隱慟　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明慘悽貌願一見而有明逸曰分別忠心與偽或也重無怨而生離兮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　良曰重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中結軫而增傷逸曰肝膽破碎心剖脇也　濟曰心中結軫又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逸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逸曰門闕宿閉道路塞也銑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家室之不可至也猛犬狺狺銀而迎吠扶兮逸曰讒佞讙呼而在君側也向曰猛犬喻佞臣迎吠賢人使不得進也關梁閉而不通逸曰閽人承指呵問急也向曰門關塞賢路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逸曰久雨連日澤厚也翰曰霖多雨也后土何時兮得乾逸曰山阜高澤草木茂也翰曰后土地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逸曰不蒙恩施獨枯槁也[illegible]翰曰言眾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何時俗之工巧兮逸曰世人[illegible]是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反逸曰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illegible]卻騏驥而不乘兮逸曰斥遠賢者[illegible]良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策駑駘[illegible]而取

路[illegible]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illegible]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illegible]而遠去[illegible]鳧鴈皆唼所甲反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illegible]圜鑿而方枘內兮吾固知其鉏牀據鋙而難入[illegible]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五臣本無獨字遑遑而無所集[illegible]願銜

枚而無言兮常五臣本作嘗被君之渥洽逸曰[illegible]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守爲昔者受君之厚遇故不能已所以上言者也渥厚也洽霑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逸曰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遇西伯而用之[illegible]濟曰[illegible]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己所以棄逐者其行亦不與君合也謂騏驥兮安歸[illegible]謂鳳皇兮安棲逸曰[illegible]變古易俗兮世衰逸曰以賢為愚時惑也濟曰[illegible]今之相者兮舉肥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illegible]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逸曰仁賢[illegible]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illegible]何云賢

士之不處[illegible]驥不驟進而求服兮[illegible]鳳亦不貪餧[illegible]而妄食[illegible]君棄遠而不察兮[illegible]雖願忠其焉得[illegible]欲寂寞作漠五臣而絕端兮[illegible]竊不敢忘初之厚德[illegible]獨悲愁其傷人兮[illegible]馮鬱鬱其何極[illegible]

招魂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翰曰王哀屈原放逐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宋玉 王逸註

朕幼清以廉潔兮逸曰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沬音昧逸曰沬已也言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 濟曰皆代原為辭餘注同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己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使不能蕪穢無所用也 良曰主守也言己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俗人所牽逼使荒蕪穢汙而不得進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逸曰考校也長離五臣作罹殃而愁苦逸曰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遭闇主上無所考校己之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銑曰上君也考察罹羅也帝告巫陽逸曰帝謂天也女曰巫巫陽其名也 向曰王假立天帝及巫陽以為辭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逸曰人謂賢人屈原也宋玉上假天帝以明原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於世也 翰曰人即原也輔成也魂魄離散

汝筮予之五臣作與逸曰魂者身之精也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者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翰曰筮占也巫更筮其所宜而求招其魂使復其精神巫陽對曰掌夢逸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逸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五臣本無之不能復用巫陽焉逸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心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主也帝命難從志欲使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也乃下招曰逸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逸曰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逸曰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些蘇賀反逸曰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寔零

也或曰去君之恒閈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 良曰君謂原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四方此辭也舍五臣本作捨君之樂處而離五臣作罹彼不祥些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樂處之所而離於不善之鄉以困衆害也 銑曰捨去也離遭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逸曰託寄也 翰曰託寄也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逸曰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 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假立東方其長人唯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逸曰代更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 翰曰鑠銷也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熱自習其熱行至向魂往必解釋也 翰曰謂彼方人皆習之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不可以託些 良曰言魂宜急來歸此地不可託附而居也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逸曰言南方之俗其人與口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逸曰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以祀逸曰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染黑其齒得人之肉用祭祀以其骨為醢些醢肉醬也 良曰南方人雕畫其額黑其齒常食人肉祭祀復以其骨為醢蝮福蛇蓁蓁逸曰蝮大蛇也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逸曰封狐大狐也言其土之氣多蝮蛇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大狐也其長千里 翰曰蝮蛇毒蛇名蓁蓁聚貌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逸曰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 濟曰虺亦蛇名益其心助其毒也歸來五臣本無歸來二字不可以久淫些逸曰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逸曰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楯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逸曰旋轉也淵室也

靡（五臣本作糜）散而不可止些。（逸曰：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將轉而行，身雖糜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設富泉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翰注同。）赤蟻若象，（逸曰：蟻，蚍蜉也。）玄蠭（五臣本作蜂）若壺些。（逸曰：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玄蠭，大飛腹大如壺，皆有蠆毒，能殺人。翰同逸註。）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良曰：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菅草若茅。）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逸曰：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爛人身，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良曰：爛人，言熱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逸曰：何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銑曰：彷徉，遊行貌。極，窮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良曰：賊，害也。向曰：魂欲往者，自遺賊害也。）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逸曰：言北方常寒，其水重累峨峨如山，京風多厲，雪飄之飛千里乃至地也。銑曰：增，積也。峨峨，高貌。）

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不可以久（五臣本有止字）些。（銑曰：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良曰：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逸曰：啄，齧也。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啄害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向同逸註。）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逸曰：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五臣本作目從），往來侁侁些。（逸曰：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大有豺狼之形，從其目，往來侁侁，爭欲啗人。翰曰：從，豎也。侁侁，眾貌。）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逸曰：投，擲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擲於深淵之底而棄也。）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五臣本作眠）些。（逸曰：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瞑臥也。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五臣本無此二句。翰曰：往則遭害，身危殆也。）魂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逸曰：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逸曰：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猶狺狺，角利貌。濟註同。良曰：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敦脄（妹）血拇，逐人駓駓（丕）些。（逸曰：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走貌也。言土伯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污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逸曰：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參，三也。）此皆甘人，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恐自遺災些。（逸曰：甘，美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又自害不旋踵也。翰同。）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良曰：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屈原之魂入郢門，欲以感激於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逸曰：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前導宜隨也。良曰：工祝，良巫也。背行而先，行宜在後。）

秦篝齊縷，鄭綿絡些。（良曰：篝，籠也。縷，綫也。絡，縛也。言使秦人織其篝籠，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逸曰：該，亦備也。言招魂之具，該備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陽主魂，陰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也。言大自居好，雖有土伯，不可久留，宜長大呼以招君也。）天地四方，多賊姦些。（逸曰：賊害也。言天地四方，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人也。）像設君（五臣本作居）室，靜閒（閑）安些。（逸曰：像，法也。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象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可安樂之。）高堂邃宇，檻層軒些。（逸曰：邃，深也。宇，屋也。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累榭

逸曰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逸曰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
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逸曰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
連些逸曰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椽雕鏤綺木使方好也銑曰織網於戶
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冬有突烏弔夏胡雅切逸曰突複室也
廈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胡駕切室寒些逸曰言隆冬寒則有大屋複室夏暑
熱則有洞房清堂其內寒涼也向曰突廈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寒室之中使以寒涼川五臣
本作谿谷徑復逸曰夜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銑注同流潺湲些逸曰言所
居之舍戲瀆川水經過邑面尋又復其流急疾又絜淨也銑曰潺湲流貌光風轉蕙逸曰光風
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氾凡崇蘭些逸曰氾猶汎汎搖動貌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
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茂向曰言日光風氣轉搖汎汎於蘭蕙之上崇高也經堂入

奧烏到朱塵筵些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上則
有朱畫承塵下則筵簟之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畫壁畫延地連接也良注同砥旨室翠
翹挂音卦五臣本作曲瓊些逸曰砥石名翠鳥名也挂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
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飾玉鉤以緣衣物也或曰直室謂當曲房也銑注同翡翠珠被爛
齊光些逸曰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眾華其文爛然
而同光明向注同蒻弱阿拂壁羅幬幬音張些逸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
也羅綺屬也幬帳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掩羅幬牲且涼也銑注同纂組祖綺
縞逸曰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逸曰璜玉名也言帷帳之繩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璜玉為帳帷
者也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言帳中用綺縞以綬帶結束玉璜為其飾也室中之觀多珍
怪些逸曰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皆倚玩好怪物無不畢具良曰怪異也蘭膏

明燭逸曰以蘭香煉膏也銑注同華容備些逸曰容貌也日暮游宴然青蘭之膏張施明燭觀其
顏貌錯百獸華奇好備也錢都定切銑曰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侍宿射亦遞代些
逸曰二八二列也言大夫二列之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歟鐘二肆也射厭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
六侍君宴飲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翰注同九侯淑女多迅眾些
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敏疾勝於眾人也翰注同盛鬋踐不
同制實滿宮些逸曰鬋鬢也制法也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其飾
兩結垂髮下鬋形貌詭異不與眾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順彌代些逸曰能安
也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眾多其態好同上妾能好美自相比承彌上意久則相代濟曰比密也彌猶久也好相親密
相慶久以相代也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逸曰固堅植志也謇正言貌也言美
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正言中禮意者也姱苦瓜容脩態絙亘洞

房些逸曰姱好貌也脩長也絙竟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房
室也蛾眉曼萬睩祿目騰光些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騰馳也言美女之貌
眉又好也目曼澤時睇眄精光騰馳驚惑人心也銑曰曼長睩視貌發也靡顏膩女吏理
遺視矊綿些逸曰靡緻也膩滑也遺猶如也矊脈也言美女顏貌緻密肌膚滑澤中心精銳時視安詳
說之不可動也濟曰靡女顏膩滑也矊視貌其童子目中瞳子白青目離榭脩幕侍君
之閒些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閒靜也言顏容美女於離宮別館長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樂良注同
翡帷翠幬飾高堂些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帷帳張高堂以樂君也翰注同紅
壁沙版逸曰紅赤白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逸曰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塗色令之紅
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向注同仰觀刻桷角畫龍蛇些
逸曰言仰視屋之橑榱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翰曰桷椽也坐堂伏檻臨曲池些逸曰

檻楯也言生於堂上前伏檻下臨 芙蓉始發雜芰荷些
曲水清也可漁釣也 濟注同
逸曰芙蓉蓮華也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中有芙蓉始
發芰蔆雜錯羅列而生但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時倚也薢
古買切茩古后切 良曰 紫莖屛風文緣波些 五臣本作綠
茇水草也荷芙蓉之莖
逸曰屛風水葵也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屛風謂荷葉
翻風也 向注同 文異豹飾 逸曰豹飾虎豹也 侍陂陁些 陂波 陁駝 逸曰陂陁長陛也言
言從少人皆衣虎豹之文不一即侍君堂隅在陛也或曰侍於陂陁也 軒輬既低 輬京
逸曰軒輬皆輕車名也低止也 步騎羅些 逸曰從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止
步騎士卒羅列之衆侯須君也 翰注同 蘭薄戶樹 逸曰薄附也樹種也 瓊木籬些 五臣
本作柵 些 逸曰外以美木爲籬言所居舍種樹蘭草附戶門戶外以木爲其籬落丁堅重又芬香也 濟曰木叢生曰
專言戶種叢蘭又殺木爲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曰多
蕭蘺以自蔽隱若美言也

〈文選卅三　廿三〉

逸曰何爲遠去何爲也 良曰言
也其所可安居何爲遠去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 良曰
言室家遂宗族也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宗衆以衆
於八八饒味故飲食之物多方百也 稻粢穱麥 穱側角 挐
挐黃粱些 逸曰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也挐糅也
熟香且香 大苦鹹酸辛甘行些 逸曰大苦豉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
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 肥牛之腱 腱巨言切 臑若
芳些 逸曰腱筋頭也臑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美也 臑若五臣本作腝 臑人朱切
若陳吳羹些 逸曰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復甘者也 和酸若 胹鼈炮羔 胹一作濡 炮交
羹有柘 柘之夜切 漿些 逸曰胹煮也炮蒸也柘藷蔗也言復以飴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
以爲漿飲 鵠酸臇鳧 五臣本作 臇子兗切 煎鴻鶬些 逸曰臇小臛也鴻鴈也
也鵠之言復以酢酯烹鵠爲羹小臛鳧 濟注同 露雞臛蠵 呼各切 蠵 五臣
鶬鴰鶬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爲羹 又小臛鳧鴻鶬令之肥美也 向注同
臛鳧也煎熬鳧鴻鶬令之肥美也

本作臛 厲而不爽些 逸曰露雞露棲雞也有菜曰羹無菜
以規切 曰臛蠵大龜也厲烈也爽敗也楚人
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棲之肥雞臛大龜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 粔 其 籹 女 蜜餌有餦
雜酪鹽 之肉其青烈不敗也 粔籹 蜜餌有餦 張
餭些 逸曰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 濟注同 瑤漿蜜
勺 的 實羽觴些 逸曰瑤玉也勺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於羽觴
以歠口 良曰瑤漿玉漿也勺和也實滿也觴酒器也神用於上也 挫 宗 糟凍飲酎 直 清
也實滿也觴酒器也 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蔽冰
涼些 逸曰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
涼又長味也 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以東飲酎醇酒也夏飲之可使清涼也 華酌既陳有瓊
漿些 逸曰酌酒斗也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 向曰華酌罍置華於酒中既陳此味
又有瓊 歸來歸來 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 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王之漿 逸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
些 逸曰魚肉爲肴羞有滋味者也言肴羞未通而女樂列堂下 陳鍾按鼓造
新歌些 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擊鍾徐鼓造爲新曲之歌也 良曰新歌新聲也
涉江 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渡大江南入湖池取菱芡發揚荷華 五臣本作陽字 采菱發揚 荷些
涉江采菱楚國之楚陽阿皆楚歌曲名荷當爲阿 美人既醉朱
顏酡 駝 些 逸曰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 向曰酡醉貌 娭 五臣本作嬉
光眇視目曾波些 逸曰娭戲也眇眺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則嬉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
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 翰注同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 良曰
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怪奇也 長
髮曼鬋 萬 翦 艷陸離些 逸曰曼澤也鬋鬢也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好貌也左氏傳曰玄妻之髮甚美而鑑其狀豔美其貌陸離而難形也
人之日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 二八齊容起鄭

〈文三十三　廿四〉

舞些 逸曰…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徑而舞也

銑曰使美女十六齊爲容儀起爲鄭國之舞 衽而甚 若交竿撫案下些 逸曰撫抵也言舞者

便旋衣衽掉搖回轉相拘似如交竹竿以拯案而徐行者也 翰曰衽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竽也以手抑案其

節而徐行也 竽瑟會搷田 鳴鼓些 逸曰狂猶並也搷擊也言眾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

擊鼓以進八音爲之節也 翰注同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逸曰楚清聲也言眾樂並

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翰曰眾樂並奏而庭宇震驚又作激楚之聲 吳歈

歈 蔡謳奏 作奏五臣本 大呂些 逸曰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

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並雜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 銑注同 士女雜坐亂而

不分些 逸曰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放陳組

纓 逸曰組綬也 班其相紛些 逸曰紛亂也言男女共坐解散放其組纓舒陳而紛亂

不可整理也 向注同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 逸曰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陳列也

言鄭衛二國之美女妖玩好女來雜處衆坐而陳列也 翰注同 激楚之結 結音吉 獨秀先些

逸曰激楚也結頭髻也秀異也言鄭衛之好女工於服飾結頭爲髻楚人之髻獨秀異而先進也 良同逸注

菎音昆 蔽象棋有六簙 作博五臣本 些 逸曰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

箭囊也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菎蕗作箸象牙其妙且好也 良注同 分曹並

進遒相迫些 逸曰曹偶也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投巧投箸行棋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

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之 翰曰曹輩也言務以求勝 成梟 作梟五臣本 而牟呼五

白些 逸曰倍勝爲牟五白簙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兆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箸者也 向注同

晉制犀比 二頻 費白日些 逸曰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

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投之皓然如日光 翰注同 鏗耕 鐘 若本作鍾五臣本 搖簴 舉音 揳

古八反 梓瑟些 逸曰鏗撞也搖動也揳鼓也言衆賓既集撞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 銑曰

鏗擊也虡懸鐘格言擊鐘則搖動其格揳押也以押木彈瑟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 逸曰

娛樂也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冗而以此夏也或曰娛酒不廢日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 又曰

和樂且耽言晝夜以爲相樂也 向注同 蘭膏明燭華鐙 登音 錯些 逸曰鐙錠

也言雕琢錯鏤飾設以爲歡有英華清香假其香也華鐙光華又琢錯鏤 翰曰言以蘭膏錯鐙使精好 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 逸曰撰猶博也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勸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

人即至也 向注同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逸曰賦誦也言衆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

者竭誠盡其也賢人盡至則同心相頌君可置也 良曰極盡賦詠 酎飲既 五臣本作旣 盡歡

樂先故些 逸曰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 銑注同 魂兮

歸來反故居些 向曰言巫祝宜急來歸居所故也急安樂無患也 亂曰

獻歲發春兮汩 于筆作汩 吾南征些 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風奮揚

會衆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 向注同 菉 錄 蘋 頻 齊葉兮白芷生些 逸曰

菉王芻也蘋草屬也言時芳菜之草其葉萌欲生澳所見自傷也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注同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逸曰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 翰注同 倚沼畦 圭 瀛 盈 兮遙望博 逸曰瀛池

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畦瀛望也博平也言行於澤中望無人也 良注同 青驪

呂知 結駟兮齊千乘 逸曰純黑爲驪結聯也四馬爲駟言出行於原野與君同獵於此宮

驪爲驪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逸曰懸火懸燈也玄天也

言已得從君夜獵懸燈火以燭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照於野澤煙上烝天使黑色也 步及驟處兮

驟走也處止也 誘騁先 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已獨騁 逸曰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

騁鳥君先導也

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音旋　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兩其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鬭伯比與䢵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良曰楚人名草中爲夢

君王親發兮憚丁達反青兕徐姊反　逸曰兕獸也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當時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　銑曰憚懼也青兕獸名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亟來歸也　向曰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奄止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子廉反　逸曰皋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益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斃也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風　逸曰湛湛水貌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而得其所也　向曰水旁林中有獸所聚不可居也　濟註同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邪思之心　良同逸註

魂兮歸來哀江南　逸曰言魂魄當急之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險阻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銑曰欲使屈原復歸于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辭

招隱士

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辭以彰其志也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逸同向註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也　逸曰遠去朝廷而隱藏也　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處在草澤

偃蹇連卷權兮　逸曰容貌美好健茂盛也

枝相繚了休反　逸曰相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賢君植幹也　翰曰皆桂樹之美貌言喻原之美行

山氣巃五臣本作巄力孔切嵸則孔切兮　逸曰言山氣巃嵸峯嶸雲霧鬱然　良曰巃嵸雲氣貌

石嵯峨　逸曰嵯峨巖巖峻嶮也　良曰嵯峨高貌

谿谷嶄仕咸巖兮　逸曰崎嶇險阻高峻也　翰呼雅切　濟子阻切　瞻曰嶄巖險峻貌

水增五臣本作增波　逸曰瀬躍奔沛湍流迅疾也

猨狖羣嘯兮　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

虎豹嗥胡高反　逸曰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也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　銑曰嘯嗥皆獸聲也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逸曰登引山木遠望君也　數原於山中與此爲偶　翰曰便旋中野立踟躕也　逸曰援持也言原引持美持淹留於此以待明君

王孫遊兮不歸　逸曰隱士避世在山隅也　逸曰違背舊土棄室家也　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春草生兮萋萋　逸曰萬物蠢動枝幹萌芽也　逸曰垂條吐葉紛榮華也　濟曰萋萋草

盛也

歲暮兮不自聊　逸曰年齒已老壽命衰也　良曰歲暮喻老也　逸曰心中煩亂常含憂也　良曰不自聊心煩憂也

蟪蛄鳴兮啾啾　逸曰蟪蛄得夏喜呼鳴也　良曰蟪蛄夏蟬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　逸曰秋節將至悲嗟鳴也　良曰啾啾聲也

坱烏郎反兮軋烏點反　逸曰霧昧也

山曲岪　逸曰盤紆屈也　銑註同

心淹留兮恫荒上忽　逸曰思念遲也　逸曰恫荒忽憂思之深也　向註同

罔兮沕音勿　逸曰精氣失也

憭兮慄　音栗　逸曰心剝切　良曰傷切貌　逸曰失志貌

虎豹穴　五臣本作穴　逸曰虎豹穴居一作嶮穴　逸曰嶮穴也良曰穴若虎豹之穴

叢薄深林兮人上慄　逸曰顛也　向曰慄戰也　逸曰登而恐懼也

嶔岑碕礒兮　逸曰山阜巖崒也

碅磳磈硊　五臣本作磈硊　翰曰山險峻貌

樹輪相糾兮　逸曰交結扶疎　林木茷骫　五臣本作骫　逸曰枝

葉盤紆安音敗 青莎雜五臣本作新樹兮薠薠音煩草靃髓靡翰曰草木列居隨風披敷良曰莎薠皆草名白鹿麏居筠麚五臣本作麏音加兮或騰或倚逸曰衆禽並遊走往殊異銑曰麏麚皆獸名騰倚猶走往狀貌崟崟吟兮峨峨逸曰麏角甚殊銑曰崟崟峨峨頭角高貌向曰凄凄兮漇漇所綺反逸曰凄凄漇漇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逸曰百獸皆具也慕類兮以悲逸曰哀己不遇也銑曰此已上皆陳山林險阻草木茂盛虎豹所居虎兕所聚不宜有道德養性情欲且棄置歸鄙也翰曰言山中之獸猶慕儔類而悲哀放棄獨處賢人也雖爲攀援桂枝兮逸曰執持香木尊高志也聊淹留銑曰聊且徘徊待時也虎豹鬬兮逸曰猛獸交鬬以自爭也熊羆咆蒲交反獸哮號也逸曰窮也濟曰咆禽獸駭兮走也銑曰雉兔之屬驚奔良曰駭驚也亡其曹逸曰遂鄉黨失輩偶也良曰曹羈也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原歸也王孫兮歸來逸曰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逸曰誠多患害難以久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七上

七發八首善曰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

枚叔善曰漢書云枚乘字叔淮陰人也善屬辭爲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孝王時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爲語端矣銑同善注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

不安亦少間乎善曰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皃論語曰子疾病間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善曰凡幼者將來之歲多故曰富也良曰盛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音色善曰言邪氣入內而爲逆其堅若結也管子邪氣入內正色乃衰說文轖車籍交革也良曰言以氣突之也極病發因也言邪氣因爲逆逆於腹中其結有此證也紛屯五臣作沌徒門切澹淡噓唏煩酲善曰紛屯憒亂煩悶皃噓唏啼皃病酒曰酲翰曰紛屯由精悶煩散噓唏啼皃酲音呈翰曰紛屯言精神昏亂噓唏啼皃列子曰楊朱病楊氏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良曰怵惕驚皃瞑寐也虛中重聽惡聞人聲善曰素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向曰虛中精氣竭也重聽事不審也精

神越渫百病咸生善曰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散也濟曰越散渫百病皆生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也良曰聰明耳目也眩曜惑也不平失常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傾猶去也毛詩曰是莫疲大命以傾銑曰執猶專也廢止傾損也豈有是乎設疑問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五臣本無於字是也善曰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執安樂時有此疾也向曰言賴我君之力使我安樂如客言者而未甚至於此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善曰禮記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翰曰傅保謂傳訓保養者欲為交游自放故無所也飲食則溫淳甘膬呂為脭呈醲女良肥厚善曰溫淳謂凡味之淳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脆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捐精又曰脆易破也膬音同上脭肥肉也丑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濟曰脆美也脭肉之精醲酒之上者言利口之病形也衣裳五臣本無裳則雜遝曼萬煖燂似廉爍式灼熱暑善曰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徐廉切爍亦熱也音同上良曰皆衣裳厚暖而成其疾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銑曰挺動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五臣本有也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厥痿於為之機五臣本作蹶善曰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故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耳翰佁飘理切蹷良月切向曰蹷不足能行痿痺也輿輦之重乃為此病之機兆也洞

房清宮五臣作風命曰寒熱之媒善曰呂氏春秋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善曰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齒如瓠犀也娥眉眉如蠶蛾以其斧咸伐性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清歲肥醲女龍命曰腐輔腸之藥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曰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醲厚之味腴曰腐爛也今太子膚色靡曼萬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曼澤也委隨不能屈伸也濟曰靡曼美好也委隨不相著也血脈淫濯手足惰窳音庾善曰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淫過也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窳墮也餘乳切濟曰淫濯不通也惰窳無力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善曰越絕書曰越王餙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旦越王不敢當使下臣種獻之大王吳王大悅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眾妾之總稱也良曰齊越二國美人所出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閑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銑曰言害人必矣所從來者至深遠五臣本有矣字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名越人長桑君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不治後病遂甚扁鵲逃秦桓侯遂死巫咸善醫不能自救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善曰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間閑語事變度去易意常五臣本作尚無離側以為羽翼善曰楚辭曰願承間而自察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論曰語說也常在

左右如羽翼也淹沈之樂浩唐（五臣本作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善曰唐猶蕩也浩盪無厭也翰曰淹沈耽好也遁佚過度也奚何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濟曰諾有敬納之辭言飢病矣願將事客言巳助句也）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五臣本有哉字）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善曰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良曰去除也）不欲聞之乎（銑曰問辭也）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善曰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向曰龍門山名出桐木堪為琴瑟）中鬱結之輪菌（丘貧）根扶疏（五臣本作踈）以分離（善曰鬱結寃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向曰中木中也鬱結輪菌文理樹盤委曲貌）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五臣本作素）波又澹（徒濫）淡（徒敢）其根之（善曰包咸論語註曰七尺曰仞遡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翰曰湍疾流也為夫洗濯之貌）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善曰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顙也）朝則鸝（呂知）黃鳱（胡）鴠（旦）鳴焉（善曰爾雅曰鶬鶹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鴠旦不鳴鄭玄曰鴠旦鳥也郭璞方言註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鳱鴠與鳥並音渴）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善曰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濟曰羈雌孤鳥也）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五臣本作班爾）斫（之若）斬以為琴野繭（古典）之絲以為絃（善曰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

文選卅四　四

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猗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良曰秋冬之間太成實也紅八絲為繭王爾皆古之工人野繭絲之類）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二）以為約（五臣本作的丁亦反善曰[illegible]有孤子生行[illegible]國語王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前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illegible]九子居[illegible]曰珥以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的琴徽也銑曰鉤珥皆實也隱約皆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實為用之欲其聲多悲聲也九寡也）使師堂操暢（五臣本作伯字）伯子（五臣本無子字）牙為之歌（善曰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也得其曲未得其數也[illegible]善[illegible]天下無[illegible]達[illegible]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者也[illegible]）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善曰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illegible]）向虛壑兮背槁（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善曰說文曰豪與槁古字通翰曰槁枯也絕區崗陀貌之地迴溪曲澗也）飛鳥聞之翕（許及）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巨宜）蟜（巨驕）螻蟻聞之柱（陟羽切五臣從扌）喙而不能前（善曰周書曰蚑行喙息說文曰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又曰螻螻蛄也居北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螻爾雅曰蚍蜉大蟻濟曰皆感琴而然翕斂也蚑蟜螻蟻皆小蟲名也喙口也言柱口而聽）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本有而字）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楚俱）牛之腴菜以筍蒲（善曰說文曰犓以芻莖養國牛也[illegible]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為[illegible]未詳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良曰犓牛以芻養者腴腹下肉也筍竹筍蒲蒲心）肥狗之和冒（去）以山膚（銑曰冒覆也山膚雄白）楚苗之

文選卅四　五

食安胡之飯善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周
與芼古字通山膏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爲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鋌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
王諷賦曰爲臣炊彫胡之飯向曰言用楚地之粳稻爲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爲飯摶之徒丸
不解一啜常劣而散善曰禮記曰毋摶飯徒完切說文曰啜嘗也字劣切翰曰摶之不解言
黏也啜嘗也一啜音而散言滑也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善曰呂氏春秋
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濟曰伊尹負鼎于湯說以至味
故使煎熬也易牙嘗知淄澠之水故使調和也熊蹯煩之臑五臣作胹臑音而芍藥略
之醬善曰左氏傳曰宰夫胹熊蹯不熟方言曰胹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芍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良曰
熊蹯熊掌也臑熟也芍藥調和也言又以醬調和之薄神草耆之炙去鮮鯉之鱠
善曰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毛詩曰炰鼈膾鯉銑曰取獸耆上脊肉爲炙

文選卷三十四　六

鯉魚名秋黃之蘇白露之茹如人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善曰茹菜之總名也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小水芳若蘭也之主向曰秋時蘇黃露下菜滑故可食也良
茹菜之將用甘蘭葉成其香也滌蕩於口以自適也山梁之餐豢生患豹之胎
善曰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禮記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文王
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王打豢之者王孟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翰曰山
梁之食豢養之豹取其胎也小飯大歠悅劣如湯沃雪善曰說文曰歠飲也音同
上大司吉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素至如湯之沃雪焉良曰歠飲也如湯沃雪言食之易也此亦天下
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而字嘗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莫后齒至之車善曰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

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郇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八歲乃齒曰先軫謂晉侯曰君
馬齒至也言以齒至時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也濟曰壯馬也鍾岱之地在北皆宜良馬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善曰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鷁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
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兎前銑曰言此馬類鳥獸之飛走距虛獸名善走穱
麥服處五臣作處服躁到租中煩外善曰以穱麥分香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
逸楚辭注曰穱麥黍謂麥黃梁左氏傳曰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以從戎事人易服驕實與外強中乾也向曰以穱麥食此
馬馬既多肉中躁多而外煩擾服駕也羈堅轡附易路善曰易平易也翰曰羈勒也堅牢
也易平於是伯樂相其前後五臣有字王良造父爲之
御秦缺五臣作敷樓季五臣作婁爲之右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
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列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御而遊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驥不起車

文選卷三十四　七

輿之舍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
魏文侯之弟也濟曰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王良與造父皆善御車者秦缺樓季古善左者右車右也此兩人
者馬佚逸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善曰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
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良曰兩人即王良造父也佚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
重爭千里之逐善曰史記曰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
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爲趙
簡王取道爭千里之戲也銑曰射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逐千里之道此亦天下之五臣
無之字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善曰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出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翰曰言使博學辯辭之士原說山川之原本盡名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屬文章辭別辯可以類相次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五臣作娛懷之宮善曰虞懷宮名也濟曰浮游攬排紀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五臣作隍池紆曲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黃當為皇皇築池也良曰注連也層重也紛紜盛貌言以玄綠之色以飾臺城輦道也紆曲也溷五臣作圂章白鷺孔鳥鶤五臣作鵾

鵠鵷鶵鵁鶄翠鬣五臣作獵紫纓善曰鶤鳥名未詳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善曰螭龍德牧並鳥名未詳爾雅曰邕邕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善曰…魚皆生於淵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翰曰魚者陰之陽也漃寂漻薵蓼蔓草芳苓善曰上云漃漻之氣生薵蓼二草也上林賦曰寂漻長慨寂漻之無聲音義同字書曰薵薵草也丈九切薵音毛萇詩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苓古蓮字也良曰寂漻草在水中貌女桑河柳素葉紫莖善曰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黃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五臣作松柏豫章條上造天善曰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五臣作櫚字極望成林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向曰極望視也眾芳芬鬱亂於五風善曰…山周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翰曰眾芳草木之香也芬鬱香氣也五風宮商角徵羽之風也從七容容猗靡消息陽陰善曰消息也自生也林木茂盛風吹猗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當史也翰曰從容猗靡隨風貌消息翻覆也葉有陽面陰面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善曰孟子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大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也佐酒勸飲也杜連善鼓琴者理音謂理其琴也良曰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理音也滋味雜陳肴糅又錯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該備也翰曰陳列也肴肉也糅雜也錯雜也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善曰…練擇也向曰練選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善曰文穎上林賦注曰激楚衝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善曰…鄭衛之音樂比於庶民所以淫泆流面也許慎曰鄭衛所出也皓樂善倡也詩下之者子誤五臣作西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佳人閭娵其傅予與之徒善曰皆美女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曰伊尹...君曰…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嬙先施哉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注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美女為娃方言曰吳有館娃宮浮郡子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呂與子奢之類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髾目窕五臣作挑心與善曰子虛賦注曰髾燕尾也謂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書注曰挑娆也良曰髾衣也髾髻也美目曰窕心相與也揄流波雜杜若善曰言引流皮以自潔雜杜若以為芳若芳也說文曰揄引也許俞曰謂目之光若引水之波杜若香草也其衣之香與此相雜蒙清塵被蘭澤善曰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也銑曰望其氣如蒙塵言塵被其

芰如破木蘭澤也蘭澤以蘭漬膏者也嬿宴服而御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入御于君也銑曰嬿好御進也此亦天下之靡麗五臣有而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而字游五臣有之字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向曰靡美也皓明侈盛也博亦廣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零之輿翰曰馴擾也騏驥馬名飛軨輕輿也乘牡莫后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善曰鄭玄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窗車也力延切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繁弱箭頭故曰夏服也服即今步叉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須龍須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又古考史曰柘桑其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枝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也翰曰夏服箭名勁堅也雕鏤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善曰雲林雲夢之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潯水厓也向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中生蘭也弭節按節徐行也江潯江畔名也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善曰方言曰掩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毛詩注曰青蘋似莎而大楚辭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楚辭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掩蔽也春心蕩滌也謂禽獸聚散于風行也蕩動也逐狡獸集輕禽善曰上口自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射其矢其目謂子曰矢集于彭蚑之東亞以明上自集也向曰狡輕皆捷疾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五臣本作獸字之足窮相御之智巧善曰文子曰無相御之勢而欲千里向曰相謂相馬者御謂御車者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善曰毛詩曰鷙鳥也說文曰鑣馬銜也魚跨謂魚跨麋角也翰曰鷙鳥鳴鑣馬銜也言行多故馬銜鳴也魚跨

鰐入於水麋角潤以其角而殺之履游麕居筠兔五臣作菟蹈踐麖京鹿汗流沫墜冤於袁伏陵窘奇殞反窘迫也善曰陵猶侵也說文曰麕麞也爾雅曰麕牡麌名麖游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五臣有之字乎善曰廣雅曰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乎滿大宅善曰尚書曰民有五宅善曰陽氣喜色也眉宇額閒也侵淫漸進貌幾近也大宅謂面也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善曰冥火夜也廣雅曰薄至也楚辭注曰運轉也旌旗偃蹇羽毛肅紛羽旄也翰曰偃蹇高貌肅紛羽旄貌馳騁角逐慕味爭先翰曰角競也慕味美也徼墨廣博觀五臣無觀字望之有圻善曰墨燒田也言獸之處燒田遠之圻而止也說文曰圻地垠也翰曰墨燒田之里廣大也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善曰尚書曰純粹之犧全也孔安國曰色純曰犧禮記曰全體也公門君門也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五臣有也字安國尚書傳曰既盡也善曰孔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五臣作莫字兕虎並作善曰吳都賦曰兕虎並作說文曰兕如野牛而青向曰榛林深澤之處有煙雲不明也兕虎之猛獸而作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善曰傳曰毅果也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翰曰毅猛也身

與字手執取白刃磑磑五臣作皚磑五哀切孑戟交錯善曰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刃刺磑磑牛哀切濟曰刃兵也磑磑白色孑戟交錯言多也收獲

掌功賞賜金帛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帛主也良曰多收獲者常主功而賞賜金帛掩

蘋肆若爲牧人席善曰蘋肆□□□□□□□□□也蘋蒲草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

有牧人職云掌牧六牲杜若之草也故牧人之席御賓客善曰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鼈膾鯉五臣作觴涌觴

毛詩曰□以御賓客也善曰□□□□□□□□□□□□□□□□

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

形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善曰□□□□□□□□□□□□□□□□

悔事之決絕□□一諾不貞再三□□□□□□□□□□□□□□□□□□□□

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詩曰涌觴言□□□□□□□□□□□□□□□□

見者也誠必不悔言不可依也決絕以諾重之至也自信形於金石□之□□此真太子之所喜

五臣作嘉也能擾起而五臣無而游五臣有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爲諸大夫之字五臣有累耳然而五臣無而有起

色矣濟曰歎於客故謂之大天恐已之病爲人之累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曰月十六日日月相

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

曲江善曰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

之所到則䘏然足以五臣無以字駭矣善曰䘏然驚恐貌觀其

所駕軼送者所擢拔者所揚汩筆手者所温汾者

所滌汔許乞者善曰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

也古沒切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汔涉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向曰駕軼陵過也擢拔起也揚汩疾貌也溫汾結聚

也滌汔流蕩也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力矩形其所由然

也善曰略智也縷辭縷也士也如此之人亦不可縷形識其由言濤之多也翰曰心略心計也辭給辭□恍兮

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古沒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善曰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恍兮□□□□□□□□□□□□□□□□□□□□□□□□此忽兮慌呼廣兮㒓

五臣作□偶字兮儻兮浩瀇胡廣瀁余兩兮慌五臣作起字曠曠兮

善曰廣雅曰儻儻卓異也翰曰忽慌倜儻浩瀁皆大貌卓異廣大含虛而平行貌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虹羊去洞兮蒼五臣作倉天極慮乎崖涘

善曰爾雅曰螮蝀謂之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傳曰涘厓也虹洞胡動切良曰言濤之東至廣陵於南山而

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貌言若與天相連也有極盡也□窮言□□至其□山望海失而不能入其窮矣流攬

無窮歸神日母善曰言周流觀覽而窮歎後歸神於日所出也春秋内事曰日者陽之母

汩筆手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善曰方言曰汩疾貌也乎忽切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五臣有乎字而不來善曰古衮

切流貌紜其相曲折忽繆往而不返也銑曰紛紜流亂貌也繆往猶下往臨朱汜似而遠

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

而自持善曰未知盡□名未詳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良曰未□

南方水厓也臼言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怠於廣至不能離散至于天明然後存心自持止其所思於是澡

早槩古代切五臣作溉胷中灑練五藏澹徒濫澉胡敢手足

頮呼憒切濯髮齒善曰毛萇詩傳曰溉滌也與溉同練猶汰也莊子曰秋練其五藏也澉澹猶洗滌也

潎音同上說文曰澗洗面也潎吁潰切銑曰梁滌澡漱滌濯皆盥滌也揄五臣作投弃恬怠
輸寫淟典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善曰方言曰揄脫也王逸楚辭
注曰淟涊垢濁也勃跗切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淮決曰明者主也風賦曰發明耳目也銑曰恬安也怠憂也淟濁垢
埃也明也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妻禹起
躄必亦切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善曰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左傳子曰瘍躄者
鍾水聲瞽不行也況直眇小煩懣莫本酲呈醲女龍病酒之徒哉
瀆目也懣中小悶也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善曰章問
善發矣足以說也家不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善曰言聲似疾雷聞百里一也言似今二水

文選卅四　十四

逆流上潮二也良曰此一也言如疾雷之聲聞於百里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善口
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銑曰竹二也其形又如山之出雲氣衍溢漂疾波涌而
濤起善曰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三也衍溢于漂貌漂疾至而貌然後而濤起其始
起也洪五臣作泂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善曰說文曰淋山下水也
淋或爲林曰洪也於切翰曰淋林皮之聲其少進也浩浩溰溰五哀
皚帳也善注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善曰浩溰深廣之貌也溰高白之貌帷或爲幃音韋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善口
高唐賦曰奔揚踴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良曰言如雲氣之亂又如三軍之裝束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
蛟龍附從太白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

霧爲忽恍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旁作橫出也勒兵習兵也六駕駕六龍也銑曰純馳浩蜺前
後騎驛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向曰純專言大也
言似專馳大貌驛驛不絕也顒顒恭愚卬卬昂椐椐五臣作才音居彊彊莘
莘所臻將將七將反善曰顒顒卬卬高貌也椐椐彊彊相隨之貌椐據於切彊具章切莘莘多貌將將
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爲莘翰曰莘莘將將相激貌壁壘重平堅沓雜五臣作雜沓
似軍行善曰太公兵法曰爭我勇力重壁壘一屯葉壽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濟曰言似軍營之壁
壘重而且堅雜沓衆盛貌軍行如軍之行列訇呼宏隱匈凶礚五臣從水苦盍切軋烏黠
盤涌裔原不可當善曰軋坱無垠貌也漎潰磑大貌兩行貌也良曰訇隱匈礚皆
大聲也軋盤涌裔皆猶鵬也原其形勢盛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普渤怫扶勿
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五臣作律濾骨切有似勇壯五臣作壯勇

文三十四　十五

之卒突怒而無畏善曰律當爲硉盧骨切謂濤之兩旁也勇壯謂之銑曰兩旁聲
莫感突衝起貌勇之貌畏也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五臣
作追都回切遇者死當者壞善曰說文曰隈水曲也上隈於日爾雅曰石載土郭璞曰少堆
也音堆上追方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也堆不岸也津渡處也隈水曲也踰過也追高貌也紓曰初發乎
或圍之津涯荄該軫五臣作軫真忍切谷分善曰或圍名也言涯如轉
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翰曰或圍津名荄涯
皆隱隱也言如山嶠之相隱如川谷之區分迴翔青篾五臣作篾莫結切銜枚檀桓
善曰青篾地名也迴翔水盤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善曰楚辭曰羲和弭節兮王逸曰弭
按節徐也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

食鉅山書精於脊母鼓骨母字之誤也論註同滴屬上於高也骨母地名淩五臣作陵赤岸篲
因衝扶桑橫奔似雷行善曰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
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
說文曰篲埽竹也山海經曰暘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良曰淩上也扶桑日出處其奔勢如雷之行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徒奔渾渾胡奔狀如奔馬
善曰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越絕書曰王殺子胥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騎騎憤馳氣若奔馬也沌徒本切渾胡本切銑曰誠如奮其武勢也
也渾庉流貌混混胡本庉庉徒本聲如雷鼓善曰混混庉庉波浪之聲也越絕書
越王句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也庉音同上向曰混庉皆聲也發怒庢底沓清升
踰跇余帶反善曰言波發怒礙止而前卻少退之屏青者上升遠相踰跇也說文曰庢礙止也庢竹栗切庢或為

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合也徒合切如淳漢書注曰跇超踰也翰曰發如激流也庢礙止也沓
合也青升登上踰跇遠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善曰楚辭曰陵
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翰曰侯波陽侯之波也合戰謂夾相鬬也鳥不及飛
魚不及迴獸不及走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良曰言濤之急也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善曰廣雅曰紛紛眾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銑曰紛紛翼
翼交錯貌又如雲之亂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
夷西畔善曰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爲之虧覆然後平夷西畔也向曰蕩取散上也背迴也覆
虧毀也平夷盡也險險戲戲許宜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善
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翰曰險戲危貌陂池也皆爲之崩壞所衝擊者無不決勝乃罷而長邁也瀄側筆汩于筆
潺湲披揚五臣作揚披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

偃側沋沋尤湲湲爰蒲伏連延五臣有也字善曰瀄汩波相擊也汩
疾汩水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水流貌也沋沋湲湲魚鼈失勢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沋烏手切齊同善註或
戎或揭之爲暴之極夫大水漫爰魚聲也蒲伏連延而龜鼈伏不能之貌神物怪疑不可
勝言直使人踣蒲北焉洄回闇悽愴焉善曰郭璞爾雅曰踣前覆
也蒲北切回與洄同也良曰踣前伏也洄闇沃不明也而此故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
也太子五臣有能字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善曰孔安國尚書
語註曰方有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銑曰奏進也術用也資智略智謀也若莊周魏牟楊
朱墨翟便蜎於緣詹何之倫善曰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身在江海之上

而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詹何以鉤不以得魚則為蝯猱之數而不能與網罟
爭得也高誘曰詹何楚人授曰公孫龍人宋王宋王曰殺發之于頷文斷然垂詣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
也向曰六者皆古賢士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善曰家語曰卜商再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子夏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
籌之五臣作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善曰漢書張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詩之音義曰以籌筭之也
直亮切史記蔡澤曰以此筭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筭謂筭精微之理此亦
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五臣無若字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涊乃典然汗出霍然病已善曰涊汗貌也莊子曰涊然汗出涊乃殄切霍疾貌也
翰曰渙明也涊汗出疾貌已止也

七啓八首 并序

曹子建 良曰啓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與明君崇賢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善曰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 銑曰微玄幽玄精微之人以爲號大荒日月所入之地寄遠以言之 肥遯離俗澄神定靈 善曰九師道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 句曰肥遯易卦也取其隱遯之義爾 輕祿傲五到貴與物無營 善曰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說材司馬彪曰材身也不營息辱得辱曰守其淨然與世無營也 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 善曰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舞賦曰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翰曰永長也言爲此而物之象不可傾動於心也 欽情定矣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 善曰鏡機謂照見機微也亦設以爲之 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善曰超野追風言疾也 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 善曰上林賦曰過乎泱漭之野 銑曰迥漠幽墟皆遠方之地泱漭廣大也屆至也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 五臣作谿 對芳林 善曰子虛賦曰其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 銑曰洞向曰激急也洞深也 冠皮弁被文裘 善曰儀禮曰皮弁服皮弁冠裘上古也 文裘文狐之裘也 翰曰文裘虎豹之裘也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 五臣作峻 而嬉

文選卄四 十八

游志飄颻焉嶢嶢五焉似若狹六合而隘 烏賣 九州 善曰爾雅曰山有穴爲岫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 翰曰潛深也飄颻遠貌嶢嶢高貌 若將飛而未逝 五臣作游 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 累 而登距巖而立 善曰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 齊曰葛藟蔓草名距倚也 順風而稱曰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蓋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 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劉向說苑曰保身貴名士之表勳 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曰高誘注曰名分明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 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 善曰呂氏春秋曰精神日耗 翰曰耗損也 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 鈍耗呼到切 良曰耗費廓空也紀經常理也 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 善曰言象因形以生音響由聲而發今欲無形而求象無聲而求響 [illegible] 道也 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善曰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嘻悲恨之聲 字音許其切 語音欣其切 句曰嘆聲也有是言者重問之 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 五臣本作 萬物紛錯與道俱隆 善曰漢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言元氣初爲一後分爲天地人也 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爲天混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混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爲元在老爲一義不殊也 翰曰大極天地之前也渾沌爲一氣也紛錯言相雜並而生也 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 善曰列子曰形必終也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 翰曰茫茫廣大貌元氣則一氣也言若以一氣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 名穢我身

文三十四 十九

位累去我躬善曰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位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
之所志仰老莊五臣作莊老之遺風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
有先王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徒弔尾於塗中
善曰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
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
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
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五臣作巧之至
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善曰說游觀倦靡小雅曰尚滿也尚書玄微
仲尼曰惟上有[illegible]子隱居曰妙窮盡幽微也銑曰豔美也窮亦極也敷布弘大也

子曰吾子整身傲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
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善曰吾世傲於人閒之上也小雅曰探取也蜀父
老曰拯民於沉溺文曰出四方為探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之大行周旋不至言金聲向曰拯救也不遠遐路言不
遠遐路而來也張銑也玉音者言也
鏡機子曰芳菰孤精稗五臣作粺蒲賣切霜蓄露葵善曰
枚乘七發曰楚苗之食安胡之飯說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粺古字通毛詩曰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玄曰蓫牛蘈與藿音義同也宋王諷賦曰為臣炊黃粱露葵之羹也銑曰菰稗草名其實如細米可
以為飯蓄菜名凡物皆宜於霜露之時玄熊素膚肥豢患膿奴肌善曰鄭玄周禮
注曰大家曰豢膿肥貌也女龍切濟曰豢犢飲曰芻養曰豢蟬翼之割剖纖析先歷微
累如疊縠胡木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善曰蟬翼

言薄也楚辭曰蟬翼為重也良曰皆言切之細薄也縠紗也刃刀也山鵽丁刮斥赤鷃晏珠
翠之珍善曰爾雅曰鵽鳩寇雉郭璞曰鵽大如鴿群飛出北方沙漠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不過一尺言劣鵽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味柱也南方異物志曰采珠人以珠肉作鮓
也銑曰山鵽斥鷃皆鳥名珠翠之珍肉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主於味部寒五臣作搴芳苓五臣
作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善曰寒今脫肉也鹽鐵曰前魚切肝羊淹雞寒
名為巢龜本出韓詩所為寒盡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月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翰曰寒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也
山海經曰泰器之山貫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夜飛而行劉曰摩敢也臛呼各切五臣作膗
江東之潛鼉徒何臇子兗切五臣作臇漢南之鳴鶉善曰說文
曰臛肉羹也音許各切臇小臛也音子兗切上新曰江東多潛鼉鼉之所出也鶉小雞也糅女又以芳
酸甘和既醇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醇美也濟曰芳謂薑桂美也玄冥適

鹹蓐辱收調辛善曰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
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良曰孟冬之神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其味辛故
使調適也其味也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
越善曰曹子建若英金而玉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至蹤知也滋益也以為芳以當椒以木蘭上林賦曰
聲有發越郭璞曰香氣四散也銑曰蘭椒取其香也施於調和必使有節度美射言及遠也乃有春
清漂匹妙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善曰毛詩曰宜
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青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綠色而曰世本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魯
君擇言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而沉溢焉說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萬若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黍
黍為酒宋衷曰黍陰也先清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徵張里則苦發叩

宮則甘生 善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 翰曰彈凡二音而甘味適之而生矣

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善曰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 霍光曰今群臣見乃弗上執賦曰酷烈淑郁也 濟曰以翠飾樽也觴酒器亦彫飾之酒初開其浮蟻如鼎之沸也酷烈香氣盛

可以和神可以娛腸 善曰神人之精爽也

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

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善曰韓子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 良曰甘美也藜藿賤菜布衣之所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音辱 善曰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於吳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 說文曰縟繁采飾也 銑曰步光劍名 華藻劍上文 縟彩色也

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 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 銑曰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 翠綠一色於上 以錯飾

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子廉 善曰 冶鑄干將之璞 陸斷牛馬水擊鵠雁 翰曰言劍之利也 象之斃其皮 堅韌難斷也

九旒之冕散耀 五臣作曜 垂文 善曰 冕旒羅垂文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 侯伯九旒 冕旒 也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善曰周禮上公之冕九旒 善曰禮記曰玄冠朱組纓 說文曰纓冠系也 濟曰紛紜盛貌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 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而為天下名器

符采照爛流景揚煇 五臣作暉 善曰劉劭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橫文也 良曰符光也照爛明盛也景煇光也

黼黻之服紗縠之裳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 漢書曰江充衣紗縠禪衣 銑曰黼黻服之文也紗縠

金華之舄 昔 動趾遺光 善曰言以金華飾舄故動足而有光也

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銑曰 珠崖如霜 參差 微妙鮮明如霜之白也

緄佩 五臣本作珮 綢繆或彫或錯 故 薰以幽若流芳肆布 善曰說文曰緄織成帶也 杜若也 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雍容閑步周旋馳耀 五臣作曜 善曰雍容閑步

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 善曰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論語曰巧笑倩兮

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善曰 毛褐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

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 善曰 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又曰王路玉路 玉輅 繁纓 王 馬

垂宛虹之長綏 而佳切 抗招搖之華旍 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 禮記曰招搖在上 招搖星名 其上以招搖

執者也屈曲如虹之善曰楯壇
秋也杭舉招搖於名捷楚甲追歸之矢秉繁弱之弓
已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追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
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飛貴風翰曰躡景言躡步日景也輕疾騖馳逸奔皆過也驥與遺風皆良馬名於
是磎填谷塞榛七臻藪平夷緣山置罻彌野張罘
下無漏五臣作扇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廣雅曰屯聚也毛萇曰大蒐曰澤魚水曰藪夷亦平也置罘皆網也彌遍屯聚會合也
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耀野戈殳殘晧旰音汗
善曰說文曰獠獵也爾雅曰宵田為獠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南都賦曰耀野頭雲良曰獠徒
卒也雲布霧散言多也耀照也戈殳皆兵器晧旰白色曳文狐掩狡兔善曰禮記咸集曰其

君乘土而王南面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翰曰文狐有文者狡好也曳掩皆取也
捎鶤所交鷫霜鶤拂振鷺善曰鶤鷫振鷺皆鳥名也銑曰捎拂擊也當軌見
藉值足遇踐善曰西京賦曰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向曰軌轍也踐蹈躁也飛軒電逝
獸隨輪轉善曰楊雄琵琶賦曰飄風電逝翰曰飛軒輕車也電逝言疾也獸隨輪言追之甚疾無力
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卦輕罾善曰
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西都賦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罾亦網也班固漢書序曰罾罦未舉罾支不施於隨曲
濟曰觸遇也飛鋒箭也輕罾細網也搜所求林索險探薄窮阻善曰廣雅曰草
象生曰薄新註同搜索皆求覓也騰山赴壑風厲猋必遙舉善曰京風率
已屬楚辭曰猋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猋去疾貌說文曰猋火華也鼓曰騰之也厲猛也猋火也言如風火之捷機
不虛發中必飲羽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

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
脅嘑呼文闞呼檻之獸張牙奮鬣虓虎臣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
虓虎闞怒也呼與嘑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之涉反見上文善曰孟子曰北
也嘑闞怒貌脅迫也毛也慴懼也向曰脅迫
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善曰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
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鼓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
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何以求乃刀而相啖也生抽豹尾
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匹迷熊碎掌拉
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
雲善曰西都賦曰爾雅曰貙似貍小猛曰抗禦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
上抽曰斑文陵口翰曰北
宮東郭皆勇者也猛獸名抗當也批擊也拉摧也

年也羽翼多也於是駴五臣作駭鍾鳴鼓收
旌弛式氏旆頓纚縱網罷五臣作罷獠迴邁善曰
弛毛萇詩傳曰纚旆頓駁馬也
駮騄文欲齊驤揚鑣飛沫善曰
沫也良馬也鑾俯倚金較角仰撫翠
蓋逍遙容與暇豫娛志方外善曰西京賦曰戴翠帽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銅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翠蓋以翠
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
乎善曰萬唐四曰傳云附禪玄微子曰余五臣有性字樂恬靜未暇此
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浩旰汗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增臺□□敞云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第下兮揮流 良曰閑大敞高也皓旰明貌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去聲 善曰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許曰少役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 良曰漢重景大也迎風取其虛涼也觀樓闕之類也形軒紫柱文榱衰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五臣作廂 善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虹梁也金墀以金飾也所以用王粲詩曰王房對紅曰翔赤臣謝詔也榱椽也皆飾以文華又於屋闕為井形中有蓮花下垂也葩花也墀塗地也箱房也皆以金玉飾溫房則冬服絺綌五臣作超綌音隙 清室則中夏含霜善曰室寒也至堅冰曰服曰風夏藉而無蕭而含霜也 向曰綌細葛也言房溫故服以含霜言寒也華閣緣雲飛陛凌虛頫眺五臣作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善曰徂丘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

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善曰楚辭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 銑曰八隅八方也 言升龍攀而不能逮眇遠也言其高居天際也 善曰楚辭曰升龍攀於天下不逮者言其高也 翰曰升龍升天者言其高也 繁巧神怪變名異形五臣作容 善曰其屋室天隘異也 翰曰升龍雕刻在屋上而繁巧也神怪謂雕刻為神怪之形名也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五臣作精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公輸般若班輸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 濟曰公輸匠師也 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 銑曰班輸巧者也離婁明目者也 此言公輸班巧者尚無所措斧斤離婁明目者尚失其睛言妙細之甚也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善曰熙光也 良曰麗草芳草也植種詭異熙明也 熙天日言其光明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善曰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 銑曰沼池也翮鳥也鱗甲水族也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善曰楚辭曰聊逍遙以相羊 君居於此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善曰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 善曰戰國策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 銑曰射所起為臣曰蒲且子作弓以備四方之後有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楚三侯傳魏侯也 向曰任子任公子善釣者魏氏善射者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善曰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 屈原曰懷長九淵之神龍 翰曰翳雲鳥飛高也援引也九淵言深也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善曰子虛賦曰弄珠玉 左思吳都賦曰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 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 鮫人水居者 綃者水鳥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善曰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良曰漢廣詩有游女不可求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五臣作彀

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善曰毛詩曰宛在水中沚方言曰吳越飾貌為纖神女賦曰被華藻之可好兮 翰曰沚小渚也縠纖羅皆衣也 靖安也香氣也 抗舉也皓白也 清歌善曰毛詩曰好仇 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五臣作修 嬿婉絕兮我心愁善曰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 毛詩曰君子好仇 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 王逸注曰佩飾也 毛詩曰嬿婉之求 良曰天人在雲際有好仇無由往也 蘭蕙香草也 嬿婉美貌也 絕遠也 言其遠望美人而心愁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五臣無乎字 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善曰巖穴隱者所居 苗石公曰主隱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

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善曰漢書曰傅昭儀少爲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謂女樂也北里紂樂也紹繼也陽阿曲名爾乃御文軒臨洞庭五臣作亭善曰文書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翰曰臺有彩文軒彫空也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篪竽笙簫管也翰曰御進也文軒彫飾檻琴瑟交揮五臣作彈左篪字呈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笙簫備舉翰曰御憑也文軒飾檻爲庭也洞庭通也振舉也文彩也凡庭以丹漆飾然後姣古卯人乃被文縠之華袿圭振輕綺之飄颻戴五臣作帶金搖之熠以入燿五臣作耀揚翠羽之雙翹善曰毛詩曰姣人僚兮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翠羽鳳雀之屬上者爲雙翹...

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五臣作裙隨風悲歌入雲善曰韓子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翰曰盤鼓舞名也長裾衣也蹻極妙捷若飛蹈虛遠蹠凌五臣作陵躍超驤蜿蟬音亶揮霍善曰廣雅曰超起也趍疾貌蹠騰越也廣雅曰蹈蹠也跳也躍蹈躍也超起也蹠踏也蜿蟬舉也蜿蟬盤屈也揮霍奮迅也翔五臣作翻爾鴻翥之戚濈然鳧沒善曰翥翮舉也鳧在水中濈然而沒翰曰翥舉也飛疾貌也戢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

追形而不逮善曰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影不及也飛聲激塵依違厲響善曰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良曰激塵言善歌者聲激起梁塵依違作合作聲也厲高也才捷若神形難爲象也善曰舞賦曰彷彿神動又曰不可爲象良曰捷輕也若神謂妙也象比也於是爲歡未渫五臣作渫白日西頹散樂五臣作變飾微步中閨善曰東都賦曰士怨未泄方言曰渫歇也楚辭曰白日杳杳以西頹銑曰洩盡也變飾改服也微步徐步也玄眉弛尸氏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五臣作嫷服兮揚幽若善曰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爲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神女賦曰不御鉛華澤舍芳香兮文曰嫷南楚之外謂好曰嫷也良曰鉛粉也言美人歌聲發越也蘭華也形媠好也媠若幽香草也乃復整理髮髻被華帶衣以好服揚其芳香紅顏宜五臣作顏笑睇眄流

光時與吾子攜五臣作攜手同行善曰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翰曰睇眄皆視也流光目也吾子謂玄微子也踐飛除即閑房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良曰飛除高階也閑房靜室也華燭爛幄幙張善曰春秋繁露曰衣服鮮麗左氏傳曰子産以幄幙九張行動朱脣發清商善曰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銑曰清商歌聲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善曰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魏武詩曰惟樂殊未央翰曰振舉也華文彩也央窮也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

軀以成仁善曰張衡應間曰貫高以端辭斷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善曰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分義也鄭玄禮記注曰遺亡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善曰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荊軻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軻遂自剄公叔未詳良曰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荊軻字公叔荊軻刺秦王不中而死故云畢命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李陵詩曰口辛詐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銑曰果毅謂威勇也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慴懼也萬乘天子也華夏中國也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文選廿四　三十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五臣作爾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善同向注向曰田文齊公子孟嘗君也無忌魏公子信陵君也者也皆好仁義之士門下食客三千餘人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乎雲中也翰曰神妙無方也抗舉也雲際言高也凌五臣作陵字轢力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去聲叶韻善曰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都賦曰駒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類此同未詳其本也翰曰慷慨乎氣也當世謂形要者也生風成蜺言盛也九野謂九州之野也吾子若當此之時五臣有豈字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

有累如字如何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良曰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累也如何者假問之辭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善曰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良曰植謂其父魏太祖者也爲漢丞相故云聖宰翼佐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善曰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耀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善曰馬融留太守箴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合賞來出化覽如神剋奉天新曰與天靈神符地合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五臣作振字乎無外善曰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氏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千王誅崔駰七依曰仁獯於行葦恩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向曰然九黎少昊九黎亂德苗三苗也舜時三苗不修道命禹征之如此之罰太祖比皆布德及之而兵威神靈震懾無外者一曰盡天下無有外矣超隆乎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善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

文三十四　卷一

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向曰顧周湯武之朝也羲皇伏羲也泰天下泰平也顧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善曰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翰曰王道三王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望上如草之仰雨上之惠下如春之降澤言和之至也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善曰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以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翰曰濱畔也喬岳高山也此等之士皆我君化盡已入仕矣故河畔高山皆無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善曰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春后來仕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良曰皆謂時得賢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貴失也銑曰異方言非一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

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向曰辟雍天子學也明堂布政之處正流俗之華
說綜孔氏之舊章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氏曰流俗失俗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
之言無根之深妄危之辭丈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王肅周易註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翰曰華說謂
不實者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敦樂移風國富五臣作靜民康
善曰爾雅曰敦以禮樂風以化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明邑國富民康也濟曰康安也
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善曰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良曰休美臻
至嘉善祥瑞也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善曰禮斗威儀曰其
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甘露降鶡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
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銑曰甘露景星皆瑞
應也紛盛貌晨朝宵夜舒散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善曰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黼黻被文而見神女賦曰紛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禮汁圖徵曰五音克
諧則鳳凰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向曰游即游於淵以為瑞應也聆聽也岡山脊此霸道
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善曰尚書曰舜宣帝曰彝寢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京
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翰曰雍和熙廣也然主上猶五臣作尚以沉恩之未廣
懼聲教之未廣善曰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善曰沉深也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善曰濟濟明章華翠曰揚舉奇於仄陋尚
善曰明明揚仄陋東都賦曰以敢皇明以燭幽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良曰英奇皆賢才也
皇明天子之詔也仄陋幽微處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
綸而逝也善曰淮南子曰寗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效命
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父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之綸

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善曰法言曰或問太
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和太平也陶唐
帝堯是也不欲仕者問辭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五臣作偉
哉言乎翰曰攘袂宣也韓美也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
我祇攪古卯子心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厲亂也毛詩曰祇適也我祇攪我心濟曰攪亂也
至闡天下移清明者益國善曰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嘉祥日生
移清之世眾得和之靈毛萇詩傳曰益臨也良曰穆和也覽見盈虛五臣作虛盈之正義知
頑素之迷惑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樸無人材也
頑素自謙也良曰頑愚也今五臣作令子廓爾身輕若飛翮反初從子
而歸善曰淮子七舉曰吾生形象神悟靈臺體輕若翼誰不入以離大道復吾初服公羊傳楚王謂
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銑曰廓開悟貌初服未仕時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四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七下

七命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而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皆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向曰沖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以爲問荅言其含華美之德皆隱其耀光也 嘉遯龍盤翫五臣作翫世高蹈 善曰周易嘉遯貞吉 尚書大傳諸龍賁信於其藏鄭玄曰蟠屈也 左傳魯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 良曰嘉善遯迹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歎御龍蟠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節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善曰莊子乘物以遊心 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銑曰言浩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入道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烏告反 善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毛詩幽南山奧隱也奧也 翰曰絕滅景影也遐遠阻險吞藏也幽深也謂公子滅跡於大荒遐阻之地吞其聲響於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知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七到 善曰徇營也華浮華 濟曰徇求之也此假設立此求華大夫譬中真公子當焉 乃勑五臣作飭雲輅驂七南飛黃 善曰東京賦結雲之路輅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飛黃服皁也 良曰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馬也求華大夫乘此事往中 越奔沙輾女輦流霜 善曰煙勁之華越流沙也 銑曰越過奔起重扉漠之所流霜西北地寒常多霜故車足輾行流霜飛也 陵扶搖之風蹋堅冰之

津 善曰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 列子堅冰立散也 向曰陵扶搖之風謂乘虛而行蹋以足蹋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 旌拂霄堮五各 軌出蒼垠 善曰淮南子注垠堮端崖也 翰曰旌旗也乘空而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堮車跡出於蒼天之畔堮崖也軌跡也垠畔也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 濟曰清泠晴色故無霞曠遠朗明也無人居故無塵也 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背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庭 列仙傳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處迴輪車也

遂適沖漠之所居 五臣無此一句 其居也 善曰宗求華大夫之車馬 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善曰廣雅蕭瑟幽遠也 向曰崢嶸深邃貌幽藹深茂貌 溟海渾濩胡郭涌其後嶰谷嶆嶆曹其前 善曰溟海水名也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 濟曰溟海名渾濩水聲嶰谷名嶆深空之貌

又曰瀆溝下數谷名嶆嶆深空之貌 漢書取竹之嶰谷 向曰溟海名渾濩水聲嶰谷山名嶆嶆深也 尋竹竦茎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 善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尋竹生焉郭璞曰尋大竹也 莊子地籟則衆竅是也 爾雅其山謂衆聲既籠山之響蕭籟篇聲耳不齊也 良曰尋長竦立也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激風成聲者及鳥獸之聲羣鳴皆聲 衝飈發而迴日飛礫力起而灑天 善曰廣雅飈風也 東京賦飛礫雨散也 翰曰衝飈急風也礫砂石飛礫急風忽發故能迴日光使卻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散撲於天

於是登絕巘溯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善曰毛長詩傳巘小山別大山者 濟注溯向也 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 薛綜西京賦注曰絕巘高山也求華大夫陳分辯疑惑之言以命沖漠公子以巖穴之下乃說之曰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善曰應璩書曰聖人不違時

而避路賢者不背俗而遺功　七啟感分遺身　楚辭聯㝢端隱跡也　向曰不巷藏也言不背執時君不肯事且身而隱遁名跡

生必耀作輝五臣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善曰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　說文牒札也　陳林韋昭漢書注曰…乃名…石室藏書之所　翰乃紀冊千金縢之匱中　翰曰王牒金冊皆國史也歿死勒紀其大伐功也謂生死必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示天下傳於後代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郭象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竄匿也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善曰…

有生之歡滅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父之義廢毛詩曰…資父以事君而敬同…而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父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善曰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向曰言…而人之憂苦…於千歲言…多也

何異促鱗之游汀濘字短羽之棲翳薈已…善曰…淮南子曰…短羽之棲翳薈…翰曰汀濘小水也…翳薈草木盛也…說文曰…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列子…曰…縱性而游…所好　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窮好畋遊…也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善曰列子曰穆王敬信人若神…而上者中天乃止　良曰窮所游觀天下所居極高也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善曰說文曰殫盡也腴腹下肥者也　銑曰傾盡天下之歡樂也殫盡也　翰曰…之上腴…之美盡九州之美謂盡也

鑽屈轂之瓠解蹠屬之拘子欲之乎善曰…屈轂之瓠…蹠屬之拘…銑曰…以解而鑽解之也　今…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見之謂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手…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者而不對山海經貳負殺窫窳黃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也　向曰而今大夫欲公出入仕故如鑽屈轂之瓠使其可用也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桎梏也子之謂公子大夫…於公子

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下快反善曰詩傳萃集也　家不敏說文話會合善言也　濟曰大夫不遺棄不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話也敏達話說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善曰楚辭曰北有寒山　翰曰太冥北方也極陰故曰太冥也

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善曰禮記曰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　尚書曰岱陽孤桐　孔安國曰孤特生也　銑曰黃鍾音律之長也蒼岑青山也

既乃瓊巘嶒峻巒層金岸崥崹步啼　善曰瓊巘王山也　銑…崥崹遠峭貌也

左作右五臣當風谷右作左五臣臨雲谿良曰風所生之谷雲所…金若崥崹峭高貌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善曰淮南子曰鳥之所生之鳥…之巢下無跖實…之路　廣雅曰蹊徑也跖實…躡實而走高可…此言…無蹊石之路　銑曰躡踖路也

峻挺茗邈苕嶢善曰…莫…銑曰…也若…高也

睎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善曰毛萇詩傳曰…也若…高也峻邈遠貌　班固終南山賦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西京賦注遡向也　古…有歷九秋…也　謂揔木…銑曰…之華春…向秋鳴…風也

雲作零五臣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善曰毛萇詩傳曰霏雲貌也　毛萇詩傳曰…亦…也　向曰…春…根…著也

木既繁而受綠草未素而先凋善曰楚辭曰…向曰陽春後榮…秋先凋也而…霜…木…而…未綠秋…不衰…謂…衰也

於是構雲梯陟峥嶸善曰墨子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

銑曰擢竦拂擬擢挺峰嵘高峻也　翰曰攄拊也陟升也　郭璞方言注　**翦蕤賓之陽柯剖**

大呂之陰莖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　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蒼頡篇曰剖析也　周禮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　陰木生於山北　翰曰翦伐也　蕤賓陽時也大呂陰時也陰莖合陽柯

周以為琴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善曰營匠木匠　子匠石之斧見擊[illegible]莊

觀者如市匠何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　翰曰伶倫黃帝臣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漢書

官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　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之善音者　**器舉樂奏**

曲調高張　善曰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揚雄解嘲曰　翰曰器舉樂奏高張多激也

音朗號鐘韻清繞梁　善曰琴賦曰揚百牙之號鐘　尸子韓娥繞梁之鳴　[illegible]

史鼓之非不樂也　墨子曰以為陽義故以聽也　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聞清音謂陽於八風二琴　**追逸響於**

八風采奇律於歸昌　善曰風俗通曰[illegible]　向曰八風以五老生[illegible]

文選卅五　五

[illegible]　**啟中黃**

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　善曰中黃土色　[illegible]

少宮[illegible]天[illegible]中[illegible]以及泉[illegible]

宮生徵變商生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少宮之音秋神蓐收之[illegible]　**若乃**

龍火西頹暄氣初收　善曰[illegible]曰東宮蒼龍房心[illegible]大火　左傳曰[illegible]火

秋西[illegible]曰[illegible]大火星秋見而衰見也　禮記仲秋涼風[illegible]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善曰稻穀七月[illegible]秋末隋高風[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秋[illegible]改名迎秋也　**羈旅**

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　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論語小人懷土　[illegible]

承後漢書序曰士庶[illegible]宕　北白毒[illegible]謂思歸也　流宕遠游[illegible]　毛詩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流涕　五臣作[illegible]　此若[illegible]促柱　善曰[illegible]

唐賦寒心酸鼻　[illegible]雅揮動也　鄭玄論語注危高也　[illegible]琴賦急絃促柱變調改曲　陸機前緩歌行大客揮高絃

意動此間[illegible]鼻中[illegible]　銑曰柱軫也揮而促之使急也酸鼻[illegible]　**若曰追清哇赴嚴**

節　善曰[illegible]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　蒼頡篇哇謳也　嚴節[illegible]　銑曰清哇

溫暢也疾數也　**奏淥水吐白雲激楚迴流風結**　善曰呈曰風俗　淮南子手

會淥水之趣高誘曰淥水古詩　宋玉風賦為陽春白雪之曲　上[illegible]楚結風文選曰[illegible]

楚地風氣自[illegible]疾[illegible]者[illegible]依[illegible]結之[illegible]風[illegible]也　翰曰淥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激曲名迴[illegible]遠也

悲黃葵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善曰[illegible]

夕生[illegible]陽也楚辭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illegible]草自生

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illegible]畫月小[illegible]一[illegible]　**蠆**

蠆五臣作**為之摽**[illegible]　**嫠老為之嗚咽**　[illegible]

文三十五　六

[illegible]王子

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吹笙[illegible]鳳鳴[illegible]禮記[illegible]耳而聽之

嘘[illegible]馬仰秣　[illegible]

從我而聽之乎　善曰舞賦曰天下之至妙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向曰病此事未能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音聾　善曰楚辭[illegible]

乃立靈光之祕殿[illegible]說文[illegible]房室之疏也　良曰蘭香祕[illegible]也上[illegible]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宮室彫飾之

欽以發其心也雲屛爛汗瓊壁青葱善曰禮記曰疏屛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屛謂之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爛照形之王牌也翰曰屛牆也畫之爲雲爛汗文色皃闕壁以玉飾壁青葱玉色應門

八襲旋臺九重善曰毛詩乃立應門鄭玄注曰襲猶重也及古文結作旋宮銘瑤臺韓子箕子曰紂爲九重高臺曰應門正南門也旋曲也濟表以百常之闕圍以萬

雉之墉善曰表標也建金城之萬雉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詩傳墉城也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圍繞也墉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爾乃岹嶢樹迎風秀出中

天善曰方言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樹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迎清風而立觀國語秀出於衆秀出皃也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銑曰秀特也有木曰榭翠觀岑青雕閣霞連翰曰翠色樓觀如山岑之青雕畫閣道如雲霞相連長塗臨雲飛陛陵山善曰禮記注爰臺益也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征良曰陛樓如鳥翼之稱雲也飛陛階道也言高如鳥飛而陵上於山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善曰春秋元命苞王衡北兩星爲玉繩韻文極棟也陵陽子明經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軒長廊之窗也翰曰玉繩星名言望其星結構棟宇以爲極屛也倒景近天而下看日之景軒門也赬素炳煥紛拱嵯峨善曰毛萇詩傳赬赤也銑文棋複屋棟也紛與粉古字通說曰赤白之色雜於石中粉棋屋之木名炳煥光皃嵯峨高重皃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善曰斜飛也楚辭仰觀刻桷其爲馬四阿將軍西京賦檐文蛸之螭承阿周書明堂咸有四阿也向曰虬龍爲陽馬陽物檐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勢承楹木石之由阿曲也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善曰廣雅錯磨也曰玉英出藍田翰記金華出味崖謂金有華彩也翰曰鏤金玉於室宇之中英華皆謂美也方疏含秀圓井范子計然劉楨文州

吐葩善曰魯靈光殿賦曰緣像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葉張衡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向曰疏窗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井形畫以蓮花若吐於中也葩花也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善曰

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窗也重爲殿堂相疊而起交爲綺疏以對窗幌也銑曰幽堂晝密明室夜朗良曰晝密謂高深也夜朗謂高敞焦螟飛而生風

善作風生尺蠖烏郭動而成響善曰晏子春秋晏子曰天下有極細者乎晏子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爲驚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雖微蟲飛亦成風尺蠖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

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善曰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曹大家列女傳注竹木曰林山足曰麓濟曰玩習也春秀也山下林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良曰阜小山也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銑曰華草雜色如錦文繁又似星之照燭陽葉春青陰條秋

綠向曰華條謂竹松柏桂之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五臣作歡翰曰華實更代而新承任其意以爲歡賞仰折神繭俯采朝蘭善曰本草經曰白芷一名繭許叔重曰句曰繭

蘭香草也遡素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善曰還讓章李臺舉蕃惠寅春洛神賦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漢書信凡蘭蘭臺楚辭注瑤玉堂也銑曰四向有衡香草也緊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王壇之道也塗道也壇猶階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沚音止善曰越

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宛在水中沚也良曰三翼舟名也沚池也潛鰓才先駭驚翰起善曰戴林魚鰓今呼魚鰓之鯹翰曰以寫鹹中豪佞者也曰池之潛魚以諷游而驚駭鳥也鳥駭驚也韓沈繳結

飛矰理善曰毛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繳於矢謂之矰翰曰繳絲也增七鴈射也挂歸翮於青霄之表出華

鱗於紫淵之東善曰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夫鳴鸛背負蒼天而摩赤霄上林賦紫淵淫北也向曰用弋射以弋鳥故於赤霄之外也北鯔以取魚故出於深潭之下翰曰鳥也華鱗魚也紫淵深淵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 毛萇詩傳弭止也 翰曰謂逆水上故傾縱棹以接風勢順流下故正楫而從波行也 吹孤竹撫雲和 善曰周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翰曰孤竹管也雲和琴也 淵客唱淮南之曲 榜人奏采菱之歌 善曰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 漢書淮南鼓員四人 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長也 淮南子歌采菱發陽阿 良曰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 淮南采菱並曲名 歌曰乘鷁舟兮 五臣作鷁 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 五臣作靈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郭璞曰舟為鳥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浮於江湖 楚辭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以朱柯 銑曰鷁舟舟名嬉戲也洲水畔之香草 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 善曰論語樂以忘憂 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向曰承夏卒歲窮盡也言日為樂久也 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 翰曰宴安居大麗美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善曰周禮西方白 禮記西秋之月 其音商 劉楨與臨淄侯書秋以素 毛詩九月授衣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善曰凝猶結也 禮記仲冬之月塗地閉藏固密 天地之閉藏也 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冰也 嚴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 劉向尚書五行傳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 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 銑曰天之氣至秋則成物 時務也 一時講武 因秋氣殺言殺也 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 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 司馬彪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 不

不蓋 韓子曾仲之始作也 書兵車三百兩 詩元戎十乘 桓公式車記武車綏旌 漢書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 張晏曰兵車也 雲髦旆等上旌旗也 旆與旄古字通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 上林賦建羽旄 漢書曰解十二年而芒刃不頓也 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猛者建立也雲髦旌旗之屬 雄芒劍戟之利刃 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 音肅霜 善曰紅陽飛燕未詳 左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馬 駿馬圖有含陽侯驃騎令郎紅聲之誤也 銑曰驌驦駿馬也 馬似之也 公人也 並有良馬名 飛燕鵲驃也 騎亦駕也 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 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 輕翼以萬計其左右翼也 羽獵賦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 書子曰兵分為兩翼 向曰屯聚也羽隊伍輕翼謂騎也 爾乃布飛羅 五臣作羅 張脩罠 爾雅曰 善曰羅或云飛羅 靈切 吳都賦張罠 罠武巾切 翰曰 陵黃岑挂青巒 善曰吳都賦羅汨民也 張氏之音 翰曰黃岑黃山也挂青巒也 言於山嶺長者則挂罠也 陵於黃岑挂青巒也 黃者山居上茂衛道行處也 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 善曰 翰曰畫謂分長川以為限制 以為關守不失禽也 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 善曰廣雅蹊道也 無漏逸上無遺也 良曰 既窮罷走之路 故獸無 叩鉦 征 數校舉麾旌 五臣作鑽 護 善曰周禮鼓征鳴鐃車徒皆行鄭玄曰鐃征也 散為行列 漢書大校 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 周禮 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 周禮服不氏射則贊張 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向曰 叩擊鉦鼓以數其功校之法舉麾號令 其所獲賞之者 以示衆人然後馳騁自謂美也麾謂白旌之旌以指揮軍衆者 發 構 金機馳鳴鏑 的 前剛豪若勁翮 善曰說文 張弓 牙也以金為之漢書冒頓乃作為鳴鏑 鳴鏑骨矢也 音義曰鏑也 如今 銑曰發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剛豪獸也勁翮鳥也 鳥也 傷也 車 五臣作連 騎競騖驍武齊轍 也 善曰說文騖馳也 毛詩傳式

也濟曰鷩駭駢並也 杜左氏傳注轍車迹也 翕忽揮霍雲迴風
列 良曰並乘走鬼急也 聲動響飛形移景發 善曰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良曰景影也 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善曰東京賦戈矛若林鋒猶
竦上也 翰曰竦驚也 電滅言疾也 仰傎雲巢俯殫地穴 善曰周禮有穴氏鄭玄曰
穴擿蟄獸所藏者 向曰雲巢高巢也 殫盡也 地穴獸居處 謂傎盡鳥獸 乃有圓文之豣
章 班題之豵 音宗 善曰詩傳豕一歲曰豵 豕生三子曰豵 此豣豵指諸尸 又鄭玄曰 不專論豕
也 銑曰豣豵獸名 圓文者其文圓也 班題班額也 䝁貗 猰 風生怒目電瞲 容七
尺 善曰睒光也 銑曰䝁動 眾則風生怒目如電睒有光也 口㪉霜刃足撥飛鋒
善曰說文鑑晉也 胡狡切 濟曰鋒刃也 此皆獸與人爭鬭 嘯達切 䫈 五忽 林蹶
蹴 石扣 叩 跋 步末 幽叢 善曰䫈以鼻搖動也 爾雅注 動搖之貌也 孔安國論語注扣

擊也 毛萇詩傳跋躐也 扣跋或謂抑伏也 向曰 足躍趾走之急也 躐謂足踐之 扣跋驚踊也 幽叢深大林也
於是飛黃奮銳賁 奔 石 五臣作育 逞伎藏 子六 封狶 喜
儧 齊 馮豕 善曰史記飛廉以材力事紂 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 子中黃伯 說苑勇士孟
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吳越春秋夫差使王孫聖占夢 聖曰占之不吉 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
倚楊走石蕃衛臣也 背負千二百斗沙 吳俞封狶脩蛇 小雅封大也 方言南楚人謂諸爲狶 淮南子伍子胥曰
爾雅儧逼也 甫運切 儧或爲躦 非 王逸楚辭注馮大也 翰曰飛黃育中黃賁孟賁育夏育 並古之猛勇人也 皆齊
起其勇逞示伎巧也 封爲大也 豨豕獸也 拉 力合 虥 會 虪 叔 挫狦 五臣作狦 麎 宅買切 五
臣作 句 古侯 爪摧鋸牙捭 北買反 虎 善曰爾雅虪黑虎 張揖漢書注麎似鹿而一角
角也 淮南子句爪鋸牙於是摯矣 說文捭兩手擊也 補買切 銑曰虥虪狦麎獸名 飲爲勇士拉挫爪牙擘也
句爪之利 並見摧捭者也 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殞胔 疾賜 掛山僵

踣 蒲北 掩澤 善曰說文曰草 鄭玄周禮注四足死者曰胔 爾雅曰僵仆也 爾雅注踣前
覆也 張揖上林賦注掩覆也 濟曰瀾漫狼藉亡獸死者多也 胔於林樹於澤壑蒲內 挂於山峰 踣掩於川澤 榛木
林樹打也 僵踣死也 藪爲毛林隰爲丹薄 善曰周禮注澤無水曰藪 廣雅草叢生
曰薄 翰曰藪澤之中禽獸之毛爲林 原隰之大禽獸之血爲薄 亦林也 丹赤也 於是撤圍頓
罔卷旆收罾 也 音緣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徹除也 禮記前有塵埃則載鳴鳶也 良曰撤
夫物下也 言獸已盡斂去其罾罾下其旆旌旗者則置之竿上 虞人數獸林衡
計鮮 善曰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 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 向曰虞人林衡皆掌山澤官 令數其所獲
之數計其解者 論最犒 苦到 勤息馬韜弦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最功第一也 西京賦
左傳注犒勞也 韜藏也 向曰論功第一者 勤賞功 勤勞謂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 息馬而韜其弓弦
肴駟連鑣酒駕方軒 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 西京賦酒車酌醴方駕授饗 良曰肴駟連鑣

方駐軒車也 謂宴軍士其行賂之 以馬連銜並車駕酒而行之 千鍾電釂 子嚁 萬燧星繁
善曰孔叢子曰堯飲千鍾 西京賦升觴舉燧既釂鳴鐘 說文釂飲酒盡也 翰曰鍾酒器 電疾釂盡也 燧舉火以照
西京賦星繁 言火多也 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烟 良曰宰割炮炙多陵阜之間霑脂膏
谿谷之內厭其香烟也 芳香也 歡極樂殫迴節而旋 五臣無此兩句 善曰周禮注曰節信
也 行者所執之信也 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
乎 善曰封禪文 天下之壯觀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 善曰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 寡人願齎邦之重寶 請此二人作爲鐵劍可乎 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 使之作鐵劍三枚
一曰龍淵 二曰太阿 三曰工市 翰曰陽劍劍名 歐冶善爲劍者 營作也 耶谿之鋌 特頂 赤
山之精 善曰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劍五 陽於天下 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 王召而問之 對曰當造此

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淮南子注
曰銅鐵𤙴也精謂其中尤善者 濟曰耶谿赤山並山名出
錫銅鐵也鍜鐵名精之妙者

銷踰羊頭鍱越鍛成

五臣作鍱 善曰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鍱或謂爲鍱廣雅鍱鋌也謝承後漢書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劒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 蒼頡篇鍛椎也 翰曰鑄鐵不銷以手摩胥凡致之乃銷鍱鐵鋌也鍛成謂濟南鍛成之劒踰越皆過也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

善曰說文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鑠銷也說文鑠銷金也辟謂疊之疊謂鑄之典論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 王粲刀銘淮辟以數質象以呈也 銑曰鍊鑠辟灌並銷鑄鍊之名千言多也

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善曰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劒之時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 王逸楚辭注豐隆雷公也 楚辭注飛廉風伯也 向曰豐隆雷師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奮椎風師扇炭以鑄劒也

神器化成陽文陰縵

善曰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剪爪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 向曰神器劒也成言其若造化所成劒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漫之

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五臣本作綺流星 善曰綺光色也 越絕書王取純鈎薛燭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 典論太子丕劒銘百辟采色以朱虹劒 齒振切 翰曰流綺謂文章如星連也浮彩謂色光豔發謂光起也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

善曰莊子其劒一用而雷之震電之霍 魏文帝大牆上蒿行 吹蒂長霄 光曰如

霜鍔水凝冰刃露潔

善曰典論素質堅而似霜 曹大子丕造精寄也理似堅冰 鍔刃也 尚書大傳冰之凝也 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水之將釋 濟曰鍔鋒其利如霜其色如水凝而冰也潔清也氣色淳然若霜之清潔

形冠豪曹名珍巨闕

善曰越絕書 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劒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劒也夫寶劒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劒也 銑曰豪曹巨闕並劒名冠謂勝也珍謂重也

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善曰越絕書楚王作鐵劒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大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也 向曰何問晉鄭之主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

善曰韓非子曰負長劒赴榛薄折兕國策蘇秦曰韓卒之劒戟水擊鵠雁陸斷牛馬 已闕曰王覽遵之宮有騏驥上飛揚不知其絕句而過者車奔日騎 有寶劒而有騏驥車奔騰者以劒指之奔上飛不知其所適也

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善曰戰國策韓卒之劒當敵則斬堅甲也 翰曰浮翮云飛鳥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何但云爾而已哉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

善曰說文舒申也辟

光駭風胡

五臣作湖 漢書注方常也 善本作風 善曰越絕書薛燭吳越春秋爲蜀蓋一人也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風胡子善爲劒人知劒者也言此劒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異可卷而懷之復可舒而用之也 震動驚駭也人見舒卷而神之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善曰越絕書薛燭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 銑曰價二鄉而云三者遷下文也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善曰越絕書闔閭無道湛盧之劒去之入水行秦楚楚王臥而設湛盧之劒於此 翰曰湛盧之劒去之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 楚王不與也 良曰吳有湛盧劒也土無道劒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聞之求而不與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

之者身雄善曰說文揮奮也漢書元后詔奮無前之威
齊曰此劍之功爲萬歲之首感及無窮揮之則
敵不敢前執之者爲雄伯也冠首擁執也可以從容子服九國橫制八
戎善曰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
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國之服制御八方爪牙
之戎九國謂齊楚燕韓魏宋衞中山也橫大也
景附𢘅夏承風善曰毛詩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
將軍夫人誠氏詠英雄景附河東
𢘅夏之大漢家語曰舜之爲君者四海承風也向曰爪
睢才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此劍之威天下英雄來附書皆如
影之附形也𢘅夏中國也此蓋希世五臣作代之神兵善曰
亦言承風而禮矣曹植
光殿賦要希世而特出向曰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劍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善曰天驥天馬也驥或
爲儀傳玄乘輿馬賦九

方不能刺其天據列子伯樂曰九方皐之所觀
天機也銑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衆馬稟氣靈淵
受精皎月善曰尚書傳稟受也遁甲開山圖曰龍西神
馬山有淵也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
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向曰
靈淵渥聿也月精爲馬皎明也睟侯草䁖開
黑照五臣作昭玄采紺發善曰孟子注睟瞳子也說文
䁖戴目也說文紺帛青而赤色
曰睟眼也䁖白睛也言眼黑白分明玄采沫如揮紅汗
黑色也紺青赤色此馬精黑之色
如振血善曰漢書天馬歌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
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周易注揮散也
韓詩章句振猶奮也銑曰沫口沫也
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秦青不能識
其衆尺方𦐇不能覩其若滅善曰呂氏春秋古之善
相馬者宵青相胸吻
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
其妙相馬經大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
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齊曰秦
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知其尺寸遲速衆相也若滅者言

良馬行疾若滅也爾乃巾雲軒踐朝霧善曰鄭玄周禮注
巾猶衣也淮南子
馬東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
霧翰曰巾飾也謂馬行疾若入雲霧赴五臣作越春衢路
秋御善曰秋御秋駕也莊子注秋駕法駕也良曰
御遊春衢者所以游於春時以騁其駿也秋御駕也所
以秋蚪蟉勇蟉騰䶬超龍翥善曰甘泉賦曰駟蒼螭
兮六素虯劉梁七舉曰
秉也
天馬之駿出自西域所爲右御以術儀撝害宋卽處空共
尸子馬有騏驎駏驉南御駁馬鹿超而奔騰
銑曰蚪蟉亦龍也麟神獸望山載奔視林載赴向曰
蛸蟉超翥並疾飛也
鼓則赴告氣盛怒發星飛電五臣作雷駮善曰李尤士數曰神
奔電驅星流矢驚則
其若盆野鷹駒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心遠也翰曰神駿之
齊曰駭鶩也
影不及形塵不暇起五臣作越字善曰劉廣世七興
曰駿馹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
也翰曰行疾影不及隨其形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塵雖起已去塵遠也

翰曰浮箭謂水漏刻曰時節者言刻
未移已再及於千里之道爾乃踰天垠越地
陽向曰垠畔也
陽界也過汗漫之所五臣無所字不游蹣章亥之所
五臣無未跡善曰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所字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高乃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
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銑曰汗漫無涯
天者也大章豎亥亦能行步者也言此陽烏爲之頓羽
馬行過此三人行跡之跡
夸父爲之投策善曰春秋元命苞陽成於三故日中有
三足烏烏者陽精山海經夸父與日逐
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爲
鄧林銑曰陽烏日中烏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
過之故烏則不翔而夸斯蓋天下之儁乘
父投棄其策也鋪下也銑曰此馬天下儁爽也
子豈五臣有能字從我而御之乎齊曰御乘也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太禾山海經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良曰大梁郡名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滋味曰饌也此篇所述鳥獸魚蟲之類皆謂食也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善曰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 向曰堯有后稷 賈逵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 王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之華苗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善曰周禮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曰[illegible]雉鳩鴿禮記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 良曰六禽鳧鴈雉鶩鶉鷃也四膳四時所食各異其肉也肴肉也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善曰尚書海物惟錯 說[illegible]穀梁傳凡地之所生謂之毛 向曰海中滋味者錯雜[illegible]多也陸毛獸也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善曰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炊也庖子庖丁也 翰曰爨炊也鼎煮器也庖子庖下也所以宰也

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illegible]火之紀[illegible] 勺藥音略 [illegible]伊尹[illegible]五味九沸乃可食之[illegible]五味調和也

晨鳧露鵠霜鵽黃雀 善曰說文曰鵽[illegible] 向曰晨露霜[illegible]也[illegible]名[illegible]

圜案星亂方丈華錯 五臣作員 善曰鹽鐵論曰[illegible]食者不如[illegible]耕者之勤也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也 銑曰員案方丈食器也言其多而美雜也

封熊之蹯翰音之跖 善曰左傳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禮記雞曰翰音 濟曰封大也熊獸名蹯掌也翰音雞也跖足也

燕髀猩脣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illegible]猩猩之脣 爾雅注[illegible]

髦殘象白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illegible]髦[illegible]牛也在西方象[illegible]

靈淵之龜萊黃之鮐 善曰[illegible]名也[illegible]良曰[illegible]

丹穴之鷚玄豹之胎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illegible]玄豹[illegible]

燀以秋橙 音闡 善曰[illegible] 酤以春梅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illegible]以烹魚[illegible]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善曰[illegible]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illegible]帝乙崩辛立是為帝辛

范公之鱗出自九溪 善曰范公[illegible]公家[illegible]養魚[illegible]

赬尾丹鰓紫翼青鬐 善曰[illegible]

爾乃命支離飛霜鍔 善曰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illegible]

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illegible]

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

翼不足擬其薄 善曰孟子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楚辭蟬翼為

重 翰曰廚北也謂廚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者能割析毫釐之小不亦不能比此細也 繁肴既

闋 苦決 亦有寒羞 善曰蒼頡篇闋訖也 周禮朝事之籩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

具口實之籩也 向曰肴膳闋也寒羞謂朝之食也羞多之膳食既終更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商

山之果漢皋之榛 側巾反 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博士出避而入商雒深山漢書弘農郡有

商縣 韓詩外傳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 郭璞上林賦注喉應之潮也或曰榛 向曰商山名漢皋漢水之畔榛

析 先歷 龍眼之房剖椰 以差 子之殼 口角反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

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栟櫚實大如瓠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也內實者皆謂之

殼 苦角反 協韻音豆切 向曰龍眼子果名剖開破也房殼皆皮也 芳旨萬選承意代

奏 善曰周禮注選擇也 孔安國尚書傳奏進也 良曰芳香旨美謂香美之味萬度選擇承意所欲更代

文選卷三十五 十九

而進 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淥水出豫章康

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謂酃淥酒 吳地理志吳興烏程縣酒有名

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良曰荊南豫北地名烏程竹葉酒名 浮蟻星沸飛

華萍接 善曰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如萍也 銑曰酒上有浮者如蟻星沸言多亂也如花之乘水浮

泛相連者也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善曰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

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 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 向曰玄石古之知酒味者儀狄善造酒

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 湎色沉眠寐謂之流

湎不出謂之湎 漢書谷永曰流湎媟嫚 千日已見上文 良曰罍樽也流湎醉也言酒美多而醉千日一罷也 單

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善曰黃石公記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

河令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翰曰楚與晉戰或入進王一簞酒王獻

於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偏乃傾酒於水上流令衆飲之上卒皆醉乃感悅盡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簞所一樽也

之名 捷克勝 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 善曰

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 說文曰歆神食氣也 方言煒燁盛貌 銑曰歆食羨美也觀見聽聞也言

此酒味美人神所欲美之見者以為盛也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 翰曰御食也

公子曰耽口爽 五臣作爽口 之饌甘腊 昔 毒之味 善曰老子曰五

味令人口爽 廣雅爽傷也 國語單襄公謂晉成公曰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 賈逵曰腊久也 言味厚者其毒

久 翰曰耽樂爽已饌食也腊久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善曰呂氏

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也 亡國之器 六韜殷君玉杯象箸不設齊之美熊蹯豹胎也 翰

曰人以恬淡為務以理天下則有益於 味於口若食肥鮮則以喪其正道之味故比之有毒爲

喻之樂可以害人亡國之器 象箸玉杯紂所用也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

文選卷三十五 二十

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 五臣作運 大

人有作 善曰杜預左傳注曰融明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周易曰見大人 良曰融通啟開徵見也

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適上星之理之風也發金華之王故曰金華啟徵也大人天子也 繼

明代照配天光宅 善曰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毛詩序思文后稷配天

也 尚書序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於萬物而大居中上也即此光大宅居也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勳岐 善曰姬公文王也文王勳岐已見思玄賦

曰基本業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為本則盛於文王之興岐山之陽 其垂仁也富乎有

殷之在亳 善曰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 尚書湯既黜夏命

復歸於亳 向曰有殷湯也言湯所都地名也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

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春秋緯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也 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物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所以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其政化豐其恩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善曰景福殿賦樂我皇道 尚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毛詩緝熙文王之典也 向曰皇大帝天緝安熙廣也言大道廣明乃天之法則 安人廣重炳煥謂照明也道氣以樂宣德以詩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筋骨攣縮作舞以宣導之 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濟曰樂引也言對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謳謠也詩謂謳歌者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五臣作官 善曰左傳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皇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翰曰雲官黃帝時官鳥紀少昊帝時教化也穆美也王猷四塞

入請函夏謐寧五臣作靜 善曰毛詩曰王猶允塞徐爰曰爾雅謐寧也 銑曰猷道謐安也函夏謂中國也言王道四方充塞中國安靜也丹穴投烽青徼釋警善曰丹南方朱宜也 楚辭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 呂氏春秋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趾丹粟漆善曰遠夷徼外猶人寇古北平張揖漢書注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 銑曰丹穴南方遠地謂蜀也言蜀以破徼投火烽人不設守青徼東方謂吳已平釋棄戍陸不用守也言方未故亡丹穴遠徼邊也却五臣作却走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五臣作吳 善曰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王粲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 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 墨子曰夏后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 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 翰曰糞甲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理田農也 車謂糞田之車鼎鑄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羣萌五臣作氓反素時文戴郁善曰素樸素也東京賦導節儉尚素樸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向曰羣氓民也反素還淳

素之時文謂禮樂也戴則也郁美也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善曰太子曰舜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 淮南子曰舜化天下漁者不爭坪也 向曰推亦讓也魚豎謂漁人也民釣魚讓於陸而居於水今王化被此有讓不充自安於巳也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善曰長孺賦曰士有不以王道者即樵夫笑之 韓非子說其長劍危其危冠 左傳人有十等皁臣僕僕臣臺 莊子趙太子說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主乃說之也 翰曰樵夫采薪者也輿臺賤人也危冠短後服戎士衣也恥危冠御軍君也笑短服不用也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尚書堯於變時雍 論語大哉堯之為君巍巍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良曰六合四方上下也邕和也 巍巍功高也蕩蕩德廣也玄齠堯徒巷歌黃髮擊壤善曰埤蒼曰齠髮也齠與齠古字通大歌切 列子堯理天下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毛詩曰黃髮駘背爾雅黃髮壽也 論衡堯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堯曰齠亦髮也

謂玄髮童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壤之中也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和平之至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尚書大演慮者之象刑 錯未不能中人能下刑墨幪赭衣不純上古者大字未生而伏羲氏畫八卦以代之言其初平未令畫象刑以懲出百王未伏羲解之繩也 象刑象去也言晉德法於大法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五臣作貊莫百反 善曰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尚書曰五百里荒服二百里流 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界也 閩書四夷九貊 孔晁曰貊夷之別也 銑曰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夷狄總名謂中國之遠荒流之地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善曰風俗通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藏之秘府 春秋說題辭曰聖朕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起常重譯至 向曰輶軒車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善曰毛詩駿奔走在廟 喻巴蜀曰稽顙來享 禮記拜而後稽顙 左傳抓宾

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春秋說題辭嚳衰遠正朔不及盛德則咸越裳重譯而至　翰曰駿疾也稽顙手至地而
拜下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其狀之言以宣於帝聽也　于時昆蚑岐感惠
無時不擾善曰毛詩序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說文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蚑也　毛詩無思不服
應劭漢書注擾馴也　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蚑昆蟲也帝德及於昆蟲故感惠也而天子之心無所不及也擾猶及也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五臣作尺之烏五臣作烏　善曰春秋
元命苞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　典引三足軒翥於茂林　蔡邕曰烏反哺
之鳥至孝之應也　向曰苑囿天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三足烏烏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
通言　鳴鳳在林夥禍於黃帝之園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
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　漢書楚人謂多為夥　翰曰黃帝齋宮有鳳皇來止於帝
園夥多也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善曰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　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良曰帝孔甲時龍盈滿也沼池也
萬物烟因熅於云天地交泰善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天地交泰
良曰烟熅和氣也泰通也言天地和氣交通而不亂也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善曰莊子編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　濟曰王者之義心懷所處無內外皆同此無私之意靡亦無也　林
無被褐山無韋帶善曰老子聖人被褐懷玉　漢書曰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
於內成名於外　翰曰被褐之衣逆人服也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中無隱逸之人皆仇王道而來　皆象
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
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　史記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
獵果遇太公　論語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　濟曰象謂百工傅說曰兆發靈蔡太公也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刻其形象而求之文王卜出田於渭陽得太公以歸靈蔡龜也蔡謂龜出蔡地　搢紳濟濟

軒冕藹藹善曰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　管子先王制軒冕足以
著貴賤　廣雅藹藹盛也　良曰搢紳軒冕表尊卑服也濟濟藹藹美盛兒　功與造化爭
流德與二儀比大善曰淮南子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嚴君平
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　良曰二儀天地　言未終公子瞰然
而興善曰莊子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　司馬彪曰蹶疾起兒　濟曰蹶然而興謂蹶起也　曰
鄙夫固陋守此狂狷古縣反　善曰論語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　司馬遷書請略陳固陋　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濟曰公子闡晉德
之盛驚之而言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主堅固也狂狷愚蒙也　蓋理有毀之而爭
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善曰莊子庚市子肩之毀
王也　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怒者也人有爭財相鬭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鬭者止　呂氏春秋齊閔王

病痟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王必不殺子矣摯往
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　司馬彪莊子注痊除也
翰曰初大夫諭公子以音樂田游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鳳聞皇風聖矣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
人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況此子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痊文摯
乃不服履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也痊差也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藥
棲我以蔀部家之屋善曰老子五音令人耳聾　周易豐其屋蔀其家濩曠章光之物也既
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　向曰蔀家幽闇也　田游馳蕩利刃駭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德而應
子善曰注與向同　向曰游獵也蕩猶也利刃謂劍也駭見大壞也老氏老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　至聞皇風載韙于鬼時聖道淳善曰

左氏傳注趧是也于匪切。尚書政事惟醇孔安國曰辟枿也。銑曰截削淳厚也 舉實為秋
摛藻為春 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使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
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所樹非其人也谷寵戲摛藻如春華也銑曰舉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文
韋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摛發也藻文也 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
君 善曰尚書大傳周人可比屋而封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咸為屋也論語大哉堯之為君銑曰堯治天下和平
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遵善也大哉之君堯也 余雖不敏請尋 五臣作從 後塵
善曰論語曰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應援與桓元副書曰敢不策駑鈍敬尋後塵也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請從大夫
後塵以從仕也

詔

漢武帝 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詔曰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
也臣謂下州郡求賢良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而致千里 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銑曰踶猶蹋也杜計切
翰曰以馬比賢人也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善曰趙穢書曰有高世之
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見棄累者則藏器於內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時譏而可以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
夫泛 方奉切五臣無夫字 駕之馬跅 拓 弛 式氏 之士亦在 五臣先在
字 御之而已 善曰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駕如淳曰跅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議如
見所逐也跅或音天春曰泛跅也跅逐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
廢而廢之也此亦從人善用之而已 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

軼羣不與凡同也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銑曰其辭也察來也吏謂
在官者民謂百姓也茂美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奉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

賢良詔 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單至此詔問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善曰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
敢犯也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畫衣冠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者服
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
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無不循化而使也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帝道而
來使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 錯措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
用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文王受命率其有祭天下安寧尸子湯之德及鳥獸矣向曰錯置也靈德以及鳥獸焉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善曰晉灼
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也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北發似國名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
羌之西挹於甲切大戴禮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
來服鄭玄詩箋曰氐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四國名皆來服帝命 星辰不
孛 勃 日月不蝕 翰曰孛亂也 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崩山不崩解陵不絕矣翰曰抑氣流通 麒麟在郊藪
河洛出圖書 善曰禮記聖王所以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濟曰
藪澤也天子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皆應瑞也 烏乎何施而臻此乎 嗚虖 濟曰烏虖歎美
之辭也臻至也言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此哉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
夜寐以思若涉 善無涉字 淵水未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

乃淵水予唯往求朕攸濟良曰獲得夙早興起寐卧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卧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未知所濟
度言危懼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
德善曰如淳曰猗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 向曰猗歟辭也歎宗廟事大何以行道可以明光先帝大業大德者也
上來堯舜下配三王翰曰來及配比也三王禹湯武王也
朕之不敏善本無不敏二字不能遠德良曰敏達也言我不達不能遠比堯舜三王之道
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趙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
貢遠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 向曰子大夫謂賢良人也此天子之歎辭覩見也賢良明於古
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
親覽焉翰曰察明也言受我策大明我疑問皆書之以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歟皆著述也
冊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文三十五　廿七

冊魏公九錫文善曰後漢書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 韓詩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
潘元茂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向曰文章志潘勗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爲尚書右丞也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錫之九物以示功之重

制詔善曰蔡邕獨斷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翰曰此漢獻帝之制也制者王者言必爲法制
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善曰魏志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 良曰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命事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

臣之忠也節也領統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
衛善曰朕謂獻帝也 左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尚書逖矣西土之人 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自聞喜入洛又皆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 濟曰不毒謂無毒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
當此之時若綴去旒流然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 何休曰旒旂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 銑曰旒冠上玉珠而繫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然殆也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記覦逾
連帶城邑善曰 左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 銑曰覬幸也覦欲也
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善曰孟子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柄尺土之分獲得也
即我五臣無我字高祖

文三十五　廿八

之命將墜於五臣作于地向曰墜落也朕用夙興假寐震悼
于厥心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毛詩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 楚辭心震悼而不敢
翰曰夙早興起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震懼悼痛厥其也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其孰恤朕躬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鄭玄曰先正先臣爲公卿大夫 銑曰先正謂先帝之政也言非曹操祖父爲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
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善曰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 詩傳誕大也 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 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終保漢室丞相即曹公也
保乂我皇家弘濟
于艱難朕實賴之善曰尚書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 左傳

綜明曰鄭國其實賴之 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濟艱難我實蒙賴其功德保安又理弘大也 今
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翰曰將封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曹公敬承
我命也典常聽承也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 善本作失 位
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 善曰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閒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向曰董卓為亂之
首執云初也典起也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艱難皆去其位為王室謀安定之策而曹公則引進也啓先開戎兵戎之
行伍以除害也 攝進路開也 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
于平民 五臣作人 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
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

破之黃巾至壽張乞降 左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 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 翰曰黃巾賊
張角自稱黃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而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州兗州東平郡延于平
人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陽也 韓暹楊
奉車用感命又賴君勳剋黜其難 善曰魏志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
陽奉別屯梁 太祖遂至洛陽遂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破之 良曰韓暹楊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闕
中賴曹公之功能退其禍難也勳功克能黜退也 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
官兆 五臣作兆 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
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周禮設官
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 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向曰祧壇域祀祭也
建立造作獲得乂治也時洛陽宮室盡為董卓焚毀遂立都於許作成京兆邦畿設置官兆始為壇塋祭祀不失漢家用

事禮樂之物 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 之涉 憚君靈用丕
顯謀蘄 其 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
潰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
棄君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 左傳肆於民上 杜預曰肆放也蘄縣屬沛在陳之東也 魏志術為太祖所
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 鄭玄論語注厲嚴整也 左傳民逃於上曰潰
翰曰肆放也懾憚猶畏難也丕大役事稜不厲嚴殞死潰亂也言袁術僭號為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靈
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於蘄陽蘄陽地名授首謂斬獲其首公奮其威而淮南之逆潰公嚴整而
袁術死亂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 善曰魏志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
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擒布殺之 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翰曰征袁術迴征
而東又破呂布而殺之 乘軒 五臣作轅 將返張揚沮 在呂與 斃睢 雖 固

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
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大祖睢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
之破固斬之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也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衆降 左傳楚王告令尹
改乘轅而北之 詩傳曰壞也 向曰破呂布而還也轅車也張揚睢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
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
內侮 善曰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於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
許 銑曰袁紹逆亂常道恃其兵衆內懷輕侮天子之心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
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善曰說苑曰有識之士莫不與足下寒心 雍周說孟嘗君曰寒心酸
鼻 周易執用黃牛固志也 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謂漢室不全戰士無堅固之志 君執大節精
貫白日 善曰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翰曰精

鐡明佸涵貫白日者天下所見明也言曹公之心亦如日也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
屆官度五臣作渡大殲醜類善曰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軍運穀使淳于
瓊逆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致天之罰屆于牧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爾雅殲盡也醜衆
也良曰致及屆至也官度地名殲殺也醜惡也言至官度大煞惡類謂破袁紹俾我國家拯
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善曰說文曰出溺為拯也良曰俾使拯援墜落也言使
我振危於若落之中也濟師洪河拒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
其首善曰青冀幽并也魏志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
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首於木上曰梟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
冀幽并袁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梟縣也言皆斬首而縣之海盜奔迸黑山順軌
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隅又曰黑山
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銑曰海盜黑山二賊窮寇也言其奔散歸東順善而降也迸散軌跡也烏丸
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
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
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
也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數万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
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桓公正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翰曰烏丸三
種北狄也崇大也言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袁尚因烏丸一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為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束馬懸
車以上下也一行羣逆皆滅過近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善曰魏志曰建安十
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傳楚伯州犂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供濟曰誕欺也言背國家不供貢賦之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善曰廣雅

首向也濟曰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衢路而威風之聲已先往所止而聞也百城八郡交
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擬蜀文向收屈膝
所和也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據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馬超成宜同惡相
濟濱據河潼所逞五臣作逞所欲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
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
同好相趨思玄賦翩神舉逞所欲向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反同為惡逆以拒魏實據臨河也河潼一水名逞
縱也所欲謂為暴逆也殄之渭南獻馘古麥萬計善曰小雅曰殄盡也毛
詩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扶鎮鄉而聲者以萬計翰曰言盡殺之於渭水之南馘割耳也馘勝
則割死人之耳以獻於君麥計數也萬計言多也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
君之功也善曰長楊賦永無邊城之災左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

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
功也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春秋說題辭曰服虔遠正細不及盛德則慕義重譯至也博物志曰
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靺鞨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
顏字說單音丈計切罽林賓若賦注北單于白屋節撲後漢書北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漢書邛笮請吏北面而東也滇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向曰鮮卑丁令單于白屋皆夷狄之名重
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宣於君請吏謂請為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君有安天下之
功重五臣有之字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善曰左傳史趙曰
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迹天下宣而行之以為風俗之美旁施勤教恤
慎刑獄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迓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文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
也良曰勤恵恤憂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善曰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坐作墓者

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　左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
才子曰靖譖庸回服讒蒐慝杜預曰回邪慝惡也　銑曰苛繁回邪慝惡也敦崇帝族援
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善曰尚書曰敦叙九族鄭玄毛詩箋崇厚也
論語繼絕世　周易食舊德貞厲終吉　尚書咸秩無文也　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絕世無嗣者引
而繼之有者舊美德前代立功之人無不皆序其功德也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
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孝經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法言世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　詩傳蔑無也　翰曰格至也伊尹之高德上至皇天周
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公則無如德者若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方並也朕聞先王並
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善曰　左傳子魚曰昔武王選
建明德以蕃屏周　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　向曰先

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大公祚之以土地封疆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崇其寵章備
其禮物善曰鄭玄禮記注崇猶尊也　禮記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　尚書纘承先王脩其
禮物　銑曰物文色之類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善曰尚書率由
典常以蕃王室　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　良曰蕃衛謂援護也言左右輔佐其時王也厥其也世時也其在
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
於國西土人亦不靖　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懲息也言息管叔之難太公之
功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濟曰錫賜也履足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
息東至于海西至于五臣作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善曰　左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向曰穆陵無
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善曰　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銑曰祚福也太師則
太公也爲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顯表於東海東海者齊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
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
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善曰　左傳曰晉侯及楚
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
田於是始啓南陽　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　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
命晉侯爲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也秬黑黍鬯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晉晉
於是當伐作諸侯盟之主蓋尊之故周室之不壞繄烏奚二國之五臣
無之字是賴善曰二國齊晉也　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杜預曰繄發
聲　翰曰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爲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典今君稱丕顯

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善曰尚書王曰公明保予沖子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　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德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
大業也丕大保安朕我躬身荅當導引揚明弘大烈大也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善曰
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韓詩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尚書　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向曰綏
安爰於也九域天下也罔無率循俾使也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
甚恧女六焉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　翰曰伊伊尹周周公言曹公之功高於
伊尹周公賞尚卑於齊晉二國我甚慚也恧慚也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五臣作人
之上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　託于兆人之上也　良曰眇小也帝自謙也永思
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善曰尚書曰肆予沖人永
思艱又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之所

焉淵深敝所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
鉅鹿常山五臣無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
魏公使使持節五臣作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
書今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善曰
魏志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人　應劭漢官儀金銅虎符
五竹使符十　杜詩上書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求竹使符　向曰金虎竹使符漢家符名第五第
十符之數錫君玄土五臣作右錫君玄土苴子余以白茅爰契余善曰
尒字龜用建冢社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
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　毛詩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開也鄭玄曰契灼其龜　毛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向曰諸侯有功則名以其方土賜之裹以白茅𥢶在北故云玄也爰於契灼也言於此灼汝

龜以卜用立冢社也冢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
佐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向曰皆入爲天子之卿佐周
邵師保出爲二伯善曰尚書曰邵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右伯姬姓也作上公爲
二伯　銑曰周公爲太師邵公爲太保出歸於國則爲二國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翰曰上言畢毛周邵爲內外職此言曹公實宜居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翰曰其語辭也言丞相兼統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
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敫
丁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　尚書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尒雅允信也　銑曰曹公先封武平侯言今
更下傳魏國之璽戢將我命以信治華夏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宜上還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善曰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也以

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善曰家語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
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尒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銑曰言無得或有遷移其
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五臣無戎輅各一玄牡二駟
善曰左傳注大輅金輅戎輅戎直　良曰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君勸分務本嗇所力
民五臣作人昏作善曰左氏傳臧文仲曰服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
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　尚書惰農自安弗昏作勞　良曰嗇愛昏強也粟帛滯積
大業惟興善曰漢書注滯積久也　易富有之謂大業濟曰勸人農桑故粟帛滯積而多也
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性赤副焉善曰漢書注袞卷龍衣玄上纁
下冕冠也　周禮王之服履赤舄青絇　翰曰袞三公服也舄履也君敦尚謙讓俾民
興行善曰左氏傳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也　濟曰敦重俾使也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善曰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孝經上下無怨
尚書用咸和萬人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善曰周禮小胥掌正
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　左傳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
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爲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
方善曰尚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毛詩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翰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宣布
風化發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善曰劇秦美新　海外遐方回面內向　漢書班
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良曰回面謂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是用錫君朱戶
以居善曰　虔漢書注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　濟曰朱
戶天子禮貴之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善曰鄭玄周易注研喻思慮哲　尚書咎
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向曰研精明智思天下之所難也哲智也帝天也官

才任賢群善必舉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銑曰官者必以其才任使者必用其賢有善者必舉之於朝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注引殿基以為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以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　翰曰納陛者致於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善曰毛詩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正曰正色率下也　濟曰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纖毫之惡靡不抑退善曰謝承後漢書　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也　良曰百姓百官有纖毫之姦惡者無不抑折而退之靡無也是用錫君虎賁奔之士三百人善曰尚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孔安國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向曰虎賁壯勇人也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善曰國語勸安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尚書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罪無罪也章明厥其也犯關干

紀莫不誅殛舉力反　善曰左傳季孫明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殛誅也　翰曰犯國家之關禁干亂綱紀者莫不誅死之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善曰蒼頡篇鈇椹也質也又曰鈇斧也　濟曰鈇鉞兵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善曰鄒陽上書蛟龍驤首　周易虎視眈眈　楚辭引八維以自道　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府也言君如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掩討逆節折衝四海善曰詩傳撫大也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御者折　奸惡衝突彊敵於四海之內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盧弓十玈矢千善曰　左氏傳注彤赤也玈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千　銑曰皆弓矢也謂諸侯有功賜之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善曰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矣　翰曰基本也明允篤誠感五臣作咸

乎朕思善曰左傳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也　向曰允信篤厚也是用錫君秬鬯一卣酉珪瓚副焉善曰尚書傳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柄謂之圭瓚　濟曰秬鬯黑黍香草所以為酒使供祭祀也卣樽也瓚杓也以珪為柄珪瓚皆王名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向曰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卿大夫百卿如漢諸侯之法君往欽哉欽服朕命銑曰君往欽哉敬哉我命欽敬服用也簡恤爾五臣作余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翰曰當簡閱憂恤汝眾士是信眾功用終汝明德也爾汝時是亮信庶眾也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善曰尚書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向曰對揚明休美也言當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漢之社稷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五